

書叢本基學國

說 小 舊

(三)

編 祺 曾 吳

行發館書印務商

~~175275~~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007B

書叢本基學國

說 小 舊

(三)

編 祺 曾 吳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

圖 務 商 館 藏 書

舊小說

丁集二 宋

泊宅編

方勺

馮當世

馮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悶題小詩於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爲白縣令。丐寬假。令疑胥受賂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但見所留詩。他日必貴顯。因誦其詩。令遽釋之。詩云。韓信棲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西風。可憐四海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渠來

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監察御史。是時察官亦許言事。尋擢侍御史。不歷殿院。至紹聖改元。移起居郎。明年遂爲給事中。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馴服若素畜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事惟喜睡。或亂毀簾幃窗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贈以肉一觔。渠來必歡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爲常。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渠來死。

明州僧

明州有僧伴狂。頗言人災福。時號癡僧。睦州王君儀。才弱冠。寓陸農師門下。力學攻文。銳意應舉。至忘寢食。一日癡僧來托宿。陸公曰。王秀才雖設榻。不會睡。可就歇息。明日僧夙興。見君儀猶挾策窗下。睥睨而

言若。要官。須四十九歲。君儀聞之。頗不懌。其後累應舉。盡不偶。直至四十八歲。又夢癡僧笑而謂曰。明年做官矣。是時癡僧遷化已久。而來年又非唱第之年。君儀頗惻然。歲籥一新。陸公入預大政。既對。首薦君儀。遂除湖州學教授。君儀嘗謂予云。欲游四明。求師遺事。爲作傳以報之。而未能也。

苑迪簡

范迪簡。南劍州人。起白屋。官至卿監。年八十餘。諸子自峒峒以下。皆登科顯官。近世享福。殆少其比。其居地名黯淡灘。初買宅。或云其中有怪。不可買。試使健僕宿其堂廡伺之。但見一物。人首而蛇身。往來其間。不甚畏人。諸僕遂謀以布被兜之。急縛就烹。一夕而盡。其怪遂絕。或云此喪門也。

蔡卞子

樞密蔡公卞。只一子。名仍。今爲顯謨閣待制。初公出師五羊。道由無錫縣。挈家遊惠山。時邑人楊生。與數僧閑步佛殿。聞公來。戲謂諸僧曰。蔡侍郎無子。吾與之爲子矣。公至廣之明年。生仍不久。移知會稽。遂還朝。仍已三歲。途次無錫。悟前生之爲楊生。因召楊生二子曰。陟曰。昇者。問其父死之日。乃仍生之時。然二日後。復問仍以夙昔事。輒懵然不能言矣。蔡楊至今往來如姻眷。奏陟將仕郎。

舒王

舒王一日與葉濤坐蔣山。本府一牙校來參。公問來意。其人乞屏左右。言昨夕夢至陰府。見待制帶鐵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薦拔。某恐相公不信。遲疑間。待制云。但說某時某處所議之事。今坐此備受慘毒。公悟其事。不覺大慟。公既薨。有武弁死而復甦。言王氏父子。皆鐵枷。竊問何罪。曰。緣曾議復肉刑。致

此乃與前校之夢略同。今士大夫往往皆知之。

林毅

從事郎林毅。本閩人。寄居姑蘇。往歲權知錢塘縣。值陸寇作。棄官逃避。得罪投閑。宣和六年。旣敍復。將赴調。忽夢黃衣吏持文書一卷。列十人姓名。林在其中。謂林曰。召公等作鄆都使者。請書知。林視餘人。往往相識。而俱未書名。乃語俟九人皆僉字。然後及我。吏曰。諾。月餘。又夢如前。而九人皆已書押。林遂書之。他日。以告所親。咸竊憂之。相次所謂九人者。已二三死矣。林不以爲異。方治任西游。至泗州卒。從政郎任楫。初聞林說。戲曰。公果作使者。幸一顧我。林卒未久。任亦殂謝。

幽崑院

福州近郊幽崑院。資產甚盛。有大麵牀。號千人麵牀。君謨作帥。因聖節宴犒。遣人舁置使廚。久之。院僧禱護伽藍。春會動無麵牀。何以聚衆。施利不至。神亦何依。一夕。公獨坐便齋。聞喏聲。不見形。問何人。神對幽崑院每歲恃春會。以贍衆。願請麵牀以歸。公領之。明日。公庫半夜失麵牀。公令問幽崑果已還院。郡人莫不異之。

朱曉容

朱正夫臨年未四十。以大理寺丞致仕。居吳興城。迺取訓詞中仰而高風之語。作仰高亭於城上。常杜門謝客。忽一日。浮屠朱曉容自京師來謁。公欣然接之。是時二子行中。久中秋試不利。皆在侍下。公強使冠帶而出。容一見行中。驚起賀曰。後舉狀元也。睥睨久之。徑辭去。公留之不可。問以何適。容曰。老僧自此不

復更閱人。便往杭州六和寺。求一小室。閒坐以待科場開。乃西游爾。公初未之信。後三年春。久中薄游會稽。謀赴舉之資。潮船絕江。暮至六和才泊岸。見容在寺門遙揖。久中歸與之款。因叩伯仲行期。久中告之。師曰。某是月亦當離杭矣。久中至家道之。公笑且怪其任術之篤如此。是秋至京師。二朱舍開寶塔寺。容寓智海禪刹。相次行中預薦。明年省闈優等。惟殿試病作。不能執筆。是時王氏之學。士人未多得時。行中獨記其詩義最詳。因信筆寫以答所問。極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經御覽。神宗良愛之。行中不知也。日與同舍蔡冲允。丁葆光圍棋。每拈子欲下。必罵曰。賊秃。蓋恨容許之誤也。未唱名前數日。有士人通謁。行中方棋。遽使人卻之。須臾謁者又至。且云。見朱先輩。行中叱其僕曰。此必有下第舉人。欲丐出關之資。吾損閱中。誰能見之。然士人立於門。不肯去。冲允曰。事不可知。何惜一見。行中乃出。延之坐。不暇寒溫。揖行中起。附耳而語曰。乃梁御藥門客。御藥特令奉報。足下卷子上已置在魁等。他日幸相記。行中唯唯而入。再執棋子。手輒顫。緣寵辱交戰。不能自持。冲允覺而叩之。具述士人之言。冲允曰。曾詢梁氏所居否。曰。不曾。或曰。在州西。急賃馬偕往。欲審其事。至梁門。日已曛。度不能返。遂復歸。而行中念容。獨往智海宿。容聞其來。迎門握手曰。非晚唱名。何爲來見老僧。必是得消息來。行中曰。久不相見。略來問訊。爾師曰。胡不實告我。馮當世未唱名時。氣象亦如此。行中知不可欺。因道梁氏之事。師喜甚。爲開樽設具。且曰。吾奉許。固有素。只有一人未見爾。當爲邀來同飲。仍戒曰。此人藍縷。不可倨見。亦不得發問。問則彼行矣。燭至。師引寺廊一丐者入見。行中不甚爲禮。便據上坐。相與飲酒斗餘。不交一談。師徐曰。此子當唱名時。先生能一留目否。丐者曰。爾曰何。師曰。已定他冠多士。丐者擺頭曰。第二人躡行中足使起。密徵其意。但曰。偶數多。更

無他語。遂罷去。明日飯罷。率行中寺庭閑步。出門遙見余行。老亦入寺。師不覺拊髀。驚謂行中曰。始吾見子。以爲天下之美盡此矣。不知乃有此人。行中曰。此常州小余也。某識之。何遽及是。師曰。子正怕此人。昨日聞偶多之說。今又覩此人。茲事可知矣。及聽臚。行老果第一。行中次之。行中解褐。了往謝師。師勞之曰。子誠福人。今日日辰。以法推之。魁天下者。官不顯。子至侍從。其後余止館職。知湖州卒。行老名中。服行中至中書舍人。

胡宗愈夫人丁氏

尚書右丞胡宗愈夫人丁氏。司封員外郎宗臣之女。自幼穎慧。無所不能。其善相人。蓋出天性。在西府時。常於窗隙遙見蔡丞相確。謂右丞曰。蔡相全似盧多遜。或以盧蔡肥瘠色貌不同詰之。丁氏曰。吾雖不及見盧。但常一觀其畫像。與今丞相神彩相似爾。後蔡果南竄。又戶部尚書李常。徐老龍。尹成都。塗中貽右丞書。丁氏一見其字畫。驚曰。此人身筆已倒。不久數盡。須病咽喉而死。李公行次鳳翔。中毒而卒。如此之類不一。初司封有楊妃數美人。真挂後堂。丁氏年未笄。每晨興。省問尊親。了必戲道諸妃。萬福一日潘妃。忽答云。夫人萬福。家人輩大怪之。欲毀其真。惟其叔寶臣令勿毀。此女他日未可量也。鄉人多能道其事。

閒窗括異志

魯應龍

金山忠烈王

金山忠烈王。漢博陸侯。姓霍氏。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黃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界華亭谷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爲民害。民將魚鯨食之。非人力能防。金山故海鹽縣。一旦陷沒。爲湖。無大神護也。臣漢之功臣霍某。

也。部黨有力能鎮之。可立廟於山。吳王乃立廟。建炎間。建行宮於當湖。賜名顯應。尤著。鄉民祈禱輒應。部下錢侯尤爲靈著。王以四月十八誕辰。浙之東西商賈舟楫朝獻踵至。自入四月至中旬末。一市爲之鼎沸。聞有設祭於松柏間。祀其先亡。慟哭而反。謂之小嶽廟。廟中鐵鑄四聖。由海而來。至今見存。

三姑廟

華亭縣北七十里。有澱湖。山上有三姑廟。每歲湖中羣蛟競鬪。水爲沸騰。獨不入廟中。神極靈異。寺僧藉其力以給齋粥。水陸尤感應。向年有漁舟。颺湖口。忽見一婦人附舟。云欲到澱山寺。及抵岸。婦人直入寺去。舟中止遺一履。漁人執此履以往索渡錢。寺僧甚訝之。曰：此必三姑顯靈。因相隨至殿中。果見左足無履。坐傍百錢在焉。遂授漁人而去。嘉禾百詠云：神居陰陽護。尋闕捍洪波。莫慮蛟龍怒。年來畏叱呵。

嘉興貢院

嘉興貢院。元是州學。今有採芹橋。泮水之舊規在焉。後遷學於鳳池坊。此地遂爲貢院。每舉終場。幾二千人。荷笈而進者。隨子弟而入者。幾及萬餘人。然西廊之第三間極北。舉子常有爲魅所憑而至死者。或如貓而過。或如婦人。每一發喊。則妖氣愈盛。是以分案於其間者。多不欲就。前後所死非一。兵卒之宿於廊廡。往往夜見鬼物。甚至驚魘不醒。遂弗可救。丙午歲。將赴舉。監試官忽夢有人自稱貢院將軍。云我死於此地。今得爲神。每舉子死於場屋者。皆我輩爲之。可立廟於西北隅。事我則免。於是明言於府。以立祠焉。由是兩舉稍安。士人之就試者。莫不先期備金錢。禱以求陰庇。或云此地元爲勘院。徐明之亂。多鞠死於此。故遇呼喊三聲則出矣。

東軒筆錄

魏泰

王欽若

眞宗次澶淵。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知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爲守。於是即時進熟勅。退召王公於行府。諭以上意。授勅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言。萊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辟難之日。參政爲國柄。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卽途。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萊公答拜。且曰。參政勉之。迴日卽爲同列也。王公馳騎入天雄。方戍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騎退。召爲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如萊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勳耳。

馮拯

馮拯之父。爲中令趙普家內知。內知蓋勾當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於簾前。中令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中令曰。吾視汝之子。乃至貴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當至吾位。馮後相眞宗仁宗位至侍中。

王克正女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爲道場。唯一女子十餘歲。纒經跪爐於像前。會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

嫁卽爲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娶。太宗敦諭再三，晉公不敢辭，遂納爲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鞠詠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所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真相知也。

張文定公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與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旣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李太后

李太后始入掖廷。纔十餘歲。唯一弟七歲。太后臨別。手結絲繫囊與之。拍其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棄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爲物色也。言訖。不勝嗚咽而去。其後弟傭於鑿紙錢家。然常以囊懸於胸臆間。未嘗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爲紙家棄於道左。有入內院子者。見而憐之。收養於家。怪其衣服百結。而胸懸繫囊。因問之。具以告院子者。怒然驚異。蓋嘗受旨於太后。令物色訪其弟也。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明日持入示太后。及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時真宗已生。仁宗皇帝矣。聞此悲喜。遽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爲右班殿直。卽所謂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上仙。諡曰章懿。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

楊景宗

楊景宗。卽章睿太后弟也。太后旣入掖廷。景宗無賴。以罪隸軍營務。黥墨其面。至無見膚。真宗幸玉清昭應宮。將還內。而六宮皆乘金車。迎駕於道上。景宗以役卒立御溝之外。太后車中指景宗。令問其姓氏。骨肉。景宗具以實對。太后泣於車中。景宗唯知其女兄在掖廷。疑其是也。遽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卽日上言。官之以右班殿直。後至觀察留守。後景宗旣在仕。遂用藥去其黥痕。無芥粟存者。旣貴。而肥皙如玉。性恣橫。好以木撾擊人。世謂之楊骨槌云。始丁晉公作相。造宅於保康門外。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地。及晉公事敗。籍沒入官。晚年以宅賜景宗。其正寢。乃向日荷土所築之地也。世歎異之。

丁謂

丁晉公旣投朱崖。幾十年。天聖末。明肅太后上仙。仁宗獨覽萬機。當時讎敵。多不在要地。晉公乃草一表。

極言策立之功。辨皇堂誣搆之事。言甚哀切。自以無緣上達。乃外封題云。啓上昭文相文。是時王冀公欽若執政。丁自海外遣家奴持此啓入京。戒云。須俟王公見客日。方得當面投納。其奴如戒。冀公得之。驚不敢啓封。遽以上聞。仁宗拆表讀而憐之。乃命移道州司馬。晉公有詩數首。略曰。君心應念前朝老。十載漂流若斷蓬。又曰。九萬里鵬容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遼。且作瀟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之人。疑其復用矣。穆修聞道州之徙。作詩曰。卻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亦量移。謂失人心如此。

錢文僖公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修。皆一時文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仕。葺幽亭藝花。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卽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以告名氏。洛下士族多過客衆。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疎爽闓朗。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罇果蕪而進。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旣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尙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

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觔。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尙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狄青

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卽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旣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爲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翊日將度關。辰起。諸將張立甚久。而青尙未坐。殆至高親。吏疑之。遽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怛。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歐陽文忠

歐陽文忠公修。自言初移滑州。到任。會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頗愛子文。倩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餘。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讀而不甚愛。曰。何爲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答。旣而文忠爲知制誥。人或傳有某大官。極稱一邱良孫之文章。文忠使人訪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孫盜爲己文。以贄。而稱美之者。卽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幾。文忠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見邸

報。邱良孫以獻文字召試拜官。心頗疑之。及將所獻。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論也。文忠益歎駭。異時爲侍從。因爲仁宗道其事。仁宗駭怒。欲奪良孫之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但當日失於審詳。若追奪之。則所失又多也。仁宗以爲然。但發笑者久之。

王安國

王安國性亮直。嫉惡太甚。王荊公初爲參知政事。閒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爲館職。亦在坐。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大以爲議己。自是尤與平甫相失也。

靈芝宮

王安國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邀之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者。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迎之至此。平甫恍然夢覺。禁中已鳴鐘矣。平甫頗自負其不凡。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是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常夢往靈芝宮。其果然乎。當以兆告我。是夕暮奠。若有音聲接於人者。其家復哭。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太常寺會阜。夢與平甫會。因弔之曰。平甫不幸早世。今所處良苦。如何。但見平甫笑不止。傍一人曰。平甫已列僊官矣。其樂非塵世比也。阜方喜甚而寤。

余中

進士及第後。例期集一月。其釀罰錢。奏宴局什物。皆請同年分掌。又選最年少者二人。爲探花使。賦詩。世謂之探花郎。自唐以來。勝勝有之。熙寧中。吳人余中爲狀元。首乞罷期集。廢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執政從之。旣而擢中爲國子監直講。以爲斯人真可以厚風俗矣。未幾。坐受舉人賄賂。而升名第。事下御史府。至荷校參對。獄具。停廢。熙寧執政者。力欲致風俗之厚。士人多爲不情之事。以希合。故中以探花爲敗風俗。而身抵賅墨之罪。此不情之甚者也。

陳繹

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爲之熱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慙色。杜園熱熟。皆當時鄙語。

呂惠卿

熙寧八年。呂惠卿爲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參政絳。爲翰林學士。判羣牧。常問三命僧化成曰。呂參政早晚爲相。化成曰。呂給事爲參政。譬如草屋上置鴟吻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時有消息。成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元慙然不測。亦潛紀之。旣而呂權日盛。臺諫噤口。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語府界提舉蔡確曰。化成言呂參政禍在今日。真漫浪之語也。二公相視而笑。遂同還羣牧。促召成而謂之。成曰。言必無失。姑且俟之。二公愈笑其術之非。旣而化成告去。蔡亦上馬。是時曾待制孝寬。同判羣牧。薄晚來過廳。方卽坐。元因訪今日有何事。曾曰。但聞

御史蔡承禧入劄子。不知言何等事者也。語未已。內探報今日蔡察院言呂參政兄弟。元聞之大駭。乃以化成之言告曾公。既而呂罷政事。實始此日也。

王荆公

王荆公之次子名粦。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粦以貌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竟以恚死。又與其妻日相鬪鬩。荆公知其子失心。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壻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之門人也。取魏氏女爲妻。少悍。叔獻死而韓薄不肅。荆公奏逐魏氏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王永年

有王永年者。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監汝州稅。時竇卞通判汝州。與之接熟。爾後卞知深州。永年復爲州監押。益相親暱。遂至通家。既而卞在京師。永年求監金曜門書庫。卞爲干提舉監司楊繪。繪遂薦之。永年常置酒延卞繪於私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卞。繪謂之曰。白玉蓮花盃。其褻狎至是。後永年盜賣庫書事發。下獄。永年引卡繪嘗受其饋送。及嘗納璣貝於兩家。方窮治未竟。而永年死獄中。朝議有兩制交通匪人。至爲姦利。落繪翰林學士知制誥。降爲荆南副使。落卞待制。降監舒州靈僊觀。明年卞卒於貶所。繪性少真。無檢操。居荆南。日事遊宴。往往與小人接。一日出家妓延客夜飲。有選人胡師文預會。師文本鄂州豪民子。及第爲荆南府學教授。尤少士檢。半醉狎侮繪之家妓。無所不至。繪妻自屏後窺之。大以爲恥。叱妓入撻於屏後。師文離席。排繪使呼妓出。繪媿於其妻。遽欲徹席。師文狂怒。奮拳毆繪。賴

衆客救之。幾至委頓。近臣不自重。至爲小人凌暴。士論尤鄙之。

發塚盜

壽州張侍中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地相去數里。有發塚盜。先築室於二塚之間。自其家竅穴。以通其隧道。始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以揜覆其穴。次發晏公墓。若有猛獸嗥吼。盜甚懼。遽出呼其徒一人同入。又聞兵甲鼓噪之聲。盜益懼。又呼一人同之。則寂然無響。三盜笑曰。丞相之神。盡於是矣。及穿槨。殊無所有。供設之器。皆陶甃爲之。又破其棺。棺中唯木胎金裹帶一條。金無數兩。餘皆衣服。腐朽如塵矣。盜失望而悲。遂以刀斧摩碎其骨而出。旣而貨張墓金。孟於市。爲人擒之。遂伏罪。及言其事。世謂均破塚。而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有不可知如此者。

陳絳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賊污狼籍。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太后曰。旣聞而不劾。何也。沂公曰。方外之事。須本路監司發摘。不然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卽所損又大也。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爲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猾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進熟勅。呂許公俯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喻。時耿爲侍御史。遂以轉運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銜校。拜於馬首。云押進奉荔支到京。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耿遂密訪絳所爲。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爲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賜問。然某尤爲絳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耿大喜。遂留校於行臺。俾之幹事。耿子不肖。私納校玳瑁。

器皿。洎至閩中。耿盡發校所言之事。既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遽首常納禁器於耿子。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譎耿淮南副使。皆如許公之料也。

劉攽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屢以犯人。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於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嘿爲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歎曰。旣爲馬嘿。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荆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旣隔下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攽聞而歎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望之嘉問字也。

李觀

尙書郎李觀。自言爲進士時。往遊南岳。道過潭州。聖旗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奩。持釘校之具。徑至問觀曰。聞君將之南岳。頗識養素先生。藍方否。觀曰。固將往見之。其人曰。奉煩寄聲。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語。方怒然驚異。因問曰。其人眉間得無有白誌乎。觀曰。然。方大驚歎曰。吾不遇是人。命也。此所謂劉海蟾者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訪於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

种世衡

元昊分山界。戰士爲二箱。命兩將統之。剛浪陵。統明堂左箱。野利遇乞。統天都右箱。二將能用兵。山界人

戶善戰。中間劉平石元孫元任福葛懷敏之敗。皆二將之謀也。慶曆中。种世衡守青澗城。謀用間以難之。有悟空寺僧光信者。落魄耽酒。邊人謂之王和尚。多往來蕃部中。世衡嘗厚給酒肉善遇之。一日語信曰。我有書答野利相公。若爲我賣之。卽以書授信。臨發。復召飲之。酒而謂曰。塞外苦寒。吾爲若納一襖。可衣之以行。回日當復以歸我。信始及山界。卽爲邏兵所擒。及得賣書。以見元昊。元昊發其書。卽尋常寒暄之間。元昊疑之。遂縛信拷掠千餘。至脅以兵刃。信終言無他。元昊益疑。顧見信所衣之襖。甚新潔。立命焚拆。卽中得與遇乞之書。其言前承書有歸投之約。尋聞朝廷。及云。只候信回得報。當如期舉兵入界。惟盡以一箱人馬爲內應。儻獲元昊。朝廷當以靖難軍節度使西平王奉賞。元昊大怒。自此奪乞之兵。旣又殺之。遇乞死。山界無良將統領。不復有侵掠之患。而邊陲亦少安矣。洎西戎入貢。信得歸。改名嵩。仕終左藏庫副使。

楊安國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爲人。沾激矯僞。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自辰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籮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翌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唯安國受之而已。時又有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之成都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況始入劍門。卽發倉賑濟。旣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曰。纔度巖巖之

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情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

許將

許將坐太學獄，下御史臺禁勘，僅一月日，泊伏罪。臺吏告曰：內翰今晚當出矣。許曰：審如是，當爲白中丞，俾告本家取馬也。至晚欲放中丞蔡確曰：案中尙有一節未完，須再供答。及對畢，開門已及二更已後，而從人謂許未出人馬，卻還矣。許坐於臺門，不能進退。適有邏卒過，前遂呼告之曰：我臺中放出官員也，病不能行，可煩爲於市橋賃一馬。邏卒憐之，與呼一馬至，遂跨而行。是時許初罷判開封府稅，居於甜水巷。馭者懼逼夜禁，急鞭馬躍。許失綏墜地，腰膝盡傷。馭者扶之於鞍，又疾驅而去。至則宅門已閉，許下馬坐於砌上。俾馭者扣門，久之無應者。馭者曰：願將主名以呼之。許曰：但云內翰已歸可也。馭者方知其爲判官許內翰，且懼獲墜馬之罪，遽策而走。許以墜傷，氣息不屬，不能起以扣門，又無力呼叫。是時十月，京師已寒，地坐至曉，迨宅門開始得入。

曹翰

曹翰以罪謫爲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序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複，以授內侍收複，以十千答之。泊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一大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卽日有旨詔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

江南之役，翰爲先鋒也。

陸東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陸經

陸經，慶曆中爲館職。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祕演房，語笑方洽。有一人箕踞於旁，睥睨經曰：「禍作矣，僅在頃刻，能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爲祕演勸免而止。薄暮飲罷，上馬而追牒已俟於門。陸惶懼不知所爲，復見箕踞者，行且笑曰：「無苦，終復故物。」旣而陸得罪斥廢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

王荆公閒居

王荆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卽納節，讓同平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又求宮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第於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答。元豐末，荆公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旣而荆公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

徐二公

秦州徐二公者，異人也。無家，無子孫親屬，亦不知其何許人。日持一箒，以掃神祠佛殿，未嘗與人言。有問，則不對而走。忽發一言，則應禍福。呂參政惠卿既除喪，將赴闕，便道訪二公，拜而問之。二公驚走。呂追之，忽回顧曰：「善守呂再拜而去。意謂俾其善守富貴也。」及還朝，除知建州。徐禧沈括新敗，懇辭不行，又乞與兩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資政殿學士，知單州，卽善守之應也。

皇甫泌

皇甫泌，向敏中之壻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妻深以爲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壻。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離宸坐。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壻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下殿不覺投淚。蓋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王達周師厚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禍福。鄉人神之，爲構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爲湖北運使，巡至永州，召於舟中，留數日。是時魏綰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永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周師厚者，爲湖北路提舉，常平人，或呼爲夢見公。蓋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爲夢公。二人者皆以此罷去。蓋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

孫秀才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爲學乎。孫生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嘆曰。貧之爲累亦大矣。儻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汨沒而不見也。

曹武穆

祖宗朝兩府名臣。雖在外鎮。亦以位勢自高。雖省府判官出按事。至其所部。亦絕燕飲之禮。蓋當時風尙如是。武穆曹公瑋。以宣徽南院判定州。王醜自司判官。計置河北軍糧。至定武。穆一見。接之加禮。往往親自伴食。然酒止五行。蓋已爲殊待矣。一日語醜曰。獫狁自保歡好。可百年無事。吾聞李德明有子元昊者。桀黠多謀。能得士。吾密令畫史圖其狀觀之。信英物也。異日德明死。此子嗣事。必爲西邊之患。料此事不出十年。君必當此變。勉之勉之。醜莫測其言。後十餘年。元昊叛。西陲大擾。王醜果當此時爲樞密使。處置失宜。罷知西京。醜嘗爲親僚言之。深歎武穆之明識也。

密翁翁

邊人傳誦一詩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有張師雄者。

西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中號曰密翁翁。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城中失雄所在。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已癡矣。西土呼土窟爲空。尋爲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密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張亢嘗謂密翁翁無可爲對者。一日亢有姪。不率教令。將杖之。其姪方醉。大呼曰。安能撻我。但堂伯伯耳。亢笑曰。可對密翁翁。釋而不問。

宋子京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漱盥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尙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青箱雜記

雷得驥

雷德驥。長安人。太祖時久居諫諍之任。有直名。與趙普有隙。時普以勳舊作相。寵遇方渥。驥間請對。言普專權。容堂吏納賂。由是忤旨。貶商州司戶。歲餘。其子有隣。搗登聞鼓。訴寃。鞫得其實。堂吏李可度除名。餘黨皆杖脊。黥配遠州。出普知河陽。召德驥復舊官。擢有隣守校書郎。後普復入相。德驥懇乞致仕。太宗勉之曰。朕終保卿。必不爲普所擠。有隣性亦剛鯁。有父風。太宗嘗面諭有隣。朕欲用汝。父爲相。何如。有隣對曰。臣父有才略。而無度量。非宰相器。乃止。有隣弟有終。亦有才。平蜀寇最有功。爲宣徽使。薨。德驥有終。父

吳處厚

子二人常並命爲江南兩路轉運使。當世榮之。王禹偁贈詩二首。其一曰：江南江北接王畿。漕運帆檣去似飛。父子有才同富國。君王無事免宵衣。屏除奸吏魂應喪。養活疲民肉漸肥。還有文場受恩客。望塵情抱倍依依。其二曰：當時詞氣壓朱雲。老作皇家諫諍臣。章疏罷封無事日。朝廷猶指直言人。題詩野館光泉石。講易秋堂動鬼神。棘寺下僚叨末路。齋心唯祝秉鴻鈞。蓋禹偁常出德驤門下。而德驤深於易。酷嗜吟詠故也。

呂文穆

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溫尙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溫已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爲友。文穆卽以歸隱者對。遽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鸞鷲醉中別。萬里煙霄達了歸。隣叟盡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謾道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故人蓋斥其友歸隱者。

劉燁

龍圖劉公燁。未第前。娶趙尙書晁之長女。早亡。而趙氏嘗有二妹。皆未適人。旣而劉公登科。晁已捐館。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婦通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爲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爲匹。意欲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詰之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豈得便簡點人家女。劉公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對。九姨乃宜匹。遂娶九姨。後生七子。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關生。竟不

第落泊寒餒暮年劉氏養之終身。

王欽若

王文穆公欽若臨江軍人母李氏父仲華嘗侍祖郁任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將壞廨舍急遷於黃鶴樓始免身生男卽公也時隔岸漢陽居人遙望樓際若有光景氣象云又公昔歲行圃田道中宿於村舍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大字光耀奪目使蜀還褒城路中有人展謁熟視刺字乃唐相裴度告公以默定之語及言公他日當貴茲亦異矣後公每設壇禮神必朱篆紫微二字陳之醮所又輟俸脩晉公祠於圃田作記以述其胙饗云

太傅張公

太傅張公光化軍人生百日始能啼襁褓中喪其父母少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亦弗強曰不然亦位極人臣公以淳化三年孫何下及第久困選調年幾五十始轉著作佐郎知邵武縣還朝以文贄楊公大年比三日至門下連值楊公與同輩打葉子門吏不敢通公亦弗去楊公忽自窗隙目之知非常人延入款語又觀所爲文以爲有宰相器未幾薦爲御史尋充受春王友由此附會遂登台輔然公寬厚長者記存故舊嘗與邵武姓魚一僧相善及貴猶不忘爲魚奏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錫服晚年致政猶時時遺守仙物不絕答書皆親筆書語皆稠疊勤拳其敦篤如此

王健

真宗朝有王韃者汀州長汀人少時薄游江界至星子縣夜宿逆旅遇道士授黃白術未盡其要後再遇其人於茅山相攜至歷陽指示靈草并傳以合和密訣試皆有驗仍別付靈方環劍緘膝之書戒曰非遇人君慎勿輕述韃後以佯狂抵禁配流嶺南時供奉官閣門祇候謝得權適總巡兵頗聞其異韃後竄歸闕下德權乃館於私第鍊成藥銀上進真宗異之命解軍籍使劉承珪詰其事韃以師戒甚嚴終不敢泄唯願見至尊面陳於是承珪乃爲韃改名中正俾詣登聞始得召見卽授許州散掾留止京師尋授神武將軍致仕仍給全俸遷高州刺史康州團練使前後貢藥金銀累巨萬數輝彩絕異不類世寶當時賜天下天慶觀金寶印卽其金所鑄也然中正亦不敢妄費唯周濟貧乏崇奉仙釋今汀州開元寺乃其施財所建也卒贈鎮南軍節度使此近古所未聞也

蒙齋筆談

鄭景望

郎簡

郎簡侍郎錢塘人慶曆間能吏與杜岐公極相厚善簡長岐公十餘年岐公以兄事之既老謝事居里中築別館徑山下善服食得養生之術卽徑山澗旁種菖蒲數畝歲採以自餌山中人目之菖蒲田時岐公亦以老就第居宋簡數以書招岐公同處不果往然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范文正知錢塘亦重其爲人會皇祐大饗明堂亟請召岐公爲三老以任參政布及簡爲五更不報簡猶後岐公三四年卒幾九十雖無甚顯蹟然能善其身始終岐公未嘗輕與人獨重簡爲契友亦必有以取之矣士大夫處世何用事業赫赫在人耳目若必求此將有擾擾用意營之者若是安得自適於休靜無事之地或不免累於仕而不

能去。余家先世與簡有素。今日客有自徑山來。言菖蒲田。問之兒子。多不知其詳。乃爲語之。

宋昇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實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欄檻窗牖。皆用灰布。期旣迫。竭洛陽內外豬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實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正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於庭。冥官問狀。實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實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旣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略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尙幼。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儒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中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實。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怪。特書此一事示兒子。以爲當官無所忌憚者之戒。

文杜二公

文潞公洛陽居第。袁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旁羨地數畝。爲園。號東田。日挾家童數輩。肩輿與賓客姻戚共遊。無虛時。旣罷遣聲妓。取營籍十餘人。月賦以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時公年已高。捨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昔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岐公謝政不造宅。假官舍迴車院居之。積十年。薨於其中。余守宋時。嘗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猶指廢屋三間。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

酒客至粟飯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人聲。有矚之者。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也。一等貴人。奢儉所享。雖各適其性。然亦必有賦之者。如潞公出入將相。窮極奉養。而能安於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岐公則尤人之所難。然此但以俗人論爾。稍知道者。則何有於是。潞公必不以其約自矜。岐公必不以其廉自異。晉人記有比王逸少蘭亭於金谷。而逸少喜者。彼自道其所知。恐未嘗夢見逸少也。

張舉

正素處士張舉。字子厚。毗陵人。治平初試春官。司馬溫公主文。賦公生明。以第四人登第。旣得官歸。卽不仕終身。元祐初嘗起爲穎州教授。力辭不就。余家與之有連。故余未冠得拜之。稍長益相親。亦不以不肖視。清通遠略。不爲崖異。與前此號隱居。曄然自夸於俗者不類。士大夫旣以相與推高。日款其門。隨上下接之。無不滿其意。賀鑄最有口才。好雌黃人物。於子厚亦無間言。每折節事之。常稱曰通隱先生。余嘗叩其棄官之說。子厚笑曰。吾豈不欲仕者。初但以二親年俱高。止吾一子。不忍去左右。旣親沒。則吾將老矣。欲仕復何爲。因循至是爾。其言大抵若此。家藏書萬卷。善琴棋。日唯玩此三物。不甚飲酒。余得與周旋。涉世以來。粗免大過。聞於子厚爲多。大觀初。子厚已死。州里上其行。余適在翰林。蔡魯公亦素知其爲人。遂得賜號。官其一子。今其子亦死。諸孫未有聞者。西北士不甚知其人。今能言之者絕少。魏野以有閑而名益彰。惜乎子厚之無閑也。

畫墁錄

張舜民

郭雀兒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閭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釜。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鴈出釜。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以作節。馮搜得之。蒲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囊裏飛出鴈。郭祖乘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馮乘旄。鴈自囊中累累而出。世號郭祖爲郭雀兒。暉卽馮繼業之父。朔方節度使封衛王。

劉伯壽

劉伯壽少年不羈。其父擘尹京。每旦父趨郡。隨馬而出。簿佐偵伺。父先入。其自課書史。從容無闕。一旦早至白礬樓下。天未明。獨坐茶坊中。有一老人繼入就坐。因相問勞共茶。老人曰。少年能飲酒乎。伯壽曰。性不能飲酒。老人曰。少年不能飲。老夫自飲。可登此樓乎。伯壽欣然從之。既上。閱無一人。老人一舉已斗餘矣。熟視伯壽曰。少年人清氣足。可以致神仙。然肩骨低一指。猶位躋三品。至耄年文武雙全。子孫蕃衍。乃授以丹術。元豐二年冬。予自蒲中之京師。訪伯壽於嵩陽。是時年七十又四矣。同登峻極。行步如飛。予與登封令龐元常。杜子春。明經奔喘不及。伯壽顧而笑曰。三年少。乃爾耶。袒露髀股。示人皆肉皮裹骨。毛長數寸。扣之有聲。光彩爛然。足未歇。歌所爲大曲。略數千言。響振山谷。累夕對榻。竟且不眠。至元祐初。方卒。無疾也。

李守真

郭祖受命討守真。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真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真猶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子婦符氏。術者大咤曰。母后相也。守真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決。既櫻城。無砲材。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砲材也。守真大喜。以爲受命之符。其後既破。郭祖以符氏納世宗。是爲符后。

陳彭年

嘉祐末。余在太學。有傭書陳達者。攜一子方孩。饑凍不可支。書亦不佳。或曰。此陳彭年嫡孫也。其父彥博守汀州。以賊敗。杖脊流海島。遂至無賴。時余方冠。未知彭年之爲人。獨念祖爲執政。而孫已若是耶。既而見劉貢父。盡得彭行事。所謂九尾野狐者。乃知天之報也不差。後達困甚。與其弟歸。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云。

朱雀門制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蹠蹠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扼。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扇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節之制。然蹈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

李建中

西京留臺李建中。博雅多藝。其子宗魯善相人。一年春榜。之京師。命擇壻。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丈夫

荷布囊從驅驢亦就食於逆旅宗魯一見前揖寒溫延之共案詢其所自曰今春不第將還洛也宗魯不復之京師與之同歸洛中其父詰之曰今既得貴壻可復回矣此人生不出選調死封真王於是壻之乃張堯封也實生溫成皇后天聖中登進士第終亳州軍事推官後封清河郡王

游宦紀聞

張世南

蘇翁

蘇翁者初不知其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東湖南岸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恩禮無良賤老穉皆不失其懽心故人愛且敬之稱曰蘇翁猶祖翁婦翁云身長九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於人食啖與人亦倍巨鍤長柄略與身等披荆棘轉瓦礫闢廢地爲圃或區或架或籬或陸應四時蔬菜不使一闕藝植耘芟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時刻不差雖隆暑極寒土石焦灼草木凍死圃中根芟芽甲滋鬱暢茂以故蔬不絕圃味眎他圃蔬爲最勝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晝爾治圃宵爾織屨屨堅韌革鳥可穿屨不可敗織未脫手人爭買之以饋遠號曰蘇公屨薪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貸假隨力所及償與否一不經意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人莫測識先是高宗南渡急賢如饑渴時張公浚爲相馳書函金幣且移書屬豫章漕及帥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其廬爲我必致之漕帥密諭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園蘇翁者無雲卿也漕帥卽相與變服爲游客入其圃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土銜竹几輝光溢然地無纖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冊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

失默計曰。此爲蘇雲卿也。必矣。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扣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遂泛問。張公世系材品。翁歷歷陳敘。且曰。不知張今何官。蓋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己。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某等備乏漕帥。實非游者。張公今秉相權。令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案上。翁色遽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己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卽雲卿是已。然終不知雲卿其字邪。抑名耶。繼旌旗填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謁。越夕遣吏迎伺。則扃戶閤然。從他徑排闥入。惟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見矣。形迹遼絕。莫知所終。此隆興士宋自適字正文所紀蘇翁本末如此。宋後得翁遺址。面揖湖山。平地數十畝。仍築小庵。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爲之名曰灌園庵。

術士

蜀昔有術士。精於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試其術。答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咸強其筆於楮。以爲他日證驗。於是索筆特書云。目今斂板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衆莫不譁然哂之。且謂云。是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爲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矣。請細思之。衆方悟斂板鞠躬之說。莫不爲之一笑。

永福縣汰王灘

永福。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永泰。後避哲宗陵寢諱。改名永福。在唐新剏縣。後有邑宰潘君。滿解遺愛在民。攀臥祖餞。留連累日。其夫人王氏。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書一絕於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歡情未斷妾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猿叫山中月滿船。未署太

原王氏書詩蹟已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尙存。字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政和陳武祐慮歲久詩亡。大書繫以記文。鐫之字右方。自唐至今。流潦巨浸之所漂齧。震風淩雨之所滌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切。精神入石。終古不變。如此。則知至誠之道。感鬼神。裂金石者。詎不信然。舊閩中記作汰王灘。陳武祐刻石。卻作太原灘。今灘旁之地名大王。入石字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未係太原王氏書爲正。

黃龜年

永福邑東有嶽宮。乃吳太傅經叛。大門內建三清殿。上梁日。邑中諸寓公咸在。吳以書梁儷語。首選給事黃公龜年。公卽領略立解手帕。濡墨作字云。風馬雲車。儷百順鈞。陳之衛。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潤。筆法高古。太傅初見公。略不經思。復疑帛書非法。旣而雙美。吳始大喜心服。歸語家人子姪輩曰。吾邦山川之秀。有如此公者。操行過人數等。不獨詞翰可敬。其未第時。最貧素。自處澹如。應鄉貢。引保日。有考官某縣尉。居簾內。見公丰姿秀發。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門下。旣而預薦。尉喜甚。約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館。其妻挈累扶輿。相遇於中途。黃哭之慟。命逆旅主人達情。請遂初約。夫人曰。往事尙忍言之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餘資。吾攜百指扶護而歸。衣衾斥賣殆盡。方以不達鄉井爲慮。那可復議。鬻先輩事。況黃甲少年。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善爲我辭。黃垂涕曰。嗚呼。吾許人以諾。死而負之。吾行將何歸。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苟遂吾志。秋毫自齋。不敢聞命也。遂定婚於邂逅間。分攜慟哭而別。某氏從公歸。能執婦道。琴瑟在御。沒齒無間言。公登從囊。夫人尙無恙。若公者可謂有德有言者。

也。噫。今之年少。弄筆墨。取科第者。項背相望。聞公之風。盍亦知所以自省哉。

識語

永福古有識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紅。狀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行。齧地成蹊。既而永邑東鄉石壁溪巖松上。產龍爪瑞花。其年蕭公國梁果魁天下。次舉黃公定臚唱第一。蓋瑞花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黃。各三十五里。此狀元西東之應也。又次舉鄭公僑。廷試復先多士。邑宰作詩云。獅峯龜嶺與龍嶼。三處家山一壯哉。相去未逾一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蓋蕭公獅峯。鄭公龜嶺。黃公龍嶼也。蕭公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豫屬籍掛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日。陞蕭公爲榜首。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陞星辰。曉澤霈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啟有云。豫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鄼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家事。至今膾炙人口。因并書之。

程公

東坡先生嘗親筆錄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諱仁霸。蜀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缺。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葍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涕泣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誑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對。對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

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亦庶幾淵明之心也。是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此段玉山端殿汪公應辰刻先生手書於石，筆法逾美，極可愛。

夢溪筆談

沈括

許懷德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欄拜於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階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訂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夏文莊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卽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旣覺，須令人溫之，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爲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有小史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貴人知人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爲殿中丞，一見王東城，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

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羣弟子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也。一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回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旣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卽日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曆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王文正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清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饜，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饜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識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石曼卿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鐘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卽着帽往見之。坐於堂上。久之方出。主人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張赫然。坐良久。有二鬢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名。令擇五品。旣而二鬢去。有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豔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槃。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駭。殆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杜生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卽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爲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尙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鄉

人借此屋遂居之。唯爲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尙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喜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蹤。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疲甚。與官屬閑話。軫遂及此。不覺蕭然頓忘煩勞。

李士衡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疎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己物。以避漏濕。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爾。船重必難免。副使倉惶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便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旣而檢點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無所失。（按友會談叢記呂端事與此略同。）

王荆公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瀨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鰲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污。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頰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郭進

郭進有材略。累有戰功。嘗刺邢州。今邢州城乃進所築。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至封貯。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乃設諸工之席於東廡。羣子之席於西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爲他人所有。今資政殿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南一隅也。

晏元獻公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尙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以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喻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蔣堂侍郎

蔣堂侍郎爲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卽還。有一縣令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怪曰。皂隸如此野狠。其

令可知。蔣曰：不然。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爲之延譽。後卒爲名臣。或云天章閣待制杜杞也。

李餘慶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於政事。果於去惡，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常懼爲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舁坐聽事，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臥，未及席而死，葬於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瘡者，取墓土著牀席間，輒差。其敬憚之如此。

盛文肅

盛文肅爲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爲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卽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喻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未曾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如何？公曰：不曾發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爲參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爲館職。有詔候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

舊事。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挾他術。

定遠縣弓手

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擊刺。常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不相下。曰。見必與之決死生。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適值偷在市飲酒。勢不可避。遂曳矛而鬪。觀者如堵牆。久之。各未能進。弓手者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汝敢與我尉馬前決死生乎。偷曰。諾。弓手應聲刺之一舉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強寇。鬪。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滿口。忽噴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搥胸。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知噴水之事。寇復用之。水纔出口。矛已洞頸。蓋已陳芻狗。其機已泄。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羅隱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納之。以爲腹心。時羅隱在其幕下。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壘。樓櫓甚壯。浙帥攜寮客盛觀之。隱指卻敵。佯不曉。曰。謂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浙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於內耳。蓋指宣卒將爲敵也。後浙帥巡衣錦城。武勇指揮徐綰。許再思。挾宣卒爲亂。火青山鎮。入攻中城。賴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李元則

李元則守雄州北門外。居民極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而以遼人通好。恐其生事。門外舊有東嶽行宮。元

則以銀爲大香爐。陳於廟中。故不設備。一日銀爐爲盜所攘。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廟中屢遭寇。課夫築牆圍之。其實展北城也。不踰旬而就。虜人亦不怪之。則今雄州北關城是也。大都軍中詐謀。未必皆奇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奇功。時人有語云。用得著。敵人休。用不著。自家羞。斯言誠然。

陳述古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鐘。良久。引囚逐一令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無墨。詰之。遂承爲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小說。

种世衡

寶元中。黨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爲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於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爲白姥譖死。設祭祭境上。爲祭文。敍歲除日相見。

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香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平夏之功。世衡計謀居多。當時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錄其功。贈觀察使。

神仙二事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予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陳允。任衢州監酒務日。允已老。髮禿齒脫。有客候之。稱孫希齡。衣服甚藍縷。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齒。數揩而良久。歸家。家人見之。皆笑曰。何爲以墨染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巾。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亦隱然。有生者。予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髯及髮盡黑。而下鬚如雪。又正郎蕭渤。罷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按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此真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渤丹數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銀。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時丞相當國。予爲宰士。目覩此事。都下士人。求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纔去。渤之術遂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能服其丹。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彭蠡小龍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卽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風日掉。

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乃蛇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視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溼胭脂。爛然有光。穿一翦綬花過。其尾尙赤。其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旛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尹師魯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譚。師魯自言以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繫。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喻之。無使成疾。炎卽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譚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少頃又舉頭。顧希文。

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尙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中歟

鄭夷甫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常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歎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譚笑間遂化去夷甫聞之喟然歎息曰旣不得壽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放懷無復芥蒂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游親戚敍訣及次序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灑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牆明日乃就斂高郵崔伯易爲墓略敍其事予與夷甫遠親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

吳僧文捷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予羣從遵爲知制誥知杭州禮爲上客遵嘗學誦揭諦咒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咒何故闕一句旣而思其所誦果缺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齋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爲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衰經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夢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與文通訣別時文通在

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捷驚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卽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尙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嘗持如意輪咒靈變尤多瓶中水咒之則湧立畜一舍利晝夜常轉於琉璃瓶中捷行道遠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舍利捷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瓶耳忠厚齋戒延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特以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

張忠定

張忠定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華山圖南曰他人卽不可知如公者吾當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乃贈以一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亦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喻其言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有瘡發於項後治不差遂自請得金陵皆如此詩言忠定在蜀日與一僧善及歸謂僧曰君當送我至鹿頭有事奉託僧依其言至鹿頭關忠定出一書封角付僧曰謹收此後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請於官司對衆發之慎不可私發若不待其日及私發必有大禍僧得其書至大中祥符七年歲乙卯時凌侍郎策帥蜀僧乃持其書詣府具陳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集從官共開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有手題曰詠當血食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館凌乃爲築廟於成都蜀人自唐以來嚴祀韋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通照大師

熙寧七年嘉真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爲秀州副僧正。因遊温州鴈宕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瑞鹿院。見一人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其異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於石上。問其氏族閭里年齒。皆不答。鬚髮皓白。面色如少年。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於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壽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修善業。當免此患。探囊取一柏葉與之。道親卽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爲雷電驅逐。惶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京。詣尙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爲狂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勾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雁宕山。求訪老人。不復見。乃於初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豫示服藥兆耳。聞其藥。至今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元厚之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云。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爲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四人。一韓持國。維一陳和叔。釋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一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

雷州呪語

予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爲鄉民詛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咒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爲完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爲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爲牛。羊者復爲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大。旣而復呪之。則還爲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有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紫姑

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以爲嬉笑。親戚間常有召之。而不肯去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今謂之女仙。集行於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牋篆。苗金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迹。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爲雲氣所擁。善鼓箏。音調淒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襪而登。如履繒絮。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爲之傳記者甚詳。此子目見者。粗志於此。近歲迎紫姑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詩歌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棋與國手爲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王綸家者。

奇疾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絃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真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慙以饑。其子恥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簍。約百餅。猶稱饑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卽痢之。饑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予友人也。亦得饑疾。每饑立須啖物。稍遲則頓作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饑亦便齧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爲時文人。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爲之哀傷。

揚州大珠

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於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燄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現珠。

張文孝

洛中地內多宿藏。凡置地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

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爲妄費。及營建廬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爲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古怪。無人能讀。發匣。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買第之直。剛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款識。文畫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無妄費。安可得也。

丁晉公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尙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上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尙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旣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謂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尙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

包孝肅

包孝肅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旣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因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摔吏於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宋齊邱

江南宋齊邱。智謀之士也。自以爲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中主繼統。用齊邱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邱嘗有一小兒。

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鳶上。放入齊邱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箇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吳中士人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驕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肴來。李二謂李御史也。俄頃郡廚以飲食至。甚爲豐腆。有一蓐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驕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驕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朱嚴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常曹。其祖貽永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嚴藥。遂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爲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囑王公曰。朱嚴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一官不可妄得。況其大者乎。

崑山縣船中人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上海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鞞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蘇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颺意若懽感正彥使人爲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颺

杉溪題壁

信州杉溪驛舍中有婦人題壁數百言自敘世家本土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職鹿生之子鹿忘其名婉娠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遂死於杉溪將死乃書此壁具逼迫苦楚之狀恨父母遠無地赴訴言極哀切頗有詞藻讀者無不感傷既死藁葬之驛後山下行人過此多爲之憤激爲詩以弔之者百餘篇人集之謂之鹿奴詩其間甚有佳句鹿生夏文莊家奴人惡其貪忍故斥爲鹿奴

陳文忠

陳文忠堯叟爲樞密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前有兩花檻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鎬時尙爲館職良久乘

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已。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於席東。設文忠之坐於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之禮。至於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羣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羣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文忠之子述古得於文忠。頗能道其詳。此略記其一二耳。

李順

蜀中劇賊李順。陷劍南。兩川關右震動。朝廷以爲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無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賞功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開門祇候。文璉泉州人。康定中。告歸泉州。予尙識之。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未甚詳。順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於蜀中。不能撫其徒衆。乃共推順爲主。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尙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

保安軍倡姥李氏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托以他事中夜解去雞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老軍校

寶元元年黨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郎雍爲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爲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君未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殺我聊欲安衆心耳

龜葬

瀕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士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於此山中梁以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邱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葬他所龜之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嘗預薦皇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則值熙寧立八路選格就二廣連典十餘郡今爲朝請大夫致仕子亦識之立儀立則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廣州鬱爲士族至今謂之龜葬梁家龜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興其偶然耶抑亦神物啓之耶

韓魏公

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幹分四歧。歧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蕊。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今謂之金纏腰者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爲大理寺評事通判。王荊公爲大理評事僉判。皆召之。尙少一客。以州鈴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鈴轄者申狀暴泄不至。尙少一客。命取過客曆。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唯有陳秀公。時爲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爲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王繼忠

咸平末。契丹犯邊。戍將王顯王繼忠屯兵鎮定。虜兵大至。繼忠力戰。爲契丹所獲。授以僞官。復使爲將。漸見親信。繼忠乘間進說契丹。講好朝廷。息民爲萬世利。虜母老亦厭兵。遂納其言。因寓書於莫守。不普使達意於朝廷。時亦未之信。明年虜大下。遂至河。車駕親征。駐蹕澶淵。而繼忠自虜中具奏。戎主請和之意。達於行在。上使曹利用馳遣契丹書。與主講平。利用至大名。時王冀公守大名。以虜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會圍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繼往。得殿前散直張皓。引見行在。皓攜九歲子見曰。臣不得虜情爲報。九死不還。願陛下錄其子。上賜銀三百兩遣之。皓出澶州。爲徽騎所掠。皓具言講和之意。騎乃引與俱見戎母。蕭及戎主。蕭奉車幃。召皓。以木橫車輓上。令皓坐。與之酒食。撫勞甚厚。皓既回。聞虜欲襲我北塞。以其謀告守將周文質及李繼隆。秦幹文質等厚備以待之。黎明虜兵果至。迎射其大

帥撻覽墜馬死。虜兵大潰。上復使皓申前約。及言己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冀公。與利用俱往。和議遂定。乃改元景德。後皓爲利用所軋。終於左侍禁。真宗後知錄其先所留九歲子牧。爲三班奉職。而累贈繼忠至大同軍節度使兼侍中。國史所書本末不甚備。予得其詳於張牧及王繼忠之子從仵之家。蔣穎叔爲河北都轉運日。復爲從仵論奏追其功。

張忠定

成都府知錄。雖京官。例皆庭參。蘇明允常言。張忠定知成都府日。有一生。忘其姓名。爲京寺丞。知錄事參軍。有司責其庭趨。生堅不可。忠定怒曰。唯致仕即可免。生遂投牒乞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獻一詩辭忠定。其間兩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忠定大稱賞。自降階執生手曰。部內有詩人如此。而不知詠罪人也。遂與之升階置酒。歡語終日。還其牒。禮爲上客。

墨莊漫錄

張邦基

張安道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鳳儀曰。張尙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亦嘗遺尺牘。今且存否。曰。迨今蓄之。仲儀云。尙書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也。遂悉取呈。韜於錦囊甚密。仲儀謂曰。尙書以剛勁立朝。少與多讎。汝毋以此黷公。乃取書付鳳儀。并囊盡焚之。後語安道。張甚感之。王張姻家也。

胡詠之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飲。道人取大白。滿引無算。曰。君有從軍之行。去否。胡悚然曰。當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道人曰。西陲方用師。好去。索紙書詩曰。濟世應須不世才。調羹重見用鹽梅。種成白璧人何處。熟了黃粱夢未回。相府舊開延士閣。武夷新築望仙臺。青雞唱徹函關曉。好卷游幃歸去來。授詠曰。爲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個人。又錯了路徑也。詠叩其說。但云未可立談。詠問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早晚亦遊邊。可以復相見。夜艾。詠曰。先生可就此寢。曰。吾歸邸中。只在河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諸邸尋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徧邑物色。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誥。具告以此。欲持詩謁子厚。誥曰。慎不可。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怪。詰其所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爲然。徑趨姚幕。從取青唐。暨還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歸。聞有此詩。就詠求之。其真本已爲駙車奄有。乃錄寄之子厚。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今日之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秦州天慶觀。聞說呂先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爲呂道士。云道人去時。適道衆皆赴鄰郡醮。道人顧小童曰。吾且去。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修。師戒勿令題。乃曰。煩貯火殿鑪。吾欲禮三清而去。旣而行殿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殿壁。詩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一到邽山空闕內。消閑塵累七絃琴。後題回字衆驚嘆。以爲必呂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邽山卽秦山也。詠思弋陽所遇。有遊邊之約。豈非卽斯人歟。此說予聞江元一太初云。

荆公退居金陵。蔣山學佛者，俗姓吳，日供灑掃。山下田家子也。一日風墮，挂壁舊烏巾。吳舉之，復置於壁。公適見之，謂曰：「乞汝歸遺父。」數日，公問幞頭安在。吳曰：「父村老無用，貨於市中，嘗賣得錢三百，供父。感相公之賜也。」公歎息之。因呼一僕，同吳以元價往贖。且戒苟已轉售，卽不須訪索。果以弊惡猶存，乃贖以歸。公命取小刀，自於巾脚刮磨，粲然黃金也。蓋禁中所賜者，乃復遺吳。吳後潦倒，竟不能祝髮，以竹工居眞州。政和丙申年，予嘗令造竹器，親說如此。時已年六十餘，貧窶之甚，亦命也。

潘原縣怪

建炎改元冬，予閑居揚州里廬。因閱太平廣記，每遇予兄子章家夜集談記中異事，以供笑語。時子章館客。天長解養直剛中，因言頃聞一異事云：元符末年，渭州潘原縣民方耕田，有人自地間湧出，耕者見之，驚怛棄犂而走。則斥逐擊之，不得走。執耕者及縣縣吏遇之，輒毆縣吏，吏皆散走。見縣令馬敦古，又毆令。令亦走。俄而仆於庭，奄然一土偶人也。視之，則歲所嘗奉土牛，傍所謂勾芒神者。於是共舁出之。未幾復有至者，亦事皆同。日十數至，不能禦。官吏皇恐，令不敢復視事。居若干日，有物人類蓬首黑而矧肥，降令舍。莫知其所從來。令罔測物曰爾無庸恐，我爲爾盡食芒兒矣。爾恭事我，乃汎灑廳事之東室。居之，凡十餘人。其長者自稱天神。其次曰王褒李貴，其餘有姓名。有婦人二，曰雲英月英，日謹伺候，供億其飲食。嘗闔戶自竇中出入，有所須召，則其長者呼王褒李貴，而令爲置吏門外爲傳呼。事之甚嚴。自是土怪不至。民亦以其無他，用止怪。頗安焉。令尤德之久之，提點刑獄程棠行縣，問令所以。室中遽呼曰：「王褒爲我傳語提刑，適贈詩，不省已得乎。」置吏以告棠，起立曰：「某適至此，已晚，不敢見也。」所賜詩者，實未得。吏去，復至。

曰詩在提刑汗衫上。袒視之。果然。乃不敢復語。相與遽起。先是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其爲人剛方不撓。好面折人。一州號爲木強。自聞見怪。獨心常易之。方棠巡按時。恩各州界。方奉迎。從至縣。恩以職事從在縣衙。獨據胡牀。坐廳事傍。俄有物自東隅來。階下兩手扳塔基。首與塔平。徐過。恩坐。恩徒手搏得之。號掣不放。觸其體。若冰石有力。能反曳人。恩素有力。一手摔其領。捩左手著胡牀。從之。卒不放。至所謂怪室者。兩足入戶內。引恩手。戛戶頰。久乃放之。一縣大驚。令尤恐。失舉止。往來語曰。都巡檢敗我事矣。棠亦愈皇恐徘徊。夜中不聞有聲。棠乃歸宿於縣驛。明旦。棠盛服至上謁。令灑掃設香案以俟。恩亦戎服將事。謁入。不出。日高。稍稍摩戶視。闖其無人。室中凝塵尺餘。亦不見有人迹。令猶愕曰。竟爲都巡所誤。禍至若何。恩曰。某以爲除害已去之矣。何禍爲。棠乃從令及恩共入視之。廳壁間得細書一行。云侯公正直。子等謹退。自後怪遂兩絕。侯公者。開封人。字澤之。有子名傳。爲天長巡檢。常爲人言此曰。某是時侍親渭上。目所見也。傳又曰。今天長尉賈壇。時亦侍其父在焉。解生聞此事於巡檢。後賈尉亦能言之。又得程棠王褒李貴之姓名不疑。尙有缺者。皆幼不記也。異哉異哉。

張稚圭

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爲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項繫念珠。公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公異之。呼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爲子孫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賄耳。公曰。能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旣歸。與魚軒劉議之。劉曰。不可。公

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奈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銜校報守。圍卒。是夜四更。跌坐而化。公大悵惋。數月感疾。遂卒。

呂公賣墨

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傳者僅百首。往往賣墨。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衆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丸。曰。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惋恨不已。必呂公也。

陳生

明州士人陳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間。赴舉京師。家貧。治行後時。乃於定海求附大賈之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風。巨浪如山。舟失措。俄視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寄之。舟人力健捷。張篷隨風而去。欲葬魚腹者屢矣。凡東行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鐘聲。舂容指顧之際。見山川甚邇。乃急趨焉。果得浦溼。遂維碇近岸。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岸。前有徑路。因跬步而前。左右皆佳木蒼蔚。珍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閒。寂無謹譁。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龐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講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於一室。懸錦帳。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

食飲精潔。蔬茹皆藥苗。極甘美而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地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尙都長安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也。老人首肯。嘆嗟之。又命二弟子相與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爲誰。曰。我輩號處士。非神僊。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百人。皆受學於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於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神山。藥爲可笑也。二人遙指一峯。突兀干霄。峯頂積雪皓白。曰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犯干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爾乃懷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豈易得也。而乃俗緣未盡。此別無復再來矣。然爾旣得至此。吾當助爾舟楫。一至蓬萊。登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具舟。脩已至山下。時夜已暝。曉見日輪晃曜。傍山而出。波聲先騰。湧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輦飛雲外。迨如人力之所爲。但不見有人居之。唯瑞霧葱蘢而已。同來處士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羣仙厭之。故超然遠引。鴻濛之外矣。唯呂洞賓一歲兩來。臥聽松風耳。乃復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人。蓐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爲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修身養性。爲善遠惡之事。仍云。世人慎勿臥而語言。爲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復令人導之。登一舟。轉盼之久。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已死矣。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不可得也。遂爲人言之。後病而狂。未幾而死。惜哉。予在四明。見郡人有能言此

事者。又聞舒信道常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乃以所聞書之。

葉世寧

陸寇方臘未起之前一年。歙州生麟。卽死。後十日。州人葉世寧。夢乘麟而登山。山東北有洞。乃舍麟而登。入二武士執而問之。世寧以實對。且言幸得放還。當有重報。一武士笑曰。誤矣。吾卽歙州某橋南停紙朱慶也。與子不熟。頗識其面。此洞有三堂四室。試令子觀之。遂引而前。中堂垂簾。曰。此堂待陳公文帳堆壘。吏不敢登。左堂簾捲其半。慶曰。天符已差。羅浮天王居此。諸司往迓矣。旣昇。有牌。牌有三字。世寧惟記一定字。右堂無簾。上有衣紫袍。曳杖而行。吏數十輩隨之。二武士止世寧立。世寧熟視。卽尙書彭公汝礪也。遽出拜之。公勞之曰。近到饒州否。曰。去歲到饒州。公無恙。公何以至此。公曰。吾位高。不當治獄。以吾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何能來也。世寧驟對乘洞前石馬而來。公曰。獸今安在。二武士趨出曰。介獸誤取去。公曰。杖之百。朱慶者唯而出一武士。領世寧欲去。世寧曰。願一觀四室。不敢泄於人。公遂巡首肯。一吏持鑰而下。引世寧往開東室。有十餘人。露首愁坐。竹器數十封鑰。甚固。旁有金帶十餘條。持鑰者復開一室。架大木於兩楹之間。有官者九人。亦露頂蹲踞其上。見人皆泣下。持鑰者未嘗少佇。世寧請入他室。持鑰者曰。西有貴臣閣人。及前唐後唐。未具獄囚。法嚴不可輒近。言未旣。忽有聲如雷震。見巨蛇自屋東垂首而下。火舌電目。口鼻氣出如煙。世寧懼而走。持鑰者曰。東將入西室矣。此類甚多。豈可近耶。世寧因問何。以至是。曰。吁。吾姓嚴。前唐宦者。親見當時中官勢盛。士人知有中官。不知有朝廷。吾私竊笑而薄之。有能言中官太盛者。吾必起嗟歎。嘗聞近代亦然。業力所招也。世寧不盡記。大略如此。復往謝彭公。則堂已虛。

矣。世寧不敢問。心動。求出持鑰者。復曰。吾在此司無過。卽世後。凡三領江淮要職。此事了。則吾爲地下主者矣。汝到人間。爲吾誦金光明經。具疏燒與嚴直事。吾能報汝。世寧拜辭。獨與武士出洞。見朱慶麟。自山頂來。下而揖。世寧撫麟。乃石也。慶曰。山高不可陟。遵河甚徑。煩語慶家人。蘄黃間卜居甚善。鄉中當大亂。慶亦自以夢報。得子言。當信而不疑也。一武士曰。金光明經。亦望垂賜。得免追取之勞。幸矣。世寧曰。仍爲公等設醮。及水陸。二人以手加額。世寧曰。此洞何名。慶曰。洞名金源。司名某。凡四字。世寧不曉。而問之。忽失足墜河而寤。汗浹背。病瘡三日而愈。其後歛人稍稍聞之。

嚴清

宣和解元揚州學吏嚴清。晝寢。夢人叩門呼之。清一手挈帽以趨。見植牌於康莊。清不暇讀。斯須入一門。兵衛森然。吏引造庭。鞠躬曰。嚴清至。清戰汗。伏不能拜。自上擲下巨板。縱橫萬釘。布如棋局。斜倚於階。傳呼令上。一人袞冕而坐。紫衣侍左。朱衣倚右。清竊視之。袞冕者。乃前太守劉尙書極也。朱衣者。兩浙運副劉何也。尙書問清茶鹽法更張否。對曰。清學吏耳。茶鹽法所不知。又問學法更張否。對曰。仍舊。但近日興建道學。遂命朱衣取簿。令清自閱其姓名。每葉大書一人姓名鄉里。其下有細書。若功與過。一有識者。中一葉乃清姓名。細書極少。尙書曰。後十旬。汝當來此。又命紫衣導清過西壁。以手排之。壁間見衆罪人。雜老幼男女。或血污其衣。帶繫其頸。悲哀愁苦。幽咽墮淚。可畏可憐。紫衣復導清出。尙書曰。汝當治此獄。俟取某人及淮南鹽香提舉黃敦信。清遂巡攝衣。循板而下。吏以手招清使出。清過舊路。仰視其牌。書曰。辨正司。旣寤。言其事於教官錢耜良仲。時黃俟使一路氣焰赫然。未幾盛怒間。暴得疾。一夕而卒。清後臥病。

果死。揚人多知之。予數詢鄉人。乃得其詳。

秦少游侍兒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真。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資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使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歎光景之遄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赴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來。此度分攜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去。

劉安世

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中。當有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爲廢人。然卒無恙。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棧道天雨新霽。磴滑危甚。忽石隕馬蹶。夫人已墜崖下矣。衆皆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崖腹。有巨木葛藟縈結。蟠屈如蓋。落葉委藉。夫人安坐於上。呼之卽應。乃引以巨絙。繩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睛溢於外。百醫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識來調官。畜惡目藥甚效。昨日來別。云已陞辭。早晚卽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誠有之。匆匆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藥傅睛上。軟帛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傅痛卽

止及開晴以內眸子瞭矣。二事器之自爲劉勉中言。

縉雲武尉司婦人

處州縉雲縣簿廳爲武尉司。頃有一婦人常現形與人接。妍麗間婉。有殊色。其來也異。香芬馥。非世間之香。自稱曰英華。或曰綠華。前後官此者多爲所惑。建炎中一武尉與之配合。如伉儷。同僚皆預其宴集。慧辨可喜。與尉料理家事。自言我非妖怪。不害於人。尉以郡檄部兵至揚州。時車駕駐蹕淮右。英華亦隨而行。至揚州南門不肯入。謂尉曰。天子之所門有守禦之神。我不可入。我從此而逝矣。然君之行若復差往泗上。禍卽至矣。遂慘別而去。尉至御營。果令所部兵往泗州交割。尉乃行。未幾遇北兵至。遂不知存亡。獨小吏得脫而歸。英華已還至邑久俟矣。其後有蔣輝遠。永嘉人。爲邑簿。英華出如平時。其家母妻不安之。而歸輝遠。獨在官。而英華時復出現。其來也香先襲人。輝遠不少動心。一日謂輝遠曰。君索居於此。妾欲侍巾櫛可乎。而君介然不蒙顧盼。亦木心石腹之人也。輝遠曰。汝宜亟反。毋相接也。因齋戒具章奏。欲訴於天。是夕復至。曰。君毋庸訴我。某無所舍。得一芘身之地。不復出矣。輝遠曰。汝果爾。吾爲汝立祠以祀。如何。英華感激而去。自是不復至。輝遠越數日亦忘之。時家有素絲數束。一旦其絲悉穿繫於窗牖。連綿不可解。輝遠因悟曰。吾許汝立祠而渝約矣。卽爲汝謀之。乃於廳事之偏室。塑像以祠香火。明日其絲悉已成束。若不經手者。其怪遂絕。予舊聞斯事。後見處州士人所說。悉同意。其爲草木之妖也。

胡道修

龐寅孫待制一女有容色。適毗陵胡道修。甚雍睦。數年後。道修每夜卽有一婦人來同寢。龐或聞其語言。

數詰問之。道修笑而不答。一夜。道修先就枕。龐牽幔欲入。其人自帳中出。姿容妍麗。自顧己不若也。龐亦不懼。道修曰。子見之否。不必怒也。我與爾同往訪之。恍惚與道修同至一處。如王侯第。簾幙華煥。廊廡間懸琉璃燈。光彩奪目。道修與龐方攜手而行。堂上有一人。自屏後來。乃向帳中所出之人也。道修龐走從之。相挽而去。已而對飲堂上。龐憤之。亟欲走歸。顧門宇悉閉。鑄倉皇至一處。見有斷垣。乃大呼踰之。而出。恍然而寤。蓋夢也。明日。道修曰。昨宵爾胡不少留。乃怒而遁耶。自爾無可奈何。時寅孫任發運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并婿。至真州就醫。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治之。道士以一木板一釘付龐。戒令伺道修咳嗽。卽以釘釘其板。如其言釘之。道修大叫曰。是甚道理。亟來奪之。龐懼爲所得。擲板於河中。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見之。卽以手招之。其板遂流至船邊。館客取之。拔去其釘。道修大笑。道士悵惋而去。卒不可療。乃復歸毗陵。不復爲怪也。一日。道修謂龐曰。來日有人攜一女子來求售。可爲我得之。慎勿靳其直而失之也。明日。果有一老媪攜一村女來。寢陋可駭。道修見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千得之。道修自是嬖惑此婢。甚歡。而向之人不復至矣。蓋是怪依附此婢之體。而道修見之。乃向之人耳。龐竟離歸。道修與此婢生男女數人。亦無他怪。待制之猶子溫孺潤口言。後問之胡氏。信然。

寶陀山

予在四明海船局日。同官司戶王璪粹昭。郡檄往昌國縣寶陀山觀音洞禱雨歸。爲予言。寶陀山去昌國兩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魚鹽爲業。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人。佛殿上有頻伽鳥二枚。營巢梁棟間。大如鴨類。毛羽紺翠。其聲清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測。莫得

而入洞中水聲如考數百面鼓聲語不相聞其上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菩薩每現像於其中粹昭既致州郡之命因密禱願有所覩須臾見欄楯數尺皆碧玉也有刻鏤之文爲□路如世間宮殿所造者已而復現文如珊瑚者亦數尺去人不遠極昭然也久之於深遠處見菩薩像但見下身如腰而上卽晦矣白衣纓絡了了可數但不見其首寺僧云頃有見其面者乃作紅赤色今於山上作塑像正作此色乃當時所現者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舶至此必有祈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雞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采者僧云禱於洞者所視之相多不同有見淨餅者纓絡者善財者橋梁者亦有無所覩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瑩謂之菩薩石粹昭平生軀強至是頗信向云

蘇子由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于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饑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歎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李邦直

李資政邦直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問玉梳金篦者侍白髮翁幾欲淡死矣然常山頗多老伶人吹彈

甚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近者稍便串。異時願傳飲。期一醕觴也。玉梳金篦。蓋邦直之侍姬也。人或問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俗所謂和尚置梳篦也。又有與魏公書云。舊日梳篦固無恙。亦嘗增添三兩人。更似和尚撮頭帶子云。

汴人吳生

崔伯易嘗有金華神記。舊編入聖宋文選後集中。今忘此集。近讀曲轅集。復見之。因載之以廣所聞云。汴人有吳生者。世爲富人。而生以娶宗女。得官於三班。嘉祐中罷任高郵。迺寓其家於治所。而獨與兄子費金。繒數百千。南適錢唐。道出晉陵。艤舟於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風高。生乃危坐舷上。頽然殊有寢意。久之。忽有緋衣。被髮持刃炬。自竹林間出者。後引一女子。冠玉鳳冠。曳鮫綃文錦之衣。顏色甚麗。而年十八九耳。生見而驚。俄頃至岸側。回叱緋衣者曰。可去矣。無久留也。於是滅炬泣拜而去。女子卽登舟。面生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夙讎也。而索君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故得免。不然。今夕君當死其手。生聞益驚駭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卽以金縷衣置肩上。生稍安。乃問曰。若人歟。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蓋金華神也。過去生中嘗與君爲姻好。竊知將有所不濟。故相救爾。今事已。我亦當去君矣。遂去。不復返顧。生以目送。至於林中不見。將掩關。忽覩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怯。故相戲。安有數十年睽索。一邂逅而遽往者耶。遂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人。然生誠曰。毋高聲。恐兄子之知。女子曰。我聲特君可聞。他人雖厲聲。亦不能聞也。生益疑。竊自懼曰。此果神也。固無所憚。儻鬼則必有所畏矣。因出劍鏡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劍鏡耳。精與鬼則畏。夫劍陽物而有威者也。鬼陰物

而無形者也。以無形而遇有威，是故銷鑠其妖而不能勝。故鬼畏劍也。鏡亦陽物而至明者也。精亦陰物而偽變者也。以偽而當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鏡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略，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生懼起謝曰：誠無他意。至明起謂生曰：舟楫已有曉色，勢不能久留。當與君子訣矣。君後十年遊華山日，多置朱粉於路隅梧桐下揚之。雖然，君今不可終此行。恐復不濟也。因索筆題詩一章曰：羅襪香消九九秋，淚痕空對月明流。塵埃不見金華路，滿目西風總是愁。書已，輒復流涕歔歔而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復以其事語人，人或詰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襄陽天仙寺

襄陽天仙寺在漢江之東津，去城十里許。正殿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圖繪。有夫婦攜一女子應命。期尼以扇殿間七日，乃開。至第六日，尼頗疑之，乃闢戶，闚無其人。有一白鵲翩然飛去，視壁間聖像已成，相好奇特，非世工所能。獨其下有二長臂結印手未足，乃二鵲飛去之。應也。郡有畫工武生者，獨能摹傳其本。大觀初，有梁寬大夫寓居寺中，心無信向，頗輕慢之。武生云：菩薩之面，正長一尺，寬以爲誕，必欲度之，乃升梯欲以足加菩薩面。忽梁間有聲如雷，寬震悸而墜，損其左手。僧教寬悔過自懺，後歲餘方如舊。茲蓋禦侮於像法事者，怒其慢瀆耳。

侍兒小名錄拾遺

王魁

王魁遇桂英於萊州北市深巷。桂英酌酒求詩於魁。魁時下第。桂英曰：君但爲學，四時所須，我爲辦之。由

張邦幾

是魁朝去暮來。踰年有詔求賢。桂爲辦西遊之用。將行。往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英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魁後唱第。爲天下第一。魁父約崔氏爲親。桂英不之知。聞魁授徐州僉判。乃喜曰。徐去此不遠。當使人迎我矣。遣僕持書往。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桂英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刀自刎。魁在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桂英也。魁曰。汝固無恙乎。桂英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爲汝飯僧誦佛書。多焚紙錢。捨我可乎。桂英曰。得君之命。卽止。不知其他。後魁竟死。

默記

王銍

王朴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言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朴之得君。所以世宗才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顰蹙。且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玄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夫豈偶然。

周世宗兒

舊小說 十一 丁集二 宋

六十九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卽衣白襪。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天清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太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卽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搯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邪。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卽命速退。以其一人賜美。美卽收之以爲子。而藝祖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師。其美明者自云。

徐鉉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見。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王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王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乃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旣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神宗

神宗初卽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皇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行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創發之故。虜乃不共戴天之讎。反捐金繒數十萬事之。爲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之志。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爲先子言。

歐陽文忠

歐陽文忠。慶曆中爲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公。將大有爲。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卽自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賊。魏庭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旣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部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爭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而臣實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處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張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鄙。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勘張與諫通事。不復滋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堅勘。蓋以公前事欲今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

世聞之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貲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己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家。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旣不明。辨無所驗。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予寬恩。思釋前咎。又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爲朋比。顧弭事端。潛落偏說。陰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關有司。而妄徇私情。替名胥役。跡其阿比之意。尙與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荆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其前。昭明主之於其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矣。昭明後亦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興。楊闢州外爲舉人。上書極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外書。

達奚盈盈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豔冠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爲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帘幕帷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己。決無患矣。旣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邪。夫人亦大笑而已。爲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戚屬。莫不如此。固可以久安邪。此傳晏元

獻手書藏其甥楊文仲家。其間敘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也。

藝祖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距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翌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己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己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旣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旣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

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卽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旣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簀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旣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接。則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陣寨。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煜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爲宗臣。比跡於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補侍兒小名錄

王銍

崔紫雲

崔紫雲。兵部李尙書樂妓。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罷鎮北都。爲尹東洛時。方家妓盛列。諸府有宴。臺官不赴。杜紫微時爲分司御史。過公有宴。故留南行一位待之。爲訪諸妓。併歸北行。三重而坐。宴將醉。杜公輕騎而來。連引三觥。顧北行。回顧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儻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皆回頭掩笑。杜作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召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三重粉面一時回。

詩罷升車鞞鞞而歸。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得斐然詞，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

程洛賓

程洛賓，長水人，爲京兆參軍。李華所錄，自安史亂，常分飛兩北。華後爲江州牧，登庾樓，見中流沿棹，有鼓胡琴者，李喪色而言曰：振絃者宛如故舊，令問之，乃岳陽郡民王氏之舟，詢其操絃者，是所錄侍人也。王氏尋令抱四絃而至，李轉加淒楚，問其姓，對云：是隴西李氏，父曾爲京掾，自祿山之亂，父倉皇劍外，母程氏乃流落襄陽，父母俱有才學，所著篇章，常記心口，因誦數篇，乃李公往年親製，泫然流涕。且問洛賓所在，投絃再拜，嗚咽而對曰：已爲他室矣。李嘆曰：是知父子之性，雖間而親，骨肉之情，不期而會，便令歸宅。揖王君別，求淑姬，齎幣詣洛賓，使回洛賓寄詩曰：魚雁□□□□□□□□□□。藥數年心，雖然情斷沙吒後，爭奈平生怨恨深。

鳳兒

貞元中進士賈全虛者，黜於春官。春深臨御溝而坐，忽見一花流至全虛之前，以手接之，香馥頗異，旁連數葉，上有詩一首，筆蹟纖麗，言詞幽怨，詩曰：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全虛得之，悲想其人，涕泗交墜，不能離溝。上街吏頗疑其事，白金吾奏其實，德宗亦爲感動，令中人細詢之，乃於翠筠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者，詰其由云：初從母學文，選初學記，及慕陳後主孔貴嬪爲詩，數日前臨水折花，偶爲宮思，今敗露死，無所逃。德宗爲之惻然，召全虛授金吾衛兵曹，以鳳兒賜之，車載其院資。

皆賜全虛焉。

轉轉

趙王鎔命馬或使於燕。劉守光命韓定辭館之。時燕之酒妓轉轉者。一代名姝無比。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馬頰目之。韓曰。昔文公分季隗於趙。衰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惟名色可奉名人。所慮倡婦不勝賢者。顧囑願垂一詠。故得奉之。或卽命筆援毫。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首曰。玳筵旣啟。雅樂斯陳。霧卷羅幕。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玉韻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襪以生塵。或載以歸。

崔素娥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乃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齋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粧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閉閒房君路歧。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儻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度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歛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卽遁迹他所。

續補侍兒小名錄

溫 豫

余媚娘

余媚娘者。才婦也。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時爲正郎。聞其美容而善書。巧智無比。俾行人中善言者游。

說之媚娘乃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爲陸家新婦。希聲諾之。既歸二年。夫妻敦睦。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姿殊麗。逾於媚娘。媚娘知而深怨之。密銜不發。異日。令迎入宅。與之同處。比間。候希聲他出。卽召舜英閉私室中。手刃殺之。

李雲姬

前南鄭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母未許。雲曰。予誓不婚。乃許之。號姬曰楚賓。數年後。姬卒。卒後經歲。遂婚前南鄭沈氏。及婚日。雲浴於淨室。見楚賓執一貼藥末。徑前謂雲曰。誓余不婚。今又與沈作壻。無物相奉。贈君香一貼。以資沐浴。瀉藥末入斛中。以釵攪水訖而去。雲甚覺不安。羸困不能出浴。遂死。支體如綿。筋骨并散。

孟思賢

潞之女伶曰孟思賢。巧黠人也。嘗爲君侯王制之寵貯焉。制之所私伊宙。亦衙門將。多與制遊。思賢舍。故僕射慎之子也。風流善杯酒。思賢心悅之。遂私焉。關鑰益牢。卽踰牆而奔於宙。制知不可奈何。遂逐思賢出門。宙且納焉。宙有女奴曰解兒。有愛於宙。思賢心忌之。一日杖解兒脛閒。出血見骨。解兒瘡甚死。明年長慶一年。軍亂。伊宙遇飛矢而死。思賢無所庇。復投制。制得之。喜曰。有甘吾心者矣。遂命以短兵關思賢二脛。踏且極捶之。制臨觀語思賢曰。其能踰牆而奔於伊宙耶。迨夜閉於幽室。思賢終夜呼曰。解兒解兒。不能惠我速死耶。竟不勝其楚毒。再宿而死。遂與宙同瘞於邢之東門外。

嬾真子

馬永卿

司馬溫公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中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卽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盃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鏹也。公享之。如太牢。旣畢。復前啟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柳氏婢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爲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之。且與馭僧議價。婢於牕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韻如此。想是柳家家法清高。不爲塵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哀哉。聞之於田巨元邈。

邵先生

富鄭公留守西京日。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劉凡。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

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朶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開盡請再筮之先生再三揲著坐客固已疑之先生沉吟良久曰此花命盡來日午時坐客皆不答溫公神色尤不佳但仰視屋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曰諾次日食罷花尙無恙洎烹茶之際忽然羣馬廐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蹄嚙奔出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愈伏先生之言先生家有傳易堂有皇極經世集行於世然先生自得之妙世不可傳矣聞之於司馬文季朴

蔡持正二則

蔡忠懷確持正少年嘗夢爲執政仍有人告之曰竢汝父作狀元時汝爲執政也持正覺而笑曰鬼物乃相戲乎吾父老矣方致仕閑居乃云作狀元何也後持正果作執政一日侍殿上聽唱進士第狀元乃黃裳也持正不覺失驚且嘆夢之可信也持正父名黃裳乃泉州人清正恬退以故老於銓曹常爲建陽令及替囊無建陽一物至今父老能道之最後以贊善大夫爲鎮安軍節度推官鎮安陳州也官滿貧不能歸故忠懷遂爲陳州人此聞之于忠懷之孫檀子正僕問子正爲幕職而帶贊善大夫何也子正云此祖宗時官制蓋以久次而得之自不可解

蔡忠懷確持正其父本泉州人晚年爲陳州幕官遂不復歸持正年二十許歲時家苦貧衣服稍敝一日與郡士人張滉師是同行張亦貧儒也俄有道人至注視持正久之因謾問曰先生能相乎曰然又問曰何如曰先輩狀貌極似李德裕持正以爲戲己因戲問曰爲相乎曰然南遷乎曰然復相師是曰當爲卿監家五十口時指持正云公當死矣道人既去二人大笑曰狂哉道人以吾二人貧儒故相戲耳後持正

謫新州。凡五年。一日得師是書云。以爲司農無補。然闔門五十口。居京師食貧。近蒙恩守汝州。持正讀至此。忽憶道人之言。遂不復讀。數日後得疾而卒。聞之于忠懷之孫。禫子正。

張起宗

洛中士人張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爲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自歎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關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同。當并案而食者。九個月。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并案而食乎。一日。公獨遊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文與之同。因呼爲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爲主人。則柎于左。公爲客。則柎于右。并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藉。共升大軍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藉。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瞽之言異哉。聞之于司馬文季。

歸田錄

相國寺僧錄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

歐陽修

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爲得禮。

開寶寺塔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爲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魯宗道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室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大可用。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馮道和凝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哄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楊文公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賣油翁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張齊賢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爲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

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筯卷之。抽去其筯。內捻頭一莖而食。此亦異於常人也。

宋庠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庠。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

錢思公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卽悵然自失。乃榜於家庭。以錢十千贖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晏元獻幕客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

嘗嘲元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座爲之大笑。

石曼卿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爲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志林

蘇軾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三寸。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果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爲靈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鬚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盜。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及亦不免矣。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去青神二十五里。

孫抃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牌堠云毛

女峯者。見一老姥坐墩下。鬢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迹。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亦怪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盡以予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往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王翊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感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乃見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幸思順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於蘄黃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卽給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一。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常啖物而不飲水云。

陳太初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也。余稍長之。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

解矣。蜀人吳思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跌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煙焰上。渺渺焉。有一陳道人也。

龍川別志

蘇轍

周高祖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鋪卒吏郭雀兒者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爲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釀酒食衣服。使相配爲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卽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永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爲監押。永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勅視之。永德曰。丈人爲德不成。

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爲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以柴三禮夢所見爲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遂極富貴。

張永德

張永德。事周世宗爲殿前指揮使。性好道。道士多客其家。嘗有一舉子。見之卽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之既厚。客欲辭去。永德曰。吾待子不薄。何去之遽也。曰。吾有小術。當一試之而去。試之。其藥能乾水銀爲黃金。永德大驚。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學也。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素善射。間出射於野。觀者如堵。見一僧。則昔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貴者。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也。且辭去。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功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資奉之。藝祖旣天。姿英特。問其年。復亥生也。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有副。須輒以獻。此下有脫文。藝祖曰。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情告之。太宗持書往。永德延之臥內。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生也。永德驚喜。傾家助之。太祖旣登極。以鄧川節鉞授永德。許之終身。嘗有人告永德謀反。藝祖曰。張道人非反者。卽械而送之。永德曰。爾敢告吾反。膽甚大。破械杖而遣之。藝祖聞之喜。及太宗嗣位。寵之不替。遂終於鄧。

曹利用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兵始交而斃其貴將。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於兵間。利用見虜母於軍中。與蕃將韓得讓偶在驢車上坐。利用下車饋之食。共議和事。

利用許之歲遺銀絹三十萬疋兩。利用之行也。面請所遺虜者。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及還。上在帷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遺。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泊。利用具聞其語。既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由此利用被賞尤厚。然當時朝論。皆以三十萬爲過厚。惟宰相畢士安曰。不如此。虜所願不滿。和事恐不能久。衆未以爲然也。然自景德至今。將百年。自古漢蕃和好。所未常有。畢公之言得之矣。

王文正公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呂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置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公并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道其事於許公。神道碑略敘一二。

晏殊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爲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祕。臣

備位宰相。是時雖略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如許公保全大臣。眞宰相也。其有後宜哉。及殊作相。八王疾革。上親往問。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爲用上。歸閱讖。得成敗之語。并記志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爲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貲。多役兵而規利。以它罪罪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

章郇公

章郇公。雖閩人。然其爲人厚重。少時有相工。知人貴賤。公父以兄弟見之。相者曰。中有一人大貴。公就位舍去。不復問。公弟從之不已。父曰。所謂貴者誰也。相者曰。舍去者是也。後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許公鄙其爲人。宋宣獻時。以尙書爲樞密副使。許公卽以爲參知政事。欲以逼公。公之親友。皆勸公自引去。公不聽。久之。宣獻卒。乃求避位。許公深愧之。言於仁宗。留公不遣。及許公薨。遂秉政。晏元獻杜祁公范文正富鄭公更用事。公默默無所爲。然數公旣去。而公爲相如故。卒以老辭位而退。蓋亦有過人者。

張亢

慶曆中。閣門使張亢。知高陽關。契丹方遣信使。僥求諸事。沿邊皆驚。亢每遣諜者。厚以金帛。無所吝惜。閒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肯去。亢爲屏人。乃曰。閣使錢如糞土。何故。亢曰。何與汝事。曰。閣使所與。非其人也。如我乃可與耳。亢復罵久之。曰。我非與閣使劇。我一外甥。子自少教歌舞。甚妙麗。爲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將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閣使

善結之虜中情僞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壻，須紫竹鞭，閣使所執可與也。其餘所市物非一，亢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塔，所費甚厚，惟高陽獨否。

嵩山寺童子

參知政事錢若水少時讀書嵩山佛寺，有一童子日來撓之，禁之不可。其師曰：此田家子，此寺其家所建也。昨爲衙校家破，死亡略盡，將死以此子見屬，吾憐其功，不忍禁也。若水曰：然則試以經授之，不數日誦寺中所有經殆遍，遂去，不知所在。若水既貴，護宗室葬事，舉者若干人，將宿，常失其一行，則復在，怪而閱之，則昔之童子在焉。若水曰：子乃在是耶？子實何人也？對曰：世之如我者多矣，顧公不識耳。姑置我，我將食而復見，置之則走入衆中，不復識。

徐復

慶曆中西羌方熾，天下騷動，仁宗憂之。餘杭徐復者，高人也，博通數術，有旨召之，上親臨問焉。復曰：今日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復曰：雖然，君德不同，陛下無深慮也。上問所以，復曰：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犇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己容物，西羌之變起於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雖兵連不解，而神人知非陛下本心，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運雖惡，無能爲也。不久定矣。上稱善，欲官之，不願，賜處士號罷歸。復少時學六壬，聞州一僧善發課，州有一衙校偶問之，僧曰：大凶，法當死於市。校曰：吾幸無他事，安至此？僧曰：君還家，夜漏將上，有一異姓親叩門，坐未定，外有馬相蹠不解，取火視之，其一牝馬也，有胎，已墮，駒三足。若有此，君死無疑，不然亦不死也。其人歸。

候之。皆如僧言。大驚。旦起。問僧所以脫禍。僧曰。吾無禳除法。惟有遠行。可以少解。用其言。乞歸農。州將憐而許之。遂爲遠行計。既登舟。適有事。當略還家。將登岸。與一人相遇。排之墮水。死。州知其故。以可愍。謝之。得減罪。復從僧學其術。僧曰。吾術與君無異。而所以推之者。則不可傳也。復曰。姑告彼課日時。我自推之。僧曰。盡子思慮所至。子所不及。吾無如之何也。復推之累日。盡得僧所見。而不見駒所墮三足。僧曰。子智止此。不可強也。終不復告。

神和子

乖崖公張詠。家在濮州。少時尙氣節。喜飲酒。每遊京師。寄封邱之逆旅。有一道人。與之鄰房。初不相識。而意相善也。日會飲酒家。及將去。復大飲至醉。張公曰。與子傾蓋於此。不知何人。異日何以相識。客曰。吾隱者。何用姓名。固問之。曰。我神和子也。異日見子成都矣。至淳化中。成都亂。張公爲成都守。始異其言。西行。常以物色訪之。然一時入蜀。終無所見。後脩天慶觀。以家財建一閣。榜曰望仙閣。至殿日。輒出遊焉。屏騎從門外步而登閣。燕坐終日。冀有所遇。如此者二年。代者將至。復一登之。將絕意於此。日暮出東廡下。得一小逕。入得一小院。堂中四壁。多古人畫像。掃壁視之。中有一道人。髣髴逆旅所見。題曰神和子。公悵然自失。所見正此也。按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五代時人。所著書亦以神和子爲名。

灑水燕談錄

王闢之

曹冀王

曹冀王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

首諸子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憲太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熾。世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郭。迨無以過此。嗚呼盛哉。

孫明復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鬢髮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爲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竟。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侍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賢。可以奉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因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盡婦道。士大夫莫不賢之。

于令儀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子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爲盜耶。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貧。乘夜負十千以歸。恐爲人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令儀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倣。舉進士第。今爲南曹令族。

馬遂

慶曆末。妖盜王則盜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將。引兵環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

遂者。白公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入城殺元凶。餘黨可說而下也。公壯其言。丁寧囑之曰。壯士立功。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叫呼守城者。乘匹練。縋身以上。見賊偶坐。爲陳朝廷恩信。能束身爲公。請於朝。亦不失富貴。若守迷。天子遣一將提兵。不日城下。血膏地。肉飽犬。悔無及矣。辭激切。賊不答。遂度終不聽。遂爭擊賊。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之聞者。莫不義之。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魏。爲之作傳。

石曼卿

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與安道奉使河東。既行。安道晝訪夕思。所至郡縣。考圖籍。見守令。按視民兵。芻粟山川道路。莫不究盡利害。尙慮未足以副朝廷眷使之意。而曼卿吟詩飲酒。若不爲意者。一日。安道曰。朝廷不以遵路不才。得與曼卿并命。今一道兵馬糧餽。雖已留意。而竊懼愚不能燭事。以曼卿之才。如略加之意。則事無遺舉矣。曼卿笑曰。國家大事。安敢忽邪。已熟計之矣。因條舉將兵之勇怯。芻糧之多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纖悉具備。如宿所經慮者。安道乃大驚服。以爲天下奇才。且嘆其不可及也。

麻仲英

麻先生仲英。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官鄜州。宋翰林白。方謫官鄜。聞而召之坐。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乃贈以詩曰。宣毫歛墨。川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異。前生應折桂枝來。十七上禮部歸。以二親旣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宦意。退居臨淄。辨七里別墅。久而記覽該洽。行義高潔。鄉黨化服。鄉里爭訟者。聽先生辯之。雖凶年盜不入其家。富韓公文潞公。皆嘗致書幣。龐莊公出鎮。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禮之極厚。薦其行義於朝。詔爲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教授。東方學者。

爭師之。卒年九十。或以爲宋詩前生已折桂枝來。卽今世不復折也。麻一試不第。終身罷舉。詩已識之矣。

張山人

治平初。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曰。龍圖公促治裝。行當入覲。且參大政矣。趙聞而異之。喻李令與俱來。及再至。李邀飲。同見公。張固辭曰。與公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密令人來白。當屏去。導從潛往見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矣。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幾果應召命。乃參政柄。及出鎮青社。熙寧五年。張遺書云。當來相見。公大喜。語賓佐曰。張山人來矣。久之無來。至秋。公奉詔再領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也。故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參政初時入（謂餘慶）也。學尙書兩次來。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頭猶自走塵埃。

馮當世

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一日醉臥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艤舟困眠。有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步月岸上。一人衣冠熟睡草間。詢之。知爲馮也。卽拜曰。他日貴顯。幸勿忘。具以夢告。因請臥舟中。以避風露。馮睡至曉。與共載入郡。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

王獵

王獵。酸棗人。天聖末。累舉未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一宮門。守衛甚盛。揖入。升廳對拜者。紫衣金帶。年三十許。禮甚恭。旣坐。辭甚遜。覺後。私記其年月。獵後困於場屋。久之。推恩五舉。得同出身。登仕。又二十餘年。

年且七十始爲尙書員外郎。將乞身以去。故人或止之。會英廟入繼爲皇子。近臣薦公爲宮僚。赴皇子位。門闌守衛。宛如夢中。及升廳拜揖。則衣冠儀貌。亦與夢中無異。歸檢篋中所記。乃英廟所生時也。侍讀宮邸。未及期年。英廟卽位。遂登侍從。

王彥祖

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曆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一人告之曰。今年未當中第。彥祖尤不平。且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月。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臥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平生祿命。二人笑不答。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但此頭分流。君卽登第。覺以爲無禮。而池不能分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卽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圓邱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帖館職。皆符夢中之言也。

李謙溥

李謙溥。太祖朝名將。在汾晉二十餘年。大小百餘戰。未嘗少衄。每巡邊。老幼望拜。呼以爲父。晚治第於道坊中。爲小圃。購花木竹石植之。頗與朝士大夫游。久之。以從弟謙昇女適皇子陳王。貧無以資。圃質于宋延偃。後其子正爲通事舍人。侍太宗。問曰。爾父力邊三十年。止餘一第。忍宅他姓。正具所以對。太宗卽遣中使。出內府錢付延偃購還。王禹偁作記美其事。名二亭曰克家肯構。宰相畢士安而下。及諸名公賦詩。

紀述自成一編。

盧多遜

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憩一山店。店嫗舉止和淑。頗能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謂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誣竄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未亡間庶見於此。以快宿憾。爾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靈犬誌

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忘其名。居圍城中。族人在州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嘆。有畜犬。傍徨其側。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邪？犬搖尾應之。至夜置之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卽由水竄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比至城開。孫氏闔門數十口。獨得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於別墅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蕭榔

蕭榔字大珍。後梁宗室。爲青州刺史。有惠愛。篤信於民。及死。民爲立祠。千乘縣西。相與諡曰信公。嘉祐中。祠宇頽敝。主廟者賈天恩。老伶也。有王父者。金家蒼頭也。幼苦痛寒汗。不洽病。腰不能行。僂而丐。且十年。一旦人灸之。卽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信公。召語能爲吾修廟。則使爾腰伸。諾之。腰卽伸。於是遠近聞之。湊

奔爭施錢帛以新廟貌。踰年得錢數千緡。功未卒而二人爭錢相毆。事稍諠。施者因不復來。

游僧

江南一縣郊外古寺。地僻險。邑人罕至。僧徒久苦不足。一日有游方僧至其寺。告於主僧。且將與之謀。所以驚人耳目者。寺有五百羅漢。擇一貌類己。衣其衣。頂其笠。策其杖。入縣削髮。誤爲刀傷其頂。解衣帶白藥傅之。留杖爲質。約至寺。將遣千錢。削者述所以得杖貌。相與見主僧。更異之。開羅漢堂門鎖。凝塵生榻。如久不開者。視之。此羅漢衣笠皆所見者。頂有傷處。血漬藥傅。如昔前有一千。皆古錢。貫且朽。因共歎異之。傳聞遠近。施者日至。寺因大盛。數年其徒有爭財者。謀稍泄。得之外氏。

冷齋夜話

釋惠洪

黃魯直書扇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惟玉塵尾。卽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卽取視之。恫怳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予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耶。

禁苑獬狫

陳瑩中爲予言。神宗皇帝。一日夜。後苑見牧獬狫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稚養

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前朝不敢易。亦不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遠略不及此。

鬼知參政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宿采石。舟人酣睡。漸至月黑。公方就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有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攜至。五鼓岸上臘臘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公異之。後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新曰。某夜還水陸。有施主攜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恐。使人問其時。公宿采石之夜。其後蔡州求退之銳者。亦其前知然耶。時公自參知政事除蔡州。黃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尙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已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菜肚老人所宜。魯直笑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魯直竟歿於宜州。較采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三十里。豈魯直癡絕。故欺之耶。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禮之。書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錢千文。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張文定公

張文定公方平爲滁州日。游琅邪。周行廊廡。神觀清淨。至藏院。俛仰久之。忽呼左右。梯梁間。得經一函。開視之。則楞伽經四卷餘。其半未寫。公因點筆續之。筆蹟不異。味經首四句曰。世間相生滅。猶是虛空花。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遂大悟流涕。見前世事。蓋公生前嘗主藏於此。病革。自以寫經未終。願再來成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者。莫如公。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坡爲重寫。題公之名於其右。刻於浮玉山龍游寺。

張丞相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常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不自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余忘之。

劉野夫

龔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語。令閣必盡室出觀燈。當清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爲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持誥牒。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爲瓦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弔。且欣曰。令閣已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續世說

權皋

權皋爲安祿山從事。察祿山有異志。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載。祿山使皋獻戎俘於京師。過福

孔平仲

昌。福昌尉仲謨。皋妹壻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謨。謨至。皋示已暗。瞪謨而瞑。謨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皋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皋母初不知。聞皋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皋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其子德輿爲相。

李光顏

淮西之師。汴帥韓宏。驕矜倔強。常倚賊勢。朝廷姑息。惡李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乃命使者送遺光顏。冀光顏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卽贖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爲樂。言訖。泣涕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自此兵衆彌加激勵。

呂兗

呂兗爲滄州節度判官。劉守光攻陷滄州。兗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幽薊義士也。久游兗門。見琦臨危。紿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路。乃免於禍。琦仕石晉。至兵部侍郎。高祖將以琦爲相。忽遇疾而逝。常以玉免己於難。欲

厚報之。玉遇疾，琦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旣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第，尋升宦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非王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惟仁義二公得之，燕趙之士流爲美談。

李泌

肅宗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李林甫冢，焚骨揚灰。李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爾。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天幸爾。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爾。」奈何矜之。泌曰：「臣非不知，所以言。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爲用韋妃之故，內慚不釋，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郝廷玉

魚朝恩以郝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爾。」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能，臨淮王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以來，無復校旗之事矣。

女巫

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王璵作相，遣女巫分行天下，令中使監之。所至因緣爲姦，有一巫盛年美色，以惡少數十自隨。宿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鑰，不可啟。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以贓錢代貧民租稅。其中使遣歸京，肅宗不能詰。

孔緯

孔緯，字化文，乾符中爲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疾惡如讎。旣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僖宗幸蜀，百寮以田令孜在上左右，意不欲行，皆以袍笏不具爲詞。緯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秋憲，雖六飛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之義也。凡布衣交舊，猶緩急相救，況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也。言竟泣下。三院云：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緯拂衣起曰：吾妻危疾，且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忘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爲謀，吾行決矣。行至褒中，作相。孔氏子孫，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有爲宰輔者。至緯時，始在鼎司。

杜悰

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將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人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嘿然，左右請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朕甚愧之。遽敕監軍不復選，擢悰爲平章事。悰入謝，上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魏徵矣。悰，佑之孫，岐陽公主之夫。

韓滉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楊於陵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爲宰相。於陵自句容尉秩滿。至揚州而生嗣。復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於陵更踐中外。以右僕射致仕。終年七十八。嗣復作相。

袁粲

袁粲爲中書令。領丹陽。不以事務經心。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尹也。又嘗步屣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進。粲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竟不與相見。

李白

李白待詔翰林日。與飲徒醉於酒肆。元宗有感。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肆中矣。召入。以水洗面。卽令秉筆。頃之成十餘首。帝頗嘉之。嘗沉醉。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沉飲。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相歡。嘗月夜乘舟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天上謫仙人也。

韓皋

韓皋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稽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

也者。大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也。止息者。雖晉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蹙。慘痛迫脅之旨。盡在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遺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故託之於鬼神也。

父諱

宋世君臣好以父諱爲戲。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慈方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王彧之子絢。何堂之子偃。絢五六歲讀書論語。至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尙之戲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爲戲。寧可道草上之風。必舅。殷淳之子孚。何無忌之子昂。嘗共食。孚羹盡。昂曰。益殷。尊羹。孚答曰。何無忌諱。謝莊之子淪。劉勔之子俊。嘗同飲。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湏。千日。蔡興宗之子約。王僧虔之子慈。同入寺。遇沙門懺。約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張邵小名梨。子敷小名檀。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敷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孝武好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一日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深之父也。智深避席流涕。謝鳳之子超宗。謝莊之子朏。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往不可。乃趨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薛逢

薛逢與劉瑑相善。而瑑詞藝不逮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瑑稍歷禁近。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瑑作相逢爲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瑑以先朝立制。給舍須歷郡縣。而逢未嘗治郡。出爲巴州刺史。旣而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作將相。皆逢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而大銜之。出爲蓬州刺史。收罷相。入爲太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亦怨之。以恃才褻急。人士鄙之。終於祕書監。

成汭

朱梁成汭。初作僧。後鎮荆南。撫輯彫殘。時韓建亦披荆棘。以輯華州。人號北韓南郭。初澧朗二州。本屬荆南。乾寧中。爲土豪雷滿所據。汭奏請割隸唐。宰相徐彥若。執而不行。汭銜之。及彥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汭猶快快語。及前事。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令公何不加兵。而反怨朝廷乎。汭赧然而屈。因思嶺外有黃茅瘴。患者皆髮落。乃謂彥若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彥若應聲曰。廣南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譏汭曾爲僧也。汭終席慚赧。

宗少文

宋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恐難徧觀名山。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

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子測亦隱廬山。魚復侯子響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侍中王秀之尤欽慕之。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王儉雅重之。贈以蒲褥笏席。

司空圖

司空圖。唐昭宗時。見紀綱大壞。深維出不如處。乃稱疾不起。梁將篡唐。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誅力疾至洛陽。指趣山野。墜笏失儀。得放還山。圖別墅在中條山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志。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作休休亭記。又爲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楹。旣脫柳璨之禍。乃預爲壽藏。故人來引之壙中。賦詩飲酒。曰。非止暫游此中也。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僕鸞臺自隨。歲時村社。雲養祠禱。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李景儉

穆宗時。李景儉爲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蕭俛段文昌。相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詠。二人俱訴之。貶建州刺史。元稹用事。又召爲諫議大夫。景儉朝退。與馮宿楊嗣復溫造李肇王鎰同謁史官獨孤朗。乃於史館飲酒。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面疏其失。詞頗悖慢。宰相遜言止之。旋奏貶漳州刺史。

李德武妻

李德武妻裴淑英。裴矩之女也。德武坐事徙嶺表。矩奏請離婚。煬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燕婉始爾。

便事分離。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爾。於此卽事長訣矣。裴泣下。欲操刀割耳。誓無它志。裴與夫別後。常誦佛經。不御膏澤。因讀列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禮。何爲以此載於傳記乎。十餘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絕。時有柳直求婚。許之。期有定日。裴以刀斷髮。悲泣絕糧。矩不能奪。德武已於嶺表娶爾朱氏爲妻。及遇赦得還。至襄州。聞裴守節。乃出其後妻。重與裴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鹿城令。裴歲餘亦卒。

李義府

李義府作相。罪惡貫盈。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爲人所發。除名長流振州。朝野稱慶。爲之語曰。今日似唐年。還誅四凶族。司刑太常伯劉祥道。推鞠其事。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有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此也。

徐湛之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兩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尙。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兼何孟之美。湛之孫緄。字君倩。仕梁爲湘東王鎮西咨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時襄陽魚宏亦以奢侈稱。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宋謝靈運性奢侈。車服鮮麗。衣服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章保衡

懿宗令章保衡尙同昌公主。公主薨。懿宗殺醫官二十餘人。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宰相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上不悅。又面諫。上大怒。叱出之。瞻爲荆南節度使。保衡又譖瞻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瞻康州刺史。路巖作相。素與瞻議論不協。旣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驢州去長安萬里。再貶瞻驢州司馬。僖宗卽位。韋路賜死。瞻自虢州刺史。召爲刑部尙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未幾復作相。初瞻南遷。劉鄩附於韋路。共短之。及瞻大用。鄩內懼。召瞻置酒。瞻暴薨。時人皆以爲鄩燬之也。

劉臻

隋劉臻爲儀同。有劉訥者。亦爲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訪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欲訪訥也。謂欲歸本家。旣扣門。臻猶未悟。謂是訥家。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眎久之。方悟。怒叱從者曰。吾欲造劉訥爾。

謝超宗

謝鳳子超宗。宋帝賞其文。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矣。時右衛將軍劉道隆聞此語。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得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安有異物。道隆曰。侍宴至尊。云君有鳳毛。超宗聞諱。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達暮停待不去。

李抱眞

李抱眞。晚節好長生之術。有方士孫季長者。爲抱眞鍊金丹。給抱眞曰。服之當升仙。遂署爲賓寮。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惟我遇之。它日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沖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豬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

高駢

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同蠱惑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明日殷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爲神。殷病風疽。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常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也。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爲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爾。駢乃許之。勝至鹽城數月。函一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座隅。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謫限亦滿。必得侍幢節。同歸上清。爾用之。每對駢。訶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後用之爲楊行密所誅。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桎梏而釘之。

郭霸

郭霸爲右臺御史。初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時人號爲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往省之。霸獨居後。請示便液。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卽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於朝士。則天不豫。令閤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申悅媚。以身爲犧牲。請代上所苦。

白敏中

宣宗令白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婚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自相府除邠寧節度使。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尙主。怨臣深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在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也。」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桂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置桂函於佛前。焚香事之。」

鄭注

鄭注。本姓魚。人目之爲水族。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家。李愬鎮襄陽。得其藥力。移鎮徐州。以注參決軍政。注詭辯陰陽。善探人意。然專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怒。以軍情白愬。愬曰：「彼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或不如旨。去之未爲晚也。」愬令謁守澄。初有難色。及與語。機辯縱橫。盡中其意。遂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注大用事。御史李欵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等皆惡注。左軍將李宏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殼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宏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使治之。因而擒之。」元素以爲然。召注至。螻屈鼠伏。

佞詞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之忘倦。厚遺金帛而遣之。太和八年。守澄引注見文宗於浴堂門。賜錦綵。是夕彗星出東方。長三尺。光芒甚緊。

孔氏談苑

孔平仲

蘇軾以吟詩下吏

蘇軾以吟詩有譏訕言事官章疏狎上。朝廷下御史臺差官追取。是時李定爲中書丞。對人太息。以爲人才難得。求一可使逮軾者。少有加意。於是太常博士皇甫僕被遣以往。僕攜一子二臺卒。倍道疾馳。駟馬都尉王誥與子瞻游厚。密遣人報蘇轍。轍時爲南京幕官。乃亟走价往湖州報軾。而僕行如飛。不可及。至潤州。適以子病求醫。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僕至之日。軾在告。祖無頗權州事。僕徑入州廨。具鞞袍乘笏立庭下。二臺卒夾侍。白衣青巾。顧盼獰惡。人心洶洶。不可測。軾恐不敢出。乃謀之無頗。無頗云。事至於此。無可奈何。須出見之。軾議所以服。自以爲得罪。不可以朝服。無頗云。未知罪名。當以朝服見也。軾亦具鞞袍乘笏立庭下。無頗與職官皆小幘。列軾後。二卒懷臺牒。拄其衣。若匕首然。僕又久之不語。人心益疑懼。軾曰。軾自來。殫惱朝廷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辭。乞歸與家人訣別。僕始肯言曰。不至如此。無頗乃前曰。太傅必有被受文字。僕問誰何。無頗曰。無頗是權州。僕乃以臺牒授之。及開視之。只是尋常追攝行遣耳。僕促軾行。二獄卒就直之。卽時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此事無頗目擊也。

僧居和託生

舊小說 十一 丁集二 宋

一百十一

鍾著作生二女。長嫁宋氏。生庠。其季嫁常州薛秀才。生一女爲尼。與僧居。和大師私焉。亦生一女。嫁潘秀才。潘有子名與稽。今爲朝奉大夫。與稽之視居和。乃外祖父也。居和乃以牛黃丸療風疾者也。飲酒食肉。不守僧戒。然用心吉良。每鄉里疾疫。以藥歷詣諸家。救其所苦。或以錢賙之。薛尼於宋氏。以姊妹親常在京師。是時庠爲翰林學士。尼還常州。和病革。問尼曰。京師誰爲名族善人者。尼曰。吾所出入多矣。無如宋內翰家也。和曰。我死則往託生焉。尼謂曰。狂僧宋家郡君已娠矣。安得託生。和曰。吾必往也。旣而和人。畫一草蟲於其臂。是日宋家郡君腹痛。將娩。祁之妻往視產。見一紫衣僧入室。亟走避之。旣而聞兒啼。曰。急令僧去。吾將視吾姪。人曰。未嘗有僧也。乃知所生子。乃和也。旣長。形相酷似和。亦好飲酒食肉。隱然有草蟲在其臂。名均國。爲絳州太守卒。

陳靖附婢子語

陳靖爲吏部員外郎。曉三命。自言官高壽長。一旦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薛向。向往見之。婢子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真靖也。向問吏部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某甚有官壽。皆如術數。但以不葬父母。乃被尅折。旣而泣下。向欲質以一事。乃問以陰中善惡之報。靖言世間所傳。皆不誣也。只如張退傳官職壽康。人所仰望。然豐都造獄。明年三月成矣。不可不戒也。尙密記其說。明年車駕游池。宣召張士遜。士遜至。向適於稠人中望見之。以爲士遜精健如此。鬼語妄耳。明日聞士遜薨矣。

鐵圍山叢談

狄武襄

蔡條

南俗尙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儂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條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河中姚氏

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門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自往聽之。審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經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耶。懼辱吾門。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亡婦爾。兄瞠瞠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卽夜叩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怪而不敢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欲亡吾弟爾。且弟計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於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且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共尋血蹤。至於墓所。則弟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於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

任宗堯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贈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傳授於魏漢律先生。宗堯始仕宦時。卽喜功名。大觀末。從尙書王寧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爲上節。至四明則放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舶壞。人爲痛之。始宗堯將登舟。則寄所齋玩好琴書於相識人家。而邁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爲宗堯音訴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鯨波萬里。本希尺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於魚腹。故人念乎。某所寓三琴。實平生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寓篋笥中百物。歷歷分區。不遺毫髮。其故人大駭。爲奠哭久之。女奴始甦。翌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舟壞信矣。其後使人自高麗歸。上下一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歡喜竊笑。獨異於常。宗堯始疑而詢焉。方道其事。乃知爲黠鬼所侮。

維陽大內

維陽大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郡之。開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徒零祀謝。見上帝而歸。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蓋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不敢入。入亦多有異。蠶或大於斗。蛇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哭之聲不絕也。宣和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特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殿廡間。至晡時。後天尙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卽有衛從續紛。執紅銷金籠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人衣黃。人如帝王狀。胸間尙帶鮮血。擁從甚盛。徐行由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本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臥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於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徧

以示人。雒陽士大夫多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頃嘗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十忘七八矣。

大相國寺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今我抑嘗之。不然。廢其教矣。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大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望見一髡大醉。吐穢於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爲醉髡攔胸腹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藝祖默心動。以手加額而禮焉。髡乃舍之去。藝祖還內。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某所。覘此髡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爬取地上所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宣和上元節

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實上元節。故事。天子御樓觀燈。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又於時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重密。下無由知。是日上偶獨在西觀上。而宦者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衆。忽有一人躍出。縑布衣。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是某邪。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吾猶不畏汝。汝豈能壞諸佛菩薩邪。時上下聞此。皆失措震恐。捕於觀下。上命中使傳呼天府亟治之。且親臨其上。則又曰：吾豈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無奈。吾教何爾。聽汝苦吾。吾今不語矣。於是篋掠亂下。又加諸炮烙。詢其誰何。略不一言。亦無痛楚狀。上益憤。復召行天法羽士曰宋冲妙。世號宋法師者。亦神奇。至視之。則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鬪。血肉狼籍。上大不怡。爲罷一日之歡。至暮終不得爲何人。付獄盡之。嗚呼。浮圖實有人。

韓生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爲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殺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勸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爲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克發我意。卽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色激灑。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奉宸庫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內諸司。於是乘輿御馬。而遍歷內中。諸司大駭懼。經數日而止。因是併奉宸俱入內藏庫。時於奉宸中得龍涎香二琉璃。岳玻璃母二大篋。玻璃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力。又歲久無籍。且不知其所從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真廟朝物也。玻璃母。諸璫以意用火煨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香則多分錫。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外視不甚佳。每以一豆大。燕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略不歇。於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號曰。

古龍涎爲貴也。諸大璫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爲穴，而以青絲貫之，佩於頸。時於衣領間摩挲以相示，由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蓋因古龍涎始也。

金蠶毒

金蠶毒始蜀中。近及湖廣閩粵浸多。有人或舍去，則謂之嫁金蠶。率以黃金釵器錦段置道左，俾他人得焉。鬱林守爲吾言，嘗見福清縣有訟遭金蠶毒者。縣官治求不得蹤，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蠶畏蝟，蝟入其家，金蠶則不敢動。雖匿榻下牆罅，果爲兩蝟擒出之，亦可駭也。又嶠嶺多蜈蚣，動長二三尺，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蟲。多延行井幹牆壁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蟲必自落於地。蜈蚣爲局縮不得行，托胎蟲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益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涎輒生搗塗焉，痛立止。且金蠶甚毒，若有鬼神蜈蚣若是之強且大也。然蝟捕金蠶，托胎制蜈蚣，物理有不可致詰而不可不知者如此。

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游燕污亂亡其國。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塗遭害焉。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嘗造毒屢爲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諫昌陵而未克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始所傳多僞，不知蜀有兩花蕊夫人，皆亡國。且

殺其身。

小龍

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悉。崇寧中淮水暴漲。而汴口橋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者出運綱之舟尾。有柁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又緣柁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一聲。汴口官私舟船七百隻。皆自相撞擊俱碎。死數十百人。朝廷聞而不樂。第命官爲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者又復出。大漕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偕上計。入覲天子可乎。龍卽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匳中不動。大漕遂攜至都輦。先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索入內。爲具酒核以祝之。龍輒躍出匳中。兩爪據金盃飲幾鬪。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合貯龍。爲親加封識焉。降付都城汴水之都門外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宛如故。視缶中龍則已變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仍大敞其祠宇。至大觀末。魯公謫東南。舟行始抵汴口。而小龍又出。迓魯公。然小龍所隸。南北當江湖間。素不至二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於是家人大小咸歎異。疑必有故。明日而召命至。復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魯公貶嶺外。吾從行至江陵。將遵陸出鼎澧間。公畏暑。因改舟行下江陵。憩渚宮之沙頭。一倉官廨舍。纜弛檐。則龍復出見。魯公爲之涕下。且感念龍神。乃不忘恩舊如此。吾戲公曰。固知小龍之必來爾。公諤詢其故。吾曰。此亦出公之門也。苟每加意於是無世情者。則今日必來。使此龍一出。世間有世情。當又不來。是烏足辱人懷抱耶。公乃收淚而笑。

秦會之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敢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軍。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公。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多更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爲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某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

李莊簡公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於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日當門只臥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與歎。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鎮耳。趙旣過嶠。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鞋布鞵。卽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

何道士

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栽花釀酒以延客。居於觀之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款門求見。談論喜作大字。何欣然接之。留數日乃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號落托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以不知謀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絕往還。忽有一道人。亦美風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曰。我坐接無賴道人。幾死於囹圄。豈敢復見汝耶。因大罵。闔扉拒之。而此道人蓋永嘉人林靈噩。

也。旋得幸。貴震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必厚報之。若水乘驛赴闕。命以道官至藥珠殿校籍。視殿修撰。父贈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嘗罵之。朝夕憂懼。若水爲揮解。且以書慰之。始少安。觀中人至今傳以爲笑。

張達明

童貫既有詔誅之。命御史張達明持詔行。將至南雄州。貫在焉。達明恐其聞而引決。則不及。明正典刑。乃先遣親事官一人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見。貫問故。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召大王赴闕。且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晚進。不可委寄。故主上與大臣熟議。以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王者。故有此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達明乃至。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斂縮不見。達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勝捷。兵有死士。欲奪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首函於竹轎中。坐其上。然所傳蓋妄也。

辰沅靖州蠻

辰沅靖州蠻。有狇狇。有狇獠。有狇攬。有狇獠。有山獼。俗亦土著。外愚內黠。皆焚山而耕。所種粟豆而已。食不足。則獵野獸。至燒龜蛇啖之。其負物。則少者輕。老者重。率皆束於背。嬾人負者尤多。男未娶者。以金雞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爲數珠。掛頸上。嫁娶先密約。乃伺女於路。劫縛以歸。亦忿爭叫號求救。其實皆僞也。生子。乃持牛酒拜女父母。初亦陽怒却之。鄰里共勸。乃受飲酒。以鼻一飲。至數升。名釣藤酒。不知何物。醉則男女聚而踏歌。農隙時。至一二百人爲曹。手相握而歌。數人吹笙在前導之。貯缸酒於樹陰。饑不

復食。惟就缸取酒恣飲。已而復歌。夜疲則野宿。至三日未厭。則五日。或七日。方散歸。上元則入城市觀燈。呼郡縣官曰大官。欲人謂己爲足下。否則怒。其歌有曰。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喫盞茶。蓋竹枝之類也。諸蠻惟犭狔頗強。習戰鬥。它時或能爲邊患。

鮮于廣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殺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卽對曰。公方立勳業。今必未暇及此。它時功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請令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簽判者。京東歸正官也。輒操齊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甚言語。帥爲發怒。赧面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肅王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詞皆偶儷。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卽朗讀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卽取筆盡補其所闕。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它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

道人灸術

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莫效。雖名醫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古。銅冠緋氅。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過門。自言疾無輕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

探囊出少艾。取一磚灸之。祖母方臥。忽覺腹間痛甚。如火灼。道人遂徑去。曰：九十歲。追之。疾馳不可及。祖母是時未六十。後二十餘年。年及八十三。乃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酒於一士人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磚事。言訖遽去。去遍尋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爲灸屋柱十餘壯。脫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爲渺茫。豈不謬哉。

秦熺

王黼作相。請朝假歸。咸平焚黃。畫舫數十。沿路作樂。固已駭物論。紹興中。秦熺亦歸金陵。焚黃。臨安及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不足。擇取於浙西一路。幾數百艘。皆窮極丹腹之飾。郡縣監司。迎餞數百里不絕。平江當運河。結綵樓數丈。大合樂。官妓舞於其上。縹渺若在雲間。熺處之自若。

趙挺之

趙相挺之。使虜。方盛寒。在殿上。虜主忽顧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蓋闌也。俄持一小玉盒子至。盒中有藥。色正黃。塗挺之兩耳。周匝而去。其熱如火。既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遲。且坼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盒中藥爲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七直錢數千。某輩早朝遇極寒。卽塗少許。吏卒輩則別有藥。以狐溺調塗之。亦效。

孫少述

孫少述。一字正之。與王荆公交最厚。故荆公別少述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今

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與如此。及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謂兩公之交遂睽。故東坡詩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真欲吏朱雲。劉舍人貢父詩云。不負興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絕交書。然少述初不以爲意也。及荆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適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見。惟相勞苦。及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荆公。置酒共飲。劇談經學。抵暮乃散。荆公曰。退卽解舟。無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謝矣。然惘惘各有惜別之色。人然後知兩公之未易測也。

文選

國初尙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尙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秦丞相

秦丞相。晚年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梃。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警效。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旣不敢它語。惟盛推秦公勳業而已。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先生勳德。曠世所無。語終卽退。實無它言。秦公嘻笑曰。甚荷。蓋已嗾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閣子彈章副本已至矣。其伎刻如此。

李順

蜀父老言王小幡之亂。自言我土鍋村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摩

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爲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幡戰死衆推順爲主下令復姓孟及王師薄城城且破矣順忽飯城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髮僧衣晡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蓋自髡而遯矣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髯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有帶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聞順已逸去所獻首蓋非也太宗以爲害諸將之功叱出將斬之已而貸之亦坐免官及真廟天禧初順竟獲於嶺南初欲誅之於市且令百官賀呂文靖爲知雜御史以爲不可但卽獄中殺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蜀人又謂順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爲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尙有數十年壽亦可怪也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拆順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楊戩

中貴楊戩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扁鑄周密每浴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于池耳一日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牀上乃一蝦蟆已復變爲人乃戩也起坐握劍問曰汝爲何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香毬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勿爲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後出後以它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李方叔

東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廌也

及拆號。則章持致平。而薦乃見黜。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初薦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後黜薦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它日尙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薦果終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

明教

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板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後。燒必乳香。食必紅蕈。故二物皆翔貴。至有士人宗子輩。衆中自言今日赴明教齋。予嘗詰之。此魔也。奈何與之遊。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別者爲魔。男女不親授者爲明教。明教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然嘗得所謂明教經觀之。誕謾無可取。真俚俗習妖妄者所爲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讀徐常侍稽神錄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則明教亦久矣。

馬從一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卽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尙敢來見我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哀求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雲麓漫鈔

朱勗

趙彥衛

朱勛之父朱冲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邱。主僧聽其聲。甚驚出觀之。但見憩於廡下。延之設茶。語以它日必貴。自是主僧頗周給之。其子勛。有幹材。蔡太師憩平江。冲攜以見蔡。因得出入門下。被使令再入相。京屬童貫以軍功補官。遂取吳中水窠以進。并以工巧之物輸上方。就平江爲應奉局。百工技藝皆役之間。以金珠爲器。分遺後宮。宮人皆德之。譽言日聞。遂取太湖巧石大者尋丈。皆運至闕下。又令發運司津置。謂之花石綱。勛與其子汝賢。得以自恣。每還吳中。輒稱降御香。張錦帆。郡縣官鼓吹以迎之。勛所衣錦袍。云徽宗嘗以手撫之。繡御手於袍上。宣和乙巳秋。降香過泗州。官吏迎見。汝賢傳指揮到城中相見。及至亭。通名。又云承宣歇息。久之再通。曰睡着矣。是冬金人入寇。勛父子以小舟東下。不敢見人人。亦不往見。旬日間。京師權貴與內侍來者頗多。往往衣皂衫行於市。又數日。云上皇已在發運衙。人初不信。但見坐船一泊於河步。緋幕張於船前。問之果然。又數日。軍馬方至。街上皂衣人益多。所聞貴倖皆在焉。童貫亦坐帳中。續又聞高球於南山把隘。徽宗幸發運衙城上亭觀漁。又旬日始移幸浙中。都人下者愈衆。方知虜已逼城。南京遣兵來侍衛。虜退師。以上皇還京師。往來皆親至泗州塔下燒香。施僧伽鉢孟袈裟。至親著於僧伽之身。初普照寺太半爲神霄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之。寺僧皆歡喜鼓舞。上皇初至。已將寺之緊要屋退還。及回所還益多。道流盡折去窗戶之屬。及再還。併所拆悉取去。道流褫氣矣。靖康初。勛等始被行遣。籍入其家云。

石林燕語

葉夢得

高辛廟

太祖皇帝微時。常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筮。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爲聖筮。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筮。天命豈不素定矣哉。晏元獻爲留守。題廟中詩。所謂庚庚大橫兆。警歎如有聞。蓋記是也。

盧多遜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使。盧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遜。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奉對。帝方命洗去。自此隙益深。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王晉公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爲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爲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爲太保。歐陽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聞其家子弟言之。

王審琦

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爲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杯。太

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趣連數大杯。無苦。自是每侍燕。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

蘇子瞻

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於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似孟子。然中引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已爲他考官所落矣。卽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爲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有出處。聖俞大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

李晏二公擇壻

王沂公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爲相。適求壻。語其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時呂文穆公家亦求姻於沂公。公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唱名果爲第一。晏元獻公嘗屬范文正公擇壻。久之。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高一張爲善。公曰。二人孰優。曰。富君器業尤遠大。遂納富。卽富公也。時猶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爲盛事。爲善亦安道舊名。

李孝壽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爲僕所陵。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爲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卽竊狀走府曰。秀才自學知府判狀。私決

人。孝壽卽令追之。旣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於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丁晉公

真宗幸澶淵。丁晉公以鄆齊濮安撫使知鄆州。虜旣入塞。河北居民驚奔渡河。欲避於京東者。日數千人。舟人邀阻不得濟。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爲舟人。悉斬於河上。於是曉夕並渡。不三日皆盡。旣渡。復擇民之少壯者。分畫地分。各使執旗幟。鳴金鼓於河上。夜則傳更點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訖師退。境內晏然。

劉伯壽

劉祕監。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几本進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初不爲定所。遇得意處。卽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自爲辭。使女奴共歌之。醉則就臥不去。雖暴露不顧也。嘗召至京師。議大樂。旦以朝服趨局。暮則易布裘。徒步市廛間。或娼優所集處。率以爲常。神宗亦不之責。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於世。人少有得其聲者。

夏文莊公

前輩多知人。或云亦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蘄州。龐莊敏公爲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

報莊敏死矣。文莊大駭曰：此人當爲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卽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召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取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爲異。張康節公昇、田樞密，況出處雖不同，其微時皆文莊所薦也。

王正仲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近視，常時讀書甚艱，惟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文字，亦如常人不異。貴人真自有相也。余爲郎官時，嘗遇視朔過殿，有御史爲巡使者，法當獨立於殿庭之南北向，以察百官失儀。其人久在學校，素矜慎，上御殿，始引就位，輒無故仆地，旣掖而起，又仆如是者三。上遙望以爲疾作，亟命衛士數人扶出，逮至殿門，步行如常，問之曰：自不能曉，但覺足弱耳。其人官後亦不顯，亦其相然也。

蔡魯公兄弟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米芾

米芾談譎好奇，在眞州嘗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爲軍，初入州廡，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爲

笑。

薛仁謙

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謙。世居今京昭德坊。後唐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爲唐六宅使李賓所據。賓家多貲。嘗藏金珠價數十萬第中。會以罪謫。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或告以所藏者。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盡召賓近屬。使發取。然後入。文惠爲相時。正居此宅。宜有是也。仁謙仕周。亦爲太子賓客。致仕云。

避暑錄話

葉夢得

平山堂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十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於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歐陽氏子孫奉佛

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於它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棐於其家。入門聞歌。唄鐘磬聲。自堂而發。棐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具謝。今日適齋日。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問之。云。公無恙時。薛夫人已

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無良賤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游，爲予言：公晚聞富韓公得道於淨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爲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動。時與法師往薦福寺，所謂顯華嚴者，本之高第。公稍從問其說，顯使觀華嚴，讀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顛事，真不誣。公雖爲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惟少貶於老氏，雖佛亦不得不心與也。

蘇子瞻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欲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碧雲駮

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爲遊戲，而或者暴人之短，以爲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駮一卷，爲梅聖俞作，皆歷詆慶曆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亦不免，議者遂謂聖俞游諸公間，官竟不達，懟而爲此以報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萬有一不至，猶當爲賢者諱，況未必有寔。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之，乃襄陽

魏泰所爲。嫁之聖俞也。此豈特累諸公。又將以誣聖俞。歐文忠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

何文縝

國朝狀元爲宰相。自呂文穆公蒙正後。五十年間。相繼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獻。元獻後百餘年間。未有繼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縝始爲之。梓州臨潼。當兩蜀之衝。有廟極靈。凡蜀之舉子。入貢京師者。必禱於祠下。以問得失。無一不驗。文縝嘗語余。頃欲謁而忘之。翌日行十餘里。始悟。亟下馬還望。默禱而拜。是夕夢入廟廷。神在簾中。以誥投簾外。授文縝發視之。略如今之誥。亦有詞。文縝猶能成誦。略記有云。朕臨軒策士。云云。得十人者。今汝褻然爲舉首。云云。具結銜具所授官。文縝覺而思曰。今廷試無慮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耶。既唱名。果爲魁。而第二甲傅崧卿。以南省魁升附前甲末。始悟十人謂第一甲也。其所授官。與誥略同。文縝又言嘗詢他日。歷歷具告。而不肯言。然爲相不久。遂委身沙漠。亦嘗預知之否耶。

晏元獻

晏元獻公。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頃有蘇丞相子容。嘗在公幕府。見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燦然矣。稍闌。卽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

張安道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曆初，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歐陽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辨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卽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於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嘗敢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

張杜二公

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真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爲行見真書。」可見其志也。祁公多爲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辯，不敢白，必求能草書者問焉。久之，乃稍盡解。世言書札多如其爲人。二公皆號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謂文孝謹於治身，秋毫不敢越繩墨，自應不解作草字。祁公雖剛方清簡，而洞曉世故，所至政事號神明，迎刃而解，則疏通變化，意之所向，發於書者，宜亦似之也。

李公武

李公武，尙太宗獻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賜上字遵，好學。從楊大年作詩，以師禮事之。死爲制服。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爲間燕會賢二堂，一時名公卿皆從之游。卒諡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諡者，人不以爲

過其後李用和之子瑋復尙真宗福康公主。故世目公武爲老李駙馬。所居爲諸主第一。其東得隙地百餘畝。悉疏爲池。力求異石名木。參列左右。號靜淵莊。俗言李家東莊者也。宣和間。木皆合抱。都城所無有。其家以歸有司。改爲擷芳園。後寧德皇后徙居。號寧德坊。

柴宗慶

李公武既以文詞見稱諸公間。楊大年嘗爲序其詩。爲間燕集二十卷。柴宗慶亦尙太宗魯國公主。貪鄙麤暴。聞公武有集。亦自爲詩。招致舉子無成者。相與醜唱。舉子利其餘食。爭言可與公武並馳。真宗東封。亦嘗獻詩。強大年使爲之序。大年不得已爲之。遂亦自名其詩爲平陽登庸二集。鏤板以遺人。傳者皆以爲笑。

呂文穆公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羈旅於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致寺中。爲鑿山巖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乃出從秋試。一舉爲廷試第一。是時太宗初與趙韓王議。欲廣致天下士。以興文治。而志在幽燕。試訓練將賦。文穆辭旣雄麗。唱名復見容貌偉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爲參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爲作記云。

蘇子瞻

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愈。或疑有他疾。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景仁絕不寘疑。卽舉袂大慟。召子弟語。當遣人贖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當實否。若果其安否。得實弔之未晚。乃走

僕以往子瞻譁然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未幾復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可謂夜闌風靜後。□□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擊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樂君

樂君。達州人。生巴峽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聽讀。今吾尙略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貧甚。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未嘗見其怒。一日過午未飯。妻使跛婢告米竭。樂君曰。少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按上簡擊其首。樂君袒而走。仆於舍下。羣兒環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適送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饑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旦起。外授羣兒經。口誦數百過。不倦。少間必曳履慢聲。抑揚吟諷不絕。躡其後聽之。則延篤之書也。羣兒或竊效。靳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篇。先君時爲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清談得陶令。他時陰德頌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夢回孤月滿。雨餘目斷太虛寬。先君數稱賞之。今老書生未有其比也。

東林

東林去吾山東南五十餘里。沈氏世爲著姓。元豐間有名某者。字東老。家頗藏書。喜賓客。東林當錢塘往來之衝。故士大夫與游客勝士。聞其好事。必過之。沈亦應接不倦。嘗有布裘青巾。稱回山人。風神超邁。與

之飲終日不醉。薄暮取食餘石榴皮書詩一絕壁間。曰：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卽長揖出門，越石橋而去。迨躡之，已不見。意其爲呂洞賓也。當時名士多和其詩，傳於世。蘇子瞻爲杭州通判，亦和用韓退之毛穎傳事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雖以紀實，意亦有在也。

崔唐臣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一日忽見艤舟汴岸，坐於船窗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爲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卽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攜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絕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魚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訖不復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

趙康靖公

趙康靖公，初名禔，直史館黃宗旦，名知人。一見公曰：君他日常以篤厚君子稱於世，因使改名約己，而忽夢有持文書示之。若公牒者，大書趙槩二字。初弗悟。旣又夢有遺之書者，題云秘書丞通判汝州趙槩，始疑其或喻己，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秘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爾。議者或謂汝字篆文與海字相近，公夢中或不能詳也。旣稍顯，又夢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題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後

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爲學士禮部王文安公爲三司使同會偶爲書題名記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兩人相顧大笑此尤可怪故康靖平生尤信夢晚作見聞記其一篇書當時諸公問夢事甚詳

清波雜志

周輝

裨將風鑑

高宗初被命渡河隨軍一裨將某善人倫密語同列曰大王神觀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觀察亦保終吉但資政氣貌甚惡禍只在旦夕資政謂王雲也時以資政學士輔行行至磁州果被害於應王廟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作時皆參謀議於幕府

普安寺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邊藝蔬乞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藝蒿苳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蒿苳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恭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卽位求其僧尙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則壽聖皇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王黼

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榜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乘間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騶導并張青羅蓋塗金從物略與親王等寵遇埒於京

及夫事變。適開封尹聶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躡。戕於雍邱村民家。取其首以獻。以過盜聞。議者惜不與童貫輩明正典刑。顧乃回枉如此。同時蔡攸。脩亦賜死。脩聞命曰。誤國如此。死有餘辜。又何憾焉。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決。左右授以繩。攸乃自縊而死。或以靖康刑戮爲疑。識者云。祖宗特不誅大臣爾。若首禍賊黨。罪惡顯著。在天之靈。當亦不赦也。

韓魏公

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攜匕首至臥內者。乃夏人所遣也。公語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者。以元帶來。納留之。或曰。初不治此事。爲得體。卒受其帶。則墮姦人計中矣。公嘆非所及。元豐間。亦有守邊者。一夕失城門鎖。亦不究治。但亟令易而大之。繼有得元鎖來歸者。乃曰。初不失也。使持往合關鍵。蹉跌不相入。較以納帶。似得之。豈大賢千慮。未免一失乎。延安刺客。乃張元所遣。元本華陰布衣。使氣自負。嘗再以詩干魏公。公不納。遂投西夏而用事。迨王師失律。於好水川。元題詩於界上寺云。夏竦何曾聳。韓琦未是奇。滿川龍虎鬪。猶自說兵機。其不遜如此。熊子復著九朝通略。於康定元年。書華州進士張源。逃入元昊界。詔賜其家錢米。以反間之。却用此源字。

蔡京

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寫字。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比之六賊。獨免誅戮。或謂以其當軸時。建居養安濟漏澤。貧有養。病有醫。死有葬。陰德及物所致。其然乎。當是時。有司觀望。奉行失當。於居養安濟。皆給衣

被器用。專雇乳母及女使之類。資給過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致侵擾行戶。宣和初。復詔裁立中制。未幾。遂廢。京之卒。適潭守。乃其仇。數日不得殮。隨行使臣輩。藁葬於漏澤園。人謂得其報。此說止見於靖康禍胎記。宣和間京師染色。有名太師青者。迨京之殮。無棺木。乃以青布條裹屍。茲其識也。

林靈素

宣和崇尚道教。黃冠出入禁闈。號金門羽客。氣燄赫然。林靈素爲之宗主。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與庭臣同。靈素初除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視中大夫。後馴擢至大中大夫。冲和殿侍晨。視兩府。道官同文官編入雜壓。仍每遇郊恩。封贈父母。一日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亟致之。俄震雷大霆。霆皆濁流。俄頃卽止。中使自外入言。內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宣和末。死於温州。未死間。先自籍平日錫寶物。寄之郡帑。且爲治命殮。以容身之棺。棺中止。寘所賜萬歲藤柱杖。封窆甚固。建炎初。唯下温州籍。其貲而已。後數年。有內侍洗手劉太尉之姪。避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醜。裘丈夫。負壁而坐。熟視。乃靈素也。劉叩先生何爲至此。靈素曰。吾亡命爾。向不早爲此。身首異處矣。倏失所在。靈素狡獪。幸震一時。及勢衰事變。復以譎詐遁去。異哉。後葬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棺。開穴深數丈。果得之。

陳東

陳東。字少暘。大學生。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黃。建炎元年。死於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寄其家。區處後事甚悉。死生之變亦大矣。神識如不亂。其帖今在其外孫括蒼潘景夔家。頃年許右丞翰爲作

哀辭。具著本末。少暘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同時上書被行遣者。歐陽徹。撫州人。高宗臨朝。嘗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與有報功迪身郎一名。猶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各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炎三年。又思張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二人皆葬鎮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卹之典至矣。少暘死之後。其家但仰給賜田。徹字德明。靖康初。虜犯闕。請質二子二女。而使穹廬御親王以歸。不報。死時年三十三。又有進士徐暉。乞借官入虜。奉親王歸。詔假暉通直郎。往使。亦卒無聞。

李琦

東坡在黃岡。每用官奴侑觴。羣姬持紙乞歌詞。不違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獨未蒙賜。一日有請。坡乘醉書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贈李琦。後句未續。移時。乃以卻似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足之。獎飾乃出諸人右。其人自此聲價增重。殆類子美詩中黃四娘。

孫勉

熙寧中。侍禁孫勉。監澶州堤。見一鼃。自橫河順流而下。射殺之。繼而暴卒而入冥。爲鼃訴當償命。殿上主者。乃韓魏公。勉實故吏。乃再三求哀。公教乞檢房簿。旣至。陰府如所教。以尙有壽十五年。遂放還。韓魏公別錄所書。其略如此。魏公家傳。則云。右侍禁孫勉。監元城掃掃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鼃穴。其下乃伺出射殺之。數日。勉方晝臥。爲吏追去。有鼃訴。當往證之。旣至一宮闕。守衛甚嚴。吏云。紫府真人宮也。勉仰視真人。乃韓魏公。亟俯伏訴。公微勞之。曰。汝當往陰府證事乎。勉述殺鼃事。公取黃誥示之。謂曰。鼃不

與人同。彼害汝掃。殺之。汝職也。遣之使去。出門遂寤。事既播揚。神皇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爲真人事否。皆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二說不同。當以家傳爲正。又一說。政和間。方士王志老語公之子吏部侍郎粹彥曰。紫府真人乃陰官之貴。未爲天仙。又云。公亦嘗爲十華真人下侍者。粹彥曰。然。

陶穀

陶尚書穀。奉使江南。恃才凌忽。議論間殆應接不暇。有善謀者。選籍中豔麗。詐爲驛卒孀女。布裙荆釵。日擁箠於庭。穀一見喜之。而與之狎。贈以長短句。一日國主開宴。立妓於前。歌所贈郵亭一夜眠之詞。穀大慙沮。滿引致醉。頓失前日簡倨之容。歸朝坐此抵罪。文潞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郟因謁告。俾伺察之。潞公亦爲之動。徧詢幕客。孰與御史密者。得張兪字少愚者。使迎於漢州。且攜營妓名王宮花者往。僞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撤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二事切相類。一說王宮花一名陽臺柳。詩首句云。蜀國佳人號細腰。何字聖從。亦蜀人也。

曾魯公

紹興初。先人爲丹徒簿。曾魯公丞相時。簿領金壇。爲僚。意好甚篤。後曾待浙西帥幹闕。權嘉禾新墾稅。復相邂逅。一日語先人。連夕夢有俾更名。云名更方貴。曾元名偶有所避。改後名。蓋三十年前。已形於夢兆矣。自此參大政。再登宰席。一時寮舊無在者。深有推輓意。而先人故倦遊。但欲廟令以俟老。平生往返書尺。束如牛腰。散失殆盡。獨餘許祠祿一帖。曾素善飲。每醉則命徹俎拭案。語客曰。請卓子喫。一服感應丸。

復各舉一大白方散。輝幼卽接待。風味高勝。晉宋間人也。

張懷素

張懷素舒州人。自號落魄野人。崇寧元年入京師。至大觀元年事敗。牽引士類。一時以輕重定罪者甚衆。呂吉甫蔡元度亦因是降責。蔡嘗語陳瑩中。懷素道術通神。雖蜚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楚成臯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幾歲。殆非世間人也。自古方士怪誕。固多有之。未有如此大言者。士大夫何信之篤。惑之深耶。後又有婦人虞號仙姑。年八十餘。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徽宗一日詔虞詣蔡京。京飯之。虞見一大貓。拊其背語京曰。識此否。乃章惇也。京卽詆怪而無理。翌日京對上曰。已見虞姑邪。貓兒事極可駭。熙寧實錄亦載賜蔡州尼惠普號廣慈昭覺大師。惠普有妖術。朝士多問以禍福。富鄭公亦惑其說。

墨客揮犀

彭乘

寇忠愍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唐郎中謂方爲郡。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朝廷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廷評入界。唐公驚喜。出郡迓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左輔待之。且出諸子羅拜。唐新飾勒韉。置廳之左。寇旣歸船。其子極白其父曰。適者寇屢目此。宜卽送之。寇果詢牙校。何人知吾欲此。對以十四秀才。旣而力爲延譽。極於孫漢榜中第。由是成名。

柳連秀才

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之。凡得儒生爲上祀。僧爲次。餘人爲下。有儒生行柳連道中。日將暮。遇耕者。問秀才欲何往。生告之。故耕者曰。前有猛獸爲暴。不宜夜行。此村下有民居。可以託宿。生信之。趨而前。始入一荒逕。詰屈行者甚少。忽見高門大第。主人出見客。甚喜。延入一室。供帳赫然。肴饌豐美。既夕。有婦人出問生所闕。其色甚妍。生戲一言挑之。欣然而就。生由是留連數日。婦人亦比夜而至。情意款昵。乃私謂生曰。是家將謀殺子以祭鬼。宜早自爲計。我亦良家子。爲其所劫至此。所以遣妾侍君者。欲以綴君留耳。生聞大駭。乃夜穴壁。與婦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縣。縣遣吏卒捕之。盡得姦狀。前後被殺者數十人。前所見指途耕者。亦其黨也。於是。一家盡抵極法。生用賞得官。遂與婦人偕老焉。

柳開

柳如京開。知蔡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屬也。乃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乘間來謁。造其書閣。見壁有繪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旣笄矣。柳喜曰。開喪偶已踰期。願取爲繼室。錢曰。俟白家君。敢議媼事。柳曰。以開之材學。不辱於錢氏之門。遂強委禽焉。不旬日。遂成禮。錢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遂乞上殿面訴。柳開劫取臣女。仁宗問曰。識柳開否。不識。謂曰。真奇傑之士也。卿家可謂得嘉婿矣。吾爲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

崔刑部夫人

崔刑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女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

人婦。豈有阿家體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媼族聞之。無不愧赧。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梳。勳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

杜德

杜德。俗呼爲杜麻胡。送鋪中卒也。附郵筒物至重者。他卒莫當之。德卽荷而去。曾不倦怠。一日醉牽一虎。臥於鋪前。居人大驚。德卽枕而寐。食久方起。解縛縱虎而去。試訶之曰。復歸舊山。不得害人。虎瞑目若聽伏者。乃去。人始以此異之。數日後。典衣召等輩環坐共飲。曰。德性根好道。宿業所牽。未能脫去。乃此拘留。近因引虎。幾泄神妙。吾非久去矣。汝等善勤王事。無生意忽。各宜保育。翌日。德果死。德惟一。身乃葬路傍。治平年大雨。水泛濫橫流。德墓壞。浮其屍出外。爲耕夫立其屍於路傍。爪髮鬚眉皆不墮。叩之蓬蓬若空革。有識者復葬之。亦是異人也。

續墨客揮犀

彭乘

龔冕仲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雉。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爲。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尙寒。與姥對爐而坐。有一貓正臥其側。家人指貓與姥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貓耳。於是貓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駭。馳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知妖異未必盡爲禍也。

張呆卿

張呆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經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命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夫。婦人與其謀。

異聞總錄

闕名

耿愚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年矣。嘗立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爲母。眷戀不忍去。婢亦拊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其母死。旣祥矣。父未以爲信。試往殯所視之。似爲盜所發。不見屍。還家。攜兒謁耿氏之鄰。密訪婢姓氏。真厥妻也。卽佯爲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敍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爲吾夫。小者吾子也。耿聞之怒。詬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儻可驗。何敢爾。夫訴諸開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云因行至一橋。迷路爲牙媪引去。迫於饑餒。故自鬻。牙媪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耿氏。而娶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整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

饒氏婦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家人嘗出游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鑿。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卽癡臥。不復知之。遂有物語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能和。宛轉抑揚。韻有

餘音律小誤。必嗤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僕妾有過。則對主人顯言。雖數十里外。田疇出納爲歎。亦卽日舉白。無一諱隱。上下積忿。厭苦。毆禳禱。百術備至。終無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願爲日久。人神異路。懼不敢嫫慢。以爲神羞。欲立新廟於山間。香火像設。豐潔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得計。營一廟甚華。卜日迎以祠。越五日。至言謔如初。饒翁責之曰。旣廟食矣。又爲吾祟何也。笑曰。吾豈癡兒耶。如此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願一小廟哉。饒氏愈益沮畏。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爲之衰替云。

張鬼子

洪州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改爲二日。他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僞作陰府追鬼。以怖張老。鬼子慨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真。要得一冥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奉閻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中。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卽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真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似真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遜齋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陶子

嘉興令陶豸。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豸患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辨才法

師元淨適以事至。元淨傳天台教。特善咒水。疾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豕素聞其名。卽詣謁。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音菩薩像。取楊枝露水灑而咒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家。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淨曰。汝柳氏乎。輒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己逐物。爲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魔卽法界。我今爲汝宣說。有楞嚴祕密神咒。汝當諦聽。痛自悔恨。洗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辨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遊。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旣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歧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

詹小哥

撫州南門黃柏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縑帛爲生。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箠責。徑竄逸他處。久而不返。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真爲死矣。會中元。孟蘭盆齋前夕。詹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歎於外者。母曰。小哥真亡矣。今來告我。取一紙錢祝曰。果爲我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陰風肅肅。數入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後數月。忽從外來。伯兄

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詣宜黃受傭。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鬼所詐云。

黃生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寨。卒長郎巖館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巖問之。不肯言。初巖嘗暱娼。妻不勝忿。妬自經死於房。雖葬。猶數爲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巖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告。巖向空中唾罵之。徙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畏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逝。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慮其害己。馳還鄉。中途憩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棄我邪。宜速反。黃不敢答。但明心禱天地。默誦經。婦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沒前程。畜生。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絕。

郭銀匠

宋時袁州瀘蕭市之東。有銀匠姓郭。年三十餘。隻身獨處。市西有把賣嫗。常詣郭買賣釵環之屬。嫗女年十五六。一夕奔郭。曰：願爲君妻。郭駭之。女曰：妾慕君久矣。適得一計脫身。君無疑也。問故。曰：適佯死。母殮我於棺中。妾啟棺而出。復掩之。母將空棺瘞之矣。不復我索也。郭置之密室。不令出入。月餘。母偶瞰郭亡。窺其室。見女所斂紅履在焉。推戶取之。呼告鄰里。曰：郭某盜開女墳。郭歸。鄰告之。故大駭。女曰：母卒至。亟避之。忘收履焉。我姑避之。君勿慮也。女去。郭遂逃往潭州。早行十數里。女亦追至。同至潭州。久之。囊竭。女

曰。妾善歌宮調。當有賞音。遂開場於平里坊下。歌聲遏雲。觀者如堵。日數百券。豪門爭延致之。日擲與金釵等。年餘。所積累萬。一旦有鬻角道人。身長九尺。撫郭背曰。千萬人觀此鬼傀儡。郭悟。挽之僻處。拜求濟度。道人令祝之東嶽廟。郭詣廟拜。至二更。見急走枷鎖女至東嶽後宮。忽仆地。則一死屍。乃知鬼投女屍也。遂傾資修廟。以贖女罪。厚禮焚殯之。夜夢女感謝泣別而去。

朱家犬

青州老人朱先生。以賣藥自給。每攜一妻一妾一犬。往來贛州及南康縣。土人多識之。紹興丁丑歲四月。南康還至館。贛南黃岡有村民來稱。母病。邀往其家診脈。問其居遠。近曰數里。朱卽從行。已至。則盡奪其資囊。殺三人。埋於林間。犬隨而叫號。俄舍去。民逐之不及。徑還南康縣舊邸。以爪掬地。哀頓不已。邸人怪之。引詣縣。犬伏庭下。如有所訴。縣宰諭之曰。汝主人得非爲姦盜所殺耶。吾當遣弓兵擒捕。犬卽搖尾引衆至埋所。發穴見屍。兵復語之曰。屍雖已見。當引我至賊家。犬又前導。盡獲凶黨。

沈推官

揚州節度推官沈君。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洲。前一夕。沈聞書窗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爲妻子言。愀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爲千里別。安得不送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甚。始出城。奔而墜。足絀鞵間。不可脫。馳四十里。及瓜洲。方止。馭吏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糊。不可辨識。昇歸舍。氣息殢殢。經一日而絕。惠卿憐其以己死。賻錢二十萬。郡遣夫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如體冰霜。或時稍怠。則頭輒痛。類

有物擊之。兩旁行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柩上。執梃而左右顧。至家乃已。後歲餘。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奄冉行空中。一人跨白馬蹀躞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爲掠剩大夫。職業雄盛。無憶我。翩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閻氏之客傳其事。

吳正國

淳熙四年春。鄱陽知縣吳正國夢至冥府。若神祠然。通引吏兩人。左右拱手迎之入。正趨揖間。遂覺。以語館客揭椿年。頗惡之。揭曰。明府爲土神主。神祇所宜敬也。後旬日。方旦聽訟。郡守遣吏督春衣錢甚峻。吳不暇食。升車亟出。謁坑冶使者貸錢。又詣府。覺小不佳。急歸車中。數拊軾趣行。未到邑百步。不可支。吾命訪一民家。遂少憩。適當武烈廟前。乃扶以入。家人奔來視之。已伏於胡牀。不能語。頃刻而絕。廟中兩吏正夢所見處也。吳洛陽人。爲政有惠愛。民追思之。

太原府龍

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整焉。常化形爲青蛇。人目爲大青。小青。小青極暴猛。人不可犯。政和間。李祐普臣爲帥。旣至。不肯致謁。寮屬共請。不對。方白晝視事。霹靂一聲。煙霧冥晦。咫尺不可見。有小竅。柙與袂皆穿。開視。印已亡矣。李莫知所爲。搜求浹旬。不獲。衆以爲無雲而雷。必神物所致。知必二龍。聘怒力請往禱之。李不得已。詣其廟。焚香控懇。且謝不敏。方拜跪間。雷自神帳中出。直抵印柙處。遂絕。卽開柙。印在如初。李自是不敢慢。

韓元英

穎昌韓元英字勤甫。晚仕金國。爲汴洛輦運使。素奉事徽帝甚謹。至降其家。將至時。盛張一室。焚香敬立。以候。少頃肅然而來。或與人語音接。後一歲。神不肯臨。或告都廂官辛君曰。韓運使且死。問其故。曰。神棄之矣。不死何爲。韓固與辛善。以告而憂之。急遣一親信僕。持香往岱岳祈謝。謂曰。聖帝唯享頭爐香。每將旦。啟廟時。廟令謁奠者是也。能隨其後。神必歆答。若遲緩頃刻。則飈馭登山。雖復控請。已不聞。汝當以先一日昏時。賂廟吏入宿。伺曉而禱。不然。必誤我事。僕受戒而去。旣入廟。憩於通天鼓架下。久行倦困。不覺睡熟。及覺。正門已開。但見羽儀騎從。赫奕甚盛。初疑以爲廟令歸騶耳。而念常日不如此。旣乃聖帝輿出。徑詣東廂采訪殿。韓君乃荷械行於後。回首顧僕而東。僕知不及事。猶焚香旣畢。歸復命。妄云如所敕。韓責之曰。汝臥於鼓下。我實見汝。安得妄言欺我耶。自是才月餘而卒。辛幼安說。

崔福子

蜀人崔福子。寓居福建。三世仕宦。父仕至守。福子以蔭至承務郎。某處幹官。而遊蕩不檢。尤喜賭博。嘉熙年間。父怒逐之。宿里中廟。中夜不寐。聞報曰。梓潼帝君至。廟神出肅。帝君中坐。言語應對。皆不可曉。久之。或曰。何有生氣。廟神曰。里人崔某。帝君曰。啞福子欲知前程事。至前下拜。曰。帝君掌人間功名事。某三世仕宦。皆監司郡守。未知其前程所到如何。帝君曰。爾家富貴。皆爾高祖一人所積耳。曾祖以下三世。當秉鈞軸。而旣以富貴。率皆驕淫貪暴。故不復顯。今爾亦只可一任已。福子曰。某二子如何。帝君曰。長子可作州次者。可作漕。皆在四十年後。福子喜。廟神曰。君何事至此。福子告以故。神曰。君父雖相逐。君母正相念。君幸急歸。毋貽母憂。福子出廟。回顧則寂然無覩矣。遂歸。其母正號泣秉燭遍索。越三年。福子死。悟神言。

止一任者三年也。至元江南歸附後，長子遇兵，三刀而死。蓋三刀爲州字也。次子溺曹水，蓋曹水乃成漕字也。

李擢

隴西李沈者，其父嘗受朱泚恩，賊平伏法。沈乃逃而得免。旣而逢赦，以家產童僕悉施洛北惠林寺而過生焉。讀書彈琴，聊以度日。常與處士李擢爲刎頸交。元和十三年秋，擢因謂沈曰：「吾有故將適宋，迴期未卜，兄能泛舟相送乎？」沈聞其去，離思浩然，遂登舟。初約一程，程盡則曰：「兄之情豈盡於此？」及又行，又言有「感」，竟不能別，直抵睢陽。其暮，擢謝舟人而去。與沈坐汴堤月中，徐曰：「承念誠久，兄識擢何人也？」沈曰：「辯博之士也。」擢曰：「非也。擢乃冥官，頃爲洛州都督，故在洛多時。陰道公事，故不任晝，乃得與兄同遊。今去陰遷陽，託孕於親，已五載矣。所以步步邀兄者，意有所託。」沈曰：「何事？」擢之此身，藝難爲匹，唯慮一捨此身，都醉前業，祈兄與醒之耳。然擢孕五載，寓親腹中，其家以爲不祥，祈神咒佛之法，竭貨而爲。擢尙未往，神固何爲？兄可往其家，朱書產字令吞之。擢卽生矣。必奉兄絹素，兄得且去。後擢三歲，宜復來視之。且曰：「主人孫久不產者，某以朱字吞之，生兒奇慧。今三載矣，思宿以占之，故復來也。可取兒抱臥，夜久伺掌人閉戶，卽抱於靜處，呼曰：『李擢，記我否？』兒當啼，啼卽掌之。再三問之，擢必微悟。兄宜與擢言洛中居處及遊宴之地，擢當大悟。悟後，此生之業無了遺矣。此時必醒，素以歸。擢乃後榮盛，兄不可復得從容矣。兄聲名籍甚，不久當有大諫之拜，慎勿赴也。赴當非壽。此郡北二十里有胡村，村前有車門，卽擢親身之居也。言訖泣拜而去。遲明，沈策杖訪之，果有胡氏，扣門求憩，掌人翁年八十餘，倚杖延入，旣命坐，似有憂色。沈問之，翁

曰新婦孕五載矣計窮術盡略無少徵沈因曰沈道門留心頗善咒術不產之由見之卽辨遽令左右召新婦來沈診其臂曰男也甚明惠有非常之才故不拘常月耳於是令速具產所帷帳牀榻畢沈執筆若祝香朱書產字令吞之入口而男生焉翁極喜奉絹三十四沈乃受焉曰此兒不常也三歲當復來爲君相之言訖而去及期再往乃曰前所生子今三歲矣願得之一宿占相之掌人喜而許焉沈夜伺人靜抱之遠處呼曰李擢今識我否兒驚啼沈掌之曰李擢何見我不記耶又掌之兒愈啼掌兒問之者三四兒曰十六兄果能來此耶沈因與言洛中事遂大笑言若平生曰擢一悟矣乃抱之歸宿及明朝告其掌人曰此兒有重祿也乃成家之貴人宜保持之胡氏喜又贈絹五十四因取別乃憶醒素之言蓋以三才五星隱其成數耳以沈食祿而誅不食而免其命乎足以警貪祿位而不知其命者也

永嘉項家怪

永嘉項家爲邪所據時有一物人形而鬚首出沒其家自呼曰太公項以爲常不爲怪異凡有所求只於廚間呼太公物則隨至項妻有孕思齋饅頭食遂叫太公一聲至二更餘捧一甌蒸饅頭而來蒸氣尙暖越數日人傳七尺渡頭人家設水陸齋失了饅頭一甌後項婦生一子如冬瓜狀無眉目但有口能乳方欲溺之忽聞太空中作聲曰子不可溺權以乳哺當有以謝踰兩月項婦方抱子在牀忽太公實白金二笏於牀奪抱此子而去後其怪亦絕

馬亮

馬少保公亮少時臨窗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窗櫺穿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押窗

外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求爲滌去愈急。公不之顧。將曉。哀鳴而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姑以試公。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然。犀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押。手方縮去。視之無所見。

王泰

長慶元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鎮陽也。進士王泰客焉。聞兵起。乃出城南走。時兵交於野。乃晝伏宵行。入信都五六里。忽有一犬。黃色。隨來。俄而犬顧泰曰。此路絕險。何故夜行。泰默久之曰。鎮陽之難耳。犬曰。然得逢捷飛。亦郎之福也。許捷飛爲僕。乃可無患。泰私謂夫人。行爽於顯明之中者。有人責。行爽於幽冥之中者。有鬼誅。今吾行無爽。於吾何誅。神祇尙不懼。況妖犬乎。固可以正制之耳。乃許焉。犬忽化爲人。拜曰。幸得奉事。然捷飛鈍於行。請元從暫爲驢。借捷飛乘之。乃可從行。泰驚不對。乃驅其僕下路。未數步。不覺已爲驢矣。犬乃乘之。泰甚懼。然無計禦之。但仗正心而已。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長數尺。頭面倍之。赤目而髯者。揚眉而笑曰。捷飛安得事人。犬曰。吾已委質於人。乃曰。郎幸弗怖。大頭者抵面而走。又數里。逢大面多眼者。赤光閃閃。呼曰。捷飛安得事人。又對如前。多眼者亦遁去。捷飛喜曰。此二物者。以人爲上味。得人則戲投而爭食之。困然後食。今旣去矣。餘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劉老者。其家不貧。可以小憩。俄而到焉。乃華居大第也。犬扣其門。有應而出者。則七十餘老人。行步甚健。啟門喜曰。捷飛安得與上客來。犬曰。吾遊冀州不遇。迴次山口。偶事王郎。郎以違鎮陽之難。不敢晝行。故夜至。今極困。願得少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館泰於廳中。盤饌品味。果栗之屬。有頃而至。又有草粟筐貯伺馬。化驢亦飽焉。當食而

撻飛預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饌。若更有酒。主人之分盡矣。老人曰。不待啓言。已令滌器。俄有小童。陳酒器。亦甚精潔。老人令撻飛酌焉。遂與同飲。數巡。撻飛曰。酒非默飲之物。大凡人之家樂。有上客而不見。復誰見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不足侍。權安敢惜焉。遽召寵奴。有頃。聞寵奴至。乃美妓也。貌稱三十餘。拜泰而坐。其南辭色頗不平。泰請歌。卽唱。老人請。卽必辭拒。犬曰。寵奴之不肯歌。當以無侶爲恨耳。側近有花眼者。亦善歌。盍召乎。主人遽令邀之。少頃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故。不甚鮮花。坐寵奴之下。巡及老人。請花眼卽唱。請寵奴卽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訴。巡又至老人。執盃固請不得。老人頗愧。乃笑曰。常日請歌。寵奴未省相拒。今有少客。遂棄老夫耶。然以舊情。當未全替。請一曲。寵奴拂衣起曰。劉琨被段匹磾殺却。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來。燈火俱滅。滿廳暗然。徐窺戶外。似明。遂匍匐而出。顧其廳卽大墓也。馬繫長松下。舊僕立於門前。月輪正午。泰問其僕曰。汝向者何爲。曰。夢化爲驢。爲人所乘。而與馬偕食草焉。泰乃尋前路而去。行十餘里。天曙。逢耕人。問之曰。近有何墓。對曰。此十里內。有晉朝并州刺史劉琨。姬張寵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又三數里。路隅有朽爛骸。傍有穿穴。草生其中。泛視之。若四眼。蓋所召花眼也。而思大頭多眼者。杳不可知也。吾嘗以儒視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釋觀之。輪迴之義。理亦昭然。奈何此妓牢落千載。猶歌於冥冥之中。則信乎視聽之表。聖賢有不言者也。

湖州漁人

紹興三十一年。湖州漁人吳一因捕魚。繫舟新城柵界民舍外。夜過半。聞岸上人相語曰。我曹寓是家已久。當爲去計。移入此舟如何。或應之曰。此乃漁艇爾。又他處人。何可登也。明日東南上。當有船來。其中有

兩朱紅合。及赤泥酒數餅者。是可隨以往。渠乃病人家親戚。來相問訊。又其家頗富。足稱我所須。皆曰然。言終而寂。吳生怪之。天欲明。起訪其事。乃此民舍正病疫。所謀者鬼也。遂徑往東南數里外。艤泊。將驗之。果遇小舟來。望其中物色。同鬼言。急呼止。告以夜所聞。大駭曰。乃吾壻家。今正欲往視其病。非君相救。一家且入鬼錄也。盡以所攜酒炙爲贈。致謝而反。

季元衡

季元衡。縉雲人。既登科。調台州教授。將往建康謁府尹。家有侍妾。忿主母不能容。常懷絕命之意。及是行。季以情禱妻曰。吾去後。切勿加以楚虐。萬一有不虞。恐費經護。必不可畜。候歸日去之。不難也。妻曰。但安心而行。吾不爲此事。時方僑寓他處。數日到建康。已解擔。聞耳畔啾啾人聲。似其妾。而不見形狀。問之。泣曰。君纔出門。卽遭箠。勢不復可生。自經死矣。季爲之哀泣。解謝。欲回車。念業已至。欲弗信。又不忍。姑遣僕兼程歸。扣其事。且爲家人作牒。經邑。仍略疏葬埋之費。自是繼夕哀泣。及僕還。云宅內固全無事。某到時。侍人自持飯飯我。季曰。然則妄鬼假託。以惑我爾。是晚復至。季正色責之曰。汝爲何等妖厲。顧敢然不亟去。吾將請集道流。繩汝以法。答曰。實非此人。緣君初行日。疑心橫生。故我得以乘間造僞。今但從君。丐佛經數卷。薄奠楮錢而已。

邢太尉宅中鬼

邢太尉。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驛。湫隘不足容。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內王瓊太尉宅。纔爲錢三千緡。或曰。都城中如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爲妖厲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

相付。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倡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爲信。」盍擇謹厚二妾子偕行，庶可證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輿僻，無不臨履。夜寢於正堂，寂無一怖。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妾亦深贊屋廬之美，始盡室徙之。徙之日，物怪卽見。家人聞幃間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譁褻，無所間斷。至蠱惑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遣招致爲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宗從眷屬，并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變，殺人無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拯拔之。吾當爲主行，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爲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捐錢二百萬，辦醮筵。鍊之夕，置盃架上，幕以布，悉召滯魄，集於中。宋約邢親昇至前，罄力不能舉，但覺盃內索索如蟹行聲。訖事，用八健卒負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耳。瘞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寧。

温州教授官舍

温州教授官舍有小樓，爲鬼物所據，常拋擊瓦礫，歎息歌呼。時時書小紙擲於外，人不敢登。紹興二十九年，婺源李知已智仲爲教授，將窮其怪，乃設几案筆硯於樓中，聯紙兩幅，題其上曰：「汝爲何物？或是伏尸遺魄，未獲超脫，既能書字，當具平生告我。我爲汝呼僧徒誦經薦拔，無爲棲滯於此。詒生人殃，是日晚親扃其戶，明日試諸生在學，其姪不待歸，遽啓之。」答詞已盈紙，云：「妾姓陳氏，衢州西安人。甲子年隨父來處州，值大水漂蕩，全家溺死，流尸到温州北門外，魂魄無所係，煢煢入城，過此廳門外，爲土地邀留爲侍妾。荏苒十五年，比者城南洪秀才遣媒者來議婚，土地許自便，旦夕恐當出嫁，不復願此室矣。其言大略如

是字體纖弱。真女子筆蹟也。呼智仲爲樞密。學中士人皆見之。智仲怒姪之泄。以誕妄謝衆。而祕其事。後一月始招僧誦金光明經。以薦陳氏。又別誦經。具疏回向土地。使早發遣之。自是一樓帖然。他日詢郡士云。洪秀才者。福州人。游學於溫。亦以其年溺死。

陽春縣鬼

南恩州陽春縣。卽古春州。有異鬼。棲於主簿廨。能白晝形見。飲食言笑如生人。尤惡人言其狀。言之卽肆擾。主簿家極苦之。旦必拜食。必祭奉事。唯謹。有斑直爲巡檢。初到官。簿招與飲。語及奇事。因詢此怪。未及對。鬼已立於巡檢後。簿色變。起立。巡檢覺有異。引手捽之。鬼不勝。仆於地。巡檢且捽且毆。鬼顧簿哀鳴。求救。簿力爲請。乃得脫。其家畏其必遷怒。終夕弗敢寐。到晚寂然無聲。啓戶見壁間大書曰。爲巡檢粗人。不足較。且去。自此遂絕。

盤門外僧庵

平江盤門外有僧庵。僧行數人共處。淳熙己酉八月。夜聞擊戶聲甚亟。啟關視之。則一女子也。攜銀裹粧。壘及數百錢。云家正數里外。歸省父母。值風雨不可前。願容托宿。不然恐有意外性命之禍。佛法慈悲。幸垂哀愍。僧不得已納之。乃爲掃一室。須臾。女含笑暱近。必欲促僧共榻。且恐以危言曰。若不我留。當死於此。僧又勸勉從之。迨曉。取錢付僧。倩買絹數尺。及脂粉之屬。懷之而去。某夕復來。後一城居祝秀才。以女墓在菴側。縱步訪僧。見粧壘在其室。疑是柩中物。遣僕呼其子驗之。果然。叩所從得。不肯言。乃訴於吳縣。縣逮治僧行。始道前事。祝氏父兄未之信。啓冢發棺。見女尸側目如生。手持所買絹脂粉在傍。冢外無損。

陷。只一竅。僅可容小兒拳耳。不勝駭歎。以衣覆其上。禱曰。汝若復能仰臥。則當再治葬。少時揭衣。已仰臥矣。慮終爲家恥。竟舉而焚之。

張文林子婦

致和中。鎮江府丹徒縣李主簿。被轉運檄往湖州方田。府差二吏曰徐璋。曰蔡禪。與偕行。既至境。館於近郊。觀音院僧房。其傍一小室。扃鑰甚固。二吏竊窺之。見壁間挂美女子像。前設香火。知爲殯宮。私自謂曰。我輩在旅。淒單若得如此來伴一笑。何幸哉。徐以扣僧。僧云。郡人張文林。今爲明州象山令。其長婦死。攢殯彼室。淺土中。而委吾歲時供事。此其畫像也。是夕。璋既寢。禪寢未熟。見女子褰幃入。笑曰。汝旦晝有意羨我。故來相就。將與汝周旋。切勿語人。及無以爲怪。而生疑懼。禪欣然滿望。留之狎昵。自是與璋異榻。每夕必至。踰月矣。二吏以裝齋垂竭。啓主簿求暫歸。主簿曰。璋善筆札。吾不可闕。禪獨歸足矣。至夜。女子來。問欲歸之故。禪告之。女曰。我有金釵。遺汝持貨。足以少濟。願罷西去之役。卽拔頭上釵。授禪。明日鬻於肆。得錢萬六千。而給謂璋曰。適入城。偶逢鄉人。以此借我。今當共用之。毋庸歸也。璋默念我與彼同里巷。豈有鄉人至而不識之理。且聞禪夜夜若與人私語。恐異時敗。將爲己累。乃著意伺之。一日天欲曉。正值女從禪榻而下。急掩之。仆於地。宛若初死者。衣冠儼然。咸驚怖不知所爲。以實告主僧。屬守視而拘二吏於官。付獄究鞠。復移文象山張令。遣老嫗詣寺發瘞。則已空矣。遂得免。未幾還丹徒。竟以憂駭得疾。禪璋并殂。

山陽二十子

紹興十年。兩淮兵革甫定。避地南渡者。稍復還鄉。山陽二士子。歸理故業。道經淮揚。舍於北門外。日已暮矣。主人慰諭綢繆。云吾主張此邸。唯恐客留不久。然於二君之前。不敢不以誠白。是間殊不潔淨。又有盜不可宿也。距此十里。呂氏莊。寬雅幽肅。且有禦寇之備。願往投之。當以僕馬相送。士子見其忠告。且素熟呂莊。領之而去。主人殷勤惜別。仍屬回塗。見過。遣兩健僕控馬。其行甚穩。夜未半。抵莊。莊幹出迎。云此地多鬼物。何爲夜行。士子具道所以。方解鞍。僕馬屹立不動。亟躍下。取火視之。但見大枯竹兩竿。木橙兩條而已。卽碎而焚之。後亦無他。歷數月。再到其處。北門寂然。無所謂主人也。

房州司理男

乾道戊子歲。房州司理汪尹師。有男。年將弱冠。習舉子業。宿於外舍。講學勤苦。常至夜半乃寐。忽得疾。飲食盡廢。不復觀書。而茹痛不肯言。經月而死。久之。其乳母亦暴亡。三日復甦。云前政交代之室女。死於此。吾兒蓋與之相遇。今遂爲夫婦。樂勝人間。欲取我往。如平生時看視。我責之曰。郎君幽婚。情同魚水。豈不念父母追悼乎。我若復留。誰與供過。兒感泣無語。我始得歸。子宗仁光基時爲房陵尉。親見此事。

鶴林玉露

羅大經

韓蘄王夫人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麤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

國夫人。斬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汪玉山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於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旣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旣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旣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例。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久爲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老卒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八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數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塔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由試其蘊耳。以一敝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觀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白羊先生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爲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爲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爲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爲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某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攜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臥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馮京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爲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灞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灞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

魂冷劍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廬陵惡少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滅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爲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於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爲謝。不然不能俱全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爲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資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韓璜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卽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卽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踉蹌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卽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

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卽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卽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於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卽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根也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賴文政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爲盜。推荆南茶駟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將欲何爲。羣凶不聽。以刀脅之。黽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類己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糞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旣爲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己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爲也。

張魏公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

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麈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儒林公議

闕名

王曾

王曾僕射有台宰之量。每進擢時材，不欲人歸恩在己。初參大政，嘗薦蘇惟甫者，可當煩使。惟甫至京師，屢造其門，不敢輒語以私。一日久奉朝請，資用已乏，困旬澣，吉且詣公，語餘，遂及身計。公答以他辭。惟甫退，所館已有特勅者在門，乃新命江淮都大發運使。實朝行之極選，乃王公日所署勅也。惟甫慚嘆久之。其他事多類此。范仲淹被遇極深，嘗贊之曰：久當朝柄，未嘗樹私恩。此人之所難也。公曰：恩若自樹，怨使誰當。識者以爲明理之言。

隨隱漫錄

陳世崇

錢唐遊手

錢唐遊手數萬，以騙局爲業。初願納交，或稱契家，言鄉里族屬吻合，稍稔，邀至其家，妻妾羅侍，室玩充案，屋宇華麗，好飲者與之沉酗同席，或王府，或朝士親屬，或太學生，狎戲喧呼，或詐失錢物，誣之倍償，好遊者與之放恣衢陌，或入豪家，與有勢者共騙之，好呼者或使之旁觀，以金玉質鏹，遂易瓦礫，訪之則封門矣。或詐敗以誘之，少則合謀傾其囊，或竊彼物爲證，索鏹其家，變化如神，如淨慈寺前瞽嫗，揣骨聽聲，知貴賤，忽有虞候一人，荷轎八人，訪嫗曰：某府娘子，令請登轎，至清河坊張家疋帛鋪前，少駐，虞候謂鋪中

曰。娘子親買疋帛數十端。虞候隨一卒荷歸。取鏹七卒列坐鋪前。候久不至。二卒促之。又不至。二卒繼之。少焉棄轎皆遁矣。有富者揖一丐曰。幼別尊叔二十年。何以在此。引歸沐浴更衣。以叔事之。丐者亦因以爲然。久之同買疋帛數十端。曰。叔留此。我歸請償其直。店翁訝其不來。挾丐者物色之。至其所。則其人往矣。有華衣冠者。買疋帛。令僕荷歸。授鑰開篋。取鏹坐鋪候久。晚不來。店翁隨歸。入明慶寺。如廁。易僧帽。裹僧衣以逃。戴生貨藥。觀者如堵。有青囊腰纏者。雖企足引領。而兩手捧護甚至。白衫者拾地芥啣刺其頸。方引手抓。則腰纏失矣。有術士染銀爲藥。先以水銀置鍋內。雜投此藥。水銀化煙去。銀在其中。或有欲傳之。欺以藥盡。重需市藥。則墮其計矣。殿步軍多貸鏹出戍。令母氏妻代領衣賜。出庫卽貨以償債。有少年高價買老嫗絹。引令坐茶肆內。曰。候吾母交易。少焉復高價買一嫗絹。引坐茶肆外。指曰。內吾母也。錢在母處。取其絹。又入附耳。謂內嫗曰。外吾母也。錢在母處。又取其絹出門。莫知所之。嗚呼。盜賊姦宄。皐陶明刑。則治。晉用士會盜奔於秦。治之之法。在上不在下。

楓窗小牘

袁某

趙韓王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禳謝。道流請章旨。趙難言之。從枕躍起。索筆自草曰。情關母子。弟及自出於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祟。逞此強陽。瞰臣氣血之衰。肆彼魘呵之厲。倘合帝心。誅既不誣。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謝。朱均云云。密封令勿發。向空焚之火。正爇亟。而此章爲大風所掣。吹墮朱雀門。爲人所得。傳誦於時。竟不起。

王至清

呂夷簡有總髻交王至清。以屢試不第。隱遯山壑。後以子簿幾縣薄遊京師。呂折簡召之。不赴會。仁宗詔廢郭后。呂實贊之。至清寓書夷簡曰。僕初與坦夫讀書山寺。論家人一卦。坦夫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爲此。卦入證語。乃今天子第有取於威如之吉。使天下夫婦之主。不得終始其義。坦夫獨不可以反身之說諫之。而將順至此乎。安在其有證於尼父一言也。僕今知讀書與仕宦。自是兩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終我身也。雖然。坦夫自今永保祿位矣。何者。有所廢。必有所愛。能從人主所愛處。有勳力焉。亦必不愛爵祿。以愛其人於衆人之外也。此一牘也。先爲相業。信後爲相位。賀惟坦夫兩受之。夷簡大怒。併其子逐焉。

丁謂

丁謂傾意以媚萊公。冀得大拜。然事未可必。生平最尙襪祥。每晨占鳴鵲。夜看燈蕊。雖出門歸邸。亦必竊聽人語。用卜吉兆。時有無賴于慶。貧寒不振。計且必死凍餓。謀於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易姓名。當大濟耳。幸無忘我。慶拜而聽之。老儒遂改于爲丁。易名宜祿。使投身於謂。謂大喜。收之門下。皆怪問之。謂不答。第曰。吾得此人。大拜必矣。不旬月而謂果入相。此人遂以寵冠紀綱。雖大僚節使。無弗倚藉。關說不踰年而宜祿家十萬矣。老儒亦以引見。竟得教授大郡。至今相傳。不解所謂。頃偶讀沈約宋書曰。宰相蒼頭呼爲宜祿。宜祿復姓丁。愈愜所念。莫謂晉公眼不讀書也。

厚德錄

農家子

李元綱

陳安節學士云。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錢三千。入山市斧柯。遇村人有爲逋負所迫。欲自經者。惻然盡以所贖贈之。而親釋縛。因坐石上。旁有人不相識。問饑渴乎。曰然。指路隅竹萌。令食之。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於掌以飲之。生飲水。頓覺精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爲詩。頗言人未來事。後祝髮爲浮屠。參善知識。何大圭自閩來云。此師所遇。乃鍾離先生。至今往來不絕。

韓魏公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於齋館。夜有偷兒入其室。囊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此謂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卽引頸。偷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二宋

二宋卯角之年。同於鬻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塵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爲橋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小宋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憲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

先兄乃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始信僧不妄。

寶禹鈞

寶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寶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僊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偁曰僖儀禮部尙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卽焚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旣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嘗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鈞問之對曰父罪犯至大辟徧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憫惻復有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舉公爲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爲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由公活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

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求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其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實無子。壽且促。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王繕

司門郎中王繕。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爲司戶參軍。家貧。食口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干於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并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嫌恨色。由是沉困銓管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內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侍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且具陳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腆。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亦庇賢爲善之報也。

李京妻

蘇子瞻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

於朝廷。鼎臣卽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旣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公嘗有數帖。爲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賀織女

兗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賀織女。父母以農爲業。其夫則負擔輿販。往來州郡。賀初爲婦。未旬浹。其夫出外經求。每一出。數年方歸。歸則數日復出。不聞一錢濟其母。給其妻。家貧無賴。閭巷呼爲不孝之子。所得錐刀之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夫還。但以欣然承事。飲食漱濯。必盡其力。未嘗微露風彩。言及小妻。及于衣食。其夫自以有所慚負。則必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則備織以資之。所得備直。盡歸其姑。己則寒不營衣。饑不飽食。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復益加恭謙。下氣怡聲。以悅其意。雖閤室無人之所。亦無怨歎。夫嘗挈小妻至家。賀則以女弟呼之。懇懃待之。略無慍色。賀爲婦二十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半載。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此婦生於窮賤之門。口不知忠信之言。耳不聞禮義之訓。而能如此。雖古之淑哲。無以過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不謬矣。書之以備鑒戒。

林積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旣臥。覺牀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

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於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勝。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孫公談圃

孫升

陳學究

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陳學究。聚生徒爲學。宣祖遣藝祖從之。上微時。獨嫉惡不容人過。陳時時開諭。後得趙學究。卽館於汴第。杜后錄陳之舊。召至門下。與趙俱爲門客。然藝祖獨與趙計事。陳不與也。其後藝祖踐祚。而陳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逮太宗判南衙。使人召之。居無何。有言開封之政。皆出於陳。藝祖怒問狀。太宗懼。遂遣之。且以白金贈行。陳歸半道。盡爲盜掠。陳居村舍。生徒日衰。飢寒。門館於驛舍。一夕醉飽而死。趙學究卽趙普也。陳忘其名。崔伯易能道其詳。屢欲作傳。

趙抃

趙參政抃。悅道。初好神仙術。在成都。有僧上詩云。須向維摩頂上行。悅道遂悟。後有道士獻紫金盃。悅道拒不受。道士求金三兩易之。悅道曰。吾以三兩凡金換奇金。不可在青州。有何郎中相傳。晉時人公招之。至。則鬚髮皓白。肌膚如槁木。龍鍾幾不能步。而飲啖自若。悅道閱其羸。使兩吏扶掖而出。至門外。則行步

如飛。吏還報，悅道大駭，使健步追之，已失所在。悅道後歸鄉里，一日忽遍辭親友，其子覘怪其形色異常，問後事，悅道厲聲斥之，少頃跌坐而化。

王青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傳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爲我擇一佳婿。」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於春官，晏以青爲妄，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比狀元，卽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婿，時秀才儀貌甚偉，衆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

孫莘老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官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輸錢，囹圄遂空。

淮南徐氏

藝祖從世祖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爲業，上每訪其家，必進美酒，無小大奉事甚謹。徐氏知人望已歸，卽從容屬異日計，上曰：「汝輩來，吾何以驗之？」徐氏曰：「某全家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世謂徐雞爪，迨上登極，諸徐來，皆願得酒坊，許之。今西樞曾布，其母朱氏，卽徐氏外生，亦無中指節，故西樞亦然，世以其

舊小說 十一 丁集二 宋

異故貴。不知其氣所傳。自外氏諸徐也。

舊小說

丁集三 宋

齊東野語

周密

真文忠公

真文忠公建寧府浦城縣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卽還。謹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扣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死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愚。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鄉落爲之不安。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真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幼穎悟絕人。家貧無從得書。往往假之他人。及剽學里儒。爲舉子業。未幾登第。初任爲延平郡掾。時倪文節喜獎借後進。且知其才。意欲以詞科衣鉢傳之。每假以私淑之文。輒一二日卽歸。若手未觸者。文節殊不平。曰。老夫固不學。然賢者亦何所見。遽不觀耶。西山悚然對曰。先生善誘後學。何敢自棄。其書皆嘗竊觀。特不敢久留耳。文節謾扣一二。皆能成誦。文節始大驚喜。於是與之延譽於朝。而繼中詞科。遂爲世儒宗焉。

林復

林復字端陽。括蒼人。學問材具。皆有過人者。特險隘忍酷。略不容物。紹熙中。爲臨安推官。有告監文思院

常良孫賊墨事。朝廷下之臨安獄。久不得其情。上意謂京尹左右之。尹不自安。復乃挺身白尹。乞任其事。訖就煅煉成罪。常流海外。因寓客舶。以往中途遇盜。無以應其求。盜取常手足。釘著兩船舳。船開分其屍爲二焉。林竟以勞改官。不數年爲郎。出知惠州。時常有烟家。當得郡。憤其冤。欲報之。遂力請繼其後。林弗知也。既至惠。適有訴林在郡日。以酖殺人。具有其實。以聞。徐安國亦按其家有僭擬等物。於是旨令大理丞陳樸追逮。隨所至置獄鞫問。及至潮陽。遇諸道間。搜其行李。得朱椅黃帷等物。蓋林好祠醮所用者。乃就鞫於僧寺中。林知必不免。願一見家人訣別。既入室。亟探囊中藥。投酒中飲之。有頃流血滿地。家人號泣。使者入視。則仰藥死矣。因以其死復命。然其所服乃草烏末。及他一草藥耳。至三日乃甦。卽亡命入廣。其家以空柩歸葬。始就逮時。僮僕烏獸散。行囊旁午道中。大姓潘氏者。爲收斂歸之。了無所失。其家與之音問。相聞者累年。至嘉定末。始絕。竟佚其罰云。此陳造周士所紀。得之括醫吳嗣英。甚詳。夷堅所志亦爲所罔。以爲真死。殊可笑也。

溧陽市民

建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言。監者不虞也。夕宿邸舍。甲謂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有可爲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冤。悉以諉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家素溫。爲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爲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時張定叟以尙書知府事。號稱嚴明。囚既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人。殺某人者。亦甲也。張駭異。使竟其說。曰。甲已殺某人。卽逸去。其家不知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

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闈而吏賂。故冤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縱之。一縣大驚。甲既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甚哉獄之難明也。

陸務觀

陸務觀初娶唐氏。閔之口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既出而未忍絕之。則爲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大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餚。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閣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舊感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又作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醺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從塵泉下土。墨痕猶鏤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爲汪之道宅云。

楊和王

楊和王居殿巖日。建第清湖洪福橋。規制甚廣。自居其中。傍列子舍四。皆極宏麗。落成之日。從外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時和王方被眷。從容聞奏。欲引湖水以環其居。思陵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語。宜密速爲之。退卽督濠寨兵數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晷。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縈繞。凡數百丈。三晝夜卽竣事。未幾。臺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上曉之曰。朕南渡之初。虜人退而羣盜起。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之。所有者止淮浙數郡耳。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庫金帛。悉置不問。故諸將有餘力。以給泉池園圃之費。若以平盜之功言之。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爲過。況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繼而後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且揭上賜風雲慶會四大字於上。蓋取大龜昂首下視西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復火災。人皆神之。至辛巳歲。其家捨閣爲佑聖觀。識者爲龜失其首。疑爲不祥。次年五月。竟燬。延燎燬燬。數百楹。不數刻而盡。益驗毀閣之禍云。

王邁潘坊

庚子辛丑歲。先君子佐閩漕幕時。方壺山大琮爲漕。曜軒王邁實之。與方爲年家。氣誼相好。用此實之。留富沙之日多。而壺山資給亦良厚。然亦僅資一時飲博之費耳。籍中有吳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樂於公廳。吳方舞遍。實之被酒。直造舞筵。攜之徑去。旁若無人。一座爲之愕然。壺山起謝曰。此吾狂友王實之也。時以爲奇事。實之莆人。登甲科。甚有文名。落魄不羈。爲正字日。因輪對及故相擅權。理宗宣諭曰。姑置衛王之事。邁卽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

此狂生也。邁後歸里。自稱勅賜狂生。嘗有詩云。未知死所先期死。自笑狂生老更狂。又賦沁園春曰。狂如此更狂不已。押赴瓊崖。同時富沙人紫巖潘昉庭堅。亦以豪俠聞。與實之不相下。庭堅初名公筠。後以詔歲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爲昉。殿試第三人。跌宕不羈。傲侮一世。爲福建帥司。機宜文字。日醉騎黃犢。歌離騷於市。人以爲仙。嘗約同社友。劇飲於南雪亭梅花下。衣皆白。旣而盡去。寬衣脫帽。呼嘯酒酣。客散。則衣間各濃墨大書一詩於上矣。衆皆不能堪。居無何。同社復置酒瀑泉。酒行。令曰。有能以瀑泉灌頂。而吟不絕口者。衆拜之。庭堅被酒豪甚。竟脫巾髻。髻裸立流泉之衝。且高唱濯纓之章。衆因謬爲驚歎。羅拜以爲不可及。且舉詩禪問答以困之。潘氣略不懾。應對如流。然寒氣已深入經絡間矣。歸卽臥病而歿。旣不得年。又以戲笑作孽。不自貴重。聞者惜之。庭堅才高氣勁。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古樂府。年六七歲時。嘗和人詩云。竹纔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已知其不永。其論巴陵一疏。至今人能誦之。以此終身坎壈焉。劉潛志其墓云。公論如元氣兮。入人之肝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異。嗚呼。此所謂世教兮。所謂民彝。正謂此也。余少侍先君子。皆嘗識之。轉眼今五十年矣。

方翥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翥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攜出中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翥旣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翥爲館職。偶及試闈異事。間及之。偶有客在坐。同年也。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

敍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吾扶曳而去。所謂試卷者。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旦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已。按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疊用韻。已而爲第四名。窮怪主司鹵莽。及元祐中使虜。過北門。馮爲留守。始脩門生敬。酒邊。馮因言昔忝知舉。祕監賦重疊用韻。以論策佳。輒爲改之。擢真高等。頗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酒盃覆懷。再三愧謝。與此略同。

楊和王

楊和王最所鍾愛者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勅。繼事向子豐。居於霽。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氏使祕之。以爲己出。且亟報王。王喜甚。卽請告。命輕舟往視之。向氏家知王來。良窘。無策以尼其行。時王以保寧昭慶兩鎮節鉞領殿巖。於湖爲本鎮。子豐使人諷郡官往迓之。自郡將以次。皆屬橐鞬。謹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是聞官吏郊迎。深恐勞動多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繒花果。以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爲粥米。故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孫。

杭學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以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關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寢壞。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於是大闕肆罵。時趙京尹與衆教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士人。一半取游士。於是乃息。

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羅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彘彘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尙知逐客爲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無見義以不爲。宜行己而有恥。苟爲溫飽。可勝周粟之差。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旣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絕句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斥姦書。又五言。鄭五不去國。金陵深誤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比黨分。歸與雖幸矣。恨未効朱雲。又詩。上書如啜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譁。依然茅葦縱橫斜。鍾山老柏休槎牙。嗚呼。時事如絲麻。食肉者口徒啣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將謂秦事邪。淳祐寢不如端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引喙鳴靈鴉。天降奇禍遭羅罟。尼山草木枯無華。奄奄山鬼相揄挪。我今束書歸天涯。不惜一去惜國家。於是京尹待罪。兩教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閩。至以游士欲渡淮。以脇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己未。吳丞相潛。再登揆席。首欲

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炯以參樞軸。畢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於是漸復雲集矣。

黃婆

篋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黃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飛。獠自腰已下。有皮纒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俟之。其家知爲所竊。則集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往往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鑄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爲何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爲誕也。後漢郡國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品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華字茂先。蓋取其名而爲志也。

安定郡王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道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爲黃金。其人皎然玉樹。有小鱸。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冲別。挽留不回。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艱困。宜順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

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斬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一夕無疾而亡。踰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踰於危。僅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既而襲爵。年八十七歲。乃終。克家端明。乃其曾孫也。

蘇大璋

三山蘇大璋。顛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如夢告。既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拆號。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攜此狀入院。徧示考官。謂設如所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既拆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乃訴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

徐瑄

永嘉徐瑄。字漢玉。治周成子獄。無所枉。自知必得罪。束擔俟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答曰。吾固宜去。不待驅逐。但未知當往何所。神曰。汝得嚴州。覺與家人言。夢真妄耳。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近畿乎。已而謫道州。又徙象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唐嚴州也。歎曰。吾其不返乎。果終焉。

章氏昆弟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卽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翊。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

榘之子樵樵。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孝友睦姻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尙也。

吳季謙

吳季謙。愈初爲鄂州邑尉。嘗獲劫盜。訊之。則昔年有某郡倖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脇之曰。汝能從我乎。妻曰。汝能從我。則我亦能從汝。否則殺我。盜問故。曰。吾事夫者十年。今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僅有一兒。纔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幸而爲我育之者。庶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無悔。盜許之。乃以黑漆圓盒。盛此兒。藉以文襖。且置銀二片。其傍。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一日盜至鄂。艤舟。挾其妻入某寺。設供。至一僧房。旁間黑盒在焉。妻一見識之。驚絕。幾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憩於此。毋撓我。乘間密問僧。何從得此盒。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濱。有嬰兒白金在焉。吾收育之。爲求乳食。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爲我白之。有司。卽捕之。可以爲功。受賞。吾冤亦釋矣。僧爲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季謙因是改秩。

侯某

蜀中類試。相傳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爲暗號。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爲常。李壁。李章德。李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類試。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某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詩示侯。侯疑其必有謂。將出門。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後。至納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借一觀。以小金牌與之。吏取以示。則詩之警聯皆同。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樽。侯卽於己卷改用之。旣而皆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惟以授子昆仲。何爲又以與人。李悅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聞。終身與侯

不咸。

秦會之

秦會之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選馭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候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罨。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來卒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旣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己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孫守榮

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鳥占。其術多驗。號富春子。薄游雪上。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而土人當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春。因賀之曰。旦夕鄉郡之除。必君也。王以爲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後登史衛王之門。頗爲信用。一日聞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關。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翌日。果李全以玉柱斧爲貢。爲閹者遲留質之於府。而後納。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啓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囊二十萬耳。剝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黥置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楊太后

慈明楊太后養母張夫人善聲技。隨夫出蜀。至儀真。長蘆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適出見之。知其女當貴。因招其父母飯。語之故。且斂之。往行都。當有所遇。以無資告僧。僧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導之入慈福宮。爲樂部頭。后方十歲。以爲則劇孩兒。憲聖尤愛之。舉動無不當。后意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譖之后。后笑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上。其後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既貴。恥其家微。陰有所遺。而絕不與通。密遣內璫。求同宗。遂得右庠生嚴陵楊次山。以爲姪。既而宣召入見。次山言與淚俱。且指他事爲驗。或謂皆后所授也。后初姓某。至是始歸姓楊氏焉。次山隨卽補官。循至節鉞郡王云。（長蘆僧事與章獻玉泉事絕相類。）

黃尙書夫人

黃子由尙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尙書之女也。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奕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時趙師彛從善。知臨安府。立放生池。碑於湖上。高文虎炳如內翰。爲之作記。誤書鳥獸魚鼈。咸若商曆以興。旣已。鈹石分送。朝行。胡夫人一誦。卽知其誤。會炳如以藏頭策題。得罪多士。而從善又以學舍張蓋毆人等。嘗斷其僕。諸士旣聞其事。遂作小詞。譏詆之。作爲夏王道。不是商王。這鳥獸魚鼈是你者。乃胡氏首指其誤也。他日胡氏殂。其婢竊物以逃。捕得之。送臨安府。從善銜之。遂鞠其婢。指言主母平日與奕者。鄭日新通。所失物。乃主母與之耳。因逮鄭繫獄。跡之未幾。子由以帷簿不修。去國事之有無。固不可知。而從善之用心亦薄矣。後十餘年。從善死。其子希

倉亦死。其婦錢氏，悍處，獨任一僕幹主家事。有老僕知其私，頗持之。錢氏與幹者，欲滅其口，遂以他事係官，竟斃於獄。且擅焚之，未幾，僕家聲其冤於憲臺。時林介持憲節，方振風采，遂逮錢氏於庭，經營巨援，僅爾獲免。而幹者遂從黥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近厚，而報復之理，昭昭不容揜也如此。

王妙堅

王妙堅者，本興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居嘗以符水呪棗等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少憩，適其鄰有陳生，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臚（音賦）不可疎者，還可禳解否？嫗曰：此特細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且爲持呪，俾之沐髮，蓋是時恭聖楊后，方誅韓，心有所疑，而髮臚不解，意有物祟，以此徧求禳治之術，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意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爲創道宇，賜名明真，俾主之。累封真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誇誕，薄知其事，欲以奇動，於是以黃絹方丈，帝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渥，住太乙東宮。

曹泳

紹興乙亥十月二十二日，秦檜亡，翼日曹泳勒停，安置新州。先是二十一日，車駕幸檜第視疾，時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燴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既出呼幹辦府問何人爲此，則答以曹泳，遂有是命。泳初竄名軍中，並緣功賞，列得班行，嘗監黃崑酒稅，秩滿到部，注某闕，鈔上省，檜押勅，顧見泳姓名，問何處人，省吏對：此吏部擬注，不知也。命於侍右書鋪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公忘之邪？泳曰：昏忘實不省於河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示泳，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一行

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蓋微時索遊富人家。得錢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縑。曰。此吾束脩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旣別不相聞。雖知檜貴震天下。不謂其卽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檜曰。公眞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與謝伋嘗有隙。台州之獄。泳有力焉。檜暮年頗有異志。泳實預其密謀。燔本檜妻黨王氏子。蠢駘。嘗燕親賓。優者進伎。燔於座中。大笑絕倒。檜殊不憚。檜素畏內。妾嘗孕。逐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仕至侍郎。兼給事中。其兄一鳴。弟一鶚。皆位朝列。泳嘗勸檜還一飛以補燔處。未果。而檜死云。此事聞之。謝伋之孫直。中興遺史所載。則曹筠也。與此頗有異同。故詳載之。

優人詠諧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爲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嬾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近者己亥歲。史（疑失一字）之爲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幘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傍者云。他雖作賊。且看他哥哥面。又女官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內宴日。參軍四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鬻栗。可少緩。請至三四。其答如前。胥擊其首曰。甚事不被鬻栗壞了。蓋是俗呼黃冠爲鬻栗也。王叔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徹底清。錫宴日。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此酒名徹底

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傍謂之云。汝既爲徹底清。却何如此。答云。本是徹底清。被錢打得渾了。此類甚多。而蜀優尤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闈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子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幸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者焉。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尚之樂。而餘者互譏笑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少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譏謂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隆國黃夫人

隆國黃夫人。湖州德清縣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復歸李仁本。媵其女。以入榮邸。時嗣王與芮苦無子。一幸而得男。是爲度宗。然自處極謙抑。雖處貴盛。每遇邸第親戚。至不敢坐。常以孀子自稱。人亦以此多之。或者有魏子之謗。其實不然也。齊秦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纔數里。賈陟濟川。制置少日。舟過龜溪。見婦人浣衣也。偶盼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調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及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攜以歸。既而生似道。未幾出嫁。爲民妻。似道年長。始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當景定咸淳間。屢入禁中。隆國至。與同寢處。恩寵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賜祕器及冰腦各五百兩。贖銀絹四千兩。正命。中使護葬。帥漕供費。凡兩輟朝。賜諡柔正。又賜功德寺。及田六千畝。可謂盛矣。一邑產二女貴人。

前此之所未有也。

一母生二名儒

陳了翁之父尙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子，卽見還。旣而遣至，卽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宜興宰

嘉熙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蒨麗華粲。交陰半畝，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警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寤言，或癡坐竟日。其家憂之，有老年頗知其事，乘間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夭，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於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牆微蝕，一窻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啓而視之，顏貌如生，雖粧飾衣衾，略不少損，直國色也。趙見爲之惘然心醉，昇尸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旣而氣息惺然，疲齷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亦云異矣。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屍，置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訟於官，每疑無此理。今此乃得之親，舊目擊，始知其說不妄。然通鑑所載，赤眉發呂后陵，汗辱其尸，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

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者。以三點指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爲奇。以此得名。余按診脈之法。必均調自己之息。而後可以候他人之息。凡四十五動爲一息。或過或不及。皆爲病脈。故有二敗三遲四平六數七極八脫九死之法。然則察脈固不可以倉卒得之。而況三點指之間哉。此余未敢以爲然者。或謂其別有觀形察色之術。姑假此以神其術。初不在脈也。紹興間。王繼先號王醫師。馳名一時。繼而得罪。押往福州居住。族叔祖宮教時赴富沙。倅素識其人。適邂逅旅舍。小酌以慰勞之。因求察脈。王忽愀然曰。某受知既久。不敢不告。脈證頗異。所謂脈病人不病者。其應當在十日之內。宜亟反轍。尙可及也。因泣以別。時宮教康強無疾。疑其爲妄。然素信其術。於是卽日回轅。僅至家數日而殂。亦可謂異矣。又嘗聞陳體仁端明云。紹熙間有醫邢氏。精藝絕異。時韓平原知閣門事。將出使。俾之診脈。曰。脈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閣回輅日。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怪其妄談。然私憂之。泊出疆甫數月。而其妻果殂。又朱丞相勝非子婦偶小疾。命視之。邢曰。小疾耳。不藥亦愈。然自是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爲狂誕。後一歲。朱婦得男。其家方有抱孫之喜。未彌月而婦疾作。急召之。堅不肯來。曰。去歲已嘗言之。勢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果殂。余謂古今名醫多矣。未有察夫脈而知妻死。未孕而知產亡者。嗚呼。神已哉。

陳日照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鷓鴣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其父。其叔乃獨異之。每加回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湖湘者。至半途呼

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去。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已殂。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之無聊。授生徒自給。永守林岳亦同里。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趾鄰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於市。國相乃王之婿。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會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爲婿。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婿。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或以爲事不可料。不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

賈師憲二則

徐謂禮嘗涉獵袁李之書。自詭閱人貴賤多奇中。與賈師憲丞相爲姻聯。賈時年少。荒於飲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因扣徐云。兒子跌宕若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因曰。夫人勿多憂。異日必可作小郡太守。母喜而誦其言於子。他日賈居相位。徐以親識故求進。久之不遂。賈母爲言之。賈不獲已。答曰。徐親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饒郡與之。以終身。蓋深銜前言也。然師憲少年日。嘗馳馬出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忽有布裘道者。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旣而醉博平康。至於敗面。他日復遇道者。頓足驚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賈師憲柄國日。嘗夢金紫人相。口口傍一客謂之曰。此人姓鄭。是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意疑其人。且姓與夢合。於是竟以他故擯逐之。及魯港失律。遠謫南荒。就紹與差官押送。則本州推官沈土珪攝山陰尉鄭虎臣也。鄭武弁嘗爲賈所惡。適有是役。遂甘心焉。賈臨行置酒。招二人歷言前夢。且祈

哀傲庇云。向在維揚日。襄鄧間有人善相。一日來。值其跣足臥。因歎惜再三。私謂客曰。相公貴極人臣。而足心內陷。是名猴形。恐異時不免有萬里行耳。是知今日竄逐之事。雖滿盈招咎。蓋亦有數存焉。及抵清漳之次日。泣謂押行官曰。某夜來得夢。大不祥。離此地。必死無疑。幸保全之。遂留連三日。逗留不行。而官吏迫催之。離城方五里許。小泊木綿庵。竟以疾歿。或謂虎臣有力焉。先是林僉樞存孺。久爲賈所擯。謫之南州。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而價穹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留與賈丞相自用。蓋一時憤悵之語耳。至是郡守與之經營之。竟得此物以斂。可謂異矣。死生禍福皆有定數。不可幸免也。如此。此事親聞之沈士珪云。

馬生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一旦馬生歿。姬出。梁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卽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憮然不樂。無幾梁亦死焉。人尤無損之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嚴蕊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常命賦紅白桃花。卽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

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爲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墜。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嬾。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在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囊饋贈之而歸。其後朱晦菴以庾節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藥爲濫。繫獄月餘。藥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爲受此辛苦耶。藥答云。身雖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僞。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旣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籍。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藥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邱霖商卿爲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蓋略不構思。卽口占卜算子云。不是受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卽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焉。夷堅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台故家云。

陳孝女

陳孝女。錢塘人也。父業儒。嘗受男爵。漫游江淮間。居胭脂嶺下。家粗給。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爲盜所掠。僅留一女。十歲。攜之乞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五里塘舊僕家。聞殊勝。寺設粥供。日攜女就寺食。凡數月。僧知所以。頗憐之。俾留衆寮。供榜疏職。時孫元帥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傍。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爲薦。一見投合。如久要。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室之撫誨。

洞達孝敬。時屆仲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久不拜掃矣。今值禁烟。聞主人將爲湖山遊。能乘此機。一往祭奠否。父卽備牲醴以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罷。李偕攜酒飲傍舍。女悲泣不已。父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今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泪俱下。父亦感慟。而女躡踊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因與墓隣。斂而附於母冢。之傍云。嗚呼。古有曹饒二娥。焜耀史冊。著爲美談。今陳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至孝。抱冢泣死。視前修爲無愧矣。因詳著以俟傳忠孝者。

癸辛雜識前集

周密

趙溫叔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醕。繼以金料捧籠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笑。其後均役口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爲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笑云。君尙能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飲數杓。復問之。其對如初。幾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腰腹間砉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腸迸裂無疑。吾本善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而典客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踟躕起對曰。某不幸抱饑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

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革條爲之迸絕。故有聲耳。

湯某

建康緝捕使臣湯某者。於儕輩中著能聲。蓋本羣盜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負小笈。投湯所居。湯遣詢誰何。則自通爲鄴沙王小官人。趨前致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憇辭云。觀察在此不敢留。只今往和州擬假一力。負至東陽鎮。問渡湯疑有他。遂擇其徒狙黠者偕往。俾偵伺之。自離城闔。遇肆輒飲。已而大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右扶醉人。殊倦甚。悲曰。湯觀察以其爲好手。不過一酒徒爾。凡七十里。抵鎮邸。大吐投床。終夕索水。喧呶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密扣同行。知夕來酒醉伏枕。亟造臥所。少年聞湯來。則亦扶頭強披衣。扣所以至。湯謾以他語答之。少年笑曰。得非疑某沿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爲證。且曰。雖然。或有他故。願效區區之力。湯囁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夜來總所大有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制司。立限購捕。嚴甚。少違則身受重譴矣。束手無措。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恐妖異所爲。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哀所事香火。或可徵神物之庇耳。湯哂其醉中語誕荒。不復詰。力邀同還。抵家。謾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器物。皆粲然橫陳。供床下矣。湯始大驚。以爲神。方欲出謝之。則其人已去矣。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鄭千里女

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己酉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割股和藥。疾遂瘥。至次年春。汲井之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紫雲接引而昇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奏於朝。

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鄉里爲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數千人。明年苦旱。里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以立爲宰。頗疑有他。因閱故牒。密遣縣胥廉其事。適新建縣有闕氏者。願一婢來歷不明。且又旌義人。因呼牙僧訊。卽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姻。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傍邑。乃設爲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爲此耳。昌黎謝自然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者。豈皆此類也耶。

吳四丈

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柬刺僉名於上。使一僕遍投之。俗以爲常。余表舅吳四丈。性滑稽。適節日無僕可出。徘徊門首。恰友人沈子公僕送刺至。漫取視之。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己刺盡易之。沈僕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吳刺也。異日合并。因出沈刺大束。相與一笑。鄉曲相傳。以爲笑談。然類說載陶穀易刺之事。正與此相類。吳效之爲戲耳。又雜說載司馬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之。滎陽呂公亦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旣勞作僞。且疎拙露見。可笑。則知此事由來久矣。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

韓彥古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爲諫議大夫。阜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爲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於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亦在傍。怪其奩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啓觀之。則

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合既碎。益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粹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爲人。弗與交。請謁嘗瞰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既見。韓延入書屋。而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強留。室有二廚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古常欲略觀。不可得。至是仁甫聞其言。窘甚。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祕藏。將卽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李於是爲盡量。每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卽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償。輒先錄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憤愧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其怙富玩世。狡猾每若此。

癸辛雜識後集

周密

三學

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喻。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時君時相。略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受賂。豪奪庇姦。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謗。扣閣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非京尹不敢過問。雖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未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爲敵。重修丙辰監令。

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於大猷實有題名之石。磨去以爲敗羣之罰。自此之後。恣橫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各重其見數。豐其饋。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要君在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迺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懲嵩之之不敢爲。似道之不敢輕治。乃監大全之無能爲。至彭成大之爲前廊。竟撫爲平日之賊。決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過人者。

韓平原

韓平原被誅之夕。乃其寵姬四夫人誕辰。張功甫移庖大燕。至五更方散。大醉幾不能起。幹辦府事周筠。以片紙入投云。聞外間有警不佳。乞關閣門免朝。韓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取瑞香番羅衣一襲。衣之。登車而往。旋即殿司軍已圍繞府第矣。是夕所用御前樂部伶官。皆閉置於內。饑餓三日。始放。時趙元父祖母蘄國夫人徐氏。與其母安部頭。皆在府中。目擊其事。後斥賣其家所有之物。至於敗衣破絮。亦各分爲小包。包爲價若干。時先妣以數券得一包。則皆婦人弊屨也。方恚恨以爲無用。欲棄之。疑其頗重。則內藏大北珠二十粒。蓋諸婢一時藏匿。爲逃去之計。適倉皇遺之云耳。

馬廷鸞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陽馬公廷鸞。字翔仲。以翻胃之疾。乞去甚苦。凡十餘疏。始得請。則疾已棘矣。以暑

甚病危。不可卽途。遂出寓於六和塔。余受公知。間日必出問之。時公偃臥小榻。素無姬妾。止一村僕。煮藥其傍。嘗淒然謂余曰。吾家素貧。少年應南宮之試。止草履襤被而已。一日道間餒甚。就村居買螺螄羹。泡蒲囊中冷飯食之。遂得此疾。旣無力治藥。朋友憐之者。以二陳湯服之。良愈。是歲竊冒省魁。後爲兩制日。疾復作。醫者復以丁香草果飲。亦三兩服卽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蓋有後來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廟堂。分量極矣。過矣。今疾復作。而衆藥不效。勢無生理必矣。所恨者時事日異。無以報國爲不滿耳。因泣下數行。然賈師憲終疑其托疾引去。欲相避者。因奏知自出關訪問之。其實覘之也。及見其骨立羸然。乃始驚曰。碧梧乃真病也。次日奏聞。以大觀文知鄉郡以榮其歸。且特賜東園祕器。以爲沿途緩急之備。公卽日輿疾以歸。及還番陽。疾乃安。閱月而全愈。未幾以吳堅爲相。是冬北軍渡江。督府軍潰。而國隨以亡矣。使公不病。病不亟。則位不可釋。位不可釋。則奉璽狩北之責。公實居之。今乃以疾而歸。歸而疾愈。安處山林。著書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後薨。此非天相吉德。曲爲之庇。安能若是哉。公嘗自著番陽遺老傳。及門人所述年譜。備載出處之詳。茲不贅云。

廖瑩中

賈師憲還越之後。居家待罪。日不遑安。翹館諸客。悉已散去。獨廖玉瑩中。館於賈府之別業。仍朝夕從不捨。乙亥七月一夕。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雨泣。到五鼓方罷。廖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煮茶以進。自於笈中取冰腦一握服之。旣而藥力不應。而業已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熱酒一杯飲之。姬復以金杯進酒。仍於笈中再取片腦數握服之。姬覺其異。急前救之。則腦酒已入喉中矣。僅落數片於衣袂間。姬於是垂泣相

持。廖語之曰。汝勿用哭我。我從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命亦恐不免。年老如此。豈能復自若。今得善死矣。吾生平無負於主。天地亦能鑒之也。於是分付身後大概。言未既。九竅流血而斃。

過癩

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凡覺面色如桃花。卽此證之發見也。或男子不知而誤與合。卽男染其疾。而女瘥。士人旣皆知其說。則多方詭作。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嵇供申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獨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言爲父母所逐。無所歸。因同至邸中。至夜甫與交際。而其家聲言捕姦。遂急竄而免。及歸。遂苦此疾。至於墜耳塌鼻。斷手足而殂。癩卽大風疾也。

趙孟桂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云。勅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阽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邊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講信爲請。自非孝順一念。發於天性。疇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尙賴爾委曲贊助。速成議和。以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響川蓋未嘗爲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奸人乘危造爲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孟桂乃趙忠惠與篤之妹。今爲尼。改名子桂。住湖州廣福寺云。

癸辛雜識續集

周密

羅椅

羅椅字子遠號礪谷廬陵產也少年以詩名高自標置常以詩投後村有華裾客子袖文過之句知其爲巨富家子也壯年留意功名借徑勇爵捐金結客馳名江湖時方尙程朱之學於是盡棄舊習而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所授然後名家於是尊饒雙峯爲師時四方從之者數百類多不能文之人子遠天資素高又濟之以性理之學竟爲饒氏高弟其實欲蓋陶猗之名也未幾以李之格薦登賈師憲之門久之賈惡其不情心薄之時在江陵值庚申透渡之事遂去賈往維揚依趙月山遂青鞋破襜蓬頭垢面儼然一貧儒也月山得其銜袖之文甚喜遂延之教子賓主極相得未幾師憲移維揚月山仍參闈幕一日話間云兒輩近得一師善教導蓋廬陵羅兄也才美可喜但一貧可念也師憲先廉知爲子遠給月山云好秀才能教子弟極難得願見其人月山遂拉子遠出見之師憲爲之絕倒月山茫然問所以師憲曰此江西羅半州也其家富豪十倍於我輩執事高明乃爲所欺耶月山甚慚子遠知蹤跡已露遂告別而去既而登丙辰第以乘義郎換文林爲江陵教又改潭教潭之士聞其來先懷輕侮之意及至首講中庸齊聲可聽諸生乃無語及宰贛之信豐登畿爲提轄權貨務賈師憲既知其平生素詭詐不然之久而不遷至度宗升遐失於入臨於是臺評論罷而去饒雙峯者番陽人自詭爲黃勉齋門人於晦菴爲嫡孫行同時又有新淦董敬菴韓秋巖皆爲雙峯門人子遠與之極相得互相稱道及世變後道學旣掃地董韓再及門則子遠不復納之矣董韓亦行怪者俱不娶雙峯死二君匍匐往哭縞素背負木主每夕旅邸輒設位奉木主哭臨之旅主人皆患苦之及道由撫州黃東發震時爲守津吏報云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

大哭而去。行止怪異。不知何人。東發聞之。卽往迎之。亦製服於郡廳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自石洞回。東發聘董爲臨汝堂長。書幣極厚。留韓郡齋。蓋一時道學之怪。往往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慾行。董敬菴。淦之浮薄者。鄉人呼爲董苟菴。韓自詭爲魏公之裔。僻居蔀屋。而榜帖則必稱本府。常語朋友云。先忠獻王勳德在國史。先師文公精神在四書。諸賢不必對老夫說功名。說學問。以此往往爲後生輩所譏云。

葉醫

括之縉雲有葉醫。挾術頗精。一夕忽夢。追至城隍。主者戒云。凡今北之人虐南人。蓋有數。若南人恃北勢。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無赦。趙某者。昔在福州日。殺人至多。獲罪於天。今使之得暗疾而死。或以穀二石。酒二斗。雞四隻相邀。汝慎毋往。不然逆天之罪。不可違也。然於次日。必有葉氏亦以此數相償。且有重獲也。旣覺。惴惴然。遂往廟中炷香。甫歸家。而趙氏之家。令人果以物至相邀。遂辭以疾不往。次日葉府召醫。疾愈。以物酌謝。乃雞酒穀如夢中之數。收功獲謝。而趙則殂矣。

海井

華亭縣市中有小常賣鋪。適有一物。如小桶而無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旣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此者凡數年。未有過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舶老商見之。駭愕。且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黽黠。意必有所用。漫索五百緡。商嘻笑。償以三百。卽取錢付之。駟因叩曰。此物我實不識。今已成交得錢。決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于

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其名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吾事濟矣。

智井枯骸

李仲賓衍父少孤貧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踰隣寺頽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餘步忽迷失故道。但見黃沙莽莽非平日經行境界。心甚異之。舉頭見日色昏猶能認大悲閣爲所居之地。遂向日南行。循閣以尋歸路。忽見一壯夫白帶方巾步武甚健厲聲問往何方。方錯愕問遽以手摔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爲鬼物。然猶踉蹌相向。李復以拳仆之。隨仆隨起者十餘次。其人遂似怒而去。既稍前則無首者踞坐大石上以俟。意將甘心焉。然路所必經勢不容避。忽記腰間有采杞之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而迎之。遂斧其頸。鏗然有聲。乃在青石上。其人寂然不見。而異境亦還元觀。乃私識其處而歸。家人見其神采委頓問之則不能語。越宿方能道所以。遂偕數人往訪其處。果有斧痕在石上。遂啓其石下。乃智井。井中皆枯骸也。詢之蓋亡金兵亂中死者。遂函其骨遷窆他所。後亦無他。

扇令史

扇（音望）令史河間人。其妻常爲白衣男子所據。來則痛飲。然後共寢。扇不勝其忿。於是仗利刃伺於床下。既而果來。擁婦劇飲。大醉。方欲就睡。掩其不備。以刃刺之。白衣沿壁而上。躡捷如飛。因逆刃搶殺之。墮地。化爲霜毛白鼠。身長五尺許。雙目爛然。遂抉其目珠。色深碧而徑寸。宛似瑟瑟。夜至暗室。有光芒尺餘。北人戲名曰姨夫眼眶。蓋北人以兩男子共狎一妓。則呼爲姨夫。故以爲戲云。

塞材望

蹇材望。蜀人。爲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蹇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銀二笏。鑿竅併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爲埋葬。仍見祀。題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銀所以爲埋瘞之費也。日繫牌與銀於腰間。只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遍祝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皆憐之。丙子正月。旦日。北軍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謂之溺死。旣而北裝乘騎而歸。則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鄉曲人皆能言之。

回回之俗

回回之俗。凡死者。專有浴屍之人。以大銅瓶。自口灌水。蕩滌腸胃穢氣令盡。又自頂至踵淨洗。洗訖。然後以帛拭乾。用紵絲或絹或布作囊。裸而貯之。始入棺。斂棺用薄松板。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屍穢水。則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謂之招魂。置卓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飯。四十日而止。其棺卽日便出。瘞之聚景園。園亦回回主之。凡賃地有常價。所用磚灰匠者。園主皆有之。特以鈔市之。直方殂之際。眷屬皆勞面。掉披其髮。毀其衣襟。躡踊號泣。振動遠近。棺出之時。富者則丐人持燭。撒果於道。貧者無之。旣而各隨少長拜跪如俗禮。成服者。然後咕靴尖。以樂相慰勞之意。止令羣回誦經。後三日。再至瘞所。富者多殺牛馬。以饗其類。併及隣里與貧丐者。或聞有至瘞所。脫去其棺。赤身葬於穴。以死者面朝西云。

徐蘭

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至次日。復以精縑製新衣一襲。奉之。至於輿臺。各有厚犒。如此兼旬。

日未嘗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己。以白金五百星。并綵縑百匹饋之。凡留連半年。糜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聲播于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赴。其家雖不甚大。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以錦纈爲地衣。乾紅四緊紗爲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樂者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其後死。葬於虎邱。太學生邊雲遇作墓銘云。此亦娼中之貴者。其後如富沙之唐媚。魏華。蘇翠。京口邢蕊。韓香。越之楊花。繆翠。皆以色藝稱。士大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爲其所污。屢見之於白簡。

失巾人

費潔堂伯恭云。重慶受圍之際。城外一山極嶮絕。有洞。洞口僅容一人。而其間可受數百人。於是衆兢趨之。復以土石窒其穴。時方初夏。一日忽天雷雨。火光穿透洞中。飛走不定。其間有老者云。此必洞中之人。有雷霆死者。遂取諸人之巾。以竹各懸之洞外。忽覩雷神於內。取一巾而去。衆遂擁失巾之人出之洞外。卽有神物挾之而去。至百餘步外。仆于田中。其人如癡似醉。莫知所以。然及雷雨息。復往洞中問之。但見山崩壞。洞中之人皆被壓死。無一人得免禍者。惟此失巾人獲存耳。

蔡起莘

永嘉有蔡起莘。嘗爲海上市舶。德祐之末。朝廷嘗令本處部集舟楫。以爲防招之用。其處有張曾二者。頗黠健。蔡委以爲部轄。旣而本州點撞所部船。有違闕。卽欲置張於極刑。蔡力爲祈禱。事從減。明年張宣使部舟。欲入廣。又以張不能應辦。欲從軍法施行。蔡又祈免之。遂命部舟入廣。以贖罪。未幾崖山之敗。張盡

有舟中所遺而歸覲。驟至貴顯。蔡旣歸溫。遂遭北軍所據。家遂破焉。因挈家欲入杭。謁親故。道由張浜。偶懷張曾二部轄者居此。今不知何如。漫扣之。酒家云。此處止有張相公耳。因同酒家往謁之。張見蔡卽下拜。稱爲恩府。延之中堂。命兒女妻妾羅拜。白曰。我非此官人。無今日矣。遂造宅置田。造酒營運。遂成富人。張卽今宣慰也。名瑄。同時繼蔡爲市舶者。姓陳名璧。天台人。有方元者。世居上海。謹徒也。因事至官。陳遂槌折方手足。棄之於沙岸。後醫治復全。革世後。隸張幕下爲頭目。因部糧船往泉南。至台境。值大風不行。遂泊舟山。因取薪水登岸。望數里外有聚屋。扣之土人。則云前上海陳市舶家也。方生意疑爲向所見殺者。卽攜酒往訪之。陳出迎。已忘其爲人。扣所從來。方以阻風告。陳遂置酒。酒半。酣。方笑曰。市舶還記某否。某卽向遭折手足方元也。陳方愕然。遜謝。三鼓後。方哨百人乘炬挾刃而來。陳氏一家皆不得免焉。此二事一爲報恩。一爲復怨。皆得之于天。

陳諤

陳諤。字古直。號埜水。嘗爲越學正。滿替。往婺之廉司取解由。歸途偶憇山家。有長髯野叟。方搗柏子作油。見客至。遂少輟。相問勞曰。君亦儒者邪。持盃茶飲之。遂問。今將何往。陳對以學正滿替。欲倒解由。別注他缺。髯叟忽作色而起。曰。子自倒解由。我自搗柏油。遂操杵曰。不復再交一談。陳異而詢於隣人。云。此傅秀才。隱者也。惡君言進取事故耳。陳心甚愧之。因賦詩云。忽遇深山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老來一出爲身計。不滿先生一笑中。

癸辛雜識別集

周密

陳宜中

陳宜中之先爲吏。每以利物爲心。日計所及。以錢投大缶中。一錢爲一事。久而不可勝計。人多德之。嘗負官錢在園。囑其孫往貸於葛宣義。葛居外沙。資累鉅萬。宿夢黑龍繞其廳柱。覺而異之。夙興未類。徑出徬徨。若有所伺。家人呼之不顧。果有小兒來。年可十許歲。問其爲誰。曰陳某孫。又問來故。以實對。又問所需幾何。曰百千。如數付之。陳旣出。詣葛謝。葛曰。汝肯以此子見與否。陳曰。寒賤下吏。勢分遼絕。非所敢聞。葛勉使就學。許以捐助。未幾。以長女許之。旣而陳遊上庠。上書攻丁南遷。數年。賈相牢籠置之。倫魁。陳在南日。葛以往江心寺。設水陸供。盡室以往。獨長女居守。葛巨富。是夕寇夜至。遂席捲以去。長女亦被獲以往。至是尋盟。乃以幼女歸之。陳後以文昌出守七閩。遇巧節。諸吏各有所獻。陳妻忽識一杵。似其家物。審是果也。因語陳。陳乃召吏扣所從來。則云海巡所遺。亟發兵圍其寨。盡俘諸寇。實于理。悉得其情。正葛寇也。事已脗合。以次服誅。無漏網者。葛女已有二子。初猶隱不言。其妹爲言委曲。始執手相哭。乃并斃其二雛焉。

楊髡發陵

楊髡發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詳。余偶錄得當時其徒互告狀一紙。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有紹興路會稽縣泰寧寺僧宗允。宗愷。盜砍陵木。與守陵人爭訴。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說誘楊總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人部領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用船裝載。

寶貨。回至迎恩門。有省臺所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允宗愷。并楊總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盡發掘。刼取寶貨。毀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寺地界。並不會說開發墳墓。因此江南掘墳大起。而天下無不發之墓矣。其宗愷與總統分贓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見爲寺主。多蓄寶貨。豪霸一方。

志雅堂雜鈔

周密

蜘蛛腹中珠

甲午人日。張受益相訪。因言昔蒙古公在福建爲左丞時。有小民一婦人。以織麻爲業。每夜浸麻於大水缸中。來日視之。水盡涸。甚怪之。一夕密伺之。至夜半。有一物來。徑入缸中飲水。其身透明如月。照映里餘。細視乃一白蜘蛛。如斗米。栲栳大。其婦遂以雞籠罩之。剖其腹。得珠如大彈丸。明照一室。是夕地分有軍卒。見其家光燭天。翌日遂往扣婦人。初以爲無。終不能隱。遂出示之。其卒脅以威。以十五千得之。既而主將千戶知其事。遂殺卒取之。如此凡轉數家。最後歸之蒙古公。前後凡殺十餘人。以滅口。遂以所得福王玉枕併進之。遂得江浙平章。禁中亦有一珠。向以三千定得之。賈人方之。此珠不及其半。蓋絕代之寶也。

南部新書

錢易

江淮間神祠

江淮間多九郎廟。與茆將軍廟。九郎者。俗云。郎苻堅之第九子。曾有陰兵之感。事極多說。茆將軍者。廟中多畫縛虎之象。蓋唐末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無居人間。

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疴疾。不能去。因臥草。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煙。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忽不見。唯二卒在焉。某卽強起問之。答此茆將軍。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則困臥。及覺。已日出。不見二卒。卽起行。意甚輕健。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地。立祠祀之。德林止舒州十年。及迴。則村落皆立茆將軍祠矣。

萬迴

萬迴。唐閩鄉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謂愚癡。無所能。其兄戍安西。久不得問。雖父母亦謂其死矣。日夕悲泣。而憂思焉。萬迴顧父母感念其兄。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萬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巾履之屬。悉備焉。某將往觀之。忽一朝齋所備而去。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宏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曰萬迴也。萬迴貌若愚癡。忽有此舉。人皆驚爲神異。睿宗在藩邸時。多行遊人間。萬迴每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聖人來。信宿聞。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萬迴望見車騎。連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滅矣。上知萬迴非常人。內出二宮人侍奉之。特於集賢院圖形焉。

王涯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妓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

久乎其善終乎。馮爲賈餽門人最密。賈爲東戶。又取爲屬郎。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于賈忠。將發之。未能。賈入相。馮一日遇蒼頭於門。召而勗之曰。戶部中謗辭不一。苟不悛。必告相國。奴拜謝而去。未浹旬。馮晨謁賈。賈未興。時方冬。命火內有人曰。官當出。俄有二青衣出曰。相公恐員外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青衣入。馮出告其僕馭曰。渴且咽。粗能言其事。食頃而終。賈爲興歎。出涕。竟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也。馮以卑位貪貨。而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宣政雜錄

闕名

徽宗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於疏簡札。謂丙午年是昌盛之時。真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於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巳冬內禪。欽宗卽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僕實從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怪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蓋事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朝野遺紀

闕名

顯仁后

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后章氏）將還。欽廟挽其輪而蹠之曰。第與吾南歸。但得爲太一宮主足矣。他無

望於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卻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有瞽吾目。乃升車。既至。則是間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效。有道士應募。中貴導之入宮。金鍼一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大喜。曰。吾目久盲。得師重朗。更煩終始。其右報當不費。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方啜茶。遽索去。后固詢其報德。萬一者。謾曰。太后不相忘。略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卽出。時上方視朝也。仗下入長樂。大驚。急跡訪之。寂無所得。後王剛中帥成都。而得旨東朝。圖朱仙像。進入。儼然當日道士也。

光廟

光廟聞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節。初郊宿青城。淚不已。祀故止。而壽仁復至。玉津行園。亦犯玉女宓妃之戒。丙夜將臨。星月尙皎。方入大次。服竟冕。始搢大圭。烈風倏起。劈歷一聲。燎火御幕皆仆。在位者辟易。上亦驚僵。而雨電交擊。衆皆暗中自救。不暇。莫能措手。稍霽。則已曙。亦不容卽禮矣。聖體遂苦風眩。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所執鎮圭。殿中監已授扶侍。御藥不知所在。一時策命宰臣望祀。車駕亟歸。療疾。雖御樓之類。悉不能舉矣。

孝光兩宮之隔

重華問上疾。自臨大內。撫視上。噤不知人。但張口嚙言耳。壽皇憂且怒。呼李后而數之。云。宗廟社稷之重。汝不謹視上。使之至此。今將奈何。一時忿極。遽曰。萬一不復。當族汝家。既將往東朝。召留正。責之曰。汝以爲相。不強諫何事。正曰。臣非不言。奈不聽何。帝曰。爾自後須苦言之。若有不入。待朕留渠細語之。其言止。

是爾。光宗既愈，后泣謂曰：嘗勸哥哥少飲，不相聽。近者不豫，壽皇幾欲族妾家，何負何辜！既而聞留正所得聖諭，謂若更過宮，決被留不可還矣。光宗已有怔忡之候，此語既入，故終乃畏父。玉輦無近於龍樓云。

壽仁后

壽仁后，惑日者言，已有厄於大內，靜處築精室獨居，以道粧事佛。病革，遂終於此。長御欲之椒殿取禮服，偶內人有怨后者，持鑰不啓，曰：使余憑誰命，俾此褱翟，既不得周身，則相與舉簣以歸於鳳儀，及半途或妄曰：風王至，則皆委之而走。時泰安恍惚內中，畏避之故也。及久知訛傳，方再有至者，則爲廊日所暴，體色黝然矣。措之大寢，宮人無計，致鮑於地，以蓮數十金餅亂其芬，泊事聞於外，梓人進棹，幾有小白之泚，後葬於赤山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攢，人共怪云。

楊后

韓成恭，上仙後，後宮爲上所眷者。今長秋與婕妤曹氏耳。時欲繼立椒塗，二黨交進，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爲女冠，賜號虛無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道錄者，皆厚於韓侂胄，或謂亦與之姬。韓侍禁中時，多在曹位，故鑄金之際，意自輕重。然曹罕術，今長秋能挾數以御之，且上意專在楊，韓密聞之，未能奪也。先是禁中有二人，懷春而病，事且媾，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閣皆同日，今長秋故遜曹使朝飲，而已飲於夜，曹不寤也。逮盱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位已奏恭肅帝輦矣。奏趣重疊上起，泊至楊所，則自從容，且遂留寢，故能砥筆展幅，以請奎章。上卽書貴妃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齋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批。

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程子山

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士元之孫也。秦檜善之。爲中舍時。一日呼至府第。請入內閣。坐候之終日。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綾標一冊。書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末後有學生類貢進士秦暄呈文采艷麗。子山兀坐靜觀。反覆幾成誦。雖酒殺問勞沓至。及晚竟不出。乃退。子山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卽以是命題。此賦果精。衆考官皆稱善。洎揭曉。乃孫果首選。

岳飛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主者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斃於獄也。實請具浴拉脅而殛。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曲五顯廟尙靈。(舊在大理寺牆下)順葬之北湖之澗。身素有一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雙橋於上。識焉。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汝告言曰。棺上一鉛笛。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瘞。不得。以一斑職爲賞。其子始上告官。悉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尙可更斂禮服也。

聞見雜錄

張乖崖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節。約在朝夕。所以

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俟其僕出，卽曰：我白汝主，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卽數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太祖

太祖卽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之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間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爲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爲主邪？方鎮皆再拜呼萬歲。上曰：爾輩旣欲我爲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毋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張文懿

張文懿爲射洪令時，出城遇村寺老僧於道，邂逅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爲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爲相，明日當來，但減算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諧史

項羽廟

鬼物之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苟人未當死，與命或未衰，則縱使爲妖爲孽，苟能禦之以正，亦無如之何。吳興郡有項羽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南史。孔靖字季恭爲守，居之無

沈俶

害。先是此邦頻喪太守。人言卞山王項羽居郡廳事。以故多不利於太守。何季恭之獨不然也。蕭惠明。泰始初亦守是邦。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有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爲守。其本傳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於郡廳事安床幕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下再拜。祠以太牢。旣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於惠明。而季恭彥瑜差無聞。然此非他。惠明之死期將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今雪川城之北門。有祠號霸王廟。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本朝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也。惠明傳稱郡界有卞山。山下有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云。

劉氏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有海州楊允秀才。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一日劉氏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斂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於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充下戶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嗚呼。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遇災荒而幸糴價之高。遭艱厄而擁窖藏之密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氏賢愚。何霄壤耶。

戴獻可僕

四明戴獻可者。疎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游處。而家世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款。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無患時。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楊忠所掌。猶可賴爲衣食資。遂往焉。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爲。其游從輩聞之。又欲誘蕩焉。楊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蒲。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摔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爲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子遺邪。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於地下。又大叱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楊忠噤咽良久。收刃卻立曰。爾畏死。給我邪。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貨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卽日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慚泣。自是謝絕羣不逞。修謹自守。一聽楊忠所爲。果數年盡復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吁。楊忠其賢矣哉。真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之者。孰非楊忠之罪人乎。

趙氏女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爲不軌。知城中之女。無如趙氏女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爲妻。且曰。女若不行。卽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子天。履天子土。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后服衣之。女曰。妻賊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

自殘於輿中。賊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殺者三人。絕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爲賊所魚肉也。自此賊焰漸衰。以至於敗。嗚呼。識去就。知廉恥。仗節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是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節如是。可謂出於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爲男子者。觀之。寧不有愧於心耶。

徐觀妙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閔中之女也。嫁郡士張弼。建炎己酉。虜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肆擄掠。和人大恐。弼與鄰皆往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爲亂兵所掠。大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虜犯行在。不能赴難。而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力少勢弱。不能斬汝。寧肯爲汝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刃刺殺。投之江中。嗚呼。士方平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賊手。則蠅營狗苟。乞一旦之命。或出力而助虐者多矣。徐氏眇然一婦。乃能奮不顧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邱浚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尤甚。幼時嘗侍親遊一二寺觀。多有此態。歸而相語。未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文潛雜志。忽見一事。不覺慙然而書之。殿中丞邱浚。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邱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邪。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奇哉。殊快人意。

我來也

京城闔闔之區。竊盜極多。蹤跡詭祕。未易根緝。趙師曩尙書。尹臨安日。有賊每於人家作竊。必以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雖緝捕甚嚴。久而不獲。我來也之名。闕傳京邑。不曰捉賊。但云捉我來也。一日所屬解一賊至。謂此卽我來也。亟送獄鞫。乃略不承服。且無贓物可證。未能竟此獄。其人在禁。忽密謂守卒曰。我固嘗爲賊。却不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好好相看。我有白金若干。藏於寶叔塔上某層某處。可往取之。卒思塔上乃人跡往來之衝。意其相悔。賊曰毋疑。但往。此方作少緣事。點塔燈一夕。盤旋終夜。便可得矣。卒從其計。得金大喜。次早入獄。密以酒肉與賊。越數日。又謂卒曰。我有器物一甕。寘侍郎橋某處水內。可復取之。卒曰。彼處人鬧。何以取。賊曰。令汝家人以籬貯衣裳。橋下洗濯。潛掇甕入籬。覆以衣。昇歸可也。卒從其言。所得愈豐。次日復勞以酒食。卒雖甚喜。而莫知賊意。一夜至二更。賊低語謂卒曰。我欲略出。四更盡卽來。決不累汝。卒曰。不可。賊曰。我固不至累汝。設或不復來。汝失囚必至配罪。而我所遺儘可爲生。苟不見從。卻恐悔吝有甚於此。卒無奈。遂縱之去。卒坐以伺。正憂惱間。聞簷瓦聲。已躍而下。卒喜。復桎梏之。甫旦。啓獄戶。聞某門張府有詞云。昨夜三更被盜失物。其賊於府門上寫我來也三字。師曩撫案曰。幾誤斷此獄。宜乎其不承認也。止以不合犯夜。從杖而出。諸境獄卒回。妻曰。半夜後聞叩門。恐是汝歸。亟起開門。但見一人。以二布囊擲戶內而去。遂藏之。卒取視。則皆黃白器也。乃悟張府所盜之物。又以賂卒。賊竟逃命。雖以趙尹之明特。而莫測其姦。可謂黠矣。卒乃以疾辭役。享從容之樂。終身沒後子不能守。悉蕩焉。始與人言。

昨夢錄

康譽之

滑臺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觜橫出半河上立浮圖亦不甚高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橫怒欲沒孤城每至塔下
陬怒氣遽息若不泛溢時及過滑臺城址則橫怒如故此殆天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
奇拳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
殺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來往無礙塔有賜名忘之矣

猛火油

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爲池而徙焉不如是
則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
物遇之卽爲火惟真琉璃器可貯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余猶記郡帥就之以按水戰
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爲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焰遽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
入水藻荇俱盡魚鼈遇之皆死

李倫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
怒真決之數日後李方決府事有展榜以見者廳吏遽下取以呈其榜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遽
升廳懷中出一牘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數內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鑑云云李卽呼廳司
以職事付少尹遂索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躡其後者

回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平生無違條礙法事。唯決某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繚繞。由別路。自辰已至申酉。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笏。李秉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皆呼闈者云。我勾人至矣。以櫝付闈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於是搯笏攀緣以入。足跌顛於限下。闈吏導李至第二重。闈吏相付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黑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間。而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振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綠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歎曰。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矣。李方怪無公吏輩有諾聲於庭下者。李遽還揖之。問之。卽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幘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嘆入門。可得出否。既入。則供帳床榻。綉褥甚都。有幘頭紫衫腰金者。出揖李曰。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於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所不忍聞。既久。忽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紙如前。問李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犯。李答並無過犯。惟前真決命官爲罪犯。去又甚久。再問李真決命官。依得祖宗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卽無真決命官條制。時已五鼓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無苦事。莫饑否。李謂自辰已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如是忍饑。於是腰金者相對飲酒五盃。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捶楚之聲乃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敢遠送。請大尹徐步勿遽。二人闔洞門。寂不見一人。李乃默記昨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皆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中州仕宦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暫爲寺居。親舊絕無。牢落淒涼。斷其蹤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相過。存問勤屬。時時餽穀酒。仕宦者極感之。語次問其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爲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金人且至。台眷盍早圖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哉。僧曰。某山間有菴。血屬在焉。共處可乎。於是欣然從之。卽日命舟以往。虜已去。僧曰。事已小定。駐蹕之地不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闕乏。僧於是辦舟贈鏹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於我至厚。何以爲報。僧曰。旣爲親戚。義當爾也。乃留其孥於菴中。僧爲酌別。飲大醉。遂行。翌日睡覺。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太湖中。四旁十數里皆無居人。舟人語啐啐。過午督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行矣。旣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當作書別家。付我訖。自爲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卽自引決。則曰。今幸尙早。若至昏夜。恐官不得其死也。仕宦者於是悲慟作家書畢。自沉焉。時內翰汪彥章守雪川。有赴郡自首者。鞠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持僧。須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見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以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告勅。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皆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未婚嫁娶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卽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小幡長尺餘者於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卷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至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爲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聞教訓。男卽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使受教。女卽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云屬旣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婿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

楊氏三兄弟

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於兵書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語甚款。老人頗相喜。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卽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卽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闊。而民居鮮少。常欲人來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其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爲黍。意極歡至。語楊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趨不同。疑間爭奪。則皆不願其來。吾今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卽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吾此間凡衣服飲食牛畜絲

續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錦繡珍異等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手而來可也。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屬。衆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此殊不闕也。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囊箱所有。易絲與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共入穴。自是聲不相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所向不可得而知也。及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云。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頓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

三朝野史

闕名

史彌遠

史彌遠之立理宗而廢濟王。或者謂其於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後村先生劉克莊以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人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奧問之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奧中簾幕綺羅。榮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旣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長揖突入堂內。使

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圓寂於法堂上。頃間浩堂裏弄璋。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爲彌遠小名。觀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册立理宗。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運籌廊廟。日食萬錢。豈非佛位中人歟。然自恃册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爲污濁。功則有之。忠則未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由此。

談藪

龐元英

甄龍友

甄龍友雲卿。永嘉人。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樓宣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匱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未已至此。公爲罰掌吏。衆訾其猥。率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於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温州狂生。用之且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自舉之。甄時爲某邑宰。趣召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罔然不知所對。既退乃得之。曰：君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由是不稱旨。猶得添倅。後至國子監簿。甄嘗頌臨安北山大佛頭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椽。禪人多許之。

洪文惠文敏

洪文惠文敏兄弟皆畏內。雖少年貴達。家有聲妓之奉。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景伯家居喪。偶宣子弔焉。主人受弔已。延客至內齋。喚酒小酌。甫舉杯。羣妾盆出。素妝靚態。黛色粉光。不異平日。謔浪笑語。酒行至無算。景伯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賓主相顧一笑。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景盧來爲

守時已繇居。暇日宣子造郡齋。景盧留款。亦出家姬侑席。笑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爲絕倒。

曹詠妻

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乃適詠。時尙武弁。不數年。以秦會之嫺黨。易文階。驟擢至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攜家來觀。見碩人服用精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謂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享如此富貴。吾家豈能留。歎息久之。詠日益顯。爲戶部侍郎。尹京會之。殂。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取喪歸葬。二子復不肖。家貧蕩析。至不能給朝晡。趙德老觀文亦厲氏壻。碩人從父妹也。憐其老且無聊。招置四明里第。養之終身。碩人間出訪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竹蓊茂。顧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翻復。不可料如此。方詠盛時。鄉里奔走承迎。惟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斯不然。詠銜怒。帥越時。德斯爲里正。詠風邑官脅治百端。冀其所己。竟不屈。會之甫殂。乃遣介致書於詠。啓封乃樹倒。胡孫散賦一篇。泊新州之行。又以十詩贈行。其一云。斷尾雄雞不畏犧。憑依掇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歸骨中原是幾時。詠得詩憤極。然無如之何。

樓叔韶

樓叔韶。鋪初入太學。與同窗友厚善。休日。友謂叔韶。寂寂不自聊。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飲醇膳美。又有聲色之玩。但不可言。君性輕脫。或以利口敗吾事。能息聲則可偕往。樓敬諾。要約數四。乃相率出城。買小

舟沿葦行。將十里。舍舟陟小坡。行道微高下。又二里得精舍。門徑絕卑小。而松竹花草楚楚然。友款於門。卽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僧。姿狀秀美。進趨安詳。殊有富貴家氣象。揖客曰。久別甚思。款接都不見過。何也。揖樓爲誰。友曰。吾親也。遂偕坐。款語十刻許。僧忽回顧。日影下庭。笑曰。日旰。二君餒乎。便起推西邊小戶入。華屋三間。窗几如拭。玩具皆珍奇。喚侍童進點心。素膳三品。甘芳精好。不知何物所造。徹器命推窗。平湖當前。數千百頃。其外連山橫陳。樓觀森列。夕陽返照。丹碧紫翠。互相發明。漁歌菱唱。隱隱在耳。聘望久之。僧取麈尾。敲闌干數聲。俄時小畫舫。傍湖而來。二美人徑出登岸。靚粧麗色。王公家不過也。僧命具酌。指顧間。觴豆羅陳。窮極水陸。左右執事童皆佻好。杯行。美人更起歌舞。僧與友譔浪調笑。歡意無間。樓神思恹恍。正容危坐。噤不敢吐一語。伺僧暫起。挈友臂扣所以。友愠曰。子但飲食縱觀。何用知如許。而觴十餘巡。夜已艾。僧復引客至小閣中。臥具皆備。曰。姑憩此。遂去。壁外卽僧榻。試穴隙窺。則徑擁二姬就寢。友醉甚。大慙。樓獨彷徨不寐。起如廁。一童執燭密詢之。此爲何地。童笑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樓反室。輾轉通宵。時側耳審聽。但聞鼻息。齟齬而已。將曉。僧已至客寢。問安否。盥櫛畢。引入一院。制作尤邃巧。簾幕蔽滿。庭下奇花盛開。香氣芬勃。小山叢竹。位置愜當。回思夜來境界。已迷不能憶。迨具食。則器用張陳。一新。食品加精。獨二姬竟不復出。食罷各去。僧送之門。鄭重而別。由他徑絕湖而歸。樓惘惘累日。疑所到非人間。數問友。但笑不答。亦許尋舊遊。而樓因他故亟歸鄉。其後出處參商。訖不克再偕。

大溪山

大溪山在廣州境。舊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土人預備墨紙。刷帚入其

中。以手摸石壁。覺有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紙覆其上。印模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呪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呪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南法之所出也。

沙板

湖南北沙板。皆自地發。多在人家。迸出如筍。長數十丈。大數十圍。或一或二。或數株並出。人家遭此者。皆坼裂傾陷屋宇。然析之爲板。其利甚博。因此家道日進。故俗以爲吉祥。亦有掘地得板。一窖至數百片。土人往往以鐵爲長梗。入山刺地。有板處。鐵不能入。殊不知地中何以有此也。毛義夫云。往年平江大旱。河水盡涸。居民就河底掘旱井。或有掘得沙板者。愈取愈多。相去五里十里。必有一處。多至四百斤。亦有得沉香者。滄洲云。洞板完全者最難得。補綴精密。雖巧目亦不能辨。以沸湯沃之。則敗矣。

賴省幹

賴省幹之卜。天下知名。賴建寧人。挾妖術。殺人祭鬼。常於浙中尋求十餘歲童女。養之以充用。其母喜誦佛書。女習念心經。後此女次當供祭。沐浴裝飾。寘空室中。鑄其戶而去。女自分必死。夜且半。覺有物自天窗下。光燁燁然。不勝怖。急念揭諦呪。忽口中亦有光出。此物逡巡。欲進復卻。女誦呪益急。良久。口中光漸大。直出射此物。物仆牀下。鏗然有聲。不復起。其室近街。俄而警夜卒過焉。女大叫殺人。卒報所屬。率衆破壁。取女出。視壁下物。乃大白蟒死矣。捕賴及家人。鞫問具伏。黥配海外。籍其家。今爲詹安撫居宅。

徑山寺主園僧

徑山寺主園僧。行菜畦間。爲蛇傷足。久之毒氣蔓延。一脚皆爛。號呼宛轉。常住爲招醫。積費數百千。不能

愈有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命汲淨水洗病脚。腐膿敗肉悉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搥以軟帛。解包取藥末。均糝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但見水漸淤。肉漸生。一月之後。平復如舊。主僧及合寺大喜。欲謝以錢物。僧云。吾與山門結緣。豈因以利。却不受他日。主僧具食延之。謂曰。山中蛇虺多。被傷者時有之。誠願得奇方以備急。僧云。和尙有命。敢不從。但此方來處絕妙。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鶩膽。馨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以此方徧告諸人。

朱中直

朱中直府判。爲池之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丞夫婦。皆年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爲嗣。不數日輒死。又求之。數年內凡失十餘子。最後一子死。棺殮就焚。其本生父母來視之。循其體兩股微熱。復視之。陰囊已破。去雙腎矣。哭告於官。追丞家人刻治。具得其狀。乃丞用道人授房中之術。用嬰兒腎入藥。僞爲求嗣。實爲藥資。案成。丞死於獄。不克正其罪。

兀朮

兀朮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朮有所佩匕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匕首將殺之。朮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朮曰。何故。曰。我夫爲汝殺。吾欲報仇。朮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夫。乃盡集諸將。使其擇。婦指一人。卽以嫁之。丘宗卿同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爲兀朮也。

京師士人

京師士人出遊。迫暮。過人家缺牆。似可越。被酒。試踰以入。則一大園。花木繁茂。徑路交互。不覺深入。天漸

暝望紅紗籠燭而來。驚惶尋歸路。迷不能識。亟入道左小亭。氈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粧麗服。俄趨亭上。競舉氈。見生。驚曰。又不是那一個。又一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羣飲交戲。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婦貯以巨篋。舁而縋之牆外。天將曉。懼爲人所見。強起扶持而歸。他日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總轄

德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絕無蹤跡。一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胡孫者。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乃令胡孫由天窗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霸頭茶坊。有賣熟水人。持兩銀盃。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慚悚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姦盜之魁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盃。蓋度其廣狹。作僞者以易之耳。吾既見。安得不問。韓王府中。忽失銀器皿數事。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伏。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刃自傷。僞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以是得之。

鄭江

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嘗云。岳鵬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爲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其事。乃謂岳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皆無眼。岳

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青官。此事得於老吏。

清尊錄

廉布

某官妻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某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某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叫子狀。三二日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卽見形如平生。敝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爲夫婦。今忍不相親。於是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冷如冰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慍曰。前日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怪。乃陰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絕。

石泉縣民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資鉅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怛怛得疾。廣故豪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旣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粹所藉稻藁而食。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搥踢者。家人亟呼匠欲啓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怪。勿啓。其子不忍。啓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然家塾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忽跳齧婦臂流血。婦麤暴忿怒。取抹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興元民

興元民有得闌遺小兒者。育以爲子。數歲美姿首。民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數十萬錢。邪婦曰。固可詐爲也。因納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攜至成都。教以新聲。又絕警慧。益祕之不使人見。人以爲奇貨。里巷民求爲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女僧及貴游好事者踵門。一覲面輒避去。獨得錢數千。謂之看錢。久之有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旣成券。喜甚。置酒與客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大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遁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狄氏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豔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帟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卻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銜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游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邪。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邪。生亟曰。四五千緡。否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

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邪。姑留之。明旦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媼。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可。尼慍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辯。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殺俟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唄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褰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卻。爲酌卮。卽自持酒酌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歡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於官。夫謬貽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於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閑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大學時親見。

王生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父至都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於門。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牆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牆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忽牆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媪負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媪。媪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而却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我邂逅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攜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死。獨有己一女。母鍾愛之。爲擇所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媪達意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牆下微歎而去者。當是也。生既南宮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扁之別室。女所齎甚厚。大半爲生費。所餘與媪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媪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闕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籍。易姓名爲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燕識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不覺兩淚墮。酒中生悽然曰。汝何以至此。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媿歎流涕。不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尚書郎。歷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爲余言。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惶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隣里笑怪。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卽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旣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臥。俄頃卽死。父母哀慟。呼其鄰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卽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卽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至永安。將行。囑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己。罵曰。賤奴誰教汝

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擊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僦馬者恐累也。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該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時吳拭顧道尹京有其事云。

邵康節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牀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指康節所坐胡牀曰。病中心怛怛。雖兒子來立語遣去。此一胡牀。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牀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閹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旣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卽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麤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叵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爲修撰。韓公傳。此事尹侍郎說。

睽車志

常州村婦

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媪盲無所覩。飯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

天忽晝暝。覲面不相覩。其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掖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哺。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今。

程迴

程迴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後洋街。門臨通衢。垂簾爲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往著於堂壁。家人就視。乃一美婦人。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爲君祟。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乃爲啓龕。至者絡繹。小阜程氏矣。如是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李稷臣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曰張義。張萬全。葉百三。凶燄頗盛。提刑李稷臣諭降之。二張譖葉於稷臣。且言初無降意。將復爲變。稷臣信之。乃植大柱於通衢。取葉以鐵索鎖縛於柱。熾炭圍繞。醢和五辛飲之。備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體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葉在側。大惡之。後三年。稷臣徧體生瘡。庖狀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劉先生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嶽紫蓋峯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以歸。盡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筆。稷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竅有塵土。卽以筆撚出之。率以爲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衲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

爲子所累。吾常日出菴。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決。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卽脫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嘻。吾幾爲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途邊一冢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可見。髑髏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條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有氣壯盛。足以翁附此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卽不應。亦此類也。

藏一話腴

陳郁

太學生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就灑翰於小白團扇。書七言十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在側璫云。汝有能吟之客。可令續之。乃薦鄰里太學生。旣宣入內侍省。恭讀宸製。不知指意。乞爲取旨。或續句呈。或就書扇。左上曰。朝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爲詞。以續於扇。續進上大喜。會將策士。生於未奏名。徑使造庭。賜以第焉。上御詩曰。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廚空費八珍盤。生續曰。人間有味俱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

文昌雜錄

闕名

治魚鯁法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爲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鰻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

後知錫能治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亦嘗試之，甚驗。

嫁杏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尊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錢氏私志

錢世昭

昭陵二女

神廟熙寧間，諭宰相王岐公云：昭陵二女，皆朕之姑，卿可選勳賢之後，有福者尙之。岐公未有以奉詔，會大父寶閣知台州回，光玉補試入太學，適與岐公之子敏甫同齋，敏甫告岐公云：近有一錢少監子，風骨不羣，文采富贍，恐可奉詔。岐公遂就啓聖院設齋，令敏甫盡召同舍，飯罷，岐公會茶，熟視光玉甚久，皆不喻其意。翌日，又令敏甫竊取所業，攜以進御，云：臣向奉詔選勳賢之後，尙主，今得吳越王錢某之孫，與臣男同齋，得其業，又奏啓聖親見之事，乞賜召見。上云：待共太皇商量。後數日，有旨令三班奉職曹詩進士錢某，又一人忘其姓名，於某月某日同候宣押。曹詩以本色服，光玉服布衣，已時候內侍宣押入內，至一小殿，殿內皆宮嬪，兩貴主在焉，引曹與光玉立於簾前，斯須，上小帽領出簾外，熟視云：簾外與簾內一般，願左右令止御樂，聽聖旨。簾內宮人傳旨：錢某可尙慶壽公主，曹詩可尙承壽公主，引入幕次，更衣，各賜

襲衣玉帶服所賜畢。引至殿下謝恩。殿上軸簾。慈聖裕陵宣仁欽聖同坐。慈聖謂曹詩曰。你是我姪。曾見拊光玉背曰。錢郎好女婿。上云。是個享福節度使。左右宮妃觀者如堵。上同三殿徐登步輦還內。樂聲漸遠。復引光玉與曹詩再入幕次。賜酒五行。執事皆宮人。飲罷。內侍復引至宮門。各以仗下御馬一疋。崇政殿親從官二十人導歸第。謂之宣繫玉帶。赴朝三日。除正刺史。卻繫方金御仙花帶。赴朝參。踰年賢穆下降。三殿護送就第。太常鹵簿迎引。故事。下降後三日。貴主同副車詣景靈宮。及入內謝畢。方見舅姑。舊例。貴主畫堂垂簾坐。舅姑拜簾外。賢穆奏乞行常人禮。上與慈聖大喜。再三稱詔從請。上命中使宣諭。宰執是日宰執殿上稱賀。

董夫人

賢穆乳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云。主主以未得子爲念。爲甚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董奏曰。都尉不信。事須是官家娘娘處分。後數日。光玉入禁中。上笑云。董婆來娘娘處說都尉來。光玉惶恐謝罪。欽聖云。別沒事。只是娘娘要教主主去玉仙求嗣。董奏云。都尉不信。光玉奏云。旣得聖旨。安敢不信。遂擇日與賢穆同詣玉仙。止留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祈禱。道士見貴主車服之盛。歆豔富貴。云。願得貧道與大主做兒子。歸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日。光玉欲赴朝。賢穆云。我昨夜夢見玉仙。觀知觀來與我做孩兒。亟遣人詣廟祈禱。且問道士動靜。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牀多日矣。知觀在房內聞人聲。問云。甚處人來。報云。錢大主臨薦齋香燭祈禱。知觀笑云。來催我也。是日告殂。大父寶閣善推步。午時遣人來報。光玉云。得數七十有九。若今日酉時生。是個有福節度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淡薄。享壽七十有

九。

杜岐公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裝公幘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輟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翌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牀。取幘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蔡魯公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畫者。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下納涼。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啟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叢焉。呂辨者。蔡門人。蔡罷。

珠履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呂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天皇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誦畢。贊笑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來古矣。施之於經。是可笑也。

宋相郊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諭所親令。謂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齋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處喫齋煮飯。是爲甚底。

明節劉后

明節劉后。一時遭遇。寵傾六宮。忽苦疴疾。臨終戒左右云。我有遺祝。在領巾上。候我氣絕。奏官家親自來解。語畢而終。左右馳奏。上至哀慟。悲不自勝。領巾上蠅頭細字。其辭云。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一日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夭折。雖埋骨於九泉。魂魄不離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天

下生靈之衆。大玉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聖懷。況後宮萬計。勝如妾者不少。妾深欲忍死。面與君父訣別。謫限已盡。不得少留。冤痛之情。言不能盡。下有數百點悲切之言。不能盡記。自後左右。每欲寬解。必提領巾。上愈傷感。聞者謂李夫人不足道也。林靈素謂后是九華安妃。臨終聞本殿異香音樂。次年有青坡術士見后於巫山。髣髴鈿合金釵云。

高齋漫錄

曾慥

荆公字說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从九从鳥。亦有證據。詩曰。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

章子厚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州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爲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魃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寓簡

沈作喆

丁謂

隋將虞孝仁。性奢靡。從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充庖。本朝宰相丁謂。從東封。用木匣養魚。載以大車。每擊鮮斫鱸。孝仁以誣告被誅。謂坐姦謀謫徙。亦以侈欲故耳。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微時。嘗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爲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學。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公既仕。進顯貴。入爲執政大臣。出爲大帥。其謀謨經畫。所活多矣。於醫則固未暇也。君子之重人命。其立志如此。予觀東晉殷浩。妙解脈法。嘗有給使叩頭祈死。詰問久之。乃言。小人有母。年垂百歲。抱疾不除。若蒙官一診視。便有生理。退就屠戮。無恨。浩爲按脈處方。一劑便愈。於是悉焚經方。嗚呼。浩功名大謬。幸有絕藝。可以起死。而深諱其事。反以能活人爲慚悔。自范公視之。浩可謂不仁者哉。浩不善用其所能。而強爲其不能。宜其敗也。

楊廷璋

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陰圖之。廷璋明其無他。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敢辭。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君單騎入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廷璋猶在。晉監軍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爲己功。每見必衷甲懷刃。廷璋知之。待以誠心。略無疑畏。會春日當宴。罕儒夙興尙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惚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悔泣。擲刀於地。徑造廷璋。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陰德。天固報汝。吾爲汝解監軍之禍。可保無虞也。吾夜半起。

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劍履無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結交終身。嗚呼異哉。世所謂陰報者。豈誣也哉。豈可忽也哉。

謝石

武臣謝石者。蜀人。善相字。言人禍福多中。宣和中。至汴京。徽皇聞之。戲書朝字。令中貴人密授其客。繆以己意持問之。一見輒再拜曰。上天奎壁之文。萬壽之象也。客曰。毋妄言。石曰。朝字者。十月十日。皇帝天寧節也。客歸。語中貴人。具以聞。徽皇異之。石見蔡京。爲言晚節當誅。京大怒。奏石訕侮。付開封府杖而逐之。紹興中。石押馬綱至行朝。又以其術動朝士。相一字至萬錢。其言巧發奇中。予鄉丈人錢元素。自外任召對。見石。書請字示之。石曰。君其爲監察御史乎。請字言責未全也。已而果然。如此類甚衆。予謂世間萬事。無非寓也。能以無心而觀所寓焉。其有以知之矣。石何足以知此。亦偶然耳。

鄧子常家女子

宣和間。執政鄧子常家。有一女子。絕色。然其性乖異。多獨處。寡笑言。覽鏡塗妝。欲半輒止。未嘗竟也。年十五六時。未敢議親。一日。見儀鸞司供張堂上。有盛幄幕。大竹籠。甚新潔。忽命取籠觀之。又令汲水數斛。滌之。出錦數段。令表裏底蓋。皆施重錦襯之。極穩帖。入坐籠中。出甚喜。因留籠臥內。時時坐臥其間。雖父母乳獲。皆莫曉其意。歲餘。盛夏有大風雨。至女倉皇入籠。且命覆之。震霆一聲。煙霧充塞。異香聞於內外。良久視之。則已蛻去。有空殼存焉耳。鄧氏畏事極秘之。柙其蛻而藏之。親戚知者。皆莫敢問。

獨醒雜志

曾敏行

何得一

新淦縣道士何得一者。常人。徽宗嘗夢有道士曰。何得一者來見。遂以姓名及狀貌圖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之同。遂以聞。上大喜。卽令送至闕下。既召見。山野齷齪。不能應對。甚不稱上意。時方集道流於寶籙宮作醮。因命得一預焉。建醮畢。授丹林郎。遣歸。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意其形於帝夢。必有所得。因問其有何技能。得一以爲昔浴於江中。得杖子。狀如龍。又嘗喫水於壁間。成罨畫山水。守亦信之。具以表聞。後人詰其故。杖乃木根。初無他異。而喫水成畫者。因醉後嘔吐成瀝耳。至今人傳以爲笑。

甲乙二衛士

仁宗皇帝嘗閒步禁中。聞廡外有譁者。稍逼聽之。乃二衛士。甲曰。人生富貴。在命有無。乙曰。不然。今日爲宰相。明日有貶削。爲匹夫者。今日爲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沒之者。其權正在官家耳。因相與詰難。未服。故爭辨不已。帝因密識其人。一日。出金奩。封緘甚密。特呼乙送往內東門。行將達。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懼愆其期。偶與甲遇。令代捧以先。門司啓奩。乃得御批云。去人給事有勞。可保明補官。乙隨至。則辨曰。已得旨送奩。及門疾作。令甲代之。爾門司覆奏。帝命與捧至者。甲遂補官。

何宗元

岳將軍旣死。部下多奇才。時旣寢。兵稍稍引去。有何宗元者。積功至修武郎。一日棄官。竟入玉笥山。結屋數椽於山之三會峯上。蓋樵牧所不至。居五年。往來宮觀間。與道流頗相善。一日忽謂之曰。來日我居菴作少事。子來訪我。則先擊石。若菴中有聲相應。則不須來。道流如其言。數日後。乃始訪之。擊石數四。寂無

應者懼而退。又數日。率衆再往。啓其戶視之。則何被髮而逝。時方秋暑。不知其死已幾日。而面貌如生。亦可謂之不凡矣。

龐安常

毛公弼守泗洲。病泄痢。久不愈。及罷官歸。遂謁龐安常求醫。安常診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葵菜一釜。命公弼食之。且云。當有所下。明日。安常視之曰。毒未去。問食幾何。才進兩盂。安常曰。某煮此藥。升合銖銖。自有制度。不盡不可。於是再煮。強令進之。已乃洞泄。爛斑五色。安常視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人久痢。又乍去丹毒。脚當弱。不可復餌他藥。因贈牛膝酒兩餅。飲盡。遂強如初。公弼有一女。嘗苦嘔吐。亦就求醫。安常與之藥。曰。嘔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則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嘔作。不可爲矣。公弼既還家。以其女歸沙溪張氏。年餘有孕。果以嘔疾死。世傳安常醫甚神。余耳目所接如此。所傳當不誣矣。

林靈素

林靈素以方士得幸徽廟。跨一青牛。出入禁衛。號曰金門羽客。一日有客來謁。門者難之。客曰。予溫人。第入報。靈素與鄉人厚。卽延入焉。客入。靈素問見我何爲。客曰。有小術。願試之。卽撚土炷鑪中。且求杯水。噴案上。覆之以杯。忽報車駕來。幸道院。靈素倉皇出迎。不及辭別。而其人去。上至院中。聞香郁然。異之。問靈素何香。對曰。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類。屢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詰頗力。靈素不能隱。遂以實對。且言噴水覆杯事。上命取杯來。牢不可舉。靈素自往取。愈牢。上親往取之。應手而舉。仍得片紙。紙間有詩云。捻土爲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張天覺。四海閒人呂洞賓。靈素自是眷衰。未幾放歸溫。

州而死。

王倫

王樞密倫初使金歸。一行官吏恩數甚厚。暨再使。爭願隨往。倫至金。留不得還。欲發一官屬歸報。紛然請歸。倫於是皆不遣。方再使時。請云。到金有表歸。書倫名。引筆出鉤外。則可歸。不出則不歸矣。惟秦丞相知之。其家人皆不知也。倫時以僉書出使。其家人仍在府第。倫死於金。朝廷祕其事。所以禮遇其家者如初。後其子弟因遊觀作樂。秦相適聞之。呼樞密使府目謂曰。樞密死矣。本欲更遷延以厚恩數。今已不可。須即日發哀云。

許知可

許知可嘗夢有客來謁。知可延見。坐定。客問知可曰。汝平生亦知恨乎。知可曰。我恨有三。父母之死。皆爲醫者所誤。今不及致菽水之養。一也。自束髮讀書。而今年踰五十。不得一官。以立門戶。二也。後嗣未立。三也。其人又曰。亦有功於人乎。知可曰。某幼失怙恃。以鄉無良醫。某旣長立。因刻意方書。期以活人。建炎初。真州城中疾癘大作。某不以貧賤家。至戶到察脈觀色。給藥付之。其間有無歸者。某輿寘於家。親爲療治。似有微功。人頗相傳。其人曰。天政以此將命汝官。及與汝子。若父母則不可見矣。因復取書一通示之。知可略記其間語曰。藥市收功。陳樓間阻。殿上呼盧。喝六作五。旣覺異其事。而不知其何祥也。紹興二年。策進士第六。陸作五。乃在陳祖言樓材之間。其年仍舉子。始知夢中之言無不合。知可名叔微。真州人有普濟本事方。今行於世。

胡安國

胡文定公廷試考官初欲以魁多士。繼以其引經皆古義。不用王氏說。降爲第三人。爲荆南教官。與楊龜山中立交。遂相與講學。及爲提學官。與謝上蔡顯道從游亦厚。崇觀間嘗爲太學官。雖當時禁習元祐學術。而公獨留意正蒙諸書。與楊謝諸公通問不絕。故紹興以來論伊洛之學者。胡氏爲得其傳。而公當日言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公名安國。子康侯。有春秋解。武夷集。行於世。

蠱毒

南粵俗尙蠱毒。詛咒可以殺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殺人而不中者。或至自斃。往有客遊南中。暑行憩林下。見一青蛇長二尺許。戲以杖擊之。蛇卽逝去。客旋覺體中不佳。夜宿於逆旅。主人怪問曰。君何從有毒氣在面也。客惘然不能對。主人曰。試語今日所見。客告之故。主人曰。是所謂報冤蛇。人有觸之。不遠百里。襲跡而至。必噬人之心。乃已。此蛇今夕當至。客懼求救。主人許諾。卽出龕中所供一竹筒祝之。以授客曰。不必省。第寘枕旁。通夕張燈。尸寢以俟。聞聲卽啓之。客如戒。夜分有聲在屋瓦間。俄有物墮几上。筒中亦窅窅響。應舉之。乃蜈蚣長尺許。盤跚而出。遶客之身三匝。徑至几上。有頃復歸筒中。客卽覺體力醒然。逮旦視之。則前所見蛇斃焉。客始信主人之不安。重謝而去。又一客亦以暮夜投宿舍。翁與其子睥睨客所攜。客疑之。乃物色翁所爲。覘見其父子出獼猴繪像禱之。甚謹。乃戒僕終夕不寐。仗劍以伺。已乃有推戶而入者。卽一獼猴。人身而長。揮劍逐之。逡巡失去。有頃聞哭聲。則舍翁之子死矣。

優人

崇寧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爲折十。民間不便之。優人因內宴爲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於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爲之動。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時，有獻廩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爲衣冠之士，自冠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衆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蹙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乃長歎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

路真官

路真官爲兒童時，有一道人謂曰：能辦二十千來用，當授子以一術。路信之。然尙爲兒童，累時營求，然後能具。道人者持錢去，數日邀路往一屋，扃閉屋中，有油與蜜數甕，令食之。久而後盡，大瀉血穢，幾死。乃刻符印，及授以文書治鬼之法。其父知之，則盡舉其符印文書藏去。尋又得之，父意其竊取，詰責對曰：非竊也。不知又何從來耳。其父怒，破其符印，焚其文書。有頃，符印文書復具。父乃知其有異，不復禁其所爲。路能作太陽丹，置蒸餅麪果粒於掌，望太陽噓呵，揉而成丹，其色微紅，以授病者服之，良愈。崇觀間有宮婢病狂邪，如有所憑，召路入禁中，令作丹而不能成。左右譁曰：不曾帶得廂王家藥料來耳。蓋京師廂王家賣臙脂也。路曰：適被召，迫促而來，神氣不定，故丹不成。乞賜盥漱，再造。有旨賜之，已而成丹，以授病者，下嚙而愈。路之捕治鬼物，其術甚神，人多能言之。其子孫嘗爲人言其得術之初如此。

京師知數者

舊聞京師一知數者將死，謂其妻與子曰：我死之後，汝母子必大窮困，無以自活。然無輕鬻此屋。某年某

月某日雨作。可候於門。有避雨者至。可迎拜之。求哀。當有所濟。其人既死。妻子果不能自立。欲貨其居者。屢矣。念其父死時之言。遷延及期。亦既雨作。母子候門。有客亦至。如所教迎拜。懇祈之。其人始不答其請。徐語其所以。具道父言。乃笑謂曰。汝父之術亦異矣。指示其東廂下。俾鬪地求之。得銀數百兩。惜不傳二人之姓氏也。

梁溪漫志

費 衮

閒樂異事

閒樂陳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處。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環列贊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謂曰。卿平生論事章疏。可悉錄以進呈。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彙事。郡守賈偉節遣人搜取。多已焚滅。今恐不能盡記。帝曰。能記者錄以進。卽有仙官導公至廡下幕中。設几案筆硯。有一青冊。公方沉吟間。仙官曰。不必追記。盡在是矣。開冊示之。則平日所草章疏具在。雖經焚毀者。亦備載無遺。公卽袖以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頂。則十字裂如小兒顙。其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謁刺數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請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子曰。此吉夢。其殆有歸詔耶。公曰。不然。豐相之臨終。亦夢朝帝。蓋永歸之兆也。已而再寢。頃之覺。復謂其子曰。適又夢入黑漆屋三間。此棺槨之象。吾去必矣。俄南徐太守虞純臣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適尊公有狀。勾挂冠正康彊。何乃爾。莫測其意。是以扣公言未既。聞傳呼陳殿院來。若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遂歸。攜親戚數十人。酌酒告別。既退。

命諸子子婦皆坐。置酒。諄諄告戒。家人見公無疾而遽。若是。愕眙不知所答。迨夜入寢。有婢杏香奔告。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狀。諸子亟走至。則已跌坐。而一足猶未上。命其子爲收之。纔畢而終。終之七日。忽有僧欲入弔。其家以素不之識。止之。僧云。我誠不識公。但疇昔之夜。在瓜洲。忽夢一官人。著朱騎馬。導從甚盛。凌波而北。人馬皆不濡。傍人指云。此陳殿院也。泊入城。見羣僧來作佛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遺像。非有所求也。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黃冕仲(裳)云。不須更草玉樓記。已作僊宮第六人。張子韶(九成)云。凌波應作水中仙。蓋謂此。乃知世之偉人。皆非混混流轉者。傳說騎箕而爲列星。其可信矣。

東坡卜居陽羨

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之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錢五百緡。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新第。旣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一村。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家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敢動。以至於我。而吾子不肖。遂舉以售諸人。吾今日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寧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坡亦爲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撫。徐謂之曰。嫗之舊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當以是屋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而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憩焉。是歲七月。坡竟歿於借居。前輩所爲。類如此。而世多不知。獨吾州傳其事云。

江陰士人彊記

江陰士人葛君。忘其名。彊記絕人。嘗謁郡守。至客次。一官人已先在。意象軒驚。葛敝衣子。來揖之。殊不顧。葛心不平。坐良久。謂之曰。君謁太守。亦有銜袖之文乎。其人曰。然。葛請觀之。其人素自負。出以示葛。疾讀一過。卽以還之。曰。大好。斯須見守。俱白事畢。葛復前曰。某骫骳之文。此官人竊爲己有。適以爲贄者。是也使君或不信。某請誦之。卽抗聲誦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視此人。且雜斬之。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卻退。歸而慚恚。得疾幾死。葛浮沉閭里間。家傍有民張染肆。置簿書識其目。葛嘗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繙閱。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文書皆燼焉。物主競來索數倍責償。民無以質驗。憂撓不知所出。其子謀諸父曰。吾聞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記。渠昨過吾家。嘗閱此籍。或能記憶。盍以情叩乎。卽日父子詣葛。言其狀。葛笑曰。汝家張染肆。且吾何從知其數耶。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壺酒來。當能知之。民喜。亟歸。攜酒殺至。葛飲畢。命取紙筆。爲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數百條。所書月日姓氏。名色丈尺。無毫髮差。民持歸呼物主。讀以示之。皆叩頭駭伏。胡蒼梧記張文定諸公。取相國寺前染簿。各記十版。此或出於用意。故能默識。非若葛之無心而然。信天稟記問。不可及也。邦人至今談其事云。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不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輒盡之。落寞無聊。賴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奈何。范曰。我第往。卽以成都第二名薦送。益縱酒。遂毆殺人。因亡命。改名曰花。

但石蓋增損其姓氏爲廋語。遂匿傍郡爲園丁。久之技癢不能忍。書一詩於亭壁。主人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稱進士。謁一鉅公。忘其人。鉅公與語。奇之。延致書室。教其子。范暮出歸。輒大醉。復毆其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詣某州。持狀投太守。翟公求爲書吏。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卽留之。時公巽參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巽前問曰。適道人何爲者。翟公告以故。公巽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宜詰之。乃召問所以來。范悉對以實。問習何經。曰。治易書。翟公出五題試之。不移時而畢。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驚。敬待之。已而歸。南徐。寘之郡庠。以錢百千畀州教授。俾時調其急闕。且囑之曰。無盡予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教授者書云。自范之留。一學之士。爲之不寧。已付百千與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於南徐。忽有人以袖掩面大哭。排闥徑詣總帷。闈者不能禁。翟之人皆驚。公巽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苦。留之宿。天明。則翟公几筵所陳。白金器皿。蕩無子遺。訪范。亦不見。時靈幃婢僕。門內外人亦甚多。皆莫測其何以能攜去。而人不之見也。遂徑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爲山谷辦後事。已而往依一尊宿師。素知其人。問曰。汝來何爲。曰。欲出家耳。能斷功名之念乎。曰。能。能斷色慾之念乎。曰。能。如是問答者十餘反。遂名之曰恪。能居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落拓道人。卽張懷素也。有妖術。呂吉甫。蔡元長。皆與之往來。懷素每約見吉甫。則於香合。或茗具中。見一圓藥。跳擲。久之。旋轉於桌上。漸成小人。已而跳躍於地。駸駸長大。與人等視之。則懷素也。相與笑語。而率以爲常。時懷素方與吳儲倅謀不軌。儲倅見范愕然。私謂懷素曰。此怪人。胡不殺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儲倅又與懷素謀。懷素出觀星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祕藏遁甲文字。

在金陵。此去無多地。願往取之。懷素許諾。范既脫。欲詣闕。而無裹糧。湯侍郎（東野）時爲諸生。范走謁之。值湯不在。其母與之萬錢。范得錢。徑走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其狀止稱右僕射。而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併告蔡也。是日趙相偶謁告。蔡當筆据案問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蔡怒目嘻笑曰。汝不識朝廷儀。卽下吏捕儲侔等。獄具。懷素將就刑。范往觀之。懷素謂曰。殺我者乃汝耶。范笑曰。此朝廷之福爾。又謂刑者曰。汝能碎我腦蓋。乃可殺我。刑者以刃斫其腦。不入。以鐵椎擊之。又不碎。然竟不能神。卒與儲侔等坐死。洎第賞。范曰。吾不能知此。湯東野教我。遂急逮湯。湯惶駭。不測其由。既至。白身爲宣德郎御史臺主簿。范但得供備庫副使。勾當在京延祥觀。後爲福州兵鈐。其人縱橫豪俠。蓋蘇秦東方朔郭解之流云。

二相公廟乞夢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舉子問得失。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大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悶失意。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沉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

江東叢祠

江東村落間。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寔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

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聚謀曰：吾儕爲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爲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儻因成吾事，常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殺舉飲啖之。斯須，則僞言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金翼日，果復來廟。庭袒裼，齟齬極口，醜詆不可聞。廟傍民大驚，觀者踵至。少年視神像前，方祭賽羅列，卽舉所祀酒，悉飲之。以至殺饌無子遺。旋俯躬如受繫者，叩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竅皆流，卽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卽日喧傳，傍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繕極嚴。巫所得不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奠毒酒中，殺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盜智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矣。然盜之姦詐，實有出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足善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棧不能止。爲盜寢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闔閭間，日則張食肆，夜則爲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間，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閒處，呼爲師父，且拜之。尉訝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憑藉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卽馳去。逮夜，尉張燈閉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廂官俱繫之。須翼日，送郡尉密謂邏曰：吾與若厚，且家於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當復至也。邏許之。尉得釋，卽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鞞鞞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窗入，約道人伺於外。旣入其室，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卽以百縑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窗出。道人思天下惟尉爲愈己，不如殺之。卽拔

刃斷其首。隨墮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由他戶復馳歸高郵。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爲檄高郵。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術以自將。屢爲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憑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縑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肯饒舌耶。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於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覩。彼若有術可竊。則真點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疎。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給我。卽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

四朝聞見錄

葉紹翁

慶元六君子

趙忠定橫遭遷謫。去國之日。天爲雨血。京城人以盆盎貯之。殷殷然。太學生上封事。叩麗正甚急。侂胄欲斬其爲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爲六君子。曰周端朝。曰張衡。曰徐範。曰蔣傅。林仲麟。楊宏中。皆併出。惟周受福略備。初自廷尉聽讀衢州。已次半道。有旨再赴廷尉。周始自分必死。時憲聖在上。韓猶不敢殺士。故欲以計殺之。周竟不死。復聽讀永州。杜門教授生徒。後以韓誅放還。復籍於學。爲南宮第一人。自外入爲國子錄。以女妻富陽令李氏子。親迎之夕。有老兵持諸生刺以入。周曰。正用此時來見耶。爲我傳語。來日相見於崇化堂矣。諸生不肯退。曰。我爲國錄。身上事來。有書在此。書入。乃備述李

爲史氏云云。恐他時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爲出於李氏。周愕甚。入則已奏樂行酒。周亟起告女以故。女以疾遽冀展日定情。李氏子惘然登車去。富陽令大怒。訴於臺。因劾周去。復入爲太學博士。自文忠公去國時。猶有樓公（昉）危公（稹）蕭公（舜咨）陳公（處）絜齋袁公（燮）慈湖楊公（簡）相與直言於朝。俱以次引去。周由博士。不十年至從列。庚辰京城災。論事者衆。周語子曰。子可以披腹呈琅玕矣。予戲對之曰。先生在紹翁何敢言。

胡紘李沐

初紘試宰。還謁忠定。同時見者。忠定同郡人某。亦趙氏。趙知忠定不事修飾。故易敝巾垢衫。敗屣以見。且能昌誦忠定大廷對策。忠定於稠人中。首與之語。且恨同姓同郡。而曾未之識。次至紘。進自敍科第。第嘗階上游。冀歸裏列。忠定愀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未謁忠定。嘗迂道謁考亭先生於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則用薑醯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禮不能殊。胡不悅。退而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山中未爲乏也。道出衢。從太守覓舟客次。偶與水心先生遇。時猶未第。紘氣勢凌忽。若宿與不合者。厲聲問先生曰。高姓仙里。先生應之曰。永嘉葉適。紘又詰之曰。足下何幹至此。先生對曰。親病求醫。紘笑以手自搖紫窄帶。歎曰。此所謂親病在牀。入山采藥。先生慙然。莫知其所以見訝者。會太守素稔先生名。遂命典謁語胡小垓。先請葉學士。胡尤不平。沐爲名臣李公士穎子。李公閒居龜溪。去都最近。沐以大臣子試二令。適從忠定謁告。爲親壽。會上亦當遣中使賜藥茗。忠定欲榮沐。諭以就持歸以賜。沐對以遣使舊禮也。恐不可以沐人子之榮。而廢遣使。

忠定不樂。頗以語侵沐。韓侂胄欲圖忠定。而莫有助之者。謀之於某官。某語侂胄曰。公留某則可圖趙。韓遂於上前力留之。後竟拜相。某官既爲韓留。則力薦絃沐。沐遂誣忠定爲不軌。絃代擊考亭先生。誣以歐陽公被謗事。又斥其輒廢校舍爲宅。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爲無君。絃文逼柳州。沐詩文洒脫。晚著易。頗契奧旨。其初未必盡出於媚韓也。其積忿嫉者已久。臨大議頃。不能平心耳。鞏栗齋豐亦以舍選前列。謁丞相京堂。自敘其事。京對鞏者無異於忠定。對絃鞏賢者也。嘗歎京言之是。未嘗怨尤。惜其不得絃位。近時林次英以甲科第四人。偃蹇半世。始得掌故。都司聶善之。面戒之云。翌日君謝丞相。但須遜謝。垂晚得祿。切不可一字及科第。居今之世。爲士大夫者。亦不可不知此。

天子獄

永康之俗。固號珥筆。而亦數十年必有大獄。龍川陳亮。既以書御孝宗。爲大臣所沮。報罷居里。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甲。命妓飲於蕭寺。目妓爲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陳罪。則謂甲曰。既册妃矣。孰爲相。甲謂乙曰。陳亮爲左。乙謂甲曰。何以處我。曰爾爲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濟矣。乙遂請甲位於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訖。降階拜甲。甲穆然端委而受。妃遂捧觴。歌降黃龍爲壽。妃與二相俱以次呼萬歲。蓋戲也。先是亮試南宮。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徧語朝之故舊曰。亮老矣。反爲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亮。未有間。時澹已爲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復告之。縣若州。亟走刑部。上首狀。澹卽繳狀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屬也。咎亮無全膚。誣服爲不軌。案具聞於孝宗。上固知爲亮。又嘗陰遣左右往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說亂道。何罪之有。以御筆畫其牘於地。亮與甲俱掉臂出獄。居無幾。亮又以家僮殺人。

於境外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以爲亮實以威力用僮。有司笞撻。僮氣絕復甦者屢矣。不服。讎家寔亮父於州園。又囑中執法論亮情重。下廷尉。時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嘗訟僮於縣而杖之矣。讎家以此尤亮之素計。持之愈急。王亦不能決。稼軒辛公與相壻素善。亮將就逮。亟走書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爲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時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齋陳氏俱與亮交。莫有救亮。迹亮與辛書。有君舉吾兄。正則吾弟。竟成空言云。驪塘危公嘗語余曰。羅樞密點自西府歸里。有里人從容叩羅公曰。吾有疑於公者。蓄而不敢白者有年。公今容某白其疑可乎。羅公曰。言之何傷。其人曰。以某觀公平生。未嘗妄行一步。公爲從官時。天夜大雪。某醉歸。見公以鐵拄杖撥雪。戴溫公帽。丁屐。微有聲。吾醉不敢與公揖。後有蒼奴佩篋。蒼奴亦吾所識爲公奴。吾固醉以爲誤認。公則不可。公笑曰。子之言與所見。是未嘗醉也。陳同父（亮字）獄事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援之吏手。篋內皆白金也。同父死矣。吾故因子問而發之。

太學生寘綾紙

鄭昭先爲臺臣。條當言事月。謂之月課。昭先純謹人也。不敢妄有指議。奏疏請京輦下勿用青蓋。惟大臣用以引車。旨從之。太學諸生以爲既不許用青蓋。則用阜絹爲短簷。繖如都下賣冰水擔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邏者猶以爲首犯禁條。用繩繫持。蓋僕併蓋赴京兆。時程覃實尹京。遂杖持蓋僕。翌日諸生羣起伏光範。訴京兆。時相戒閣者勿受謁諸生。至詣闕訴覃。覃亦自堂及臺自辨。諸生攻之愈急。或有爲覃傳云。程覃字會元。一字不識。湖徽人也。湖徽者。覃本徽出。寓居於湖。俗諺以中無所有而敢於強聒。謂之胡揮。

時相以爲前京兆趙師鬻旣因檟楚齋生罷去。亦諸生所訴也。旣罷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撻僕與撻生徒。孰重孰輕。諸生得無太恣橫。堅持其議。不以諸生章白上。諸生計旣屈。遂治任盡出太學。寘綾卷於崇化堂。皆望闕遙拜而去。雲散霧裂。學爲之空。觀者驚惻。以爲百年所未嘗有。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右庠。經武諸生。偶遣餽舊同舍介者。寂無所睹。復持以歸。白王以兩學俱空。王遣二子往廉其事。具得實。因愆明啓於上。上卽御批令學官宣諭諸生。亟就齋事。免覃所居官。仍爲農卿。諸生奉詔唯唯。先是時相惡其動以掃學要朝廷。遂誦言諸郡庠生有職事者。或白首不敢望太學一飯。此極可念。若諸生納綾卷而去。當以諸郡庠職事補其缺。生徒聞其說而止。史相雖以計定諸生。未必真出於此。以余觀諸郡庠。極有遺才。三年大比。當令州郡薦其絕出者於太學。覃於宦業無顯過。蓋善人也。卓蓋一事。合申廟堂。常來臺臣。只乞禁青蓋。今諸生用短簷卓織。未知合與不合。更乞朝廷明降指揮。以憑遵守。若朝廷有旨亦不許用。卓蓋而諸生猶故用之。則宜移文司成。議諸生罪。則爲善於處置矣。時卽有輕薄子。故爲一絕落韻詩云。冠蓋如雲自古傳。易青爲卓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織。何不多多出賞錢。

楊和王相字

楊王沂中閒居郊外。遇相字者。相者以筆與札進。楊王拒之。但以所執拄杖。大書地作一畫。相者作而再拜曰。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自重。楊愕而詰其所以。則又拜曰。土上作一畫。乃王字也。公爲王者無疑。楊笑。遽用先所進紙。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嘗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詣司帑者徵取。相者翌日持王批。自言於司帑云。王授吾券。徵錢五百萬。司帑老於事王者。持券熟視久之。曰。爾何人。乃敢作我王贗押。來脫吾

錢吾當執汝詣有司。相者初謂司帑者調弄之。至久色不變。相者始具言本末。且以爲眞王所書。吾安敢僞。司帑堅謂我主押字。我豈不認得。相者至聲屈。冀動王聽。王居渠渠然。聲不達。王之司謁與司帑同列者。釀金五十緡與相者。相者持金大慟。痛罵司帑者而去。王間因簽押支用歷。旣簽押。司帑者乘間白王曰。恩王前日曾批押予相字者。錢五百萬有之乎。王曰。果是。這人是神相。汝已支與他了。司帑進曰。某以非恩王押字。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去矣。王驚曰。汝何故。司帑曰。不可。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謗厚矣。且恩王已開社矣。何所復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爾說得是。爾說得是。就以予相者錢五百萬旌之。

憲聖不妒忌之行

憲聖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來。以至爲天下母。率多遇魚貫以進。卽以疾辭。思陵念其勤勞之久。每欲正六宮之位。而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憲聖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愧。俟姐姐歸。姐姐謂太后。爾其選已。憲聖再拜對曰。大姐姐遠處北方。臣妾缺於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纔一思之。肚裏淚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爲泣下數行。愈以后爲賢。暨太后旣旋。變馭以向嘗與憲聖均爲徽宗左右。徽宗遂以憲聖賜高宗。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事。故無援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更合取自姐姐旨。太后陽語上云。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母之命云云。德妃吳氏云云。可立爲后。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

莊文致疾

士固號爲草茅。謂其能言天下事。而無所忌。非懵不識禮義之謂也。陳丞相俊卿。阜陵相也。國忌。引百官班詣原廟。是日適值補試。士子入貢院。陳相多智。班退。卽命從者由旁徑以歸。貢院路。原廟所出也。莊文之歸。正與羣試者會。試者橫截莊文車。不得前。執金吾杖呵止之。羣士遂卽而折其杖。圍車發喊。雷動。莊文驚愕得疾。薨。上甚痛之。歲當大比。有姓黃士人。率其徒詣闕。乞試同文館。不報。黃以其徒伏德壽宮門。祈哀太上。覬宣諭。孝宗德壽以閒人。不管閒事。卻其奏。黃遂與其徒向宮門大慟。且所服白紵袍也。孝宗震怒。敕有司杖黃背。黥隸海島。黃因竄入高麗。國主用爲相。後以使事至闕。見於孝宗。及其主倦政。遂授以國云。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建寧人。早歲嘗與謝明伯。東上禮闈。道出衢之江郎廟。遂與謝憩於廟下。客邸神號知進士科級事。謝邀熊同宿廟宮。謁夢。子復曰。克倦矣。明伯自詣可也。謝盥手濯足畢。服紫窄。持瓣香。以入宿翌。朝就邸。熊迎謝笑語之曰。定夢見做狀元也。謝正色謂熊曰。卻與子復得佳夢。熊又笑謂之曰。夢亦分惠耶。謝曰。不則劇。熊試叩之。則謂初入一朱門。仰視金扁。則右文之殿。自東廡入。與主人揖。則子復也。子復揖而入其位。有扁在楣。書曰。校書郎。扁懸風中。搖搖然。壁堵飾猶濕。與熊笑語甚歡。酌謝酒。至五爵。謝語熊曰。此處儒流清選也。子復自此升矣。熊與敍舊極款。茗畢。卽送謝出右文。則猶目謝。熊信其說。亦頗自負。後熊與謝累上南宮。不利。熊後收科歲。謝再試南廊。不入等。熊調銓闕。遣僕就邸。偶與中祕書對。熊恐己應夢。賦詩以自解。暨調餘姚尉。史越王嘗爲是官。適以舊學召入相。道出餘姚。熊攜行卷詣王舟上謁。

王讀其文而器之。會上賜曲宴。語王以兩制艱其選。王遂亟以熊薦。旋進所投行卷。上卽召克詣都省。旋給札中祕。序轉校書郎。時明伯甫授文學。部胥語以法須京朝官保識。謝熟思良久。語僕曰。熊校書吾故人。遂扣熊官舍。會熊直未下。往來廊廡間。熊嘗與謝通家。內子自廳事後窺見謝。亟令小史傳語謝。新恩校書偶入局。孺人不得相見。校書會說謝新恩來。可使人隨至祕書省。要說話。謝至祕書所。與熊酬酢。與前夢無毫髮差。熊已不記江郎事。謝遂語熊。相與太息。因問扁壁。熊對以校書久不除官。以位貯炭。某叨冒恩除。甫懸扁飾壁。謝赴省時。猶未識中祕書。越王識熊於百寮邸。至以應詔。熊竟至法從。謝憔悴以老。神之戲謝亦劇矣。熊不與謝入俱謁夢。定力過人矣。山谷謂鬼神百般弄人。信哉。

張于湖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張氏孝祥。廷對之頃。宿醒猶未解。濡毫答聖問。立就萬言。未嘗加點。上訝一卷紙高軸大。試取閱之。讀其卷首。大加稱獎。而又字畫遒勁。卓然顏魯。上疑其爲謫仙。親擢首選。臚唱賦詩。上尤雋永。按此句似有脫文。張正謝畢。遂謁秦檜。檜語之曰。上不惟喜狀元策。又且喜狀元詩。與字。可謂三絕。又叩以詩何所本。字何所法。張正色以對。本杜詩。法顏字。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斷。蓋嫉之也。張廷對時。天下猶未盡許之。按此下有脫文。務能參問前儒。汲揚後學。詞翰愈工。天性儻輕財。好施。勇於爲義。爲政平易。民咸思之。唯嗜酒色。不修細行。高宗嘗問以人言卿賊濫。孝祥拱笏再拜以對曰。臣誠不敢欺君。臣濫誠有之。賊之一字。不敢奉詔。上笑而置之。人以爲誠非欺君者。真文忠公嘗語余曰。于湖平生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張烏江人。寓居蕪湖。捐己田百畝。匯而爲池。園種芙蓉。

楊柳鷺鷥出沒。煙雨變態。扁堂曰歸去來。蕪湖未有第進士者。陰陽者流。謂必于湖水與縣治接。而後英才出。張方欲鑿而通之。則已歿矣。嘗舟過洞庭。月照龍堆。金沙盪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製詞。呼羣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類此。嘗慕東坡。每作爲詩文。必問門人曰。比東坡何如。門人以過東坡稱之。雖失太過。然亦天下奇男子也。惜其資稟太高。浸淫詩酒。旣與南軒考亭先生爲輩行友。而不能與之相琢磨。以上續伊洛之統。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爲紫府仙。惜夫。

技術不遇

思陵時。百工技藝。咸精其能。故挾技術者。率多遇。而亦有命焉。吳郡王益。嘗以相士薦於上。上以王故。召見。見上則曰。陛下堯眉舜目。禹背湯肩。上卽駕輿曰。到處巒將來。王又爲李世英進墨。每一圭墨。重十兩。上曰。恁麼大。將如何把。王偶致某客。關西人。精悍短小。王試命與國手敵。俱出其右。王因侍上。奕言之。翌日。宣喚國手。夜以大白浮之。出處子極妍。說曰。此吾女也。我今用妻爾。來日於御前。饒我第一局。我第二局。卻又饒爾。我與爾永爲翁婿。都在御前。不信吾說。吾豈以女輕許人。國手實未嘗有女。女蓋教坊妓也。關西樸而性直。翌日上詔與國手奕。上與王視。第一局。關西陽遜。國手上拂衣起。命王且酌酒曰。終是外道人。如何敵得國手。關西纔出。知爲所賣。鬱悶不食而死。

畢再遇

再遇。臨安西溪人。淳熙間。以勇名於軍。精悍短小。蓋驍將也。開禧兵罷不支。再遇奮於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楛錢。建旗曰畢將軍。敵駭望其旗。已相顧愕視。再遇乘之。出入陣中。萬死莫敵。蓋

先是敵中有畢將軍廟甚靈異其後浸以不靈其形又絕肖且登其號於旗敵兵以爲本國之神湖海賊作再遇爲淮東招撫使建治於揚州雖殺戮過當而賊亦旋定嘗延客高會取賊肝胃烹而薦酒又擒其魁用火尺烙其背爲碁笛琴絲之類再遇不善書其弟再□頗能書嘗爲其贊畫於內朝命再遇釋印入覲留都亭驛其弟嘗汚其寵妾因酒大悖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鐵尺殺之具奏聞於上待罪且謂再□非同產蓋義兄弟有旨放罪未幾臺臣以其被召乃以軍容入國且及其手殘同氣有旨徙之雪川繼而又論其在淮爲招撫日多糜金錢以饋過客追十六萬緡寓於雪之軍帑再遇以田券折納於有司僅得十萬守臣楊長儒憐之爲代納六萬云

優伶戲語

韓侂胄用兵旣敗爲之鬚鬢俱白困悶莫知所爲優伶因上賜侂胄宴設樊遲樊噲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曰是聖門之高弟也又揖問噲曰爾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命則拜曰眞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云誰名汝對以樊惱自取又因郭倪郭果敗因賜宴以生菱進於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壞了許多生菱只因移果桌

聞見近錄

王鞏

張元

張元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蛟方枕大石而飲元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蜿蜒而死血流數里又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人者延之元初不

識知也。客乃顧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裹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而死。主人塗千金之藥，久之能蘇。元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元累舉進士不第，又爲縣宰，笞之，乃逃。詣元昊，將行，過項羽廟，乃竭囊沽酒，對羽極飲，酌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及元昊叛，露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元所作也。後鄜延被圍，元實在兵中，於城外寺中題曰：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張元從大駕至此，其跋扈如此。昊雖彊黠，亦元導之也。

甲申雜記

王鞏

阮逸

辛諫議子有儀，嘗與阮逸善。一日謂逸曰：君未娶，我有一相知無子，家饒財，有女求壻，其家房縉二千，當爲營之。苟營以一千，謝我。逸唯唯。姻旣成，逸以前約語其婦翁，婦翁難之，有儀怨甚。乃以逸有易立，太山石難芳，上林柳之句，告謀不軌。逸下吏，全家流竄。後有儀爲海州都曹，至淮舟沒，憑轎子浮水上，得脫。旣至岸，舟人雖小兒悉免，有儀家人無一存者。唯長子他道，及官滿歸洛，長子忽失所在，視之得尸井中，世以爲阮逸之報也。

張元素

張元素，字君飾，從事荆南府。其同事楊久中，一日忽遇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凰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殿，光彩煥耀，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久中曰：廉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論物外事，皆非世人所知。語世間事，大小無不驗。楊置花枝數盆於室前，卽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盤

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卽愈。荆南守孫頤龍圖病目，點之，隨手而愈。久中後爲朝奉郎，七十餘歲卒於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

唐碩夫談異人事

湖南提刑唐稔，字碩夫。過高郵，謂余曰：治平二年九月，自吉州作邑，過長沙。一老人以扁舟載竹兀子就舟貨，見其竹如白牙，因買之。至四年，攝事京局，因上馬，馬蹶，其兀壞，竹脚中破，內有雕刻字曰：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破。王押與破之日無差。其字以朱塗之，旣駭，前識之異，而竹未破時，其心安得而書之。竹工必異人也。又云：其父譚爲湖北漕，一日有一道人持刺造門，但全幅書一登字，延坐問之，曰：徐登也。館之庵中，不食，日飲酒一斗，或見羣卒飯，輒取一掬食之而已。閒與鄭毅夫內翰宴飲，雖妓女笑語，戲弄無度，或發其陰視之，童兒也。閒與唐漕飲，取千里外物，不移刻。一日唐欲河東蒲桃，又思峽中新荔子，酒數巡，則令人就其臥屏間取之，皆美新。若方折枝者，唐坐中見劉莘老，時劉爲荆南職官，徐語唐曰：此人異日爲宰相，但不久耳。久之告別甚遽。唐曰：何之？答曰：大抵天地間萬物皆有數，不可逃也。我將之復州，願求一書遺復守，託以後事。如其言。旣至，復謁守曰：乞一棺，柩開九穴，葬於無人之境。後三日卒。復守如其言葬之，以書報唐，亟往與守倅僚吏發棺視之，衣一襲而已。後旬餘，與毅夫語其事，間有京遞至，發之，得嵩山道士與毅夫書，云：徐先生來，聞動靜甚詳，校其至嵩日，乃卒於復之日也。唐碩夫親見之。

隨手雜錄

周司勳子婦

王鞏

周凌司勳之子婦。病腿間瘡。曉夕痛痒不可勝。唯以使子挑之。乃少解。經累年。百藥弗效。聞有司吏夜主事冥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叩之。見周司勳於冥間。問其婦疾。曰。此婦不敬舅姑。好決罰女使。此其報也。吏明日語其子。其子懇告致其父。懇父曰。婦已有死所矣。當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掠剩大夫也。亦以平生刻薄。好斂民財。以奉縣官。故任此職。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營。或其種植。稱多其數。我卽往取。世人不知也。職任非善處。亦安能救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會其外祖知南京。力取之。醫治。懇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周世宗兒

太祖皇帝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范質與趙普潘美等待側。太祖顧問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卽人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爲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勸陛下殺之。卽負世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爲姪。世宗子不可爲爾子。美遂持歸。其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後終刺史。名惟吉。潘夙之祖也。美本無兄弟。其後惟吉歷任供三代。止云以美爲父。而不言祖。余得之於其家人。

郡君李氏

郡君李氏。余嬸也。嘗有貨珠子。老媪李氏攜珠子至。旣去。遺珠子在地。嬸收之。後媪踰時不至。一日旣至。形瘦精神恍惚。非昔人也。嬸詰之。曰。向時所貨珠。及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愁感疾。幾不能起。嬸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媪驚喜涕下。願致金六兩以請。嬸取還之。金不受。

也。後微疾。夢出門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嬪知其陰府也。遂誦大悲咒。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爾歸矣。一吏持大簿書至案。偉人問曰。記得還李嫂珠子事否。嬪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展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受珠寶。此可尚也。俾人遣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見其尸臥帳中。驚而悟。起後二十年乃卒。

玉壺清話

釋文瑩

曹武惠

曹武惠彬。始生周睟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捉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爲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兼將相之領。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與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捆載而歸。惟公但圖史衾篋而已。爲藩帥。中途遇朝紳。必引車爲避。過市。戢其傳呼戒道吏。去馬不得越十輪。恐擁遏市井。性仁恕。清慎無撓。強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蓄。至坐武帳。止衣弋絺紵袍。素胡牀而已。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參政昌言請案誅。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參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尙書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子璨。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

龍興觀道士

太祖征太原。還至真定。幸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迎鑾駕。霜簡星冠。年九十許。氣貌翹竦。上因延問甚久。自

言頃與亳州道士丁少微。華山陳搏。結游於關洛。嘗遇孫君房。疊皮處士。上問曰。得何術。對曰。臣得長嘯引和之法。遂令長嘯。其聲清入杳冥。移時不絕。上嘿久。低迷假寢。殆食頃。方欠伸。其聲略不中斷。上大奇之。因問引導之法。養生之要。隱對曰。王者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黃帝唐堯。所以享國永圖。得此道也。遂賜頤素先生。

朱昂

開寶塔成。欲撰記。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陁國來表。述本國有金剛坐。乃釋迦成道時所踞之坐。求立碑坐側。朕令蘇易簡撰文賜之。中有鄙佛爲夷人之語。朕甚不喜。詞臣中獨不見朱昂有譏佛之迹。因詔公撰之。文旣成。敦崇嚴重。太宗深加歎獎。公舉進士之時。趙韓王深所器重。謂人曰。朱有君子之風。壽德遠到。時宗人朱遵度。有學名。謂之朱萬卷。目公爲小萬卷。敝歷清貴三十年。晚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上令謝於殿門外。復詔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留。詔秋涼進程。時吳淑贈行詩。有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爲中的。錫宴玉津園。中人傳詔。令各賦詩爲送。若李承旨維。有清朝納祿猶彊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及陳文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千騎過荆門之句。凡四十八篇。皆警絕。一時朝論榮之。弟協亦同時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疏。荆帥陳康肅堯咨。表其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諡正裕先生。

邊鎬

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脩髯秀彩。骨清神竦。所被衣巾。輕若煙霧。曰。

欲託君爲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峯。翻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葷羶噉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爲真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眉貌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聰敏。攻文字。書若夙誦。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葷迫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翹秀。變姻者衆。親彊而娶焉。後嗣主愛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惟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凡所克捷。惟務全活。建人德之。號爲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爲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喜之。謂之邊菩薩。及帥於潭。政出多門。絕無威斷。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勘箭勘契

太祖初郊。凡闕典大儀。修講或未全備。至於勘契之式。次郊方舉。大禮畢。鑾輅還至闕門。則行勘箭之儀。內中過殿門。則行勘契之儀。勘箭者。其箭以金銅爲簇。長三寸。形若鑿柄。其筈香檀木爲之。長三尺。金縷飾其端。以絳羅泥金囊韜之。金吾仗掌焉。其簇以紫羅泥金囊貯之。駕前司掌焉。每大駕還闔中局。駐蹕少俟。有司聲云。南來者何人。駕前司告云。大宋皇帝行大禮畢。禮儀使跪奏曰。請行勘箭。金吾司取其筈。駕前司取其簇。兩勘之罷。卽奏曰。勘箭訖。有司又聲曰。是不是。贊唱者齊聲曰。是如是者。三方開扇。分班起居迎駕。大輅方進。勘契者。以香壇刻魚形。金飾鱗鬣。別以香檀板爲魚形。坎而爲範。其魚則駕前司掌焉。其範則宮殿門司掌焉。鑾輿過宮殿門。以魚合範。然後開扇迎駕。其贊唱迎拜。一如勘箭之式。

艾穎

艾侍郎穎。少年赴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茸闌。顧謂艾曰。君此行登第必矣。艾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

加之汝上少典籍。今學疎寡。聊觀場屋爾。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宜少俟於此。詰旦奉納。翌日果持至。乃左傳第十卷也。謂艾曰。此卷書不獨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科。甲然齡祿俱不及君。記之。艾頗爲異。時亦諷誦。果會李愚知舉。試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五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奭爲狀元。後艾果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歲薨於汝。徐年四十四爲翰林學士卒。

盧多遜

盧多遜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攜就雲陽道觀小學。時與羣兒誦書。廢壇上有古籤一筒。競往抽取爲戲。時多遜尙未識字。得一籤。歸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須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爲蓬海客。父見頗喜。以爲吉識。留識於家。迨後作相。及其敗也。始因遣堂吏趙白。陰與秦王廷美連謀。事暴。遂南竄。年五十二。卒於朱崖。籤中之語。一字不差。初多遜與趙韓王睚眦。太宗踐祚。每召對。卽傾之上。以膚受。頗惑之。黜普於河陽。普朝辭。抱笏面訴。氣懾心懦。奏曰。臣以無狀之賤。獲事累聖。况曩日昭憲聖后。大漸之際。臣與先帝面受顧命。遣臣親寫二券。令大寶神器。傳付陛下。以二書合縱批文。立臣銜爲證。其一書先后納於棺。一書先帝手封收宮中。乞陛下試尋之。孤危之迹。庶乎少雪。臣此行身移則事起。豺狼在途。危若累卵。誰與臣辨。後果得此書于禁中。帝疑旣釋。竄多遜於朱崖。上謂普曰。朕幾欲誅卿。故王禹偁韓王挽詞有鴻恩書册府。遺訓在金滕。乃此事也。

胡旦

胡太監旦知明州道出維揚時同年董給事儼知揚州遇之特歡截篙投鱗以留之一日延入後館出姬侍列餼餼其宴豆皆上方貴器飲酣胡謂董曰吾輩出於諸生所享若此麤亦忝矣敵舟亦有衰鬢二三容止玩飾不侔同年之家人生會合難得或不棄來日能枉駕敵舟數盃可乎董感其意大喜徐又曰三品珍器貧家平生未識可略假舟中聊以誇示荆釵得否董笑曰狀元兄見外之甚也亟命滌濯以巨奩盡貯之對面封訖令送舟中明日五鼓張帆乘風警然不告而行不旬至杭州薛大諫映亦榜下生也首問胡曰過維揚見董同年否胡曰見又曰董望之材器英邁奇男子也然止是性貪一日尊前胡謂薛曰聊假二千緡創立鑑湖別墅鄞麾才能便當謝病一扁舟釣於越溪豈能隨蝸蠅競吻角乎薛公不得已贈白金三百星聊爲釣溪一醉且願領之不爲少謝後知制誥王繼恩平蜀有功恃勳傲寵潛溢怨讟將加恩以銀數千兩賂旦託爲褻詔事敗旦削籍爲典午竄潯州安置焉

王繼忠

真宗爲開封尹呼通衢中鐵盤市下一瞽者令張耆夏守贇楊崇勳左右數輩揣聽聲骨因以爲娛或中或否獨相王繼忠瞽者駭之曰此人可訝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真宗笑而遣去繼忠後爲觀察使高陽總管咸平六年虜寇望都與虜酣戰至乙夜戎騎合圍數十重徐戰徐行旋傍西山而遁至白城陷虜上聞之甚嗟悼皆謂卽沒景德初戎人乞和繼忠與撰奏章而勸諷誘掖大有力焉朝廷方知其存後每歲遣使真宗手封御帶藥茗以賜焉繼忠服漢章南望天闕稱未死臣哭拜不起問聖體起居不避虜嫌以其德儀雄美虜以女妻之僞封吳王改姓耶律卒於虜人謂陷蕃王氏也

莫節婦傳

翰林朱昂嘗撰莫節婦傳。大爲人倫之勸。節婦荃。少歸周謂。昭州人。布衣謁太祖。召便殿試時務。大稱上旨。擢贊善大夫。當天造之初。凡所任人。處置從便。符彥卿暴恣不法。除謂爲屬邑。永濟縣令。俾繩之。彥卿聞其來。魂膽俱喪。鞭棗郊迓。謂但揖於馬上。爾境上數強寇。劫財傷人。彥卿受賕。縱之使逸。謂出令敢有藏盜者。斬不數日。亟獲之。不解府。卽時斬決。以案具奏。太祖大壯之。興國二年。詔遣副廣南羅延吉爲轉運副使。以定嶺寇。時奔命赴道。不得與荃別。後委寄繁劇。嶺塞馳走。不還於家。二十六年。父母欲奪荃嫁之。荃泣謂父曰。吾夫豈碌碌久困者耶。食貧守死俟之。父不敢強。荃執禮事舅姑益謹。閨壺有法。家素貧。荃歲事蠶績得絲。則機而爲杼軸。勤儉自營。生計漸盛。雖里之淑婦靜女。罕識其容者。聞其風。則幃箔棟敬。子漸長。築舍於外。購書命師教之。後產業益裕。舅姑將老。附塋選美垆。大爲壽坎。松檟茂密。盡得其制。又爲其夫創上腴田數百頃。水竹別墅。亭閣相望。然謂在路。亦修高節矣。荃二十六年間。畢一婚二嫁。皆清望之族。迨謂歸。俱已皓首。勸夫偕老于家林焉。

黃晞

黃晞。閩人。皇祐初游京師。不踐場屋。多以古學游搢紳之門。凡著書。自號聲隅子。走京塵幾十年。公卿詞臣無不前席。晞履裂帽破。馳走無倦。後詞臣重晞之道者。列章爲薦。盡力提挽。朝恩甚優。授京官。知巨邑。有旨留國子監。將有司業之命。始拜敕。徧謝知己。才三日。館於景德。如意輪院。一日晚歸。解鞍少憩。謂院僧曰。僕遠人也。勤苦平寒。客路漂泊。寒暑未嘗溫飽。今日方平生事畢。且放懷酣寢。一夕請戒僧童。慎無

見喧。僧諾之。肩扉遂寢。翼日大曉。寂無所聞。寺僧擊牖大呼。已卒於榻矣。

范質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相主文。愛其私試。因以登第。凝舊在十三人。謂公曰。君之辭業。合在甲選。暫屈爲第十三人。傳老夫衣鉢可乎。魯公榮謝之。後至作相。亦復相繼。時門生獻詩。有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之句。初。周祖自鄴起師。向闕。京國罹亂。魯公遁迹民間。一旦坐對正巷茶肆中。忽一形貌怪陋者。前揖云。相公相公。無慮。無慮。時暑中。公執一葉素扇。偶寫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一聯在上。陋狀者奪其扇曰。今之典刑。輕重無準。吏得以侮。何啻大暑耶。公當深究獄弊。持扇急去。一日於祆廟後門。一短鬼手中執其扇。乃茶邸中見者。未幾。周祖果以物色聘之。得公於民間。遂用焉。憶昔陋鬼之語。首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留神刑典。深軫無告。世宗命公與臺官劇可久。知雜張湜聚都省。詳修刊定。惟務裁減。太官供膳。迨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鸚鵡

一巨商姓段者。蓄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李白宮詞。心經。每客至。則呼茶。問客人安否。寒暄。主人惜之。加意籠象。一旦段生以事繫獄。半年方得釋。到家。就籠與語曰。鸚哥。我自獄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憶汝。汝還安否。家人餵飲無失時否。鸚哥語曰。汝在禁數月。不堪不異。鸚哥籠問歲久。其商大感泣。遂許之曰。吾當親送汝歸。乃特具車馬。攜至秦隴。揭籠泣放。祝之曰。汝卻還舊巢。好自隨意。其鸚哥整羽徘徊。似不忍去。後聞常止巢於官道隴樹之末。凡吳商驅車入秦者。鳴於巢外。問曰。客還見我段二郎安否。悲。

鳴祝曰。若見時。爲道鸚哥甚憶二郎。余得其事於高虞晉叔。事在熙寧六七年間。

錢俶

開寶九年。錢忠懿俶來朝。上遣皇子德昭。迓於南京。車駕爲幸禮賢宅。撫視館餼什物。充滿庭墀。俶至。詔處之。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妻子俱朝。封妻爲吳越國王妃。召父子宴射苑中。諸王預坐。一日。賜俶獨宴。惟太宗秦王侍坐。上愛俶姿度凝厚。笑曰。眞王公材。俶拜謝。中人掖起。上遣太宗與俶敍齒。爲昆仲。俶循走叩頭泣謝曰。臣燕雀微物。與鸞鳳序翼。是驅臣子速死之地也。獲止。時上將幸西京。乞扈從。不允。曰。天氣尙熱。卿宜歸國。宴別於廣武殿。後三年來朝。宴於長春殿。劉鋹李煜二降王預焉。未幾。會陳洪進納土。俶情頗危戚。乞罷吳越王。詔書願呼名。不允。從征太原。每晨趨雞初鳴曉。與羣臣候於行在。嘗假寐於寢廬。上知之。諭曰。知卿入朝太早。中年宜避霜露。每日遣二巨燭先領引子前頓候謁而已。駕至并門。繼元降。上御崇臺。戮其拒王師者。流血滿川。上顧俶曰。朕固不欲爾。蓋跋扈之惡。勢不可已。卿能自惜一方。以圖籍歸朝。不血於刃。乃爲嘉也。俶但叩頭怖謝。未久。身留於朝。願納圖貢。昆蟲草木。亦無所傷。朝廷遣考功郎范旻知杭州。至則悉以山川土籍管鑰庾廩數。敬授於旻。遂起遣兵民投闕。俶最後入覲。知必不還。離杭之日。徧別先王陵廟。泣拜以辭。詞曰。嗣孫俶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國修覲。還邦未期。萬一不能再掃松楸。願王英德。各遂所安。無恤墜緒。拜訖。慟絕。幾不能起。山川爲之慘然。

李建勳

鍾山相李建勳。少好學。風調閑粹。徐溫以女妻之。奩囊之外。復賜田沐邑。歲入巨萬。雖極富盛。不喜華靡。

屏斥世務喜從方外之遊。徧覽經史。資稟純儒。故所以常居重地。寡斷不振。其爲詩少。猶浮靡。晚年方造平淡。營別墅於蔣山。泉石佳勝。再罷相。逼疾求退。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或謂曰。公未老無疾。求此命。無乃復爲九華先生耶。九華卽宋齊邱。常乞骸。屢矯國主公曰。余嘗笑宋公輕以出處。敢違素心。吾必非壽考之物。勞生紛擾。耗真蠹魂。求數年間適爾。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沈香節安柄。叩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擊玉磬數聲於耳。客或問之。對曰。聊代洗耳。一軒榜曰。四友軒。以琴爲嶧陽友。以磬爲泗濱友。南華經爲心友。湘竹簟爲夢友。果遂閒曠。五年而卒。江南之佳士也。

徐常侍

徐常侍得罪竄邠。平日嘗走書託洪州永新都官胡克順曰。僕必死于邠。君有力。他日可能致我完軀。轉海歸葬故國。侍先子於泉下。卽故人厚恩也。未幾果遣計來告。順感其預託。創巨舟。齎厚費。親信往邠迎之。舟出海隅。一巨邑忘其名。邑有東海大帝祠。帳殿嚴盛。禱享填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鉉先謁之。稱江南放叟徐鉉。湘素聞其名。悚然迎拜。冠服嚴偉。笑談高逸。曰。僕得罪於邠。幸免囚置。放歸故里。臚舟邑下。因得拜謁。仍有少懇。拜聞。迨晚再謁。語訖失之。湘大駭。未久。津吏申有徐常侍靈柩船到岸。湘大感動。亟往舟撫其孤。曰。先公有容否。曰。有。遂張之於津亭。果適之來謁者。湘設席感動。置醪俎。再拜以奠。迨暝。果至。曰。適蒙厚饗。多謝。實己之幸。蓋少事不得已。須至拜叩。僕在江南爲學士日。一里舊齋。一寶帶。託僕投執政。變一巨獄。僕時頗有勢。猷執政不敢違。然事不枉法。以賊名罍身。恐旅櫬過廟。帝所不容。君宰封社。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爲吾禱之。帝必無難。湘感其誠。告爲之潔沐。過如己事。齋心冥禱。訖令解絳。過廟。

恬然無纖瀾之驚。薄暮果再至。飾巾懷刺爲謝。其刺題曰。鉉專謝別東坡。索君賢者。含喜再拜。歛然而去。泊再開其刺。旋爲灰飛。湘頗懷東坡之疑。後果爲左諫議大夫。

江夢孫

廬山布衣江夢孫。潯陽人。博綜經史。孝弟介潔。不妄語。不隱己過。李主召置門下。爲國子司業。一旦面陳曰。迂儒無所補。平生讀書。意在惠民。空言無益。願求一官以自效。主曰。胡爲卑飛自喪其節耶。固不許。固求之。補天長縣令。以官誥示之曰。授告罷。與君無賓友之容。指其庭曰。此地卽君斂板趨伏之所也。君寧甘乎。夢孫曰。苟遂素願。無憚其他。乃授之。至其治所。吏白曰。正廳凶惡。自來邑令居之。怪異不得其終。已陳設使廳矣。江因呵曰。長民不踞正廳。非禮也。旣上事久之。果有妖物嘯梁。仆瓦。喧號萬狀。羣吏伏匿。江整衣焚香奠酒。語鬼曰。僕爲令。合踞此廳。君等有祠堂林墓。安得居此耶。吾行己不欺閭室。無懼君輩。此處必有祀典尊神。吾當告之。語訖。移榻就寢。高枕而臥。寂無見聞。後視事。率以簡易仁恕爲理。士民愛之。甫及滿任。解秩歸田。縣人緣河泣涕。挽舟酷留。凡不絕者三日。主聞之。嘉歎不已。手批委曲。以美爵誘之。惇勸再任。堅然不起。耕田侍母。氏暇則以經術課諸生。及子直木。後爲員外郎。

李煜幼子

後主煜幼子。宣城郡公。仲宣后周氏所生。敏慧特異。眉目神采若圖畫。三歲能誦孝經及古雜文。煜置膝上。授之以數萬言。因作樂。盡別其節。宮中讌侍。自然知事親之禮。見士大夫。揖讓進退。皆如成人。棲霞道者。異僧也。能知往事。自鍾山迎於大內。令嬪御抱出。此兒見之。自能合掌於額。棲霞曰。不祥之器也。此兒

與陛下並后。夙有深冤。以陛下積德。不能酷償。故爲劫恩愛賊。託掖庭割父母之肝腸。宜善養之。而勿戀。年五歲。忽自言曰。兒不能久居。今將去矣。因瞑目逝。周后在疾。聞之亦逝。煜悼痛傷悲。哽噎幾絕者數四。將赴井救之。獲免。

張遇賢

虔州妖賊張遇賢。循州縣小吏也。縣村有神降於民。與人交語。不見其形。言禍福輒中。民競依之。遇賢因置香果於神。神謂衆曰。張遇賢是第十八尊羅漢。可留事我。遇賢親聞之。遂留其家。奉事甚謹。旣而羣盜大起。無所統一。乃禱於神。求當如主者。曰。張遇賢當爲汝主。衆因推爲中天八國王。改年爲長樂。辟置百官。神曰。汝輩可度嶺取虔。羣賊奉遇賢襲南康。虔州節度使賈浩始甚輕之。殊不設備。賊衆蟻聚。遂至十萬。遇賢自擇巖際。據白雲洞。造宮室。羣劫四出。攻掠無度。李主璟遣都虞候嚴思討之。邊鎬監軍。璟諭鎬曰。蜂蟻空恃妖幻。中無英雄。至則可擒。果至連敗其衆。遇賢日窘。告神。神曰。吾力謝福衰。庇汝不及。善自爲處。遂執之。斬於建康市。

萬柳溪邊舊話

蟹

尤 玘

兵部侍郎五湖公性愛蟹。秋風蟹肥日。把酒持螯。與客嘯傲。山陰術士袁大韜者。其術動帝皇。孝宗時。時召前席。賜費不可勝計。大韜挾人主之寵。往來三公九卿間。而與兵侍公最昵。一日訪公里第。值公在華藏寺。遂操扁舟。擢湖而來。公方與客飲雲海亭上。漁人網得八大蟹。其內有二重幾一觔。非復平日所見。

公甚喜。捐錢數百文賞之。而大韜適至。喜而劇飲。大韜曰：「某近遇一異術。能知人食料。」兵侍公曰：「今得八蟹。一主六客。孰兼食者？」大韜默坐。屈指數十迴算之。面漸赤。大叫曰：「異事！異事！」七人俱不得食蟹。衆皆大笑。韜復默算者久之。謂兵侍公曰：「公五年以內。未得食蟹。公亦大笑。未幾。客有朱朗卿與弟遂卿者。偕去。酒方數行。催庖人治蟹。甚急。忽遂卿奔來曰：「吾兄催蟹。啓釜觀之。睹一落足甚巨。取而嘗之。頃刻眩倒。衆共奔視。朗卿死矣。」二三客迎醫治木。各司其事。至暮遂不能救。大韜手取諸蟹。傾於湖濱。偶遺一二落足於岸左。一犬食之立斃。而湖濱大小魚之死者。不可以數計。湖中漁舟百十。皆仰尤氏爲衣食者。乃召進蟹人問之。曰：「得於湖岸大垂楊下。公命僕夫持鍬掘之。得赤首巨蛇數十。蟹之大者。以久滄毒氣也。」兵侍公甚憐朗卿。厚葬之。而恤其子弟。厚賜大韜數十金。終身戒不食蟹。

江南餘載

闕名

刁侃

祕書郎刁侃。文安郡公。按文安郡公徐游。知誨子也。初名景游。避元宗諱。去景字。之愛壻。姻連戚里。第宅蕭灑。一日侃弟妹於庭下。忽見二人沿古槐而上。以瓦擊中。之應手墮地。四肢雖具。長纒二寸許。狀如世所畫夜叉。然瘞之。是夕侃家堂室之間。鬼怪無數。或見大手。或呈巨額。如是者三夕餘。設醮謝之。猶不已也。是時周維簡證講於侃別院。獨無變怪。於是盡徙焉。維簡方說泰卦。倦而假寐。恍惚中見冠裳者數百人。前揖自言。昔自南岳來。寄居古槐。歲月已久。今刁侃弟妹。皆無道。橫害二子。悲歎不堪。適當索償。既匿先生之舍。且先生方講聖經。非某措手之時。願聞談義。容解脫之矣。維簡驚覺。爲之齋沐旬日。終篇。

鬼怪乃絕。

江淮異人錄

吳淑

司馬郊

司馬郊一名疑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褐。躡屐而行。日可千百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爲寵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宣州。開元觀。自宣之歙。時道士紹修默。亦往歙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戍。方息於逆旅。郊續至。修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爲已。而更擊之。旣而互相搏擊。郊忽踏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驗屍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曉乃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日已早過矣。及到歙州。問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風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人共拜勸之。郊怒不聽。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人無敢近之者。俄而火甚。焰出於竹瓦之隙。人皆惶駭。旣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臥牀皆熏灼。而薦席無有焦者。有朱翺者。爲池州法掾。郊過詣之。謂朱曰。君色甚惡。當病。我卽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我姓名。當有所應。翺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疾。數日病劇。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祐。初朱已病。惡見人在己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如意。令入室侍疾。亦叱去之。家人守之戶外。無得入者。至是朱恍

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之。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效。當令更進一服。家人驚曰。比不令人入室。陳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歙州某觀。病痢困劇。觀主欲申白官司。先以意聞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既漸困篤。觀主不得已。乃口白縣令姚蘊。蘊使人候問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束。經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主將捶之。觀中道士共禮拜求救。乃免。嘗至洪州市中。探鮮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鮮。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面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勸說之。郊乃極口怒罵。虞候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臥數日而卒。臨終。令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聶師道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爲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爲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往詣方外。至於郡政。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爲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瞻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爲汝先嘗之。乃取啗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爲歙州。當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頰。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人頻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遊兵革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

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眞道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爲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使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饑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某處出。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從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至龍虎山設醮。道遇羣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曰。某卽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爲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於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嶽。使者以爲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旣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五鶴冲天而去。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稍爲詩句。往往有嘉旨。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奇異之事。召之入宮。蓋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爲詩句。題於牆壁。自稱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闐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間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爲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顧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須火。其能

成乎先生曰。試爲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銀。以醴紙重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嘗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上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削爲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盆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爲銀錠。而刀迹俱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爲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爲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清泚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曰。試爲。應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選。又視之。見琉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爲設之。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霆。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大慾。亦略同於常。後亦竟以疾終。古有神仙多晦跡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嘗聞其事。而宮掖祕奧。說者多異同。及江南平。在京師。嘗詣徐率更游。游卽義祖之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其事。備爲余言。

潘辰

潘辰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雞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

老父求同載過江。辰敬其老，許之時大雪。辰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辰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頃之極飲不竭。辰驚益敬之。及至岸，謂辰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辰自是所爲詭異，世號之爲潘仙人。能掬水銀於手中，按之卽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爲戲，令以物漉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矣。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蒯亮者，嘗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辰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辰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辰曰：願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爲戲。因就假之。既至，辰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旣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誦本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爲多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有婦人，鬼所附著，家人或髣髴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婦共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正見捉己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乃往詣江。江曰：吾雖能禦之，然意不欲與鬼神爲讎。爾旣告我，當爲遣之。令歸家灑掃，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有人入山伐木，因爲鬼物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

汝今見伐。吾將何依。當假汝身爲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具以告。且求救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置名與之。戒之曰。至空屋棄之。如言。而病失。又嘗有人爲夔鬼所撓。其家置圖畫於樓上。皆爲穢物所污。以告之。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使去之。如言。三日開之。穢物盡去。圖畫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口大。時人謂之張大口。吳太祖在宣州。嘗給諸將鎧甲。訓所得故敝。不如意。形於詞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爾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訓亦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爲言。公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子曰。公賜張訓甲甚敝。當爲易之。及吾問汝。果然。乃爲汝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子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訓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我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廚。見甑中蒸一人頭。訓心惡之。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窗下。時雨霽泥溜。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有惡少年與兒相遇。絀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未有食。待賣鞋營食。而悉爲所污。有書生過。憫之。爲償其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愠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旦來惡子。吾不容。已斷其首。乃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捽其髮。摩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瞿童

瞿童。字柏庭。以字爲名。辰州辰谿人也。華眉廣額。長準秀目。勤事而寡言。大曆四年。西川潰將楊林。爲澧陽守。不戢部下兵。縱其黨賈子華。率千人假道武陵。劫五溪。五溪之人逃難四散。時柏庭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義鄉烏頭里。桃源觀道士黃山寶。偏宅柏庭。因山寶願師事。上清三洞法師黃洞源。山寶引覲。具道柏庭志。洞源辭以柏庭奉母。須甘旨。山寶曰。柏庭母在山寶廬。幸有繼給。倘蒙收拾貧賤。所望容納。洞源許之。後亦時給柏庭母衣食。僅二周載。六年正月。柏庭喪母。旣葬。服勤事洞源不懈。凡事役力辦。不倦。拋棄惡食。必興愛惜。取而飯之。七月。洞源賣藥至襄陽市。每入市。令柏庭持裝囊。柏庭必閉目處衆中。洞源讓曰。處衆而睡。人奪汝攜。柏庭曰。非有睡也。悶衆之喧喧耳。九月。洞源南歸。行及宣城。去襄陽百餘

里。洞源邊曰：香爐捐主人，奈何？柏庭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不時頃，持爐還。洞源驚問，答曰：尊師方在途，恐留滯，故疾行。洞源信然。七年二月，朗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留柏庭山中植果藥，踰二十日。洞源來，向柏庭一一詰之。答曰：自尊師去州，祇於仙林尋仙穴。洞源問所尋何見，答曰：見石室石牀，石几。洞源曰：石室何許？曰：許去一里半。洞源疑而不窮。又旬，柏庭於藝圃中得一棋子，捧呈洞源曰：秦人棋子。洞源異之，曰：誰謂汝烏知其然？復曰：是誠秦人棋子。洞源諦視之，狀若小龜，光潤如玉。遂貯籙囊中。後因閱籙開囊，緘記如舊。亡棋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願屈歸巖洞，時久霖雨澍，洞源既未決信，竟不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听洞源命柏庭河畔視船，往復不二里。及午方回，洞源訶之，來何遲？柏庭曰：觀西南十五步許，有小橋，橋上遇一老尊，負杖挂物，呼令隨去。柏庭不敢，由是晚。三十早朝，褹常所繫布帶，以一紙繩束腰，跣足履草屨，昇尊殿。及洞源嚴修之處，各焚香跪拜，既而辭洞源，又拜洞源，憑几問曰：汝辭吾安往？答曰：歸仙洞。洞源曰：吾隨汝可乎？曰：不可。洞源又曰：何爲不可？柏庭曰：前時尊師不決去，迺今不可。因諭洞源，當以時遷棲。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賢遺旨，吾有志矣。今汝去，何時復見？答曰：期十八年。洞源欲留之，不克。卽聲命同觀道士朱靈誓曰：朱老師看仙人來，靈誓睨柏庭曰：童子今日顏色異常，光輝洞源門人，何清鎬。朱神靜童子陳景昕，譚伯璣，偕圍囑柏庭服短布衣，烏繒巾，遂巡卻行。三移步，忽然不見。洞源與道徒皆愕眙。庭際有一栗樹，謂暫旁立。洞源曰：得無映樹乎？求之無蹤。卽聲鐘集觀戶，將遍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十一年，兄僊信從辰州來，聞弟登仙，至桃源，又師事洞源，爲道士。巖居兩歲，遊嵩山，失所在。建中元年四月，洞源遷居江州廬山。貞元五年十一月，復遷居潤州茅山。十

八年春。潤州郵檄人。於延陵縣界。見一少年前行。行如人郵者。促步期及。竟不能迫。延陵闖茅山三十里。郵人望見。徐步入山門。是日女道士蕭泠然。在鶴臺。見少年持小漆函。蓋貯素書。直未入門。舉一足履闕。泠然問曰。汝爲誰。答曰。瞿柏庭。因問泠然。黃尊師何在。泠然指示路處。髣髴記有柏庭名。卒然不悟。久之。忽了辨。卽攝衣詣洞源。問瞿柏庭來乎。洞源唯唯。不明諭。秋八月。旣朔之旬。洞源謂門弟子曰。吾將踏滄海。爲備裝。或以未可行爲請。踰一年。當午。洞源化真。造曰。代人傳瞿童登仙之跡。皆怪異可惑。予自幼貶武陵守。至之日。則詳詢舊老。迺談詭加甚。值暇日。遊沅江滄浪合流。問之於漁人曰。柏庭有同學陳景旸。已五徙居。今復爲桃源道士。易名通微。又改正長。始均執勞。久練行事。傳疑百說。不若一見。予得言忘食。遂命迓之。未獲至。若不克見。及期而朝。門吏導景旸前庭。冠青蘿冠。衣碧綠衣。冰顏雪膚。皓髭蒼眉。端簡足跡。肅容陳詞。予不知幸之喜之至也。旣至休館。徐問所惑。景爲具辨。因裂牘直紀。用祛後疑。長慶二年五月三日。朗州刺史溫造述。上清三洞道士陳通微傳實。

鬼董

章翰

闕名

章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游豪俠。宅新書坊。有愛妾曰裴六郎者。容範曠代。宅於崇仁。翰常悅之。居無何。翰有故游近畿。數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翰甚悼之。旣而日暮。因宿其舍。尙未葬。殯於堂奧。旣無家室。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間。獨宿總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翰悲歎不寐。忽見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長丈許。著豹皮棍。鋸牙披髮。更有三鬼繼進。乃拽朱索舞於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奈何。

又曰寢矣。便升階入殯所拆發。昇襯於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肢體。環坐共食之。血流於庭。衣服狼籍。翰恐懼。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翰乘勢逐之。西北隅踰垣而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亂。起來救之。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噉處亦無所見。翰恍惚以爲夢中。驗其牆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後數年。翰貴達。

周浩

秦熺之客洛人周浩。卜居西湖。鄰邸有白衣少婦來寓。豔冶而慧。始見猶自匿。稍久。目成心通。叩諸鄰。鄰曰。汴人李氏。夫死。服將除。方謀再行。浩厚致媒幣。室之。婦能先事中。浩意相得甚歡。歲餘。觀濤於江。見雙鬢女。美出妻右。心慕之。茶肆姥曰。此女居六和塔。父母亡矣。獨與姨處。方願以樂藝自鬻。浩捐金數千。方獲焉。始至其家。妻妾順比。如墮簾後。忽忿爭。浩諭不可解。至相毆擊。兩怒方厲。黑煙蓬勃。出自叢蔽。屋如墨。奇響一聲。煙銷室空。二豔俱失。遣人訪其姨。蕩然砂磧也。浩怪愕。不敢居其居。從傳法寺假僧房。徙焉。元日四鼓。欲之。秦氏賀甫出門。陰氣霏然。籠燭隨滅。妻不知從何來。怒罵曰。無行。棄我逃釋。謂終不能近汝耶。浩罔然不省其妖。隨謝之。婦曰。我已徙居入城矣。偕至小宅中。歡飲共宿。明日乃得之。望仙橋下半臥水中。喘息僅屬。掖歸療治。數日乃愈。浩益恐。遷館於秦氏。一夕坐書室。有穴窗者。叱之。隨聲自隙入。妾也。鉛丹不施。雙鬢紛披。而態度愈明豔。倚浩嬌怨曰。主母妒悍。正藉君主張。乃儒不能令。使我至此。且彼非人。乃死老魅。君何爲惑之。浩亦迷罔不省。留共寢。妾挽出游。偕飲中瓦酒家。聞寺鐘而寤。身乃在後圃。

池中污泥滿耳鼻。秦氏呼一道士制之。不驗。乃使四卒夜番守之。浩雖不得出。而二女間夜至。或憑浩言云。云叫呼。熺厭之。使他客送往建康。道遇時中。時中曰。是水族之怪也。鯨爲白衣。穴西湖。獺爲少女。窟於江。弗速拯。將死於溺矣。爲檄江湖神。俾繫二物。曰。法不許殺也。初。周浩在西京。困不自聊。有洛瀨老翁。聞洛中溺鬼相謂。翌日欲取白衣士自代。其衣下穿而姓周。翁旦而待。日中而浩至。姓狀衣袂如鬼語。力挽駐之。乃脫。至此又復遇水魅云。

金燭

秦檜專柄時。雅州守奉生日物。甚富。爲椽燭百餘。範精金爲之心。而外灌花蠟。他物稱是。使衙前某與卒十輩。持走都下。至鄂州之三山。遇暴雨。休於道傍草舍。主人書生也。窶甚。方冬猶絺葛。臥牛衣中。蹙然曰。雨甚。日向暮。屋漏不可居。恐敗官物。去此荒徑里許。客舍甚整。盍往憩。衆俾導以往。至則果有民居焉。其人姓魚氏。見客喜出迎。燻湯治飯。問所以來。婦側聞之。摘語其夫。此持太師壽禮。必厚齎。可圖也。夫曰。吾寧能敵十夫哉。婦解囊示之。蓋婦能貨藥。常爲姪尼蕩女輩殺子。故蓄毒甚多。遂取殺鼠藥。和諸毒。併實酒中而飲之。中夜藥發。皆昏然。不知人。獨衙前者飲少。不能毒。魚運斤擊之。十卒併命。他物悉藏。獨不知燭中有金。不甚惜。姑置榻下。會生納婦。以兩炬與之。生持歸。堅不可燃。刮視而金見。遂數數乞燭於魚。魚疑焉。取餘燭視之。始大悔懼。夜誘書生夫婦殺之。徙居漢陽。爲米商。小人驟得志。買婢以居。妻曰。致爾富。我之謀也。今疎我耶。我且告之。魚內不樂。又嘗持珠花與倡。倡始疑其慙而富。及得花。葉下有雅守姓名。以示他客。客告倡。持告之郡。遂夫婦皆磔於市。檜方盛。四方賂獻山積。金不足道。又必窮索異寶。皆尙

方所無。若雅守之金燭。又不足爲遼東豕。直芹萍耳。

女伶

女伶陳嘉慶居後市街之東。夜獨寢。夢有人黑而長。緇衣素裳。俯瞰其榻曰。元司法有約。不可不往。嘉慶欲呼母與婢。而聲不得出。乃應之曰。今已午夜矣。無人荷轎。不可去也。我未省識元司法。縱可去。亦不汝從。汝來不由戶。豈非鬼乎。其人曰。肩輿在門外矣。夜深不須治鉛黛。睡妝故自佳。以手中扇揮之。嘉慶覺身不自制。從牖中出。至門。果有肩輿。二人負之。乘空行至清泠橋下。見一士出迎。升樓。暫而多髯。疎俊人也。留飲款昵。既曉。復以轎送之歸。既寤。以語其母。猶謂偶然。明日他客來。方舉杯。忽冥然坐寐。其麤如雷。呼喚皆不醒。客怒而去。逮曉。乃寤。則夢遊也。自是每夕皆然。嘗從元司法求釵珥香扇之類。皆在枕旁。嘉慶視元頗當其意。亦樂之。謂姥豈真有是人。能比於夢乎。彼非無資者。倘能身相從。賢於夢魂遠矣。姥求之清泠橋。果有赴調元司法。肖貌皆如女所言。屏人密問之。謝無有。又數月。嘉慶不復夢。視元則已歸。他日遇諸塗。則目逆而笑。不知元生以術致之耶。抑偶然耶。

王萼

高密王萼。少年丰彩。嘗日晚倚門。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絕。年可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來此。女笑曰。兒家近在南崗。有事須至郭耳。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狎。明旦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謂女曰。家既近。許相過否。答曰。家甚陋。不堪延客。且與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左右一婢。亦有美貌。常以自隨。其後

雖在晝日亦復不去。王問曰：「兒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他事。如此後一夜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兒本前高密令女，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惋。問明日當至何時，曰：『日暮耳。』明日臨別，女以一金縷玉杯及玉環一雙留贈。王以繡衣答之，揮淚而別。王於南崗視之，果有迎喪發櫬，女顏色不變，粉黛如故。見繡衣一篋在棺中，而失其所佩玉環及金杯。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玉環與杯，皆捧之悲泣。曰：『女先嫁爲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而死。因問曰：『兒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傷感，後念之，遂恍惚成疾，久乃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沈翁

沈翁者，天目人名。寶家饒於財，有邸舍數間，納四方過旅。大雪中，一人衣青褐衣投宿，曰：『吾前途值盜，囊資皆罄盡，幸翁憐之，翁具飯酌之酒。』且曰：『天雨雪，君衣薄甚，得無寒乎？』更爲具衣，然火。明日客辭行，復與錢數貫。客曰：『蒙翁厚德，無以報。觀翁色，若有不豫，然者，其曷故哉？』翁曰：『某老年，惟一女，今爲祟侵，臥牀榻耳。徧謁高巫，皆不能禁，故常憂戚。』客曰：『此吾素所習也。』乃爲之結壇禹步，驅其祟。女疾遂愈，翁感其意，留一日乃去。他日客復來，則戎裝乘馬，持銀筭，從卒負胡床，叵羅威容甚武。曰：『吾有職於嶽，爲統兵助法將，從爲天心法者，捕鬼翁，遇吾厚，故欲翁知之。』寶拜起，煙霧翳然而失。淳熙間事。

楊二官人

中瓦術者，楊二官人，游羣璫門，依之爲課息，故以貲稱。一日有紫袍者，以千錢求筮，曰：『吾妹隸慈福宮，所

儲不下萬緡。欲祈某瑞取之。筮吉凶云何。楊曰：卦得同人之九三。其象健以明。有人同焉。然伏戎於莽。財雖有之。而必以詐乃可得也。自是屢不一占。占必千錢。間與楊共飲。嬉游相樂。又數日。言吾妹已出宮。囊中所攜金珠過萬。君語無毫髮差。可謂通神。遣以錢幣三千。曰：是猶未足爲君謝也。居一二日。復邀出飲。語之曰：吾妹欲求偶。彼囊中雖富。而年過四十。慮娶者難之。妹欲自見君。以媒爲託。楊忻然許之。明日。嘯後。兩僮以金合至。其中皆名鯖異饌佳果。及髹器金卮。信如禁中物。婦人乘肩輿。金翠耀目。紫袍踵其後。楊呼妻女延之。盡出其家白金觴罍。相酬酢。夜漸向闌。啓黃封酒。婦自歌以飲楊。及其家下至女奴。皆徧酌之。酒下咽。楊見其妻昏然而蹶。須臾。舉室闌干。僵仆。方趨掖之。而已亦然。紫袍先命其妹升車。取布囊盡掩席間所有。及其妻女首飾。計所直已千餘緡。笑謂楊曰：以詐得財。信而有證。然以相予之厚。樓上箱笈。皆不發取。君自善視之。方是時。楊心目了然。獨口不能言。身不能運耳。明日。藥氣旣消。皆無恙。楊平時以智巧自負。慮貽笑羣貂。不敢聲於賊曹。密與求盜輩。跡其人。不復再見。

歸宗寺

廬山歸宗寺。往年有偉丈夫。修目美髯。語音如鐘。白氅烏帽。謂主客僧曰：販米來此。觸熱不可歸。欲借一函席度夏。僧拒之曰：僧俗不錯居。況寺亦無閒屋。叢林事矩矱。不與房居等也。空山荒寂。客安寧此哉。客曰：我非求安者。於選佛場側。得數尺地。可閱華嚴足矣。梵宇如許。不能容一老優婆塞耶。僧不得拒。以白主僧。主僧異其人。許之。客坐夏九十日。清苦過諸比丘。日誦華嚴一卷。安居竟。乃辭去。語主僧曰：吾家廣德軍西門外。姓張氏。家足穀。他日或廩不繼。幸使一化主來。來歲寺以歉不入。如其言訪之。行西門外。覓

富人張氏，了不可得。錫光孝寺，叩主僧。主僧噫嘻曰：豈非吾郡張王乎？偕入寺，視後殿偶像，信向客也。炳薌祝之，而夜夢王來，授以治眼方。曰：吾郡人且苦目疾，師宜留此，以藥施人，勿取直。人自常歲有所酬，既而滿郡皆目眚。廣德人恃王爲命，日禱祠下。王復夢之曰：光孝廬山僧施藥甚神，無以吾爲也。人就僧乞藥，應手如掃，爭願奉施。僧得錢數百萬，以歸。自是歸宗歲遣化廣德，而施者不厭也。寺刻木像王於僧堂之左，以五戒蒞香火，日易華嚴一卷。余所識禪僧行楷，徧參至歸宗，見寺僧有口吻，敬不正者，意在風淫。欲予之藥，僧曰：非疾，往未削髮時，蒞事張王祠，嘗適市得菹肉，不能忍饑，歸易華嚴，卽罔不自知去。臥寮中，見李太尉持搗立其側，自知犯王所禁，必歎焉。神舉手一指，口隨指傾側。今弗之療，以適吾過。李太尉者，吾鄉里人，死水而能神，相傳事張王。張王所至，塑之祠下，今封爲威濟侯云。

郝隨女

崇寧末年，大闢郝隨之女，爲鬼所魅。始見偉男子，如將家，自稱舍人，來相挑譎，遂迷罔失常。號呼笑歌，聲及廣陌，或奮挺欲出，十餘人不能制。隨召京師名道士治之，一夕失女，徧城內外，杳不可尋。月餘，忽在閨中，灑然無恙。問所見，女曰：始吾家呼法師來，舍人曰：吾力出漢天師上，是何爲者？旣而見神兵四合，乃嘯呼其徒。至者千餘人，亦皆衽金執銳，列陣相望。聞呼其名，蓋多近時戰死將校。及赴市強囚也。鬼有韓將軍者，前白舍人曰：彼軍雖不吾敵，然舍人本爲行樂計，是家一不得志，必再天下之言法者，何可勝計？舍人寧能盡勝之，奈何？以此爲戰地耶？舍人當先以夫人歸，我力戰，必勝而後反。彼軍縱有脫者，已不知夫人處矣。舍人撫其背曰：得良偶，君之功也。舍人先與女馳去，韓軍於郝之門，神兵憚韓在後，果不敢追。舍

人偕女入一廢祠。旋化爲城郭。臺觀池籬。侈麗不可名。韓將軍以捷歸。獻俘受賞。如人間軍禮。居數日。舍人曰。吾得美妻。不可不與姻鄰爲禮。合肆筵召客。客至數人。有綠袍年少。方二十餘。美風度。遷坐近女。諦視之曰。郝太尉女耶。中貴人傲宮禁塗澤。固加於市人一等矣。中飲。舉酒酌舍人大言曰。吾與公爲兄弟。休戚無一不同。今暫易室可乎。舍人艷然曰。吾與公爲兄弟。世乃有以婦爲戲者耶。綠袍曰。吾誠欲之。何戲之有。不吾與。卽力爭耳。推案而起。寶玉杯盤。皆碎於地。舍人奮然逐之。綠袍戟手去。居一二日。聞金鼓聲。徧山谷。甲騎數千。譟於城下。舍人帥師御之。交綏而退。綠袍爲七寨。環城矢石。下如雨。韓將軍晝夜拒戰。互有勝負。如是者十餘日。舍人軍事良苦。無得歡。韓將軍曰。賊糧且絕。不能久。請深壁毋戰。俟其飢疲而擊之。我以奇兵邀其後。蔑不勝矣。會諜報德安公祆廟石王等助賊兵。而資以糧。兵來晝夜不絕。舍人謂女曰。吾將家兵關西。復來戰此。自邠州靈應以西。皆吾與也。欲偕行。恐飛戈流矢不可測。汝還郝氏。澄心正念。求能楞嚴神咒者而學之。百鬼不敢近。不然。瞰吾去。或能禍汝。乃自燔其營。潰圍出。送女至閨而去。女旣得反。遂爲比丘尼。不知此曹鬼耶神耶。殊未可測也。

王垂

太原王垂與盧收友善。嘗乘舟商於淮浙。至石門驛旁。見一婦人立樹下。容色殊麗。負一錦囊。乃弭棹伺之。婦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載否。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看之。足痛不能行。二人曰。諾。遂攜囊而上。居船之首。垂善鼓琴。以琴挑之。婦人粲然。旣而稍親合。其語諧慧。辨不可言。是夕與垂會船前。收竊嘆慕。夜深收探囊中物視之。滿囊骷髏耳。收大駭。知是鬼矣。而無因達垂。旣而天明。婦人暫登厓。收告垂。大懼曰。計

將安出。收曰：宜伏簣下。如其言。頃間婦人來。問王垂安在。收給之曰：適上岸矣。乃委收而追垂。於是棄囊於岸。併棹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閣處。半夜婦人直至船中。婦人頭白。面有血腥。穢不可言。乃拽垂頭咬垂。二人因大呼。衆船皆助逐。失婦人所在。明日得紙梳一枚於席上。垂數月而卒。

陶小娘子

郡民質庫樊生。與其徒李游湖。上某寺閣。得女子履。絕弓小。中有片紙曰：妾擇對者也。有姻議者。可訪王老娘問之。樊生少年。心方蕩。得之若狂。莫知其何人。他時過昇陽宮庫前。聞兩嫗踵其後。相語笑。多道王老娘。伺其入茶肆。亦往焉。兩嫗謂淪茶僕曰：王老娘在乎。曰：在。爲我道欲見。僕自後呼一嫗出。四五十矣。兩嫗迎語之曰：陶小娘子遣我問親事。何如。王曰：未得當人意者。且彼自以鞋約得鞋者。諧之。樊大喜。伺兩嫗去。獨呼飲王嫗。言鞋乃我得之。陶今安在。嫗果能副吾事否。嫗咤曰：天合也。彼生二十有二年。張郡王之嬖也。郡王死時。方十七八。出求偶。已四年矣。無當其意者。故不嫁至今。奩中所有萬緡。君少年而家富。契彼所欲。然必令一見。乃可約。以明日會某氏酒肆中。樊生如期往。顧之。嫗走而先。四夫舁一轎。一女奴從其後。褰簾出揖。粲然麗人。目所未見。飲至暮。語寢褻狎。嫗以他故出。女遂與樊亂。不肯復去。樊生父甚嚴。以野合不敢攜女歸。有賄貨屋。在後市街。女已知之。自呼車與女奴偕往。樊生不獲已。乃從之。相挽登樓。坐舁夫於門。守舍傭見其人衣紙衣。驚呼失聲。四夫皆沒。樊生坐樓上。不知也。中夜樊歸。傭途送之道。所見猶不之信。旦日傭燂湯登樓。視婢乃一枯骸女在牀。自腰以下中斷。而異處。亟走報樊父。父往驗之。則蕩然空室。無復存者。鬼乃入其家。卽子舍塗抹。出拜舅姑。上續命物。真若新婦。樊惟一子。憂之。訪善

法者。或言賣燒羸張生。考召有驗。呼治之。女子無畏色。出語曰。我良家子。方有姻議。而彼遽姦汚我於酒肆中。若謂此誰之罪。今不居此。將安歸。張爲之勸解。久之乃曰。去易耳。然吾終不置此人。遂爲旋風而滅。月餘。樊與李游嘉會門外。李以酒忤省史趙生。趙生欲苦之。樊與併遁。不敢由故道。乃登慈雲嶺。繞入錢湖門。中嶺雨暴至。舍小人家。主人母白服出迎。曰。顧六妻也。夫死未盈月。日暝雨甚。主人母以榻處二客。曰。昇陽宮前酒。唯飲王老娘。今急乃投我。李謂樊曰。彼何自知之。得非亦鬼乎。懼不能寐。中夜聞扣門聲。呼顧六甚急。二生窺見。阜衣卒自靈牀上曳老叟去。回語嫗善視二客。勿使去。樊李益恐。相攜自後戶而逸。望荒邱中燈燭森列。綠袍人據案決事。鬼吏擁顧六翁媪在旁。又有麗女。鬼卒守之。腰腹中絕。以線縫綴。而不甚相屬。蓋陶小娘子也。二生疾走里餘。聞宿舂聲。人家燈光自隙出。投之。扣主人姓名。曰。雍三。嚮餅者。方擣粉耳。爲言所遇之怪。雍笑而不答。喘未定。四夫與陶小娘子并。王老娘顧六等。盈集。樊李奮臂肆擊。力不勝而仆。羣鬼將甘心焉。俄而殿前司某統制趨衙。從卒百許人。呵殿至。羣鬼皆捨去。統制聞草中呻吟。命下視之。見樊李已昏。不知人。數卒挾扶。就湯肆噴治。門開。呼徼者送之歸。異時訪鬼所起。則陶小娘子信張氏之嬖。以外淫爲主所殺。中腰一劍而斷。王老娘居新門外。亦以姦被戕。顧六翁媪雍三皆嶺邊新瘞者也。此度是紹興末年事。余近聞之。

裴端夫

温州人陳（忘其名）知華亭縣。以裴端夫爲客。至之明日。午夜被酒。起坐紗幮中。庭下昏月。臙臙。綠衣小童。歷階而升。盡其等。展謁曰。某官祇候。端夫欲下牀攬衣。而其人已徑前矣。一緋衣。二綠衣。皆幘頭。秉

簡嘗階。旅揖而去。不吐一辭。端夫雖驚畏。然念爲人師。且適抵此。奈何張鬼事。闕不言。明日。方篝燈。童復來。云某官傳語。恐驚教授。不敢數進。見令小娘子來道萬福。一卯女十餘歲。紅衣黃裳。珠璣滿頭。跪揖而去。自此朱綠者無復見。而童間攜女來戲劇。端夫問女何人。曰緋衣爹爹。綠衣叔叔也。媽媽姐姐。養娘妳妳輩。三四十口。在宅堂後。避嫌不敢相見。都教傳語先生。問何姓何官。女曰。奴奴小孩兒。都不理會。得月餘。端夫猶不以語陳君。他日陳招飲。女將一數歲兒。翳身屏後。揶揄之。端夫顧笑。陳力扣詰。乃言其狀。陳怒厲聲叱之。兒驚而啼。女頰怒曰。我去說與爹爹。未終飲。報鬟婢發狂疾。陳與端夫偕入視之。婢攜巨柴出。欲擊人。厲聲謂陳曰。汝不憂官失妻死。乃猶木強耶。言皆成文。陳使數卒力制之。以縣印徧印其身。將曉乃定。明日復憑他婢。婢若爲人所縛。懸立虛空中。不食者兩日。陳徧召持法者治之。略無驗。端夫爲焚香講解之。婢乃曰。爲先生故。且去。後罵我。血汝族。陳以宅堂不可居。徙於倉中。未幾。丙子卒焉。又月餘。陳竟以臺劾罷。將行。童持謁謁端夫。云某官辭朱綠衣。復出揖端夫。欲延坐問。已無見矣。端夫恃爲鬼所敬。意必遠大。自華亭歸數年。乃客死京下。端夫趣尙頗高。能爲詩。終於布衣。可惜也。端夫自作傳。示余甚詳。今猶記其梗概如此。

周寶

十四弦。胡樂也。江南舊無之。淳熙間。木工周寶。以小商販易安豐場。得其製於敵中。始以獻美闈。遂盛行。寶有巧思。久商於淮。多與羣盜壯士相識。後歸事闈尹林御藥。委以腹心。淳熙十四年秋。他闈介術者來。林御藥以親舊廝役。命雜試之。言驗如指掌。至周寶曰。此囚也。不踰歲。當以刑死。林御藥信之。呼寶來語。

之曰。我出入禁省。事當畏謹。設不幸而中。寧不累我。汝姑歸治素業。遲歲月復來。寶含恨去。久佚不能復勞。又驟貧。鬱鬱繞西湖而行。過赤山。見軍人取質衣於肆。爲緡錢十餘。所欠者六錢。而肆主必欲得之。相詬罵。寶爲之解紛。視篋中纔餘五錢。爲代償。而主者又必欲得一錢。寶亦大恨。怒。傍人相與嘆訝曰。此所謂閔一郎也。其人以不誼致富。虐取一方。人恨不膾其肉。寶失聲曰。使在淮上。爲壯士。所齏粉久矣。浙民懦。容養惡奴至此。傍有人曰。寧知此無壯士。蓋所謂李勝。勝善騎射。軍中號李旗兒。方客殿司。統制吳曦家。教其子弟弓馬。相率草飲。勝謂寶此家不可容。君盍往淮。濟結壯士掠之。寶心躍如。卽日行渡江。自建廉至廬。見陸才告之。故才曰。此輦轂下也。其可哉。寶論說不已。才計寶恨。恐他日敗。必汙己。乃以二十券與之。好謂曰。二十四郎。獨可販藥耳。然當往見林姑丈。問藥所自。林姑丈者。安豐林青也。素爲盜。彙才實賣寶於青。而不肯明言之。寶至安豐。以事語青青曰。此有彭八。繆興國。王孝忠。皆健兒也。久不過北界。困悴無慘。我爲君率之以行。旣召之。三人皆曰。非古三官人。莫能集事。我一夫耳。無以爲也。又兩日。得古訓於北盧塘。訓曰。千里行劫。勢無達理。又在京輦。真探虎穴。虎子不得。必碎於虎口矣。衆強之。訓拒益堅。興國與孝忠怒。拔刀曰。始約爲兄弟。死生以之。今困於此。幸有機便。待此甦。旦暮。兄復拒之。寧有兄弟情耶。我將自殺。以血濺兄長衣矣。訓迫不得已。乃曰。城內乎。城外乎。寶曰。城外也。去城幾何。曰。十里。訓曰。我聞赤山有攢宮。去此幾里乎。曰。亦十里。果爾。當以狀來。寶書付之。乃皆南。訓與興國孝忠。自京口舟行。寶林青彭八。自建康宣城陸行。會於北關。寶先販藥。時嘗倩顧八船往來。多與之貲。使匿稅。又時商客雜沓。顧八不爲怪也。至是亦用之。謂曰。我與數布客。欲偕住淮南市藥。不欲晝行。夜分當集於舟。俟我來。卽疾

出臨安界。必倍酬汝。顧艤舟新橋以待。時十二月初。天大風雪。古訓先使寶扣赤山城。西巡檢寨門。呼之曰。大理寺有所捕。事甚密。可以十卒待於門。不得妄出事。畢當呼爾曹衛送入城。訓臂弓挾四矢。立閔氏門。寶以斧抉扉而入。訓射著鄰戶上。使有聲曰。我步軍司人也。一軍苦統制虐。相率叛去。欲往浙東。無裹糧。匄於閔氏。事不預君。若有強起。或喧呼者。我必盡屠之。赤山之人。素聞其統制虐。疑必軍變。勢不可敵。又素惡閔。皆閉戶無出者。訓始與衆誓。毋殺人。毋姦汙女婦。旣而林青縛閔生於木几上。寘刀其頸。累欲殺之。訓苦禁乃免。閔妻中官養女。素號有色。寶欲淫之。訓怒。拔刀將斬寶。寶憚訓而退。閔驚懼如癡。醉人天將明。邏者見門扉不完。呼其僕。則僕繫於竈下。家人皆扃閉樓上。方股栗不能言。旋解縛言於府。府以付使臣朱直卿。直卿與其儕言之。總轄杭世亨曰。江南鼠偷。皆無禮淫殺。此必淮人也。直卿視盜所遺得斧刃。細竹縛爲火燧者半枚。寘篋中行。以自隨。尹督之急。直卿惶惑無計。月餘。姻家蘇生。邀與市飲。請出其物觀之。因曰。前往某家紙鋪中。見周寶買寓錢。遺細竹一束。正此類耶。今猶收得之。命取諸其家。視燧所遺。無異也。直卿固知寶有母。寓鹽橋賣竹篋人家。僞爲林御藥人。往訪之。母以出告。上樓俟。飯頃。母歸而執之曰。寶安在。曰。寶昨過臨平。訪周來吉。計明旦當還邸。蓋周與寶有外親。周有姻會。故寶過之。而寶之邸。在武林門外之陳酒家也。直卿與其儕商略。卽之臨平。捕寶未至二十里。餘寶適旋。縛以獻府。拷訊再三。始述其事。於是械寶於獄。遣直卿輩往安豐。捕諸寇。閱月而彭八興國孝忠皆就縛。旣而寶等咸論棄市。術者之言。可謂精而審矣。獨古訓逸去。終莫能得。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成。有夜叩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呼問之。爲人耶鬼。良久乃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毀。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氣誼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惟有廳事耳。卽拜辭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已至廳事。亦無妨君賓客。然可嚴整家人。慎火。萬一不意。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達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達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邪。吾亦嘗好之。可唱和乎。達誠卽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試暫回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義。筆迹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倘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之。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一靈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頭一點紅。衆亦不喻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答一百也。達誠辭謝。召婢答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曾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廚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揚子。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爾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

嶺外代答

人熊

周去非

廣西有獸名人熊。乃一長大人也。被髮裸體。手爪長銳。常以爪割橄欖木。取其脂液塗身。厚數寸。用以禦寒暑。敵搏噬。是獸也。力能搏虎。每蹶蹕而行。道遇一木根。必拔去而後行。登木而食橡栗。必折盡而後已。余夜宿昭州灘下。聞山中拔木聲。舟師急移舟宿遠岸。問之曰。人熊在山。能卽船害人。又云。往年融州有人熊渡水。人以爲獸也。拏舟刺之以鎗。熊就水接鎗折之。遂破人舟。其在山中。遇人則執人手。以舌掩面而笑。少焉以爪抉人目睛而去。嘗有人熊日坐於獠人之門。獠人每投以飯。因起機心。以大木兩張。緊合之中。椽一杙。令兩木中開。次日人熊至。見杙而怒。跨坐。拔去杙。而兩木合。正害其勢。乃死。獠人急去木。以米泔洗地。繼而雌至。求雄。莫辨所殺之處。遂不爲害。不然。雖獠人亦不可得而安居矣。

鬪鷄

芥肩金距之技。見於傳。而未之覩也。余還自西廣。道番禺。乃得見之。番禺人酷好鬪雞。諸番人尤甚。雞之產番禺者。特鷲勁善鬪。其人飼養。亦甚有法。鬪打之際。各有術數。注以黃金。觀如堵牆也。凡雞。毛欲疏而短。頭欲豎而小。足欲直而大。身欲疏而長。目欲深而皮厚。徐步眈視。毅不妄動。望之如木雞。如此者。每鬪必勝。人之養雞也。結草爲塾。使立其上。則足嘗定而不傾。置米高於其頭。使聳膺高啄。則頭常豎。而嘴利。割截冠綫。使敵雞無所施其嘴。剪刷尾羽。使臨鬪易以盤旋。常以翎毛攪入雞喉。以去其涎。而掬米飼之。或以水喂兩腋。調飼一一有法。至其鬪也。必令死鬪。勝負一分。死生卽異。蓋鬪負則喪氣。終身不復能鬪。卽爲鼎實矣。然常勝之雞。亦必早衰。以其每鬪屢濱死也。鬪雞之法。約爲三間。始鬪。少頃。此雞失利。其主抱雞少休。去涎飲水。以養其氣。是爲一間。再鬪。而彼雞失利。彼主亦抱雞少休。如前養氣。而復鬪。又爲一

間。最後一間。兩主皆不得與。二雞之勝負生死決矣。雞始鬪。奮擊用距。少倦則盤旋相啄。一啄得所。嘴牢不捨。副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勝。其主喜見於色。番人之鬪雞。又乃甚焉。所謂芥肩金距。真用之。其芥肩也。末芥子。糝於雞之肩腋。兩雞半鬪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用以取勝。其金距也。薄刃如爪。鑿柄於雞距。奮擊之。始一揮距。或至斷頭。蓋金距取勝於其始。芥肩取勝於其終。季孫於此。能無怒耶。小人好勝。爲此凶毒。使微物不得生。自三代已然。

打鬻

溪峒及邕。欽瓊廉村落間。不飲清酒。以小甕乾醞爲濃糟。而貯留之。每觴客。先布席於地。以糟甕置賓主間。別設水一盂。副之以杓。開甕酌水入糟。插一竹管。管二尺。中有關捩。狀如小魚。以銀爲之。賓主共管吸。飲管中魚閉。則酒不升。故吸之太緩。與太急。皆足以閉魚。酒不得而飲矣。主飲魚閉。取管埋之。以授客。客復吸飲。再埋管。以授主。飲將竭。再酌水攪糟。更飲至甚醞而止。其爲壽也。不別設酒。主人妻子出而壽客。妻先酌水入甕。致詞。以管授客。飲已。男若女迭酌水爲壽。客之多飲壽酒也。實多飲水耳。名曰打鬻。南人謂甕爲鬻。

十妻

南方盛熱。不宜男子。特宜婦人。蓋陽與陽俱。則相害。陽與陰相求而相養也。余觀深廣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人則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虛市。負販逐利。率婦人也。而欽之小民。皆一夫而數妻。妻各自負販逐市。以贍一夫。徒得有夫之名。則人不謂之無所歸耳。爲之夫者。終日抱子而

遊無子。則袖手安居。羣婦各結茅散處。任夫往來。曾不之較。至於溪峒之首。例有十妻。生子莫辨嫡庶。至讎殺云。

捲伴

深廣俗多女。嫁娶多不以禮。商人之至南州。竊誘北歸。謂之捲伴。其土人亦是捲伴。不能如商人之徑去。則其事乃有異。始也。既有桑中之約。卽暗置禮聘書於父母牀中。乃相與宵遁。父母乍失女。必知有書也。索之。衽席間果得之。乃聲言訟之。而迄不發也。歲月之後。女旣生子。乃與壻備禮歸寧。預知父母初必不納。先以醞酒入門。父母佯怒擊碎之。壻因請託鄰里祈懇。父母始需索聘財。而後講翁壻之禮。凡此皆大姓之家然也。若乃小民有女。惟恐人不誘去耳。往誘而不去。其父母必勒女歸夫家。且其俗如此。不以爲異也。

雞卜

南人以雞卜。其法以小雄雞。未孳尾者。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而撲殺之。取腿骨洗淨。以麻線束兩骨之中。以竹挺插所束之處。俾兩腿骨相背於竹挺之端。執挺再禱。左骨爲儂。儂者我也。右骨爲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挺長寸餘者。徧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隨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附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焚香禱祝。書墨於卵。記其四維而煮之熟。乃橫截。視當墨之處。辨其白之厚薄。而定儂人吉凶焉。昔漢武奉越祠雞卜。其法無傳。今姑記之。

茅卜

南人茅卜法。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斷之。以授占者。使禱所求。卽中摺之。祝曰。奉請茅將軍。茅小孃。上知天綱。下知地理。云云。遂禱所卜之事。口且禱。手且摺。至尾。又自茅中摺至首。乃各以四數之。餘一爲料。餘二爲傷。餘三爲疾。餘四爲厚。料者雀也。謂如占行人。早占遇料。行人當在路。此時雀已出巢故也。日中占遇料。則行人當晚至。時雀至暮歸爾。晚占遇料。則雀已入巢。不歸矣。傷者聲也。謂之笑面貓。其卦甚吉。百事歡欣和合。疾者黑面貓也。其卦不吉。所在不和合。厚者滯也。凡事遲滯。茅首餘二名曰料貫傷。首餘三名曰料貫疾。餘皆倣此。南人卜此最驗。精者能以時辰與茅折之。委曲分別五行。而詳說之。大抵不越上四餘。而四餘之中。各有吉凶。又係乎所占之事。當卜之時。或遇人來。則必別卜。曰外人踏斷卦矣。余以爲此法。卽易卦之世應揲著也。嘗聞楚人簞卜。今見之。

耆舊續聞

陳鶴

東坡日課

朱司農載上。嘗分教黃岡。時東坡謫居黃。未識司農公。客有誦公之詩云。官閒無一事。蝴蝶飛上階。東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對。東坡稱賞再三。以爲深得幽雅之趣。異日公往見。遂爲知己。自此時獲登門。偶一日謁至。典謁已通名。而東坡移時不出。欲留則伺候頗倦。欲去則業已達姓名。如是者久之。東坡始出。愧謝久候之意。且云。適了些日課。失於探知。坐定他語畢。公請曰。適來先生所謂日課者何。對云。鈔漢書。公曰。以先生天才。開卷一覽。可終身不忘。何用手鈔邪。東坡曰。不然。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鈔矣。初

則一段事鈔三字爲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公離席復請曰。不知先生所鈔之書。肯幸教否。東坡乃命老兵。就書几上取一冊至。公視之。皆不解其義。東坡云。足下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東坡應聲輒誦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降嘆良久。曰。先生真謫仙才也。他日以語其子新仲。曰。東坡尙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邪。新仲嘗以是誨其子輅叔。嗚云。

陸倚

陸承奉公倚。少無宦情。家人勉其從吏。初爲餘杭尉。沿檄出邑。道逢一皓鬢翁。遽下拜之。翁趨避。公隨其所欲。翁知其勢不可辭。遂曰。尊官何以知某爲異人。公曰。凡人行皆有影。惟公獨無。所以知之。翁曰。尊官所欲學。者何術耶。貧道有黃白之術。當奉傳。曰。不願。又欲授以黃帝房中祕術。皆不願。翁曰。然則尊官所欲者何。曰。所願延年益壽。神仙之術爾。翁遂授之以祕訣。同行里許。忽不見。公卽棄官。逕歸其家。築草堂三間於家側。日夜寢處其中。獨有一老兵執役。每日濯其冠。弊則更之。老兵不執役。則屏於舍外。常聞其中若有對語者。近聽之。則寂然。如是者四十餘年。雖去家跬步。未嘗過而問焉。一日。忽召其子。令洒掃具朝衣香案。其子怪問其故。公曰。少頃有召命至矣。已而果召公赴闕。公謝恩畢。辭命。復入草堂。其後將終。謂其子曰。死生如旦晝。勿以爲念。笑坐而逝。先一夕。天慶觀羽士。夢有神人告之曰。陸某乃河伯水官交代。急遣騎迎之。是夜天大雨。水暴漲。浸沒其家三尺許。家人登避。救死不暇。沃及公尸。頃刻水退。昇斂。輕如紙。則公爲水仙矣。

施達

施達字必達建陽人少負其才有詩名建炎間早擢上第爲穎州教官秩滿而歸時范汝爲爲寇據建城執達而脅之令書旗幟遂陷賊黨朝廷命韓世忠討之城破乃捕達付軍帳至臨安送府獄編隸湖外離家之日度此去必無生還乃囑其妻令改適其妻悲泣嚮盜具所有以給行囊及出獄賂防送卒使緩其行買一獲自隨所至宿舍縱其通淫行至中途村舍一夕多市酒肉令恣飲中夜酣臥手刃二卒及婢乃變易姓名竄於淮甸滁黃間後朝廷圖影重賞捕之甚急達乃爲僧行入邊界山寺中主僧見其執役惟謹亦異顧之疑其必非凡夫一日以事役其徒衆使出獨留達在呼而問曰朝廷嚴賞捕亡命之人若是汝可以實告我卻爲汝尋一生路脫去不然不獨汝身被戮亦累及山門達力諱拒僧曰我觀汝面目不是庸人愛汝故爾達乃感泣下拜悉露情悃僧又恐其疑己謂曰我卽坐此汝自往吾臥內取一箱袂來預作一書并白金數兩取出贈之云可速入彼界尋某寺僧某投之達拜謝而去遂至某寺歲餘主寺見其能書翰甚喜之達於暇日買北庭舉業習之易名宜生舉進士廷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云聖天子內敷文德外揚武功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遂冠榜首仕於金國後爲中書舍人入翰苑紹興庚辰逆亮謀犯淮先遣達爲賀正使憑狐据慢朝廷以尙書張燾爲館伴使每以首邱桑梓之語動之意氣自若臨歧顧張曰北風甚勁張因奏早爲備達少時嘗有詩云久坐鄉關夢已迷歸來投宿舊沙溪一天風雨龍移穴半夜林巒鳥擇棲賣菜無人求好語種瓜何地不成畦男兒未老中原在寄與鷓鴣莫浪啼又嚴子陵釣臺詩懸崖斷壑少人蹤只合先生臥此中漢業已無一抔土釣臺均是幾秋風同學劉郎已冕旒未應換與此羊裘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至黃州弔東坡詩文星落處天應泣此老已

知吾道窮。事業漫誇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至一寺中。爲僧題屏風八景。其平沙落雁云。江南江北八九月。葭蘆伐盡洲渚闊。欲下未下風悠悠。影落寒潭三兩行。天涯是處有菰米。如何偏愛來瀟湘。此詩已有異志。又感春詩云。感事傷懷誰得知。故園閒日自暉暉。江南地暖先花發。塞北天寒遲雁歸。夢裏江河依舊是。眼前阡陌似疑非。無愁只有雙蛺蝶。解趁殘紅作陣飛。又感錢王戰臺詩。層層樓閣捧昭回。元是錢王舊戰臺。山色不隨興廢去。水聲長逐古今來。年光似月生還沒。世事如花落又開。多少英雄無處問。夕陽行客自徘徊。此詩是出塞作。又題將臺詩。梅花摘索未全開。老倦無心上將臺。人在江南望江北。征雲時送客愁來。此詩奉使本朝時作。又題壁云。君子雖窮道不窮。人生自古有飄蓬。文章筆下千堆錦。志氣胸中萬丈虹。大抵養龍須是海。算來栖鳳莫非桐。山東宰相山西將。莫把前功論後功。達嘗卜葬地。卜者曰。若近裏葬。三紀後可出侍從。子孫綿遠。近前葬。一紀年窮困。後方顯達。但不歸家鄉。達曰。子孫富貴。何預於我耶。卽從前葬。韓蘄王之孫枝。一作杙。嘗語余云。後見趙左史。再可云。靖康之難。有族人陷於北境。葉倅者。建寧人。仕於南京。亦留金國。達爲其子葉寮。執伐娶趙氏。後和好。旣成。金還河南地。於是陷金者。皆得歸江南。寮今爲雜賣場監官。亦能言宜生之事。達祖墳。今在邵武建寧縣施村。土人猶能言其事。墓尙存。

李英華

余聞英華之事舊矣。歲在庚辰。道出縉雲。訪其遺跡。得縉雲令林毅夫贈英華詩集一編。考其年代姓名。乃元豐二年夏五月。縣令開封李長卿女也。李有一女。慧性過人。聞誦詩書。皆默記之。姿度不凡。俄染癘。

疾而逝。殯於邑之仙巖寺三峯閣。李公滿罷。因昇以歸。宣和庚子。盜起巖之青溪。所過焚燹無遺。惟三峯閣獨存。主簿以爲廨舍。每見女子。態貌綽約。綵衣翩跹。嘯歌自得。命玉虛羽士奏詞。終莫能去。簿遂移於寺之浴堂故址。別創廨宇。遂無所見。代者濟南王傳慶。長與弟傳及內表曹穎偕來。館曹於廳。治之東。未幾。曹神氣恍惚。若有所憑。一夕吏散。庭空月明。曹與女羅觴豆。獻酬愜洽。巖更者黎明。告於簿。簿驚愕。力扣曹。曹不可隱。具言有女子。每夕叩扃而至。與語皆出塵氣象。詰其姓氏。曰開封李長卿女。秀萼其名英華。其字父任邑令。隨侍而至。偶遇真人授丹砂。辟穀有年。身輕於羽。蓬萊雖遠。一念至。則瞬息間耳。若青城紫府桃源天台。吾遊息之所也。仙都窪尊。特僑寓爾。知子鰥居。故來相慰。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時長至節。傳慶休於中堂。空中聞笑語聲。王云。汝非英華邪。挹而問焉。與曹之言無少異。自是形迹不祕。去來不時。窗壁題染。在在可錄。王盡室見之。不以爲怪。有親陳觀察者。挽之從軍。將就道。英華情不忍釋。祖於黃龍之僧舍。與訣曰。妾與子緣斷矣。念寓簿舍。日子嘗求辟穀方。豈靳而不與者。但子宿緣寡淺。塵業未償。非仙舉之姿。他時當有兵難。妾豈能終爲子保。敬授靈香一瓣。有急請爇以告。當陰有所護。不然亦無如之何也。曹公勇爲朔方之行。不意獲譴。麾下追惟英華之言。欲取所遺香爇之。軍行無宿火。卒正法。英華詩百餘篇。其警句。有春日述懷二絕云。三月園林麗日長。落花無語送春忙。柳棉不解相思恨。也逐遊蜂過短牆。園林簇簇日暉暉。白蝶黃蜂相對飛。公子醉眠芳草岸。風移花片點春衣。又云。醒酒清風搖竹去。催詩小雨過山來。又綠髮照波秧正暖。黃雲臥隴麥初成。非詩人所易到也。其詩無淒涼悲怨之詞。皆豔麗歡愉之語。殆亦鬼中之仙耶。若言曾生之遇。尤異。余友人曾亨仲。少隨表兄陳夢良。任岳之嘉魚尉。

秩滿移寓於崔府君祠下。館曾於東廡。忽一夕。聞窗外異香撲鼻。微吟云。芳心欲對憑誰訴。惟有清風明月知。次夜復吟。曾穴窗視之。彷彿有女子過廡下。但見雲鬢斜簪。若懶妝之態。晨夕出入。與之遇。力扣其姓氏。不告。強挽之。乃云。妾本府君之女。又問其年若干。云。年當二八時。又問何故懶妝。云。對妝慵覽鏡。又問答我一似吟詩。云。拈筆愛題詩。一日曾往祠下遍閱。無女子像貌。疑是寓居女。恐事覺。欲絕之。女云。君若見疑。可同往。乃引至一大府。有童姬百輩。候迎於門。延至中堂。茶湯罷。登望月臺。羅列殺饌。酒果甚設。酬勸浹洽。臺旁有碑。記其歲月。云。無爲子撰。曾問無爲子是何人。云。卽妾也。酒罷。已五鼓。曾攜果核歸。醉寢。其子姪至。取其果與之。無異人間者。又嘗吟云。欲擇純良婿。須求才學兒。期君終遠大。富貴我皆知。曾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間善惡禍福各有簿。吾嘗竊視之。曾遂扣以前程事。云。遇雞年卽發。自此每夕寢處如常。但神情頗瘁。其家疑爲妖魅所惑。力扣之。乃以實告。郡有孔法師。符法甚靈。乃密以狀告。孔爲具牒。令就城隍司投之。且云。今夜若有影兆。見報。是夕。府君從窗外長歎而過。有數獄卒。押其女隨後。女舉手指曾數其負約。翌旦。孔咒符與飲。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爲漕試院。遂移寓南草市。女子復來自。後往來不可禁。唱和詩詞盈軸。其家視以爲常。亦不復怪。來春。曾欲試上庠。女泣別曰。與君相從許久。苦留不住。先動必有災。前途宜自謹。曾至黃池鎮。一夕被寇席捲而去。曾狼狽而歸。至中都。復丁母艱。始驗其言。後累舉。遇雞年皆不驗。後館於趙大資德老之門。至癸酉歲。果請浙漕薦。年幾七旬矣。女子之言異哉。余謂妖魅之惑人。未有久而不斃者。獨二子所遇。不能爲之害。曹果死於兵難。曾雖蹭蹬不第。年逾八秩。以壽終。余淳熙甲辰。初識曾於臨安郡庠。一日。乘其醉。扣之。曾悉以告。嘗爲作傳以紀其事矣。亭仲乃

鄭鑑自明之內表。嘗以其事語於伯恭先生。士夫間亦有聞之者。偶讀李英華集。某以其事正相類。因併錄之。

太素脈

溫叔皮云。三衢柴翼。客滬瀆。余謁之。因談兵火以前。湖南一士人。過泗洲。有解太素脈者。診之云。公來年有官。然有病也。士子竦然曰。當得何病。曰。癰疽病。士留五日。求爲處一方。脈者竟不能爲之。乃指京師某人者。俾訪之。士子到京。來年果登第。求診脈於醫。醫問君所嗜何物。答曰。物物皆欲喫。醫曰。喫果子否。梨正熟。有某梨者。買二百許。每日食畢。恣啖之一兩旬。復謁醫。問啖多少。梨。答云。二百許。醫曰。可喜。今君無事矣。然須生瘡。旣而三四日間。徧身患大瘡。以藥調和其內。尋愈。出京過泗洲。見向診脈者。問君得官。又安樂。醫以何藥療君病。答云。某不病。但生瘡爾。醫者詰之。乃以食梨事對。脈者呼其子。設香案。望京師而拜曰。不可謂世間無人。乃誌其方。蓋以梨發散其癰疽之氣。變作渾身瘡爾。士子及太素脈者。忘其姓名。唯記京師醫者。是大馬劉家。

相國寺日者

鄭燕公居中達夫。開封人。少遊上庠。登舍選職學事。每休沐。常與鄭紳遊。紳嘗爲省直官。官罷。貧不事生產。公每給之。一日同至相國寺。有日者榜掛肆。一卦萬錢。公如其數扣之。日者云。此命大貴。與蔡太師相類。究其詳。則拾起卦子。不復言矣。行數步。許語鄭曰。汝試令看。鄭笑曰。我有萬錢。卽登旗亭痛飲。決不與此曹公云。吾爲償金。強之往。日者曰。吾每日只推算一命。要看時。可預錄下來。日見訪。二人如期而往。日

者默然良久云。怪咤。這五行又與孟太尉相類。公頗不樂而去。蓋公少年馳聲學校。意氣方盛。得日者言。益喜。試以鄭驗其術。何從解貴。然心懷覬望。又語鄭曰。吾二人更各以五千令覆算。日者不納諭。以覆看前二命。乃受曰。二命皆大貴。先看者將來與蔡太師同官。後看者卻先發。大抵相去不遠。公復問何時當貴。日者曰。若見雪紛紛下時。卻來相謝。公戲鄭曰。術者道我貴。吾今已升舍。若登甲科。貴亦不難。謂汝貴時。恐無此理。鄭徐答曰。我亦有少夤緣。但不欲言。公力詰之。乃曰。某自喪偶後。有息女甫七歲。無人鞠養。將與中貴爲養女。聞嘗進入內。性極慧黠。頗得寵遇。恐異時因此進身。未可期。某以私告。切勿語人。公聞之。沾沾自喜。且欲驗日者之言。與鄭劇飲而歸。後復與鄭同行。忽遇雪下。公笑曰。日者言雪下時。汝當貴。鄭曰。今得一杯煖寒足矣。望豈及此。公因留外館。流連踰日。忽有快行。屢至學尋問。頗急。學臧輩不知公寓處。及歸。乃以告公。公亦驚訝。未知何事。語未竟。復至。喜曰。幸得見學士。慈德宮鄭押班欲尋其父。徧問。莫有知其家者。聞常與學士相過。公曰。少頃須至。但貧甚。吾每賙之。更寬兩日。爲辦些衣服。方可去。時公新婚。奩具甚厚。有銀盃在側。持以予之。曰。漫爲酒資。可以此意覆知押班。快行得之。殊過望。悉以其語達押班。甚德之。及鄭入見。具言居貧。每藉公賙卹。誼過手足。鄭自此有居第。庖供豐。與公往還。情好愈篤。及徽廟登極。慈德太后以押班賜上封賢妃。未幾爲貴妃。恩寵日盛。六宮無出其右。政和元年。册后。以紳爲樂平郡王。公初擢第。任眞定教官。紹聖初。爲太學博士。上卽位。遷大宗正丞。崇寧間。自禮部郎召試中書舍人。除知樞密。以后故也。政和三年。再知院。六年。拜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蔡儋州再入。正與之同相。日者之言異哉。葛文安公與公之孫爲僚壻。嘗語余云。

王欽若

王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爲江南漕。以書薦於錢希白。易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踟蹰門下。厲聲詬闈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延之。使某獲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遠人。神貌竦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諦視既退。術者稽顙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卽日可得。願公毋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

蘆浦筆記

劉昌詩

草鞋大王

紹興癸丑。予客淮南。時右司陳子長（損之）蜀人也。以庾節攝楚州。往訪之。從容言及蜀道上。有百年古木。枝葉繁茂。陰可庇一畝。故東西行者多憩其下。或易屣履。則以其舊拋挂於枝上。以爲戲。久而積千百緡。亦有卜心事者。往往皆應。人固神之。忽一士人。應舉過之。旁無人焉。取佩刀削樹皮。書曰草鞋大王。某年月日降。莫有知者。洎回塗。則已立四柱小廟堂矣。士笑而不言。三年再至。則祠宇壯麗。亦有十數家。於其側。驚而問焉。則備言其靈感。士乃留宿而扣神曰。神之號。蓋某戲書。胡然而至此盛邪。抑神何人也。是夕夢神紫綬而請見。告之曰。予此近老鋪兵也。平生不敢欺心。揀汰之後。每見負重而不能前者。因爲

送五里以息其肩。無他長也。不謂上帝錄是勞績。顧未有所處。得先輩書此號。遂受勅俾血食。士曰。若何爲而能靈感。神曰。是非予所能也。每有禱雨暘。或休咎。卽爲奏帝。帝以其誠。隨扣得請爾。士曰。然則某之前程。可問乎。神曰。諾。再夕。夢神告曰。必俟某年而後登第。當至何官。已而皆驗。然則神亦何常之有。苟有一善。上帝無不錄之。積惡亦然。不可不知所擇哉。

紫微王舍人夢

淳熙辛丑年。王公清叔帥桂林。予客焉。暇日。因語及自合肥丁憂歸天台。杜門窘用。一夕夢吏請料歷支俸。詰之曰。解官何繇得俸。吏曰。已出在外廊。試取歷授之。有頃。持歷來。示所批。陳白金六小錠於前而去。寤竊怪之。未幾。有自遠方惠書致餽者。啓而視之。與夢無差。予嘗服膺是事。臺餽往來。世固有之。而冥冥之中。已批料歷。則是銷折平生合得之物。彼貪者多取以爲巧。而不知其歷。將特批屢批。不一批矣。故常與士大夫誦言之。具書之。

侯鯖錄

趙德麟

張坦

近歲林棣縣虞候張坦。暴酷嗜利。卒死。瘞城外月餘。夜夜叫呼。村人報其家。謂復生。妻子輩開掘視之。身化巨蛇。頭尙人也。取之置荆園中。他日體寒要厚。被日食肉二斤許。酒一斗。復能人言。時召故舊。喻以禍福。以邀酒食。至費竭所蓄家產之後。乃入山。唯幼子及婦能飼之。後數月。頭亦蛇矣。漸不能人言。太平廣記中。載人化爲虎多矣。未見生化爲蛇也。

呂士隆

宣城守呂士隆好緣微罪杖營妓。後樂籍中得一客娼名麗華善歌有聲於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復欲杖營妓。妓泣訴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從之。麗華短肥。故梅聖俞作莫打鴨詩以解之曰。莫打鴨。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禿鷄。禿鷄尙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

廣利王

東坡云。予飲少輒醉。臥則鼻鼾如雷。傍舍爲厭而已不知也。一日因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云。廣利王來請端明。予被褐草屨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在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意亦知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眞所謂水精宮殿相照耀也。其下則有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視。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少間佩冠劍而出。從以二青衣。予謝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歡且笑。頃南溟夫人亦造焉。東華真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少間出素蛟綃丈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時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紅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遞看。咸稱妙。獨廣利傍一冠簪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予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廝壞。

舊小說

丁集四 宋

曲洧舊聞

朱弁

太祖皇帝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俄而大搜索。主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阼矣。

金子巷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臥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媪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歲久。語譌。遂以爲金。而少有知者。

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幘頭。曰。頭痒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

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臺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爲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閣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房臥所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內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迫進膳。慈聖慮帝御七箸後時。亟遣莫敢少稽滯。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范諷

范諷。知開封府日。有富民自陳爲子娶婦。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諷曰。汝不妄乎。如實有茲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諷卽乞對具以民言聞奏。且曰。陛下不邇聲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况民婦旣成禮而強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進一女。姿色頗得。朕猶未見也。諷曰。果如此。願卽付臣。無爲近習所欺。而怨謗歸陛下也。臣乞於榻前交割此女。歸府面授訴者。不然。陛下之謗。難戶曉也。且臣適以許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與諷。諷遂下殿。或言諷在當時。初不以直聲聞。而能如此。蓋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爲難也。

王韶

郭達爲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達知其必生邊患。用備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形顏色。擲牒於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達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繳進。無一

字損壞也。上不悟詔計，不直達言。自後達論詔，並不報，而詔遂得志矣。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進小生，往往以此談詔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遊太學，論及詔行事，亦以此爲智數過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詔。往時苟合干進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謂經此大變，故猶守舊聞如此等輩，真是不識濁淨，其可責哉。

邵康節

歐陽公在政府，聞康節之名而未之識也。子棐叔弼之官，道經洛下，公曰：汝至洛，可往謁邵先生，致吾欽慕而無由相見之意。彼若留汝，爲少盤旋不妨。所得言語悉報來。叔弼旣到門，堯夫倒履出迎之，甚喜，延入室，說話終日。堯夫又自道平生所見人所從學所行事，諄諄不休。已而又問曰：君能記否？至於再，至於三，棐雖敬聽之，然不曉其意也。以書報公，公亦莫測。逮元豐間，堯夫卒，有司上其行，應諡而叔弼爲太常博士，當作諡議，乃始恍然悟堯夫當時諄諄，蓋是分付茲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比郭景純之於青衣兒，雖其事不同，而前知實相類也。

王誥

隆德府屯留縣王誥，字宣叔，少習文，應進士舉。以家貧，訓幼學爲業，屢取鄉薦，而於省試輒不利。每赴省試，必夢胡僧姿狀雄偉，謂曰：君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主有才，而不應得祿位，壽可過耳。順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試，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登第無疑矣。夢中詰之曰：師向語我不當得祿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故天益君算，而報君以祿。

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陳古樂器曰。君姑記之。異時當自悟也。厥後亦數有夢。但其僧不復見。而所陳樂器如初。時蜀公方獻新樂。詔於延和殿按試。誥意廷試必問樂。凡古今樂事。無不經意者。逮試日。所得賦題。乃樂調四時和也。是歲始預正奏名。遂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於家。潞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爲記之。

張胡

政和以後。黃冠寢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虛白。在其流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發於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臥。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宣和間。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罷。召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見虛白。撫其背曰。汝平日所言。皆應於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既往不足咎也。

宋子京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帘幕。燃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鑪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

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闌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爲笑。

三白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答曰：一撮鹽。一椽生蘿蔔。一盃飯。乃三白也。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過其家。喫晶飯。坡不省。憶嘗對貢父三白之說也。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鹽蘿蔔飯而已。乃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笑投匕筯。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常具毳飯奉待。貢父雖恐其爲戲。但不知毳飯所設何物。如期而往。談論過時。貢父飢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貢父曰：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也。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世俗呼無爲模。又語譌模爲毛。嘗同音。故坡以此報之。宜乎貢父思慮不到也。

蔡準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前。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從者。皆無所視。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禱。皆不能遣。旣久。亦不以爲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著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餽餽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然之道語。予此事時。京身爲三公子。踐三少領樞密院。又爲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二府。

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壻。并諸孫。腰黃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燄薰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福耶。否耶。追思之道所論。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響卜

王建集有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然往往而驗。曾叔夏尙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聽響卜。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鶴雀

仇僉徽猷。自言頃年嘗爲東州一邑宰。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鶴雀翔舞庭下。驅逐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心異之。遣一吏跡所止。而觀其爲何。旣出城數里。見一大樹。鶴雀徑止其上。視其顛。則有巢焉。數子啁啾其中。其下方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與俱見。仇問伐樹何爲。曰爲薪耳。又問鬻之得幾何。曰可得五千。仇卽以己錢五千與之。且告之曰。是鶴連日來。意若求救者。異顛而有知如此。爾不可伐。不然且及禍。其人遂去。因不敢伐。

曾子固

曾子固性矜汰。多於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因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

明堂禮成表。眞天下奇才也。曾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語同列曰。我道休撩撥。蓋自悔失言也。徐德占雖與子固俱爲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中間流落外郡十餘年。迨復還朝。而德占驟進至御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許出謁。而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敍。子固曰。君便是徐禧耶。頷之而去。

王荆公

王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麤惡。一無有擇。自少時則然。蘇明允著辨姦。其言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以爲不近人情者。蓋謂是也。然少喜與呂惠穆韓獻肅兄弟游。爲館職時。玉汝嘗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七筵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七筵。旣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而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僞云。

丁晉公

公諱謂。字謂之。家世於冀。其祖仕錢氏。爲吳人。公少負才名。先叔祖端公在鼎州日。公嘗贄文求見。因贈之詩曰。膽怯何由戴鐵冠。祇緣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間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雋。况值天階正舞干。淳化三年。公登進士科。名在第四。與孫何俱有聲當時。

王黃州有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祥符中爲參知政事。上問唐酒價幾何。公曰。每斗三百。按杜甫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又侍宴賞花釣魚詩云。鸚鵡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上賞詠再三。羣臣皆以爲不及。天禧中拜相。仁宗卽位。進司徒兼侍中。後爲章聖山陵使。擅移陵域。貶將仕郎。崖州司戶參軍。公自遷謫。日賦一詩。號知命集。後因奏表敘策立之功。有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因徙雷州。移道州。復祕書監。光州居住。貶竄十五年。鬚髮無斑白者。人皆服其量。臨終半月不食。焚香危坐。誦佛書。以沈香煎湯。時呷而已。至光州。謝執政啓。有云。三十年門館從游。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在海上對客。問天下州郡孰大。客曰。唯京師。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衆皆大笑。歸葬華山。所居在大郎橋。號晉公坊。堂宇甚古。有層閣數間。臨其後。予嘗至其第。與公之孫德隅游。德隅善篆。亦工於四六。

丁晉公拜老郁先生

祥符中。丁晉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時建節鉞者。出入必陳其儀度。旣還本鎮。鄉人爲之改觀。公在童齠時。嘗從老郁先生學。先生居光盪巷。師孟之父。戶部師淳之伯父。予嘗從師孟學。至是首入陋巷。詣先生之居。以兩朱衣掖之。拜於其下。先生惶懼。大聲呼之曰。拜殺老夫矣。旣坐。話舊極款密。且云。小年狹劣。荷先生教誨。痛加榎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賜也。先生愈不自安。不數月果卒。公遣吏爲辦棺斂葬埋之物。甚厚。吳人至今以爲美譚。

慧感夫人

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爲大士化身。靈異甚著。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惟安上禱祈立驗。後以剡薦就除台守。既至錢唐。詰旦欲絕江夢。一白衣婦人告之曰。來日有風濤之險。既覺頗異之。卒不渡。至午。颶風倏起。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一夕盜入祠中。竊取其幡。平旦廟史入視之。見一人以幡纏其身。環走殿中。因執以問。答曰。某實盜也。夜半幸脫。已踰城至家矣。今不知潛制於此。神之威靈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間。賊虜將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謹於奉事。夢中告之曰。城將陷矣。速爲之所。謹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謂劫數之說。不可逃也。不數日。兵果至。其他神驗不一。後加封慧感顯祐善利夫人。今參政范公作記。

草腰帶聽聲

元豐中。姑蘇有一瞽者。號草腰帶。善揣骨聽聲。一日王父呼至家。以祖姑吉凶禍福扣之。云此婦人他日必以夫而貴。但出適時事。干朝廷。時祖姑已許嫁顧沂大夫。以其語不祥。舉室皆唾之。論命未竟。適有捷夫過門。報省榜者。王父亟出問榜首姓名。云無爲人。焦蹈。既入告之。嗟惋不已。王父怪之。因問曰。知此人聲骨否。曰。熟知之。王父曰。官職如何。曰。不能食祿。安問官職也。衆皆以爲焦已爲大魁。術者之言必謬。經旬。有自京師來者。云揭榜後六日。焦已死矣。祖姑在曾王父服中。願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聞之朝。得旨方成其禮。其言無一不驗。

朱氏盛衰

朱冲微時以常賣爲業。後其家稍溫。易爲藥肆。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旣擁多貲。遂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爲心。每遇春夏之交。卽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賙之。又多買敝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諸延壽堂病僧。日爲供飲食藥餌。病愈則已。其子勗。因賂中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綱。凡林園亭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有在仕途者。稍拂其意。則以違上命文致其罪。浙人畏之如虎。花綱經從之地。巡尉護送。遇橋梁。則徹以過舟。雖以數千緡爲之者。亦毀之不恤。初江淮發運司於真揚楚泗。有轉般倉綱。運兵各據地分。不相交越。勗旣進花石。遂撥新裝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餘舊者載糧運。直達京師。而轉般倉遂廢。糧運由此不繼。禁衛至於乏食。朝廷亦不之問也。勗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卽居第創雙節堂。又得徽廟御容。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勗嘗預曲宴。徽宗親握其臂與語。勗遂以黃羅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舉。弟姝數人。皆結姻於帝族。因緣得至顯官者甚衆。盤門內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繒綵爲幙帟。覆其上。每花標其名。以金爲標榜。如是者里所園夫畦子。莖精種植。及能壘石爲山者。朝釋負擔。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以數計。圃之中。又有水閣。作九曲路入之。春時縱婦女游賞。有迷其路者。老朱設酒食招邀。或遣以簪珥之屬。人皆惡其醜行。一日勗敗。檢估其家貲。有黃發勾者。素與勗不協。旣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驅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墟其圃。所謂牡丹者。皆析以爲薪。每一扁榜。以三錢計其直。勗死。又竄其家於海島。前日之受諾身者。盡褫之。當時有諠詞云。做園子得數載。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愛。特將一個保義。耐勞反做了今日。

殃害。詔書下來。索金帶。這官誥看看毀壞。放牙笏。便擔屎擔。卻依舊種菜。又云。疊假山。得保養。幘頭上帶。著百般村氣。做模樣。偏得人憎。又識甚條制。今日伏惟安置。官誥又來。索氣不如更疊箇盆山。賣八文。十二初。勸之進花石也。聚於京師。良嶽之上。以移根自遠。爲風日所殘。植之未久。卽槁瘁。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內。晏譚人因以諷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譚人指以問其徒曰。此何物也。應之曰。芭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以芭蕉答之。如是者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此某木。何爲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爲之少破。太學鄧肅有進花石詩。大寓規諫之意。至今傳於世。

北牕炙輶

施彥執

新法

新法之變。議者紛然。伯淳見介甫。介甫聞伯淳至。盛怒以待之。伯淳旣見。和氣藹然。見眉宇間。卽笑謂介甫曰。今日諸公所爭。皆非爲私實天下事爾。相公少霽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云。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管子猶知爾。况乃相公高明乎。何苦作逆人事。介甫爲伯淳和氣所熏。不覺心醉。卽謂伯淳曰。業已如此。奈何。伯淳曰。尙可改也。介甫遂有改法之意。許明日見上白之。及明日見上。有張天驥者。實橫渠弟也。自處士徵爲諫官。遂於上前面折介甫之短。介甫不勝其忿。遂不肯改。故伊川嘗謂諸公曰。新法之弊。吾輩當中分其罪。使當時盡如伯淳。何至此哉。以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爾。

陶四翁

禹錫高祖謂之陶四翁。開染肆。嘗有紫草來。四翁乃出四百萬錢市之。數日有駟者至。視之曰。此僞草也。

四翁曰。何如。駟者曰。此蒸壞草。色澤皆盡矣。今色在外。實僞物也。不可用。四翁試之。信然。駟者曰。毋憂。某當爲翁遍詣小染家分之。四翁曰。諾。明日駟者至。翁盡取四百萬錢草。對其人一燕而盡。曰。寧我誤。豈可誤他人耶。時陶氏資尙薄。其後富盛累世。子孫登第者亦數人。而禹錫其一也。禹錫名與諧。錢塘人。

黃致一

黃致一初看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爲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皆以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羈。同場姑以此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作一隔對云。昔年河畔。嘗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偶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實錄。其問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甚奇。諸長者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顧在下筆何如耳。

魏公婢

魏公夫人嘗蓄婢。而魏公不知也。教以歌舞。至魏公生朝。乃出之。使上壽。公見其辨爽。悅之。其婢旣上壽畢。忽泣下。公怪而問之。婢曰。念妾父在時。每生朝。婢子輩上壽。亦必歌此曲。今忽感其事。不知淚之所從也。公曰。汝父爲何人。曰。某人。嘗爲某州通判。公大驚。乃讓其夫人曰。此士大夫之女。安得輒取爲婢。夫人謝不知。魏公卽令與諸女列後。擇一有官人厚嫁之。

姜八郎

平江有富人謂之姜八郎。後家事大落，索逋者如雁行立門外，勢大窘。乃謂其妻曰：「無他策，惟逃耳。顯難相挈以行，乃僞作一休書遣之曰：『吾今往投故人某於信州，汝無戚心事，幸諧即返。爾將逃，乃心念曰：委債而逃，吾負人多矣，使吾事倘諧，他日還鄉，即負千緡，當償二千緡，多寡進受，遂行。信州道中有逆旅，姬夜夢有羣羊甚富，有人欲驅之，一人呵之曰：『此姜八郎羊也，毋得驅逐。』遂恍然而覺。明日，姜適至其處，問津。姬問其姓曰：『姜。』問其第幾曰：『八。』姬大驚，遂延入其家。所以館遇之甚厚。久之，乃謂姜曰：『姬有兒，不幸早死，有婦憐吾老，義不嫁，留以待我，我甚憐之，欲擇一贅壻，久未獲，觀子狀貌，非終寒薄者，願欲以婦奉箕帚，可乎？』姜辭以自有妻，不可。姬請之堅，姜亦以道途大困，不得已從之。其妻一日出搨菜，顧有白兔，遂不可得，欲返，兔即止，又逐之，又止。如是者屢，追逐之一山上，兔乃入一石穴中，妻探其穴，失兔所在，乃得一石，爛然照人，持歸以語其夫。姜視之曰：『此殆銀礦也。』治之，果得銀。姜遂攜其銀往尋其故人，竟無得而返。因思曰：『吾聞信州多銀坑，向之穴，非銀坑乎？遂與其妻往攻之，果銀坑也。其後竟以坑治致大富。』姜於是攜其妻與姬復歸平江，迎其故妻以歸。召昔所凡負錢者，皆倍利償之。此亦怪矣。余思其後妻憐其姑之老，義不嫁，此天下高節，而姜臨逃亦有倍償所負之誓，亦足以見其人矣。因緣會合，夫婦相際，天其以是報善人乎？」

程明道二則

明道知金華縣，有人借宅居者，偶發地，得錢窖千餘緡。其主人至曰：『吾所藏也。』客曰：『吾所藏也。』遂致訟。二

人爭不已。明道問主人曰：汝藏此錢幾何時？曰：久矣。自建宅時，卽藏此錢在地矣。汝借宅幾何時？曰：三年。明道乃取其錢，盡以錢文類之。明道既驗其錢文，乃謂客曰：此主人錢也。客爭之曰：某之錢。明道曰：汝尙敢言。汝借宅纔三年，吾遍視其錢文，皆久遠年號，無近歲一錢。何謂汝所藏也？其人遂服。

有富人于氏卒，惟一子，忽一日，有一醫，驀入其家，言吾乃父也。其子驚問之曰：汝實吾子，異時乞汝于汝父，今吾老矣，汝從吾歸，其子不服，遂致訟。其醫具致其乞子於于氏之詞。明道曰：汝有何據？曰：有據。曰：何據？曰：某尙記一藥方，簿記其歲月也。明道令取藥方，至則紙墨甚古，其後書云：某年月日，以第幾子與本縣于二翁。明道留其方，明日問其子曰：汝年幾何？曰：幾何？曰：汝父壽幾何？明道以其子之言，驗醫所書歲月，合乃謂醫曰：汝詐也。醫曰：某安敢詐？明道曰：汝所記歲月，與其子之年齒，信合矣。此特得其歲月耳。然汝一缺漏處，乃不覺。醫曰：某有何缺漏？明道曰：以汝云歲月，考于氏之年，時于氏年三十四耳。何得謂之翁？其醫語塞。

魏公應

魏公應爲徽州司理，有二人約以五更乙會甲家，如期往。甲至雞鳴，往乙家呼乙妻曰：既相期五更，今雞鳴尙未至，何也？其妻驚曰：去已久矣。復回甲家，乙不至，遂至曉，遍尋蹤跡，於一竹叢中獲一尸，卽乙也。隨身有輕齋物，皆不見。妻號慟謂甲曰：汝殺吾夫也。遂以甲訴於官。獄久不成，有一吏問曰：乙與汝期，乙不至，汝過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殺其夫也。其人遂無語。一言之間，獄遂具。

賣餅

子韶言。舊閭里有人。以賣餅爲生。以吹笛爲樂。僅得一飽資。卽歸臥于家。取笛吹之。其嘹然之聲。動鄰保。如此有年矣。其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謂可委以財也。一日謂其人曰。汝賣餅良苦。何不易他業。其人曰。我賣餅甚樂。何爲易他業。富人曰。賣餅善矣。然囊不餘一金。不幸有疾患難。汝將何所賴。其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錢一千緡。使汝治之可乎。平居則有溫飽之樂。一旦有患苦。又有餘濟之資。與汝賣餅所得多矣。其人不可。富人堅諭之。乃許諾。及錢旣入手。遂不聞笛聲矣。無何。但聞籌算之聲。爾其人大悔之。急收其錢。送富人還之。於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故。

賣勃荷

余與材說其所知史保人。家京師。有賣勃荷者。其家嘗買之。一日天大暑。勃荷者至。渴甚。乞水于史。史乃以尊酒飲之。其人遂感激而去。後京師被圍。史絕城出。時城外悉爲煨燼。四顧人馬復寂然。史茫茫行野中。憂恐甚。俄而見茅店兩間。史急趨之。則乃一人家。主人見史大驚曰。官人何爲至此。此去咫尺。卽大兵不可前。幸當留此。所以慰藉史者甚厚。史乃問君爲誰。其人曰。官人忘之乎。卽賣勃荷者也。異時嘗蒙官人尊酒之賜。時常不忘。今日官人幸留。此某報尊酒之秋也。史曰。今京城外皆灰滅。汝獨能存何也。曰。某與一千人長厚善。故得保全至今。然行卽遁耳。且謂史曰。此人今當至。官人當伏牀下。語未畢。所謂千人長者果至。與其人語。久之乃去。史乃出。問曰。汝何爲與此人善。曰。家本旅店。此人曩時作湖北商。往來京師十餘年。常館於吾家。吾家待之甚厚。此人常德某。故今始知此人非商也。乃金人間爾。後數日。所謂千人長者。遂衛其家出圍。史因其人得免。案金人敗盟錄。言金人本小國。一旦崛起。今據其間者。乃往來京

師十餘年耳。則金人謀我國家已久矣。所謂崛起者。非一日也。史獨以尊酒之惠。其人感恩。遂能免於死。恩之施人。其報效乃如此。

萬氏水盆

餘杭萬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皆成花。所爲花者。非若今之茶花之類。纔形似之也。跌萼檀蕊。皆成真花。或時爲梅。或時爲菊。或時爲桃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輩。皆交出之。以水沃之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初不可以定其色目也。萬氏歲必一宴客。觀水盆花。人亦攜酒就觀焉。政和間。天下旣奏祥瑞。徽宗亦喜玩好物。故天下異寶咸輻輳。頗皆得爵賞。萬氏以爲吾之盆。天下至異。使吾盆往。當出諸路貢獻上。蒙爵賞最厚。遂進之。及盆入。乃遂不復成花矣。幾獲罪。嗚呼。人之爵賞。豈容濫取也。萬氏水盆。聞於江浙久矣。挹水浸之。卽成花。頃刻無差。一冒爵賞。遂失其技。豈偶然哉。世之無義無命。貪冒爵賞者。觀萬氏之盆。亦可以少省矣。

佩韋齋輯聞

俞德鄰

林君奇

寧廟時。永嘉有林君奇者。以風鑿名京師。日閱十人。則捲簾撤肆而飲。穆陵在側。微詣焉。君奇熟視不對。肆將撤。穆陵辭去。君奇留之。延至所居。夫婦具盛服以拜。曰。貴官姓。穆陵曰。玉牒趙氏也。又拜曰。天下尙太平。穆陵驚愕曰。叟何爲者。君奇對曰。某閱人多矣。未見有如官者。後五年。當爲天下主。今雖貧。去此六十日。必富且貴。因徵詩爲他日證。穆陵占筆書曰。許負昔往矣。天綱今何之。誰知千載後。復遇林君奇。且

識歲月。未幾選嗣沂邸。擢果州團練使。邠州防禦使。封成國公。寧廟崩。濟王廢。遂入繼大統。君奇取詩。飾以龍錦。標諸肆。時相史彌遠呼君奇索詩。給爲入奏官之。明日贈以錢二萬。放令歸鄉。君奇憤恚而死。

岳陽風土記

范致明

呂先生

岳陽樓上有呂先生留題云。朝游北越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今不見當時墨跡。但有刻石耳。先生名岩。字洞賓。河中府人。唐禮部尚書渭之孫。渭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先生海州出也。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卽有棲隱之志。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潭鄂岳間。或賣紙墨於市。以混俗。人莫之識也。慶曆中。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坐事謫守岳陽。一日有刺謁云。回巖客。子京曰。此呂洞賓也。變易姓名爾。召坐置酒。高談劇飲。佯若不知者。密令畫工傳其狀貌。旣去。來日使人復召之。客舍主人曰。先生半夜去矣。留書以遺子京。子京視之。默然。不知所言何事也。今岳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

白鶴老松

白鶴老松。古木精也。李觀守賀州。有道人陳某。自云一百三十六歲。因言及呂洞賓。曰。近在南嶽見之。呂云。過岳陽日。憩城南古松陰。有人自杪而下來相揖。曰。某非山精木魅。故能識先生。幸先生哀憐。呂因與丹一粒。贈之以詩。呂舉以示陳。陳記其末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明日陳行。留之不可。後年餘。李守岳陽。因訪前事。果城南有老松。以問近寺僧。曰。先生舊題詩寺壁。久已摧毀。但能記其詩曰。獨

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後爲亭松前。曰過仙亭。舊松枯槁。今復鬱茂。得非丹餌之力耶。

六朝事迹

張敦頤

烏衣巷

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爲業。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嫗。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旣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棲于梁上。榭以手招之。卽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懷才。雲軒飄出無消息。洒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來。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雁飛。至今歲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禹錫有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圖經云。在縣東南四里。晉書王導謝瞻宅。皆在此巷。

郗氏化蛇

郗氏。梁武帝皇后也。崩數月。帝嘗追悼之。晝則忽忽不樂。宵乃耿耿不寐。居寢殿。聞外騷宰聲。視之。乃見一蟒。盤躡上殿。睽睛呀口。以向于帝。帝大驚駭。無所逃遁。不得已蹶然而起。謂蛇曰。朕宮殿嚴警。非爾蛇類所生之處。必其妖孽。欲祟朕邪。蛇爲人語。啓帝曰。蟒則晉之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妬六宮。其性慘毒。怒一發。則火熾矢射。射物害人。死以是罪。譎爲蟒耳。無飲食可實口。無窟穴可庇身。飢窘困迫。力不自勝。又鱗甲有蟲。啖嚙肌肉。痛苦甚劇。若加錐刀焉。蟒非常蛇。亦復變化而至。不以皇居深重爲阻耳。感帝平昔

眷妾之厚。故託醜形骸。陳露于帝。祈一功德。以見拯拔也。帝聞之。嗚呼感激。既而求蟒。遂不復見。帝明日。大集沙門於殿庭。宣其由。問何法。足以贖其苦。誌公對曰。非禮佛懺滌悃。款不可。帝乃然其言。搜索佛經。錄其名號。兼親抒容思。灑聖翰。撰悔文。共成十卷。皆採摭佛語。削去閑詞。爲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初不知其所來。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帝功德。已得生忉利。今呈本身。以爲明驗也。慙懃致謝。言訖而去。此見梁武懺序。

松漠紀聞

洪皓

阿骨打

道宗永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寶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悟寶急以手握鞞。骨打止得其柄。找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爲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悟寶爲謀主。骨打且死。囑其子固崙善待之。

大實林牙

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旣歸帳。卽棄其妻。攜五子宵遯。詰旦粘罕怪其日高而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部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

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治盜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旣無所獲。雖舂鏝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饌之類。次則攜壺小亦打餅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有之。

蒲路虎

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心。但時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治勃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椽椳瘦孟遮道而獻。椽椳木多有文縷。多用爲椀。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耶。顧左右令窪勃辣駭。彼云。敲殺也。卽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遯。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爲壽。無它志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也。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羣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耶。皆射殺之。

銀珠哥大王

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爲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旣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卽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五總志

吳炯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昔在西都。每複被獨樂園。動輒經月。諸老時過之。間亦投壺。負者必爲冷淘。然亦未嘗置庖。特呼於市耳。會文潞公守洛。攜妓行春。日邀致公。一日自至獨樂園。吏視公歎息。公怪而詰之。答曰。方花木盛時。公一出數十日。不惟老卻春色。亦不曾看一行書。可惜瀾浪卻相公也。公深愧之。於是遣馬還第。誓不復出。諸老爭來邀公。必以園吏語謝之。公之克己雅素。固絕人遠甚。彼園吏者。亦以突過鄭玄奴婢矣。

夷堅志

洪邁

孫九鼎

孫九鼎。字國鎮。沂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柵巷。沿汴北岸而行。忽有金紫

人騎從甚都。呼之於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細視乃姊夫張旒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家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卽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尙未見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孫曰。公生平酒色甚多。犯婦人者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卽死矣。公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宜毋喫他藥。服平胃散足矣。旣別。孫始懼甚。到竹柵巷。見段君。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孫後連蹇無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祕書少監。舊與家君同爲通類齋生。至北方。屢相見。自說茲事。

鐵塔神

蔚州城內浮圖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郡人事之甚謹。契丹將亡。州民或見其神奔走於城外。亟詣寺視之。神像流汗被體。雖頗驚異。然莫測其故。至夜。神見夢於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拘攝城中合死。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時。女真兵至破城。城中當死者一千三百有畸。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尙亦在籍中。吾久處茲地。平日仰師戒德。輒以他名易之。詰旦從此而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旣寤。以語寺衆。皆笑其妄。

遂獨挈囊登寺後山顛避之。行約五里，忽憶所遺白金盃，復下至寺，適有修供者，衆競挽留之，曰：「和尚聰明如此，願乃信夢，今檀越在此，正欲和尚升堂演法，無故捨去，則此寺不可爲矣。」況邊上不聞有警，勉徇衆意，齋罷而行，亦何晚耶？僧不得已，遂升堂講畢，各就食。方半，有報女真自草地至，卽圍城，城素無備，不可守，頃刻而陷。僧蒼皇失措，不暇走，兵已大掠城中，人與寺僧死者，如神告之數，講師亦不免。

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汗藍縷，直詣肆索茶，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日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不逐去，答女女略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於地，卽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乏。旣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旣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爲吳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王天常

元豐中，京師有富人王天常，高魯王家壻也。一夕，夢二急足追至一處，令閉目露坐，無得竊窺人物。吾檢會文字畢，當復來。旣行，天常回顧，見門闕甚偉，榜曰「三坤城」，庭下桎梏者頗衆，皆僧道尼，亦有獄吏衛守。復坐移時，急足至，令同行，趨入公府，主者朝服坐，衆吏侍立，問何處來，答曰：「京師一吏稟曰：『誤矣，所追王天常，非京師人，當速令此人歸。』」天常見他吏乃故友，死已年餘，竇抱一大冊，降階相揖，道舊曰：「公可亟去。」

此非世人所處之地。問冊中何事。曰。記世間生死者。天常再三欲視已事。吏辭不獲。遂開一葉。但見某年月日。以一刀死。急掩卷。令人送出。既寤。爲親戚言之。恐罹非命。積憂成勞疾而終。後人思之一刀蓋勞字也。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爲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於祠下。腥羶汙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眞容。且有媠瀆之意。左右固諫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煙霧而興。冷逼於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蹉爲關。闔剪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汗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旣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騾。周游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時李如晦。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將。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強挽之行。各假就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悉逃避。李奔至冷泉亭。衣枷沾濕。愁坐良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快若此。李雖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常員也。韓曰。世忠却有得。

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史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異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牋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張夫人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豔。張爲太常博士。鄭以疾殂。臨終與張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泣曰。何忍爲此。鄭曰。人言那可憑。盍指天爲誓。曰。吾苟負約。當化爲闍。仍不得善終。鄭曰。我死當有變相。可怖畏。宜置尸空屋中。勿令一人守視。經日然後斂也。言之至再三。少焉氣絕。張不忍從。猶遣一老嫗設榻其旁。至夜半。尸忽長歎。自揭面帛。蹶然而坐。俄起立。嫗懼以被蒙頭。覺其尸行步蹣跚。密窺之。呀然一夜又也。嫗旣不可出。震栗喪膽。大聲叫號。家人穴壁觀之。盡呼直宿數卒。持杖環坐於戶外。夜叉行百匝。乃止。復至寢所。舉被自覆而臥。久之。家人乃敢發戶入視。則依然故矣。後三年。張爲大司成。鄧洵仁右丞欲嫁以女。張力辭。鄧公方有寵。取中旨令合婚。成禮之夕。賜真珠複帳。其直五十萬緡。然自是多鬱鬱不樂。嘗晝寢。見鄭氏自窗而下。罵曰。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女。縱無子。胡不買妾。必欲娶。何也。禍將作矣。遽登榻以手拊其陰。張覺痛。疾呼家人至。無所覩。自是若闍然。卒蹈奇變。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世爲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盛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持仗守衛。明旦。蓐食訖。登塗。值小兒可六七歲。遮拜於前。語言猥利。可喜。問其誰家人。自那處來。對曰。武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母氏俱化去。鞠養於他人。將帶

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必死於狼虎魑魅矣。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曰神授，兒性質警敏，每覽讀文書，輒憶，又能把巨筆，作一丈闊字，篆隸草不學而成。見名賢古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民耳，遽棄舊業，而攜此兒行游，使習路歧，賤態藉以自給。後二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瓌傑，指兒謂立本曰：爾在何處拾得來？立本瞠曰：吾妻實生之，奚乃輕妄發問？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矣，方尋訪見之。爾久留，定掇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噴，立化爲小朱虵，盤旋於地。僧執淨餅呼神授名，虵卽躍入其中，僧頂笠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淮東鈴轄王易之親覩厥異。

趙表之子報

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過蘄州，遊五祖山，冒風雨，獨履絕頂，至白蓮池亭，憩磐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公此去廬阜無苦，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審非夢所，又思慮未嘗及，而晉在河東，意他時當官於彼，歸爲家人說，嗟異之。自祖山至黃梅縣，翌日以雨不行，幼子善郎忽感疾，縣令吳宇至，偶言邑之因革，曰：唐時嘗爲南晉州，鮮有知者，表之驚歎，知僧言有證，疑其子必不久，乃許祝髮爲浮屠，越四日，竟死於白湖驛，去邑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萬歲丹

徽州婺源縣懷金鄉民程彬，邀險牟利，儲藥害人，多殺蛇埋地中，覆之以苦，以水沃灌，久則蒸出菌蕈，采

而曝乾。復入他藥。始生者。以食人卽死。恐爲累。不敢用。多取其次者。先以飼蛙。視其躍多寡。以爲度。美其名爲萬歲丹。愚民有欲死其仇者。以數千金密市之。嘗有客至。欲寘毒。誤中婦翁。翁歸而悟。已不可救。彬有弟曰正道。雅以爲非。不敢諫。至徙家避諸數十里外。彬旣老。始悔不復作。稍用僞物代之。藥旣不驗。遂無售者。旣死。貧甚。唯一子丐。食道亡。其後遂絕。嘗有里胥督租。以語侵彬。彬怒。毒而飲之。胥行未幾。腦痛嘔血。亟反臥其門。大呼乞命。彬汲水飲之。卽愈。蓋有物以解其毒也。

段宰妾

段宰者。居婺州浦江縣僧舍。其妻嘗觀於門。有婦人行丐。年甚壯。詢其姓氏始末。自云無夫。亦無姻戚。段妻云。旣如是。胡不爲人妾而乞食。肯從我乎。曰。非不欲也。但人以其貧賤不肯納耳。若得供執爨之役。實爲天幸。遂呼入。令沐浴。與更衣。遣庖者教以飲膳。旬日而能。繼以樂府訓之。不踰月。皆盡善。調習旣久。容色殊可觀。段名之曰鶯鶯。以爲側室。凡五六年。唯恐其去。一夕已夜。分段氏皆就寢。有自門外呼鬪者。我鶯鶯夫也。僕曰。不聞鶯鶯有夫。縱如爾言。俟天明來未晚。何必中夜爲。其人頗怒。曰。若不啓門。我常從隙中入。僕大怒。卽叩堂門。以其事語段。鶯鶯聞之。若有喜色。曰。他來也。亟走出。段疑其竄。自篝火追至廳廡。但聞有聲極響。燈卽滅。妻遣婢出視。段已死。七竅皆血流。外戶扃鑰如故。竟不知何怪。浦江人何叔達說予得之程資忠。

吳小員外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偕弟茂之在京師。與富人吳家小員外。日日從游。春時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

花竹扶疎。器用羅陳。極蕭灑可愛。寂無人聲。當壚女年甚艾。三人駐留買酒。應之指女謂吳生曰。呼此侑觴如何。吳大喜。以言挑之。欣然而應。遂就坐。方舉盃。女望父母自外歸。亟起。三人興既闌。皆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游。但思慕之心。形於夢寐。明年相率尋舊游。至其處。則門戶蕭然。當壚人已不見。復少憩。索酒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媪顰蹙曰。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冢。是女獨留。吾未歸時。有輕薄少年從之飲。吾薄責以未嫁而爲此態。何以適人。遂悒悒不數日而死。今屋之側有小邱。卽其冢也。三人不敢復問。促飲畢。言旋。沿道傷惋。日已暮。將及門。遇婦人。幕首搖搖而前。呼曰。我卽去歲池上相見人也。員外得非往吾家訪我乎。我父母欲君絕望。詐言我死。設虛冢相給。我亦一春尋君。幸而相值。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樓極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下馬偕行。旣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益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子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於有司。兄弟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走謁之。邀同視。吳生皇甫纔望見。大驚曰。鬼氣甚盛。祟深矣。宜急避諸西方三百里外。儻滿百二十日。必爲所死。不可治矣。三人卽命駕往西洛。每當食處。女必在房內。夜則據榻。到洛未幾。適滿十二旬。會訣酒樓。且愁且懼。會皇甫跨驢過其下。拜揖祈哀。皇甫爲結壇行法。以劍授吳曰。子當死。今歸。試緊閉戶。黃昏時有擊者。無問何人。卽刃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誤殺人。卽償命。均爲一死。猶有脫理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戶者。投之以劍。應手仆地。命燭視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爲街卒所錄。并二趙皇甫師。皆繫囹圄。鞫不成。府遣吏審池上之家。父母告云。已死。發冢驗視。但衣服如蛻。無復形體。遂得脫。

孫洙字巨源。年十四。隨父錫官京東。嘗至登州謁東海廟。密禱於神。欲知它日科第及爵位所至。夜夢有告之者曰。汝當一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既覺頗喜。然年尚幼。未識雜學士何等官。問諸人人曰。吉夢也。子必且爲龍圖閣學士。後擢第入朝。歷清近。眷注隆異。數以夢語人。元豐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愀然曰。曩固相告矣。翰苑班冠雜學士。吾其止是乎。今日之命。宜弔不宜慶也。纔閱月。省故人城外。於坐上得疾。神宗連遣太醫診視。幸其癒。且以爲執政。後果癒。上喜。使謂曰。何日可入朝。卽大用矣。省吏聞之。絡繹展謁。冠蓋填門不絕。孫語家人。我指日至二府。神言何欺我哉。臨當朝。顧左右曰。我病久。恐不堪跪起。爲我設茵褥。且肄習之。方再拜。疾復作。不能興。遽扶視之。已絕矣。孫公在時。嘗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蹤跡之。得於李端愿太尉家。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不敢留。遂入院。草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悵悵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尙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恹恹。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或以爲孫將亡時所作。非也。

蔣通判女

錢符字合夫。紹興十三年。爲台州簽判。往寧海縣決獄。七月二十六日。憩於妙相寺。方凭案戲書。有掣其筆者。回顧無所見。是夜睡醒。覺床前彷彿似有物。呼從卒起。張燈作誓念詰問。遂不見。次夜復至。立於故處。符問之。若果是鬼。可擊屏風。言未既。自上至下。凡擊數十聲。符大懼。命燃兩炬於前。便有大飛蛾撲燈滅。物踞坐榻床上。背面不語。審視蓋一婦人。戴圓冠。著淡碧衫。繫明黃裙。狀絕短小。久之不動。符默誦天蓬呪數遍。遽掀幕而出。宿直者迭相驚呼。問其故。曰。有婦人自內出行。甚亟。踐諸人面以過。說其衣服。乃

向所見者符謂已去。且夜艾不暇徙。復就枕。夢前人徑登床。枕其左肩。體冷如冰石。自言我是蔣通判女。以產終於此。強符與合。符力拒之。遂寤。次日詢諸寺中寓居郭元章者。言其詳。與符所見無異。設榻處正死所也。

葉若谷

承信郎葉若谷。洪州人。爲鑄錢司。催綱官。廨舍在虔州。葉不挈家。獨處泉司簽廳。紹興甲子歲正月十六日未晡時。有女子款扉而入。意態閑麗。前與葉語。初意其因觀燈誤至。未敢酬。恍惚間不覺就睡。女亦至。則並寢。以言挑之。陽爲羞避之狀。已而遂合。凝然一處子耳。良久歡甚。一老嫗自外至。手持錢篋。據胡床箕踞而坐。傍若無人。徑趨床揭帳。以兩手拊席曰。你兩箇好也。葉疑女家人。懼甚。女搖手掩葉口。令勿譏。嫗遂退。女迨夜分方去。自是連日或隔日一至。至必少留。葉猶以爲旁舍女子。往來幾兩月。漸覺羸悴。繼得疾。憊甚。徙居就醫。乃絕不至。方初見時。著粉青衫。水紅袴襦。旣久未嘗易衣。然常如新。亦其異也。

林縣尉

紹興初。莆田人林迪功。爲江西尉。秩滿。用捕盜賞。改京官。未得調。時臨安多火。士大夫寓邸中者。每出必挾敕告之。屬自隨。林性尤謹畏。納告袖中。時時視之。初未嘗失墜。然每歸輒不見。則懸賞三十千求之。不經日。必有得而歸之者。如是數四。林亦不能測。獨宿室中。外間常聞人共語者。怪之。不敢問。一夕辯論喧甚。久之寂然。明旦門不啓。店媪集同邸者。發壁以入。已仆於榻上。旁有剪刀股存。蓋用此以自刺也。林初獲賊時。兩人頗疑似。林欲就其賞。鍛鍊死之。是以獲此報。

史丞相夢賜器

史丞相登科時年恰四十矣。未策名之時。清貧特甚。嘗當歲除之夕。隨力享先。既罷就寢。夢若在都城。中貴人乘馬來。宣喚甚急。遂隨入大殿下。王者正坐。左右金紫侍立。容衛華盛。中貴引趨謁。稽首拜舞。類人閒朝儀。殿庭兩傍各設一案。金銀器皿羅陳其上。品類奪目。未幾。殿上人傳呼奉聖旨。賜史某金器若干。銀器若干。凡四百七十件。史倥偬駭異。莫之敢承。兩青衣掖之使拜。乃跪謝而出。中貴復導之還。過巨川高橋。方陟數板。失足墜水。悸而寤。正旦日。以語貝夫人。夫人笑曰。昨夜大年節。民俗所重。我家尙無杯酒。豈肉虛度歲華。安得有金銀如是之富。真是姦鬼相戲侮耳。史亦爲之解顏。已而擢紹興乙丑第。踰一紀。始充太學官。至己卯歲。自祕書郎除司封郎。爲建王直講。財三歲。際遇飛龍在天之恩。遂躋位輔相。窮富極貴。三十餘年。計前後錫賚。正與夢中四百七十之數同。一時所蒙。實絕倫輩。決非偶然。神明其知之矣。

絳縣老人

周公才。字子美。溫州人。政和初。爲絳州絳縣尉。沿檄晉州。過姑射山。進謁真人祠。方下山。一人草衣丫髻。道左睨周曰。尊官大好。然須過六十方快。周時年三十餘。又與絳守同姓。守爲經營薦書數章。自意後任當改秩。聞其言頗怒。而言不已。益忿忿。取劍欲擊之。忽騰上樹杪。復躍下。入木根穴中。周舉劍擊樹。其人呼曰。我乃青羊也。與公誠言。何相苦如此。周捨去。會日將暮。卽止山下邸中。有道人先在。以一鶴及僕鐵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畫案作火字。眞杯其上。俄頃卽熱。飲畢。含餘

灑壁間。復嘆周面曰：爲君祓除不祥。君今日必見異物。具以前事告曰：是矣。是矣。然亦不足怪。君知之乎。此正昔所遇呂洞賓老樹精輩也。又取鯉鮓共食。時落日斜照。柁上鮓皆作五色。笑曰：略見張華手段。迨夜各就寢。拂旦行道人已起。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遽。奈何。是日入邑境。薄晚不值驛舍。就民家假室。鐵鬼忽至。曰：先生以昨日不成款。今當相就。令我先攜酒果來。周曰：先生安在。曰：至矣。周出迎。遙望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既至。民帥妻子以下羅拜。道人亦慰接之。曰：爾家皆無恙否。民跪白曰：縣尉至。方患無伴。而先生偶來。某家有麥麪。適又得驢肉。欲作不托爲供。何如。道人頷之。民揖坐東向。而周爲客。食罷。步至牆下飲。周連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傍。曰：先生不能待。已去矣。獻一桃甚大。曰：先生令君食此。當終身無病。後八十年。相會於羅浮山。周遜謝。且贈錢二百。大笑曰：我何所用。長揖而別。指顧間已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爲地仙。時一遊人間。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周始悔恨。果連蹇二十餘年。甫得京秩。後監進奏院。紹興十六年。以正旦朝謁。感疾。召鄉人林亮功飯。具言平生所履。乃及此事。又三日而亡。壽止六十八。所謂羅浮再會之語。不可曉云。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卽歸與妻子入由果山。鍊丹。聲價藉藉。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請呂伸足直前。爲布氣。令人以扇扇之。少頃。足底火熱。炙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

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弔，力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後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甕，至今不敗，往往爲人取去。然未嘗竭。縣人劉翔云：由果山甚淺隘，氣象索然，非神仙所居也。」

張屠父

平江城中草橋屠者張小二，紹興八年，往十五里外黃埭柳家買狗。狗見張屠有喜色，直前拖之。張提其耳以度輕重，用錢三千得之。狗不待束縛，徑隨張歸。至齊門外，懼其逸，方以索繫之。狗忽人言曰：「我乃爾父，又不欠爾債，不可殺我。」張醉且困，不省其言，遂以歸。令妻具飯，狗又告其妻曰：「新婦來，我乃阿翁也。七八年不見爾夫妻面，今幸得歸，只欠柳家錢三千，已償了，切不可殺我。爾夫壽甚短，只一二年，宜急改業。後世不可爲人矣。我覺飢甚，可持飯來。妻急以其夫飯分半與之。夫不知也。夫食畢復索，則已無。甚怒，妻曰：「分一半與阿翁食矣。」具以狗言白夫，始大懼，留飼養，不敢殺。三日後，出至蔣氏家，鬻人爲所殺。張屠遂改業爲賣油家作僕云。

島上婦人

泉州僧本僂，說其表兄爲海賈，欲往三佛齊。法當南行三日而東，否則值焦上。船必糜碎。此人行時，偶風迅，船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卽回舵，然已無及。遂落焦上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

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岸。行數十步。得小逕。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啁晰。不可曉。見外人甚善。攜手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天明。舉大石窺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齋異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時婦人繼來。度不可及。呼其人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其人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爲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

京師異婦人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美美樓下。觀者闐咽。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張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遇人極隘。遂迷失侶。今無所歸矣。以言誘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爲他人掠賣。不若與子歸。士人喜。卽攜手還舍。如是半年。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蹤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夕所見之人。安從得之。曰。吾以金買得之。友曰。不然。子宜實告我。前夕飲酒時。見每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焉有是事。友不能強。乃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與子謁之。若有祟。渠必能言。不然。亦無傷也。遂往。王師一見。驚曰。妖氣極濃。將不可治。此祟異絕。非尋常鬼魅比也。歷指坐上它客。曰。異日皆當爲左證。坐者盡恐。士人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備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錢篋極精巧。常佩於腰間。不以示人。王卽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寘其首。一寘篋中。士人歸。婦人已大罵。曰。託身於君許久。不能見信。乃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何故。初尙設辭諱。婦人曰。某僕爲我言。一符欲置吾首。一寘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辨。密訪僕。僕初不言。

始疑之。迨夜伺其睡，則張燈製衣，將旦不息。士人愈窘，復走謁王師。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寢。」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如教。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獄吏逮王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療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呼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爲之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卽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證之，皆同。始得免。」王師建昌人。

黃山人

贈太師葉助，縉雲人，爲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問命於日者黃某。黃云：「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然當在三十歲以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天祐（助字）不樂。後官拱州。黃又至，令以周易筮之，得賁卦。黃曰：「今日辰居士，土加賁爲墳字。君當生子，但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歲而晁夫人卒，其子卽少蘊也。旣擢第，爲淮東提刑，周穉壻。周嘗延一黃山人，少蘊命之筮，遇晉卦。黃曰：「三年後當學生二女，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字，從兩口，爻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深惡其說，已而果然。自維揚歸吳興，復見之。少蘊曰：「君昔日所言果中，異時休咎，盍以告我。」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徧儀清要，登政府，終於節度使，宜善自愛。」少蘊異之，以白乃父。父曰：「憶三十年前，有客亦姓黃，爲吾言得汝之期，且謂當建節鉞，豈非此人乎？」試使召之，眞昔所見者。父子相視而笑。待黃生如神。建炎中，少蘊爲尙書左丞。紹興十六年，年七十，上章告老，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二年而薨，竟如黃言。

饒州官廨

饒州譙門之南，一官廨，素有怪。紹興十一年，常平主管官韓參居之，延樂平士人胡价爲館客。郡守程進

道亦遣其子從學。會程受代，价納官奴韓秀賂，白程爲落籍。程許之，韓倡乘夜攜酒肴，竊入价書室與飲。且堅囑之，遂得自便。他夕，倡復攜具至，既飲，又徧以餘尊犒從者。自是數至，一夕過三鼓，西鄰推官廳會客散，望价書室燈尙明，呼之，猶與相應答。及天明，則价臥榻上死矣。主人詰問侍童，及外宿直者，皆云每夜有婦人，自宅堂取酒炙以出，意宅中人不敢言。及旦則去，昨宵已雞唱，聞先生大呼，疑其夢魘，不謂遽死。蓋鬼詐爲倡，以惑价，而价不悟。後三年，通判任良臣居之，其女十餘歲，常見二人相攜以行，因大病，急徙出，後以爲驛舍云。

宗本遇異人

僧宗本者，邵武田家子。宣和元年，因餉田行山隴中，遇道人，麻衣椎髻，丐食。本曰：吾父未晡餐，可同至家取食否？道人怒唾左拇端，抽一劍脅之。本對如初。道人笑曰：獠子可教，解衣帶小瓢，傾紅藥三顆授之。本舉掌欲服，聞其二墜地不可得，但嚙其一。道人復笑曰：分止此耳，忽不見。本不復歸家，入進村雙林院，止佛殿上，卽能談僧徒隱事，咸驚異。走告其家，妻子來視，斥去不使入。明日，謹傳一鄉來詢休咎者，系道不絕。郡將以下，咸遣書乞頌。本握筆瞑目，頌立成。筆法清勁可愛。寺僧指爲生佛，欲令久居，以壯聲勢。本曰：吾緣不在是。當往汀州謁定光佛，奮臂便行。至泰寧之豐巖，樂其山水秀邃，亦夢紫衣金章人挽留，遂止不去。縣人共出錢爲祝髮，得廢丹霞院額，標其巖，未幾，羅疇疇老，自沙縣遣信招迎，欣然而往。時李伯紀丞相，自右史斥監邑，征本與頌曰：青共立米去皮，此時節，甚光輝。伯紀罔測，泊靖康初，得君驟拜執政，方悟其語。鄧肅志宏，以諸生見本，本指伯紀謂肅曰：君他日貴由此人。及伯紀登庸，志宏白衣至左，正言本

留沙縣踰年。復還丹霞。建炎四年。伯紀自嶺外歸。見本。本大書机上。作紹興二字。明年果改元。語伯紀曰。茲地血腥。觸人當有兵起。公可居福州。從之。二月。環境盜起。邑落焚劉無餘。二年六月。伯紀帥長沙。過邵武。迂道訪本。本送至建寧。趣其速行。戒之如秦寧。復大書邑廳壁曰。東燒西燒。又連書七七數字。纔出境。江西賊李敦仁。入邑縱火。正七月七日也。本初住丹霞。有飛雀立化于佛前香爐上。疇老爲著瑞雀頌。人以爲師所感云。紹興十六年。豫言某日當去。至期無疾而化。本晚工詩。殖貨不已。尤忝嗇。視出一錢如拔齒。其徒多諫之。曰。此吾宿業也。

桐城何翁

舒州桐城縣何翁者。以貲豪於鄉。嗜酒及色。年五十得風疾。手足奇右不能舉。與之同郡良醫李百全。幾道家。治療月餘。而病良已。將去。幾道飲之酒。酒半。問之曰。死與生孰美。翁愕然曰。公醫也。以救人爲業。豈不知死不如生。何用問。幾道曰。吾以君爲不畏死耳。若能知死之可惡甚善。君今從死中得生。宜永斷房室。若不知悔。則必死矣。不復再相見也。翁聞言大悟。才歸。卽於山顛結草庵。屏處。卻妻妾不得見。悉以家事付諸子。如是二年。勇健如三十許人。徒步入城。一日行二十里。幾道見之曰。君果能用吾言。如持之不懈。雖未至神仙。必爲有道之士。翁自是愈力。但多釀酒。每客至。與奕。碁飲酒。清談窮日夜。凡二十有五年。建炎初。江淮盜起。李成犯淮西。翁度其且至。語諸子曰。急竄尙可全。諸子或顧戀妻孥金帛。又方治裝。未能卽去。翁卽杖策。腰數十錢。獨行至江邊。賊尙遠。猶有船可度。徑隱當塗山寺中。諸子未暇走。而賊至。皆委鋒刃。翁在寺。與鄰室行者善。一日呼與語曰。吾欲買一棺。煩君同往取之可乎。曰。何用此。笑不應。遂買

棺歸寘室內。數自拂拭。又謂行者曰。吾終憫公矣。吾屋後儲所市薪。明日幸以焚我柩。恐有吾家人來。但以告之。行者且疑且信。密察其所爲。至暮臥棺中。自托蓋掩其上。明日就視。死矣。時年七十九。後歲餘。翁有姪。亦脫賊中。訪翁蹤跡。至是寺。方聞其死。翁與中書舍人朱新仲。有中外之好。朱公嘗記其事。以授予云。

龐安常鍼

朱新仲。居桐城時。親識間一婦人。妊娠將產。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所不用。待死而已。名醫李幾道。偶在朱公舍。朱邀視之。李曰。此百藥無可施。惟有鍼法。然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也。遂還。而幾道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先生。然人命至重。能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諾。相與同往。纔見孕者。卽連呼曰。不死。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旣痛。卽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令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至此。

昌國商人

宣和間。明州昌國人。有爲海商。至巨島泊舟。數人登岸伐薪。爲島人所覺。遽歸。一人方溷。不及下。遭執。以往縛以鐵綆。令耕田。後一二年稍熟。乃不復熟。始至時。島人具酒會其鄰里。呼此人當筵燒鐵箸。灼其股。每頓足號呼。則烘堂大笑。親戚間聞之。才有宴集。必假此人往。用以爲戲。後方悟其意。遭灼時。忍痛齧齒。

不作聲。坐上皆不樂。自是始免其苦。凡留三年。得便舟脫歸。兩股皆如龜卜。

李邦直夢

孫巨源。李邦直。少時同習制科。熙寧中。孫守海州。李爲通判。倅廳與郡圃接。孫季女常遊圃中。李望見。目送之後。每出。聞其聲。輒下車便旋。邦直妻韓夫人。於牖中窺見屢矣。詰其故。李以實告。一夕夢至圃。見孫女踵之。不可及。亟追之。躡其鞋。且以花插其首。不覺驚寤。以語韓夫人。韓大慟曰。簪花者。言定之象。鞋者。諧也。君將娶孫氏。吾死無日矣。李曰。思慮之極。故入於夢。寧有是。未幾。韓果卒。李徐令媒者。請於孫公。孫怒曰。吾與李同硯席交。年相若。豈吾季女偶邪。李不敢復言。已而孫還朝。爲翰林學士。得疾將死。客見之。孫以女未出。適爲言。客曰。今日士大夫之賢。無出李邦直。何不以歸之。曰。奈年不相匹。客曰。但得所歸。安暇它問。未及綢繆。而孫亡。其家竟以女嫁之。後封魯郡夫人。邦直作巨源墓誌曰。三女長適李公彥。二在室。蓋作誌時。未爲壻也。邦直行狀。晁無咎所作。實再娶孫氏云。

何丞相

縉雲何丞相（執中）在布衣時。貧甚。預鄉貢。將入京師。無以爲資。往謁大姓假貸。闈人不爲通。捧刺危坐俟命。主人晝寢。夢黑龍蟠戶外。驚寤。出視。則何公在焉。問之曰。五秀何爲至此。以所欲告。主人舉萬錢贈之。且曰。君異日言歸。無問得失。必過我。何試竟。復造其家。館於外廡。迨日暮。執卷徙倚楹間。主人髣髴又見黑龍蜿蜒而下。攀繞庭柱。就視之。則又何公也。心異之。密告何曰。君且大貴。毋相忘。已而何擢第。調台州判官。有術者。能聽物聲。知吉凶。聞譙門鼓角聲。曰。是中有貴人。誰其當之。或意郡守貳。視之不然。凡

閱數日不可意。一日何乘轎出。術者見之曰。此真貴人。角聲之祥。不吾欺也。何後以徽宗皇帝藩邸恩。至宰相。終於太傅。贈清源郡王。

潘君龍異

縉雲富人潘君。少貧。嘗貿易城中。天且暮。值大雨。急避。止道傍人家。不能歸。因丐宿焉。不知其倡居也。倡夜夢黑龍繞門左。旦起視之。正見潘臥簷下。心以爲異。延入。厚禮之。欲與之寢。潘自顧貧甚。方辭。至再三。強之不可。一日醉以酒合焉。自是傾家貲濟之。不問其出入。潘藉以爲商。所至大獲。積財數十百萬。因聘倡以歸。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其家至今爲富室云。

縉雲鬼仙

處州縉雲鬼仙名英華。姿色絕艷。肌膚綽約。如神仙中人。居主簿廨中。建炎間。主簿王傳表弟齊生者。與之相好。交歡如夫婦。簿家亦時見之。以詰齊。齊笑不答。一日與英偶坐。而簿至。英急入帳中。簿求見甚力。英曰。吾容色迴出世人。若見我。必有惑志。子有室家。恐嫌隙遂成。非令弟比。決不可得見也。居無何。簿妻病心痛瀕死。更數醫莫能療。英以藥一劑授齊生云。以飲爾嫂。當有瘳。世間百藥不能起其疾。若不吾信。則死矣。齊先以白簿。簿曰。人有疾而服鬼藥。何耶。妻雖病困。然微聞其言。亟攘藥服之。少頃卽甦。明日而履地。舉室大感異之。踰年齊辭歸。英送至臨安城外。曰。帝城多神明。不可入。將告別。英泣曰。相從之久。不忍語離。觀子異日必死於兵。吾授子一炷香。願謹藏去。脫有難。焚之。吾聞香煙。卽來救子。但天數已定。恐不可免爾。旣別。而齊生從張王軍淮上。與李成戰。竟死。久之。他盜犯縉雲。吏民奔竄。及盜去。堂吏某中奉

者據主簿官舍。簿乃居山間。英至山間。問簿妻何以未反邑。具以告。英曰。吾能去之。盛飾造中奉宅。因稱主簿侍兒。厲聲譙責。忽不見。中奉大恐。急徙出。嘗有部使者至邑。威嚴凜然。官吏重足。正坐廳事。一婦人緩行廡下。歷階。屣而升。訝之。以詢從吏。皆不敢對。會邑官白事。語之曰。諸君婢媵。不爲隄防。乃令得至此。衆以英爲解懼甚。卽日治行。後轉之承廳。承爲所染。沿檄按行經界。英亦同塗。承未幾死。邑令趙道之欲去其害。齋戒數日。將奏上帝。英已知之。語令曰。吾非下鬼比也。若我何。俄齋室振動。合家大小皆病。遂不敢奏。至今猶存。（按英華事別見耆舊續聞齊生作曹生）

宣和宮人

宣和中。有宮人得病。譫語持刃縱橫。不可制。詔寶籙宮法師治之。不效。盡訪京城道術者。皆莫能措手。於是閉之空室。不給食。如是數年。有程道士者。從龍虎山來。或以其名聞。命召之上。曰。切未可啓戶。彼挾刃將傷人。道士請以禁衛數百。執兵仗圍其室。三匝。隔門與之語。且投符使服。宮人笑曰。吾服符多矣。其如子何。遂吞之。已而稍定。曰。此符也得。道士遂啓門。宮人譁譁不已。然旣爲符所制。不能出道。士以刀劃地爲獄。四角書火字。叱之曰。汝爲何鬼所憑。盡以告我。不然。舉輪火焚汝矣。不肯言。取火就四角延燒。始大叫曰。幸少寬我。將吐實。道士爲滅去兩角火。乃言曰。吾亦龍虎山道士。死而爲鬼。凡丹呪法籙。皆素所習。故能解之。不意仙師有真符。今不敢留。願假數日而去。道士怒曰。宮禁中豈宜久此。必速去。卽入奏曰。此鬼若不誅殛。必貽禍他處。非臣不可治。遂縛草爲人。書牒奏天。訖。斬之。宮人卽蘇。

楊大同

楊大同懷州人。未第時。隨兄官下。嘗與兄之小兒。肩輿爲戲。兒已下轎。楊揭簾。見婦人抱幼女坐轎中。大驚異。卽以兄子歸。急出外舍。思所以挑招之策。旋踵間。婦已在臥內。笑曰。在此待子。遂與之狎。問其故。曰。我某家婦。夫行役不歸。累年。以子獨居。故逸而從子。子勿泄。勿娶。我雖久此。外人不能知。自是與同寢食。歷數月。楊顏色日枯悴。兄家疑之。亦嘗聞夜榻人聲。意有淫厲。呼道士以天心六丁符籙治之。婦忽變形。作可畏相。欲殺楊。楊哀鳴懇拜曰。請後不敢。遂如初。少時。自垂泣辭去。曰。我乃爾三生前妻。此女爾女也。爾爲商往他州。顧戀倡女。不知還。我貧困不能自存。攜此女赴井死。訴之帝。帝令天獄口法曰。爾逐利忘家。致妻子死於非命。雖有別善業。當登科。然終不能享。自此十年間。將受報。我以前緣未斷。來尋盟。今數盡當去。亦從此受生矣。出門卽不見。紹興五年。楊登科。再仕爲廣西帥。屬以事至柳州。過靈文廟。廟祝請入謁。楊不可。祝曰。不然。神且譴怒。楊叱之。徑謁太守。飲湯未畢。盞落手而仆。卽死。皆云柳侯所怒。不知其向來事。相距正十年云。

婦人三重齒

鄭公肅右丞（雍）姪某。家於拱州。時京東饑。流民日過門。有婦人塵土其容。而貌頗可取。鄭欲留爲妾。婦人曰。我在此。飢困不能行。必死於此。是得爲婢子幸矣。乃召女僮立券。盡以其當得錢。爲市脂澤衣服。婦人慧而麗。鄭嬖之。凡數月。一夕大雷雨。聞寢門外人呼曰。以向者婦人見還。此是餓死。數不當活。鄭初猶與問答。已而悟其怪。拒不應。旦而念之。欲遣去。又戀戀不忍。計未決。他夜扣門者復至。鄭罵曰。何物怪鬼。敢然。任百計爲之。我終不遣。相持累夕。婦人忽苦齒痛。通夜呻吟。天明視之。已生齒三重。極聲牙可畏。鄭

氏皆懼。卽日遣出。形狀既異。無復有敢取之者。竟死於丐中。會稽唐闕信道。鄭出也。云少時聞母言云然。而失其舅名。

陳昇得官

邵武威果卒。陳昇嗜酒。嘗大醉。感其身世微賤。歎曰。何日脫此厄。少頃如夢非夢。有人告曰。明日爲官人。何歎也。昇明且醒。能憶其語。曰。鬼神戲我如此。我何從得官。其日薄暮。欲至軍校之舍。聞一卒與軍校耳語。卒旣出。昇隨其後。與俱至酒家飲。又與之錢。稍醉。問之曰。爾適告管營何事。卒具以語之。曰。營中某人等謀亂。欲以夜半燒譙門。伺太守出救火。卽殺之爲變。昇亟與之同謁軍校。三人偕列名走告於郡。郡守亟召兵官。密將他營兵。如狀中人數捕之。皆獲。獄具悉斬之。告者皆得官。昇爲承信郎。時紹興十三年。

建德妖鬼

祁門汪氏子。自番陽如池州。欲宿建德縣。未至一舍間。過親故居。留與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乘馬行。遂迷失道。與從者不復相值。深入支徑榛莽中。日且曠黑。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深山古廟中。反縛於柱。數人皆焚香酌酒。拜神像前。有自得之色。禱曰。請大王自取。乃扃廟門而去。汪始知其殺人祭鬼。悲懼不自勝。平時習大悲呪。至是但默誦乞靈而已。中夜大風雨。林木振動。聲如雷吼。門軋然豁開。有物從外入。目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大蟒也。奮迅張口。欲趨就汪。汪戰栗誦呪愈苦。蛇相去丈餘。若有礙其前。退而復進者三。弭首徑出。天欲曉。外人鼓簫以來。欲飲神胙。見汪依然。大駭。問故。具以事語之。相顧曰。此官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解縛謝之。送出官道。戒勿敢言。汪旣脫。竟不能窮其盜。

晁安宅妻

鄧州晁氏大族也。相傳云。自漢以來。居南陽。劉先主嘗從貸錢數萬緡。諸葛孔明作保。立券猶存其家。建炎二年。鄧殘於胡兵。或俘或死。晁氏男女數百人。皆囚以北。至汾州青灰山。爲紅巾邵伯邀擊。盡失所掠。而去。晁安宅之妻某氏。并其女及乳母。皆爲邵之黨王生所得。張丞相宣撫陝蜀。邵舉軍來降。王生爲右軍小將。與晁婦同處於閩中。閩有靈顯王廟。婦與乳嫗。以月二日往焚香。嫗視道上一丐者病。以敝紙自蔽。形容甚悴。諦觀之。以告婦曰。有丐者。絕類吾十一郎。遣詢其鄉里。姓行果安宅也。婦色不動。令嫗持金釵與之。約十六日復會。且戒無易服。及期相見。又與金二兩。曰。以其半詣宣撫司投牒。其半買舟置某所。以待我。安宅旣通訴。宣撫下軍吏逮王生。會王出獵。婦攜己所有直千緡。與嫗及女。赴安宅舟。順流而下。王生家貲巨萬。一錢不取也。王晚歸。不見其妻。而追牒又至。視室中之藏。皆在。喟然曰。素聞渠爲晁家婦。今往從其夫。理之常也。了不以介意。晁氏夫婦離而復合如初。婦人不忘故夫於丐中。求之古烈女可也。惜逸其姓氏。王雖武夫。蓋亦知義理可喜者。

虵王三

方城民王三。善捕虵。每至人門。則能知其家虵多少。見在某處。有爲害者。取食之。人目爲虵王三。方城令得一虵。召之使食。爲爪所傷。抉二齒。近村民苦毒蟒。出沒爲害。釀金十萬。命王作法以捕。王畫地爲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虵。越一溝卽死。極不過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爲所噬矣。旣而虵徑前無所畏。欲就王。王甚窘。亟脫袴中裂之。虵分爲兩死焉。嘗適麥陂村。謂富室曰。君家有巨黑虵。方旺財。不宜取。富室欲驗其

言強使取之。王書片紙命其人投於廚後牆左角小穴。呼曰：「蛇王三喚汝，卽急走，勿反顧，恐傷汝。」其人不信，投紙畢，少留觀之，則巨黑蛇已出，其人驚仆。蛇從旁徑出，至王所，王袖之而行。其家自是果破，予婦家居麥陂，數呼之至，建炎盜起，不知所終，或以爲蛇精云。

辛中丞

辛企李次膺，紹興八年，自右正言出爲湖南提刑，舟到武昌，大將岳飛來江亭通謁。辛以道上不見賓客，爲解岳不肯去，良久不獲已見之，卽欲以明日具食，殊懇切不得辭。旣宴，酒三行，延辛入小閣，盡出平生所被宸翰，凡數百紙，具言眷遇之渥。執辛手曰：「前夕夢爲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驚寤，遍體流汗，方疑懼不敢以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爲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之。辛悚然不知所對，纔罷酒，卽解維。後數年，飛罷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時相意，告其謀叛，繫大理獄。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壽（鑄）治其事，方悟昨夢，乃新中丞也。何公後辭避不就，乃以付万俟卨相云。

豬精

紹興十年春，樂平人馬元益赴大理寺監門，與婢意奴俱行。至上饒道中，同謁一神祠，丐福。是歲六月，婢夢與馬至所謁祠下，有親事官數輩傳呼曰：「大卿請指前高樓云。」大卿在彼宰豬爲慶會，召寮屬。明日，馬以語寺卿周三畏，意建亥之月當有遷陟。明年冬，寺中作制院鞠岳飛，遇夜，周卿往往閒行至鞠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駭卻步。此物徐行往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周謂獄成當有恩渥，旣而聞岳之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游徼，有舒翁

者善相人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君乃豬精也精靈在人閒必有異事它日當爲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位在三公然豬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岳笑不以爲然至是方驗

衛達可再生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爲官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它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一秤橫前兩首皆有杵吏舉簿寘東杵杵重壓至地地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筍大吏持下寘西杵杵亦壓地而東杵高舉向空大風歛起捲其紙蔽天如鳥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有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卽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稿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尙書

車四道人

蔡元長初登第。爲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它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托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勿告言。蔡意其姦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顧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輾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何由可耐。欲就牀擒之。或曰。恐并損牀。外人帝必怒。吾屬且獲罪。蔡大恐。起坐呼衆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擲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興謝曰。某乃車四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三次矣。自此無所患。公當貴窮人爵。吾是以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藥。能化紙爲鐵。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之乎。蔡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它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唯以其說傳中。子脩。蔡死。脩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爲象郡守云然。

碧瀾堂

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貴可販。或云某處乏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一日晝來。曰。來日貴客至。宜善待之。其家夙戒子弟奴僕。數輩候門。盡日無來者。將闔門。而一丐者至。卽延以入。爲具沐浴更衣。丐者雖喜過望。而懼其家或事神殺己。懇請曰。雖乞丐至賤。亦惜微命。幸貸其死。主人告以昨日之故。丐者曰。若然。幸復致禱。將得自詢之。始焚香而神至。書九字於紙上。曰。

吁。君忘碧瀾堂之事乎。丐者觀之。則悶絕。久之。方蘇。泣而言。少年時。本富家子。與一娼。有終身之約。憚父母不容。遂挾以竄。已而窳窮日甚。又慮事敗。因至吳興。游碧瀾堂。乘醉推娼入水。遂亡命行丐。今公家所致。蓋其冤也。言已復泣。其家贈以數百金。遣去。自是不復事神云。

升平坊官舍

洪州升平坊一官舍。多怪。紹興二十一年。空無人居。有鬻冠珥者。過後門。二婦人呼之入。徧閱所貨物。買二冠。先償半直。會自大門取餘金。鬻者信之。至前候伺。守舍老兵扣其故。具以告。兵曰。此空室耳。安得有所謂婦人者。率與俱入。堂宇凝塵如積。二冠高掛壁間。始悟爲鬼。出視所償錢。亦無有矣。又一年。予族弟燿。爲江西漕屬居之。其姪城。夜被酒如廁。見桃樹下人。白髮鬚髻。身甚大。箕踞而坐。城方醉。不問。及從廁還。尙如故。漸近漸小。僅高數寸。叱之乃滅。

晏氏媪

晏元獻家老乳媪燕氏。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挾持。苦乏使耳。其家爲畫二婦人。焚之。復夢曰。賜我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感異。囑匠者。厚以紙爲骨。且繪二美婢。它日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塚歸。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得取媪侍女。曰。亦已來矣。曰。然則當爲辦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者。媪姪也。素不檢。自媪死。不復聞其在。亡。遣詢之。果已死。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夢。而得二老婢云。

鄭峻妻

鄭峻字敏叔。福州人。寶文閣待制閔中之子也。先娶王氏。生一女秦娘。王氏且死。執夫手囑之曰。切勿再娶。善爲我視秦娘。既卒。鄭買妾以居。久之。京師有滕氏女。將適人。鄭聞其美。乃背約納幣。一日將趨朝。尙未起。見王氏入其室。自取兀子坐牀畔。以手掛帳。拊鄭與語。死生契闊。且問再娶之故。鄭曰。家事付一妾。殊不理。不免爲是。王曰。旣已成約。吾復何言。若能撫養秦娘。如我在時。亦何害。吾不復措意矣。又語過去。它事甚悉。忽曰。盛寵已來。呼君當上馬矣。遂去。鄭急問之曰。何時當再會。曰。更十年。於江上舟中相見。鄭明日與其弟語。悲歎不樂。然卒婚滕氏。建炎初。自提舉湖南茶鹽罷官。買巨杉數千枚。如維揚。時方營行。在官府。木價踴貴。獲息十倍。未幾。金虜犯揚州。人多竄徙。鄭以錢爲累。戀戀不肯去。乃謀買舟泛江而下。而江中舟如織。不得前。又聞寇已至。急復入城。買金百餘兩。纔出門。胡騎已在後。鄭乘馬馳去。一騎自後射之。鄭回顧曰。我鄭提舉也。不可害我。騎知其官人。追及之。投以刀。卽墜馬。騎取金而返。鄭創甚。困臥草間。僕走視之。已不可救。兩日死。鄭無子。去王氏所言正十年。

化成寺

沈持要爲江州彭澤丞。紹興二十四年六月。被檄往臨江。過湖口縣六十里。宿於化成寺。已就客館。至夜訪主僧。僧留止丈室。別榻。方談客館之怪。曰。舊有旅襯在房中。去年一客投宿。望棺中有光。頗駭。起坐。凝思諦觀。覺光中如人動作狀。愈恐。所居鄰佛殿。客度且急。則當開門徑趨殿上。方啓帳。伸首次。棺中之鬼亦揭棺伸首。客下一足。鬼亦下一足。客復收足。鬼亦然。如是數四。客惶駭。知不可留。急走出。鬼起逐之。客

入殿環走。且大呼乞救。羣僧共赴之。未至。客氣乏仆地。幾爲所及。鬼忽與殿柱相值。有聲鏗然。遂寂無所聞。僧至扶客起。就視其物。則枯骨縱橫碎於地矣。它日死者之家來。疑寺中人發其柩。訟於官。數月乃得解。

土偶胎

仙井監超覺寺九子母堂。在山巔。一行者姓黃。主給香火。顧土偶中乳婢。乳垂於外。悅之。每至必摩拊。咨惜。一旦偶人目動。遂起行。攜手入屏後狎昵。自是日以爲常。累月矣。積以臥病。猶自力登山不已。主僧陰伺之。至半山。卽有婦人迎笑。明日尾其後。婦人復至。以拄杖擊之。鏗然仆地。於碎土中得一兒胎。如數月孕者。令行者取歸。暴爲屑。和藥以食。遂愈。

永康娼女

永康軍有娼女。謁靈顯王廟。見門外馬卒。頎然而長。容狀偉碩。兩股文繡飛動。諦觀慕之。眷戀不能去。至暮。家人強挽以歸。如有所失。意忽忽不樂。過一夕。有客至求宿。其儀觀與所慕丈夫等。娼喜不勝。情自以爲得客。晚其人遲明卽去。黃昏復來。留連數宿。忽泣曰。我實非人。乃廟中廐卒也。以爾悅我。故犯禁相就。屢不赴夜。直爲主者所糾。得罪。明日當杖脊流配。至時過爾家門。幸多買紙錢贈我。娼亦許之。如期。此卒荷鐵校。血流滿體。刺面曰。配某處。二健卒隨之。過辭娼家。娼設奠焚錢。哭而送之。他日詣廟。偶人仆地矣。

解三娘

興州後軍統領趙豐。紹興二十七年春。以帥檄按兵諸郡。次果州。館於南充驛。命吏置榻中堂。驛人前白。

曰。是堂有怪。夜必聞哭聲。常時賓客至此。多避不敢就。但舍於廳之西閣。豐笑曰。吾豈畏鬼者耶。竟寢堂上。至夜間。哭聲從外來。若有物直赴寢所。豐曰。汝豈有冤欲言者乎。言之。吾爲汝直。否則亟去。頃之又來。羣從者皆聞履聲。趾趾然。明日以語太守王中孚。王以爲妄也。是夕赴郡宴。夜歸。方酒酣。未得寐。倚胡牀以憩。一女子散髮在前立。曰。妾乃解通判女三娘者也。名蓮奴。本中原人。遭亂入蜀。失身於秦司茶馬李恣戶部家。實居此館。李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紹京。以妾爲媵。不幸以姿貌見私於馬君。李氏告其父。杖妾至死。氣猶未絕。卽命掘大窖。倒下妾屍。瘞之。今三十年矣。幸將軍哀我。使得受生。豐曰。汝死許久。士大夫日日過此。何不早自直。曰。遺體思葬。未嘗須臾忘。是間有神司守。不許數出。十年前。妾夜哭出訴。地神告曰。後有趙將軍來此。是汝冤。獲伸之時。日夜望將軍至。故敢以請。豐曰。果如是。吾當念之。女謝去。遣人隨視之。至堂外牆下。沒不見。明日召僧爲誦佛書。作薦事。遂行。晚至潼川之東關縣。止縣驛。女子復在前。已束髮爲高髻。豐曰。吾旣爲汝作佛事。何爲相逐。曰。將軍之賜。固已大矣。但白骨尙在堂外牆下。非將軍誰爲出之。豐曰。吾爲客。又已去彼。豈能爲汝出力。胡不訴於郡守王郎中。曰。非不知也。戟門有神。明詎容輒入。然妾之冤。非王郎中不能理。非將軍爲地。何以達於王郎中乎。妾骨不出。則妾不得生。使妾骨獲出而得生。在將軍一言宛轉間耳。豐又許之。再具其事。走介白王守。王乃訪昔時李戶部所使從卒。獨有譚詠一人在。委詠訪其骨。詠率十數兵來牆下。發土求之。凡兩日。迷不得所在。詠致一巫母問之。巫自稱聖婆。口作鬼語。呼詠責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真忘所在耶。今發土處卽是。但尙淺耳。當時倒下我。蓋以木床。木今尙在。若得木骨卽隨之。頂骨最在下。千萬爲我必取。我不得頂骨。不可生。詠驚怖伏狀。又

明日果得屍郡爲徙葬於高原。時紹京爲渠州鄰水尉。未幾就調普州推官。見解氏來說當日事。紹京繼踵亦卒。關壽卿（耆孫）初赴教官。適館於此。嘗爲作記。虞井甫爲渠州守。紹京正作尉云。

峽山松

廣州清遠縣之東峽山寺。山川盤紆。林木茂盛。有古飛來殿。殿西南十步許。大松傍崖而生。婆娑偃蓋。大觀元年十月。南昌人皇城使錢師愈。罷廣府兵官北還。艤舟寺下。從者斧松根取脂照夜。明年殿直錢吉老自廣如連州。過寺夢一叟鬢鬢皤然。面有愁色。曰吾居此三百年。不幸值公之宗人。不能戢從者。至斧吾膝以代燭。使我至今血流。公能爲白方丈老師。出毫髮力補治。庶幾盲風發作。無動搖之患。得終天年。爲賜大矣。吉老問其姓氏。及所居。曰吾非圓首方足。乃植物中含靈性者。飛來之西南。卽所處也。幸無忘吉老。覺疑其松也。以神異彰灼。須寺啓關。將入告。時曉鐘未鳴。復甘寢。至明則舟人解繚已數里。悵然不能忘。過滄光。以語令建安彭錄。政和二年。錄解官如廣府。過寺卽以吉老言訪之。果見巨松。去根盈尺。皮膚傷剝。膏液流注不止。蓋七年矣。乃白主僧和土以補之。圍大竹護其外。曲江人胡愈作松夢記述其事。予嘗往來是寺。松至今猶存。

楊靖償寃

臨安人楊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爲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饋三台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費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爲游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遇諸宿泗間。子畏父責。

己乃曰。所獻物皆爲陳六所賣。兒幾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答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呼萬歲。得釋。還至舟。謂其妻曰。楊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鈐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當留使院中。時宣和七年也。是歲四月某日。靖在僉廳。有綱船挽卒。醉相毆。破鼻出血。突入漕臺。紛紛間。靖矍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屏後。遂仆地。舁歸家。卽臥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有僧。能以穢跡法治鬼。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梢工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爲楊大夫所殺。赴愬於東嶽。嶽帝命自持牒追逮。經年不得近。復還白帝怒。立遣再來。云。楊靖不至。汝無庸歸。今又歲餘矣。公門多神明。久見壅遏。前日數人被血入土地。輩皆驚避。乘間而進。乃得至此。僧諭之曰。汝他生與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吾令楊氏飯萬僧。營大水陸齋。薦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疇昔之來。苟聞和尙此語。欣然去矣。今已貽怒主者。懼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曰。事已爾。姑爲啓鑰。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乃拔鎖。靖卽起如平常。然與僧纔異處。則復昏困。數日死。富陽人吳興舉。舊爲吾家僕。親見靖病及其死云。

乘氏疑獄

興仁府乘氏縣豪家傅氏子。歲販羅綺於棣州。因與一倡狎。累年矣。嫗獨不樂。禁止之。倡忿怨。自絞死。傅子不知也。一旦遇之於乘氏。曰。我爲養母所虐。不可活。訟於官。得爲良人。脫身來相就。君能納我乎。傅子喜。慮妻妬不容。爲築室於外。明年復往棣州。詢舊游。息耗聞其死甚駭。然牽於愛。溺於色。迷不省。口語藉

藉妻始得知之。懼其夫以鬼死也。傳有弟。頗壯勇。與嫂謀。刻日欲殺之。具酒殺。使夜飲。而伺於外。傳坐室中。東偏。婦人居西。坐已定。弟挾刃徑趨西邊。且至。手誤觸燈滅。暗中刺刃而出。暨燭至。則傳子流血洞腋死矣。婦人無所見。縣捕兩人下獄。劾以殺夫及兄。且鞫姦狀。期年不得情。任信孺（古）與諸傳往來。親見其事。府以爲疑獄。上諸朝。時宣和七年矣。會京師多故。不暇報。竟不知爲如何也。

李舒長僕

福州寧德人李舒長。字季長。政和初。偕鄉里五人。補試京師。共雇一僕。曰陳四。僕愿而朴。多遲鈍。不及事。四人者。日日訶責。惟李不然。且時與酒錢慰恤之。既至京。四人皆中春選。李獨遭黜。及秋。始入學。而僕謝去。又二年。李謁告。至保康門內。聞有再呼李十一。祕校者。回顧則陳四也。邀李詣食肆。食畢。李亟欲去。陳問故。李比日窘索。謀鬻少物耳。陳遺以銀一笏。曰。姑用之。不必外求也。越數日。又遇於馬行市中。邀飲於莊樓。告李曰。觀郎之分。不應登第。若學道當有所得。李曰。我不遠數千里游學。須得一官歸。爲父母榮。何謂學道。且汝僕隸也。何從知之。陳曰。自前歲別後。隨一道人。給薪水。道人攜我先入崆峒山。授以要法。且使我物色求人。我告以公平生所爲。頗有意。今能同一往否。因口授養生旨訣。皆簡易徑妙。然李卒不肯從。復出銀一笏與之。遂去。絕不再覩。李自是亦無意於世。以表兄余承相（深）恩。補官。隱居不仕。嘗游縣之支提山。謁天冠千佛。行深山中。奏溷。無水盥手。方折草撻莎。一人在傍。持銅槃盛水以奉之。又執布巾以進。見其手青色。面亦然。不覺顧之笑。青面者亦笑。已而隱不見。蓋山靈所爲也。

天津丐者

王樓者。邵武人。赴調京師。過天津橋。遇丐者爲人毆擊甚苦。王問之。曰。負錢五百。久不償我。王惻然。爲以囊中錢代償而去。他日復至橋上。丐者探懷取一餅餉之。王惡其衣服垢膩。鼻涕垂頤。謝不取。他日又見拉王訪其家。家乃委巷窮閭。敗席障門。亦具酒果爲禮。王復不食。旣得官南還。行汴堤上。大風雨作。跣步不可前。望道間小旗亭。亟下車少駐。主人出迎。審其貌。則向丐者也。相見良悅。酌杯酒以進。王念曩日穢污。終不肯飲。其人曰。天氣苦寒。非酒無以禦。公強爲我釀此。再三持勸。訖不濡吻。其人殊怏怏。乃包果實數種爲贈。曰。姑以是別。王不忍重違。勉受之。上車數步。欲授其僕。覺甚重。啓視之。桃李石榴。皆黃金也。方悟爲異人。大痛恨。以手擣雙目而哭。丐者又至。曰。此自官人無仙骨耳。去此二十年。當再訪公。勿恨也。指顧問。酒家與人皆不見。後二十年。以餌丹砂。疽發背死。

毛烈陰獄

瀘州合江縣趙市村民毛烈。以不義起富。他人有善田宅。輒百計謀之。必得乃已。昌州人陳祈。與烈善。祈有弟三人。皆少慮。弟壯而析其產也。則悉舉田質於烈。累錢數千緡。其母死。但以見田分爲四。於是載錢詣毛氏。贖所質。烈受錢。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曰。得一紙書爲證。足矣。烈曰。君與我待是耶。祈信之。後數日往。則烈避不出。祈訟於縣。縣吏受烈賄。曰。官用文書耳。安得交易錢數千緡。而無券者。吾且言之。令令決獄。果如吏旨。祈以誣罔受杖。訴於州。於轉運使。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詛於社。夢與神遇。告之曰。此非吾所能辦。盍往禱東嶽行宮。當如汝請。旣至殿上。於幡帷蔽映之中。屑然若有言曰。夜間來。祈急趨出。迨夜復入拜謁。置狀於几上。又聞有語曰。出去。遂退。時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也。如是三日。烈在門內黃

衣人直入。摔其胷。毆之。奔迸得脫。至家死。又三日。牙僧一僧死。一奴爲左者亦死。最後祈亦死。少焉復蘇。謂家人曰。吾往對毛張大事。卽烈也。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斂也。祈入陰府。追者引烈及僧參對。烈猶以無償錢券爲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唯此耳。安用券。取業鏡照之。覩烈夫婦並受祈錢狀。曰。信矣。引入大庭下。兵衛甚盛。其上袞冕人。怒叱吏。械烈。烈懼。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直。已黜官。若干吏受賕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遂赴獄。且行。泣謂祈曰。吾還無日。爲語吾妻。多作佛果救我。君元券在某櫃中。又吾平生以詐得人田。凡十有三契。皆在室中。錢積下。幸呼十三家人併償之。以減罪。主者又命引僧前。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預知也。與祈俱得釋。旣出。經聚落屋室。大抵皆圉圉。送者指曰。此治殺降者。不孝者。巫祝淫祠者。逋誑佛事者。其類甚衆。自周秦以來。貴賤華夷。悉治不擇也。又謂祈曰。子來七日矣。可急歸。遂抵其家而寤。遣子視縣吏。則其廬焚矣。視其僧。茶毗已三日。往毛氏述其事。其子如父言。取券還之。是夕僧來。擊毛氏門。罵曰。我坐汝父之故。被逮得還。而身已焚。將何以處我。毛氏曰。業已至此。惟有爲作佛事耳。僧曰。我未合死。鬼錄所不受。又不可爲人。雖得冥福。無用也。俟此世數盡。方別受生。今只守爾門。不可去矣。自是每夕必至。久之其聲漸遠。曰。以爾作福。我稍退舍。然終無生理也。後數年。毛氏衰替始已。

誤入陰府

李成季（昭玘）少時得熱疾。數日不汗。煩躁不可耐。自念若脫枕席。庶入清涼之境。便覺騰上帳頂。又念此未爲快。若出門。當更軒暢。卽隨想躍出。信步游行。歷曠野。意殊自適。俄抵一大城郭。塵市邑屋。如人

間州郡。李容與街中。有舊識販繒媪。死已久矣。遇李。驚曰。何爲至此。此陰府也。李懼。求救。媪曰。我無能爲也。幸常販繒。出入右判官家。試爲扣之。乃相隨至其門。止李於外。曰。勿妄動。捨此一步。則眞死矣。媪入。移時喜而出。曰。事濟矣。但當更與左判官議。乃可。俄聞索馬之聲。暨出。乃綠衣少年。媪呼李尾其後。至所謂左判官之舍。緋衣人出迎。綠衣曰。適有陽間人游魂至此。須遣人送還。緋衣曰。誰令渠自來。旣至矣。又非此間。追呼。何必遣。李側耳傾聽。益恐。綠衣曰。試爲檢籍。恐或有官祿。再三言之。緋衣始持不可。不得已。命吏取籍至。吏讀曰。李昭玘。位至起居舍人。綠衣咤曰。如何如何。渠合有許大官職。擅留之得否。緋衣頗慚。乃相與作符共押之用。印畢。授一小鬼。使送李。李重謝媪。始行。有問者。卽示以符。小鬼瘡瘍滿頭。膿血腥穢。歌呼不絕聲。每數十步。輒稱足痛而坐。哀祈之。乃行。前至曠野。曰。我只當至此。還汝符。擲之於地。李俯欲拾。蹶而寤。蓋昏然瞑臥經日矣。自是李氏春秋設媪位祠之。果終於右史。

沈持要登科

沈持要。樞。湖州安吉人。紹興十四年。婦兄范彥輝。監登聞鼓院。邀赴國子監秋試。旣至。則有旨。唯同族親。乃得試。異姓無預也。范氏親戚。有欲借助於沈者。欲令冒臨安戶籍。爲流寓。當召保官。其費二萬五千。沈不可。范氏挽留之。爲共出錢。以集事。約已定。沈殊不樂。而湖州當以八月十五日引試。時相去纔二日耳。雖欲還。亦無及。是日晚。忽見室中。長人數十。皆如神祇。叱之曰。此非爾所居。宜速去。不然。將殺汝。沈驚怖得疾。急遣僕者買舟歸。行至河濱。見小舟呼舟人平章之曰。我安吉人。販米至此。官方需船。不敢歸。若得一官人。當不取其僦直。然所欲載何人也。曰。沈秀才。復詢其居。曰。吾隣也。雖病不可不載。卽率舟中。

人共昇以登薄暮出門疾已脫然如失。十六日早抵吳興城下見白袍紛紛來問之云。昨日已入舉場而試卷遇暴雨多沾漬須易之移十七日矣。沈遂得趁試所親者來賀曰。徙日之事特爲君設耳。試罷且揭榜。夢大雷震而覺。出庭中視之。月星粲然。心以爲惑。欲決之蓍龜。遲明有占軌革者。過門筮之得震卦。畫一婦人病臥牀上。一人趨而前。旁書奔字。其詞有龍化之語。占者曰。公占文書甚吉。但家內常有陰人病。然無傷也。卜者出報榜人已至。姓名曰賁勝（音奔）沈中魁選及還家。妻果臥疾。明年赴省以范爲考官。避入別院。一之日試經義。且出有廂部邏者。守之不去。時挾書假手之禁甚嚴。沈頗訝其相物色。曰何爲者。曰見君篋中一二燭甚佳。非湖州者邪。若無用。幸見與沈悉以與之。次日試詩賦。其人又來曰。適詣謄錄所見主司抄一試卷。至於五六絕類君所書。必高捷。今夕勿遽畢。吾已設一次於戶外矣。沈意其欲得燭。又以贈之。受而還其一。曰請君留此以自照。三年一來不可不致詳也。晚出中門。引手招就坐。設一几。四顧無人。沈欲納卷出。挽使再讀。至家藏孝經詩。乃覺誤押兩方字。亟更焉。明日入訪之。了不復見。始驗神人以其誤。委曲爲地也。是年遂擢第。蓋旅中所見鄰人擊舟雨污試卷。軌革之卜。邏者之言。皆有默相之者異哉。

木先生

汪致道（叔詹）徽州歙人。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師中宴集。最後至。漕使鄂守先在。與田弈碁。道人木先生者亦坐於旁。見汪揖曰。久別健否。汪愕曰。相與昧平生。何言久別。道人曰。公已爲貴人。忘之耶。獨不記宣州道店談牛奇章事乎。矍然起謝。道人去。汪謂諸客曰。崇寧五年初

登第得宣州教授。以冬月單車之官，投宿小村。邸唯一室，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大雨不可前，不得已推戶徑入。曰：「值暮至此，與公同此室可乎？」秀才方踞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會讀唐書否？」某慍曰：「某雖寡學，寧鄙陋至是。」又笑曰：「記得牛僧孺傳否？」某不答。秀才曰：「吾言無他，公乃僧孺後身。前生爲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祿多在彼土矣。」某異其語，疑爲相師，問其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崇寧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扣之不肯言，終夕相對論文而已。至曉而去，不復再見。適觀道人之貌，蓋雍君也。風采與五十年前不少異。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歎。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爲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莫，往來漢沔間，見人唯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爲異人者。沈道原（濬）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入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爲姓。」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爲郎官，其鄰士甚貧，以教授爲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爲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十數里之某村，有祀享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凋零如此。今田故在，但爲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以餬口矣。既覺，未敢遽往。昨夕復夢，頗見譙責。某謝曰：「自少孤苦，不省先壠所在，與墓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券，何以能取？」祖曰：「汝言大有理，此田嘗有碑具載，今爲守者瘞於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以再夢之驗，故以今日往，得大墓園，良是。而荒穢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拜掃，故至此。問田所在，謾云無之。令取碑爲證。」曰：「不知所在矣。」命鋤鍤斷地，果於近門草間尺許得之。守者驚懼，慚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爲豪右吞并者。今當訟於開封。

乞正之。希亮大異其事。爲贊於府官。盡得其田。居數月。復謂希亮曰。夜夢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時佐命。有來爲相者。以汝屬之。渠當不忘舊好也。未幾。鄭達夫拜相。首乞甄錄創業勳臣之裔。於是例得一官。

俠婦人

董國慶。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往來。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是三年。獲利愈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闕滋久。消息不通。居閑戚戚。意緒終不聊賴。妾數問故。董嬖愛已甚。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處鄉里。身獨漂泊。茫無還期。每一深念。幾心折欲死。妾曰。如是不早告我。我有兄。喜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估客。長身而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見。叙姻連。留飲至夜。妾始言前日事。以屬客。是時虜下令。宋官亡命。許自言。匿不自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疑兩人欲圖己。大悔懼。乃抵曰。無之。客奮髯怒。且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若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縛君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衲袍。以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反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爲饋。宜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毋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

且慮鄰里覺。卽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董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備。茫不知所爲。而舟中人奉視甚謹。具食食之。特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上。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別時語。力拒之。客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袍。客駭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董至家。母妻與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俾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旣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與尉踰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爲追叙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數月卒。秦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宣教郎特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年三月云。

羊冤

吳道夫說。其妻族弟。爲淮西一邑主簿。邑陋甚。無人屠羊。簿與令尉議。共醢金買諸旁郡。字養之。非祭祀。及大賓客。與公家所當用。勿得以私意殺。約已定。久之。簿妻妹自遠來。相見喜甚。買酒款曲。倉卒無以具饌。輒烹一羊。酒罷。二婦人同宿。簿獨寢外舍。且五更。聞羊鳴牀下。其聲怒而哀。拊牀驚之。不止。少選登牀。以角觸簿。且齧。且罵。作人言曰。買羊待用。爾之謀也。與衆爲誓。而首背之。我某日當祭社。乃死。今遽殺我。不義。必償我命。乃可。簿曰。是我之罪。不敢逃。姑容入室。別妻子。且囑後事可乎。羊曰。當爾殺我。肯少貸邪。簿亟入。扣寢門呼妻。妻方與妹酣寢。寂不應。簿曰。我以冤督死甚急。故欲與爾別。忍不相應。我死矣。爾勿得嫁。否則當爲厲。以報爾。妻驚覺。啓門。則其夫已臥血中死。直宿小史云。但見簿說爭時事。無所覩也。妻尙少。父母欲嫁之。每媒氏至。必夢故夫責己。竟守志焉。

蔣教授

永嘉人蔣教授。紹興二年登科。得處州縉雲主簿。再調信州教授。還鄉待次。未至家百里。行山中。聞嶺上二人哭聲絕悲。至則一叟挾雙鬢女子。攔道哭。蔣憐然問其故。叟曰。從軍二十年。方得自便。不幸遇盜。挈我告身去。將往吏部料理。非五十萬錢不可辦。甚愛此女。今割愛鬻之。行有日矣。故哭不忍捨。蔣曰。以我囊中物與叟。少緩此計。何如。卽舉餘裝贈之。纔直十萬。叟曰。感君高義。然顧亡益也。蔣曰。叟不見疑。當以女寄我歸。叟姑持此錢往臨安。事若不濟。還吾家取之。吾善視叟女。非敢以爲姬妾。勿憂也。叟謝曰。諾。約明年暮春再相見。以女授蔣。拭淚而別。蔣下車。載女。自策杖踵其後。將至家。寘女外館。獨入見母妻。周氏迎謂曰。聞有隨車人。今安在。蔣以實告。妻曰。然則美事也。共成之。何害。使人喚女歸。蔣母柯氏愛之。如己子。夜則與同寢處。女間至外舍與蔣戲。或相調謔。方初見時。猶常常女子。至是顏色日豔。嫣然美好矣。一夕醉不自持。遂留與亂。而叟亦絕不至。臨赴官。妻不肯往。曰。自有麗人。何用我。柯夫人亦曰。汝受人託子。而一旦若是。前程事可知矣。吾老當死鄉里。不能隨汝也。蔣力請不能得。竟獨與女之信州。居數月。薄晚呼女櫛髮。女把櫛揮涕不止。問之。不答。咄曰。憶汝父邪。欲去邪。女曰。身非有所悲。悲主君耳。人壽不可料。今數且盡。願急作書報君夫人。蔣怒罵之曰。小兒女子。安得爲不詳語。女曰。事亟矣。過頃刻。便不可爲。吾言不敢妄。願廷下小史。令取筆札。女倉卒收櫛。秉筆強蔣使書。蔣怒且笑曰。所書當云何。曰。但言得暴疾。以今日死。蔣不得已。寫十數字。復問曰。汝那得知。女忽變色厲聲曰。君知縉雲有英華者乎。我是也。拊掌而滅。蔣隨卽仆地死。耳鼻口眼皆血流。小史見一狐。自室中穿牖升屋而去。人皆謂蔣爲義不終至此。

或說蔣初赴縉雲。人語以英華事。蔣曰：必殺之。到官數日。行圃後隙地。得巨井。礮石覆之。意怪處其下。命發視。大白蚓長丈餘。麤若柱。引錐刺其首。蚓卽失去。及信州之死。疑是物云。

承天寺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紹興五年登科。調信州司戶。旣赴官。夢往它郡。游僧舍。勝曰：承天寺。室宇甚壯。了無借居。獨老頭陀出。應客曰：此寺乃本師所建。旣成。以緣事未了。捨之。游方。踰期不還。衆僧亦悉去。惟某僅存。老病無力。不得供洒掃事也。去幾何時。曰：二十七年。何時當來。曰：今歲歸矣。愷時春秋二十七。旣寤。以爲不詳。會是年秋。考試校南康軍。至中途。日薄晚。投宿民家。不肯容。指支徑小曲。曰：是間佛刹頗潔。士大夫來者。多就館。盍過之。行數十步。果得野寺。視其額。則承天也。入門寂然。廊廡殿宇。凝塵如積。徘徊良久。但一人出。相與問答。全如夢中所言。愷戲登禪牀。作長老說法。以爲夢證。已應無他矣。旣而導至上方。啓戶拂榻。凡室中之藏器玩。戒皆歷歷可識。始大惡之。不能留。強宿於旁舍。明晨去之。自爾以來。精爽常鬱鬱。旣入試闈。晝減食。夜忘睡。與同院交際。無復笑語。訝而問之。始告之故。曰：吾恐死。安得有樂趣。同院更出言諭解。莫能得。畢事卽還。抵樂平驛。有道士上謁。曰：吾欲見戶曹君。小史入白。愷拒弗見。道士直入。睨愷曰：急治行。後三日。猶可與家人訣。緩則無及矣。不揖而出。愷愈懼。走信告其家。遂奄奄感疾。越三日。至德興。急招邑令相見。曰：愷見鬼。不暇與君語。路逢狂道士。言當命盡。今日設如其言。以身後事累公。令曰：安有此。君當勞苦成疾。吾歸取酒飲君。同宿於是。勿懼也。令甫上車。愷果死。其兄純。夫在鄉里。自得樂平書。已憂之。是日徒倚門間。望一僧頂暖帽。策杖且來。謂爲庵中人。迎與語。僧不答。以袂蒙面。徑造純夫。

書室就視無人焉。純夫失聲泣。而德興奉愷喪至。以臥轎輿歸。首戴暖帽。則所見僧蓋愷也。

莫小儒人

紹興十五年。許子中叔容。自丹陽還烏墩。舟至奔牛。與前廣州鄭通判。柩船同泊堰下。日且暮。一紫衣吏。自稱林提轄。求見曰。某鄭氏之隸也。主君嬖妾莫氏。本烏墩莫知錄庶女。嫡母不容。方在孕時。逐其母女。生於外舍。既長。遂爲人妾。會正室虛位。實主家事。號小儒人。主君死於南方。一子絕幼。不能歸。賴平江王侍郎（煥）有契好。使人致其柩。欲葺諸境內僧舍。中家貲絕豐。莫氏悉有之。將從此歸其父。聞君居烏墩。幸爲達一書。使來相迎。許曰。諾。行數十里。明日復會。林曰。莫氏願一見君。祈爲先致囊橐。許恐有他嫌。拒弗受。頃之又至曰。書不暇作。但致此意於知錄君足矣。許至家。他日詣知錄君。告其事。驚云。無有也。居數月。許與中表高公儒遇。語及之。高驚曰。君幾墮其計中。乃話所見。初泊舟姑蘇館。亦值林生。其詞略同。末云。莫氏欲歸其父。自念平生不相聞。且失身於人。必不見禮。欲嫁爲人婦。士大夫有所不可。而閭閻市井。又非厥偶。思欲復入大家爲姬侍。其人顏色絕美。隨身資財。可直數千萬。使君頗有意乎。高入謀諸妻。妻慕其貨。許納焉。林曰。欲先見之否。高喜。留飲酒。出立舷外以俟。少時。婦人青衣紅裳。步堤上。令童子以小青蓋障面。腰支綽約。容止閑暇。爲之心醉。林笑曰。頗當君意否。然此良家子。難立券。君當稍致幣帛。如聘禮。乃可。卽以綵一束授之。及暮而來曰。約定矣。今悉舉橐中物置君舟。明日相見於某寺。然後成禮。話未訖。負十餘篋來。皆金珠犀象。沈麝之屬。及期。林導高入寺。至一室。戶外望簾間。數女子笑語。紅裳者在焉。顧見外人。皆反走。林曰。君少止。吾當先告語之。入半日許。悄無復命。堂下誦經僧。訝高久立。來問故。具

以所見言。僧曰：山寺冷落，安得有此高僧？以為妄厲聲咄之。老僧自室中出，歎曰：必此怪也。比頻有所覩，引入視，則藏院後列殯宮十餘所，皆出木牌書主名，有曰：小孺人莫氏。最後曰：提轄林承信。方震駭走出，僕人奔報舟且沒，繼一僕云：舟幸無恙，而所寄之物皆非矣。遽視之，犀象香藥盡白，黑紙錢灰，所謂金珠器皿，蓋燭骸獸骨馬牛糞也。二人所遇如此，高僅得脫耳。

陽大明

南安軍南康縣民陽大明，葬父於黃公坑山下，結廬墓側，所養白鷄，為狸捕去，藏之石穴。次夕，大雷震，石粉碎，狸死焉。人以為孝感，有道人至廬，所見之，歎其純孝，指架上道服曰：以是與我，當有以奉報。大明與之無靳色。道人解腰間小瓢，貯衣其中，瓢口甚窄，而衣入無礙。俄取案間小黑石，拊摩之，噓呵良久，則成紫金矣。又變藥末為圓劑，以授大明。明謝曰：身居貧約，且在父喪，不敢覬富壽也。道人益奇之，復探瓢取道服還之，曰：聊試君耳。題詩椽間曰：陽君真確士，孝行動穹壤。皇上憐其艱，七夕遣回往。遂巡藥頑石，遺子為饋享。子既不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青雲看反掌。遂別去。鄉人聞者，競觀之。題處去地幾丈許，始以淡墨書。既而墨色粲發，字體飛動，皆疑其人仙者云。時紹興十三年也。里胥以事聞於縣，縣令李能一白郡守，上諸朝。明年，詔賜帛十匹，令長吏以歲時存問之。其事具起居注。

王通直祠

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史招承簿。

尉丞簿尉至錄事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爲其近怪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其人忿且懼遂賂庖人冥毒前日食餅半卽覺之蒼黃歸舍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啟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匠發之舉體皆潰爛爲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并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不欲正刑密斃之於獄邑中令爲立廟曰王通直祠云

趙士藻

趙士藻紹興中權廣東東南道稅官旣罷與同官劉令孫尉共買舟泛海如臨安士藻挈妻子已下凡六人俱初抵廣利王廟下舟人言法當具牲酒奠謁藻欲往而令尉者持不可是夕藻夢與二人入廟中王震怒責之曰汝曹爲士大夫當知去就大凡過一郡一邑猶有地主之敬今欲航巨浸而傲我不謁豈禮也哉藻言初心願展謁之意王捨之顧左右執二人斬首少焉吏以銀杵盛二豬頭至前血淋漓屬地藻驚悟視令尉則亦起坐意甚恐怖告以夢夢協而二人皆生於亥云明日三人同詣廟拜謁謝罪藻獨禱於神問去留之計盃琖曰吉乃歸舟至夜令尉同榻寢有蛇如箸大徑其腹以過自三更幾達明乃絕旦而視其下一物蜿蜒蟠繞如數百丈索留半日乃不見皆大駭然業已辦行不暇止是晚海中火光如電掣舟人大懼急入一瀾浦中巨浪隨至須臾舟已溺藻立近舷外虞候挾之登船取佩刀斷纜僅得至岸入一寺中謂僧曰它物無所惜獨告身及妻妾淪沒爲可痛耳有行者健甚自云能入水不濡卽許厚賞遣之時舟雖沉望桅檣猶可認行者移兩時方出已癡不知人久乃能言曰值大黑龍不見首尾其身

充滿於船中。無隙可入。震悸而出。幾爲所吞。藻臨水號慟。明日浪止。於溺處得告勅囊。及零陵香一席。遂復還郡中。初藻客游。得攝事。以竊賄成家。始娶婦買妾。及是儼然孤窮。與初不異。乃貨所餘香。陸行歸浙。

司令真君

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直老。有同年進士之好。丐部銀綱。往行在。欲覬賞典。合年勞。遷兩秩。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於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中寺。飲於表弟韓知剛（岷）家。歸時。已二鼓。倦甚。就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於牀前。呼曰。司令真君相召。嗣索所逮符檄。曰。面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卽起。著紫窄衫。繫帶而出。回視己身。臥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逆旅中至此。爲之奈何。追者前導。常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纔出東門。覺非平日所行路。夾道高木。陰森蔽虧。日色晃耀。乃似辰巳間。經五六里許。不逢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然。門旁兩人對立。軟巾束帶。如唐人衣冠。追者曰。真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候。可進矣。二使揖入。門內有亭。供張甚盛。一人華冠螺髻。衣紅綃袈裟。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度行三四里。所過金碧輝映。甃地皆琉璃。私喜知決非惡地。憂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益雄麗。使者曰。此真官治事所也。嗣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肅揖。聞呼卽登殿。入門。揭金書牌曰。司令真官之殿。如儀以謁。卽引上。視真官冠服。與今朝服等。熟視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某也。笑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二十人。見公姓名。特去相召。嗣皇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考校之列。真官厲聲曰。此間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正不正爾。與公有舊。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儘有。而所

享之壽止七十四。若能辭榮納祿，可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蓋不止此。公欲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真官曰：今日非奏過天曹主宰，亦召公不得。然不可過三時，宜速歸。顧二使令引出，遂退由元路行，經一殿門，聞人聲嘈嘈，有呻吟號泣者。使者曰：司過真君殿也。方坐殿，訊囚。嗣問曰：人世何事爲重罪？曰：不孝爲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花冠者出，向嗣合掌曰：此官員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入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員實是不可思議。復揖坐飲湯，下階。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真官有分，且又慈仁，今特遠相送。既出，嗣問曰：適花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以微過謫監門。滿一年卽復歸矣。所飲何湯？曰：入時是醍醐，出時爲甘露。嗣懇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輒有厭禳之術，公到家日，取門上桃符，親用利刃斫碎，以淨籃貯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卽靜坐冥心，呪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修持之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此中無用，固問之曰：公平日誦金剛經，回向一兩卷足矣。往來酬答唯一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二里辭去曰：此去無他歧徑，歸卽至。嗣獨行，如及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白晝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綱劄子，遲明詣薛白之，且言欲致仕，洎還家，取桃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爲人道。其始末如此。且自作記，人謂嗣必享上壽，福未艾也。然是後七年而卒，殊與所夢不侔云。

紹興三十二年。劉子昂爲和州守。方淮上亂定。獨身之官。他日見好婦人出入郡舍。意惑之。招與合。歷數月久。因詣天慶觀朝謁。有老道士請問曰。使君不挈家而神色枯頹。黧黑。殆有妖氣。如何。劉初諱不答。再三言之。乃以買妾對。道士曰。非人也。將不可治。今以二符相與。逮夜宜懸於戶外。渠當不敢入。劉以符歸。夜半。婦人至。怒罵曰。相待如夫婦。何物道士。乃爾。吾去卽去。無憶我。劉不能割愛。亟起取符。壞之。終不寤。生人何以畏符。復綢繆如初。又數日。道士入府問訊。望見劉。驚惋曰。弗活矣。奈何。奈何。然常令使君見之。命取水數十擔。覆於堂。其一隅方五六尺許。水至卽乾。掘之。但巨屍偃然於地。略無棺衾之屬。僵而不損。劉審視。蓋所偶婦人也。大惡之。不旬日而殞。

張女對冥事

妻父張淵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已嫁梁元明。來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因游惠山寺。食煎餅差冷。還家心痛。至夜遂劇。正睡落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其口曰。說不得。問何所見。應曰。張渥在此。渥者淵道叔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云爲泰山府直符。走吏。意其爲祟。呼洞虛觀道士視之。道士取紙焚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髣髴見紙上有影。如人戴幘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是必陰府追對事耳。書符使吞之。天明稍甦。猶心痛。忽忽如癡。晚乃能言。始病時。有持符來牀下云。官追汝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輒喚。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寺後牆門欲出。一人長丈許。推之入。責追者曰。張侍郎小娘子。爾何人而得呼之。追者不答。則身已在牆外。有兜檐甚飾。使登焉。兩人肩舁。約行數百里。又渡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煥。上施大金釘。殿屋九間。皆垂簾。其

中三間簾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竦身凭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父爲參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答云。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不去。答曰。嘗求一郡不得。請王顧左右。令詣司供狀。方對答時。望西廡一人。側聽而笑。東廡亦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既詣曹。曹使指曰。笑者乃趙哲。其西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一丈。戴鐵幘頭。著褐布袍。具筆札。令女爲狀。且曰。當追長子。以其不慧。故免。蓋淵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矣。廡下各列門戶。或榜云。饑湯地獄。或榜云。剉碓地獄。其室甚多。皆扁鑷不見人。遙見故姻家宋氏。母據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臾供狀畢。王命放還。無復轎乘。獨隨追者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從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臥病。後一月始薨。蓋其魂兆先逝矣。

袁州獄

向待制子長元符中。爲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某。并別州鄭判官三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爲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者。前三年實爲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皆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煙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塗。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卽其側呼之。瞪目不答。俄指向所用銅槃曰。其價幾何。可輟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令持往所館。問之曰。此常物爾。何遽爲。曰。將寘吾棺中。向始疑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利。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號叫通夕不止。向與鄭同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盍有以見屬。黃領首曰。願見母妻。向卽日爲書。走

駛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夫人脫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願君力疾告我，所以不欲來，及危憊如此之狀。黃開目傾聽，忍痛言曰：吾官於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於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於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爲計。尉給白府曰：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者往偵，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爲名，久而不還，是殆斃於賊手。願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於野，貌蠢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弓手爲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倩汝四人詐爲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爲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卽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劾囚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旣擇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凶狀，意其或否。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冤。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皆斬首，身首一分，不可復續矣。囚相顧泣下曰：初以爲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挺其傳。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使下曰：君治獄已竟，上諸外臺閱實矣。乃受賄賂，妄欲改變邪。吾曰：旣得其冤，安敢不爲辨。守無可奈何，移獄於錄曹，又移於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別置獄。守曰：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衆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取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令同官相鑄諭曰：囚必死，君雖固

執亦無益。今強爲書名於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何罪焉。吾罷俛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黃衣人持挺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黃衣以挺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啓。望其中。案牘橫陳。逡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於下曰。某等枉死。訴於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卽揜袴露膝。流血穿漏。曰。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於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既許其與母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哉。禱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卽止。利不復作。然厭厭無生意。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爲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於院門之外。褰簾一揖而絕。

趙七使

宗室趙子舉。字升之。壯年時喪其妻。心戀戀不已。於房中飾小室。事之如生。夜獨宿次。覺有從室中啓戶出者。恐而呼侍婢。婢旣膺復寢。須臾間。已至牀前。牽帳低語曰。莫怕。莫怕。我來也。時精爽頓昏。不知死生之隔。遂與其寢。歡如平生。自是日。日至。每飲食必對案。僕妾輩從旁窺之。無所見。但器中物亦類有人殘餘者。繾綣益久。意中憤憤。漸不喜食。行步言氣衰劣。然未嘗與人言。有道人乞食過門。適見之。歎曰。君甘

與鬼游。獨不爲性命計。吾能行天心正法。今以授君。努力爲之。鬼不攻自退矣。子舉灑然悟。卽再拜傳授。繪六甲六丁像。齋戒奉事。唯謹。妻猶如故態。頗亦不樂。時時長吁。如不得志者。又半年。涕泣辭訣曰。久留恐壞君法。吾去矣。遂絕不至。子舉從此奉法愈力。爲人治病。輒驗。建炎二年。子妻族張氏。避地自京師南下。寓居揚州龍興寺。先是有祖姑嫁趙氏。夫爲絳州守。未赴。居太原。值虜騎圍城。姑隕於礮下。又有八叔者。爲賊所得。鬻食之。是歲妻祖母田氏病。彷彿見此兩人在窗外。子舉適同居寺中。外舅以事告之。子舉焚香禱請。久而言曰。是一男子一婦人。皆以非命死。然是公家戚屬。不宜加罪。當以酒幣善遣之。如其言。病亦尋愈。

畢令女

路時中字當。可以符籙治鬼。著名士大夫間。目曰路真官。常齋鬼公案。自隨。建炎元年。自都城東下。至靈璧縣。縣令畢造。已受代。檣舟未發。聞路君至。來謁曰。家有仲女。爲鬼所禍。前後迎道人法師治之。翻爲所辱罵。至或遭箠去者。今病益深。非真官不能救。願辱臨舟中一視之。路諾許。入舟坐定。病女徑起著衣。出拜。凝立於旁。略無病態。津津有喜色。曰。大姐得見真官。天與之幸。平生抑鬱不得吐。今見真官。敢一一陳之。大姐乃前來媽媽所生。二姐則今媽媽所生也。恃母鍾愛。每事相陵侮。頃居京師。有人來議婚事。垂就。唯須金釵一雙。二姐執不與。竟不成婚。心鞅鞅以死。死後。冥司以命未盡。不復拘錄。魂魄漂搖。無所歸。遇九天玄女出遊。憐其枉。授以祕法。法欲成。又爲二姐壞了。大姐不幸生。死爲此妹所困。今須與之俱逝。以償至寃。且以謝九天玄女也。真官但當爲人治祟。有寃欲報。勢不可已。願真官勿復言。路君沉思良久曰。

其詞強。顧畢令曰：君當自以善力禱謝之法，不可治也。女忽仆地，掖起之，復困憊如初。蓋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其言則大姐之言也。死已數年矣。明日，二姐殂。路君來弔其父，曰：昨日之事，曲折吾所不曉。而玄女授法，乃死後事。二姐何以得壞之？君家必有影響，幸無隱。在我法中，當洞知其本末。畢令曰：向固有一異事，今而思之，必此也。長女既亡，敢於京城外僧寺，當寒食掃祭，舉家盡往。菽室之側，有士人居焉。出而扃其戶，家人偶啓，封入房窺觀。仲女見案上銅鏡，呼曰：此大姐柩中物，何以在此？必刼也。吾以爲物有相類，且京師貨此者甚多。仲女力爭曰：方買鏡時，姊妹各得其一，盤結襪緣，皆出我手。所用紙，某官謁刺也。視之信然。方嗟歎而士人歸，怒曰：貧士寓舍，有何可觀，不告而入？何理也？仲女曰：汝發墓取物，姦賊具在。吾來擒盜耳。遂縛之。士人乃言半年前，夜坐讀書，有女子扣戶曰：爲阿姑謹怒，逐使歸。父母家，家在城中。無從可還，願見容一夕，泣訴甚切，不獲已，納之。繾綣情通，自是每夕必至。或白晝亦來。一日方臨水掠鬢，女見而笑曰：無鏡耶？我適有之，遂取以相餉。卽此物也。時時攜衣服去補治，獨不肯說爲誰家人。昨日見語曰：明日我家與親賓聚會，須相周旋，不得到君所。後夜當復來，遂去。今晨獨處無悰，故散步野外，以遣日。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吾家聞之，皆悲泣。獨仲女曰：此郎固妄言，必發驗，乃可走往殯所，蹤跡之。其後有罇，可容手，啓，輒見棺。大釘皆拔起寸餘。及撤蓋板，則長女正疊足坐，縫男子頭巾，自腰以下，肉皆新生。膚理溫軟，腰以上猶是枯脂。始悔恨，復掩之。釋士人使去。自是及今，蓋三年餘矣。所謂玄女之說，豈非道家所謂回骸起死，必得生人與久處，便可復活耶？事旣彰露，不可復續。而白發其事，皆出仲女。所謂壞其法者，豈此邪？路君亦爲之驚咤。道出山陽，以語郭同升。升之子沆說。

西內骨灰獄

政和四年有旨修西內命京西轉運司董其役轉運使王某坐科擾爲河南尹蔡安持劾罷起徽猷閣待制宋君於服中以爲都轉運使免判常程文書專以修宮室爲職宋銳於立事數以語督同列曰速成之釀賞可立得也轉運判官孫貺獨以役大不可成戲答曰公聞狐壻虎之說乎狐有女擇壻得虎焉成禮之夕僕者祝之曰願早生五男二女狐拱立曰五男二女非敢望但早放卻臊命爲幸耳今日之事正類此也宋不樂貺卽引疾罷去凡宮城廣袤十六里創立御廊四百四十間殿宇丹漆之飾猥多率以趣辦需牛骨和灰不能給洛城外二十里有千人冢數十邱幹官韓生獻計曰是皆無主朽骸發而焚之其骨不可勝用矣自王漕時已用此宋然之管幹官成州刺史郭璉容佐使臣彭玘十餘人皆幸集事舉無異詞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爲殿中監而卒宣和中孫貺病死至泰山府外門榜曰清夷之門獄吏猝以入令供滅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古冢以幸賞乃汝也安得諱孫請與諸人對望兩囚荷鐵校立廡下各有一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至前乃宋王二君也猶相撐拄孫歷舉狐虎之說及所以去官狀廷下人皆大笑兩人屈服去孫復甦他日韓生亦夢如孫所見者供狀畢將引退仰而言曰某罪不勝誅但先祖魏公有大勳勞於宗社不應坐一孫而赤族主者凝思良久曰只供滅房狀乃如之自是數日死不一歲妻子皆盡今唯取同宗之子以繼云予聞此事於臨川人吳虎臣吳得之韓子倉予以國史院簡策參之得其歲月官職如此邵武李郁光祖云有朝士亦以是役進秩後居鄧州得異疾疽生於臀長寸許中有骨焉不可坐臥醫以藥齧之久而墜地拳曲如小猪尾數日

又如故。復以前法治之。如是歲餘。凡落三十六節乃死。王日嚴云。宋君初與官屬議。或以爲不便。宋入宅思之。必欲行。自批一紙出付司。孔目官某。慮異時爲人所訟。以所批黏入牘中。後數年。冥府攝對獄。見牛頭卒引一人從烈焰出。乃宋也。孔目訴曰。事皆由待制。手筆尙存。王者敕一卒往取。頃刻卽至。以示宋。宋引伏。孔目者乃得歸。明日詣曹閱故牘。首尾千百番。皆在。獨失宋批矣。遂以病自列去吏歸。而棄家爲苦行道者。

布張家

邢州富人張翁。本以接小商布貨爲業。一夕閉茶肆。訖聞外有人呻痛聲。出視之。乃晝日市曹所杖殺死囚也。曰。氣絕復蘇。得水尙可活。恐爲邏者所見。則復死矣。張卽牽入門。徐解縛。扶置臥榻上。設薦席令睡。與其妻謹視之。飼以粥餌。雖子婦弗及知。經兩月。脅瘡皆平。能行。張與路費。天未曉。親送之出城。亦未嘗問其鄉里姓名也。過十年久。有大客乘馬從徒。齎布五千疋入市。大駟爭迎之。客曰。張牙人在乎。吾欲令貨。衆嗤笑。爲呼張來。張辭曰。家貲所有。不滿數萬錢。此大交易。願別擇豪長者。客曰。吾固欲煩翁。但訪好鋪戶。賒與之。以契約授我。待我還鄉復來。索錢未晚。張勉如其言。居數日。客謂翁可具酒飲我。勿招他賓。旣至。邀其妻共飲。酒酣起曰。翁識我否。乃十年前床下所養人也。平生爲寇劫。往來十餘郡。未嘗敗。獨至邢一出而獲。荷翁再生之恩。旣出門。卽指天自誓云。今日以往。不復殺人。但得一主好錢。持報張翁。更不作賊。纔上太行。便遇一人獨行。劫之。正得千餘緡。遂作賈客販賣。今於晉絳間有田宅。專以此布來償翁。媿恩。元約復授。翁可悉取錢營生產業。吾不復來矣。拜訣而去。張氏因此起富。貲至十千萬。邢人呼爲布

張家。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與同舍生黃君詣日者孫黯問命黯袒衣踞坐丞相先占既布算黯正襟揖曰命極貴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黯慍曰黯老矣粗有生計今詔一秀才其獲幾何奈何命實中格丞相曰然則何時作狀元曰乙未歲何年爲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國尋常奉使絕域者不過侍從官何由有宰相入國者此爲不可曉耳初丞相自仙井來時過桐柏於廟中上書乞夢其夕夢人報霍侍郎來見何狀元遂出相見霍曰將來殿策問道及至京又求夢於二相公廟夢人告如霍所言既覺試作策頭數百字以示黃君黃以爲不佳丞相時爲鄧洵武樞相館客又夢一人報霍侍郎來既坐霍曰君昨擬道策甚謬上所解道德經更三日以賜二府君當首見之宜熟讀也如期鄧公果拜賜卽錄本晨夕誦讀乙未歲廷試果問道悉以經語對遂爲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虜皆如黯言霍公蓋先兩榜爲龍首者

秀州司錄廳

秀州司錄廳多怪常有著青巾布袍形短而廣行步遲重者又有婦人每夜輒出惑打更吏卒者先公居官時伯兄丞相方九歲白晝如有所見張目瞪視連稱水水移時方蘇後兩日公晚自郡歸侍妾執公服在後忽大呼仆地公素聞鬼畏革帶卽取以縛妾扶置床久之乃言曰此人素侮鬼神適右手持一物甚可畏我不敢近却不知我從左邊來方幸擒執又爲官人打鍾馗陣留我我卽去願勿相苦問汝何人不

肯言。至於再三。乃曰。我興縣農人支九也。與鄉人水三者。兩家九口。皆以前年水災漂餓。方官賑濟活人時。獨己先死。今居於宅後大樹上。前日小官人所見。乃水三也。公曰。吾事真武甚靈。又有佛像及土地竈神之屬。汝安得輒至。曰。佛是善神。不管閑事。真聖每夜被髮杖劍。飛行屋上。我謹避之耳。宅後土地不甚振職。唯宅前小廟。每見輒戒責。適入廚中。司命問何處去。答曰。閑行。叱曰。不得作過。曰。不敢。遂得至此。公曰。常時出者二物。爲何。曰。青巾者石精也。稱爲石大郎。正在書院牕外籬下。入地三尺許。婦人者秦二娘。居此久矣。公曰。吾每月朔望。以紙錢供大土地。何爲返容外鬼。汝爲我往問。明日當毀其祠。曰。官豈不曉。雖有錢用。奈腹中飢餒。何。我入人家有所得。必分以遺之。故相容至今。默默食頃。復言曰。已如所戒。白之土地。怒我饒舌。以杖驅我出。公曰。曾見吾家廟祖先否。曰。每時節享祠。必往觀。聞飲食芬芳。欲食不得。列位中亦有虛席者。唯一黃衫夫人。見我必怒。又使往覘。俄氣喘色變。徐乃言曰。方及門。爲夫人持杖追逐。急反走。僅得脫。所爲夫人者。曾祖母紀國也。公問所須。曰。鬼趣苦飢。願得一飽饌。好酒肥鵝。與衆人共之。無如常時以瘦雞相待也。語畢。竦然傾耳。如有人呼之。遽曰。土地震怒。逐我兩家出。今暫止城頭。無所歸托。願急放我歸。自此不敢復來矣。乃解其帶。妾昏睡經日。乃醒。

胡氏子

舒州人胡永孚。說其叔父頃爲蜀中倅。至官數日。季子適後圃。見牆隅小屋。垂宿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未適人而死。葬此下。今去而官於某矣。問容貌何似。曰。老兵無所識。聞諸倡言。自前後太守以至餘官。諸家所見婦人。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聞之心動。指几上香火曰。

此亦太冷落。明日取熏爐花壺往爲供。私酌酒奠之。心搖搖然冀幸得一見。自是日日往。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他日又往焉。屋簾微動。若有人呼嘯聲。俄一女子衽服出。光麗動人。胡子心知所謂。徑前就之。女曰。無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驚喜欲狂。卽與偕入室。夜分乃去。自是日以爲常。讀書盡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園。唯精爽消鑠。飲食益損。父母竊憂之。密以扣宿直小兵云。夜與人切切笑語。呼問子。子不敢諱。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爲汝治之。子曰。不然。相接以來。初頗爲疑。今有日矣。察其起居上下。言語動息。無少分不與人同者。安得爲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時。未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俟其復至。使之食。吾當自觀之。子反室而女至。命具食延之。至於再三。不可曰。常時來往。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著。欲歸不得矣。子又強之。不得已。一舉箸。父母從外入。女矍起。將避匿。而形不能隱。踉蹌蹙。泣拜謝罪。胡氏盡室環之。問其情狀。曰。亦自不能覺。向者意欲來。則來。欲去。則去。不謂今若此。又問曰。旣不能去。今爲人耶。鬼耶。曰。身在也。留則爲人矣。有如不信。請發瘞驗之。如其言。破冢見柩。有隙。可容指中空。空然。胡氏皆大喜。曰。冥數如此。是當爲吾家婦。爲改館於外。擇謹厚婢服事。走介告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與家人來視。真吾女也。遂成禮而去。後生男女數人。云今尙存。女姓趙氏。

攔街虎

趙清憲公父元卿。爲東州某縣令。有婦人亡賴健訟。爲一邑之患。稱曰攔街虎。視筭撻如爬搔。公雖知之。然未嘗有意治也。會其人以訟事至庭。詰問理屈。遂杖之。數至八而斃。卽日見形爲厲。行步坐臥相追隨。

不置。雖飲食亦見於杯盤中。公殊以爲苦。旣罷官。過岱嶽。入謁。女鬼隨之如初。暨登殿。焚香再拜。猶立其旁。公端笏禱曰。元卿受命治縣。以聽訟爲職。此婦人自觸憲罔法。當決杖數未訖而死。邂逅致然。非過爲慘酷殺之也。而橫爲淫厲。累年於茲。至於大神之前。了無忌憚。神聰明正直。願有以分明之。使曲在元卿。不敢逃譴。如其不然。則不應容其久見苦也。禱畢。乃拜而起。遂無所見。

八段錦

政和七年。李似矩爲起居郎。有欲爲親事官者。兩省員額素窄。不能容。却之使去。其人曰。家自有生業。可活妻子。得爲守闕在左右。無以俸爲也。乃許之。早朝晏出。未嘗頃刻輒委去。雖休沐日亦然。朝晡飲膳。無人曾窺見其處者。似矩嘉其謹。呼勞之曰。臺省親事官。名爲取送。每下馬歸宅。則散去不顧矣。况後省冷落。爾曹所棄。今獨如是。何也。曰。性不喜游嬉。且已爲阜隸。於事當爾。似矩素於聲色簡薄。多獨止外舍。傲方士熊經烏申之術。得之甚喜。自是令席於牀下。正睡熟時。呼之無不應。嘗以夜半時起坐。噓吸按摩。行所謂八段錦者。此人於屏後笑不止。怪之。詰其故。對曰。愚鈍村野。目所未見。不覺笑耳。非有他也。後夜復然。似矩謂爲玩己。叱曰。我學長生安樂法。汝旣不曉。胡爲屢笑。此人但謝過。旣而至於三。其笑如初。始疑之下牀。正容而問曰。自爾之來。我固知其與衆異。今所以笑。必有說。願明以告我。對曰。愚人耳。何所解。固問之。踟躕良久。乃言曰。吾非逐食庸庸者流。吾之師。嵩山王真人也。愍世俗學道趨真者益少。欲得淳朴端敬之士。教誨之。使我至京洛求訪。三年於此矣。昨見舍人於馬上。風儀洒落。似有道骨。可教。故托身爲役。驗所營爲。比觀夜中所行。蓋速死之道。而以爲長生安樂法。豈不大可笑歟。似矩聽其言。面熱汗下。具

衣冠向之再拜。事以師禮。此人立受不辭。坐定。似矩拱手問道。此人略授以大指。至妙處。則曰。是事非吾所能及也。當爲君歸報王先生。以半歲爲期。復來矣。凌晨不告而去。明年五月。似矩出知光州。終身不再見。

餘杭宗女

唐信道。宣和五年。自會稽如錢塘。赴兩浙漕試館於普濟寺。寺後空室。有旅櫬。欲觀之。僧止之曰。是中乃一婦人棺。半開半闔。時時出與人往來。非數人同入視不可。唐曰。豈有秀才畏鬼者乎。竟獨往。視棺上誌曰。某王宮幾縣主之柩。蓋距是時已四十年矣。一女子可二十許歲。粉黛鉛華。如新傅者。容色與生人無少異。驚歎而出。還會稽。以語吳械材。老材曰。是烏足爲異哉。吾鄉餘杭縣寺中。亦有宗女柩。寄僧坊者。每夕與僧飲酒歌笑。旁若無人。通衽席之好。遲明就木。僧必送之以往。如是二年。事浸聞其父。父怒。謀舉而焚之。母夢女悲泣告曰。兒不幸死。而冥數當與僧合。自知淫穢。以貽父母羞。然腹已有孕。儻不得生子。則沉淪幽趣。長無脫期。少緩三月。使畢此緣。然後就焚。無害也。母亦泣而寤。以告夫。夫愈怒曰。兒已死。乃與庸僧遊。又欲爲生子。吾不能受此辱。必焚之。乃可是夜。母及一家人。悉夢女來。如前訴之語。而加苦切。申言至數四。明日。合詞白其父。父堅忍人也。愈益怒。不俟所擇。日至。立使呼凶肆之人。輿薪厝火。斧棺而爇之。其腹皤然。少焉坼裂。果有嬰兒。已成形矣。

閩清異境

福州閩清縣近村有大溪。溪北有寺。溪南大山長谷。草樹綿延。父老相傳。自古以來。人跡所不到。則遇

奇怪有三僧從他處來。皆好尋幽選勝。欣然欲往。相與裹糗糧。擊小舟渡彼岸。爲三宿計。行未久。滿道虵虺縱橫。踐之以過。異鳥形容可憎。鳴噪紛紛。觸目生怖。不半日。兩人願還。一僧獨奮曰。出家兒視死爲等閑。况怖懼乎。我將獨往。乃并兩人所齎草行露宿。愈益南去。二之日。蛇鳥漸少。稍有徑路。可尋。三之日。亦覺勸苦。遙望山下。木杪炊煙起。知有人居。復行前抵其處。得茅屋一間。寂不見人。僧就憇。取亂葉爇之。俄一人自外荷鋤至。架鋤於門上。趨近附火視之。人也不交一談。袖中出芋十枚。炮熟。指其半與僧。自食其半。既暮。徑臥土榻上。僧亦同宿。終不相誰何。天將曉。人已去。僧亦從此歸。沿道處處記之。到寺具以所見語兩人。兩人悔前日空返。乃相約重尋之。歷三日。與曩所記無異。及大木下。則茅屋已焚。但斫木皮尺餘。題詩其間曰。偶與雲水合。不與雲水通。雲散水流去。杳然天地空。悵然而歸。後無有能去者。

玉華侍郎

莆田人方朝散。失其名。政和初爲歙州婺源宰。病熱困臥。覺耳中鏘鏘天樂聲。少焉有女童二十四輩。各執旌纛幢。幢至前。俄采雲從足起。掩苒飛騰。瞬息間到一城。城中大樓明奐高潔。金書其門曰。太華之宮。正中設榻。使就坐。侍女列立。長髯道士乘雲至。碧冠霞衣。執玉簡直前再拜。方驚起欲致答。道士拱手言。某於先生役隸也。願端坐受敬拜。畢。踞白曰。碧落洞玉華宮莫真君。敬問先生。瑤臺一別人。問甲子周矣。嗣見有日。欽遲好音。方懵然不知所答。道士曰。下土溷濁。能移人肺腸。先生應已忘前事。今當縷陳之。先生唐武后時人也。生於冀州。能屬文。而嗜酒不檢。浮沉里中。時河北大疫。死者如亂麻。先生書所得藥方。揭於通衢間。病者如方治之。卽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計。夢中有人告曰。子陰德上通於天。上帝嘉

其功當以仙班相召。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將爲天人，愈益放誕，竟以狂醉墮井死。死後久之，乃用前功，得召見於白玉樓。蓋李長吉所作記處也。時有四人同召，當試文一首。帝自書大道無爲賦爲題。先生有警句曰：帝鑿竅而喪魄，蛇畫足而失柢。帝覽之大喜，擢列第一，拜爲脩文郎。專以文字爲職，繼有玉華侍郎之命。同寮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嘗曉幸紫霞宮，宮人不知輦至，或晚起，纔畫一眉，卽趨出迎謁。帝顧之笑，命諸侍郎賦詩。先生卒章云：曉粧不覺星輿至，只畫人間一璧眉。帝吟諷激賞，卒以恃才怙寵，爲衆所嫉。下遷羣玉外監。既陛辭，帝曰：羣玉殿乃吾圖書之府，非卿文學出倫，未易居此。是後宴見稍疎。一日，帝與諸仙游瑤圃，思先生之材，遣使來召。先生辭以疾，獨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執手眷眷。有人間夫婦之想，爲使者所劾。帝批其奏曰：男爲東家男，女爲西家女，皆謫墮人世。道華生於蜀中，而先生乃爲閩人。先生旣登第，爲邵武判官。日，帝命召還，有不相樂者。奏云：邵武分野，炎氣方重，須此人仙骨以鎮之。乃止。近已有詔，更一紀復故處。莫真君乃代先生爲侍郎者，懼塵世易流，又有他過，則仙梯愈不可攀。故遺弟子來，鄭重達意。宋道華者，先已得歸，正持寶幢立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綸，真可厭苦。若得再入碧落洞中，望見金毛師子，千秋萬歲，永無閑思念也。方君聞兩人語，始瞿然如有所省。道士及衆女皆謝去。遍體汗流，遂寐。蓋已三日，卽召會丞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申郡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云。先君頃於鄉人胡霖卿處得此事，亦有人作記甚詳，久而失去。詢諸胡氏子及婺源人，皆莫知。但能道其梗概如是。今追書之，復有遺忘處矣。

米張家

京師脩內司兵士闕喜。以年老解軍籍。爲販夫。賣果實自給。其婦湯氏。舊給事掖廷。晚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柳陰尤密。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聞木杪呼小鬼。續有應之者。呼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覩。懼不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具以事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聒妄聞之。無懼也。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翼日我於此代汝。汝當爲我饋。湯氏慧人也。伺其時至。聞應答聲畢。遽曰。旣在。何不出示。卽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收置瓜籃中。未畢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甚異。疑不曉。妻曰。此裹蹠金也。盡拾瓜皮與所坐敗簞。覆籃共舁以歸。僅能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於張家茶肆中。出募有力者。挈取。張氏訝其蒼黃如許。發箬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閱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尙可得也。泊坐樹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小鬼亦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竟喜將訟於官。妻曰。鬼神不我與。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又無證驗。安得取。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貲亦奚爲。幸館於吾門。隨所用錢相給。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由此益富。徙居城北。俗呼爲米張家云。

肇慶土偶

鄭安恭爲肇慶守。有直更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真銅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是遂賂掌宿節級。求專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矣。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并銀數百兩。揭榜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多妄費。又

衣服鮮明可疑也。試擒之，詰其爲盜之端，不能隱，具以實言。鄭意必土偶爲姦，乃繫卒，使人部往，遍索諸廟。至城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剖之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數十千，合此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卽盡毀偶像，其怪遂絕。

秦昌時

秦昌時，昌齡皆太師檜從子。紹興二十三年，昌齡宮觀滿，將赴調，見達真黃元道，戒曰：「君壽命不甚永，然最忌爲宣州官，若得之，切不可受，受必死。」旣而添差寧國軍簽判，不欲往，具以事白其叔父。叔父誚責之，遂受命。以九月十八日至家，五日而死，竟不及赴官。昌時自浙東提刑來會葬，聞達真在溧陽，往見之。達真曰：「今年葬簽判，明年葬提刑，吾將往會稽奉送。」昌時怒且懼。明年十二月十二日，果訪之於會稽，取紙寫詩，有二五相逢路再迷之語。昌時曰：「壽止二年，或五年邪？」曰：「否。」二月或五月邪？曰：「否。」然則但二日五日乎？曰：「恐如是。」時會稽守趙士彰提舉常平高百之，皆在坐，密問曰：「提刑方四十五歲，精爽如此，何爲有是言？」曰：「去歲見之於溧陽，神已去幹。」會與約送葬，壽夭定數也，何足訝？今不過七日耳。是月十八日，昌時具飯，召百之及其壻馮某，達真在焉。昌時坐間，取永嘉黃柑，手自銓擇，達真隨輒食之，食數顆，又擘其餘，擲之地。昌時以情白曰：「叔父生朝不遠，欲持以爲壽，願先生勿相苦。」達真嘻笑曰：「自家死日，不管卻管他人生日，左右見其語切，皆伸舌縮頸。」昌時不樂，顧百之及馮壻，招之出自掩關作書，囑虞候曰：「若黃先生尋我，但以睡告。」虞候立戶外，忽聞筆墜地，入視之，已仆於胡床，涎塞咽中，革革然。其家呼醫巫絡繹，妻詹氏泣達真求救，笑曰：「吾曩歲固言之，今日專來送葬，命止於此，雖扁鵲何益？」善視之，三更當去矣。至時果死。

武夷道人

建州崇安縣武夷山。境象幽絕。中臨清溪。盤折九曲。游者泛舟其下。仰望極目。道流但指言古跡所在。云莫有登之者。紹興初。有道人至。沖佑觀。獨欲深入。訪洞天。經數月。尋歷殆遍。無所遇。忽於山崦間。得草庵。有道姑。屏處。長眉紅頰。傍無侍女。問其來。故謂曰。洞天有名無形。相傳如是。吾處此久矣。不見也。道人曰。業欲一往。要當盡此身尋之。時天色陰翳。日已暮。姑邀宿庵中。道人謝曰。子婦人。獨居於義。不可。曰。非有他也。茲地多虎狼。恐或傷君耳。竟不肯入。危坐於戶外。夜未久。果有虎咆哮來前。姑急開門。呼之。答曰。寧死於虎。決不入。少焉。又增一虎。嗥嘯愈甚。姑又語曰。此兩黑虎。性慈仁。餘皆搏人不遺力。君將爲齏粉矣。道人守前說。不爲動。俄而五虎同集。銜其頭足。以往纔十數步。擲於坡下而去。體無少損。遂堅坐。達明。姑延入坐。嘉歎曰。子有志如此。非我所及。洞天蓋去此不遠。然尙隔深淵。淵闊十餘丈。驚湍怒流。但一竿竹橫其上。非身生羽翼。不可過。亦時時有雙髻樵人往來。子試往。幸而相遇。當拜而問塗。不然。無策也。既至。溪流洶湧。崩騰。木石皆振。弱竹裊裊。不可著脚。適逢樵者出。乃前再拜。樵者矍然。退避曰。山中野人。采薪以供家。安敢當此。具以所欲。拱白之。樵始祕不言。既而曰。誰爲君道此。曰。聞諸庵中女。樵怒曰。多口老婆。妄泄吾事。令道人閉目。挽其衣以行。覺如騰虛空。雲龍出沒。瀕洞兩耳間。既履地。乃在平岡上。宮殿崔嵬。金鋪玉戶。一人碧冠朱履。顧左右曰。安得有凡氣。道人趨出。稽首。碧冠叱曰。誰引汝來。以樵者告。卽遣追至前。袒其背。以鐵拄杖鞭之。三百六十。血肉分離。骨破髓出。道人亦戰懼。碧冠曰。洞天乃高仙所聚。汝何人。乃得輒至。貫汝罪。宜速回。積行累功。他時或可來。命取水一杓。飲之。中有胡麻飯一顆。飲水畢。嚼飯咀。

嚙移時。僅能食三之一。腹已大飽。碧冠笑曰。汝食吾飯一粒。尙不能盡。豈得居此。遂還至崖下。見被杖者呻痛。草間曰。坐汝至此。吾方被謫墜。不知經幾百劫。乃得釋汝去矣。歸途不復見溪。安步長林。而足常去地寸許。回望高山深谷。皆非昨境。道姑與庵亦失其處。遂棲於巖石中。至今猶在。黃元道七八年前曾見之。云山東人也。

王俊明

蜀人王俊明。洞知未來之數。雖瞽兩目。而能說天星災祥。宣和初。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君夜以盆水直氏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宣德門外密掘地二尺。試取一塊土嗅之。燥枯索寞。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脈又絕。而爲萬乘所都。可乎。卽投甌上書。乞移都洛陽。時中國無事。大臣交言其狂妄。有旨逐出府界。寓於鄭許間。靖康改元。頗思其言。命所在津遣。召入禁中。詢之。猶理前說。曰。及今改圖。尙不爲晚。仙井人虞齊年。時爲太常博士。俊明告之曰。國事不堪說。唯蜀爲福地。不受兵。君宜西歸。勿以家試禍。虞曰。先生當何如。曰。吾命盡今年。必死於此。但恨死時。妻子皆不見耳。虞雅信其言。亟謁鄉相何文縝。求去。得成都倅。京城將陷之日。有旨遣四衛士輿轎。急召俊明。至宮門。聞胡人已登城。委之而去。匍匐下車。莫知其所往。疑擠於溝壑矣。其家行哭。尋之數日。竟不見。遂以去家之日爲死日云。

洪粹中

樂平士人洪旂。字粹中。爲人俊爽秀發。然好以語言立譏議。嘗作山居賦。純用俗語綴緝。凡里巷短長。無不備紀。曲盡一鄉之事。獨與族兄樸友善。政和八年登第。未得祿而卒。無子。凡喪葬之費。皆出於樸。後數

年樸與醫者葉君禮夜坐。葉先寢。樸忽起與人相揖。便延坐交語。家人竊聽之。粹中聲也。愀然曰。思君如昨。願一見道舊。謝送死之恩。而屢至門。皆爲闢者所阻。今隨令兄七承事。自周原來。故得入。念臨終時。非吾兄高義。朽骨委溝壑矣。始死了不自覺。但見吏卒來云。迎赴官。卽隨以往。今在冥中。判一局。絕優游無事。特苦境界黑暗。冥漠愁人。雖爲官百年。不若居人間一日也。冥吏與我言。生當爲大官。正坐口業。妄說人過。故一切折除。今悔之無及矣。生時所爲文一編。在十二郎處。煩兄明旦乘其未起。往取之。祇在渠箱中。替子上。樸恍忽間。不憶其已死。喚人點茶。遂不見。時燈火雖設。無復光焰。葉醫驚問之。始悟。明日往。十二郎家。得其書。粹中夙與妻不睦。後再適葉氏。亦時時來附語。葉生詰之曰。平生聞洪粹中博學。若果是。可誦周禮。卽應聲高讀。首尾不差一字。十二郎其姪也。

全師穢跡

樂平人許吉先。家于九墩市後。買大僧程氏宅以居。居數年。鬼瞰其室。或時形見。自言我黃三江一也。同爲賈客。販絲帛。皆終於是。今當與君共此屋。初亦未爲怪。旣而入其子房中。本夫婦夜臥如常時。至明則兩髮相結。移置別舍矣。方食稻飯。忽變爲麥。方食早穀飯。忽變爲晚米。或賓客對席。且食且化。皆懼而捨去。吉先招迎術士作法祛逐。延道流醮謝祀神禱請。略不效。所居側鳳林寺。僧全師者。能持穢跡呪。欲召之。時子婦已病。鬼告之曰。聞汝家將使全師治我。穢跡金剛。雖有千手千眼。但解於大齋供時。多擻酸餽耳。安能害我。僧旣受請。先於寺舍結壇。誦呪七日夜。將畢。鬼又語婦曰。禿頭子果來。吾且謹避之。然不過數月久。當復來。何足畏。吾未嘗爲汝家禍。苟知如是。悔不早作計也。僧至。命一童子立室中。觀伺。謂之開

光見大神持戈戟幡旗。杳杳而入。一神捧巨纛。題其上曰。穢跡神兵。周行百匝。鬼趨伏。婦牀下。神去。乃出其頭。比先時條大數倍。俄爲人擒。搦以行。僧曰。當更於病者牀後見兩物。始真去耳。明日。牀後大櫃旁。涌出牛角一雙。良久而沒。自是遂絕不至。凡爲厲。自春及秋。乃歇。許氏爲之蕭然。

上猶道人

鄉人董璞。宣和四年。爲南安軍上猶丞。有道人從嶺外來。長六尺餘。云將自此朝南嶽。且言有戲術。董爲置酒召客。而使至前。陳其伎。獨攜無底竹畚一枚。泥滿其中。庭下觀者數百。道人令自取泥如豆。納口內。人人詢之。欲得作何物。或果實。或殺饌。或飴蜜。不以時節土地所應有。皆以其意言。道人仰空吸氣。呵入人口中。各隨所須而變。戒令勿嚼。勿嚙。可再易他物。於是方爲肉者。能成果。爲果者。能成肉。千變萬化。無有窮極。而一丸泥自若也。董氏子弟。或不信。遣鄉僕胡滿出。戒之曰。汝亦說一物。正使誠然。姑應曰。不是。試觀其何以處。僕含泥呼曰。欲櫻桃。道人呵問之曰。非也。再三問。皆然。笑曰。汝欲戲我耶。吾將苦汝。又呵氣入之。則爲大蒜。辛臭達於外。僕猶執爲未然。道人徧告衆曰。此人見侮已甚。當令諸君皆聞之。指其口曰。大糞出。應聲間。穢氣充塞。徹於庭上。僕急吐出。取水濯漱。良久尙有餘臭。觀者大笑。益敬之。道人亦求去。與之錢。不受。獨索酒。飲數升。遂去。竟不知爲何許人。何姓氏也。董外孫洪應賢。邦直。從在官下。親覩其異。

宣城寃夢

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秦棣爲郡守。合樂會客。李微服窺之。以手招所善倡。與語。秦適

望見大怒。械送於獄。將案致其罪。同獄有重囚四人。坐劫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賄。欲納諸大辟。鍛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金素善訟。爲吏畫策。命取其案。及條令。反覆尋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四囚不得有所言。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卽爲南金作道地。引贖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叔師尹往德興。謁經界官王昺。宿於香屯客邸。夜中驚魘。叔呼之不應。撼之數十。但喉中介介作聲。叔走出喚鄰室人。并力叫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叔曰。惡事真不可作。曩者救急爲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說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苦。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不負汝命。今當相償死。便取大鐵盆覆我。故不能出聲。非叔見救。真以魘死矣。又十年。竟遇蛇妖以卒。

京師酒肆

廉布宣仲孫悒肖之。在太學。遇元夕。與同舍生三人。告假出游。窮觀極覽。眼飽足倦。然心中拳拳。未嘗不在婦人也。夜四鼓。街上行人寥落。獨見一騎來。騶導數輩。近而覘之。美好女子也。遂隨以行。欲迹其所向。俄至曲巷酒肆。下馬入。買酒獨酌。時時與導者笑語。三子者亦入。相對据案索酒。情不能自制。遙呼婦人曰。欲相伴坐如何。卽應曰。可皆欣然趨就之。且推肖之與接膝。意爲名倡也。婦人以巾蒙首。不盡觀其貌。客戲發之。乃一大面惡鬼。殊可驚怖。合聲大呼曰。有鬼。酒家奴出視。則寂無一物。嗤其妄。具以所遇告。奴曰。但見三秀才入肆。安得有此。三子戰栗。通夕至曉。乃敢歸。

徐偲病忘

婺州永康人徐偲。字彥思。素以能文爲州里推重。鄉人欲爲父祖立銘碣。必往求之。平生無時頃輟讀書。

後仕至建州通判歸。暮年忽病忘。世間百物皆不能辨。與賓客故舊對面不相識。甚至於妻孥在前。亦如路人。方食肉不知其爲肉。飲酒不知其爲酒。飢渴寒暑晝夜之變。一切盡然。手亦不能作一字。閱三年乃卒。蓋苦學精思。喪其良心云。

海中紅旗

趙丞相居朱崖時。桂林帥遣使臣往致酒米之饋。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爲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者。使閉目坐船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鱷也。平生未嘗覩。所謂紅旗者。鱗鬣耳。世所傳吞舟魚。何足道。使是鱷與吾舟相值。在十數里之間。身一展轉。則已淪溺於鯨波中矣。吁可畏哉。是時舟南去而鱷北上。相望兩時。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千里有餘。莊子鯤鵬之說。非寓言也。時外舅張淵道爲帥云。

董穎霜傑集

饒州德興縣士人董穎。字仲達。平生作詩成癖。每屬思時。寢食盡廢。詩成必徧以示人。嘗有警語云。雲壑釀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汀秋。蒙韓子蒼激賞。徐師川爲改汀字爲川。汪彥章曰。此一字大有利害。目其文曰霜傑集。且製敍以表出之。然其窮至骨。他日入郡。爲人作秦丞相生日詩。窮思過當。遂得狂疾。走出欲投水。或爲遣人呼其子。買舟載以歸。歸數日而死。家貧子弱。葬不以禮。亦無錢能作佛事。歷十餘日。宗

人董應夢者。夢見之。曰。穎死後。以家貧之故。不蒙佛力。尙未脫地獄苦。吾兄儻施宗誼。微爲作齋。七以資冥路。併刻霜傑集傳於世。則瞑目九泉。別當報德矣。應夢如其請。先飯僧作齋。又夢來謝曰。荷兄追拔。已得解脫。霜傑願終惠也。以詩一章爲謝。記其一句曰。日斜人度鬼門關。應夢家正開書肆。竟爲刻集。

張撫幹

延平人張撫幹。有術使鬼神。鍾士顯病瘡。折簡求藥。張不與藥。不答簡。但書押字於簡板上。戒曰。以舌舐之。當愈。果愈。鍾婦翁林氏富人。也用千緡買美妾林如福州。而妾病沉困不食。鍾邀張治之。張曰。事急矣。度可延三日命。林君如期歸。則可見。乃呵氣入妾口中。少頃目開體動。索粥飲之。頗能語。信宿林歸。妾亦死。又與鄧秀才者。同如福州。鄧羸劣不及事。張曰。吾以一力假君。何如。鄧曰。君自無僕。何戲我。前過一神祠。指黃衣卒曰。以此人奉借。鄧特以爲相戲。侮。遂分道各行。至前溪渡頭。舟人橫船待曰。君非鄧秀才乎。值有急脚過此。令具舟相載。固已怪之矣。晚到村市。見旅舍貼片紙曰。鄧秀才占問之。又此人也。自是三日皆然。至福唐。夢黃衣來曰。從公數日。勞苦至矣。略無一錢相謝。何耶。我坐貪程行速。蹙損兩指。當亟爲療治。覺而異之。卽焚楮鏹數萬。祝獻歸途。過祠下。視黃衣足指。果斷其二。自和泥補治之。

何村公案

秦棣知宣州。州之何村。有民家釀酒。遣巡檢捕之。領兵數十輩。用半夜圍其家。民富族也。見夜有兵甲。意爲凶盜。卽擊鼓集鄰里。合僕奴持械迎擊之。巡檢初無他慮。恬不備。并其徒皆見執。民以獲全。火盜爲功。言諸縣。縣旣知之矣。以事諉尉。尉度不可以力爭。乃輕騎往。好謂之曰。吾聞汝家獲強盜。幸與我共之。民

固不疑也。則大喜。盡以所執付尉。而與其子及孫。凡三人。同護以往。遂趨郡。棣釋巡檢以下。而執三人。取麻繩通纏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索。三人者皆死。棣兄方據相位。無人敢言。通判李季懼。即丐致仕。明年棣卒於郡。又明年。楊原仲厚爲守。白日見數人驅一囚。桎械琅璫。至階下。一人前曰。要何村公案。照用。楊初至官。固不知事緣由所起。方審之。已不見。呼吏告以故。吏曰。此必秦待制時。富民酒獄也。抱成案來。楊閱實。大駭。趣書史端楷錄。竟買冥錢十萬同焚之。

宣州孟郎中

乾道元年七月。婺源石田村汪氏僕王十五。正耘於田。忽僵仆。家人至。視之死矣。舁歸舍。尙有微喘。不敢斂。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十餘人自西來。皆著道服。所齎有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爲摔着地上。加毆擊。驅令荷擔。行至縣五侯廟。有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通引官。傳侯旨。問來何所須。答曰。當於婺源行。瘧冠帶者入。復出曰。侯不可。趣令急去。其人猶遷延。俄聞廟中傳呼曰。不卽行。別有處分。遂捨去。入嶽廟。復遭逐。乃從浙嶺適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所言如婺源。皆不許。遂至徽州。遍走三廟。亦不許。十人者慘沮不樂。迺遷之宣州。入一大祠。才及門。數人已出迎。若先知其來者。相見大喜。入白神。神許諾。仍敕健步徧報所屬土地。且假一鬼爲導。自北門孟郎中家始。旣至。以所齎物藏竈下。連大木立寨柵於外。若營壘然。逮旦。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椎其腦。卽仆地。次遇僕婢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而隕。凡留兩日。其徒一人入報。西南火光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望火所來。彊弩射之。卽滅。又二日。復報營外火光屬天。暨登陴。則已大熾。焚其柵立盡。不及措手。遂各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尋故道以歸。乃活。里人汪

賡新調廣德軍簽判。見其事。其妹婿余永觀。適爲宣城尉。卽遣書詢之。云孟生乃醫者。七月間闔門大疫。自二子始。婢妾死者二人。招村巫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疾歸而死。孟氏悉集一城師巫。併力禳禱。始愈。蓋所謂火焚其柵者此也。是歲浙西民疫。禍不勝計。獨江東無事。歛之神可謂仁矣。

十八婆

葉審言樞密。未第時。與衢州士人馬民彝善。民彝素清貧。後再娶峽山徐氏。以資入。因此頗豐贍。稱其妻爲十八婆。紹興三十二年。葉公自西府奉祠歸。壽昌縣故居。曰社墘。時方冬日。有兩村夫。荷轎輿一老婦人。自通爲馬先生妻。來相見。葉公命其女延之中堂。視其容貌。昔肥今瘠。絕與十八婆不類。問其故。答曰。年老多事。形骸銷瘦。無足怪者。皆疑之。扣其僕。僕曰。但見從店中出。指令來此。不知所自也。葉氏客徐。欽鄰。觀此嫗。面色枯黑。覺其非人。又從行小奴。攜裝匣在手。皆紙所爲。已故弊。乃送死明器耳。大呼而入曰。此鬼也。逐出之。嫗猶作色曰。謂人爲鬼。何無禮如是。旣出門。轎不由正道。而旁入山崦間。遂不見。數日後。民彝至。言其妻蓋未嘗出也。

張淡道人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峽山。少年時。好與方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留館其門。巾服蕭然。唯著青巾夾道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則攜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曉乃止。逢原學易。嘗閉戶。撰大衍數。不得其法。張隔室呼之曰。一秀才。此非君所解。明當語子。明日。授以軌析算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什器草木禽畜成壞壽夭。皆可坐致。持以驗之。不少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乃返。而囊無一錢。人

皆云能燒銀以自給。逢原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倒立壁下。以足掛壁。散髮實瓦盆內。酒從髮際滴瀝而出。逢原之祖德詮。年七十餘矣。張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厄。速用我法禳禱。可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爲道人善以言相恐。勿聽也。語纔出口。張已知之。卽捨去。入城中羅漢寺。時年五月。德詮病。逢原始往請之。不肯行。果死。其徒有頭陀一人。又祕藏紙畫牛一頭。每與客戲。則取圖掛壁。劉生草其旁。良久。草或食盡。或齧齧過半。遺糞在地。可掃也。後以牛與頭陀。而令買火麻四十九斤。紐爲大索。囑之曰。吾將死。死時勿棺斂。只以索從肩至足。通纏之。掘寺後空地。爲坎埋我。過七日。輒一發視。頭陀謹奉戒。旣死七日。發其穴。面色如渥丹。至四十九日。凡七發。但餘麻絙在。并敗履一雙。尸空空矣。逢原嘗贈之詩曰。鐵笛愛吹風。月夜夾衣能禦雪。霜天伊子試問行年。看笑指松筠。未是堅。張以匹絹大書之。筆蹟甚偉。又以匹絹書永法授逢原。逢原死。鄉人多求所書法。其子夢良不欲泄。舉而焚之。軌析之術。徐氏子孫略知其大概而不精矣。

嘉陵江邊寺

中奉大夫王旦。字明仲。興州人。所居去郡數十里。前枕嘉陵江。嘗晚飲霑醉。獨行江邊。小憩礮石上。望道左松檜森蔚成行。月影在地。顧而樂之。憶常時所未見也。乘興步其中。且二里。得一蕭寺。佛殿屹立。長明燈熒熒然。寂不見人。稍行至方丈。始有一僧迎揖。乃故人也。就坐良久。忽悟僧已死。問曰。師去世累歲矣。乃在此邪。僧曰。然。語笑如初。存問交游。今皆安在。幾至夜半。倦欲寐。僧引入西偏小室。使就枕。戒之曰。此多惡趣。毋輒出。須天且明。吾來呼公起矣。遂去。旦裴回室中。覺境象荒閭。不能睡。俯窺牕外。竹影參差。心

愈動。登牀展轉。目不交睫。不暇俟其呼。徑起出戶。遙見僧堂燈燭甚盛。趨就焉。衆方列坐。數僕以杓行粥。鉢內炎炎有光。逼而視之。蓋鎔銅汁也。熱腥迎鼻。不可聞。犇而還。復見昨僧。咄曰。戒君勿出。無恐否。命行者秉炬送歸。中塗炬滅。且蹶於地。驚而寤。則身元在石上了。未嘗出。殆如夢游云。

休寧獵戶

休寧張村民張五。以弋獵爲生。家道粗給。嘗逐一麀。麀將二子行。不能速。遂爲所及。度不可免。顧田之下。有浮土。乃引二子下。擁土培覆之。而自投於罔中。張之母遙望見。奔至罔所。具以告其子。卽破罔出。麀并二雛皆得活。張氏母子相顧。悔前所爲。悉取罌罌之屬焚棄之。自是不復獵。休寧多猴。喜暴人稼。穡民以計籠取之。至一檻數百。然後微開其板。纔可容一猴。呼語之曰。放一枚出。則釋汝。羣猴共執一小者推出之。民擊之以椎。卽死。檻中猴望而號呼。至於墮淚。則又索其一。如是至盡乃止。土人云。麥禾方熟時。猴百十爲羣。執臂人立。爲魚麗之陣。自東而西。跳踉數四。禾盡偃。乃攫取之。餘者皆摔踏委去。邱中爲空。故惡而殺之。然亦不仁矣。

賈成之

賈成之者。寶文閣學士讜之子。通判橫州。有吏材。負氣不肯處人下。太守鄱陽王翰。不與校。以郡事付之。得其歡心。凡同寮四年。而後守趙。持來始至。卽與賈立敵。盡捕通判羣吏。械於獄。必令列其官不法事。吏不勝笞掠。強誣服云。通判每納經制銀。率取耗什三以入己。持以告轉運判官朱玘。玘知其不然。移檄罷其獄。且召賈入幕府。持慮爲己害。與所善鄧教授謀。遣軍校黃賜。采毒草於外。合爲藥。而具酒延賈。中席

更衣呼其子以藥授官奴阮玉投酒中捧以爲壽寧浦令劉儼時在坐酒入賈口便覺腸胃掣痛眼鼻血流急命駕歸及家已冥冥妻子環坐哭賈開目曰勿哭我落人先手輸了性命不用經有司吾當下訴陰府遠則五日近以三日爲期先取趙持次取鄧某然後及儼玉輩經夕而死臨入棺頭面皆拆裂郡人見通判騎從如常日儀趨詣府闈者入白持涔然如斗水沃體明日出視事未至廳屏有撒沙自上而下每著身處皆成火燃典客立於傍一沙濺之亦遭灼良久乃止又明日坐堂上小孫八九歲方戲劇驚曰賈通判掣翁翁頭巾颺空去持摸其首則巾乃在地上遂得病時時拊膺曰節級緩縛我待教授來我卽去越三日死時乾道元年七月也鄧教授考試象州與監試簽判王粲然試官盧覺參語忽起與人揖回顧曰賈通判相守勢須俱行煩鄉人爲我治後事鄉人者覺也二人曰白晝昭昭焉有是事君豈以心勞致恍忽邪鄧指廡下曰彼在此危立久矣趨入室仆牀上小吏喚之已絕黃賜阮玉不數旬繼死劉儼罷官桂林乘舟上灘水見賈來壓其舟遂病死旣而復蘇如是者至於再不知今爲如何持之子護喪至貴州亦暴卒復生然昏昏如狂醉矣

馬識遠

馬識遠字彥達東州人宣和六年武舉進士第一建炎三年爲壽春守虜騎南侵過城下識遠以靖康時嘗奉使至虜虜將知之扣城呼曰馬提刑與我相識何不開門壽春人籍籍言郡守與虜通者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通判本有異志卽自爲降書啟城迎拜虜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與俱行通判又欲以虜退爲己功乃上章言郡守降虜己獨保全一城奏方去而識遠得回纔留北軍三日通判窘懼卽爲

惡言動衆。亡賴少年相與取讖遠殺之。家人子亦多死。朝廷嘉通判之功。擢爲本郡守。大喜過望。受命之日。合樂享吏士。酒纔三行。於坐上得疾。如有所見。叩頭雪泣。引罪自責曰。某實以城降。反冒以爲功。而使公罹非命。某悔無及矣。卽仆地死。至紹興十年。復河南地。觀文殿學士孟富文（庾）爲西京留守。辟椽屬十人。每日會食。承議郎王尙功者。忽以病不至。公遣掌客邀之。良久不反命。復遣一人焉。至於四五。皆不來。滿坐怪之。旣而數輩同至。面無人色。言曰。王制幹瞪坐於地。頭如栲栳。形容絕可怖。見之皆驚蹶氣絕。移時乃蘇。是以後期至。孟公率幕府步往視之。王猶能言曰。乞召嵩山道士。時道士適在府。卽結壇召呼鬼神。俄有暴風肅然起於庭。風止。一人長可尺餘。紫袍金帶。眉目皆可觀。冉冉空際。詰道士曰。吾以冤訴於上帝。得請而來。非祟也。師安得以法繩我。道士不敢對。孟公親焚香問之。始自言爲馬識遠。曰。方守壽春時。王生爲法曹。嘗夜相過。說以迎虜。識遠拒不可。遂與通判謀翻城。又矯爲降文。宣言於下。以致殺身破家之禍。通判旣攘郡印有之。王生亦用保境受賞。嗟乎冤哉。言訖。泣下歔歔曰。帝許我報有罪矣。警然而逝。王生明日死。

祖寺丞

趙公時（霈）侍郎。政和八年冬。爲無爲軍教授。通判祖翺者。濟南人。本法家。嘗歷大理丞。處身廉謹。以法律爲己任。趙嘗夢游一小寺。寺旁有池。方不踰尋丈。四周朱欄三重。內一重可高二尺。中高三尺。其外四尺許。趙身在重欄內。去水止三四步。視池中有一浮屍。惡之。方欲越欄出。舉足極難。屍忽起。逐人。趙蹴之於水。再欲出。又起如初。復蹴之。至於三。其行稍緩。其容戚戚然。若有所訴。詢之云。昔日罪不至死。爲通

判祖寺丞枉殺抱冤數年矣。趙曰：祖丞明習法律，於刑獄事尤詳敬，決不妄殺人。答曰：此事固非祖公意，然因其疑，遂送他所，竟以死罪定斷，故冤有所歸。渠壽命不得久，將死矣，聊欲君知之。言訖，卽躍入水。趙睨重欄，愈高，唯四角差低，甚易之。然卒不可踰越，屍自水中指云：從高處甚易，遂如其言，踉蹌一舉，已出平地。復賀曰：既過此欄，前程無留礙矣。覺而驚異之。時踰適出外邑，迨其歸，纔五日，得內障目疾，日以益甚，甚至不能瞻視。乃丐宮祠，又月餘，目頓愈。忽中風淫，手足遂廢。及得請而歸，過梁山灤口，舟壞水入，篙師急救，拯僅能登岸。翮驚懼暴亡，距趙夢不數月。噫！囹圄之事，深可畏哉。趙夢中不能問其姓名，及所坐何事，爲可惜也。

潞府鬼

潞州簽判廳在府治西，相傳彊鬼宅其中，無敢居者。但以爲防城油藥庫。安陽王審言爲司法參軍，當春時與同寮來之邵綦，亢數人攜妓載酒往游焉。且詣後園習射，射畢酣飲於堂，忽聞屏後笑聲如偉丈夫，一坐盡驚。客中有膽氣者呼問曰：所笑何事？答曰：身居此久，壹鬱不自聊，知諸君春游，羨人生之樂，不覺失聲耳。能飲乎？曰：甚善。客起酌巨杯，翻手置屏內，卽有接者。又聞引滿稱快聲，俄擲空杯出。客又問曰：君爲烈士，當精於弓矢，能一發乎？曰：敢不爲君歡。然當小相避也。旣以弓矢入，衆各負壁坐。少焉，一矢破屏，紙而出，捷疾中的，不少偏。始敬異之，皆起曰：敢問君爲何代人，姓名爲何？何以終此地？曰：吾姓賀蘭，名鑿，語未竟，或哂其名不雅馴，怒曰：君何不學，豈不見詩小戎篇陰鞞鑿續者乎？遂言曰：鑿生於唐大曆間，因至昭義，謁節度使李抱真，干以平山東之策，爲讒口所譖，見殺於此地。身首異處，骸骨棄不收，經數百年。

逢人必申訴。往往以鬼物見待。怖而出。故沉淪至今。諸君俊人也。頗相哀否。坐客皆愀然。有問以休咎者。一一詢官氏。徐而語曰。來司戶位至侍從。然享壽之永。則不若王司法。時諸曹吏士及官奴。見如是。皆奔歸。謹傳一州。太守馬昭中玉。獨不信。以爲僚吏。溷於酒。興妄言。盡械繫其從卒。且將論劾之。衆懼各散去。明日。中玉自至其處。察視之。屏上穴紙。固在。命發堂門鑰。鑰已開。門閉如初。呼健卒。併力推扉。牢不可啓。已而大聲起於梁間。叱曰。汝何敢爾。獨不記作星子尉時某事耶。中玉趨而出。自是無人復敢往。司戶乃來之邵。果爲工部侍郎。審言以列大夫知萊州。壽七十五而卒。

舞陽侯廟

馮當可（時行）爲萬州守郡。有舞陽侯樊噲廟。民俗奉之甚謹。馮以爲噲從漢高祖入蜀。漢未久。卽還定三秦。取項羽。未嘗復西。而萬州落南已深。與黔中接。非噲所得至也。是必夷祿之鬼。假託附著。以取血食爾。法不當祀。卽日撤其祠。未幾出視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儀狀甚武。坐於公庭上。馮知其怪也。叱之。掀髯怒曰。吾乃漢舞陽侯。廟食於茲地。千歲矣。何負於君。而見毀撤。吾無所歸。今當與君同處。此馮以所疑質責之。其人自言爲真噲。不已。馮奮曰。借使真樊噲。亦何足道。歷詆其平生所爲。不少懾。神無以爲計。奄奄而滅。自是雖不復形見。然日撓其家。馮之子。年七八歲。屢執縛於大木之杪。如是數月。馮用公事去郡。然後已。

羅赤脚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攜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

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饒風關。盡銳迭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晏當伏鉄質。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而歸。公始敬異之。連奏爲太和沖夷先生。好游漢州。每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紹興丙辰歲。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不細。當相爲除之。命煮水數斗。取竈下灰一籃。喚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勃然。妾卽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女僧否。今安在。曰。在某處。亟呼之。伺且至。則又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遂付於僧。而取其直。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如意事。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畫一官人。綠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輿一板。凶服者隨之。而哭。廣都龍華寺者。宇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忽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曰。入祠堂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時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楊村鎮館於陳氏。夜如廁。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垣入圃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寓訊如溫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卽上道。戒其僕曰。自此而左。唯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它塗。以西。幸無誤。僕應曰。諾。退而背其言。行抵古城鎮。羅悶然不怡。曰。汝諸人必寘我死地。固語汝勿爲此來。今無及矣。是夕病復作。古城者。金堂屬鎮也。及溫江而殂。蜀人以爲年百七八十歲矣。士人往問科名得失。奇應如神。茲不載。

費道樞

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長安。舍於燕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銜山。主家婦嫣然倚戶。顧客微笑。發勞苦之語。中夜獨身來前。曰。竊慕上客風致。願奉頃刻之歡。可乎。費愕然曰。汝何爲者。何以得至此。曰。我父京師販繒主人也。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今亡。貧無以歸。不能忍獨宿。冒恥就子。費曰。吾不欲犯非禮。汝之情。吾實知之。當往訪汝父。令遣人迎汝。汝勿怒。婦人羞愧不樂去。費至京。他日過某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人。安得與我有故。答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所託。是以來。翁躡履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殆矣。君姓字真是也。願聞其說。具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爲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夢。果所見女之時。卽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爲巴東守。

楊抽馬

楊望才。字希呂。蜀州江原人。自爲兒童。所見已異。嘗從同學生借錢。預言其箚中所攜數。啓之而信。旣長。遂以術聞。蜀人目爲楊抽馬。容狀醜怪。雙目如鬼。所言事絕奇。其居舍南。大木蔽芾數丈。忽書揭於門。曰。明日午未間。行人不可過此。過則遇奇禍。縣人皆相戒勿敢往。如期。木自拔仆地。盈塞街中。而兩旁屋瓦。略不損。然所爲初。乃類妖誕。每持縑帛賣於肆。若三丈。若四丈。主人審度之。價錢使去。旣而驗之。財三四尺爾。或跨驃訪人。而託故暫出。繫驃其庭。行久不反。驃亦無聲。視之。翦紙所爲也。或詣郡告其妖云。每祠祀時。設爲位六。虛其東偏二位。而楊夫婦與相對。又一僧一道士坐其下。左道惑衆。在法當死。坐是執送獄。獄吏素畏信之。不敢加械。杻。又慮逸去。楊知其意。謂曰。無懼我。我當再被刑責。數已定。吾含笑受之。吾

前日爲某事某事。法所不捨。蓋魔業使然。度此兩厄。則成道矣。司理楊忱夜定獄。楊言曰。賢叔某有信來乎。殊可惜。忱不答。暨出戶。而成都人來。正報叔訃。他日又謂忱曰。明年君家有喜。名連望字者四人。及第。忱一女。年十六七歲。暴得疾。更數醫不效。則又告之曰。公女久病。醫陳生用某藥。李生用某藥。皆非是。此獨後庭朴樹內蛇。祟爾。急屏去藥。須我受杖了。爲以符治之。女當平安。勿憂也。忱歸語其妻。且疑且信。蓋常見小蛇。延緣樹間。而所說易醫用藥。皆不妄。後楊受杖歸。書符遺忱。使挂於樹。女卽洒然。明年忱羣從兄弟類試。果四人中選。曰從望。民望。松望。泰望。先是楊取倡女爲妻。一日招兩杖。直至其居。與錢三萬。令用官大杖。撻己及妻各二十下。兩人驚問故。曰。吾夫婦當罹此禍。今先禳之。皆不敢從而去。及獄成。與妻皆得杖。如所欲禳之數。而持杖者。正其所招兩人。晚來成都。其門如市。士人問命。應時卽答。或作賦一首。詩數十韻。長歌序。引信筆。輒成。每類試。必先爲一詩示人。語祕不可曉。迨揭榜。則魁者姓名。必委曲見於詩。或全榜百餘人。豫書而緘之。多空缺偏傍。不成全字。等級高下。無有不合。四川制置司。求三十年前案牘。不得。以告楊。楊曰。在某室某。第幾。杳中。如言而獲。眉山師。環造其家。鄉人在坐。新得一馬。黑體而白鼻。楊曰。以此馬與我。君將不利。客恚曰。先生恃有術。欲奪吾馬。吾用錢百千。未能旬日。而可脅取乎。楊曰。欲爲君救此厄。而不吾信。命也。明年五月二十日。冤當督報。謹志之。勿視其芻秣。善護左肋。過此日。或可再相見。客愈怒。固不聽。亦忘其語。明年是日。親飼馬。馬忽跑躍。蹠其左肋下。卽死。關壽卿（耆孫）爲果州教授。致書爲同僚。詢休咎。僕未至。楊在室告其妻。令以飯糲。關教授僕。飯已具。僕方及門。又迎問之曰。不問己事。而爲他人來。何也。僕驚拜。殊不知所以然。與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暱。嘗貸錢二十千。富子靳

不與夜處外室。聞扣門聲。曰：我乃東家女。夫婿使酒見逐。夜不可遠去。幸見容。富子欣然延納。與共寢。慮父母覺。未曉呼使起。杳不應。但聞血腥滿帳。挑燈照之。女身首斷爲三。鮮血橫流。如方被刑者。駭悸幾絕。自念奇禍作。非楊君無以救。奔詣其家。排闥入告急。楊曰：與君游久。緩急當同之前。日相從假貸。拒不我與。今急而求我。何故。富子哀泣引咎。楊笑曰：此易爾。無庸憂。持吾符歸。寘室中。亟閉戶。切勿語人。富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但當與我所需二萬錢。遂以符歸。惴惴竟夜。遲明潛入室。不見尸。一榻皎然。若未嘗有漬汗者。不勝喜。卽日攜謝錢。且攜酒殺過楊所。楊曰：吾家穴隘。不可飲。盍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席對酌。視當壚婦。絕似前夕所偶者。唯顏色萎黃。爲不類。婦亦頻屬目。類有所疑。呼問之。對曰：兩日前。夢人召至一處。少年郎留連竟夕。暨睡醒。體中殊不佳。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今猶奄奄短氣。平生未嘗感此疾也。始悟所致。蓋其魂云。虞丞相自荆襄召還。子公亮遺書扣所向。楊答曰：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簽書。虞公以謂簽書不帶同字已久。旣而守蘇臺。到官十五日。召爲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錢處和先爲簽書。故加同字。如此類甚多。不勝載。

青城老澤

青城縣外八十里老人村。土人謂之老澤。東坡集中所載。不食鹽酪。年過百歲者。蓋此也。平時無人至其處。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以春暮作意往游。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晚。鳥鳴猿悲。境界淒厲。同行相顧。塵埃之念如掃。策杖徐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之。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欣然延入。布葦席而坐。諸客謝曰：中夜爲不速之客。庖僕尙遠。無所得食。願從翁賒一餐。明當償。

直矣。翁曰：幸不以糲食見鄙，敢論直乎？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盆，當席間，環以椀，揖客共食。翁獨據榻，正中坐，俄烝一物，如小兒狀，寘於前，衆莫敢下箸。獨壽卿擘食少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愛，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此松根下人參也。明日導往傍舍，亦皆喜，爭相延飲饌。曰：茲地無稅租，吾劇山爲壠，僅可播種，以贍伏臘。縣吏不到門，或經年無人跡，諸賢何爲肯臨之？留三日，始送出山。凡在彼所見數百人，其少者亦龐眉白髮，略無小兒女曹，後不暇再往。

閩州通判子

閩州通判之子，數遣小兵貨物於市，嘗持象笏至富民家。民詰之曰：此吾家物，汝從何得之？兵以實告。民入索篋中，果不見，證其爲盜，執而訟於官。時同郡數家被盜，所失財物甚衆，立賞迹捕，莫能得。及聞是事，皆詣府投牒，吏就鞫問，其對如初。郡守韓君以語倅倅，心疑其子，潛入書室，見所陳衣服器皿玩好，皆非己所有，大駭，呼問之，以竊對。父震怒曰：吾不幸生子，而以穿窬爲罪，世間之辱，何以過此！命擒縛送府。子殊無懼色，守以美言誘之曰：吾與汝父同寮，當爲汝地，但還諸人元失物，必不窮竟也。遣兵官監詣其室，盡取所藏，子具言某物某家者，某物某家者，乃各以付失主，但餘皮襪一雙，無主名，子再拜懇請曰：願以見賜，守問何所用，對曰：頃登子城，見此物在城下，試取著之，便履空如平地，自是入人家，白晝亦不能覺。守益不信，還其襪，且驗焉。子欣然，才著畢，騰升屋端，了無滯礙，其去如飛，竟失所往。予婦姪張寅爲臨桂丞，聞之於靈川尉王琨，琨云：此近年事，不欲顯其姓名，特未審也。

小溪縣令妾

蜀士某部綱東下。出成都泊舟江瀆廟。天未明入祠拜謁。望正殿內一婦人已先在。疑其鬼也。甚懼。稍定倚戶窺之。婦人焚香亟拜泣而禱曰。妾本京師人。早失父。隨母入川。嫁成都人某氏。今七年。生男女二人。良人去年赴敘州小溪令。不挈家行。亦無書信來。近聞負約別娶矣。妾窮獨難久處。四顧子子更無親戚可依。曉夕思之。惟有一死。願大王監此心。卽以剗刀自刎。登時仆地。士人驚怪。且恐暗昧累己。亟登舟解維。過小溪。所謂縣令者。乃鄉人也。出迎於江亭。從容及其家事。令曰。向買一妾。留家間。久未暇取。士人略道其形容蹤跡。令驚曰。皆是也。君何由知之。乃話所見。令瞿然俯首不語。俄告去。喚湯至。已不能執杯。曰。君所言才畢。此人卽在傍。吾不免矣。遂升車回。及縣治而死。此乾道元年事也。

蘭溪獄

蘭溪祝氏大家也。所居去縣三十里。一子甫冠。頗知書。宅之側鑿大塘數十畝。秋冬之交。水涸。得枯骸一具於岸邊樹下。莫知所從來。鄰不敢隱。聞之。里正先是有道人行。巧至祝氏。需索無厭。祝怒。驅使出。語不遜。祝毆之。道人佯死。祝蒼黃欲告官。迫夜未果。道人知不可欺。遂謝罪去。里正夙與祝氏訟。田有隙。遂稱祝昔嘗筮人至死。今尸正在其塘內。以白縣。縣宰信以爲然。逮下獄。凡證左胥史。訟其冤者。宰悉以爲受賕。託愈加繩治。笞掠無虛日。祝素富室。且業儒。未嘗知官府事。不勝慘毒。自誣服。其母慮不得免。迎枯骨之魂。歸家焚香致禱。日夕號泣。且揭榜立賞。募人捕真盜。縣獄具。將上之郡矣。前所謂行巧者。在鄂岳間。欲過湘南。陟衡嶽。夢人告曰。子未可遽行。翌日將有來追者。寤而異之。及明。別與一道流相遇。市酒共飲。問其從何來。有何新事。曰。吾從婺州來。到蘭溪時。聞市人籍籍談祝家冤事。因具語之。丐者矍然曰。詐之。

者我也。我坐此罪，固已得譴於幽冥。今彼繫囹圄，死在旦暮，我不往直之，則真緣我以死，冤債何時竟乎？乃強後來者與俱東，兼程抵婺，自列於縣。縣宰猶謂其不然，疑未決，已而它邑獲盜，訊鞫間，自言本屠者，嘗賒買客牛，客督直甚急，計未能償，潛害客，乘夜置尸，祝氏塘中云。祝於是始得釋。

紅奴兒

池州青陽主簿斛世將，官滿還臨安。縣人劉錄事者，亦赴調，寓於它館。斛過之，共飯，飯才罷，又欲同詣肆，啜湯餅。劉曰：食方下咽，勢不能卽飲。君盍還邸小憩，吾徐往相就矣。斛去移時，劉往訪之，已病臥牀上。望見劉，悲淚如雨。良久言曰：吾死期至矣。適從君所歸，穿抱劍營街未畢，逢一婦人呼語曰：君向與我約，如何始以不娶欺我？既而背之。我病，君略不相視。天地間豈有忍人如君比者？今事已爾，我亦不復云。但君亦且得病，病狀殊類我。我雖在此，必不往視君。君勉之，遂別去。吾行數步思之，蓋昔時所與游倡女紅奴兒者，其死三年矣。吾心惘然，迨反舍，意緒良不佳，疾勢已然，當不能起。奈何奈何！劉爲作粥，煮藥，至暮乃歸邸。後七日果死。其黨能談其往事者，云曲折病狀，皆與鬼言合。蓋索買湯餅之時，魂已去幹矣。時乾道二年。

徐侍郎

衢州人徐生，爲新喻丞，被憲司檄鞫獄於廬陵。行未至吉水三十里，值暮，將宿客邸。大姓徐叟者，力邀迎止其家，烹羊置酒，主禮勤甚。丞意以謂叟特以宗盟故耳。至夜，密告曰：老人居此，未嘗與士大夫接。昨夕夢大官行李過門，先牌題云徐侍郎。而今日君至，君必且貴不疑，願以子孫爲託。丞少年登科，自待良不

薄聞其語欣然。且約還日復過之。遂去抵郡。踰月而訖事。東歸徑謁叟。叟館犒如初。然禮敬頗衰矣。臨別愀然曰。丞公是行得無有欺方寸乎。疇昔之夜。夢神人告我。謂君受人錢五百千。鞠獄故不以實。官爵當削除。而年壽亦不遠。君何不自重。負吾所期。丞驚愧不能答。既還家。會薦員滿品。詣臨安改秩。甫受告。即得疾。死逆旅中。其父本米僧也。隨子之官。日夜導以不義。廬陵之役。本富民毆殺人。丞納民賂。抑民僕使。承僕坐死。故陰譴及之。既亡而父猶在。凡所獲亦隨手散去。其貧如初。

安氏冤

京師安氏女。嫁李維能觀察之子。爲祟所憑。呼道士治之。乃白馬大王廟中小鬼也。用驅邪院法結正。斬其首。安氏遂甦。越旬日復作。又治之。祟憑附語曰。前人罪不至殊死。法師太不恕。須臾考問。亦廟鬼也。復斬之。後半月病勢愈熾。道士至。安氏作鬼語曰。前兩祟乃鬼爾。法師可以誅。吾爲正神。非師所得治。且師旣用極刑。損二鬼矣。吾何畏之。有今將與師較勝負。道士度力不能勝。潛遁去。李訪諸姻舊。擇善法者拯之。纔至。安氏曰。師勿治我。我所訴者。隔世冤也。我本蜀人。以商賈爲業。安氏吾妻也。乘吾之出。與外人宣淫。伺吾歸。陰以計見殺。冤魄棲棲。行求四方。二十有五年。不獲。近詣白馬廟。始見二鬼。言其詳。知前妻乃在此。今得命相償。則可去。師無見苦也。道士曰。汝旣有冤。吾不汝治。但曩事歲月已久。冤冤相報。寧有窮期。吾今令李宅作善緣。薦汝俾汝盡釋前憤。以安生天。如何。安氏自牀趨下。作蜀音聲。喏爲男子拜。以謝。李公卽命載錢二百千。送天慶觀。爲設九幽醮。安氏又再拜謝。欵然而蘇。李舉家齋素。將以某日醮。前一夕又病如初。李大怒。自詣其室譙責之。拱而言曰。諸事蒙盡力。冥塗豈不知感。但明日醮。指當與何州何

人安氏前生爲何姓。前日失於稟白。今如不言。則功德失所付矣。李大驚異。悉令道所以然。又曰。有舍弟某亦同行。乞併賜薦拔。庶幾皆得往生。李從其請。安氏遂無恙。安氏之姊嫁趙伯儀。伯儀居湖州武康。爲王盼說。

無足婦人

關子東說其兄博士演在京師。見婦人丐於市。衣敝體垢。無兩足。但以手行。而容貌絕冶。有朝士見而悅之。駐馬問曰。汝有父母乎。曰無。有姻戚乎。曰無。能縫衽乎。曰頗亦能之。朝士曰。與其行乞棲棲。孰若爲人妾。斂眉歎曰。形骸若此。不能自料理。若爲婢子。則役於人者也。安能使人爲己役乎。且誰肯用之。士歸語其妻。妻亦惻然。取致其家。爲之沐浴更衣。調視其飲食。授以針指。敏捷工緻。一家憐愛焉。士亦稍與之呢。居一年許。出游相國寺。遇道人。駭曰。子妖氣甚盛。奈何。士以爲誑。已怒不應。異日再見。曰。祟急矣。子其實語我。我無求於子也。家豈有古器若折足鑪鼎之屬乎。曰無之。問不已。士不能掩。始以妾告。曰。是矣。是矣。亟避之。明日宜馳往百里外。藉使不能及。姑隨日力所至。託宿深關固拒。中夜聞扣戶者。無得開。或可以免。捨是無策也。士始怖。不謀於家。假良馬。盡日極行。逼暮。舍於逆旅。歇未定。道上塵起。旗幟前驅。一偉丈夫乘黑馬。亦詣焉。長揖而坐。指一房相對宿。略不交談。士愈懼。閉戶不敢寢。夜艾。外間疾呼曰。君家忽值喪禍。令我持書來。時燈火尙存。自隙窺覘。乃無足婦人。負兩肉翼。翼色正青。士駭汗如雨。偉人遽撤闌出。揮劍擊之。婦人長嘯而去。明日士起。見偉人拜而謝之。曰。微尊官。吾不知死所矣。敢問公爲誰。曰。子識我乎。乃相國寺道人也。曩固告子矣。我卽子之本命神。以子平生虔心奉我。故來救護。言訖。與車馬皆不見。

沈先生

沈先生者和州道士。不知始所以得道。常時默默。不深與人往來。值其從容時。肆意談說未來休咎事。無不中的。然不可問也。人與之食。受之不辭。居無事。或至經月不食。宣和間。有言其名於朝者。召入禁中。偃蹇不下拜。扣其所學。亦泛然無言。不合旨。猶以爲正素大夫。遣歸故郡。建炎元年秋。忽著衰蔴。立於譙門外。拊膺大哭。良久。回首望門內而哭。三日乃止。未幾。劇賊張遇攻破城。郡守率州兵保子城。賊不能下。遂去。凡居民在外者皆被害。後二年。徧詣塵市。與人相別。且告之曰。有米莫做粥。有錢莫做屋。人不能領其意。自是不知所往。是歲虜犯淮西。和州受禍最酷云。

李吉爇雞

范寅賓自長沙調官於臨安。與客買酒昇陽樓上。有賣爇雞者。向范再拜。盡以所攜爲獻。視其人。蓋舊僕李吉也。死數年矣。驚問之曰。汝非李吉乎。曰然。汝旣死爲鬼。安得復在。笑曰。世間如吉輩不少。但人不能識。指樓上坐者某人。及道間往來者。曰。此皆我輩也。與人雜處商販傭作。而未嘗爲害。豈特此有之。公家所常使浣濯婦人。趙婆者。亦鬼耳。公歸試問之。渠必諱拒。乃探腰間二小石。以授范。曰。示以此物。當令渠本形立見。范曰。汝所烹雞可食否。曰。使不可食。豈敢以獻乎。良久。乃去。范藏其石還家。以告其妻韓氏。韓氏曰。趙婆出入吾家二十年矣。奈何以鬼待之。他日趙至。范戲語之曰。吾聞汝乃鬼。果否。趙慍曰。與公家周旋久。無相戲。范曰。李吉告我如此。示以石。趙色變。忽一聲如裂帛。遂不見。此事與小說中所載者多同。蓋鬼技等耳。

方氏女

婺州浦江方氏女。未適人。爲魅所惑。每日過午。則盛飾插花就枕。移兩時乃寤。必酒色著面。喜氣津津然。女兒問其故。曰不可言。人世無此樂也。道士百法治之。反遭困辱。或發其隱匿。曰汝與某家婦人往來。道行如此。安得敢治我。或爲批頰抵冠。狼狽而出。近縣巫術聞之。皆莫敢至。其家掃室焚香。具爲訴謀。遣僕如貴溪。告於龍虎山張天師。僕至彼之日。女在堂上。見兩黃衣卒來追己。初猶不肯行。卒曰娘子無所苦。纔對事畢。卽歸矣。遂隨以去。凡所經途。皆平日所識。俄至東嶽行祠。引入小殿下。殿正北向。主者命呼女升殿。女竊視其服。紫袍紅鞞帶佩魚。全如今侍從之服。戒之曰。汝爲山魃繖繞。曲折吾已盡知。但當直述。將釋汝。初女被祟時。實其亡叔爲媒。約是日先在廷下。瞬目招女。使勿言。女竟隱其事。但說魅情狀。及所與飲狎者。主者判云。元惡及其黨十人。皆杖脊遠配。永不放還。而不刺面。餘五六十人。亦杖臀編管。傳囚決遣。與世間不少異。又敕兩卒送女還。時家人見女仆地。踰兩時。口眼皆閉。扶齒灌藥。施鍼灼艾。俱不省。但四體不冷。知其非死也。僕歸云。旣投狀。天師判送東嶽。限一時內結絕。故神速如此。自是女平安如常。踰年而嫁。則猶處子云。

錦香囊

德興縣石田人汪蹈。紹興十六年。延上饒龔滂爲館客。書室元設兩榻。龔處其東。虛其西以待外客之至者。秋夜龔已寢。燈未滅。覺西榻窸窣聲。俄有婦人揭帳出。寶冠珠翹。瑤環玉珥。奇衣衽服。儀狀瓌麗。圖畫中所未覩。徑前相就。龔喜懼交懷。肅容問之曰。君何人。何自至此。曰中丞不須問。龔曰吾布衣也。安得蒙

此稱曰君明年登名鄉書。卽擢第。前程定矣。遂留宿。鷄初鳴。灑泣求去。解所佩錦香囊爲別。曰：謹祕此物。無得妄示人。苟一人見。卽不復香矣。過四十年。當復來取之。戀戀良久。攜手出戶。仰視天漢。指一大星曰：此我也。方諦觀。次有物如白練。自星中起。下垂至地。婦人卽登之。旣去丈餘。回顧曰：卽亟入室。脫有問者。勿得應。違吾言。將致大禍。遂冉冉上騰。而滅。龔疑竚瞻慕。不忍去。忽思向所戒。急歸閉關。未一息。聞人擊戶。拒答。怒罵而去。至明。視所遺囊。文錦爛然。非世間物。中貯一合。如玳瑁。以香實之。芳氣酷烈。不可名狀。具以語汪翁。汪壻王慶老。屢求觀不得。乘醉發筭偷翫。香自此歇矣。龔果自此登科。所謂中丞之祥。未知信否。予族人紱代龔爲館。見汪翁道此。

程佛子

德興縣新建村居民程氏。屋後二百步有溪。程翁每旦必攜漁具。往踞礮石而坐。施網罟焉。年三十時。正月望夜。夢人告曰：明日亟去釣。所當獲吞舟魚。覺而異之。鷄鳴便往。久無所覩。自念夢其欺我。歟。忽光從水面起。照石皆明。掬水濯面。澄心諦觀。但有大卵石。白如雪。光耀粲爛。一舉網卽得之。持以歸。婦子皆驚。曰：爾遍身安得火光。取置佛桌上。一室如晝。妻窺之。乃如乾紅色。頃刻化爲帶長三尺。無復石體。益驚異。炷香欲爇。間大已如楹。其長稱是。懼而出。率家人列拜。俄聞屋中膈膊聲。穴隙而望。如人拋擲散錢者。妻持竹畚入。漫貯十餘錢。方持行。已滿畚矣。小兒女用它器物拾取。莫不然。良久遍其所居。或擲諸水塘。未移時亦滿。其物在室中連日。翁拜而禱曰：貧賤如此。天賜之金。已過所望。願神尙亟還。無爲驚動鄉閭。使召大禍。至暮不復見。而柱下踊一牛頭。搖耳動目。儼然如生。明日乃寂然。程氏由此富贍。每歲必以正月。

十六日。設齋飯。緇黃名曰龍會齋。翁頗能振施貧乏。里人目爲程佛子。紹興二十九年。壽八十三歲而卒。其孫亦讀書應舉。

河北道士

宣和七年正月。望夜。京師太一宮張燈。觀者塞道。二人墜於池。宮卒急拯之。不肯上。肆言如狂。道衆施符勅百端。皆勿効。事聞禁中。詔寶籙宮主者往治。主者懼不勝。躬詣道堂。徧揖曰。吾黨有高術者。願相與出力。不然。將爲教門之累。堂中數百人。皆不敢答。某道士從河北來。獨奮身起。謂之曰。平時不肯力學。緩急乃滯人。卽仗劍以往。至池畔。二溺人皆拱手。某道士語衆曰。此強鬼也。非先拔其骨。不可。衆固不曉爲何法。某道士繞池禹步。誦呪良久。遣健卒入水掖溺者。已身軟如緜。泊至岸。則凝然塊肉也。叱問所自來。同辭對曰。某等亦道士也。生時善法籙。坐罪受譴。雖幽明殊塗。而平生所習。固在度。非都下同儕所能敵。不意神師一臨。茫無所措。今過惡昭著。執而囚諸無間獄。亦唯命。以爲薑粉。亦唯命。儻慈悲不殺。導以生路。使得免於下鬼。師之惠也。許之。復默存食頃。悉起立如常。其家人扶以去。兩觀黃冠。合詞喜謝。扣其故曰。此鬼不易制。若與之角。雖千人不能勝。吾嘗學拔鬼筋法。故一施之。筋骨旣盡。無能爲矣。皆歎曰。非所及也。撫州民宋善長。爲人傭。入京得事此道士。宋狡而慧。頗窺見所營爲。又嘗竊發其筭。習讀要訣。私爲閭閻治小祟。輒驗。師亦喜之。將傳授祕旨。而宋詭譎無行。且懈惰。不肯竟其學。會靖康之亂。西歸。後爲道士居州之祥符觀。其治鬼魅。亦如神。凡病瘥及疫者。以指畫其面中間。須臾。左熱如火。而右冷如冰。隨其冷熱。呼吸之。應手而愈。門人數十。皆得其緒餘。一人嘗至村民家。民家大小。皆以疫臥。治之不愈。詣郡邀宋。

行。宋入道室。取神將前茅鞭。三擊地。又取供餅裂其半授之。曰。無庸我去。持此與食。自能起矣。門人還至民家。病者皆已起。言曰。賴宋法師三聲雷救我。蓋其所習者五雷法也。

僧法恩

紹興十年。明州僧法恩。坐不軌誅。恩初以持穢跡呪著驗。郡人頗神之。不逞之徒。冀因是幸富貴。約某月某日。奉以爲主。舉兵盡戕官吏及巨室。然後掃衆趨臨安。不得志。卽逃入海。時郡守仇待制（念）已去。通判高世定攝事。羣凶謂事必成。至聚飲酒家。舉杯勸酬。相呼爲太尉。未發一日。其黨書恩甲子。詣卜者包大常問休咎。方退。又一人來。迨午未間。至者益衆。而所問皆同。且曰。欲圖一事可成否。包疑焉。給最後者曰。此非君五行。在吾術中。有不可言之貴。眠君狀貌。不足以當之。其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也。問者喜。走白恩。與俱至包肆。包下帷對之。再拜曰。賤術何所取。而天賜之福。今乃遇非常之慶。家有息女。不至醜陋。願得備姬嬪之列。卽延入室。導妻子出拜。置酒歌舞。使女勸之飲。包敬立良久。託爲買殺饌。亟出告之。世定輒呼兵官。卽日悉擒獲。獄成。恩乃元惡。繫於市。餘黨死者數十人。陳尸道上。是夜路都監出徼巡。見一人展轉於衆尸中。乃杖死而復甦者。掖起詢之。云。初入市就刑。但知怖懼。不復記省。方杖脅一下。神從頂間出。坐屋簷上。觀此身受杖畢。乃冥冥如夢。不知今所以活也。都監曰。汝旣合死。那得活。舉足蹴其傷。復死。世定用是得直。祕閣包生亦拜官。郡人合錢百萬與之。

金君卿妻

荆南某太守之女。年十有八歲。旣得婿。將擇日成禮。夢人告曰。此非汝夫。汝之夫乃金君卿也。旣覺。不以

語人。但於繡帶至每寸。輒繡金君卿三字。母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物色府中。至於胥史小吏。無有此人。詰其女。具以夢白。未幾所議之壻果死。後半歲。新峽州守入境。遣信至府。則金君卿也。始悟前事。至別厚待之。留連累日。知其新失伉儷。以女夢告之。金曰。君卿犬馬之齒。四十有二矣。比於賢女。年長以倍。又加其六焉。且悼亡未久。義不忍也。主人強之。且曰。因緣定數。君安能辭。不得已。竟成昏。後三十年。金乃卒。妻生數子。金官至度支郎中。番陽人也。

太平宰相

宣和中。艮嶽之觀游。極其偉麗。既有絳霄樓。華胥殿。諸離宮矣。其東偏接景龍門。巨竹千箇。蔽虧翠密。京師他苑。亦罕比。宮嬪出入其間。如仙宸帝所。徽宗命建樓以臨之。既成。而未有名。夢金紫人言曰。艮岳新樓。宜名爲倚翠。取唐杜甫詩。所謂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句也。夢中問汝何人。對曰。太平宰相。寤而異之。明旦。翰林學士李邦彥入對。奏事畢。偶問曰。近於苑中立小樓。下有修竹。當以何爲名。邦彥了不經思。卽以倚翠對。上驚喜。謂與夢協。時邦彥眷注已深。有意大用。自是數日間。拜尙書右丞。遂爲次相。

蔡州禳災

呂安老尙書。少時入蔡州學。同舍生七八人。黃昏潛出游。中夕乃還。忽驟雨傾注。而無雨具。是時學制崇嚴。又未嘗謁告。不敢外宿。旋於酒家假單衣衾。以竹揭其四角。負之而趨。將及學牆東。望巡邏者持火炬。傳呼而來。大恐。相距二十餘步。未敢前。邏卒忽反走。不復回顧。於是得踰牆而入。終昔惴惴。以爲必彰露。且獲譴屏斥矣。明日。兵官申府云。昨二更後大雨正作。出巡至某處。忽異物從北來。其上四平如席。模糊

不可辨。其下謾謾如人行。約有脚三二十隻。漸近學牆。乃不見。郡守以下。莫能測爲何物。邦人口相傳。皆以爲巨怪。講於官。每坊各建禳災道場。三晝夜。繪其狀。祠而磔之。然則前史所謂席帽行籥之妖。殆此類也。

王八郎

唐州比陽富人王八郎。歲至江淮爲大賈。因與一倡綢繆。每歸必憎惡其妻。銳欲逐之。妻智人也。生四女。已嫁三人。幼者甫數歲。度未可去。則巽辭答曰。與爾爲婦二十餘歲。女嫁有孫矣。今逐我安歸。王生又出行。遂攜倡來寓近巷客館。妻在家稍質賣器物。悉所有藏篋中。屋內空室如窠。人王復歸見之。愈怒曰。吾與汝不可復合。今日當決之。妻始奮曰。果如是。非告於官不可。卽執夫袂走謁縣。縣聽此離。而中分其貲。產王欲取幼女。妻訴曰。夫無狀。棄婦嬖倡。此女若隨之。必流落矣。縣宰義之。遂得女而出居於別村。買餅罌之屬。列門首。若販鬻者。故夫它日過門。猶以舊恩意與之。語曰。此物獲利幾何。胡不改圖。妻叱逐之曰。旣已決絕。便如路人。安得預我家事。自是不復相聞。女年及笄。以嫁方城田氏。時所蓄積已盈十萬緡。田氏盡得之。王生但與倡處。旣而客死於淮南。後數年。妻亦死。旣殯。將改葬。女念其父之未歸骨。遣人迎喪。欲與母合。各洗滌衣斂。共臥榻上。守視者稍怠。則兩骸已東西相背矣。以爲偶然爾。泣而移置元處。少頃又如前。乃知夫婦之情。死生契闊。猶爲怨偶如此。然竟同穴焉。

賈縣丞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於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於後軒。姚之舊

友賈縣丞來料理亡失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夜話。李因得識之。賈丞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井邑之盛。袞袞可聽。又嘗爲縉雲丞。說鬼仙英華事蹟。尤有据依。姚李更買酒設果。與之款接。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爲勅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語及怪神。唐具述英華之故。李應答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髮者乎。曰然。陝西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縉雲罷卽死。其兄葬之於某處。吾送之窆。乃反於今十年矣。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方追懼。毛髮爲洒淅。徐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白晝一來。雖同飲啄語笑。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殂。

黃烏喬

邵武黃敦立。少時游學校。讀書不成。但以勇膽戲笑。優游閭里間。邑人以其色黑而狡譎。目之曰烏喬。所居十里外有大廟。鄉民事之謹。施物甚多。皆門外祝者掌之。黃欲取其縑帛以嫁女。祝知難。以詞卻。姑語之曰。君盍以盃琰卜。若神許。君無不可者。黃再拜禱曰。積帛廟中。頗爲無用。移此以惠人。神所樂也。而庸祝不解神意。尙復云云。大王果見賜。願示以聖琰。或得陰琰。則夫人垂憐。尤爲上願。若得陽琰。則闔廟明神皆相許矣。祝不敢言。竟負帛以歸。它日與里人會。或戲之曰。君名有膽。今能持百錢詣廟。每偶人手中置一錢。君然後歸。當釀酒肉以犒。黃奮衣卽行。二少年輕勇者。陰迹其後。間道先入廟。雜於土偶間。窺其所爲。有頃黃至。拜而入。曰。黃敦立來施錢。大王請知。遂摸索偶像。各實錢其手。或手不可執。則實諸肩上。俄至少年所立處。突前執其臂。黃以爲鬼也。大呼曰。大王不能鈐勒部曲。吾來俵錢。而小鬼無禮如是。又

行如初。略無怯意。既畢事。扃廟門而出。其黨始歎服之。溪北舊有異物。好以夜至水濱。見徒涉者。必負之而南。或問其故。答曰。吾發願如此。非所求也。黃疑其必爲人害。詐爲它故。連夕往。是物如常態。負而南。後三日。黃謂之曰。禮尙往來。吾煩子多矣。願施微力以報。物謝不可。黃強舉而抱之。先已戒家僕束草然。巨石才達岸。卽擲於石上。其物哀鳴丐命。及燭至。化爲青面大獾矣。毆殺投火中。環數里皆聞其臭。怪自此絕。

王氏二妾

靖康二年春。都城不守。虜指取官吏軍民。無虛日。宗室婦女倡優。多不免。朝士王某家。早啓關。二婦人坐於外。徑趨入中堂。泣拜曰。妾等已發至軍前。竄身得歸。今不敢還。故居願爲公家婢。以脫命。二人皆美色。王納之。王無正室。嬖之甚。至與約不復娶。後爲中書舍人。出奉祠。忽起伉儷之議。一日食罷。二人盛飾。出拜。驚問之。對曰。向者以當死之身。蒙主君力。以得更生。且有天日之約。不謂君賜不終。中饋將有所屬。妾誼不得生。行當永訣。故告辭。王方慰而止之。又泣曰。業已如是。然妾不忍獨死。早來湯餅中。輒已置藥。恐毒發須臾。願勉處後事。妾今先導入泉塗矣。再拜而出。王大駭。起視之。則徑相攜赴水死。王無以爲計。呼家人語其故。急求藥解之。不及而卒。

沈見鬼

越民沈氏。世居山陰道旁。郡人奉諸暨東嶽廟甚謹。每三月二十八日。天齊帝生朝。合數郡伎術人。畢集祠下。往來者必經沈生門。紹興乙亥歲。三道流歸天台。以是日至門少憩。一人老矣。衣服藍縷。二人甚壯。

頗整潔。隨身齋乾糧。及馬杓之屬。坐久。沈出見之。三人長揖。求湯沃飯。沈併遺以蔬菜濁酒。皆喜謝。畢飯。老者從容告曰。子將有目疾。解腰間小瓢。奉藥三粒。云疾作時。幸可用此。沈唯唯。須臾辭去。復言中秋日。當再過此。千萬候我於門。若不相遇。後不復會矣。沈亦唯唯。寘藥佛堂隱奧處。未嘗以語家人。亦莫之信也。夏六月。真苦赤目。腫痛特甚。寢食俱廢。凡可用之藥。無不試。有加無瘳。始憶道人語。而忘藥所在。命遍索之。經日。得於佛堂塵埃中。取一粒。沃之以湯。銅箸點入眼。如冰雪。冷徹腦間。痛卽止。腫亦漸退。是夜熟睡。明旦起。雙目如常。所居去城十五里。城外石橋曰跨湖。頃兵難時。多殺人於此。一日騎驢入城。過午而歸。經此橋。見橋上下被髮流血者。斬首斷臂者。三兩相扶。莫知其極。奇形異狀。毫毛不能隱。驚而墜。迨起。復見之。如故態。且驚且走。不敢開目。比至家。日已晡。暮出舍前。見田間水際。亦如是大怖。而還過數日。又入城。其歸差早於前。所見儼然。但正心澄念以待之。悸魄稍定。自是常有所覩。漸不加畏。鄉人頗知其事。多往訪焉。韓總管喪愛子。念之不忘。召問沈。沈云。小人但見鬼物耳。若追召遣逐。不能也。韓曰。吾正不爲此。但恐兒魂魄尙幽滯。煩君一觀之。引詣昔所居。沈初不識。具言容貌舉止。所衣之服。與生時了不異。立於室中。韓舉室大慟。其後問者。不可以縷數。大抵皆如韓氏事。遂呼爲沈見鬼。五年之後。漸無所覩云。所謂道人中秋之約。竟忘之矣。好事者爲惜之。

星宮金鑰

甲志載建昌某氏紫姑神事。同縣李氏亦奉之甚謹。一子未娶。每見美女子往來家間。遂與狎昵。時對席飲酒。烹羊擊鮮。莫知所從致。父母知而禁之。不可。乃閉諸空室。女子猶能來。經旬日。謂曰。在此非樂處。盍

一往吾家乎。卽攜手出外。高馬文輿。導從已具。促登車。障以帷幔。略無所覩。不移時。到一大城。瑤宮瑤砌。佳麗列屋。氣候和淑。不能分晝夜。時時縱游。它所見珠毬甚多。粲絢五色。挂於椽間。問其名。曰。此汝常時望見。謂爲星者也。留之。一日。凭闌立。女曰。今日世間正旦也。生豁然省悟。私自悼曰。我在此甚樂。當新歲節。不於父母前再拜上壽。得無詒親念乎。女已知其意。悵然曰。汝有思親之心。吾不可復留。汝宜亟還。亦宿緣止此爾。命酌酒語別。取小襖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斂手。任足所向。道上逢奇獸異鬼。百靈祕怪。從汝覓物。可探懷中者。以一與之。切不得過此數。過則無繼矣。俟足踏地。則到人間。然後爲還家計。生泣而訣。旣行。覺耳旁如崩崖飛湍。響振河漢。天風吹衣。冷透肌骨。巨獸張口銜其袂。生憶女所戒。與物卽去。俄又一物來。如是者殆百數。摸索所攜。只餘其一。忽聞市聲嘈嘈。足亦履地。開目問人。乃泗州也。空子一身。茫不知爲計。啓襖視之。正存金鑰匙一箇。貨於市。得錢二十千。會綱舟南下。隨以歸。家人相見悲喜。曰。失之數月矣。

徐大夫

紹興初。韓叔夏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歸。有旨令詣都堂白宰相。時朝廷草創。官府儀範尙疎略。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簡倨稱。先在客次。眠韓綠袍。居下坐。殊不顧省。久之。乃問曰。君從甚處至此。韓曰。湖外來。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縱見得廟堂。亦何所濟。少焉朝退。省吏從廡下過。徐見之。拱而揖曰。前自指揮某事已。卽奉所戒。吏方愧謝。望見韓。驚而去。徐固不悟。繼復一人至。其語如前。俄亦趨避。而丞相下馬。直省官抗聲言請察院。徐大駭。急起欲謝過。燎爐在前。袖拂湯餅。仆衝灰蔽室。而不暇致一語。是日韓除右

司諫。卽具所見奏劾之。以爲身任使者。媚事胥徒。遂放罷。後數年。起知婺州。時劉立道大中爲禮部尙書。旦夕且秉政。其父不樂在臨安。來攝法曹於婺。因白事遲緩。徐責之曰。老耄如此。胡不歸。劉曰。兒子不見容。所以在此。徐瞠之曰。賢郎爲誰。曰。大中也。遽易噴爲笑曰。君精采逼人。雖老而健。法掾非所處。教官虛席。勉爲諸生一臨之。卽以權州學教授。

張拱遇仙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母黨龔氏。世爲醫。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售。嘗晨起披衣櫛髮。未洗頰。有道士迎日而來。目光罔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上坐。拱頗忿其倨。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質。故來誨汝。何賜拒之深。拱悟。起冠巾而出。與之語。及出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飭粥不繼。儻使不食。可飽。則上願也。俄而鬻蒸棗者來。道士取先所擲一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爲下。然卻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以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透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可乎。人能不淫。俗念自息。俗念旣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然旣啗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親旣終。昏嫁旣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詣名山。於懸絕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其門。一念不起。坐臥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遙乎六合之外矣。過此非今日可以語汝。

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有所失者累月，聞飲食氣輒嘔，遂不食。踰二年，糞溺俱絕，神氣明爽，步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旦至暮，緣京城外郭，可而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小差。母病痔二十年，衆藥不驗，漫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不御，內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卒。家人益憂疑之，逼而餽之食，食兼數人，爾後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屢諸室試之，不以爲苦。人或召醫，則攜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席，坐於旁，雖逾旬，涉月，杯水粒粟，無所須。喜飲酒，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其母沒，不知所終。

朱通判

紹興九年，邕州通判朱履，秩滿攜孥還家，裝資甚富。又部官銀綱，直可二十萬緡。舟行出廣西，朱有棋癖，每與客對局，寢食皆廢。嘗願得高僧逸士，能此藝者，與之終身焉。及中途，典謁吏通某道士求見，自言棋品甚高，朱大喜，亟延入。其人身長美鬚，談詞如雲，命席置局，薄暮不少倦。遂下榻留宿，從容言欲與同行之意。道士曰：某客遊於此，嘗扣人門而乞食，得許陪後乘，平生幸願也。朱益喜，及解維，置諸船尾，無日不同食。別一秀才作伴，皆能痛飲高歌，頗出小戲術，娛其子弟。上下皆悅之。相從兩旬，行至重湖，會大風雨，不能進，泊於別浦。飲弈如初。二鼓後，船忽欹側，壯夫十餘輩突門入，舉白刃嘯呼。朱氏小兒爭抱道士衣，求救。道士拱手曰：荷公家顧遇之極，不得已至此。豈宜以刃相向，命以次收縛，投諸湖。明旦分挈財貨，以去。縣聞之，遣官驗視，但浮尸狼籍，莫知主名。而岸側得小歷一卷，乃羣盜常日所用，口食歷，姓第具在。凡十有七人，以告於郡。事至朝廷，有旨令諸路迹捕得一賊者，白身爲承信郎，賞錢二百萬。建昌縣弓手數

輩善捕寇。因蹤跡盜。海客任齊乳香者。請於尉李鏞。願應募。西至長沙。見人賣廣藥於肆。試以姓第呼之。輒回首。走報戎邏執之。與俱詣旅邸。一室施青紗廚。列器皿甚濟。訪其人。則從後戶遁矣。蓋僞道士者也。獄鞫於臨江。囚自通爲王小哥。乃同殺朱通判者。其徒就獲。它處者十人。道士曰裴三。秀才曰汪先。皆亡命爲可恨。鏞用賞升從事郎。調饒州司法。與予言。

咸恩院主

婺源縣山寺曰咸恩院者。僧俱會主之。惟酒肉錢財是務。晨香夜燈。略不經意。屋廬老壞不葺。毗沙門天王殿圯。卽其柱爲牛欄。恣肆自若。凡四十餘年。雖老不革。乾道元年。神降於法堂。呼俱會名。訶叱數其罪。一小童見巨人。大面努目。朱衣長身。震怒作色。餘但聞其聲而已。自是凡僧所有衣衾飲食。錢物器具。無不取去。棄擲山林間。村人或拾得之。庖刀至從廚下。冉冉空行而出。箱篋價櫝之屬。不可提挈者。時時見煙出其中。急發視。悉煨燼矣。僧不勝窘憤。盡哀所餘。散寄檀施家。神夜嘗其主云。汝乃蔽罪人。禍且併及汝。其人懼。不敢寢。待旦持還之。狼籍殆盡。乃已。寺後巨竹數百挺。常時非二三百錢不能售一竿。悉中斷之。小童忽不見。越二日。乃歸。云爲神攝至所居。室屋雄偉華麗。侍衛滿前。大人小兒。皆青紫朱衣。亦有賓客往來。使我服事左右。次日晚。一婦人云。久留此。童亡益也。揮我使去。恍惚如夢。乃得還。他日又降法堂。呼僧出告曰。汝罪上通於天。宜速去此。以弟子智圓繼主之。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僧涕泣唯唯。徙寓近村客舍。不數月死。

汪大郎馬

崇寧中。婺源縣市人汪大郎。得良馬。毛骨精神。翹然出類。使一童御之。童又善調制。以時起居。馬益肥好。它郡塑工來邑。人率錢將使塑五侯廟門下馬。或戲謂曰。能肖汪大郎馬。則爲名手。致謝當加厚。工正欲售其技。銳往訪此童。啖以果實。稍與之狎。日卽其牧所。睥睨之。又時飲以酒。引至山崦。伺其醉睡。以線度馬之低昂大小。至於耳目口鼻鬚鬣微芒。無不曲盡。并童亦然。已悉得其真。始詣祠下爲之。旣成。宛然汪氏馬與僕也。擇日點目睛。才畢手。汪馬忽狂逸。童追躡乘之。徑赴城南杉木潭。皆溺水死。自後馬每夜出西湖飲水。或往近村食禾稼。次日湖畔與田間。必印馬跡。而浮萍猶黏著泥馬脣吻間。禾稊零落道上。童亦有靈響。人詣祠祈禱者。多託夢以報。至宣和初。方臘來寇。廟遭焚。馬乃滅跡。今老人尙能言之。

荆南妖巫

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爲人禍福。橫於里中。居郡縣者莫敢問。吳興高某。爲江陵宰。積不能堪。捕欲杖之。小吏泣諫。請勿治。且掇奇禍。高愈怒。捽吏下。與巫對杖之。二十巫不謝。嘻笑而出。纔食頃。高覺面微腫。攬鏡而視。已格格浮滿。僅存兩眼。如線大。遽呼吏詢巫所居。約與偕往。吏以爲必拜謁謝過。乃告其處。徑馳馬出門。行三十餘里。薄暮始至。蕭然一敗屋也。巫出迎。高叱從卒縛諸柱。命以隨行杖亂箠。凡神像經文等。悉發之。巫偃然自若。後入其室。獲小筥。破鑑觀之。茵蓐包裹數十重。得木人焉。又碎之。始有懼色。然毆掠無完膚矣。高面平復如初。執以還。明旦入府。白曰。妖人無狀。某不惜一身。爲邦人除害。懼語泄。必遁去。故不暇先言。今治之垂死。敢以告。府帥壯其決。諭使盡其命而投之江。

王浪仙

温州隱者某。居於瑞安之陶山。所處深寂。以耕稼種植自供。易筮如神。每歲一下山賣卦。卦直千錢。率十卦卽止。盡買歲中所用之物以歸。好事者或齎金帛。經月邀伺。然出未十里。卦已滿數。不復肯更占。郡人王浪仙。本書生。讀書不成。決意往從學。值其出。再拜於塗。便追隨入山。爲執奴僕之役。稍稍白所求。隱者亦爲說大概。又舉是歲所占十卦。使演其義。王疲精竭慮。似若有得。彼殊不以爲能。曰。汝天分止此。不可彊進也。遣出山。然王之學。固已絕人矣。有以墓域訟者。求決焉。其卦遇賁。曰。爲墳欠土。此不勝之兆。後踰月前人復來。又筮之。遇蒙。曰。兆非先卦比。冢上有草。當卽日得直。旣而盡然。西游錢塘。時杭守喜方技。至者必厚待之。然久而乖戾。輒寘諸罰。不少貸。王書刺曰。術士王浪仙。守延入。迎問曰。君名有術。曾聽五更城上鼓角聲乎。曰。聞之。其驗如何。曰。內外皆平寧。但今夕二鼓後。法當有婦人告急者。王還客舍。廂卒數人已先在。曰。君何苦來此。前後流配者。不知幾人矣。今我輩相臨。何由得脫。翌日未明。守招與言曰。昨語甚神。夜適二鼓。通判之婦就蓐。扣門來求藥。真所謂婦人告急也。自此館遇加禮。遂詢休咎。對曰。今年某月某日午時。召命下。守固篤信者。屈指以須。至期延幕僚會飯。王生預席。守曰。王先生謂吾今日忝召節。諸君試共證之。食罷及午。寂無好音。坐客皆悚。旣過四刻許。促問至再。王趨立。廷下。觀日影。賀曰。且至矣。須臾郵筒到。發封見書。果召赴闕。守謝以錢百萬。約與偕入京。王曰。遠郡鄙人。願一識都邑。僥倖發身。但家貧特甚。俟送公上道。暫還鄉。持所賜與妻子。然後兼程而北。未爲晚。守許之。旣行。或問其故。曰。使君雖被召。而前程不見好處。殆難面君也。守未至國門。乃別除郡。踰年而卒。王生不知所終。

許提刑

靖康冬。金人再渡河。河北提刑許亢。坐棄洛口奔潰。竄吉陽。會中原亂。不之貶所。與二子及從卒十餘人。間關至南康。不欲與州郡相聞。但入廬山一小寺棲止。僕因摘園蔬。與僧爭鬩。僧密詣郡告云。遭潰兵行劫。實繁有徒。郡守李定信之。卽調兵授甲圍其寺。盡縛亢父子。并從卒送獄。亢至廷下大呼稱枉。且具言平生資歷。定曰。豈有曾爲監司。所至不出謁而避匿者乎。諭獄吏研鞫。不得情。乃遣孔目吏入囚室。陽與好言探跡。具酒同飲。了無盜劫之狀。亢倉黃南來。妻妾淪落。告救不一存。無以自明。定疑不可解。亢長子善占夢。亢語之曰。吾夢父子持繖行雨中。已而大風起。吹三繖皆半裂飛去。是何祥邪。子泣曰。夢殊不吉。此父子離散爲三之象也。是夕孔目又來。攜酒殺甚盛。與三許劇飲。且滿酌屬亢曰。提刑勉一醉少頃。徒兩令郎他舍矣。會罷各分囚之。過夜半。悉以鐵椎擊死。定上奏。自言有除盜之功。未報而卒。凡豫其事者。一月內繼死。唯孔目獨存。鄆陵人周西瑞（琥）嘗知南康軍。與定先後隔政。其子鼐聞之於孔目云。亢以武舉得官。

南豐知縣

紹興初。某縣知縣趙某季子。二十歲未授室。與館客處於東軒。及暮。客歸。子獨宿書院。聞窗外窸窣有聲。自牖窺之。一婦人徘徊月明下方。駭噩間。已傍窗相揖。驚問云。汝何人。竊至此。曰。我東鄰女也。慕君讀書。踰牆相從。肯容我一聽乎。欣然延入。留不使去。自是曉往夕來。子神情日昏悴。飲食頓削。父母疑而扣焉。不以告。密訊左右者。曰。但聞每夜切切如私語。又時嬉笑。久欲白而未敢。父母知爲鬼所惑。徙歸同榻寢。卽寂然。踰月。顏色膳飲稍復舊。一日獨處房中。忽大呼求救。似爲人摔髻而出。驅行甚速。舉家不知所爲。

婢僕共牽挽。而力不可制。迺適由書院東趨後園。纔出門。去愈速。將至八角大井邊。歛仆地不醒。家人共扶昇歸。移時乃能言。云實與婦人往還久。及徙室。不復來。今日父母在堂上。忽見從外入。忿怒特甚。戟手肆罵曰。許時覓汝不得。元來只在此。便向前摔我髻。盡力不能脫。直造井傍。以手招井內。卽有無數小鬼出。皆長三二尺。交拽我勢。且入井。俄一白鬚翁。坐小涼轎。僕從三十輩。自園角奔而至。傳呼云。不得不得。羣鬼悉斂手。翁叱曰。著棒打僕。從舉槌亂擊。皆還井中。翁責婦人曰。我戒汝不得出。那敢如是。婦低首斂衽。無一言。又曰。元有大石鎮井上。今何在。僕曰。宅內人輿將搗衣矣。咄曰。不合動。著鞭婦人數十罵之曰。汝安得妄出。爲生人害。况郎君自有前程耶。遂入井。命別扛巨石塞於上。告我曰。吾乃土地也。來救郎君。郎君性命。幾爲此鬼壞了。歸語家中人。此石不可動也。語罷後。升轎去。此子後得官。仕至南豐宰。

濟南王生

濟南王生。參政慶會宗人也。登第出京。行數十里。閒憩道旁舍。主人亦士子。留飲之酒。望舍後橫屋數楹。簾幙華楚。問爲誰。曰某提舉。赴官閩中。單車先行。留家於此。以俟迎吏。今累月矣。遙窺其內。隱隱見女子往來。甚少。艾注目不能去。抵暮留宿。主人夜與語。因及鄉里門閥。審其未娶。爲言提舉家一女極媚。方相托議。親子有意否。生欣然唯恐不得當也。主人爲平章。翌日約定。女之母邀相見曰。吾夫遠宦。鍾愛息女。謀擇對甚久。不意邂逅得佳婿。彼此在旅。不能具六禮。盍相與略之。乃草草備聘財。擇日成婚。且許生挈女歸濟南。須至閩遣信來迎。旣別。不復相聞。生不以爲疑。女固自若。歷四五年。生二子起居嗜好。與常人無殊。但僮僕汲水時。只用前桶而棄其後。以爲不潔。自攜一婢來。凡調飪紉縫。非出其手。不可。夜則令臥。

牀下忽告生云。我體中不佳。略就枕。切勿入房驚我。生然之。俄頃震雷飛電。大雨滂沛。火光煜然。盡室危怖。移時始定。女與婢皆失所在矣。初生之入京。道經某處龍母祠。因入謁。觀龍女塑容端麗。心爲之動。默念他年娶妻如此。足慰人心。及出門。有巨蛇蟠馬上。驅之弗去。始大恐。復詣祠拜而謝過。泊出。乃不見。後遇茲異。識者疑其龍所爲云。

宣城死婦

宣城經戚方之亂。郡守劉龍圖被害。郡人爲立祠城中。蹀血之餘。往往多邱墟。民家婦任娠。未產而死。瘞廟後。廟旁人家。或夜見草間燈火。及聞兒啼。久之。近街餅店。常有婦人抱嬰兒來買餅。無日不然。不知何人也。頗疑焉。嘗伺其去。躡以行。至廟左而沒。他日再至。留與語。密施紅線綴其裾。復隨而往。婦覺有追者。遺其子而隱。獨紅線在草間冢上。因收此兒歸。訪得其夫家。告之故。共發冢驗視。婦人容體如生。孕已空矣。舉而火化之。自育其子。聞至今猶存。荆山編亦有一事小異。

王通判僕妻

撫州王通判家居疎山寺。其僕之妻少而美。寓士周舜臣深屬意焉。而不可致。會王遣人篝火扣門。邀周夜話。及開門。乃僕妻也。顧周笑。吹燈滅。相隨以入。曰。非通判招君。我作意來此爾。周不勝愜適。遂留宿。明日再相逢。漠然如不識。面頗怪之。又疑與疇昔之夜所合者。肥瘠不類。至夜復來。不敢納。堅不肯去。天未明。忽不見。周寤扣寺僧。蓋鄰室有婦人葢柩。旋得病。月餘乃愈。蔡子思教授者聞之。特詣其室。焚香致禱。求一見。欲詢鄉里姓氏爲誰。將爲訪其家。寂無所覩。

南豐主簿

閩人王某爲南豐主簿。惑官奴龍瑩。遣妻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慤諫止之。不肯聽。終竊負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菜茹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攜粥來。勤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煤塵落盃內。命撤之。瑩曰。但去其污處足矣。何必棄。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旣不以爲嫌。汝自啖之。瑩亦不可。王愈忿。適一犬自前過。乃翻粥地上。縱使食。須臾間。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入。非知其然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且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辦之。元粥尙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煮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鞫。服與候兵通。欲寘藥毒主翁。然後罄家資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減等。杖脊而已。此可爲後生之戒。非落塵賜祐。王其不免。

王立爇鴨

中散大夫史恣。自建康通判滿秩。還臨安鹽橋故居。獨留虞候一人。嘗與俱出市。值賣爇鴨者。甚類舊庖。卒王立。虞候亦云無小異。時立死一年。史在官日。猶給錢與之葬矣。恍忽間已拜於前曰。倉卒逢使主。不暇晷謁。遂隨以歸。且獻梓中所餘一鴨。史曰。汝旣非人。安得白晝行帝城中乎。對曰。自離本府。卽來此。今臨安城中人。以十分言之。三分皆我輩也。或官員。或僧。或道士。或商販。或倡女。色色有之。與人交關往還。不殊。略不爲人害。人自不能別耳。史曰。鴨豈真物乎。曰。亦買之於市。日五雙。天未明。齋詣大作坊。就釜竈。燻治成熟。而償主人柴料之費。凡同販者亦如此。一日所贏。自足以餬口。但至夜則不堪說。旣無屋可居。多伏於屠肆肉椽下。往往爲犬所驚逐。良以爲苦。而無可奈何。鴨乃人間物。可食也。史與錢兩千。遣去。明

日復以四鴨至。自是時時一來。史竊曰：吾人也。而日與鬼語。吾其不久於世乎。立已知之。前白曰：公無用疑我。獨不見公家大養娘乎。袖出白石兩小顆。授史曰：乞以淬火中。當知立言不妄。此媪蓋史長子乳母。居家三十年矣。史入戲之曰：外人說汝是鬼。如何。媪曰：六十歲老婢。真合作鬼。雖極忿慍。而了無懼容。適小妾熨帛在旁。史試投石於斗中。少頃焰起。媪顏色卽索然。漸益淺淡。如水墨中影。忽寂無所見。王立亦不復來。予於丙志載李吉事。固已笑鬼技之相似。此又稍異云。（朱椿年說聞之於史倅）

三十問相

政和初。建州貢士李弼翁。竄黃崇三人。偕入京師。游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驗如神。共扣焉。曰：李君卽成名官。至外郎。翁君須後一舉。官亦相次。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同。既而弼竄如其言。崇蹉跎。恰九歲。方得獲解。入京。相者猶在。見崇來。大呼曰：何爲至此。崇話疇昔事。且言李翁二君已登科。相者曰：往來如組。安能記省。姑以今日論之。法當得陞朝官以上。奈何作不義事。謀財殺人。陰譴已重。宜速歸。非久當死。不必赴省試也。又問幾子。曰：三人曰：行亦絕矣。崇不樂而退。果下第歸。不一年而死。三子繼天。妻改嫁。其嗣遂絕。初崇母既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就蓐。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將不舉乎。或與人乎。不然。姑養育。待其長。使出家。若何。對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舉而生之。兄歸。須有以處。妾遂生男。弟遣信報崇。崇卽還。揖父於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嬰兒出。時當秋半。閩中家家造酒。汲水滿數巨桶。置庭內。以驗其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之。父投淚而已。蓋黃氏貲業微豐。崇畏兒長。必謀分析。故亡狀如此。宜其隕身絕祀也。李弼仕至朝奉郎。宗子博士。翁

榮至承議郎台州通判。相者可謂造妙矣。

陳通判女

興化陳子輝。紹興戊午。待南雄通判闕。居鄉里。當夏夜。家人聚飲。其妻顧長女。使理樂。樂聲失節。怒而叱去之。女不復出。酒罷。問所在。得於後堂空室中。對燈把針。癡不省事。挾與還臥床。則已死。氣雖絕。而心微溫。醫巫拯療不效。凡奄百二十日。聞泉州有道士。善持法。招之而至。先以法印印遍體。乃召其魂。云爲漳州大廟所錄。後兩夕。忽呻吟作聲。至旦。屈右足呼痛。視之一指破血。正晝稍能開目。又明日。始言外翁呼我去。女外家在漳州。元未嘗識。而說其舍宇不少差。且云。外翁嫁我與大王作小妻。受聘財金釵兩雙。臂纏一雙銀十笏。錢千貫。采帛不勝計。豬羊各二十口。酒數十缸。我入王宮。大王極相憐。每日食飲。必三人共坐。又令訓諸小婢音樂。留甚久。外報家人來欲取我。我未欲歸。王亦使逐去。比兩日間。又報或持官文書督取甚峻。王發怒。遣兵扞拒之。使者將舉火焚宮。通我身皆火焰。王欲相近。不復得。羣吏曳我以出。王索轎送我。轎卒恐懼奔竄。不得已。獨行山路險确。腰股俱疲。過嶺下。小石損我足。仆地移時。至今猶痛不堪忍。自是神采如舊。但每至陰雨。則腹必痛。後以嫁迪功郎郭某。辛酉歲。成昏於南雄州。

陳才輔

建炎末。建賊范汝爲。葉鐵。葉亮。作亂。建陽士人陳才輔。集鄉兵。殺葉鐵。父母妻子。賊猖獗益甚。紹興元年。遂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謝嚮。同招安。羣盜皆聽命。獨葉鐵不肯。曰。必報陳才輔。乃可出。詹爲立重賞。擒獲以畀之。鐵選三十輩。監守人。與錢一千。戒之甚。至曰。失去則皆斬。欲明日。邀使者及諸酋。高

會而甘心焉。監者以巨索縛陳脚。倒垂梁間。大竹篾摹其手。劍戟成林。相近尺許。插一刀甚利。至二更。衆皆醉。陳默禱曰。才輔本心忠孝。爲國爲民。老母在堂。豈當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自近前。爲破索出手。使得脫去。良久。刀果自近。如神物推擁。陳以掌就斷其篾。兩手旣釋。稍扳援。割截繫縛盡斷。遂握刀趨門。一人睡中問誰開門。應曰。我。其人不知爲陳也。曰。不要失卻賊。陳曰。如此執縛。何足慮及。出門已三鼓。行穿後巷。約一里。聞彼處呼喧曰。走了賊。陳益窘。顧路旁坎下。篁竹蒙翳。急藏其間。而千炬齊發。搜尋殆遍。坎中亦下槍刃百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歸建陽。或向劍浦。宜分詣兩道把截。陳不敢擇徑路。但屈曲穿林莽中。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賣所持刀。得錢買飯。直趨泉州。就其姊壻黃秀才。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帖至。復成擒。陳知不免。亟自碎鼻。以血汙身。佯若且死。十卒自相尤曰。奈何便至此。扛置邸中。真以爲困悴。不復防閑。又三日。黃生來視。適茶商置酒招黃。及十人者。商家相去稍遠。唯七人往。赴留三人護守。陳又默禱如曩時。三人皆飲所餉酒亦醉。買菜作羹。一坐房前。一吹火竈間。一洗菜水畔。陳乘間攜棍棒揮擊。卽死。南走漳州。竟得脫。明年韓蘄王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王文卿相術

建昌道士王文卿。在政和宣和間。不但以道術顯。其相人亦妙入神。蔡京嘗延至家。使子孫盡出見。王皆唯唯而已。獨呼一小兒。謂曰。異日能興崇道教者。必爾也。京最愛幼子。再詢之。王拊所呼兒背曰。俟此兒橫金著紫。當賴其力可復官。京大不樂。小兒者。陳桷元承也。母馮氏。蔡之甥。故因以出入蔡府。紹興間。諸蔡廢絕。陳佐韓蘄王幕府。主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歲在辛酉。蔡京子孫見存者。特敍官。向所謂幼子者。適

來池陽料理。陳爲之保奏。陳行天心法。食素。真一黃冠耳。

葉德孚

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拊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爲汝婦。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爲寇所陷。時葉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錠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挾我出。勿得棄我。我雖死。必愬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寇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理日富。紹興八年。假手獲鄉薦。結昏宗室。得將仕郎。明年參選。以七月二日謁蜀人韓慥。問命。韓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詢前程。俟過二十二日立秋。別相訪。當細爲君說。葉大怒。幾欲箠辱之。同坐黃德琬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卽嘔血。始以爲憂。同行鄉僧來。貨茶與之同歲。乃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一命。但過不得立秋。此日不死。吾不談命。僧歸不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願乞命歸鄉。勿陵遲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不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韓之術一何神哉。

張氏獄

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早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鬻。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嘗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荆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爲奇貨。卽捕張寘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陵遲處斬。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尙無故殺。

法安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矍然，不謂至此。驪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驪見婦人被血躡屏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奈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游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典，來訴於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爲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符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然郇王女及吳氏俱至八十。

夏二娘

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謫爲王氏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反，纔直三十八錢許。今日以外，尙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日瘞銀百餘兩於室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卽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騾最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薰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雨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爲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元價以贖。』其人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府。府尹扣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識汝子，可銜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庭，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塔於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豫嗟異良久，欲官爲給錢。杜拜曰：『若爾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焉。杜掃一室，謹事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杜氏子來歸，居贛州，爲人話其事如此。」

華陰小廳子

宣和間。陝西某郡守赴官。食於道上驛舍。一道人從外直入。闚者諭使去。不肯聽。家人望見亦怒。爭遣逐之。獨郡守延問其故。但云。尊官過華陰時。若見小廳子。幸留意。他無所言也。語畢徑出。守欲扣其曲折。使追之。不可及。泊入關。浮舟泝渭。晚泊矣。從吏白有小吏持刺稱華陰小廳子欲參謁。拒以非時。則曰。有一事將語使君。然吾祇役於邑中。來日朔旦不可脫身。故乘休假馳至此。此去邑尚百里也。守憶道人語。命呼登舟。則又曰。所言絕祕。不願傍近聞之。必移泊北岸。乃可守。又從之。舟人謂繫纜已定。無故而北。豈非姦盜設計乎。北又非安穩處。不得已而行。迨至北岸。其人杳不來。盡室怨悔。業已爾。無可奈何。夜未半。大風忽起。如山頽泉決之聲。魚龍悲吟。波浪濺激。搖兀不得寐。兢憂達曉。望南岸。旣崩摧數仞。客舟元同憩宿者。淪溺無餘。及到縣。訪求此吏。蓋未嘗有也。一家免葬魚腹。異哉。

華陽洞門

李大川撫州人。以星禽術游江淮。政和間。至和州。值歲暮。不盤術。俚語謂坐肆賣術爲鈎司。游市爲盤術。正旦日。逆旅主人拉往近郊。見懸泉如簾。下入洞穴。甚可愛。因相攜登隴。觀水所注。其地少人行。陰苔滑足。李不覺隕墜。似兩食頃。乃坐於草壤上。肌膚不小損。睨穴中正黑如夜。攀緣不能施力。分必死。試舉右手。空無所著。舉左手。卽觸石壁。循而下。似有微徑。可步。稍進。漸明。右邊石池荷花。方爛熳。雖飢渴交攻。而花與水皆不可及。已而明甚。前遇雙石洞門。欲從右入。恐益遠。乃由左戶而過。如是者三。則在大洞中。花水亦絕了。不通天日。而晃曜勝人間。中有石棋局。聞誦經聲。不見人。遠望若有坐而理髮者。近則無

所覩俄抵一大林。陰森慘澹。悽神寒骨。怖悸疾走。已出曠野間。舉頭見日。自喜再生。始緩行。逢道傍僧寺。憩於門。僧出問故。皆大驚。爭究其說。李曰。與我一椀水。徐當言之。便延入寺。具飯。悉道所歷。僧歎曰。相傳茲山有洞。是華陽洞。後門然。素無至者。李問此何處。曰。潞州境。今日是何朝。曰。人日也。李曰。吾已墜七日。才如一晝耳。僧率衆。挾兵刃。邀李尋故蹊。但怪惡種種。不容復進。李還和州。訪舊館。到已暮夜。扣戶。主人問爲誰。以姓名對。舉室唾罵。曰。不祥不祥。李大聲呼曰。我非鬼也。何得爾。遂啓戶。留數日。而歸。每爲人話其事。或謂之曰。爾亦愚人。正旦荷花發。詎非仙境乎。且雙石洞門。安知右之遠。而左可出也。李曰。方以死爲慮。豈暇念此。後雖悔之何益。李有子。今在臨川。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數客同坐寺門。見婦人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卽挈水不動。不知彼婦蓋自能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對。有頃曰。若是須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爲小蛇。客探懷取塊粉。急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至不能入。婦人含水嚔之。稍大於前。又狠言。官人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嚔水吐之。遂大如椽。徑躡中圈。將向客。婦又相喻止。客猶不聽。蛇卽從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路人聚觀。且數百。同寺者欲走。訴於官。婦笑曰。無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盡善。何敢然。若值他人。汝必死。客再拜悔謝。因隨詣其家爲弟子云。

太原意娘

京師人楊從善。陷虜在雲中。以幹如□山。飲於酒樓。見壁間留題。自稱太原意娘。又有小詞。皆尋憶良人。

之語。認其姓名。字畫。蓋表兄韓師厚妻王氏也。自亂離。睽隔。不復相聞。細驗所書。墨尚濕。問酒家人曰。恰數婦女來共飲。其中一人。索筆而書。去猶未遠。楊便起。追躡及之。數人同行。其一衣紫。佩金馬孟。以帛擁項。見楊愕然。不敢公召喚。時時舉目使相從。逮夜。衆散。引楊到大宅門外。立語曰。頃與良人避地至淮泗。爲虜所掠。其酋撒八太尉者。欲相逼我。義不受辱。引刀自剄。不殊。大會之妻韓國夫人。聞而憐我。亟命救療。且以自隨。蒼黃別良人。不知安往。似聞在江南爲官。每念念不能釋。此韓國宅也。適與女伴出游。因感而書壁。不謂叔見之。乘間願再訪我。儻得良人音息。幸見報。楊恐宅內人出。不敢久留。連悵然告別。雖眷眷於懷。未敢復往。它日。但之酒樓。瞻玩墨蹟。忽睹別壁新題字。并悼亡一詞。正所謂韓師厚也。驚扣此爲誰。酒家曰。南朝遣使通和。在館有四五人來買酒。此蓋其所書。時法禁未立。奉使官屬。尙得與外人相往來。楊急詣館。果見韓。把手悲喜。爲言。意娘所在。韓駭曰。憶遭掠時。親見其自刎死。那得生。楊固執前說。邀與俱至向一宅。則閨無人。居荒草如織。逢牆外打線媪。試告焉。媪曰。意娘實在此。然非生者。昨韓國夫人閱其節義。爲火骨以來。韓國亡。因隨葬此。遂指示窆處。二人踰垣入。恍然見從廡下。趣室中。皆驚懼。然業已至。卽隨之。乃韓國影堂。榜繪意娘像。衣冠悉曩所見。韓悲痛。還館。具酒殺作文祭。醉欲挈遺燼歸葬。拜而祝曰。願往不願往。當以影響相告。良久出現曰。勞君愛念。孤魂寓此。豈不願有歸。然從君而南。得常常善視我。庶慰冥漠。君如更娶妻。不復我顧。則不若不南之愈也。韓感泣誓不再娶。於是竊發冢。裹骨歸。至建康。備禮卜葬。每旬日。輒往臨視。後數年。韓無以爲家。竟有所娶。而於故妻墓。稍益疎。夢其來。怨恚甚切。曰。我在彼甚安。君強攜我。今正違誓言。不忍獨寂寞。須屈君同此况味。韓愧怖得病。知不可免。不數日卒。

張顏承節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視。恍莫測其由。不復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冥仆於地。徼巡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曰。我張顏承節也。住某坊內。幸爲僦人舁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顛腫潰如盞。呼醫傅藥。累旬方小愈。家人扣其端。全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盡爬搔。則又腫潰。才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隨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證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爲導。亟訪之。杜生屏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橫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拄斧擲之。中額。僕回舟謂妻曰。我爲主公所擊。已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赴愬。卽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艱白主公。乞許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浣濯。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尸稟瘞於水濱。泣拜君曰。夫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宜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土。兼乏裹糧。進退無路。不如死。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旣殞於非命。又痛妻兒之不終。訴諸幽府。許償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彼久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某方欲丐藥。何爲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晝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爲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可掃洒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坐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彼意向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爲矣。吾

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待彼肯捨與否。有司固不可得而強。無用藥爲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家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悉滅。其一復明。亡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漑漑。從室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卽隕墜於下。頭縮入項間而死。

陝西劉生

紹興初。河南爲僞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間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師。遇舊友田庠。庠亡賴子也。知其南來。法當死。捕告之。賞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三百貫。可見還。李忿怒曰。安有是。吾寧死耳。陝西人劉生者。聞其事。爲李言。極知庠不義。然君在此落窵中。奈何可較曲直。身與貨孰多。且敗大事。盍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爲庠游說。然亦不得已。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伴應曰。幸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絳。劉曰。我亦欲到彼。偕行可乎。卽同塗。過河中府。少憩於河灘。兩人各攜一擔。僕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甲。具答之。劉曰。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土矣。庠曰。固然。劉曰。我亦宋遺民。不幸淪沒僞土。常恨無以自效。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聽塗說。不得實。幸有誠慤如李三者。吾曹當出力助成之。奈何反挾持以取貨。庠諱曰。是固負我。劉曰。吾素知此。且詢訪備至。甚得其詳。吾與汝無怨惡。但恐南方士大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傷我忠義之風耳。遂運斤殺之。僕亦殺其僕。投尸於河。并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謝。劉笑曰。我豈殺人以規利乎。長揖而別。李南還說此。而失劉之名。爲可惜也。

鄧城巫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飢乏之慮。一歲因他事頗窘用。又詣一富室有所求。曰：「君家最富贍力。足以振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餉君二萬錢。其來甚久。安得輒增。寧敗我酒。巫嘻笑而退。」出駐近店。遣僕回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污攪雜。攜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爲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喜甚。俄道士亦繼來。少憩。訪酒家。見舉肆遑遑憂窘。問其故。曰：「爲一巫所困。今酒釀成列。盡作糞臭。懼源源不已。欲往尋迹哀求之。」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卽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又言：「凡爲此法以敗五穀者。若加糞穢罪甚大。君家宜齋戒。當奉爲拜章上愬。其家方忿恚迫切。趣營醮筵。道士伏廷下。踰數刻。始起。曰：「玉帝有勅。百日内加彼以業疾。然未令死也。自是日覺踝間痒。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芡實。累日後益大。巍然徑尺如毬。而所係搖搖才一縷。稍爲物根觸。則痛徹心膂。不復可履地。」子孫織竹爲簣。昇以行丐。飲食屎溲。雜簣中所至。皆掩鼻。歷十年乃死。胡少汲尙書宰邑。尙見之。其子栝說。

秦楚材

秦楚材（梓）政和間自建康貢入京師。宿汴河上客邸。旣寢。聞外人喧呼甚厲。盡鎖諸房。起穴壁窺之。壯夫十數輩。皆錦衣花帽。拜跪於神像前。稱秦姓名。投盃琰以請。前設大鑊。煎膏油正沸。秦悸栗。不知所爲。屢告其僕李福。欲爲自盡計。夜將四鼓。壯夫者連騰不獲。遂覆油於地而去。明旦。主人啓門謝秦。曰：「秀才前程未可量。不然。吾輩當悉坐獄。乃爲言京畿惡少子。數十成羣。或三年。或五年。輒捕人瀆諸油中。烹

以祭鬼。其鬼曰獮瞪神。每祭須取男子貌美者。君垂死而脫。吁其危哉。顧邸中衆客各率錢爲獻。秦始皇憶自過宿州。卽遇此十餘寇。或先或後。迹之矣。遂行至上庠。頗自喜。約同舍出卜。逢黥面道人。攜小籃揖秦曰。積金峯之別。三百年矣。相尋不可得。誤行了路。卻在此耶。無以贈君。探籃中白金一塊。授之。曰。他日卻相見。同舍謹曰。此無望之物。不宜獨享。挽詣肆。將貨之以供酒食費。肆中人視金。反覆咨玩。不釋手。問需幾何錢。曰。隨市價見償可也。人曰。吾家累世作銀鋪。未嘗見此品。轉而之他。所言皆然。秦亦悟神仙之異。不肯鬻。以製酒杯。茶杯湯匕藥器。凡五物。日受用之。自此三十年無病苦。紹興十六年。在宣城。忽臥疾。五物者同時失去。知必不起。果越月而亡。積金峯在茅山元符宮云。

建康頭陀

政和初。建康學校方盛。有頭陀道人。之學至養望齋前。再三瞻視不去。齋中錢范二秀才詰之曰。道人何爲者。對曰。異事異事。八坐貴人。都著一屋關了。兩府直如許多。便沒興不啣溜底。也是從官。有秦秀才者。衆目爲秦長脚。范素薄之。乃指謂曰。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都在其手。滿坐大笑。客瞳曰。諸君莫笑。總不及此公。於同舍生十人。唯邢之粹者。最負才氣。爲一齋推重。適從外來。衆扣之曰。也是箇官人。略無褒語。遂退。後四十年間。其言悉驗。秦乃太師檜也。范擇善（同）段去塵（拂）魏道弼（良臣）三參政。何任叟（若）巫子先（伋）兩樞密。錢端修（時敏）元英（周材）兩從官。一忘其姓名。獨邢生潦倒。得一官卽死。

潮州象

乾道七年。縉雲陳由義。自閩入廣。省其父提舶口。過潮陽。見土人言比歲惠州太守。挈家從福州赴官。道出於此。此地多野象。數百爲羣。方秋成之際。鄉民畏其蹂食禾稻。張設陷穽於田間。使不可犯。象不得食。甚忿怒。遂舉羣合圍。惠守於中。閱半日不解。惠之遊卒一二百人。相視無所施力。太守家人窘懼。至有驚死者。保伍悟象意。亟率衆負稻穀積於四旁。象望見。猶不顧。俟所積滿。欲始解圍往食之。其禍乃脫。蓋象以計取食。故攻其所必救。虯然異類。有智如此。然爲潮之害。端不在鱷魚下也。

田道人

田道人者。河北人。避亂南度。居京口。每歲三月。茅山鶴會。欲與其徒偕往。必有故而輟。紹興壬午之春。始獲一遊。因留連月餘。將歸。足疾驟作。不可行。既止。卽愈。欲行復作。如是者屢矣。意其緣在此山。禱於神。乞爲終焉之計。自爾不復病。夢神告曰。此非汝居也。汝自有庵在山中。其址東向者。是宜亟訪之。固以爲想念所兆。未深信。越數夕。夢如初。猶未決。又念身亦立於此。縱得其基。雖草廬豈易能辦。是夕夢神怒曰。旬日不遷。必死茲地矣。晨興訪同類。且託尋跡之。杳不可得。或曰。吾聞大茅君藏丹之處。名丹沙泓。地勢正東。但知名耳。不識其所在。盍詢之耆老間乎。亦竟莫有知者。旬日之期。既迫。皇皇不敢怠。獨徘徊兔徑。忽有村夫。搦其胸。方恐懼。其人乃問曰。汝非尋丹沙泓庵地者乎。我知之。引至崦中。以足頓地曰。此是也。田四顧山林翔抱。正可爲東向居。喜甚。犒以百錢。笑曰。我豈求此者。將安用之。不顧而去。田沿路標誌而反。明日往。芟薙荆棘。以籬籬作屋。宿焉。中夜大虎來。倚臥於外。曉乃退。巖石下有蛇。微露脊脊。大如柱。皆不傷人。又明日。僦工攜畚耜。平治於積葉三四尺下。得磐石。嶙峋嵌空。縱廣數尺。若爪所攫。擊而穿者。發之。

鄉人董昌朝在京師同江東兩秀才自外學晚出游方三月開溝亂石攔道至坊曲轉街處其一人迷路相失兩人者元未嘗謁宿假不敢躡尋遂歸經日始告於學官訪之於所失處無見也乃移文開封府以付賊曹寶鑑鑑到學詢此士姓名曰孫行中字強甫束帶著帽而出鑑呼其隸使以物色究索衆謂江東士人多好遊蔡河岸妓家則做其結束分往宿月旦之夕一隸在某妓館妓用五更起赴衙參約客使待已妓去客不復寐見床內小板皮上烏紗帽存取視之金書強甫兩字宛然客託故出門遍告儕輩伏於外須妓歸并嫗收縛送府始自言向夕有孫秀才獨來買酒款曲以其衣裘華潔而舉止生梗又無伴侶輒造意殺之投尸於河斥賣其物皆盡只餘此帽不虞題誌之明白以速禍敗冤魄彰露何所逃死遂母子同伏誅。

霍將軍

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晚行汴堤上逢黥卒蓬首鰲面貿貿然出於榛中見衆至有喜色左顧而嘯俄數人相繼出挾槊持刀氣貌凶悍皆知其賊也雖懼而不可脫同行霍委才者長大勇健能角觝技擊鄉里目爲霍將軍與諸人約勿走使列立於後獨操所策短棒奮而前羣賊輕笑視如几上肉霍連奮擊輒中其膝皆迎杖仆地不能興然後得去前行十餘里過巡檢營入告之巡檢大喜曰此輩出沒近地殺人至多官立賞名捕不可獲何意一旦成擒邀諸客小駐自率衆馳而東儼然在地宛轉反側凡七八輩盡執縛以歸護送府而厚謝客五士謂非與君偕來已落賊手矣霍曰吾若獨行亦必不免諸君雖不施力然立衛吾後無反顧憂此所以能勝也。

沈緯甫

沈緯甫。温州瑞安人。久游太學。不成名。罷歸鄉里。頗以交結邑官。顧貲謝爲業。然遇科詔下。亦赴試。每不利。必仰而詬人曰。緯甫潦倒無成。爲鄉曲笑。五內分裂。天亦知我乎。乾道六年。邑尉黃君遭民訟。使者遣官按究。得實矣。尉甚恐。載酒食訪沈。日夜謀所以脫免計。一日。挾兩妓。擊舟邀沈。泛湖。將近其所居。使妓捧杯夾之。曰。可唱平地一聲雷之詞。爲沈學士壽。沈謝曰。得如此。五內不分裂矣。卽跪受之。飲未訖。雲霧斗合。風雨驟至。舟力挽不可前。時二月八日。雷始發聲。俄有霹靂。震沈氏之堂。一柱飛揚如屑。屋脊穿透。無全瓦。寢室文書盡焚。帷帳碎折。屏榻若受萬斧。而四隅略無纖隙。莫知雷所自來。明日。邑人相率焚香告語曰。惡事不可爲。沈氏之雷。其得不監。彼好言五內分裂。斯其應乎。堂門有天篆數行。外人莫得見。黃尉驚悸。得心疾。兩月小愈。出詣沈。沈猶舉手加額曰。先生所謂一聲雷也。了不省悟。黃後三年亦亡。

龔丕顯

上饒龔丕顯。紹興十七年得鄉貢。明年省試後。夢入大官局。立廷下。與其徒數百人。皆著白袍。居西邊。王者坐於上。吏一一呼名。訖。引居東。其宗人滂亦預選。丕顯隨呼。且東矣。判官趨升殿。有所白。旋下。入東廊。抱文書巨沓而上。揭以示王。王繙閱移時。連頷首。判官復下。卻挽使西。慍而寤。憮然不樂。是年下第。滂獨登科。丕顯知夢已驗。但不曉坐何事。嬰罰。自是無進取意。蹭蹬恰一紀。用免舉到省。乃獲正奏名。旣廷試。喜曰。事畢矣。尙以唱名係念。又夢適曠野。徘徊竚立。望神人冉冉由雲端下。顧已曰。汝欲見及第勅乎。出袖中小軸。展示之。乃黃牒也。其前大書龔丕顯三字。又細書曰。爲不合爭論昏姻事。展十二年。驚起。具語

所親曰。不善事不可爲。頃時鄉里有失行婦人。與惡子通者。吾之甥聞而訐之。惡子懼。與婦人約。急納幣。結昏。吾甥亦強委禽焉。惡子不能平。訟於官。甥謁吾求援。吾與爲道地。竟得妻。一時良以爲得策。不謂陰譴分明。乃如是。悔之何及也。丕顯爲餘干尉。竟不達而卒。

吉攜之妻

岳州平江令吉攜之。唐州潮陽人。初娶王氏。樞密倫女弟也。旣亡。復娶同郡張氏。居於長沙。張氏生女。數日得危疾。醫不能治。其母深憂之。邀巫媪測視。云。王氏立於前。作祟甚劇。命設位禱解。許以醮懺。不肯去。巫語攜之曰。必得長官效人間夫婦決絕。寫離書與之。乃可脫。攜之不忍從。張日加困篤。不得已灑淚握筆。書以授巫。卽雜紙錢焚付之。巫曰。婦人執書展讀。竟慟哭而出矣。張果愈。生人休死妻。古未聞也。張與予室爲同堂姊妹。今尙存。

邢舜舉

邢舜舉者。大觀間由武舉入官。爲虢州巡檢。平生就好道術。凡以一技至。必與之友。嘗獨行郊外。逢婦人竹冠道服。前揖曰。君非邢良輔乎。曰然。一生何所好。曰好修養術。然學之頗久了。未睹其妙。曰君雖酷好。奈俗情未斷。何。吾與君一藥。用新水服之。非唯延齡。又能斷衆疾。亦修真之一端也。邢喜謝曰。幸甚。固未暇卽服。又探袖中取一方目。曰還少丹。授之曰。餌此當有益。稍疑其異。人試問休咎。曰。前程難立。談君中年將困厄。晚始見佳處耳。復扣其姓氏。居止。笑曰。與君相從久。何問爲。獨不憶壁間畫卷乎。乃我也。今日故告君。必敬必戒。毋忘斯言。忽不見。邢亟還舍。審厥象。蓋所事何仙姑。道貌與適婦人無少異。快快自失。

取水吞藥。且如方治丹謹服之。覺精力益壯。顏色潤好。暨南渡。出入岳少保之門。歷福建路鈐轄。坐岳事貶竄。不數年併失。子家道淪替。幾二十年。方得隨州鈐轄。知郢州。後致仕居襄陽。逮乾道癸巳。春秋八十七矣。略無病苦。目光如童兒。髮不白。猶能上馬馳騁。人指爲還丹之驗。後三年方病。病起三月。又大瀉。腹中出一物。如升。堅滑有光。無穢氣。形慘然。語旁人曰。藥丹既下。吾無生理矣。明日而卒。予弟景裴官襄陽。及見之。

孔勞蟲

孔思文。長沙人。居鄂州。少時曾遇張天師授法。并能治傳尸病。故人呼爲孔勞蟲。荆南劉五客者。往來江湖。妻頓氏。與二子在家。夜坐。聞窗外人問劉五郎在否。頓氏左右顧。不見人。甚懼。不敢應。復言曰。歸時倩爲我傳語。我去也。劉歸。妻道其事。議欲徙居。忽又有言曰。五郎在路不易。劉叱曰。何物怪鬼。頻來我家。我元不畏汝。笑曰。吾卽五通神。非怪也。今將有求於君。苟能祀我。當使君畢世鉅富。無用長年賈販。汨沒風波間。獲利幾何。而蹈性命不可測之險。二者君宜詳思可否。在君何必怒。遂去。不復交談。劉固天資嗜利。頗然其說。遽於屋側建小祠。卽有高車駟馬。傳呼而來曰。郎君奉謁。劉出迎。客黃衫烏帽。容狀華楚。才入座。盤殮酒漿。絡繹精腆。自是日一來。無間朝暮。博奕嬉笑。四鄰莫測何人。金銀錢帛。贈餉不知數。如是一年。劉絕意客游。家人大以爲無望之福。他夕。因奕棋爭先。忿劉不假借。推局而起。明日。劉訪篋中所蓄。無一存。不勝悔怒。謀召道士治之。適孔生在焉。具以告。孔遣劉先還。繼詣祠所。炷香白曰。吾聞此家有祟。豈汝乎。空中大笑曰。然。知劉五命君治我。君欲何爲。不過效書符小技。吾正神也。何懼硃砂爲。孔曰。聞神至。

靈故脩敬審實。何治之云。問答良久。孔諂之曰。吾來見神。是客也。獨不能設茶相待耶。指顧間。茶已在桌上。孔曰。果不與劉宅作祟。盍供狀授我。初頗作難。既而言供與不妨。少頃。滿桌皆細字。如炭煤所書。不甚明了。孔謝去。慰以好語曰。今日定知爲正神。劉五妄訴。勿恤也。適過相觸突。敢請罪。既退。以語劉。料其夕當至。作法。隱身仗劍。伏門左。夜未半。黃衣過來。冠服如初。徑入戶。孔舉劍揮之。大叫而沒。但見血中墮黃鼠半體。旦而迹諸祠。正得上體於偶人下。蓋一大鼠也。毀廟碎像。怪訖息。

武唐公

武唐公者。本閩州僧官。嗜酒無賴。嘗夜半出。扣酒家求沽。怒酒僕啓戶遲。奮拳搥其胸。立死。踰城亡命。迺遷至台州國清寺。自稱武道人。素精醫技。凡所拯療。用藥皆非常法。又必痛飲斗餘。大醉跌宕。方肯診視。然疾者輒癒。後浪游衢州江山縣豪族顏忠訓之妻毛氏。孕二十四月。未育。武乘醉欲入視。顏曰。道人醉矣。須明日可乎。武曰。吾自醉爾。病人不醉也。遂入。又呼酒數升。乃言曰。賢室非妊娠。所感甚異。幸其物未出。設更半月。殆矣。吾請言其證。平生好食雞。每食必遣婢縛生雞於前。徐觀其死。天明一飽食。終日不復再飯。審如是乎。顏生驚曰。誠然。武與約。索錢至二十萬。始留藥一服。戒家人預備巨鉢。及利刃。曰。卽餌藥中夕腹痛。當喚我。如期果大痛。急邀之入。入則毛氏正產一物。武持刃斷爲兩。覆以鉢。命婢掖孕者起。繞房行。明旦啓鉢視之。蓋大鼈也。首足皆成全形。目亦開。特爲膜所絡。動轉未快。故不能殺人。顏生敬謝。欲償元約。且以所主酒坊與之。皆笑不取。曰。吾特戲君耳。建炎中卒於國清。年八十餘歲。國清僧道益從其學。醫話此事。

汪澄憑語

番陽人汪澄。家頗富。獨好以漁弋望學爲樂。年才三十。以乾道九年五月死。其妻里中余氏女也。稍取其敖戲之具與人。或毀棄之。明年七月旦初夜。妻在床未睡。覺四體竦浙驚喘。呼告其乳媪。媪亦然。俄頃作澄語。罵其妻曰。賤人來。吾死能幾時。汝已萌改適他人意。二子皆十許歲。家貲殊不薄。豈不能守以終喪。吾甚愛鸚鵡彫籠。及雙角弓。何得便與三十五舅。三十五舅者。妻之兄仲滔也。所居正比鄰。密覘壁間。澄厲聲曰。何不入視我。而顧竊聽。滔懼。卽舍去。又使招其仲兄。辭以疾。則歎息曰。生時不相睦。固知其不肯來。吾父可得見否。父老且病。扶杖哭而入。澄拱手而揖。爲恭敬聽命之狀。父曰。兒旣不幸早世。得不墮惡趣。寬吾悲心。無爲見怪於家。怖妻子也。澄亦泣曰。大人有言。澄當去。媪遂厥然而默。如兩食頃。復附語呼其子曰。我將出。而土地見阻。汝宜辦小祭。善爲我辭。子遽殺雞取酒。詣祠禱解。媪乃蘇。

張客奇遇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人鮮衣華飾。求薦寢。迨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戶。燈猶未滅。又立於前。復共臥。自述所從來。曰。我鄰家子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忽忽。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縊死者。得非爲所惑否。張祕不肯言。須其來。且以問之。略無羞諱色。曰。是也。張與之狎。弗畏懼。委曲扣其實。曰。我故娼女。與客楊生素厚。楊取我貲貨二百千。約以禮昏我。而三年不如盟。我悒悒成瘵。疾求生不能。家人漸見厭。不勝憤。投繯而死。家持所居售人。今爲邸店。此室實吾故棲。尙眷戀不忍捨。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饒州市門。娶妻開邸。生事絕如意。婦人嗟喟良久。曰。我當以始

終託子。憶埋白金五十兩於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費。張發地得金。如言不誣。婦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低語曰。久留此無益。幸能挈我歸乎。張曰。諾。令書一牌曰。廿二娘位。緘於篋。遇所至。啓緘微呼。便出相見。張悉從之。結束告去。邸人謂張鬼氣已深。必殞道路。張殊不以爲疑。日日經行。無不共處。既到家。徐於壁間開位牌。妻謂其所事神。方瞻仰次。婦人遂出。妻詰夫曰。彼何人。斯勿盜良家子累我。張盡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問。同室凡五日。又求往州中督債。張許之。達城南。正渡江。婦人出曰。甚愧謝爾。奈相從不久。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楊客居。則荒擾殊甚。鄰人曰。楊元無疾。適七竅流血而死。張駭怖。遽歸。竟無復遇。臨川吳彥周。舊就館於張鄉里。能談其異。但未暇質究也。

劉堯舉

紹興十七年。京師人劉觀。爲秀州許市巡檢。其子堯舉。買舟趨郡。就流寓試。悅舟人女美。日夕肆微言。以蠱之。女亦似有意。翁媪覺焉。防察不少懈。及到郡。猶憩舟中。翁每出。則媪止。媪每出。則翁止。生束手不能施。試之日。出垂拱。而天下治賦。秋風生桂枝詩。皆所素爲者。但賦韻不同。須加修潤。迨昏乃出。次日試論。復然。無所點竄。運筆一揮。未午而歸舟。舟人固以爲如昨日也。翁媪皆入市。獨女在。生徑造其所。遂合焉。是夕。生之父母。同夢人持榜來。報秀才爲榜首。榜一人曰。非也。郎君所爲事不義。天勅殿一舉矣。覺而相語。皆驚異。生還家。父母責訊之。諱不言。已而乃以雜犯見榜。後舟人來。其事始露。又三年。從官淮西。果魁薦。然竟不第以死。

史翁女

南城人饒邠。大觀間預貢西上。遂留近京館於士人胡賈夫家。胡亦貢士也。他日全入京。暮投道店。見老嫗以黃羅帕髮。執青蓋過門外。類莊家人。別有少女。絕姝美。相逐而去。且行且眄。光豔動人。胡生惑之。率邠躡其後。甫食頃。恍迷所如。益前進。可六七里。至一豪民居。登其門。老翁垂白負杖出。自言爲史氏。見客極喜。迎肅。殊有禮節。廳事上挂觀世音像。香花奉事甚嚴。畫繪光彩。非人間筆。旣夕留宿。休僕馬於外。二子請入拜其媼。許之。則逆旅所見者。詢其故。笑曰。早攜孫女訪姻戚。薄暮歸。不知二君在彼。失之趨避。深負愧怍。頃又呼孫女出。真國色也。言談晤默。姿態橫生。二子恍然心醉。須臾引入中堂。供張華楚。治具豐潔。賓主酬酢歡甚。半酣。胡試挑其女。女欣然就之。邠起便旋。翁使乳婢秉燭從。姿色亦可悅。邠出盥手。沃以水爲戲。皆大笑。酒罷。女侍胡寢。婢侍邠寢。皆熟寐。及覺。寒風襲人。披衣起視。東方已白。回顧無復華屋洞戶。乃在楓林古木間。二子相視歎怖。羣僕亦莫知所以然。恟怳歸邸。竟不測爲何物妖魅也。

留怙香囊

衢人留怙。彥彊年二十餘。進士及第。調官歸鄉。常獨處一室。其地濱水。水次皆芰荷。景趣奇迥。忽若有所遇。家人莫得而知也。第怪其入室卽扃戶。非溫清與賓客至。輒不出。人竊疑之。而不可問。後因易衣浣濯。家人得珠囊於帶間。皆北珠結成。而極圓瑩。粲潔非世能有所串銀線。柔軟光好。不可名狀。囊中香氣又特異。持以叩所自來。不肯言。伺間密聽之。時聞奕棋下子聲。遂作計啓關。掩其不備。乃一美婦人對局。見外人至。急趨入屏後。就視之。無所覩。父兄意其鬼魅。深以此憂。呼方士巫者。治禁百方。終不驗。而怙顏貌充壯。了不類困於異物者。及將赴官。始絕不至。所存珠佩。其父遣擲棄海中。怙生平康寧無疾。至老嗜欲。

不衰。年八十餘。尙有少妾十輩。官至中大夫。年幾九十。晚年人問昔所遇。曰水仙也。當時失不詢名氏。無得而傳。蓋得養生之術於彼云。

盱江丁僧

紹興初。盱江城北十五里間。黃氏客邸。有僧過其家。體貌軒昂。云俗姓丁。留數日。白主人日入城中行乞。夜卽還。凡數月。所得錢物。亦分以與黃。黃異待之。相處益久。出入無所疑問。遂挑其妻。妻年尙少。有容質。旣喜僧姿相。又以數得財。故心許而佯拒之。迨闔排僧闔而入房內。無燈而自然光明。僧衣金欄袈裟。在壁間青蓮華上。類世所畫佛菩薩然。妻驚慕作禮。僧遽躍下。語之曰。吾非世人。將度汝。汝勿泄。卽留與亂。自是每夫出。必往浸久。黃知而詰之。不敢隱。盡以直告。黃怒。設計將捕治。託故出宿。密反。人定後。妻又詣僧。摘語之曰。我夫欲捉汝。爲之奈何。僧曰。汝勿憂。闔戶就寢。黃伏戶外。側聽愈怒。欲入而不可。但呼罵之。初亦相應答。已則其聲漸遠。俄寂然無聞。壞壁入。爇火照之。室已虛矣。四壁枵如。僧與妻及器物。了不一存。而牕壁牖戶。無少損處。呼集鄰里。追尋到明。皆無音跡。竟莫知所向。

江南木客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禩鬼。其神怪甚僂異。多依巖石樹木。爲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獨脚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考之傳記。所謂木石之怪。夔罔兩及山獮是也。李善注東京賦云。野仲游光。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皆是物云。變幻妖惑。大抵與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人乍富。故小人好之。致奉事以祈無妄之福。若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遇盛夏。多販

易材木於江湖間。隱見不常。人絕畏懼。至不敢斥言。祀賽惟謹。尤喜淫。或爲士大夫美男子。或隨人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見本形。至者如猴。如龍。如蝦蟆。體相不一。皆趨捷勁健。冷若冰鐵。陽道壯偉。婦人遭之者。率厭苦不堪。羸悴無色。精神奄然。有轉而爲巫者。人指以爲仙。謂逢忤而病者爲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臥不起。如死而復蘇者。自言身在華屋洞戶。與貴人驩狎。亦有攝藏挾去。累日方出者。亦有相遇卽發狂。易性理乖亂。不可療者。所淫據者。非皆好女子。神言宿契當爾。不然不得近也。交際訖事。遺精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今紀十餘事於此。建昌軍城西北隅。兵馬監押廨。本吏人曹氏居室。籍入於官。屋後有小祠。來者多爲所擾。趙宥之之女。已嫁。與夫及父行。爲所迷。至白晝出。與接。不見其形。但聞女悲泣呻吟。手足撓亂。叫言人來逼已。去而視之。遺瀝正黑。浹液衣被中。女竟死。趙不諛妾。年可三十許。有姿態。嘗奏溷欲起。髻忽爲橫木所串。閣於屋梁上。絕叫求救。人爲解免。便得病。才數日死。南城尉耿弁妻吳。有祟孕。臨蓐痛不可忍。呼僧誦孔雀咒。吞符。乃下鬼籬。遍體皆毛。陳氏女未嫁而孕。旣嫁。產肉塊。如紫帛包裹衣物者。畏而瘞之。女亦死。龔氏妻生子形如人。而絕醜惡。泊長不畏寒暑。霜天能溪浴。翁一八郎妻虞。年少。乾道癸巳。遇男子。每夕來同宿。夫元不知。雖在房。常擲置地上。或戶外。初亦罔覺。但睡則不在床。虞孕三年。至淳熙乙未秋。產塊如斗大。棄之溪流。尋亦死。饒氏婦王。在家爲女時。已有感。旣嫁。亦來。遂見形。顏色秀麗如婦人。鮮衣華飾。與人語笑。外客至。則相與釘餽蔬果。若家人然。少拂之。卽擲沙礫。作風火。置人矢牛糞於飲食中。莫不憎畏。後遣歸其父母家。禍乃息。王不知所終。李一妻黃。劉十八妻周。生子如豬。毛甚長。墮地能跳躑。一死。一失所在。黃氏妻是夜遇物。如墓而長大。逼與交。孕過期。乃生得一

青物類其父胡氏妻黃孕不產。占之巫云：已在雲頭上受喜，神欲迎之，不可爲也。果死。新城縣中田村民李氏妾生子，軀幹矮小，面目睚眦如猴，手足指僅寸，不類人。三弟皆然。今年五六十歲。南豐縣京源村民邱氏妻孕十年，兒時時腹中作聲，母欲出門，胎必騰踏，痛至徹心，不出方止。後產一赤猴，色如血，棄之野。母幸獨存，宜黃縣下潦村民袁氏女汲水門外井中，爲大蛇繳繞，仆地，遂與接束之，困急，女號啼宛轉，家人驚擾，召巫。巫云：是木客，斤爲不可殺，久當自去。薄暮乃解，昇女歸，色萎如蠟，病踰月乃瘳，顏狀終不復舊，成癡人矣。

巴山蛇

崇仁縣農家子婦，頗少艾，因往屋後暴衣，不還，求之鄰里，及其父母家，皆不見，遂詣縣告。縣爲下里正，揭賞搜捕，閱半月弗得。其家在巴山下十里，山絕高峻，樵者負薪歸，至半嶺，望絕壁巖崖間，若皂衣人擁抱婦人坐者，疑此是也，置薪於地，尋磴道攀援而上，稍近，兩人俱入穴中，穴深不可測，樵歸報厥夫，意爲惡子竊負而逃者。時日已夕，不克往，至明，家人率樵至其處，偵視莫敢入，或云穴深且暗，非人能治，殆妖怪所爲。宜委諸巫覡，聞樂安詹生素善術，亟招致之。詹被髮銜刀，禹步作法，先擲布巾入，須臾，青氣一道如煙吹巾出，又脫冠服擲下，亦爲氣所却，詹不得已，裸身持刀，躍而下，穴廣袤如數間屋，盤石如牀，婦人仰臥，大蛇纏其身，奮起欲鬪，詹揮刀排墮床下，挾婦人相繼躍出，婦色黃如梔，瞑目垂死，詹爲毒氛熏觸，困臥久，乃蘇，含水喂婦，婦卽活。歸之，明日始能言，云初暴衣時，爲皂袍人隔籬相誘，不覺與俱行，亦不知登山履危，但在高堂華屋內，與共寢處，飢則以物如錫與我食，食已卽飽，心常迷蒙，殊不悟其爲異類也。鄉

人共請詹盡蛇命。詹曰：吾只能禁使勿出，不能殺也。乃施符穴口鎮之，自是亦絕。

容齋五筆

洪邁

州縣牌額

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爲改易。嚴州分水縣故額草書分字。縣令有作聰明者，謂事體非宜，自真書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惡民持刃殺人者衆，蓋分字爲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添差通判盧瑤，悉以所作隸字換郡下扁榜，自譙樓儀門，凡亭榭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爲字多燥筆，而於州牌尤爲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朱崖遷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衙推牒詞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糜賢。當時傳以爲笑，然猶未至於挫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爲子求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爲昏。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吉陽卽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爲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黎會聞邦衡名，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常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絀西廡下，會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爲何如？邦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旣蒙垂問，切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爲何事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爲一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司。次至廣西經略司，俟其不行，然後訟於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會悟，遽釋之。

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爲上客。邦衡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兄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古今一轍也。

李元亮詩啟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尙書族子也。抱材尙氣。不以辭色假人。崇寧中。在大學。蔡嶷爲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卽超用。纔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卽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旣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顯爲門下之故。方脩贄見之禮。須明旦扣典客。不意給事先至。卑躬下賤如此。前贄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謁。蔡退。元亮旋營一啟。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贈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於公卿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詩。如人閒知晝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雨。臘寒纔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斯須之敬

今公私宴會。稱與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古者謂之賓。謂之客。是已。儀禮燕禮篇。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少進禮辭。又命之。賓許諾。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杜預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國。侍從共餞之於吏部尙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應求揖之爲客。辭不就。曰。常時固自有次第。奈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

席正爲侍郎設。何辭之爲。薛終不可。予時爲右史。最居末坐。給事中王日嚴。目予曰。景盧能倉卒間應對。願出一轉語折衷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善。遂就席。

友會談叢

上官融

曹州呂煥

曹州定陶縣長樂鄉呂煥。操心凶險。使酒剛暴。動作不法。閭里爲患。大中祥符五年春。民間太牢瘴疫大起。煥家所有皆殞。同鄉則十損三四。煥恨己無子遺。而妬他存者。常蓄致害之意。間有斃。踏以物拽歸。剖磔腸胃。棄於放牧之地。欲令熏染。覬令似己。遠近畏之。莫敢爲言。是歲夏。煥以無力耕鑿。亦不播植。復見他人之畝。鬱然佳苗。顧己之田。鞠爲茂草。心愈不平。一旦風雹驟至。煥亟詣野中。仰天祈曰。願風雨更甚。雹塊益大。擊仆稼穡。用快我心。言未畢。陰雲轉濃。咫尺不辨。忽見三人。衣青執捶。叱煥曰。爾愚賤之人。不能勤力自養。而乃幸災如此。吾雷電之使也。殺爾何益。然俾世人知有天道。欲加小懲。遂驅之南去。於是持冰片令抱之而行。長與身等。旋驅旋叱。艱苦備極。時於袖中探冰丸使含之。仍謂曰。茲爾之自招也。但覺寒凜徹骨。戰慄靡定。奔馳百餘里。各不少息。相次晴霽。煥忽如夢覺。復在舊處。四肢疲茶。若中沉疾。家人扶之而歸。厥後疾雖平愈。而精神恍惚。疑奪其魄也。

相國呂端

相國呂公端。任補闕。與一供奉官。被命同往高麗。旣逮其國。宣朝命畢。以風信未便。在高麗將及半月。未

幾風便回楫。王加等贈遺奇珍異貨。盈載而歸。先是供奉者。以公所得置之船底。己之所得。在公物上。慮水氣見過也。公亦不問措置。委之而行。方至海心。風濤四起。舟欲傾倒。公神色自若。供奉者倉皇失圖。舟子前曰。風濤之由。以公等所載奇異。海神必惜。不欲令多到中國。但少拋水中。風必止矣。公如其言。令左右擲之才半。風息得達。登州岸。遂開其載。則在下者。呂公之物。咸在。而供奉之物。居上者。略無子遺矣。校供奉之物已罄矣。諒非海神祕惜。蓋罪小人用心奸險也。公以所存者。中分入之。亦仁厚矣。

邠州靈應廟

邠州靈應廟者。景德中詔修飾。內翰楊貳卿億。在西掖日被旨述記。今揭示於翠琰。卽其事。而州人嚴奉。其來久矣。被奸濫之輩。互相表裏。鼓惑愚民。於殿堂後別起密室。室內有巨穴。穴上覆繡箔。映以旌旛。香几外不得窺。廟祝前云。神已親享。但見舉空器而出。以是莫敢致辨。大中祥符中。故掌武侍中王嗣宗。自長安移鎮邠。土素聞其事。而無跡可究。心常怒之。下車將半載。會子弟院有媿懷者。遂募民婦乳焉。其婦乃廟祝棄妻。怨舅姑無恩。懷憤頗極。遂言其穴乃羣狐所聚。潛兩童子其間。俾竊杯杵之薦也。間達其事於公。公喜得其狀。翌日入廟。俯覘穴中。僞神其事。廟祝因而贊之。都不知公審其詐。遂令設酒。殺於穴側。而謂曰。豐潔之祀。覬神必享。吾當扁鑰其戶。慮外物所侵。慎無擅開。信宿後。躬來省視也。廟祝不諭其意。及期公至。啟戶。則杯杵宛然。據棄妻之言。鞠之。於是引伏。立苔其背。盡室逐去。後召騎兵千人。執弓矢。鷹犬環於廟垣。投薪塞穴。秉炬燎之。烟涌四出。羣狐奔走。頃刻擒戮。靡有噍類。密以泥緘其門。禁絕祭事。但春秋旅奠而已。異哉。城狐社鼠。古昔所嗟。未若此飽飫鮮肥。憑恃廟貌。一旦蕩其窟穴。小大無遺。雖滿盈。

而自招。亦值王公之毒手也。

滄州節度使米信

故滄州節度使米信。本銀下部落。以軍功累官。至加節鉞。織嗇聚斂。爲時所鄙。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月算。何啻千緡。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之故。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錢。兼與契券爲約。其詞以若父危。鐘聲才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才瞑目而亟還也。於是私募僕夫十餘。豐飾珍異。以袍帶令伺於宅左右。俟其出門。擁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珍異。其黨則京師搖唇鼓舌。獵炙之徒。日有千數。謂其嬉遊。則信陵孟嘗諸公子。謂其用度。則石崇王濟爲鄙人。諂佞互攻。讐駭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致。錢去便到。其速如神。至於進會。有奉其歡心者。器皿之具。盡傾與之。嘗謂盡此身逸樂。惟我而已。至信之卒時。已用過十餘萬緡。乃約齊交還。及信葬畢。籍其餘財。比信時。十餘五六焉。外無官橐。內無私帑。闔門百口之給。不可缺者。加以恣縱費蕩。更踰於前。以至鬻田園。貨邸店。未周歲而日入之緡亦絕。其弟方四歲。乳母與家人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爲餒鬼。乳母乃抱小兒詣府陳訴。是時真宗在壽邸。尹開封府。聞之赫怒。具以上言。舉餘財與所訴之弟。供奉者斥出之一簪不著身。仍除其班籍。因茲索然無歸。寄跡旅舍。乃歷自來遊從之處。求衣食。人旣數四。亦皆厭矣。遂於京師多假代獄卒。搖夜鈴於軍巡。聊充餬口。素不服勞。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獠孫爲戲。聚集市人。供奉者形質么麼。頤頰尖薄。克肖獠孫。復委質於戲場焉。韋繩貫頸。跳躑不已。旁觀爲之掩淚。而彼殊無愧色。噫。公侯之門。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其子。何足怪耶。

貝州李忠

貝州歷亭縣民李忠爲本郡鄉兵首領。家頗儲蓄。雄視門里。多借貸與人。至收穫時。必親往聚斂。有石氏兄弟。事母不孝。最推凶暴。亦嘗舉忠物。每怨忠躬來督責。俟忠及門。二石潛殺其母。曳忠於官。誣其殺也。忠以二石所執。旁證明白。甘心伏法。案成棄市。忠家載其柩歸。焚之。未幾風雨暴作。掣電迅雷。擊死二石。頃刻開霽。踏尸於戶外。背上各有朱字。言殺母之由。鄉人始知忠之冤也。時鄰村蘇氏被疾亡。經信宿。忽然而興。鄉人喜其再生。競來問訊。遂揮霍將起。曰。茲非我家也。我本李忠。昨爲石氏執稱殺其母。致自誣伏法。陰府主者曰。爾被枉死。其執爾者。今已俱至。於理甚明。爾須卻回。我訴以本身已焚。爇回。且何依。主者召案吏持簿閱之。云。恰有李忠近鄰蘇公。到方兩日。但令託其身以生。我是以得歸。蘇家以爲狂言。都不之信。因問蘇氏之事。懵然莫省。李氏之家事。細微畢知。先是忠少壯而形美。蘇則長髯而羸材。及召忠妻至。見其仆貌惡之。忠曰。爾何得棄我。我真爾夫也。妻問以生平所有。乃曰。我有烏色馬。兼有銀數笏。埋於東窗壁下。曾與戲竊采桑刀。置西屋瓦溝中。驗之皆然。以至話幃箔之密。悉親屬小字。妻方果決爲信。其蘇家不肯。李氏偕詣郡。訴靡能裁割。其始末聲聞朝廷。亦無奈何。但敕本路均輸。爲辨析焉。其人後終歸李氏。時大中祥符八年也。

柳如京

柳如京開與處士潘闔爲莫逆交。尙氣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河浹。時正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清涼宵話也。泊到傳舍。止於廳事。中堂扃鑰甚祕。柳怒。將笞驛吏。吏曰。此

非敢靳。舊傳舍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十稔矣。柳強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讐夷夏。縱有凶怪。因而屏之。於是啓門掃除。處中坐。閻潛思曰。古人尙不敢欺暗室。何給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乎。乃謂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餌。凌晨用藉手爲別。此室虛寂。請公卜宵可也。柳喏之。閻出。密謂驛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銜。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閻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牙被髮。執巨箠。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晴霽。洞鑿毛髮。柳尙不寐。或斂衣循牆而行。閻忽叱之。柳竦然舉目。初不甚懼。再呵之。似覺皇恐。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干忤。幸乞恕之。閻遂疏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聲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也。柳乃茫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署未達。家事未了。盛年昭代。忽便捨焉。倘垂恩庇之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閻徐曰。汝識吾否。柳曰。塵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只吾便是。潘閻也。柳知其所爲。不勝慚沮。再三邀閻下屋。閻曰。公性躁暴。不奈人戲。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遁。柳亟歸舟。解纜便去。聞者爲之絕倒。河東剛毅人皆畏之。一旦爲逍遙所怖。幾乎泣血。古人云。雖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此之謂也。况其下者乎。

丐者

天禧中有丐者。莫知姓氏。往來闔閭間。每至之處。亦不妄取。衣雖敝陋。形且充澤。祁寒暑雨。未嘗改易。人或呵叱。俛首便過。如此十餘年。率以爲常。市井徒有張生者。貨銀爲業。設肆於界中。丐者旬歲間。凌晨必至。生憐之。日以五錢贈焉。頗懷感激。忽一日。生見丐者袍帶巾櫛。跨馬引僕而過。生深以爲訝。丐者曰。某有兄官於交廣。連綿數任。留某京師。以至貧窶。地遠絕信。乃丐於人。兄適方歸。相見甚歡。衣裝僕馬。皆兄

與也。生然之。又曰。自十餘年。感君之恩多矣。思欲報答。今得其時。兄於曹門斜街。僦得一宅。暫邀過門。夙令具饌奉俟。生辭以故。丐者曰。已約數賓。不可拒矣。遂留僕導生而來。丐者躍馬先行。生隨僕出曹門。入斜街。委曲深巷。生心疑惑。且曰。此間豈有宅乎。僕出門指曰。更進百步便到也。及至門。但破簾蔽之。及入。見丐者卻著敝衣如故。出邀生。入一堂中。惟破席而已。糞穢堆積。生愈惡之。復謂僕曰。召諸賓來。又見數人。藍縷更甚。從堂後至。身皆瘡穢。環席而坐。生益不自安。又敕其僕攜一器貯濁水。斗餘。置之而去。旋又取一盤。中有蒸小兒。手足具備。炎氣蓬勃。丐者親加擘折。酌水舉肉。勸生。生掩口愕懼。只欲逃竄。丐者嘆曰。此而不食。信是命也。以感恩之厚。方有茲設。他人固不得預食。吾亦無奈。生惶恐。丐者乃于懷中出藥一帖。與生。曰。酒肉不食。君命也。此藥百粒。聊以爲報。生急寘懷中。奔競而回。開視之。乃真金也。均約其直。與十數年日贈之數。恰相酬也。生方悟其神仙。悔恨無地。尋再詣其處。則迷而莫知。

光祿寺丞劉泳

光祿寺丞劉泳。少游洛下。嘗謂予言。昔天津橋南。有一第。人稱史公公宅。亦傳凶怪。閉而不居。將三十年。水竹臺榭。花木亭館。靡不備具。每春時。遊人多率其徒。挈酒殽。攜管絃。以就賞。實洛下之勝概也。端拱中。有酒徒朱生者。使氣凌人。一日少年輩。邀置於席。乃曰。茲宅凶怪。公素知之。我等願獻一醉。可能宵乎。生曰。是吾心也。夫人之所畏者死。吾死且無畏。況凶宅乎。少年以爲然。遂掃除堂前。設一榻而去。生酣寢其上。時方首夏。竹樹陰薄。風聲月色。蕭然滿軒。忽見兩廂閣子內門。次第而開。各有小丫鬟。攜燈檠而出。置於階際。抽身卻入。未久。有數婦入。盛飾分坐於燈下。紉縫焉。生疑睇訝之。俄頃。後堂門一時大啓。牀帷器

用。倏忽皆至。然後燭引二婦人。豔妝服袿。執毬杖前驅而出。傳語呼云。令公至。見生不覺驚。又言且住。中有一人。峨帽戎裝。據胡牀而坐。連叱婦人輩曰。此必盜也。昇棄他所。回顧間。至榻前。身已在空中。被擲於堂西竹林中。體爲枯槁所傷。流血焉。生憤怒而起。徑至中堂。戟手大詬曰。爾生前盜名位。佞媚於時。歿後盜人居室。煩擾於世。反以吾爲盜。不自媿乎。於是舉枕而擊之。正中其肩。驚惶而散。俄失其在。時初五更。少年輩持火炬突門而入。訝生之無恙。競詢其由。生具以實對。及示爲枯槁所傷。衆方服其膽勇焉。茲宅厥後終無人敢居。淳化四年爲洛水所漂。但存故基耳。

鄧州錢若水

鄧州廉察長城錢公若水。本洛下右族。未第時。婦翁殿中丞鄭處升。守官大名。公往省焉。旣入境。道逢故人龐登。登亦有河朔之游。相見甚歡。公先令僮僕驅輜重行。與登居後聯騎。方語笑間。公所乘馬忽雙蹄踏地而斃。公望僮僕已遠。別無乘可代。又艱於徒行。莫能爲計。正相顧嗟呀。俄有一人。衣短袂衣。若王侯家紀綱僕。詢以馬斃之由。及所詣。告之。笑曰。岐程不遠。不足爲慮。遽探懷中刃。當脅刺之。舉尾再三呵叱。馬振奮如舊。更掖公上馬。仍戒公促行。今日須達大名。公執鞭揖謝。馬行如舊。遂不見此人。惟各駭懼。而靡知其怪。但如其言。聳轡而進。至暮到大名。處升才離鞭下。復有敝帷事。亦異矣。

麟府州

麟府州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與蕃漢雜居。黃茆土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坦。廡舍廟宇。覆之以瓦。居民用土。止若棚焉。架險就平。望復不定。上引瓦爲溝。雖大澍亦不浸潤。其梁柱椽題。頗甚華麗。在

下者方能細窺城邑之外。穹廬窟室而已。人性頑悍。不循理法。事公惟吏稍識去就。降茲而下。莫我知也。俗重死輕生。侮法忘義。凡育女稍長。靡有媒灼。暗有期會。家不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於山石掩映之處。並首而臥。繩帶置頭。各悉力緊之。條忽雙斃。二族方率親屬尋焉。見而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繒綵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椎牛設祭。乃條其革。密如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高丈餘。呼爲女棚。遷尸於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於其下。擊鼓飲酒。數日而散。於大中祥符七年。隨侍至彼。聞他人多言。都不之信。是時王師折惟中出巡邊徼。拉余偕往。遂深入不毛。往往見女棚置於嶺上。而新者氈角宛然。異俗如此。且低幃昵愛。又如此。嗚呼。州境去京不及二千里。而風俗差殊。可駭耳目。則邕州溪洞戎瀘之蠻。誕前達名公書其怪。以此思彼。其爲實錄。

金部田員外

金部田員外居中說。應舉時在京。與豪家子張生同科。而俱少年。情頗相得。出處飲食。未嘗不同。一日晚。攜手閑步。經西車子曲。觀一大宅。旁有看窗。居中與生逼其下行。密聆其中贊美聲。洎過百餘步。生卻回窗中之人。尚在。忽擲下金釵一隻。生得之。亦莫測其意。未旋踵間。宅門中有紫衣者趨出。手招生與居中。云得釵否。此某官第幾子。居班籍。奉使入蜀。久而未回。擲釵子者。其婦也。約於某日於崇夏寺某院爲期。先以此致意爾。居中及生依期而往。果見酒榖承迎。相次子婦從中而出。相與雜坐。時復詣之。居中屢勸生。生怒不聽。居中亦不能苦諫。未幾某官子歸。備知其事。隱而不問。款曲間謂婦曰。吾昨度險棧。顛危萬端。願飯百僧。庶保無恙。爾往尼院與吾償之。婦諾之。而往。某官子潛伺其迹。值邀生不至。未浹旬。又謂婦

曰。後過某處。其願如初。可再往償。妻不辭而往。張生知之。遽往會焉。某官子於是率健僕。攜利劍入院。不問僧尼。少長皆殺之。厥婦與生一對。就刃。某自拘於有司待罪。太宗皇帝聞之。謂執政曰。茲人間最巨蠹者也。傷風敗教。殺之宜矣。況勳臣之裔。何必致問。遽舍之。中外之人。莫不慶聖君之獨斷。革末俗之污濫也。居中今老矣。每想其事。亦爲戰慄。

可書

張知甫

天寶山三道人

天寶山有三道人採藥。忽得瘞錢。而日已晚。三人者議先取一二千。沽酒市脯。待旦而發。遂令一道人往。二人潛謀。俟沽酒歸。殺之。庶只作兩分。沽酒者又有心置毒酒食中。誅二道人而獨取之。既攜酒食示二人。次二人者忽舉斧殺之。投於絕澗。二人喜而酌酒以食。遂中毒藥而俱死。此事得之於張道人。

碧湖雜記

謝枋得

玉華閣

杜牧之華清宮詩云。雨露徧金穴。乾坤入酒鄉。許彥周謂如此。天下焉得不亂。蓋以明皇寵幸妃族。賞賚無極。君臣終日酣宴。所以兆漁陽之變耳。余聞東都宣政間。禁中有保和殿。殿西南廡有玉真軒。軒內有玉華閣。卽安妃妝閣也。妃姓劉氏。入宮進位貴妃。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爲長生帝君。妃爲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降。必別置妃位。畫妃像於其中。每祀妃像。妃方寢而覺有酒容。是時羣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嘗賦詩題殿壁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侍宴於保和。

殿上令妃見京。先有詩曰：雅興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妃。命京賡補成篇。京卽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闈。云云。須臾命京入軒。但見妃像。京又有詩云：玉真軒內暖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已而至閣。妃出見京，勸酬至再。日暮而退。且君門九重睡榻之側，豈容他人咳唾。至令人臣縱步褻飲於其間。當時恩幸可從而知矣。然其他日之禍，殆甚於天寶之季。此可爲萬世君臣之戒。

黃崇嘏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女子作男兒，其事甚怪。五代王蜀時，有崇嘏者，本臨邛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臨邛，嘏以詩上謁。庠稱之，薦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吏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天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召問具述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嫗同居，此事尤怪。

舊小說

戊集目錄

祁忠毅公傳 趙秉文

適安堂記 趙秉文

手植檜刻像記 趙秉文

游龍山記 麻革

朝元觀記 元好問

睡鶴記 李俊民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烈婦胡氏傳 王惲

何長者傳 胡長孺

陳孝子傳 胡長孺

史母程氏傳 袁桷

李節婦傳 揭傒斯

節婦馬氏傳 元明善

張淳傳 元明善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汴故宮記 楊奐

鄆國夫人殿記 楊奐

平蠻記 陽格

書王貞言事 虞集

書邢氏賢行 吳澂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工獄 宋本

烏寶傳 高明

秦士錄 宋濂

王冕傳 宋濂

危孝子傳 宋濂

杜環小傳 宋濂

李疑傳 宋濂

宋九賢遺像記 宋濂

蘭亭觴詠圖記 宋濂

劉燾孫傳 王韓

南宮生傳 高啓

胡應炎傳 高啓

書博雜者事 高啓

滇南慟哭記 王紳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祕錄 李夢陽

唐珏傳 張孟兼

書某節婦事 李東陽

鐵崖先生傳 貝瓊

義士楊景和塤傳 張弼

愧齋先生傳 王鏊

中山狼傳 馬中錫

謝翱傳 胡翰

胡義士墓表 胡翰

孝烈婦唐貴梅傳 楊慎

新都八陣圖記 楊慎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錢可大傳 梁濬

一峯先生傳 陳憲章

董癡傳 葛芝

東遊紀異 董玘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覽盜 何景明

阿留傳 陸容

二孝子傳 王叔英

崔鑑傳 吳桂芳

記任公事蹟 劉鳳

阿寄傳 田汝成

義虎傳 祝允明

書二館人事 王世貞

書應生事 王世貞

雜記 申時行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馮時可

王義士芳傳 張椿

邊城 魏濟

王烈婦傳 歸有光

陶節婦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書里涇張氏妻事 歸有光

海上平寇記 王愷中

西門記 宗臣

記剿除徐海本末 茅坤

記王忠肅公勦三事 崔銑

李公子傳 陳繼儒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劉崧

四貞祠記 崔銑

徐文長傳 袁宏道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醉叟傳 袁宏道

拙效傳 袁宏道

一瓢道人傳 袁中道

邢布衣傳 文震孟

五人墓記 張溥

膠東二高士傳 周思兼

竹籥傳 顧大韶

孝女格天記 顧文亨

神鐘記 豐坊

遼陽海神傳 蔡羽

核舟記 魏學洙

虎口餘生記 邊大綬

萬孝子傳 陳弘緒

沈華陽傳 范文英

歸潛志 四則 劉祁

續夷堅志 十則 元好問

- 老學叢談 五則 盛如梓
山房隨筆 五則 蔣子正
遂昌雜錄 九則 鄭元祐
湛園靜語 二則 白挺
山居新話 七則 楊瑀
隱居通議 三則 劉壘
真臘風土記 五則 周達觀
青樓集 十則 黃某
吳中舊事 三則 陸友仁
拊掌錄 十三則 闕名
輟耕錄 二十九則 陶宗儀
在田錄 一則 張定
龍起雜事 二則 楊儀
龍興慈記 三則 王文祿
東明記 一則 王泌
遜國記 二則 闕名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郊外農談 二則 闕名

沂陽日記 一則 闕名

西墅雜記 三則 楊穆

代醉編 二則 張鼎思

艾子後語 四則 陸灼

雪濤小說 四則 江盈科

雪濤談叢 一則 江盈科

談言 一則 江盈科

應諧錄 四則 劉元卿

權子 四則 耿定向

先進遺風 二則 耿定向

枝山前聞 二則 祝允明

猥談 二則 祝允明

語怪 六則 祝允明

異林 二則 徐禎卿

翦勝野聞 五則 徐禎卿

- 幽怪錄 三則 田汝成
委巷叢談 一則 田汝成
見聞紀訓 二則 陳良謨
金臺紀聞 二則 陸深
震澤紀聞 一則 王鏊
莘野纂聞 一則 伍餘福
駒陰冗記 三則 蘭莊
南翁夢錄 一則 黎澄
中洲野錄 一則 程文憲
蘇談 二則 楊循吉
吳中故語 六則 楊循吉
蓬軒別記 二則 楊循吉
庚己編 三則 陸燦
續己編 四則 耶瑛
劉氏雜志 一則 劉定之
碧里雜存 一則 董穀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西樵野記 一則 侯甸

甲乙剩言 五則 胡應

前定錄補 二則 朱佐

病逸漫記 一則 陸鈇

高坡異纂 二則 楊儀

已瘡編 三則 劉玉

二酉委談 二則 王世懋

寓圃雜記 一則 王錡

遼邸紀聞 一則 錢希言

閒中古今錄 二則 黃溥言

綵雪亭雜言 一則 敖英

兼葭堂雜鈔 二則 陸楫

霏雪錄 五則 鍾積

鷓林子 四則 趙鈇

焦氏筆乘 五則 焦竑

赤雅 三則 鄭露

學圃餘力 一則 姜南

墨畚錢鏹 三則 姜南

洗硯新錄 一則 姜南

快雪堂漫錄 三則 馮夢楨

筆塵 一則 莫是龍

雲間雜志 十二則 李紹聞

陶菴夢憶 三則 張岱

宦游紀聞 二則 張鼐

舊小說

戊集一 金元明

祁忠毅公傳并贊

趙秉文

公諱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海陵朝。續遷通奉大夫太醫使。自以數被恩遇。欲自劾。會後宮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卽上言諫。南伐。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滅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威謀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况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首營中都。民已罷困。興功未幾。復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嗟怨。此人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已歲。自刑。害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吾雖有士馬之衆。恐無所施。是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之於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強兵以逞。誅戮諫臣。固天所以開聖人也。越明年。世宗卽位於遼東。四年。詔贈公資德。復其田產。泰和初。詔定大臣諡。尙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德祁宰。以忠言被誅。至今天下慕義之士。盡傷厥心。是以世宗卽位。首贈以官。陛下仍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諡議之列。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諡。當時居高官食祿者。不爲無人。皆畏罪洩。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爲社稷計。卒使立名死。

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少愧矣。臣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諡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諡曰忠毅。醫師之職。視疾病。謹藥石。以決死生可也。至於諫諍。輔拂不濟。則繼之以死。此公卿大臣所難能。而公以一身易天下之患。功雖不成。亦志士仁人之用心。噫。非烈丈夫。疇克臻此。贊曰。

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如公者可謂近之矣。方海陵虐猜自用。忍戕其母。何愛於公。而區區納忠。以下劓上。卒餌虎口。身雖沒而名不朽。諡曰忠毅。不亦宜乎。

適安堂記

趙秉文

許昌任君子山。作草堂于私第。榜之曰適安。客過而問其所以名堂之意。曰。子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意而安之乎。子山曰。今夫水適則流。火適則燥。魚鳥之適則翔泳。草木之適則條達。腰適則忘帶。足適則忘履。今吾名不隸于仕版。身不涉于行伍。足不跡于是非之場。口不涉于是非之境。未酉而寢。過卯而起。每興極意會。則登臨山水。嘯詠風月。翫泉石。悅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冊。以適吾性而已。吾安焉。子其爲何如。客曰。先生之爲適則一。其所以爲適則異。子以嵇康之適于鍛。阮籍之適于酒。與夫聖賢之適于道。有以異乎。苟以適性爲事。則斥鷃無羨于天池之樂。桀跖無羨于顏冉之德。其于適性一也。而靜躁殊途。善惡異趣。此向郭之失。晉宋之流。所以蕩而忘返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義。皆非以適性爲事。苟以採山釣水爲適。則忘其君。聲色嗜欲爲適。則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不仁不義。子安之乎。而且奚適哉。子山曰。請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乎。客曰。心迹一也。

自心迹之判。于是有清狂。有白癡。皆名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內。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之水。升之則爲雨露霜雪。下之則爲江河井泉。激之則爲波瀾。瀦之則爲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故君子取平焉。斯亦無適而不安乎。子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刊之石。客爲誰。滄陽趙某也。

手植檜刻像記

趙秉文

天地否而復泰。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厄而復亨。六籍厄于秦。至漢而復興。王道厄于晉宋齊梁陳隋之間。至唐而復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兵革擾曲阜。焚孔庭檜。聖道之廢興。固不係于一木之存亡。新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居也。況聖師之手植乎。衍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常在也。豈特一木哉。三年六月晦。門弟子趙秉文記。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嘗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兒烏權白馬諸峯。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雁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旣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斬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遊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於玉峯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

於前軒語末周浹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爲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醲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渟瀦者焉洩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巔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淪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亦多杉檜栝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鬣冑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涉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有五里兩嶺若歧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櫛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憇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怪石巒岈巧鬪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峯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芒如奕局然徜徉者久之賚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司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迴乃徑北嶺登萱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概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旣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逾清思逾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辨蜂起各

主其家山爲勝。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峯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是也。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於石。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比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歷嶽峯。坐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峻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奇。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念茲遊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兒之婉嚴。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遊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祕。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彷彿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記。

朝元觀記

元好問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崞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村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於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卽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爲之關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講道之所。願謂所親云。他

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致足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尙冥福之可徵也。庀徒葺事。土木皆作。蓋經始於庚寅之七月。而斷手於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禳膾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廡。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既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爲大概。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爲嫌。及其更事既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爲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况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於風塵之隙。而角逐於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壁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遊。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大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於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鍊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鳧。葛陂投杖之龍。世徒以神仙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躚。過朝元之上。倚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爲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旣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爲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於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元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真隱元某記。

睡鶴記

李俊民

人之情有所甚好。有所甚好而不得。則必見似之者而喜。非徒好之。蓋感而有所得焉。濠梁之魚得之樂。山陰之鵝得之書。支道林之鷹與馬得之神俊。不有所得。夫何好焉。鶴鳴之好鶴。亦猶是也。鶴也者。物之生于天而異者也。其性潔而介。其聲亮而清潔。而介則寡所合。亮而清則寡所和。獨孤高自處。飛鳴于霄漢之上。豈求其異也哉。蓋天之所賦者異也。夫才高則無親。勢孤則失衆。鶴奚恤焉。若或矯情自澆。下同于頻頻之黨。變其常而喪其真。非鶴之德也。非鶴鳴之所好也。叔世道衰。天物暴天。思其所好而不得。逮丙申歲。于新居之側。有蹲石曰睡鶴。昔人取其似而名之。鶴鳴見其似而喜之。事與心會。豈偶然哉。三復觀之。其骨聳而奇。其背脊而偻。其頸宛而啄。若無意飛鳴者。雖沉潛靜默。有飄然物外之想。疑其孤高之過。爲衆所棄而自晦歟。抑衛人之軒不足乘歟。烏程之樹不足棲歟。將遺世遠舉。羽化而仙。此特其身化歟。不然。何爲不飛不鳴。日游于睡鄉者乎。謂其果不能鳴。則陳倉之雞。胡爲而鳴耶。謂其果不能飛。則零陵之燕。胡爲而飛耶。吁。是時也。以飛鳴而望於鶴。不可望於石。尤不可姑以其似而又有所得。故感而爲之記云。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事。竊有待焉。歲戊申夏。臥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過客舍。因語及曩壬辰之變之後之事。始悉伯淵誅崔立之所自。蓋惠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莫夜。待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無累乎。令

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詣方丈憩。俟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公何心嗜酒如是。生爲男子。與其徒沈溺于亂世。曷若立身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矍然。若有契於衷者。見于色。黎明乃召同志黃憫元帥者。相與拜恩而師焉。居無何。往詣恩屏人而言曰。崔立狂豎。乘國家傾危。天子播越。輒敢叛亂。乃爾。吾欲誅之久矣。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榮名。其在是耶。恩拒不可曰。爾何遽出此速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者。伯淵泣且誓。恩察之誠也。乃握手歎曰。吾情亦不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間一閑人。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圖報萬一。此何愛焉。在吾教中有大報恩七篇。是固當爲。但患力微。援寡事不濟耳。今幸聞公舉非常之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掌加額曰。惟以必中爲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之入見。崔立給曰。丞相避擾不出。則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墮。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怪焉。因彊其行。至故英邸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願丞相與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訶不止。直詣立馬首。挽其鞵。時伯淵驂右。卽拔刃抱而刺之。洞貫。至自中其左掌。與之俱墜馬。崔尙能語曰。反爲賊奴所先。隨斃。伯淵暨憫等五人。實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無與焉。稍稍鼠竄。蜂逝。帖如也。遂磔崔立之尸。祭於承天門下。一軍哀號。聲動天地。翼日奔宋。恩公佐其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義聞者。不爲不多。至於表表獨見於後世者。得三人焉。壬辰正月。陽崔軍潰。奉御完顏陳和尙死戰陣。其罵敵不屈。似顏杲卿。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睦親府烏古孫孛吉死宗廟。其守節自盡。似北地王。諶甲午正月。蔡州陷。右丞完顏仲德死社稷。從歿者幾千人。彼敬翔之死國。田橫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

死爲難。蓋貴得其死所也。來歙遇害。光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伯淵不幸。不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于素官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爲國家所知。況當易代革命之後。雖貴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旦蔑視權軀。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寇讎。孤軍出奔。偉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歟。李姓。伯淵名也。或云。燕都寶坻縣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烈婦胡氏傳

王輝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庚午。平挈胡泊二子南戍棗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啣平左髀。曳之而去。胡卽抽刀前追。可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劃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委裝車。遂扶傷攜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爲搃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嘻。胡柔懦者也。非不懼獸之殘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知有夫而不知有虎也。平雖死。其志烈。言言方之太山。號婦何壯毅哉。

何長者傳

胡長孺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之爲孤巖善人。上海縣浦東民家子。樸謹不安。顧語善積蓄會計。事吳郡張瑄。行舶筦庫。不十年。贏羨莫可勝數。一髮不以自私。瑄父子方倚之重。而敬德棄去矣。杭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爲沙。吳濱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俗。類剽輕悍急而狡。宋季年。羣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與瑄最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

濱沙民富家以爲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備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跡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逕。且不逢淺角。識之。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卽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旣內屬。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溢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瀦水。又絕江淮。溯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荏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省。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輿騎塞隘門巷。故與敬德等夷。皆佩於菟金符。爲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意氣自得。敬德方布衣蔬食。汲汲以施貧賑。乏爲事。勸瑄父子毋嗜進厚藏。以速禍菑。雖不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今江南北二人夫婦父子施錢處。往往而在。二人者旣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而敬德固無一毫髮累。會杭傅氏施天水院橋東地。廣袤十餘畝。敬德卽建天澤院。爲大釜鬲。炊調食羹。豐潔芳腴。延方外士行而欲休。倦而欲息者。常五六十人。大德十一年。大饑。鉅僧方清鑿散徒。敬德素履。爲人信重。資施倍多。他時來者益衆。無意拒色厭官。爲設糜仙林寺中。饑民殍者不爲衰止。敬德請杭好善有材智人。凌郭楊李僧道心性澄。六七人。又擇饑民得強壯者四五十人。借菩提寺作粥。夜嚮置大甕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爲次。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嚮坐。虛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器來食。無持則假與。兩夫舁一人。執杓。挹以注器中。食已以次去。

日鬻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三日。止八月十三日。凡七十日。饑民無死。寺側近與往來道上民。食粥忿爭。奮臂大呼。毆擊人。敬德詣其前。亟拜。爭者愧悔。請後不復。乃止。明年春。敬德請破衣集諸善人。收聚遺幣。枯骸數十萬具。語在破衣傳中。夏爲粥。如昨歲。始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德死。年五十七。後十八日。所餘錢米亦盡。遂止。緇素咸曰。胡不延長者。至中壽。今窮人無所賴矣。天澤院不復。納雲水僧。饑疫棄尸如山。久莫爲掩。云沈子南者。茗中故相裔孫。嘗爲義烏丞。至元十三年。兵自義烏作。執之如甌。得不死。歸客杭。猶存妻二女。貧甚。薪水傭就。急則如敬德告。必得粟錢帛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者。憐而乞我。祕其人。旣而假予家。僮負米。問之。則敬德也。可不謂長者哉。

胡先生曰。故老言。宋嘉熙四年。歲行庚子。大饑。趙悅道尹臨安府。發廩勸分。恐弗暨。奪民死中而生之初。悅道無子。養南外宗室子孟傳。一夕夢之。帝所嚴衛。如大朝會儀。旣謁。贊道之陞。由阼階。端笏屏息。抑首。僂躬。不敢仰視。帝告曰。與懽汝無子。救荒功多。賜汝子九人。趨下再拜。稽首庭中。寤以告家。已而生八子。與孟傳而九。臧應星父記於書。當時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器中。人急得糜。食已。輒仆死。百步閒。饑未至死。食糜者百無一生。婺州顧籜米作糲。熟而寒之。約飢民。旦由東門入。冥之履。使之北門賦糲。西門飲以藥。復至東門。給錢米。出宿逆旅舍。與爲買薪蘇。旦洗沐。廣舍不過棲十人。明日復然。竟去無一人。死。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蓋懲湖州事也。有意哉。

陳孝子傳

胡長孺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亂。繇許徙家杭昌化縣。猶號潁城散人。以自表。大父景

純大母阮年高。宋故事。郊祭明堂。禋祀東朝廷上壽。咸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皆得九品官封告。授大父迪功郎。大母孺人。父天澤。澤民治詩。應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朴下第六名。文解。嘗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澤民既屢試。尙書禮部。不中度。游清獻公爲相。趙忠惠公爲尹。葉公爲宰。以行能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時太皇太后籍未下。郡縣內附。徽獨不奉詔。盜作婺源境上。聲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廬深險處以避。一歲所病山中。斗龍才十三。已能奉飲劑。廢眠忘食。禱神請減己年。延父弗效。母盛也。尋亦病死。斗龍處喪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羣鴈集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謂鴈靈有知。將葬澤民。門人士相與私諡澤明文節。參政文公及翁題墓上。曰文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朝瑞。以温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持病服喪廬墓時事。移提學。得推擇爲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斗龍之妻之父之甥盛冲。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錢唐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卽日與歸。缺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能得。何歸爲。初澤民以妻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未周。辟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父母。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尙不聽從。惴惴恐失。後轉鬻幣物。女固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妾母。嫡子它子以爲庶母。衆母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黜。以義斷子不得母。薄乎此論也。豈嘗得罪於其父哉。長孺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謙甫。母微。亦杭人。產已去歸。旣長求之。百方弗得。議用六十歲時母生己日始爲齊衰三年。及是歲之元日。以大理卿直寶章閣提點浙西路刑獄公事。死。吳興之難已。天下若是者固不少。使其季世政教修明。如乾道淳熙時風厚俗美。男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清

湖訪求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固無在者矣。逢白髮媪於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知之。我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爲兒時伴侶。嬉遊相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泣下。我方盛年。不識其語之爲悽楚也。亦弗問何州。有閒。兩夫舁若母竹轎西去。又折以北。與若母鄰者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卽入江東。又濟江踰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閒六年。一夕舍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氏。逆旅人怪斗龍數過問焉。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清湖。今王老矣。豈若母耶。走施氏告良久。出詢斗龍。父時門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爲子爲母也。施氏曰。若母無子女。我家以母還。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歸之歲。夏四月。徽盜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奪畜產貨財。張甚。斗龍爲廬百丈山。身自負母。婦擁後。未至山廬。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母在江東。行求母六年。母歸未百十日。卽相遭於此。斗龍若請夫婦嘗死。母老。誰當養母者。盜咨嗟相約。違去。且語徒勿更至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中人家頗賴之。以免。斗龍嘗蒔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視空蔓中。兀兀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兩實者二。摘以奉啖。卽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亦二。王至今茲尙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祠三君子。侑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百丈源山地五百畝爲義山。鄉鄰饑歲。廩葛蕨根續食。死以葬。達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銳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饑。官賦食旁午。自請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知。去年斗龍來錢唐。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爲孝弟忠信者。心欲爲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縣士

孫壽國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遂定次其言如右。
胡先生曰。陳媯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元女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爲王室三恪。及其亡也。子孫用國爲氏。自秦漢來。陳氏孝弟忠信。立名當時。而著見後世。如太邱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媯。訥遺風。餘響猶有在者哉。

史母程氏傳

袁 檉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禍之慘。誠忍言也。夫朱禛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爲一聚。以刀悉刺之。迺積其尸。至莫疑不死。復刺之。禛孫尸積於下。莫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禛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爲樞密使。嘗袒示人。未嘗不泣下。賀靖權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蓋可悲也。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也。今惟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夫人。蘇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攜其家下峽江。以橐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鄰嫗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瞧類矣。縱得生。且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兒。誠不恨。嫗見身死。爲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臾。兵果執母。謝以實亡金。遂遇害。翼日。嫗語于鄰。告史氏兒。兒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窆以歸。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兒。遂東南來。占籍湖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爲瀾東兵馬鈐轄。鈐轄生子圭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子台孫。介喜孫。台孫儒術通吏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絲嘉熙至于今。且四傳矣。噫。蜀絲秦帝入中夏。至于宋。凡一千五百餘年。文

物大盛。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贊曰。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廢。戰國而下。俱不幸以著。非得已也。諱莫甚於死。從容反復。烈士猶難之。況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人以死傳宗。承平世澤。於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諸。

李節婦傳

揭傒斯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仕。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歿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訃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厝二喪于山陰叢山下。獨攜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惟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紉爲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遂遷二喪反葬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爲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嗟咨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己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禮部尙書李朮魯。翰林學士吳激。集賢學士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輩爭爲文章。盛夸道之。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于朝。請褒異焉。其子仕。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直聲。而好學不倦。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二喪。攜其母子。返乎汶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教乎。

節婦馬氏傳

元明善

馬氏參知政事楊公居寬之繼室。錢唐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桑葛奏立尙書省。奪中書機要。又以計傾罷之。先誣居寬等死。沒入其帑。以馬氏賜衛士。馬氏託狂疾。叫呼遺矢溺不可近。竟免侵迫。楊氏陰贖之。歸。遂削髮廬墓。誓死不嫁。後桑葛敗。事得昭雪。而馬氏以無子。乞歸錢唐。養其獨親。楊氏許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餘年。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瘍。或曰當迎醫。不爾。且危。馬氏曰。吾楊氏寡婦也。寧死。此疾不可。男子見。竟死。時年四十餘。嗚呼。節義於人大矣。一或執之不變。雖孱夫弱婦。使強悍之人。降心相下。何乃英聲壓世。而臨利害之頃。一失所守。無異禽犢。死等爾。不義而生。無寧義死。此烈丈夫之所以焜耀也。馬氏亦足稱哉。

張淳傳

元明善

張淳。樂師也。清州人。父德祿。始入樂籍。淳早孤。學軋箏。卽知求巧。旣長。名貫京師。凡爲調曲。盡聲韻。玄妙入神。成一家藝。鉅公宴集。淳憂新聲。四坐爲傾。然非其意。不可召也。名在上所。爲管句。爲安和。署丞矣。仁宗皇帝曲宴。淳必在一宴。一蒙賚。置玉宸樂院。特授奉訓大夫。玉宸判官。降玉宸院。爲儀鳳司。進淳階中順。遷儀鳳少卿。詔造軋箏。岳柱龍齷。及緣盡玉桐梓。金錯之。曲奏。遂以賜淳。加嘉議。爲卿。甚悅。淳每有遇。賜辭。厚取薄。氣不盈。而色懼。君子蓋有取於淳云。

贊曰。帝在位十年。天下治安。宰相無事。以威之。從容肆體。而豫焉。淳也。質直厚和。無他緣飾。進其絕藝。賜之一顧。知音者謂唐軋箏以來。未必有淳之手。自足名世矣。嗚呼。先朝凡一賢人。必蒙超擢。不止淳也。

淳乎。其亦殊遇哉。

汴故宮記

楊 奐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概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鼓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祇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卽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祇門東曰尙食局。尙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

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尙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尙衣局。尙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祇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尙廐局。尙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尙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尙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塔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鄆國夫人殿記

楊 兔

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况聖人之教。始於夫婦。達於天下。不爾。父子君臣上下泯矣。前廟後寢。三代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王者事。闕里之舊。有鄆國夫人殿久矣。由唐宋降。及於金。號稱尤盛。貞祐之亂。掃地無餘。故老彷徨。莫不痛心。東平行臺嚴公忠濟。仰體朝廷尊師重道之意。以興廢補弊爲所務。經始於己酉八月。落成於壬子之七月。先是夫人之神座。生木芍藥一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之令下。適造舟者犯我林廟。伐我民冢。珍材堆積如阜。聞公之至。盡委而去。乃命參佐王玉汝。監修官兼攝祀事孔楸。召匠計之。僉曰。構正位則不足。營寢宮則有餘。衆志旣協。遂訖茲役。花之祥驗矣。而工食

塗飾之費不論也。夫神怪之不語固然，而有開必先之說，如之何其廢之也。夫人姓元，官氏，宋女也。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爲中都宰，爲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爲泰，畏於匡，拔樹於宋，削跡於衛，絕糧於陳，蔡夫人不以爲否，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其斯乎。彼湘水之娥皇，郅城之姜嫄，祠宇之顯者也。擬諸鄉邑子孫，每四仲之月，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下，弗絕者，不有則矣乎。噫，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道也。苟知其功而不知其道，則與事淫祠野廟等矣。吾恐神意一日不能安乎此，孰謂聖人安之邪。尙來者無忽。

平蠻記

陽 恪

大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自北而南，無思不服。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先皇帝以神武不殺，混一江南，繼而湖廣寇盜嘯聚，起今平章政事行樞密院劉公奉旨徂征，削平僭叛，所至帖息，功績顯著，簡記御屏。黔中郡辰澧二州之界，有洞曰泊崖，蠻酋田萬填居之。萬填畏威內附，聖度海涵，命爲施溶知州。旣而恃險負固，扇誘諸蠻，與楠木洞孟再師、桑木溪魯萬丑等同惡相濟，竊出爲寇。歲在甲午，今天子龍飛，大頒赦宥，咸與維新，乃循習故態，不知改悔。於是復命劉公奉辭伐罪，公以是年秋九月，統率僉院唆木蘭暨諸翼萬戶至辰州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答刺罕奉旨調沿邊隘丁協力濟師，俾辰澧二郡總管府供給餽餉。公號召懷德府永順諸州酋長，各率所部詣軍前聽調。又起集山、猺、獠，以爲嚮導，約束嚴明，部分整肅。先是上均州副萬戶田興祖諳熟蠻洞地里山川形勢，公令畫圖以進，卽按圖指示諸軍所從道徑。命僉院唆木蘭萬戶闊脫忽都海牙拜藍馬繼祖從澧州武口道進，身率萬戶別里哥不花朵、落鰲倪全、田

興祖從會溪施溶口入。捐金解衣。督勵將士。期會于施溶州。於是諸軍奮不顧身。人百其勇。十二月癸卯。破施溶楠木洞及諸蠻酋等以獻。公以便宜行事。斬於軍門之外。飛章奏聞。元貞元年正月。奉旨省院併而爲一。卽軍中拜公湖廣等處平章政事。二月丙戌。振旅而還。公仍留田興祖總兵搜捕餘黨。越明年春。魯萬丑首服于辰州。一方悉平。是役也。命帥得人。師出以律。皆朝廷委任之專。攻堅擣虛。執俘獻馘。皆元戎指授之功也。將校不敢有其功而歸之於軍帥。軍帥不敢專其功而歸之於天子。義當然也。昔韓退之作平淮西碑。其文曰。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既定淮蔡。四夷畢來。今蠻方底定。而西北窮邊部落。革心內附。豈非四夷畢來之效驗乎。辰州路主者。命僕記其事。將勒諸堅珉。以垂久遠。謹承命拜手而獻文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朝則之。建國紀年。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繼續體元。萬世永賴。黔中之北。有州施溶。旣降又叛。昏迷不恭。帝命劉公。聲罪致討。殲厥渠魁。執訊獲醜。辰山蒼蒼。江流湯湯。勒勳彝鼎。千載有光。我思古人。誰可爲比。伏波之後。一人而已。

書王貞言事

虞集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斤帖木兒。帖木兒不花。稱使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官。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樞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二人實來。赤斤帖木兒者。累朝退黜不用。帖木兒不花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樞愀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遍告樞府大臣。及其幕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院官。親與名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

守關隘而遣使西出達今上潛邸請早至大都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未可知而諸公之罪大矣聞者震栗是之而不敢發也聖上既行天誅樞密院差貞從官長迎駕興和還至大都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吉爾保定唐縣人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也順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充其明而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氣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其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也則有時有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採擇紀載云

書邢氏賢行

吳澂

晉散騎侍郎賀喬妻子氏養其夫仲兄賀羣之子率爲子乳哺鞠育同於己生使喬廣置側媵後有妾子曰纂于亦子之今觀大同穆氏妻邢氏子夫兄之子與夫妾之子恩勤備極二事適相類然于氏爲士大夫之妻通經史能文章咸和五年上表于朝援引古今辭義蔚然以此婦人而有賢行固其宜也邢氏生長民間非有見聞之益數學之功也而其賢不減於于可不謂難能者哉嗚呼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御家縱其妻悍妬無道無子而不肯子兄弟之子鉗制其夫不令有妾阻隔其妾不令有子卒至絕嗣爲不祀之鬼者吾見多矣聞邢氏之風獨不內愧於心乎夫婦人無非無儀豈欲善譽之聞於人而君子樂稱邢氏之賢亦將愧夫世之不賢者也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阮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千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髻。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印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斬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旣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履。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明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閒。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旣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鬪魍魎。徑林莽以的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

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工獄

宋本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官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工遂絕不往來。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居和解之。乃謹如初。暮醉散去。工婦淫。素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不得閒。是日以其醉於讎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榻。榻中空。蓋寒則以厝火者。迺啓榻。輒窺屍空中。空陋。割爲四五。始容焉。復輒故所。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邱修佛事。哭盡哀。院詰長屍處。曰。棄壕中。責伍作二人索之。壕弗得。伍作本治喪者。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是故常也。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甚急。二人者期十日得屍不得答。既乃竟不得答。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而期益近。二人歎惋。循壕相語。答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犄角擠墮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輒出。又數受笞。涉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吾夫死乃爾若耶。取夫衣招魂。壕上脫笄珥具。棺葬之。獄遂成。院當長死。案上未報可。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過。宛然其所畜。奪而披視。血皮未燥。執愬於邑。亦以鞠訊。憎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瘕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出狴犴。衆工隨而譟。若雷。雖皆憤其冤。而不能爲之明。環視無可奈何。長竟斬。衆工愈哀歎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不知爲計。乃聚議。哀交鈔百定。處處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至。至求供飯。一故偷

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將盜它人家尙蚤，不可。既熟，婦門戶，乃闌中依其垣屋以須。迫鐘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酗而怒，婦嘗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諱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榻下二歲餘矣。榻旣不可火，又不敢槩治。吾夫尙不知腐盡以否。今乃虐我，歎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默自賀曰：奚偷爲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衆以其故偷不肯，曰：必暴著乃可。遂書合分支與偷。且俾衆遙隨我往。偷陽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丐敢爾。鄰居皆不平，偷將毆之。偷遽去。土榻席板，輒作欲擊鬪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憤偷購，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壕中死人何從來。伍作款，擠何物騎驢翁墮水。伍作誅。婦泊所私者，磔于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翁卽鄉瘦死者事，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冤竟不白。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謙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者，婦與所私者止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解仇而伏歐刀，逃笞而得刃。伍作殺而工婦窆，負皮道中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轆轤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烏寶傳

高明

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尙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爲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污。善隨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爲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

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局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婁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爲事。寶甚厭之。鄰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爲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靜故也。然其爲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勢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僞爲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爲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術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枝。鳴獲皆爲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裔本褚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關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秦士錄

宋 濂

鄭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

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纒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册呻吟也。秦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閹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摔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瘴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

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上。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王冕傳

宋 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何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祕書卿秦不花家。秦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俛俛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

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做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祕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誦。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危孝子傳

宋 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爲郡學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卽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絀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春秋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卽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尪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斂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翹足矣。他尙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視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卽。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杜環小傳

宋 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兩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平生所親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

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還。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嘗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李疑傳

宋 濂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受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尙屬。目眇眇未瞑。卽輿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尙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汎除明爽室。具牀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漉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糜。

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得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爲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姍姍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宋九賢遺像記

宋 濂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修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襖袖緣以皁白，內服緣亦如之，白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皁，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淡，目有稜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額，身頎然，有顴特然，其下

癯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領。內服阜領帽。有翼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峻準直。鬚疏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而幅布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絢。纒純綦。前微下而張拱。指露袂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修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疏。亦強半白。鼻與兩顴微黧。鬚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五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唇下。鬚側耳微聳。毫生竅前。冠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阜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手立。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聳秀。白而潤。領下少鬚。神采爛然。椰冠紗巾。道服青阜緣。繫以緇履。白坦懷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有衣道服阜緣。冠幅巾。躡阜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京不可作矣。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于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蘭亭觴詠圖記

宋 濂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艷。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闌楯。中設方几。几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從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蒸鼎。鼎水

沸將淪湯。前一童傍闌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廁二鵝間。溪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置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于溪。一童僵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滂左執卷。回顧獻之。伸左手欲受卷。獻之襟袖半敞。左持卷未授。右執翰凝視。將塗竄然。次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左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潁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硯側。右手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邛邱旄。袒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瑯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薄任凝。統翹左足。又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揩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輾轉軸之。凝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爛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爲者。次畫潁川庾蘊。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肅之困睫不可擘。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口口并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而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艇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

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與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徽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癢將搔之。徽之左擎卷至顙。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揜袖至腕上。勢麤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張岑令華者。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卜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誣。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迪半敬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誣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嗣。茂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偃。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垂柳。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渡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褻加紳。各地坐藉。以方榻。或熊虎皮。硯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風流之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于左尊右俎間。猶可卽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于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于圖畫中。亦足悲。

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惟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尙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劉燾孫傳

王 禕

劉燾孫。字長吾。茶陵人。宋丞相沆之十四世孫。器貌環宏。有文學。後至元丙子。遊京師。以民間俊秀。用薦者。得自入國子爲弟子員。積分及優等。至正戊子。會試下第。以例署常寧州儒學正。壬辰。天下兵起。紅巾亂湖南。常寧陷。州長貳皆棄城遁。燾孫獨不去。因集民爲兵。有衆萬計。克復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總兵者嘉其功。言燾孫當起陞。知其州事。未報。其年冬。武岡洞獠寇常寧。於是常寧以糧匱援絕。復陷。燾孫乃率其餘衆。退保溫江原。結寨以爲固。已而紅巾有羅甲者。復來攻其寨。燾孫力與戰。以衆寡不敵。見執。燾孫有女。甲欲取之。使謂之曰。子吾女者。免若死。且必厚相遇。卽不予。死不可免。死後女終爲我有。若其圖之。燾孫大罵曰。賊狗奴。我天子諸生。受國名爵。義當死。報國死。吾所也。寧得以女子賊求活耶。我死卽吾女爲賊有。豈復顧哉。賊留之者五日。日以甘言誘之。燾孫不爲詘。絕不飲食。而罵聲不絕口。遂遇害。賊黨有義之者。以棺瘞之。州西門沙上。賊旣退。發棺重斂以葬。顏面如生。湖廣省臣及部使者。皆具其死事以聞。燾孫有同母兄畊孫。字存吾。至順庚午進士。仕爲寧國路總管府推官。至正乙未。長槍陷寧國。亦執節死之。

南宮生傳

高 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

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怪。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上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卽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願生不下己。目慚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怒。與人議論。斬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開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闕一室。庋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闕。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胡應炎傳

高 啟

胡應炎。字煥卿。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父聰。淮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以姚闡知府事。復命將軍王安節都統劉師

勇將兵雜守之。閻等至常。見應炎喜曰。君吾劇孟也。得君敵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聰。及兄應發弟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立功之秋也。父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狗家矣。聰應發並曰。吾與汝雖父子兄弟。然於國則皆臣也。圖報之義。彼此同之。衆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母。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幸城亡。吾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既應閻命。卽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爲閻畫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庫塹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循者。而北兵銳且衆。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與戰也。宜樹木柵傅城。益調粟繕械爲守計。閻然之。初洙遁時。其客王虎臣盜郡印。自稱知府。詣伯顏軍門獻之。伯顏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閻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伯顏怒。命元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與安節師勇分門出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祕閣。圍且久。元兵多傷斃。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唆都以柵堅不可拔。剽近野得婦人。剗乳煎膏沃其上。發火矢射之。火熾柵焚。又運機石擊樓堞盡毀。食盡。唆都偵知之。遣使呼應炎語諭使投降。應炎罵之。且截紙縷置盂中。若湯餅狀者。以筯引示之曰。吾食甚足。若欲得城。需金山長也。金山長蓋諺語。謂無其期。唆都聞之曰。能破城者金山長老也。世呼寺主僧爲長老。故云。卽趣召金山僧至軍。問以攻城之策。僧不知爲計。周行視城曰。是城龜形也。東南其首。西北其尾。攻尾則首愈縮。其法當攻首。從之城遂陷。師勇遁。閻安節死之。應炎率民兵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都讓之曰。若卽嘗多殺吾將校者。邪。應炎曰。吾將殺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怒。腰斬之。時年二十七。兵入屠城。聰應發皆被殺。民匿溝中免者數人。余

爲兒童時。聞父老言元兵取常時事甚悉。及壯觀史。多所未載。豈蒐採有失而致然歟。抑著作者有所諱避而弗錄歟。或其事多繆悠。初皆無有。特好事者爲之說歟。是皆不可知也。每竊恨焉。近遇胡黼江上。聞爲余言其祖應炎死節始末。與余昔所聞無異。斯固足徵矣。夫以虎臣之姦。唆都之慘。與僧者妄言而幸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泯。況應炎之忠烈。毅然如是邪。因掇其語。作胡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書博雞者事

高啓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常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卽誣守納己賕。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卽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僕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讎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

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寃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整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滇南慟哭記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西川。屢請於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參見岷府。退謁藩闔文武大臣及士人士友。並以情事爲告。聞者閔之。競爲咨訪。二十五日。有夔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里麻。參政喻今。閻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爲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孽主逋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番來。通耗索援。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於我朝。乃匿先公於民間。脫脫聞之。諛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爇火餘燼。尙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

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況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爲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夔人以此日爲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日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里麻旣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卽日昇致地藏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金剛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亦引之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問市人競來至問，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爲元帥，故達里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略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後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夫葬所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於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前諱所盡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味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統參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寬達里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曾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卽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里麻已使葬於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邱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荐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於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於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里麻

錄本藏於家。後併原藁不知何在。寬年高資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沅士鐳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幕所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瀆。有年卽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日。鉉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兀兒朶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塚千百而言曰。大略記在此處。而羣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羣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迴。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葬先壟。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何面目見先公於九泉下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於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削平矣。民庶思治矣。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

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燕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之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疏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杖。瘵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虛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

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我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祕錄

李夢陽

初。今上卽位。青宮舊閣等。日導上狗馬鷹兔。舞唱角抵。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黃偉。雖舊閣。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尙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淚數行下。以闔故而郎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翼日早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

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閣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闒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闒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惴也。既入左掖行。吏部尙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韓公曰。此舉本由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阼。輒棄萬幾。遊宴無度。狎匿羣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薨然而退。蓋是日諸闒者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裹之邪。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詔竄南京。尋殺二人於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輩詢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餒狗矣。上爲之動。而瑾輩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兔。岳常買獻之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旣而益復伏地哭痛。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健嘗椎案哭。謝亦
聲聲訾訾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
宋殯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
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
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殮之。衆皆諾。中一
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
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
璉又易宋內爲諸浮圖。乃哀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
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間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邪。坐有指珏者。俊大奇
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爲
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
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傾。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北。
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
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臯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能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非珏誰與。吾所以傳之。毋亦使其無傳焉。

書某節婦事

李東陽

南京有節婦某氏。年可二十。喪其夫。鞠二子以居。二子既長。俾事生業。不克辦。則日與爲游蕩。日以漸困。朝夕弗能繼。則相與爲矯虔。又弗繼。計無所於出。乃謀稱其母爲寡姊。求富商嫁之。給商曰。吾姊義不嫁。吾輩強之。然尙弗慊。必預具舟楫。俟其登。卽解纜以行。商從之。二子又給其母曰。吾父之存。貧不能自活。有一商者。賙卹之。以有今日。今其人。以家屬至此。幸一往謝之。婦不可戀之。至再。乃登舟。二子送入舟。一子先躍於岸。一繼之。而舟已遠數十步矣。婦呼其二子不應。方訝之。商曰。此汝二弟。謂汝已許嫁我。又何顧爲。婦始悟其紿己也。卽解顏強笑語應之。私念有劉公廟者。京俗最信。以爲能禍福人。則謬曰。吾身已從子矣。無所復卹矣。惟吾夫之存。吾有誓。欲於茲廟有所報謝。幸爲我具雞酒。我願畢。當不至家而往。無遺憾矣。商從之。比至廟。婦把商袂呼於衆曰。兒子鬻母。此賊與通謀。諸保甲能爲我白之官乎。於是諸保甲忿而執之。又執其二子。皆伏法。予聞諸張都憲公實云。嗟夫。德義人心所同。若彼二凶者。其變也。婦之節固無俟論。顧其始覺也。若稍露稜節。必不見釋。身死無所惜。其何以泄忿鬱而暴其姦凶。顧一轉盼間。而念慮頓改。含苦茹憤。深自晦匿。不惟不喪其守。又卒伸其所欲爲。較之居常處故。熟思而素定者。其難尤甚。蓋有烈丈夫之風焉。世固有抱德執義而淺見狹量。成其小而忘其大者。予未嘗不備責而痛惜之。

因錄其事以紀事變。且告夫知好德者。

鐵崖先生傳

貝瓊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爲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駒自月墮於懷。旣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爲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顛。易怠。去梯。輓轡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損鹽。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爲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辨。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僞之名而論之也。尙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者。降昭烈。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羣盜旣

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也。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誕怪。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於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疆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覷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其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爲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晁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

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爲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謂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吾無取其統焉。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按漢唐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涼德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長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秦和之議。故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乘其未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卽東漢西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

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咈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邈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君道南矣。旣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

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隔世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爲今日之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爲律。吐詞爲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遺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爲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爲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概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爲宋遼金正統辨。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爲論。辯出見者。隨之謂其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遊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於家。誨子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爲江浙省參知政事。惜其才。欲薦於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穎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旣受代。卽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歸錢唐。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覆書斥其所用之人。

其略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爲。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爲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尙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而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況爲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好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爲忠者。某人有託詐以爲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爲廉良者。閣下信佞爲忠。則臣有斬尙者。用矣。信詐爲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爲廉良。則蹠躡者。進。隨夷者退矣。又有某繡使而拜虜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爲正人。養之爲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砭切政病。規進閣下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爲閣下計者少。而爲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釁闕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爲錢鏐。大伯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呼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號也。衆惡其直。且目爲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達識帖木兒爲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

識。皆知其文爲重。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爲買地葬之。先生爲人。不尙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恆過其實。士以此感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旣破產。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爲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拄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鉞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饒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靡文。抗鐵崖務鏟一代之陋。上追秦漢。雖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寤者。一人而已。湖南李祈評其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詘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位也哉。

義士楊景和墳傳

張弼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覘卒。潛致其罪。逮捕拷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拷掠成獄。內外咸寃之。莫敢或發也。京城有楊

墳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沙漠。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介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墳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墳伴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墳乃直述所言。皆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墳事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墳云。墳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爲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墳遂習之。而自出己見。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齎指稱歎。以爲不可及。蓋其天資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造妙。故其藝亦絕出古今也。旣不避權姦。爲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爲而爲。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雖公論。行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墳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裾。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徊洹浚。甘爲之掃門捧溺。無所不至。而颯然自得。誇譟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墳之風。亦可少愧矣。予來京師。國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墳真義士也。吾欲爲之作傳。先生沒而傳未作。弼故補之。不特爲墳計也。庶亦勵世之頑無恥者云。

愧齋先生陳姓音名。字師召。福建莆田人。爲人古貌古心。於世故細碎米鹽筐篋。殊若無所輻尺。遇人無貴賤賢愚。輒傾盡。小事無不可。輒曰也罷。人戲稱爲也罷先生。又稱愧齋先生。居官三十餘年。頽然而已。胸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交際。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爲諱。先生爲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翰林論思之地。臣敢不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陛下雖間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少霽天威。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尙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軍中王徽。新舉人陳憲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報。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弔祭。翰林獨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讀瓊言於衆曰。時且如此。獨不得往乎。衆或應或默。先生忽奮然大怒。作而言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煊赫。出沒如鬼神。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中楊仕偉家。收縛仕偉。拷掠及其妻屬。衆駭莫敢闖。先生其隣也。登墉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先生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讀陳某也。聞者爲之縮頸。劉文穆之起復也。先生自南京與書止之。文穆不悅。其後當路有缺。吏部擬先生。文穆輒沮之曰。某腐儒也。不可用。先生由進士爲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擢南京太常寺少卿。九年乃進卿。云。先生爲文。典實有禮致。尤邃於經學。四方舉子。質經者填門塞坐。得一

語。人人各厭其意。中外顯仕。多出門下者。太史公曰。語有之。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信哉。余觀愧齋先生。平居恂恂。語若不出口。至其疏時事。叱邏卒。排衆議。何其壯也。於乎。其所謂篤行君子者乎。

中山狼傳

馬中錫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道前。鷹犬羅後。捷禽驚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垂手登車。援烏號之弓。挾肅慎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遁。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足音鳴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望塵驚悸。狼奄至。引首顧曰。先生豈有志於濟物哉。昔毛寶放龜而得渡。隋侯救蛇而獲珠。龜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苟延殘喘乎。異時倘得脫穎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龜蛇之誠。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權貴。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之道。兼愛爲本。吾終當有以活汝。脫有禍。固所不辭也。乃出圖書。空囊橐。徐徐焉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恐窺尾。三納之而未克。徘徊容與。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先生果將揖遜救焚溺。而鳴鸞避寇盜邪。惟先生速圖。乃踞蹄四足。引繩而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蜩縮螻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內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拔劍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踧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走遐方。自迷正途。又安能發狼蹤。以指示夫子之鷹犬也。然嘗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如是其馴也。尙以多歧而亡。狼非羊比。而中山之歧。可以亡羊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乎。況田獵。虞人之所事也。君請問諸

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獨不知夫狼乎。性貪而狠，黨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又肯諱之而不言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令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遠，而作聲囊中曰：「先生可留意矣。」出我囊，解我縛，拔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虞人逐，其來甚速。幸先生生我，我餒甚，餒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與其飢死道路，爲羣獸食，毋寧斃於虞人。」以俎豆於貴家。先生旣墨者，摩頂放踵，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軀啖我，而全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引蔽驢後，便旋而走。狼終不得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拒，彼此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曰：「吾非固欲負汝，天生汝輩，固需吾輩食也。相持旣久，日晷游移，先生竊念天色向晚，狼復羣至，吾死矣。」夫因給狼曰：「民俗事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問之，苟謂我可食，卽食，不可卽已。狼大喜，卽與偕行。踰時，道無人行，狼饑甚，望老木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有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末。問曰：「若然，狼當食我邪？」木中轟轟有聲，謂先生曰：「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時，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至於今二十年矣。老圃食我，老圃之妻子食我，外至賓客，下至於僕，皆食我。又復鬻實於市，以規利於我，其有功於老圃甚巨。今老矣，不得斂華就實，賈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樗朽之材，桑榆之景，求免於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免乎？是固當食汝。」言下，狼復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今值一杏，何遽見迫耶？復與偕行。狼愈急，望見老特，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蠹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禽獸耳，更何問爲？」狼

曰。第問之。不問將啞汝。先生不得已。揖老特。再述始末以問。牛皺眉瞪目。舐鼻張口。向先生曰。老杏之言。不謬矣。老特繭粟。少年時筋力頗健。老農賣一刀以易我。使我貳羣牛事南畝。旣壯。羣牛日以老憊。凡事我都之。彼將馳驅。我伏田車。擇便途以急奔趨。彼將躬耕。我脫輻衡。走郊垆。以闢榛荆。老農親我。猶左右手。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倉庾仰我。而實。我亦自諒。可得帷席之敝。如馬狗也。往年家儲無儋石。今麥收多十斛矣。往年窮居無顧藉。今掉臂行村社矣。往年塵扈罍。涸唇吻。盛酒瓦盆。半生未接。今醞黍稷。據尊壘。驕妻妾矣。往年衣極褐。侶木石。手不知揖。心不知學。今侍兔園。戴笠子。腰韋帶。衣寬博矣。一絲一粟。皆我力也。顧欺我老弱。逐我郊野。酸風射眸。寒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足攣而不可舉。皮毛具亡。瘡痍未瘥。老農之妻。妬且悍。朝夕進說曰。牛之一身。無廢物也。肉可脯。皮可鞣。骨角且切。磋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礪以待。跡是觀之。是將不利於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無情。乃若是。行將蒙禍。汝何德於狼。覬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閑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愕。舍狼而前。拜跪啼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虞人所窘。求救於我。我實生之。今反欲啞我。力求不免。我又當死之。欲少延於片時。誓定時於三老。初逢老杏。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特。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豈天之未喪斯文也。敢乞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歛歔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謂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爲子必孝。又謂虎狼之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則併父子亦無矣。乃厲聲曰。狼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曰。丈人知

其一未知其二。請憫之。願丈人垂聽。初先生救我時。束縛我足。閉我囊中。壓以詩書。我鞠躬不敢息。又蔓詞以說簡子。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可不唾。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羿亦有罪焉。先生不平。具狀其囊狼憐惜之意。狼亦巧辯。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以執信也。試再囊之。吾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信足先生。先生復縛。寘囊中。肩舉驢上。而狼未知之也。丈人附耳謂先生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七丈人目先生。使引七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從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於彼計則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類乎。仁陷於愚。固君子之所不與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嬴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至句越。句越多閩閩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二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歔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山黑。化爲朱鳥兮。有喙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惟

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翊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翊率其徒游焉。願卽此爲葬地。作許劍錄。及翊居錢塘。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潛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媯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翺時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翺有晞髮集。鳳有嚴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翺集備焉。其詞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翺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胡義士墓表

胡翰

永康之魁山有義士焉。曰胡君元祚。其先建寧人也。宋宣和中。其遠祖志寧來爲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婺。東抵處。處阻險而俗獷。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爲民患。及元之季。郡邑兵起。環處之境。皆盜區也。戍將石抹升之。督兵討之。勢猶不戢。至正乙未。縉雲蕩溪之寇。殷氏杜氏。啖羣兇以利。大入剽掠。橫殺不辜。元祚慨然曰。吾土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爲國除賊。獨忍鄉井罹其毒。束手視之耶。走白邑令爲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幟爲義兵。寇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來降。尋乃旁出抄

虜擣邑郛。焚廬舍。會官兵至。元祚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祚叩軍門白主帥。出旗樹于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而元祚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安堵。令嘉其能。檄所部團結。悉如其法。上其名于憲府。憲府嘉之。署曰義士胡某。俾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軍方巖。致書元祚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杜其不至乎。曷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元祚曰。吾衆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耶。益厲衆固守。聞賊至。山砦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元祚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于前倉。又破之。賊數戰不利。明日乃盡勒其衆。間道出方巖。與呂原明戰。巖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于陣。又明日。賊復至。與元祚遇于占田。元祚盡銳以戰。顧謂允中曰。賊衆我寡。惟死鬪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歿于陣。元祚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也。邑令野速達聞其死。輒泣曰。吾爲天子命吏。不能贏股肱效尺寸功。而元祚起畎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贍之。屢與賊搏。雖斃于蜂蟻之衆。不少挫其氣。吾屬愧之矣。其可使君之志。不白于當世乎。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王師克婺城。永康內附。又十有一年。朝廷修元史。凡忠臣義士。於法得立傳。予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又八年。予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哀形于色。爲予言其先人之沒。裕不能援而與之俱。嘗圖其不朽。有韓先生循仁之狀。宋先生濂之銘在。予讀而悲其不幸。然未嘗不壯其爲人。當寇發難時。巨族寒賤。男女扶攜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宗祏。棄骨肉者。里相比也。將士畫地自守。玩愒以養寇。畏縮爲持重。不能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怖死不暇。惡肯抗必死之寇。以不

費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爲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也。叛逆之寇。義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死。固其所也。君旣死。而懷利計私者。苟免。宜若得志。由今視之。果能保其祿位乎。享其富貴乎。就令有之。泯焉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聞其風者。莫不惜而慕之。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十有八。娶章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卽裕。次櫻。次祜。次禔。子旣多。君之義。又愛其子之能孝。故撫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孝烈婦唐貴梅傳

楊慎

烈婦姓唐者。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哉。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命而汙吾姑。非孝也。乃夕易桂襦。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之知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吾言。又得金帛。且享懽樂。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旣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賊。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爲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於府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愼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旣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

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

新都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恆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復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聘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夔之偏方。事機旣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外仇賊。自相乘機。肘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能感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寶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旣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惟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取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菴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

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
罽篆鏤燕然銘石。執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執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
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往來者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
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詞。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向往焉。
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錢可大傳

梁潛

可大名英。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
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悟。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
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州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
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
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槍不死。縛之。可大聞。
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
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
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
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嗟乎。變故倉卒之際。而憤然求死。
以全生者。若素約然。何其悲也。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

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豈多見也。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使僉事云。

一峯先生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旣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琪故事。奏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效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弗受。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遣之。不復問。予

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倘所謂豪傑非歟。

董癡傳

葛芝

董癡者。開封人。忘其名。曾應武科中式。人亦呼爲董武舉。爲人落拓好飲酒。醉後向人言禍福。多奇中。常州薛君。窳以郎官出守開封。開封貴人有在京師者。出餞之郊外。臨別執薛君手曰。董武舉雖癡。其言禍福。多奇中。不可忘也。薛君至開封。以禮延致。然特以京師貴人之言。未之奇也。居五年。薛君以病罷守去。董癡追送至河干。曰。公能以禮待某。然揣公意。固以庸人畜之。未能深知某也。某有片紙奉公。別後。幸屏人密視之。遂去。薛君亦置其書不省。一日飲酒歡甚。忽憶之。引燭取視。惟書曰。後二年開封破。又二年北京破。又一年南京破。此十八字而已。時崇禎庚辰歲也。薛君大驚。卽燭上燒之。無何開封破。如其言。薛君固已奇之矣。客有自開封逃至吳者。薛君坐而問之。且曰。董武舉近若何。客曰。董武舉未破城前數月。忽飲酒大醉。周行市中。見市中人輒語曰。董癡今日死。諸君盍來觀乎。然諸君他日死。亦當如董癡也。遂躍入河中死。而開封之破也。實以援師引黃河水自蔽。賊因盜決水灌城中。城遂陷。死於水者數萬人。繼而兩京相繼破。皆如董癡言。嗚呼異哉。

葛子曰。丁酉歲。予與薛君相遇於鄧尉山。薛君向予道如此。自高皇帝之興時。則有若周顛鐵冠道人。冷

謙之屬。逞幻化於一時。以是知帝王崛起。非獨公卿師武臣之力也。鬼神且幽贊焉。若董癡者。亦豈其人與。然彼皆當國家之鼎盛。而董獨見其敗亡也。彼游方之外者。亦各有其時哉。悲夫。

東遊紀異

董玘

正德庚午六月乙巳。予與南安黃子晨出遊。循玉河而東。見車馬旁午。由夾道直趨東華。東華者天子之禁門也。外多富人居。予二人私訝遊者之衆也。乃連騎躡其後。是日微露濡衣。黃子笑曰。詩所謂畏行多露。殆不其然。予曰。彼女子也。丈夫而畏濡乎。俄頃霧四塞。咫尺不辨人馬。行半里許。失所謂東華者。陰風襲人。鬼魅交道。予愕曰。此非人居也。胡爲有是。念已不得歸路。復前行十餘步。見一巨室。棟宇宏麗。金碧交映。方凝視焉。忽羣狐躍出。若將邀予二人入者。卽却走欲避。疑已爲羣狐所持。予乃喟曰。霧雖不吾濡。然誤予者非霧也耶。遂隨狐入。及門。門者狐。狐人語曰。錦衣不可以入吾舍。不得已復易素衣而進。及堂。堂者狐。狐拱而前。若與人揖遜狀。及至。則見數十狐。呀呀環一狐而號。予微聞旁立者曰。是老狐今斃矣。老狐常人形出遊。見衣冠者流。生有居。死有藏。有慶弔之禮。習而歸。欲以教羣狐。其斃也。號曰。若屬毋以狐死我也。於是羣狐相與謀。以人禮喪之。然而狐也。卒莫幸弔焉。有白額虎。是穴之長也。電目而深居。好噬人。不食獸類。上帝命之掌百獸焉。羣狐乃相與訴於虎。虎怒曰。彼薄吾獸類耶。於是不狐弔者。輒噬之。乃今弔者如市焉。若已誤入。速與狐爲禮。不者虎且噬汝。予二人方驚駭。未信。俄見旅進旅退。繩繩然來者。盡衣冠流也。拜起左右。咸與狐爲禮。黃子顧予曰。畏狐耶。畏虎耶。始悟前所見遊者。盡狐客也。將退。一狐捧盤帛階下。招曰。弔客前。弔者趨而前。人問姓名曰。某某。若將以白於虎者。於是諸弔者亦忘其爲狐。

也。受帛而出。皆有德色。予二人益憤惋。然業已入狐穴中。亡可誰何。久之得與諸弔者偕出。求得故道而歸。抵舍則天欲暝矣。噫。嘻。可怪哉。可怪哉。世其有是耶。彼深山窮谷。魑魅罔象之所遊。虎豹狐狸之出入。乃其所也。禁門之側。胡爲而有之焉。且彼狐。狐也。求與人爲禮。吾人人也。而與狐爲禮耶。豈非霧塞晝冥。而虎與狐也。乘時跳梁。如傳所謂禽獸逼人。蹄跡交中國者。固其類也。不然。太陽在上。雖深山窮谷之中。彼虎與狐也。亦且隱伏。而不敢出。矧禁門之側耶。噫。是吾遊之非其時也。而又何怪耶。越數夕。積霧開。初日旭。黃子復邀予往過焉。則狐穴隱滅。居民如故。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尙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嶇嶇。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闕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檢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

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院尚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礪。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卻顧反走。顛仆枕籍。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崖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淋。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躡盜

何景明

躡盜者一足躡。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樓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貨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貨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躡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貨重矣。我二人分之。則有餘。彼出則必多取。是厲我也。不如置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躡盜稱善偷。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歡喜不知躡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躡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櫃出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遑訝遁去。躡盜顧乃得全貨歸。

阿留傳

陸容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狀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灑掃。終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於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容姿者。龍鍾而曳杖者。後度不悉記。則闔門拒之。家蓄古尊彝鼎敦數物。客至出陳之。留伺客退。竊叩之曰。是非銅乎。何黯黑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磨滌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斷木之歧生者爲之。

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焉。家人爲之闕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恐爲鄰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曰。汝能爲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濃澹參亭。一如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任之。終其身不棄焉。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弗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狀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實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所知。遲鈍疏闊者。又不爲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於戲。今之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予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爲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於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歎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卸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爲守。當再嫁耳。慎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慙上。謂夫曰。汝尙未知吾志乎。遂投於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竚視其夫河橋上。夫旣死。卽自投。

於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於官。婦人則當給官爲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予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旣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輒不得錄。以予一人所聞如是，則予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予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予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耶？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耶？予固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予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仇。圭常諫之，後其仇人以賊告叔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頃之刑部尙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令償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且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

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僂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詞於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得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士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己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崔鑑傳

吳桂芳

上二十四年九月。予自雲南部來。董犴聽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予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數諫止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篋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餘一年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牀哭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婦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矣。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之。語畢。卽潛入竈下。挾刃以出。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脅。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熟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無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在。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

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迺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可矜恤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予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蠱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刀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記任公事蹟

劉鳳

任公名環字應乾山西長治人也。以世宗二十三年進士。又九年爲蘇郡丞。倜儻弘諒。廉武仁恕。其蒞事皆以衷誠篤之。不以市名人。謂煦煦專爲惠。公蓋任心而行。明年爲壬子閏三月。始以倭警聞。時承平久。兵猝起。遠近震駭。公率衆禦之。寶山洋衛尉張治以甲士五十前鋒。殺賊一人。或橫刺之。墜衆潰走。公叱止之。不得。曰。士未訓。固不可責以死。明日又出。獨前搏賊。賊愕不敢動。相守數日。潛遁去。追之不及。四月。又犯太倉。蔡中丞亟奔命。然士望風走。乃入城守。適有飛語。蔡遂如蘇。檄公討之。付兵三百。皆新募。公以必死無旋踵。不入與家人訣。爲書付之而行。親介冑臨陣。士以公激之。無敢不從。特賊鋒銳甚。勢不敵。屢戰。嘗縮然。賊亦憚不敢肆。公躡之。隨所向設拒。敵衣芒屨。與士雜行。濡雨際昏黑。無休舍。依草間。齧糲飲水。同勞苦。且喻勉以古義烈事。故士遂歸心。與公死生之矣。賊潛出沒。公夜追之。出其前。宰夫佩欲免。

公嘗衣公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公嘗墮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跡得。又遇之。矢蝟集。士以死捍。公亦被傷。士昇之。趨濱水。梁已撤。丈餘。躍而過。迫急。佩留禦之。死焉。乃免。公已求得。其元。爲流涕。親酌之。屬公疾。猶強力起。巡壘。衆憐公壯氣。或上其狀。使者檄公歸郡。七月。賊蕭顯等陷上海。自吳淞出洋。中弋。船要之。不得前。以五百人據南沙。又檄公率解明道兵往擊。適新寇至。衆盛。相與守之。至十二月。命將湯克寬來討。湯雖世將。驕敵。士僑士又不相中。驅之入賊伏中而敗。失亡千人。公恨湯不足與計。獨率所領。堅壁斷其歸道。至除夕。公謁賀歸。賊乃俟間突圍逸。明年癸丑五日。薄嘉定城下。值浙使者命裨將盧鏜赴援。公亦以前功遷秩領憲。監四郡兵事。與鏜夾攻。以舉燧爲約。賊出掠歸。四面進。士殊死。縱火殪之。賊奔。慮士以賞戀。不盡力。舉焚其重。追至青村。賊入保壘。計可必取。會大雨。又得豕突去。上海攻圍急。公以輕縱三百。及僧八十八人跡之。擊敗之。五里橋習家墳。又會鏜襲其大巢。破之。別屯他所者。公皆分遣掩之。而自與董公邦政及克寬會華亭。設覆。敗賊城下。賊乃遁之浙。已而賊遍內地。公跳驅至常熟。與其尹設櫓械。備其衝。潛出兵禦却之。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間行抵太倉。則毛家葛隆諸屯賊。皆會集。傅於城。三面治攻具。有必剪屠意。除道覘望。羣醜坐甲。斷遏聲援。以百夫門焉。衝梯隧道。肉薄而登。公率死士飛刃斫之。連發鏖碎其首。矢石交下。相殺傷甚衆。又縋兵下。突而前。賊氣奪。委棄塗地。走。始謂我易與。城可旦夕拔。至是始畏恐。不敢緣我堞。六月。賊三支自柘林分道逼郡城。時青兵連戰。頗斬獲。旣梁鳳以真義兵覆沒。長兵利鍛。皆爲賊得。藉以攻我。督將萬表。又遇之。敗。失亡狼籍。勢遂大張。民逃遁無所。號呼震野。焚掠慘不可勝。門不敢啓。擁塞蹂踐。乘陴者望之而歎。攀緣上者。又縋絕而墮。公適還。自真義曰。奈何坐

視之。縱有覘謀。我在何患。身自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且察之。賊間竊入。卽縛訊。駭以爲神。累日所活。蓋數萬人。復以解明道兵出。疾力戰。賊退入太湖。吳江兵用舡艦邀之。乃棄所獲餌我。因得逸。由平望去。公又以功進秩參藩。復視事。甲寅正月。賊陷崇德。復由平望入。公以沙上兵列沮洳。欲截之。不克。會吳江守已固。遂去。四日。柘林賊復犯縣境。按使者周公如斗。移檄公合幕府調集彭氏苗夷及守林公懋舉。督俞大猷等諸軍。夾擊之。盛墩斬三千級。又合丞熊公桴等擊之。泖湖斬七十三級。賊始大挫。五月。又一支突至。郡分爲二。一從陸抄掠。一入太湖。公追之急。賊漫入川瀆。恣其忿。然爲我所阨。不得逞。由常熟去。在柘林者。復來陸涇。幕府又移公合諸師搗之。戰始交。獲其舟三。明日。賊復揚帆直上。公以夷兵鏖之。壩上。自辰至申。賊披靡。斬首八百。幾殲焉。六月。餘賊二千。又自崑山至郡城下。公以解明道兵與戰。敗之。又有至平望者。公急往。據盛墩。乘之。浙兵亦至。賊遂絕跡去。而公以奉諱。亟徒跣歸。居喪。摧毀過甚。又以前奮不顧身。蒙犯矢刃。傷痍遍體。疾大作。亡何卒。郡人聞而巷哭。私相與俎豆之者衆。使者乃上其狀。得請爲祠。郡內。額以褒忠。歲時祀。守親蒞。夫以公聲烈。卽質之典制。勞定國。死勤事。捍苗禦患。皆兼有之矣。嘗聞公居家孝友。發自天性。遇家人極義恩。嫻戚黨族。無不敦恤。至行孚備。卽自喪其親而毀。迄不自全。以不逮養爲感。則其誠仁可知。一旦起儒生。當事變。惟忠國衛民。安全之圖。危忘死。盡節官下。此豈有意富貴。含不貲之重。竊冀非望耶。誠激以大義。厲死綏之志。雖得全。亦非始所料。將帥之臣。平居自詭立功名。及與公赴敵。皆失措。色死灰矣。公勇氣方倍。從容麾之。則豈常情所能矯厲哉。若城下之役。開門延敵。則城社與百萬衆繫之。公決策納外入者。膽智絕人遠矣。余時親見傷殘者。慄不安。公出涕拊接。親爲裹創。士卒

最下者。皆與通飲食。古稱不乘騎。不張蓋。投膠分少絕甘。士不就頓。不先休。公特不足言也。其功在國社。名在簡竹。思在東南諸郡邑。而蘇尤被公澤深。余與公同推擇爲吏。凡禦寇始卒。又親所睹記。并得之所傳聞。亦甚核閱二十餘年。爲萬曆甲戌蜡。直載之書。不以文。

阿寄傳

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踰老僕。迺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縑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楛。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贅人。撫髻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乃肯畢心殫力。昌振鉷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卽縉紳讀書明理達義者。何以加此。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荆溪有二人。髻髻交壯而貧富不同。竈子以故宴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豔。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竈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賄。乏主計吏。竟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耶。竈感謝。富子卽具舟費。并載其豔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計也。竈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竈胼胝碎破。血出被蹂躪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隕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豔者。若夫君嚙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爲。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塗而哭。忽見一人步於傍。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妻當爲賊收矣。何尙獨存哉。旣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也。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書二館人事

王世貞

余守比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之。兵憲始丞吳時也。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徼之。兵故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散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槍。手不舍。竟死。丞以問得逸去。余使三輔。遇韓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改陸車。麟麟從冰上行也。已冰薄。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會傍有施繩鈎下救者。縉且及。館人號曰。左被髮而溷。爲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縉鈎令起。宛轉問。竟失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爲恨。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信眉目。掀鼻昂頰。鼓掌稱仗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恩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二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豈遂以是爲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爲徒死哉。

書應生事

王世貞

仲芳旣已杖朝堂。則從四期門。鷗夷裹來。血涿涿下也。吏士目攝。亡得問誰何。諸稍熟仲芳者。揜鼻自引匿去。而故下獄。尙書當仲芳迷罔不道死。尙書坐輕贖矣。曹郎坐亡奉行。謫矣。獄吏一二。緣大臣指。謾罵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卽爲迺公治鬼室。仲芳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黽分枕席而臥。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仲芳。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叩叩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得改室燥。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有連。微聞之。悲謂何用我爲。且壘壘嘗元宰若冒敵。

奈何。卽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哉。風尚書求其主，尚書心知爲應生也。難之，或謂生且遜謝亡，有生喟然曰：夫夫也，豈其以余非人者益旦夕候仲芳自如移年期滿，當請報生走尚書所絮語，公力爭之，可得也。毋令天下有以詈廷尉絮法日數反，尚書熟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速死者，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救，亦竟念其事乃已。語余天其殆者私仲芳，不爾，左脚亡遂短，而大臣畏搖衆，詭云吾不敢以身益主上過，毋恐然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屬家人藏余血三歲而碧者，卽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雜記

申時行

萬曆丁亥秋，江南稍熟，臨穫時，淋淫不止，漕船蟻集水次，使者刻期督趨，民輸輓倉卒，米皆濕潤，已入艘，經月，管倉部臣不肯受輸，欲却回抵易，漕卒洶洶，余謂石司徒，江南歲輸，止有此數，無可易者，勢必責民間賠補，是一歲而責兩歲之輸，民力何堪，恐急則生變矣，以愚論，當權宜措畫，往時漕糧入倉，京師十七通州十三，恐京軍以米色惡，譁不可制，宜小爲變通，以十三輸京師，餘皆流之通倉可也。故事，出放以廩經爲次第，今歲稍更月日，則不可復食，強授之，恐生他端，不若隨到隨發，廩經且可勿拘，令下諸軍猶有難色，司徒急索釜餼，對衆炊飯，皆可食，諸軍以次支給，寂無譁者，是舉也。江南免責償之苦，國儲不至朽腐，軍不至鼓譟，處置似爲得宜，未可與拘方者道也。

川貴土司首安氏、次楊氏，皆以兵力盛強，蓄積富厚，相雄長，諸土司皆憚之。安氏在嘉隆間，小有反側，朝廷下詔切責，第令服罪削職，取羈縻而已。惟楊氏世稱恭順，而應龍稍桀黠，自其祖父時，頗招納內地遊

俠及犯罪逋竄者爲之羽翼腹心。凡七家皆有室廬田產。長子孫成大姓。應龍心惡之。旣襲職。皆擯不用。更虐使之。或加誅戮。七姓咸怨。率逃入五司中。五司故隸播州。而諸長官怨應龍特甚。七姓者復從中慝。乃數奏應龍罪惡。部覆行兩臺會勘。兩臺所委府佐及兩司首領。皆以土官爲奇貨。多所需索。數以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遷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猝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賂乃已。以故應龍每赴勘。若就刑僂。然兩省有徵調。朝奉檄而夕發兵。毋敢後時。未有不臣之迹也。時貴州撫臣喜事者入五司。膚慙欲用兵。偕按臣以疏請。余力止之。謂應龍雖殘虐。但行於所部。未有逆節於朝廷。祖宗朝從來羈縻。不以漢法治也。部中遂寢其奏。久之。蜀撫以他事檄召應龍。下之獄。獄吏卒備加窘辱。取索不訖。應龍大悲恨。會東征事起。石司馬請釋應龍。令帥所部兵立功自贖。旣而罷之。撫臣復召應龍就獄。辭不至。乃遣兵深入逮捕。應龍據險拒敵。殺傷官兵甚衆。尋攻破綦江。勢甚猖獗。詔發三省兵。及調旁近土司討之。復添設撫臣。開府辰沅。加蜀撫總督軍務。踰年。遂平播州。設遵義府。然三省財力。耗費以巨億計。楚蜀之間。釋騷甚矣。向使委官不索賄。應龍不繫獄。調必赴。召必來。何至稱兵叛逆乎。挑釁起禍。必有任其責者。故好事喜功。窮兵殫財。非國家之利。已事可永鑒也。

京東諸州縣多卑窪。沮洳彌望。或云可開水田。如江南耕耨法。歲收自倍。而徐尙寶貞明主其說。具在潞水客談。余深是之。乃請上旨。下近京郡縣酌量修舉。以尙寶兼憲職。董其事。尙寶從河間經始。工費無所出。至令人募化。築堤捍水。頗有緒。乃之薊州。招南兵之習農者。使畫地耕作。仍給之餉。一時農兵大集。墾田以億計。畝收一鍾。撫臣及司道方次第開報。而北人官京師者。倡言水田旣成。則必做江南起稅。是嫁

禍也。乃從中撓之。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而中官在左右者多北人。爭言不便。會朝畢。上召余及同官於皇極門。諭以水田當罷。余對言高田宜黍麥。下田宜種稻。今民間遊惰。下田俱棄不耕。故議開墾。非盡廢已熟之田也。上云荒田可開。水田不可做。余退而上疏。極陳利便。而上意不回。遂切責尙寶以擾民。而初議盡格矣。彼中開墾已成。收穫甚富。一聞詔下。盡毀堤岸。斥爲間田。垂成而廢。良可惜也。余歸已二十年。鄉人北來者。云京東稻田頗廣。白粲輒輸京師供上用。其直減於往時。蓋農兵自行開墾。不關有司。而人亦無撓之者。乃知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甚矣夫任事之難也。

內臣張維者。好文雅。能詩。上愛任之。呼爲秀才。命掌兵仗局。駕常幸局。觀兵器。偶玩弄之。維奏言兵凶器。非至尊所宜操。上笑而止。因令內臣勝兵者。咸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教場。以歲時演習武備。蓋指武宗時也。上欣然舉行。乃摘選內豎二千。分班操練。每以五鼓從東華門入。及晨而散。閣臣以爲言。主上令傳諭不久當罷。主事董基言極剴切。上怒。謫外任。閣臣深以爲憂。乃因文書房傳語司禮諸大璫云。此事關係禁廷。諸人皆擐甲荷戈。未明入內。設姦人竄入其中。爲害叵測。卽有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得入。吾輩大臣束手無計。此皆公等剝膚之患也。諸璫皆悚然。乘間力奏。上乃命撤止。使外廷諍之。未必便回上心。乃知顯諫不若潛移爲妙也。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馮時可

曹定菴先生。華定富林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遂以字行。名時中。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山麓。產有瑞芝。時人皆以爲孝感。服除。復補浙江累官副使。與當事

者議相左。卽拂衣歸。年甫餘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有采蓴舟。不能忘爾。抵家閉戶掃軌。甘貧自守。鄰有悍生。怒先生魁岸。以聖書先生名於牛後。向其僮而肆詈。欲以激先生也。僮歸以告。先生徐曰。是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先生每日小遷。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先生出時。令人直入。踞上之。先生不手曰。若休矣。候吾僮來。旣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曰。知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自解耳。生媿而止。貴公子某者。挾妓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先生門。先生使人召而撈以櫬。楚教之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而若敢肆淫如是。吾於若大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貴公子自是不復敢出。折節爲恭矣。先生初以定名菴。旣又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山窟。則別號曰宜晚居士。春秋旣高。守道彌篤。大司空見素林公舉以自代。不報。年八十時。作壽藏於玉屏之邱。每日殮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之初。我復於初。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終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戶良久。人以爲仙去。兄名景。舉景泰甲戌進士。性甚惇實。有僕竊其金爲平康之遊。則橐枵然矣。公怒甚。往訟於比部郎。郎追妓至。痛撈之。妓怨。反訟公。以是罷不敍。英廟復位。有白公冤者。而公名偶同皇帝年號。又景皇帝時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憾公者誣焉。上問曰。必若人也。爲我廢耳。詔逮至京。緹騎疾馳入郡。時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竭貲賂焉。已同使者抵公門。請先入。入則泣而語之。故曰。子亡若何。吾爲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詣司隸。拷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讞。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日者。小人有母。今亡矣。吾爲吾母

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面目立於天地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公乃得釋。而肢體已廢。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稱曰富林二曹。一時人豪。

王義士芳傳

張椿

王義士者。蘇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尙義。一字德遠。別號南園。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瞿曇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螿。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質公被逮。裹糧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褫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歎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飢飽寒煖。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生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不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而又病。便溺狼藉。市盜缶躬爲滌除。旁觀者不堪。無厭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果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舁易輕舸。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南園曰。生平心事。百不申一。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二十有三日也。雙眸炯然。南園曰。古今旦暮。孰爲彭殤。仲津達人而怛化耶。摩其眶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毋戚戚爾。生喉間。春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邱。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訃其外舅華晴峰。轉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南園挈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

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

邊城

魏濬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么靡。厓悴。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時。攜之俱西。使入諸峒中。窺動靜形勢。扮一丐者往。猥屏檻。嶮人不知也。具悉知諸夷出沒。及山川阨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已敍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願。文成亦謂其福薄。聽之。犒之。亦未嘗多取。文成歿。不知所終。初。城自負其力。裹糧之塞上。求自效。人莫之奇也。歸至江滸。見有向江中慟哭者。問之。曰。予官某縣簿。攜家歸里。江上遇巨盜。妻女婢妾。及所有俱空矣。城故習知海上事。因謂曰。第得一小舟。當爲汝取之。其人亦駕一舟。隨之去。至某港。城詢知盜舟所在。而盜故乘巨艇。方烹羊豕。治具。欲妻其女。城從艇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爲誰。從盜應曰。丐者乞食耳。盜曰。何不與之。城謂某非乞食者。來欲求效用也。盜召城登舟。見其人纖猥。已可笑。乃問曰。汝能武藝耶。遂於舟前令城徧試之。盜有銅鈚。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城取鈚揮舞。若不經力者。衆盜聚觀。城一鈚打其魁下水。遂揮鈚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逸去。遂盡壞其船之窗牖。及他物。見妻女相抱而哭。遂趣令登簿船去。簿抵江滸。哭拜謝曰。盡吾篋中金帛。不足酬公也。城不顧而去。王文成聞之。因物色城。與之俱西。

予聞邊城之事。竊異焉。其赴人之急似義。亡所取似廉。因盜之資似智。不輕試。似善藏其用。至於有功而。不受爵賞。則庶幾有東海之風矣。徒以健有力奇。城淺之乎視城也。予故述其事。而備志之。

王烈婦傳

歸有光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盆瀆邨。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塚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瑞之應。恆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爲絕水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墮。蹙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闔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陶節婦傳

歸有光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磚穴其傍。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

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尙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岡。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旣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卓。而身處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旣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無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譏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父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擯孝子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遊者。皆曰吾

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何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爲營救，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纔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始終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贊曰：「二孝子出於販夫販婦之間，平生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諧瑟，汝威卒變頑，歸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觀此可少愧也。」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以翁平日爲人誠朴，必能事鬼神，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實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象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

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草木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知之。郭義官事。至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張貞女。父張燿。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穀爲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乃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撈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梳。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梳擲地。嫗以己梳與之。又折其梳。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房。貞女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

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繫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椽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歲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文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懼。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閨門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早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歎其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書里涇張氏妻事

歸有光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寇氛尙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遁逃兄所。夫弟偵其兄出。劫以如所。許陸氏者爲婦。婦卽絕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答。十月晦。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爲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

許妻同郡郭奔。父僞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奔相見。因勅左右辦浴。入室掩戶。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今婦之死于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苟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爲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死于賊。邂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弟歸其屍。葬于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德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鞞。芾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慤。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卻而阻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鷲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眦曾不爲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爲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搆兵不數百。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於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衄矣。由有此海。所爲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旄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醢酒成池。饜其口腹之所取。欲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鬪。以爲效。如馬飽於櫪。嘶鳴騰沓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爲市牛酒。買梁粟。以恣士之所嗜。

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素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戶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爲儒者，而好揣言兵意。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爲今官。

西門記

宗臣

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陣，予登陣，則悉罷諸貧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壯者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陣，擊柝鳴鐃，而懸火陣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予遂日關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豚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關門誠善，獨奈何不虞姦人哉？予曰：客休矣。予辨此矣。卽有姦人者，吾任之。於是爲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來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門外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煙裊裊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予則止西門之外，廬不焚，下檄

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樹於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闕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予偕護戎出視棗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予止之曰毋伐卽寇至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闔城則屋蓋其城故淤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予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楹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予所部兵也予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爨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亦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予命楊生急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攜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寇旣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與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遊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尙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艫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艫逆我而我兵奮怒弩礮亂發乘風大呼寇觸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沈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榻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予淚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予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紀剿除徐海本末

茅坤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向海門入略淮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留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

爲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問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謀者聲言他曾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脅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澈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公。卽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敢窺杭。於是經路峽石。越阜林出烏鎮以北。烏鎮者。卽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旣獲諜。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土兵衡繫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卽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阜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迺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

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潛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抱而自沉也。國家且奈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尙書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攜其黨也。於是遣辯士蔣淵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峯。款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峯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峯。因厚遣諜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關。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遣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輒以銀牌綺幣。厚遣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私諜者。故縱酋瞰之。酋旣德公遣。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遣。猶鞅鞅未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驚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彊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善備。提督阮公復

躬厲矢石。狗城上人。下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縉索圓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卽縉挽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煮鐵汁灌城下。城下曾不敢逼。東旣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且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參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塢。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狃阜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羈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卽日出尙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填東南者。念兩公卒有隙。則東南之事。抵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狗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尙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陽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間雖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迺日遣諜者。啗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曾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奈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諜訶海。謂海旣內附。何不如故約。

勒兵擊吳淞江賊。且篡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卽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乃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旣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款於公。遂輦故所載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并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長酋。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隙。非用問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變。則又以他罪縛。縛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旣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洟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尙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尙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諜面詰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齎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涵涵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旣疑。且怨海。無鬪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

內附日固。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尙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會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卽舉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會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鬪。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沒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具庭謁。胡公與尙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并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胄而入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諜。諜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內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旣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猶胄而入。屬屬脅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是。於是闔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尙千餘人。猛鷲難卽破。永保兵猶迤邐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莊。卽僦沈家莊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諠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象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尙書

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日遣諜調海。且昭海如曩時。因謀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乘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讎。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莊故東西兩處。而中綰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莊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莊以居。部下會乎。諜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子。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莊道上。瞰之。適海皇急。因令會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託。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卽勒兵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鬪。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却。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湖死。甫食頃。人人驚而擻千餘會。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踏河斬海級以歸。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縑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戰百勝。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州郡間。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入。湛舟以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而下咽矣。何其猛也。已而困於胡公區區之餌。卒之糾纏狼狽。以自翦而死。若割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於慾也乎。善哉。友人唐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持觶。觶不量彼己。而鼓兵以戰。一蹶而僨。東南事去矣。今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

也雖然公開襟多自喜嘗欲倣諸葛武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天子疏請海與王直兩人者爲弋媒於海上而因以纓繫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矣幸而趙公與公沉謀挽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無以仗劍報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之所以交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王翠翹臨淄妓也初曰馬翹兒能新聲善胡琵琶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今名倭寇江南掠翠翹去寨主徐海絕愛幸之尊爲夫人凡一切計畫惟翹指使乃翹亦陽暱之實陰幸其敗事冀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招海降海怒縛老人將殺之翹諫曰降不降在君何與來使事親解其縛而贈之金且勞苦之老人者海上人翹故識之而老人亦私覩所謂王夫人似翹不敢泄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愛幸王夫人者某視之有外心可藉以磔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軍詣海說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翹日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降且得官終身共富貴海計遂決督府大整兵佯稱逆降迫海寨海信翹言不爲備官兵突入斬海首而生致翹倭人殲焉凱旋督府許大饗於轅門令翹歌而行酒諸參佐皆起爲壽督府酒酣心動降階與戲夜深席大亂明日悔之而以翹功高不忍殺乃以賜所調永順會長翹去渡錢塘歎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記王忠肅公翹三事

崔銑

公爲吏部尙書忠清爲英皇所任信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列卷火之

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某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恠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旬乃還第。婿竟不調。

公爲都御史。與太監某守遼東。某亦守法。與公甚相得也。後公改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之。昔先皇頒僧保所貨西洋珠於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別公。公固知某不貪也。公受珠。內所著披襖中。紉之。後還朝。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廉。若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予佐爾賈。二子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耳。皆陽應曰。諾。公屢促之。必如約。乃僞爲屋券。列賈五百金。告公。公拆襖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李公子傳

陳繼儒

李公子者。父泌爲唐鄴侯。鄴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宜襲侯封。不願侯。願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膳。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勒石刻兩京賦于殿前。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家。曾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勅札。并賜宮嬪兩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小室廟祀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閒

如此汾陽王難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嘆息曰。可矣。旣歸李。李年少謔浪。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固其所長。若欲濡首酒杯。從公嘖笑。間乞煖熱。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纖纖曰白娟曰鷺鬪曰春荑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碎桃。皆骨柔氣清。熟於古文奇字。而纖纖善箏。白娟善歌。春荑善鑿古器。善笙。紅草善彈鳥。善鼓琴。暈兒善嘯。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鷺鬪善丹青。善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雜聲。其地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絃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無問晴雨。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綵線識之。則遣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捧進。公子故美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短謳長歛。彈箏鼓瑟。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君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于蘇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人。浮於荷花蕩中。衆進士本措大骨相。驟得此。足高志揚。畢露醜態。公子更布衣坐小舟。往來觀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座。執酒卮。矐視雲霄。不爲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

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待許久。沈吟不成一語。語出。又村鄙可笑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示。嘆賞不已。而悉出金玉寶器。以陳富貴。耳語諸妓曰：是秀才曾見此否。傍有黃衣妓者。秀質楚楚。愁態萬端。公子叩之曰：吾觀汝一似有憂者。汝有心事。可訴我。我爲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髯大言曰：汝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嘗負我千金。分毫無所償。今見我不覺斂容耳。公子笑曰：此細事。何足憂。於是衆進士又大笑。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樓舡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船。羅列食器酒壘。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觴瓦鼎。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女伴。隱隱作樂。曲譜俱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若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搖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乃裂帛絹。絹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翦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酒。酪酏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起立作樂。女伴乘間說之曰：汝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乎。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繞以梅花。五六十里。秋深之際。則楓林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翼以堂廡。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召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沈浮此中。賦詩之暇。非

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既散。時與綠絲碎桃。高裝駿馬。踏入深山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拋閃。如飛樹叢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歌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天風四來。暈兒清嘯一聲。木葉亂舞。裙裾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飢寒之士。輻湊來集。候其將歸。皆匍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都徧。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所言。公子不憶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汝真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卽向時辟纁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魄有生死。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決。且汝父鄴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汝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常見公子往來三泖中。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劉 崧

嗚呼。義士不可得見矣。若謝彬所言廣水都巡之死於戰也。豈不悲哉。其言曰。當至正辛卯春。彬爲行販往淮河時。道路猶無他梗。其夏汝穎變始作。民則大恐。明年壬辰。河南省右丞某奉旨總兵出捕。至隨州。時應山民已先降賊。官屬皆散。獨廣水鎮以王君故。猶固守不下。君聞右丞兵至。卽馳謁言事。右丞奇之。署參軍事。俾復應山。旋以功攝令。久之。寇日滋。而右丞所總兵遲疑不進。民困供饋。君凡三上書請急進。攻毋玩以養寇。右丞怒曰。若書生寧能戰耶。吾令若率先鋒。得無怯乎。君曰。誠得效分寸。死不恨。卽受命領驍勇以前。數日連破賊圍。猶奮擊不休。已而寇乘其後。右丞兵隔絕。君引軍將向德安。未至。聞德安已

陷衆乃潰。君獨與麾下數百人投孝感之新店。會劉禹章、吳思明等方舉義。聞君以省兵至，大喜迎之。君知衆心堅，可與共事，卽率其衆及商民之來附者凡數千人，屯新店，掘塹植柵，令老弱運粟聚堡中，出與賊首黃思明大戰於蓮花寨，破之，拔其小寨凡一十九所，斬馘以千百計，得其輜重以歸。兵勢益振，明日寇悉衆來攻，君退保新店，寇圍之逾月，糧且盡，援兵終不至，君知不能守，願謂劉吳曰：「事急矣，奈何？設有不利，必不可爲不義屈。」趣出戰，果爲賊所敗，君與劉禹章俱被執，君罵不絕口，賊欲殺之，劉曰：「彼參軍爾，我乃大將，盍殺我。」君奮呼曰：「我奉河南省右承軍檄出征逆賊，不幸勢窮爲所執，當殺我，毋害劉也。」亂兵遂斃君於城門下。劉被劄，吳以千餘人遁五公山，賊追及之，猶各戰數十合，死傷過半，終不屈，自刎死。時某月某日也。彬田野質實人，與君同里，其兵敗而死也，親見之，其言宜可信。君旣死，彬獨與其徒渡江，得間逸歸，時爲鄉人道其事云。嗚呼！珪亦真義士哉！記秦定丁卯間，余侍先祖翁側，見君以諸生來謁，體幹魁偉，冠帶翼然，執禮卑遜，進問起居，外徐出所業懷袖間，鞠躬從旁請益。時翁年已七十餘，爲之色笑，辨說聲聲傾竭，至日晏猶不退。時余年尙幼，亦不知其所謂何也。比稍長，知就學，君亦出遊臨川，拜吳先生以歸，而先祖不可作矣。君過門哭奠甚哀，退與先君敘通家禮，談功名事，磊磊落落，如掌股間物，益浩然四方志矣。及遊淮漢間，聲名籍甚，余讀書山中，追思爲童子相見時事，爲之惘然。後聞過武昌，見威順王獻黃鶴樓賦，嘗恨不得讀其文，繼聞其從應山令魏進入京都，伏闕言世事，又恨不得見其書。最後聞以薦者爲應山校官，而調廣水都巡也。吾固疑其或有所不屑爲，孰知遭逢不淑，竟終於是哉！嗟乎！天下諱言兵久矣，珪以一介書生，負奇氣，常易視天下事，至言兵忤時相意，幾致危蹙，不勝憤憤，赤手奮窮旅中。

邂逅知己以烏合之衆。轉戰百萬之寇。卒以援絕力窮。死酬其言。悲哉。嚮使右丞錄其言。惜其微忠。置之幕下。以盡其一日之長。不使冒敵境。或後先出援。相與爲犄角。則成敗概未可知。不幸君以孤軍失援。死而右丞亦以怠傲覆敗。豈非天哉。若劉吳之於君。非有平昔之素。與名位之定也。徒以彼此急義。一旦邂逅於顛沛之頃。卒能爭死以正名。殺身以就義。若素有感切而安於撫循者。豈非義之所在。固當然歟。而或再不察。至事債勢去。始扼腕撫髀。謂天下無義士。至詆儒爲不知兵。豈其然哉。君字方剛。其弟果。以余爲通家。請書其事。義不得辭。敬述而論之。俾歸以附其家傳云。

四貞祠記

崔銑

正德壬申。賊劫東火。妻掠婦女。不辱被害者四人焉。曰趙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賊去。所司以聞。詔給賻樹闕如制。越十有四年辛巳。潞守請於御史立祠小嶺祀之。得請。乃命東火仇朴治工。而朴以其資助祠爲堂者三楹。爲夾室者三楹。左右廊各三楹。衛則有垣。出入有門。祀用春秋。卜日蠲羞。侑祝以帛。嗟乎。往之可言者。四貞而已乎。余聞之。政始於怠。極於廢。樂始於逸。流於荒。官始於得。放於亂。邦嗟乎。可不痛哉。自閩人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啓八人。又進劉瑾使懾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劉公之爲宰。而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頹。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驕。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刺骨矣。衆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瑋之長揖知縣。王勳之不賂也。而見重。瑾敗而永繼。永敗而寧彬繼。命亂至矣。劉少傅之辟位。傅尙書之抗

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達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奚底於懷哉。是故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噴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啼。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

同年有官越者，託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而不遇哉？梅客生常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醉叟傳

袁宏道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氏。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額闊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沈，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送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惟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予告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盃中，如雞在醯，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柏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猶猶，屈伸唇髭間，見者肌栗。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蝸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叟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卽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怪誕。每數十語，必中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卽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舅出遊，談及金焦之勝，值叟二舅言某年曾登

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參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答。後有人竊窺其籃。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爲彼中萬戶。理亦有之。叟蹤跡怪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闖闖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石公曰。余於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蹤跡。因嘆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於市肆者。十一耳。至於史冊所記。稗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十一。其人既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哉。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之間。有數人行事亦怪。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所謂龍海而隱者哉。

拙效傳

袁宏道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戚。一名奎。冬卽余僕也。掀鼻削面。藍睛虬鬚。色若繡鐵。嘗從余武昌。偶令過鄰生處。歸失道。往返數十迴。見他僕過者。亦不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淒涼四顧。如欲哭者。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日家方煮醪。冬乞得一盞。適有他役。卽忘之案上。爲一婢子竊食盡。煮酒者憐之。與酒如前。冬僂僂突間。爲薪焰所著。一烘而過。鬚眉幾火。家人大笑。仍與他酒一瓶。冬甚喜。挈瓶沸湯中。俟煖卽飲。偶爲湯所濺。失手墮瓶。竟不得一口。瞠目而出。嘗令開門。門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闕。頭顱觸地。足過頂上。舉家大笑。今年隨至燕邸。與諸門隸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東貌亦古。然稍有談氣。少役於伯修。伯修聘繼室時。令至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日歸。日晡不至。家嚴同伯

修門外望。至夕。見一荷擔從柳堤來者。東也。家嚴大喜。急引至舍。釋擔視之。僅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偶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日納禮。竟不得行。戚奎皆三弟僕。戚常刈薪。跪而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胸。悶絕仆地。半日始甦。奎貌若野獐。年三十。尙未冠。髮後攢作一紐。如大繩狀。弟與錢市帽。奎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眼鼻俱入帽中。駭嘆竟日。一日至比舍。犬逐之。卽張空拳相角。如與人交藝者。竟嚙其指。其痴絕皆此類。然余家狡獪之僕。往往得過。獨四拙頗能守法。其狡獪者相繼逐去。資身無策。多不過一二年。不免凍餒。而四拙以無過坐而衣食。主者諒其無他。計口而授之粟。唯恐其失所也。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一瓢道人傳

袁中道

一瓢道人。不知其名姓。嘗持一瓢。浪遊鄂岳間。人遂呼爲一瓢道人。道人化於澧州。澧之人漸有得其蹤跡者。語予云。道人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時倭寇方盛。道人拳勇非常。從小校得功。至裨將。後失律畏誅。匿於羣盜。出沒吳楚間。久乃厭之。以貨市歌舞妓十餘人。賣酒淮陽間。所得市門費。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無日不擁艷冶。食酒肉。聽絲竹。飲食供侍。擬於王者。又十餘年。心復厭之。亡去。乞食湖湘間。後至澧。澧人初不識。旣久。出語顛狂。多奇中。發藥有效。又爲人畫牛。信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饋好衣服。飲食皆受而棄之。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棲古廟中。一日於爐炭裏取金挺。付祈云。爲我召僧來。禮懺懺畢。買一棺自坐其中。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年來甚擾諸公。貧道別矣。雖小巷間無不周遍。一市大驚。復還至廟中。乃仰臥。命衆人曰。可覆我。衆人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

埋之舉之甚輕。不類有人者。予聞而大異焉。人又問曰。審有道者。不宜淫。且盜。淫且盜者。又不宜脫然生死。予大有疑。以問子。予曰。予與汝皆人也。烏能知之。夫濟顛之酒也。三丰之肉也。鎖首之淫也。寒山拾得之話也。皆非天眼。莫能知也。古之諸佛。固有隱於猪狗中者。况人類乎。子與予何足以知之哉。

邢布衣傳

文震孟

邢蠡齋先生量字用理。居葑城之東。屋三間。青苔滿壁。折鐺敗席。淡如也。平生不娶。長日或不舉火。閉戶讀書。惟啖餈餅一二而已。僉憲陳公直道致政歸。巖峻不交一客。惟挾冊就先生質疑。清談竟日。不設湯茗。吳文定公歸自少宰。過訪叩其門。先生曰。吾方執爨。未有童子應門。奈何。吳公乃假鄰家木榻坐門外。良久。俟其終食乃進。先生清瘦如削。自經史釋老方技無不兼通。詩甚秀逸。郡守或請其詩。公曰。古有采詩無獻詩。吾豈以爲羔雉哉。因削其草。門人朱存理僅收其遺數篇。存理字性甫。篤學善談名理。讀書杜戶。稱其師傳。與同時朱凱堯。民稱兩朱先生。

邢參字麗文。或云用理先生之族孫也。爲人沉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居城市。貧無恆業。惟教授里中兒。以著述自娛。無所干請。嘗遇大雪。諸君往視之。則屋三角已墊。方攜書坐。其一角不滲者。相見但誦所得佳句。絕無慘凜色也。早歲喪妻。終不再娶。優遊以終。

論曰。詩有之。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此則幽人隱士之概也。吳故饒隱君子。如邢先生清貞介特。流風穆如。彼其人。豈以交陳僉事吳少宰。諸公爲重耶。夫僉事少宰得交邢先生。乃重也。空谷考槃。此爲稱矣。性甫接先輩之典型。暢遺民之雅韻。麗文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嶢然不滓。

卽非厥祖，乃肖孫枝矣。

五人墓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卽除魏闈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儼儼，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資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旣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卽今之僂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嗟乎！大闈之亂，搢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闈亦遂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以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

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罔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膠東二高士傳

周思兼

周子守膠東之明年。以政暇。遊覽諸峯。觀大澤之雲。酌漱玉之泉。登雲臺之麓。挹聖母之水。喟然而歎曰。美哉。此古膠東之國也。靈秀萃於此矣。意者其有高士生其間乎。吾願得師事。王生懷祖。崔生廷楓。對曰。膠東僻。無有也。不然。其張公鉞乎。張公貴矣。不然。其梁生萬斛乎。斯人者。其諸所謂高士耶。周子曰。張公之高。奈何。王生崔生對曰。張公昔爲清苑令。有廉名。監司重而旌異之。因戒之曰。爾信廉。然能保其終乎。夫汲水於盎。其始非不澄且澈也。久之。鮮有不腐者。爾信廉矣。盍保其終乎。張公抗聲曰。水可腐。鉞不可腐也。監司爲之慚。公性剛愎。與物多忤。請託者勿聽。且加罪焉。人以是怨公。七年入考績。或奪公之輿。訴於銓部。發公輿得芻豆石餘。他物無有也。銓部曰。嗟。張令賢若此耶。此固吾所願見。彼訴者奚爲者耶。由是罪訴者而益賢公。入補郎署。出守常德。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資。周子又問梁生之高。王生崔生對曰。梁生初遊庠校。每試常爲多士冠。膠東守劉公重其才。聘爲子弟師。供之酒食。梁生弗食。饋之禮。梁生不受。劉公怪且異之。而弗能強也。無何。丁母憂。哀毀甚。得疾久不瘥。家益貧。棄舉子業。業鬻蔬。有憫梁生之貧。而多與之值者。梁生輒怒罵不受。或誤多與之。梁生曰。爾與吾值多。吾不受也。吾還汝。有熟識梁生者。或遇梁生於途。其人貧賤人也。梁生立與語。少頃去。其人富貴人也。梁生輒避弗見。或時鬻書。則題其上曰。

是書值若干如其數與之則梁生受之或多與之梁生輒怒曰吾鬻書人也非梁生也爾多與我是浼梁生也梁生不可受也急還之久之人皆知爲梁生梁生入市攜其蔬謂人曰是值若干人輒與若干知其不二也梁生之圃不爲藩人亦弗盜有憐梁生而爲之治圃者梁生輒與之值或不受則梁生怒曰爾更無治吾圃由是鄉之人父老與郡之大夫士咸思所以厚梁生而莫敢致也是梁生之行也周子曰斯人也是吾之師也夫是吾之師也夫夫陳仲子郝子廉吾始以爲戰國人也秦漢人也今之人無有也迺今復有斯人耶使天下皆得斯人者爲之也天下其有弗治耶吾幸得待罪於膠東也而又聞斯人之風焉吾於張公師廉焉於梁公師介焉膠東其有弗治耶斯人也是吾之師也夫然則梁生安在王生崔生對曰梁生之居去郡四十里其土下其地僻車馬弗至也夫子必欲造之則弗使知之知之彼必避不見也周子從之辟儀衛造梁生之廬梁生聞之先期遁去周子曰嗟異哉此何人耶其所謂泄柳歟段干木歟其有所慕歟抑性然歟嗟異哉此何人耶吾不圖膠東之僻而有斯人也吾待罪於膠東而獲遇斯人焉茲又幸也雖然使斯人生於秦漢時則必與泄柳段干木諸賢並稱使斯人而生於通都大邑則必名顯天下使斯人生於膠東也而膠東得賢守則亦能揚斯人之名惜乎膠東之僻而生斯人也而守又余也斯人雖賢其孰知之於是周子仰而歎王生崔生皆歎周子因題其壁曰靖修高士命王生書之歸而作膠東二高士傳

竹籤傳

顧大韶

竹氏之興蓋顯於禹益之世至周浸盛有名策者與端木氏之名方者齊名並以強識聞方專史職而策

好博小物。爲人修直無頗。帝命與投鉤氏互司利事。市民之分貨財不平者。咸質厥成。又善事鬼神。神降言必憑焉。巫覡莫及也。其族初在遼西。令支。齊桓公伐山戎。斬孤竹。乃遷中土。漢帝將立后。未定。侍臣請決之策。帝不能用。晉武卽位。問世數。策對以一舉朝駭愕。相顧咎策失言。策不以屑意。然其言卒驗。後更名籤。仕齊梁間。爲諸王保傅。久之罷去。入唐。爲陳武烈帝大祝。傅帝意。作韻語。簡奧類焦贛。易林。入宋。復辟江東神幕。更爲長句。俳俚通俗。關壯繆侯之改諡。武安王也。倚勢辟之。王甚神聖。得籤佐。益著。臍蠻。明興。爲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命籤典謁。凡士之求官位者。商賈之求奇贏者。吉凶利鈍。無巨細。皆謁王。王倦於酬對。穆然無言。目籤使以己意答之。籤受命如響。巧發奇中。萬曆間。名浸盛。太宰聞而賢之。薦於朝。命入吏部。貳文選郎事。先是。選郎多黷貨。或巽懦。狗請託。有賢自好者。避怨譏。嘗惴惴。衆推籤廉平。遂以選事委焉。每朝廷有大選。選郎第按故事。注品官。其地之遠近。善惡劇易。與人宜否。一決於籤。太宰據籤所定。成奏上之。天子輒可其奏。內外無間言。籤亦喜自負。浸以驕。泰入吏部堂。立太宰下。挺然無所屈。居嘗慷慨大言。堯舜以後。代無真人。使我得行其道。無懷泰豆之治。何足云哉。或問曰。子道已行矣。又何間焉。籤曰。未也。鄉會試之榜。翰林科道之選。皆本朝所重也。數者我無一與焉。悉以畀吾。吾志快矣。士之失職者。傳其語爲口實。舉朝爲之不平。於是臺省交章劾籤。怨望宜下法司訊。天子曰。籤忠臣也。下法司且死。將廷鞠之。期日。命籤聽於朝。公卿以下咸集。遣司禮太監詰籤。汝以小臣與聞大政。分已踰矣。猶懷怨望。何也。籤曰。臣何敢怨望哉。臣見中朝貴要人。共爲欺罔。以誤主上。受主上深恩。不勝孤憤。故發此論耳。主上試面詰在廷諸臣。吉士之選。不以貨取乎。科道之選。不以夤緣進乎。吏部之有頂首。科場之有關

節不累見白簡乎。使臣爲政。縱賢愚同貫。何至繆鑿若此。宋歐陽修知貢舉。惟朱衣之言是聽。夫朱衣第善點頭耳。臣乃善爲詩。四五六七言。皆如宿構。使修復知貢舉。舍臣無與共事。諸臣自視何如修。乃毀譽臣耶。於是公卿以下。同詞奏曰。籤侮朝廷。輕當世之士。無人臣禮。且籤在吏部。縱吏胥納選人賄。上下其手。籤陽瘖不問。詐爲愚忠。實敗國事。罪當誅。籤曰。敗國事者非籤也。諸臣縮結吏胥。共爲姦利。百方賣臣。臣疎於簡下。理宜有之。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臣之見賣過也。諸臣之賣臣。故也。主上以爲罪宜誰坐。且臣本山林人。自虞夏以來。修身數千歲。廁迹巫覡祝史之間。隨俗上下。主上特簡臣佐吏部。臣豈有心求之哉。臣不飲不食。無妻子之累。得賄將焉用之。主上若以臣爲不肖。卽日解臣吏部職。聽臣仍歸武安王廟得死所矣。臣謹伏階下以俟。太監以狀聞。天子曰。吾固知籤忠。命還部掌選事。如故。籤知世不容。忽一日棄官遁去。莫知所終。或曰。觀音大士挈以歸淨土云。

野史氏曰。古之司銓者。權氏敬氏。皆名能其職。權氏善低昂人。錙銖無所假。非類長者。敬氏好面詆人醜。恨者至欲撲殺之。明哲保身。吾有憾焉。固未若籤之虛己御物。德怨兩忘也。或疑籤蓋巫祝之流。不宜在廊廟。是殆不然。太戊以巫咸爲相。成王侯卜正於滕。巫祝又豈可賤簡哉。籤遭逢聖世。致位津要。蟬脫穢濁。以全其軀。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嗚呼賢矣。

孝女格天記

顧文亨

孝女某氏。吳江人也。年十三。父歿。母老而貧。不能自食。將女鬻於邑之迮氏。居相近。女日節縮己食。歸以遺母。不足。又爲諸婢僕任勞。丐其餘飯。搏以餉母。如是積年。母藉以存活。一日。搏飯置胸。墮溷中。女深自

咎恨取出浴於河。念此穢食。不堪奉母。留以自飽。復丐餘於諸寮。得少許以食母。具述其故。母子相對而哭。鄰媪見母居室有異烟。恐其火漏。警之母曰。久已絕炊。特吾女活耳。何處得烟。頃之烟益甚。且氣如硫黃。鄰媪彊邀其母子出。已舍。忽有霹靂震母室。一無所傷。但有遺金若干。包裹如搏飯狀。上書天賜孝女字。嘻異哉。至孝天性。無隱不徹。煢煢弱女。反哺之情。愈苦愈堅。愈迫愈勵。徒知申罔極之恩於母氏。寧敢冀涓埃之報於彼蒼。然孝德格天。動威以彰。賜金在室。百世震驚。嗟嗟。人誰無母。我懷我撫。三年乳育。一飯難酬。唯其艱苦。所以倍至。幼穉且然。矧於成人。孤女尙爾。况在丈夫。凡我人子。勿愧女心。凡我下民。勿忘天鑒。

神鐘記

豐坊

海鹽禪悅寺神鐘。勝國時宣慰楊梓以海外銅鑄。建六丈樓懸之。聲聞數十里。國朝天順中。忽無聲。渡海者視其影波間。浮屠用法攝之。乃復聲。成化初。樓圯。浮屠畜於財。建之卑。邑產悉侏儒焉。今上之六年。樓再圯。鐘沈塗。邑復病疴。於是董隱君從吾偕厥子進士穀。進浮屠法聚氏。相謂曰。夫樓卑而侏儒產焉。塗沈而病疴焉。鐘之神。其關於民之休戚也。若此。樓曷可弗興。七年正月壬午。乃盟。將集四方之樂施者。庚子鐘忽自聲。若扣百有八。給事岷山許公宿茶磨聞焉。於是鐘之神益顯。南宮子獨聞而歎曰。鐘冶物也。而關乎民之戚休。將怪耶。誕耶。繫象教之顯耶。其山川之靈鍾於斯耶。吾弗得而知也。從吾子非誕者也。嘗學於聖人之道。而非惑也。唯斯鐘之神。殆必有說。其惓惓焉。民之戚休。志則可嘉已。古之君子。學也。凡以行其道也。其於民喘息通焉。故有呱呱弗子。昧爽俟旦。席弗煖。突弗黔者已。今之君子。殆不其然。下乃

牧伯守令完簿書。塞厥責。斯良矣。其有志於民之戚休者。乃爲迂。爲矯。爲狂。爲戾。澤固不民逮。而斥且去矣。是以仕者。其來者若燕賓。其去也若敵寇。民亦罔離厥衷。乃下顧爲讐焉。夫若此者。將斯鐘弗若耶。進士穀固將仕者也。從吾子則隱君也。而弗忘乎民若此。吾用益愧有位者。無惑乎董子之神斯鐘也。使有位者恆董子之志。廓微核真。敷博策久。斯輔天地。贊化機。神將在其人。在其鐘耶。從吾子。迥然興曰。善子之言。廣矣。遂矣。吾將碑之。爲神鐘記。

遼陽海神傳

蔡羽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貲。商於遼陽。數年。所向失利。輾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既皆落寞。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傭他商。爲之掌計。以餬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攬衣起坐。悲歌浩歎。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朗。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爲。亟啓戶出視。則風雨晦寒如故。閉戶入室。卽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呼怪。冀兄聞之。兄寢室纔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冪首向壁而臥。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鬧。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綠鬢。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帔盛飾。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豔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真天人也。前後左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劍。或持節。或捧器幣。或秉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玩。

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幌。或奉盤匱。或擎如意。或舉殺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窗皆扃。不知何自而入。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床。撫程微笑曰。果熟寢耶。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就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自苦耳。速起。速起。程私計此物靈變若斯。非仙則鬼。果欲禍我。雖臥不起。其可追乎。且彼已有夙緣語。亦或無害。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虔迓。誠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慎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覩。纔一舉筯。珍美異常。心胸頓爽。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卮亦絕大。約容酒升許。程素少飲。固辭不勝。美人笑曰。郎懼醉耶。此非人間麴蘖所醞。奈何。概以狂藥見疑。遂自舉卮奉程。程不得已。爲之一吸。酒凝厚如錫。而爽滑異甚。略不黏齒。其甘香清冽。醴泉甘露弗及也。不覺一卮俱盡。美人又笑曰。郎已信吾未。遂連酌數卮。精神愈開。略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爲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瞥然不見。門亦尚扃。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衾枕皆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縮髻。黑光可鑑。殆長丈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爲矣。已而交會纔合。丹流浹藉。若喜若驚。若遠若近。嬌怯宛轉。殆弗能勝。真處子也。程既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若比。郎慎勿疑。雖不能有大

益於郎。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儻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恆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慎勿言。言則大禍踵至。吾亦不能爲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蒙真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爲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儻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須臾鄰舍雞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妝。捧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丁甯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舍。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不能自禁。轉盼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昨夕所扃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荆筐蘆席。依然如舊。向之魂異。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笑語。交合誓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惑且喜。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年來失志。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歎。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耶。兄言吾亦苦寒。思家不寢。靜聽汝室。始終閤然。何嘗聞有悲歎聲耶。已而商夥羣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謙晦而已。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肌體膩潤。倍加於前。心竊喜之。惟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纔至日晡。託言腹痛。入室扃扉。虔想以伺。及街鼓初動。則室中忽然復明。宛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導。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疇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郎果有心若是。但當終始如一耳。卽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腴如昨。歡謔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床褥。又錦繡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跌床下。試其所爲。方欲轉身。則室中全襯錦裯。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雞再鳴。復起妝沐而

去。自後人定卽來。雞鳴卽起。率以爲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鬧。音樂迭奏。兄室甚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卽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卽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絕珍美。他夕又念楊梅。卽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顆。甘美異常。葉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況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盼間。已見數鸚鵡飛舞於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有大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言及美人撫掌曰。夏蟲不可語冰。信哉。言絕卽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鵝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艷燦目。不可正視。轉睫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既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歎。美人又撫掌曰。方爾歡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洒脫若是耶。雖然。卽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卽金銀滿前。從地及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歛豔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筯挾食前肉一瓣。擲程面問曰。此肉可黏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黏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是他物。何可爲君有耶。君欲取之。亦無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爲福。適取禍耳。吾安忍禍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已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蘗。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傭直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瘋。諍罵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卽時踴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荆商販綵緞者。途間遭濕熱蒸。發斑過半。日夕涕泣。美人謂程是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隨亦喪去。爲之悲泣。商夥中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藩宸濠反於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

幟限在朝夕。帛價騰踊。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已售什八矣。尙存籠者什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直而去。蓋以千金易六千餘匹云。明年辛巳三月。武宗崩。天下服喪。遼既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記。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卽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僞。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哂曰。真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爲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爲。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真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首曰。無事。無事。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期今上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他夕。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之中。必有主者。銖銖兩兩而較其重輕。以行誅賞。爲神祇者不亦勞乎。輪迴之說。有諸曰。釋以爲有。誣也。儒以爲無。亦誣也。人有真元完固者。形骸雖斃。而靈性猶存。投胎奪舍。間亦有之。千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爲厲。有諸曰。精神未散。無所依歸。往往憑物爲厲。所謂游魂爲變耳。人間祭祀鬼神。歆饗有諸曰。精誠所至。一氣感通。自然來格。非鬼而祭。徒自諂耳。所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也。人有化爲異類者何也。曰。人之心術。既與禽獸無異。積之至久。外貌猶人。而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足深訝。異類亦有化人者何也。曰。是與人化異類同一理耳。人有爲神仙者何也。曰。異類猶有化人者。况人與仙本一階耳。又何足異。雷神巧異。往往有迹。何也。曰。

陽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况雷實至陽。其爲神變。何足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常。何也。曰。龍亦至陽。故能曲伸變化。無足問也。蜃氣能爲山川城郭樓臺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精明之氣。游變無常。兩間所有。時或示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蜃何能爲。程平生所疑。皆爲剖析。詞旨明婉。如指諸掌。又夕問美人姓氏爲何。曰。吾旣海神。有何姓氏。多則天下人皆吾同姓。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旣無姓氏。豈有親戚。多則天下人盡吾同胞。少則全無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旣無所生。有何年歲。多則千歲不止。少則一歲全無。言多此類。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應接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浩歌擊筑。必高徹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繾綣。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永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歛歔嘆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郎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韶迭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敘往昔。每出一言。必汎瀾哽咽。程亦爲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於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無如之何也。

後會迢遙。勉之勉之。丁甯頻復。至於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雪涕耳。既而鄰鷄羣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方忽寂然。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世。亟啓戶出觀。但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噹而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纔號一聲。兄卽驚呼問故。蓋不復昔之若鬻矣。兄旣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至明而城之內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伉儷之喪。遂束裝南歸。伴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耶。程憶前言。卽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曠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砲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連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狴犴憂矣。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啓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姦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瘐死於獄者。程入舟爲兄備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柁零落如粉。傾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卽頓息。俄而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稽首。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某僉憲某總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在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臺者。遂令邀與

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言歷歷。具有源委。且年已六袞。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無疑。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

核舟記

魏學洵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為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為艙。簾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窗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為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右手執卷末。左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誦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為人五。為窗八。為簾篷。為楫。為爐。為壺。為手卷。為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并篆文。為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為之。魏子詳矚既畢。詫曰。嘻。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臾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為母猴也。噫。技亦靈怪矣哉。

余自壬午春伐賊墓。米人洵洵謂必招禍不測。余諭之曰。如賊果修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衆皆疑信不一。而艾朝棟、高映元、馮起龍等實爲賊之姻黨。聞賊行牌至西安。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遂羣謀俟賊到時。執余暨艾詔、黑光正等獻賊。逆謀叟叟有據。余欲申聞撫臺。而其巡捕常昌運與高映元內親。恐其奧援中阻。遂密稟張按臺不意黨人在勢要門牆。蚤爲先容。竟致沈閣。值新按臺至。爲余同鄉金公逆黨陰不自安。共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列余薦劾。按臺又欲會題陞城堡廳。黨人益惴惴懼。值十六年大計。伊探訪余官評稱最。其恨愈深。遂捏造單款。極力傾陷。然終以司冊無過。未能大害。止蒙降處。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泣嗟。痛余之去。而余舉家慰快。謂得脫苦海。且遠仇讎也。撫按皆諭留候題。照舊管事。余力辭解任。出疆之日。不能爲行李。時長兄順爲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爲歲之七月初旬。至十月六日。而闖賊破潼關。旋聞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投獻。晉中震驚。余十一月自澤歸里。撚指逾歲。賊烽已逼晉而東。會真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固關失守。三路犯神京。遠邇震恐。父兄親戚咸爲余憂。勸遁迹以避。余憮然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卽妻孥可捐。孀母何賴。萬一蒙難。吾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也。况同堂手足。一公族衆。寧忍全一己之生。貽多人之害乎。吾原爲朝廷滅賊計。今日爲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爲。遂違衆意。三月廿一日。驚傳都城已破。萬乘殉國。余聞之。北向慟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越四月廿八日。聞人言嘖嘖。道賊犯山海。敗潰西走。余聚親契諸生。謝銘石等密謀。欲興義師。邀賊以雪國忿。擬次月朔舉義旗。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覓公館。實以覘余之居處也。余窺知

有變。立街頭待之。頃有衙役二人。傳僞令曹懷玉稟執余。余挺身往見。卽付賊使白姓吳姓者。云萬歲取你做官。無恐也。余隨之行。入堂弟大任宅。老幼驚避。賊坐索飲食。無應者。不勝怒。肆行砍毀搜掠。執一僕爲之供應。僞官又遣人來供奉。並絆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一信。旁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兄弟俱被執。則澤守兄暨堂弟廩生大顯。大任大獺。姪銘瑄。銘琦。從弟諸生大防。大中大謨。大訓。叔知縣維隆。維明。族叔諸生有道。武舉有謨。寄倉。闔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來一面。余聞之。五內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卽與兄永訣矣。謝生銘石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大兵且至。兄放心行。毋爲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頷之。初一日。執余西行。衆爲備一塞衛。僮僕散逃。覓一市徒相隨。邑人觀者塞巷。皆爲噓唏。余忻然就道。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極。此日大雨。賊衆悉披雨具。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日至真定。入城。喧傳萬歲駕將至。賊黨衣紅者滿街。謂老府兵。見余咸擲揄曰。是伐墓人耶。帶余見僞帥馬。入其二門。一賊衣藍紗者。云是旗鼓。詢伐墳始末。入後堂。稟僞帥訖。傳言且出。遂同吳旗牌至其家宿。至次日。初五日。甫出。卽有賊來。傳馬老爺上南門發兵。候駕至。便起行。吳姓者遂帶余往見。至街頭。則云老爺上西門矣。復至西城上。吳姓者先到。指余曰。出城。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萬乘屈沈。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耳。立數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僞帥不返。條傳曰。萬歲至矣。不進城。在關帝廟喫中火。卽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餘暨跟驢人俱亡矣。余自分見闖賊決無生理。盡以後事囑王役。託其傳

語家人。我死於國難。無恨也。須臾聞掌號。賊衆起身去。僞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固關。值闖賊方殺人。死者委積。云關下百姓以塞井故。又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砍斷左手。血肉淋漓。慘不可言。是時押余者三人。任姓者夜逃。偕縣役王姓遁去。遺下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闖賊下馬。陳賊欲稟知。吳賊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蓋粉矣。初七日過平定州。西賊中傳言大兵追至核桃園。已抵關下。調後營人馬回防。關二賊復押余回。往平定東關外候示。下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其費重。先行。此時闖賊已先上太原。吳賊同一賊。撞押余馬步。共八九十里。夜行一宿。天明至壽陽南關。搜米覓水炊飯。食訖。喂馬未飽。余伺而臥。吳賊出少時。其賊僮來催余曰。起。起。牽馬行至南街路西。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卸行李。伊入室仰臥酣睡。其僮亦上樓臥。余亦假寐。許久不醒。聞馬臥。余呵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賊堅臥弗覺。余遂出門北行。迎一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曰。南頭無水。余復北尋耳。疾趨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束裝。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曰。來取水具耳。進其後房院。有一角門。外卽壽陽城下。河中無水。余跳下。循城北行。復上東岸。踰牆入空房內。四顧不可蔽。復踰垣出。北走。遇二鄉民。持挺蓋槍。營者詢余何來。余詭云。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僮父。各執槍棒圍余曰。汝從賊來耶。余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於何藏。盡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時日方午。慮爲賊所迹。潛身山畔土窖中。比至晚。賊騎來者六七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辨東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燐火螢燄。殊非人境。至曉。逢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回鄉。問爲何許人。余詭曰。保定諸生。爲賊所掠。其人

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可以棲身。余謝之。行凡三十餘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東行。僧衆各贈金錢數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行。飢則旬食。晚宿山廟。凡經由土寇之叢數處。余已作乞旬形。無阻撓者。但聞固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遇荷蕢者三人。識小路。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猿獠所經。林木翳天。日遇陡絕處。頂踵相磨。上天入淵。凡數十折。始反陸。渡井陘。大河六七道。涉漳沱。念余西過時。自分不返。茲復生還。不勝感愴。逾真定。與余同行者二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柳村。問路。鄉人詢姓氏。知族弟學在其外父王宅。傳語來見。相對悽其。留余宿。更余旬服。黎明。聞砲聲震天。乃土賊爲亂。圍鄉戒嚴。傍午始息。借余一蹇。僕送至王家莊胡宅。爲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人舊河南太守龍江公。暨其長女劍原在門。見余來。驚喜交集。相持唏噓。入見二妹。不勝慟悼。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專三僕來接。傍晚到縣。途逢猛雨。冒行抵舍。親戚族衆。慰勞者塞戶。謁老母。悲慟欲絕。真再生相見。猶疑夢寐也。是爲五月廿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憶余先曾祈關聖籤。有直須重見一陽。後始可求神。望佛持之語。余至真定。爲五月五日。闖賊至。自分必死。幸賊勢迫促。未見至壽陽。而逃。則重見一陽之說也。先一日宿山中。朦朧之際。耳中聞先大人聲。曰。兒苦中又苦。我傷而又傷。爾第見佛聖現化。卽生矣。隨見有圓光。大如初。出日金光。爛燦。內有佛菩薩騎獅象而過。皆有鬚髯。不類素常所見像。須臾光散。其清如鏡。正照余身而覺。天明至壽陽。遂獲脫難。順治元年仲秋。旣望。再來人邊。大授識于長安僧舍。

萬孝子傳

陳弘緒

崇禎乙亥。楚豫流寇犯鳳陽。震及皇陵。孝子萬公元亨死之。總督漕運巡撫都御史。以其事聞於朝。已閱

視科臣林公。淮揚按臣張公。覆覈之。請得旌揚如例。嗚呼。孝子者。鳳陽司理南昌萬公仲實子也。當流寇從姑山永城來。仲實有母之喪。聞訃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杖不能支。遂臥疾。司理之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仲實曰。誰與。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云。鳳陽故無城。俄而賊已及於司理之署矣。左右曰。賊賊。覘之。則流寇也。司理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於是賊急索所爲。理官安在。孝子乃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著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我乃官也。賊遂厲色脅之。孝子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嘯命旁賊加刃。所持乃庖人食刀。刀無鏗。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孝子乃死。死惟呼阿爹阿爹。賊不知鄉音爲何。卒以爲此理官也。遂置仲實而去。方孝子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并執思尹。將加刃。孝子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孝子不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嗚呼。烈哉。仲實爲子言。孝子遇害時。賊碎裂其青衫。僅存一袖。血斑狼籍。今袖上縷縷層疊。不知孰爲兒之血痕。孰爲某之淚痕矣。孝子名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死之日。僅十有六歲云。

沈華陽傳

范文茂

公諱雲祚。字子凌。號岱來。南直隸太倉州人。崇禎丙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華陽令。時羣寇縱橫久。海內糜爛。逆賊張獻忠屢出沒於楚蜀之交。所在殘破。揭竿而起者。駭不可制。公初釋褐。萬里單舸。溯江流。摩賊壘。遠令巖邑。慨然有保障全蜀之志。壬午四月。甫視事。卽以計擒誅狡賊秦讚勳等。先是蜀有搖黃賊之禍。秦讚勳者。川東石砬土司秦良玉之族也。潛伏內地。爲賊耳目。已并其黨。誘執之。寘於獄。夜半殺

獄卒逸去。吏請閉城。大索。公曰：無張皇。擾民無益也。潛發書。土司授以方略。土司果擒賊至。悉斷其手足。指矣。吏驚以爲神。公曰：吾策之審矣。賊踰獄。必以石砧爲逋逃藪。秦夫人方以勦寇效節朝廷。詎肯庇纘。勦而隳功名乎。於是立決殺之。甲申正月。獻逆破夔門而入。蜀中大震。公知事迫。屢至蜀府請見。欲爲王陳守禦之策。不應。而內江王雅信公。公乃欲藉內江得之。蜀往說內江曰：人無愚智。皆知賊勢披猖。成都必及於禍。今蜀府貨財山積。不及今捐之。募死士東向殺賊。一旦豕突疆場。軍民奔逸。誰爲王守此府庫乎。愚者斂財而府禍。智者轉敗以爲功。蜀中有險可憑。有兵可戰。特患無財可用。誠不愛萬金之賞。鼓勵行間。臣等身編行伍。效死爭先。上賴朝廷威靈。猶可掃除寇亂。保全家國。不然。拱手授賊。無爲也。且獨不見周楚之已事乎。先闖逆圍大梁。周王下令斬賊一級。賞五十金。賊以是不克而去。獻逆破武昌。閱楚府私藏。笑其有財而不知用。公以是激內江。內江心動。入爲蜀王言之。王內惜金錢。苟幸無事。以祖制辭。公見王府擁財不發。大吏握兵束手。一縣令子立危城。欲戰守而無虬蟻蟻子之卒。欲召募而無斗粟束芻之餉。張空拳。上下叫號。而舉動掣肘。蓋至是而知事不可爲。不待城亡罵賊之日。已自分必死矣。三月。闖逆陷京師。先帝殉社稷。六月。獻逆破重慶。殺巡撫。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所過無堅壘。縱火焚掠。數百里。煙焰屬天。漏刃餘民。扶老攜幼。號哭道路。西奔者日夜不絕。是月。成都火器局無故火發。燬廬舍。軍民死無算。人情益洶洶。疑肘腋皆賊。蜀藩始懼。悔用公言不早。甫出財佐召募。而賊以水陸薄城下矣。八月五日。御史劉公之渤。總兵劉公佳胤。乘城而守。總兵出戰。大敗奔還。賊乘勢急攻三日。城陷。蜀王率其妃嬪。自沈於井。總兵走死浣花溪。公與劉御史及理刑劉士斗。成都令吳繼善等。俱被執。幽於大慈寺。是時賊

有衆百餘萬。據成都。雄視全蜀。謂天下不足定。將卽僞位。乃遣其黨。卽幽所饜諸文武。欲降之以備百官。而臨以白刃。賊固屬意諸大吏也。公奮然怒。從衆中躍而起。手擲案。大罵逆賊。死萬段。指其口曰。有口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公長軀雅度。至是氣憤盈。目光炯射。鬚髯戟張。揜袖指賊。罵聲響撼廊廡。出賊不意。相顧錯愕。奔告逆。遂殺公。時年四十有三。兩劉公亦同日死之。嗚呼。公自聞警以來。已決計於死。而今果死矣。當日法吏戍臣。伏節而死者相枕籍。舍生取義。豈獨難一縣令。然是日爲縣令而死者。獨有公。則公之死。又似不易也。夫人臣之義。未有陷賊而不死者。彼倖生爲何人歟。於是而知公爲得死所矣。余曾謁公於華陽。語及寇亂。歎息國論之失於操縱。坐使中原流離。益州天府已殘燬不支。而文法煩密。雖有豪傑。欲自奮不能。國家事正未可知。萬里孤臣。死不知所。語次慷慨。余已爲公悲之。至是道路籍籍。果傳沈知縣獨死賊矣。乙酉十一月。義師復雅州。有反正參議郝孟旋道其事。而參將鄒振從賊中來。稔其死時狀。謂獻逆怒公。揮衆叢刃之。骨肉爲醢。始得其詳。聞公妻子尙有存者。余訪得之於九溪山。其戚張士偉。以公之子來見。僅八齡。士偉爲余道。挈公遺孥。奔走流離。濱死而生。且述秦讚勳事。謂公臨事曉暢。機宜發策。洞中窳要。使當日少用其言。不以繩墨束縛之。使得展布四體。先事辦賊。雖未能滅賊。必不至爲賊所破。縱大勢不可爲。亦當如巡遠百戰殺賊。少伸忠臣義士之氣。惜乎其未遂也。相與流涕久之。士偉江南奇士。有經濟才。余檄之權洪雅令。能畫策佐軍需。不乏無何。死於職。未竟其用。至今惜之。

論曰。余次序華陽公事。而知守節死義之臣。天之所屬意。必有所以扶持於其間也。方賊之斬艾蜀民。搜牢仕宦。數千里掃地無迹。卽畏死而降者。往往齟齬不遺。而華陽之寡妻弱子。獨能脫其身於刀塗血道。

之中。雖提攜捍禦之有人。亦天之憫其忠。而不忍使之無後也。天步方艱。尙闕褒揚贈卹之典。一旦皇路清彝。訪求死事孤忠。則公之食報於身後者。宜何如其俊偉乎。第恐其子語焉而不詳。士偉旣死。而無所考。故傳其大節以授之。且名之曰世廕。以俟諸異日焉。

歸潛志

劉 祁

盧鼓椎

南渡之後。爲將帥者。多出於世家。皆膏粱乳臭子。若完顏白撒。止以能打毬稱。又完顏訛可。亦以能打毬。號杖子元帥。又完顏定奴。號三脆羹。有以伎忍號火燎元帥者。又紇石烈牙忽帶（一作牙虎帶）號盧鼓椎。好用鼓椎擊人也。其人本出親軍。頗勇悍。鎮宿泗數年。屢破宋兵。有威。好結小人心。然跋扈不受朝廷制。嘗入朝。詣部堂。詆毀宰執。亦不敢言。而人主倚其鎮東。亦優容之也。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取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者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張用章嘗以司農少卿行戶部。過宿。見焉。牙虎帶召飲。張辭以有寒疾。牙虎帶笑曰。此易治耳。趣命左右持艾炷來。當筵令人拉張臥。遽爇艾于腹。張不能爭。遂灸數十。又因會宴諸將。并妻皆在座。時共食猪肉。饅頭。有一將妻。言素不食猪肉。牙虎帶趣左右易之。須臾食訖。問曰。爾食何肉。其人對曰。蒙相公易以羊肉。甚美。牙虎帶笑曰。不食猪肉。而食人肉何也。爾所食非羊人也。其人大嘔。疾病數日。又御史大夫合住。因事過宿。牙虎帶館之酒肉。使妓歌于前。及夜。因使其妓侍寢。遲明將發。令妓徵錢。合住愕然。牙虎帶因強發其篋筒。取繒帛。悉以付妓。曰。豈有官使人。而不與錢者乎。合住無以對而去。故司農御史。皆不敢入其境。避

之。又宿州有營妓數人，皆其所喜者。時時使一妓佩銀符，屢往州郡取賂。州將夫人皆遠迎，號省差行首，厚贈之。其暴橫若此。及康錫伯祿爲御史，上章言其事。且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然朝廷竟不能治其罪。後北兵入境，移鎮京兆，軍敗召還，道病死在東方。時盧鼓椎之名滿民間，兒啼亦可怖，大概各呼麻胡云。

趙閑閑

趙閑閑本好書，以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爲苦。嘗于禮部廳壁上榜云：當職係三品官，爲人書扇而失體，請諸人知。既致仕，于宅門首書曰：老漢不寫字，然燕居無客，未嘗不鈔書，相識輩強請，亦不能拒。若夫其心所不喜者，雖懇求竟不得也。雷希顏得其書最多，凡有求，未嘗拒。蓋公頗憚雷，且雷善求其書。時或邀公食後，出古人墨蹟使觀之，又出佳硯精紙名墨在前，或飲以一二杯，待公有書興，引紙落筆，俄頃數幅。雷旁觀輒稱歎，凡一點一畫，必曰：此穎平原也。此米元章也。公既喜，遂書不倦。又雷與屏山皆不工書，趙公嘗笑之曰：希顏堂堂如此，而寫如此字。一日在禮部，適公爲王從之書，末云：某月日爲從之天下士書。髯雷在側，笑其不工也。闔坐大噱。又一日，雷得郭恕先篆數幅，甚珍之，以示趙公。公亦喜，雷因求跋尾。公跋云：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揚，此一反。雷希顏而趣售之，其鑿裁如此。然其書不減李屏山，此一反。後數日，公壻張履求書，余亦在座。公跋其尾云：年月日微雨中，爲張倩書。雷希顏欲以恕先篆相易，雷愕然。公徐曰：劉京叔不可，乃止。因相與大笑。又王武叔出館補外，未赴，甚貧。會五月麥熟，將出京求濟於交友輩，持素紈扇數十，詣公求書。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檢，既出公門，大呼呼公。

公聞而遽召爲書之。然每一扇頭。但書古詩一聯。有曰黃花入麥稀者。有曰麥天晨氣潤者。有曰麥隴風來餅餌香者。蓋嘲王求麥也。然王竟以其書多所獲。又一日。公在禮部。白樞判文舉諸人邀公飲。丹陽觀公將往。先請諸人曰。吾今往。但不寫字耳。如求字者。是吾兒文舉曰。先生年德俱高。某等眞兒行也。公笑。又爲書之。

田穀

興定末。予在南京。會屏山至釣臺日游。每從之。多問以金朝舊事。屏山備爲予談之。其談田穀侍郎黨事。云。熙宗時。韓丞相企先輔政。好獎進人材。田穀輩風采誠一時人士魁。名士皆顯達焉。凡宴談會集間。諸公皆以分別流品。升沈人物爲事。時蔡丞相松年。曹尙書望之。許宣徽霖。居下位。欲附其中。而穀輩不許。曰。松年失節。望之俗吏。霖小人。皆屏而不用。三人者大恨之。時太師遼王（名宗弼）以皇叔當國。三人者游其門。甚言穀等專進退人材自利。將不利朝廷。遼王信之。將有以發怒。會韓丞相病革。遼王候焉。適穀在內。聞之。趨避門後。丞相屬王以後事。曰。田穀可代吾。遼王忿然曰。是子當誅。相公昏矣。因起而出。穀聞之。汗沾衣。已而丞相薨。穀等失勢。三人者促遼王起黨事。奏聞。熙宗曰。黨人何爲。遼王曰。黨人相結。欲反耳。上曰。若爾當盡誅之。于是收穀等下獄。且遠捕四方黨與。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訊。使不相識。撈掠萬狀。穀具瞻皆死獄中。而松年望之霖皆進用矣。（案金史孟浩傳。企先薨。穀出爲橫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鑒除名。值赦。赴吏部銓。得預覃恩。穀已除橫海部吏。以夷鑒白穀。穀乃倒用。月日署之。許霖在省典覃恩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與穀有怨。以事至京師。微知夷鑒覃恩事。嗾許霖發之。詆以專擅朝

政詔獄鞫之。擬戮與奚毅邢具瞻王植高鳳庭王傲趙益興龔夷鑿死。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冤之。其後松年在相位晨赴朝上馬見穀召辨左右但聞松年云某當便行望之在吏部聽事亦見穀召辨二人由此薨而霖病創頸斷卒天之報施亦顯哉大抵類田蚡灌夫事也當穀用事時士之希進者無不附之獨吾高祖南山翁不預及其遘禍天下士多不免獨吾祖得全世以擬郭林宗張御史景仁表翁墓有云當時以聲勢爲能吏巧相附會者未嘗推挽公公亦不以此屑意其後皆坐朋黨淪胥以敗公獨不與識者莫不多之蓋實錄也。

李師兒

胥參政治國由經童入仕得幸於章宗擢爲執政一時權勢赫然而張仲淹諸人游其門附以進用時號胥門十哲泰和南征宋人傳檄有云經童作相監女爲妃皆指以罪章宗監女者元妃李氏其家因罪沒入官爲奴婢屬監戶李氏少給事太后章宗見而悅之及即位大被寵嬖專房拜爲元妃勢敵正后其兄喜兒少嘗爲盜竄緣至宣徽使弟帖哥至近侍局使一家權勢熏天士大夫好進者往往趨附南京李按察炳中山李翰林著皆與妃家結爲親獨李懷州晏辭不肯後章宗崩無子元妃等與宰相撒速定策立衛王王世宗子章宗叔也王旣立撒速欲專其功媒孽李氏罪惡以爲嘗爲厭勝事衛王下詔賜元妃死且廢爲庶人使天下止呼其小字李師兒其母王坐誅兄喜兒弟帖哥皆竄北邊李氏一族灰滅矣當其盛時不減唐開元楊貴妃家然止於奢縱不能害政蠹民也世言李氏姿色不甚麗性慧穎能迎合人主意以此幸于章宗初不知書後見上好文遂能作字知文義婦人女子變化有此哉。

續夷堅志

元好問

包女得嫁

世俗傳包希文以正直主東岳速報司山野小民無不知者庚子秋太安界南征兵持一婦還云是希文孫女頗有姿色倡家欲高價買之婦守死不行主家利其財捶楚備至婦遂病鄰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一女巫私謂人云我能脫此婦令適良人卽詣主家閉目吁氣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態少之瞑目咄咄呼主人者出大罵之主人具香火俛伏請罪問何所觸尊神巫又大罵云我速報司也汝何敢以我孫女爲倡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滅汝門矣主家百拜謝過不數日嫁之

張童入冥

平輿南函頭村張老者以捕鶉爲業故人目爲鶉鶉年已老止一兒成童矣一旦死翁媪自念老無所倚號哭悶絕恨不俱死明日欲埋之又復不忍但累磚作邱入地一二尺許云吾兒還活人笑其癡而亦有哀之者三日復墓慟哭不休忽聞墓中呻吟聲翁媪驚曰吾兒果還魂矣撤棺磚曳棺木出昇歸其家俄索湯粥良久說初爲人攝往冥司兒哀訴主者爹娘老可念乞盡餘年葬送畢死無所歸恨冥官頗憐之卽云今放汝歸語汝父能棄打捕之業汝命可延矣其父聞此語盡焚網罟之屬挈兒入寺供佛寺有一僧呂姓者年未四十儀表殊偉曾上州作綱首張童卽前問僧師亦還魂耶呂云何曾死張童言我在冥中引問次見師在殿角銅柱上鐵繩繫足獄卒往來以楸撞師腋下流血淋漓及放歸時曾問監卒呂師何故受罪乃云他多脫下齋主經文故受此報呂聞大駭蓋其腋下病一漏瘡已三年矣兒初不知呂遂

潔居一室。日以誦經爲課。凡三年。瘡乃平。

京娘墓

都轉運使王宗元老之父礎。任平山令。元老年二十許。初就舉選。肄業縣廨之後園。一日晚步花石間。與一女子遇。問其姓名。云我前任楊令女。元老悅其稚秀。微言挑之。女不怒而笑。因與之合。他日寒食。元老爲友招擊丸於園西隙地。僕有指京娘墓窩楊者。元老因問京娘爲誰。同輩言前令楊公幼女。字曰京娘。方笄而死。葬此。元老聞楊令之女。心始疑之。歸坐書舍。少須女至。嬌啼宛轉。將進復止。請元老曰。君已知我。復何言也。幽明異路。亦難久處。今試期在邇。君必登科。中間小有齟齬。至如有疾。亦當力疾而往。當見君。遼陽道中。言訖而去。元老尋病。父母不欲令就舉。月餘小愈。元老銳意請行。以車載之。途次遼河淀。霖雨泥淖。車不能進。同行者鞭馬就道。車獨行數里而軸折。元老憂不知所爲。忽有田夫腰斤斧負軸而來。問之。匠者也。元老歎曰。此地前後二百里無民居。今與匠者值。非陰相耶。治軸訖。將行。俄見一車。車中人卽京娘也。元老驚喜曰。爾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記遼陽道中相見之語乎。知君有難。故來相慰耳。元老問我前途所至。可得知否。京娘卽登車。第言尙書珍重而已。元老不數日。達上京。擢第。明昌中爲運使。車駕享太室。攝禮部尙書。數日而薨。

王確爲兒所撻

外祖柔服簿王君。大定中卒官。其最小弟確。酌酒欺幼孤。祖母張。容忍既久。無所控訴。遂病不能起。一夕與諸女並寢。夜半燈暗。聞騷宰聲。少之觸雙陸棋子亂。嘖嘖有聲。屢嘆。祖母哭失聲。因言五叔恃酒見陵。

官法不能制。若不禁止之。母子將爲魚肉矣。不數日。確承醉夜出裏。歸至趙村。值外祖于中路。畫地大數。隨以馬策亂捶。確抱頭竄伏。僅能至家。取火視之。衫服碎破。腫青滿背。明日就外祖像前百拜謝。後酒亦不飲。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後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爲業。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馬策亂捶而死。妻梁氏。昇尸詣營中訴之。通事乃貴家奴。主人所倚。以牛三頭。白金一笏。就梁贖罪。且說之曰。汝夫死亦天命。兩子皆幼。得錢可以自養。就令殺此人於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無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衆不可奪。謂梁氏曰。汝寧欲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刃欲自斫之。衆懼。此婦憤恨通事。不令卽死。乃殺之。梁氏掬血飲之。攜二子去。

狐鋸樹

陽曲北鄭村中社鐵李者。以捕狐爲業。大定末。一日。張網溝北古墓下。繫一鴿爲餌。身在大樹上伺之。二更後。羣狐至。作人語云。鐵李鐵李。汝以鴿賺我耶。汝家父子驢羣相似。不肯做莊農。只學殺生。俺內外六親。都是此賊害却。今日天數到此。好好下樹來。不然。鋸倒別說話。卽聞有拽鋸聲。大呼搗鑊。煮油當烹此賊。火亦隨起。鐵李懼。不知所爲。顧腰惟有大斧。思樹倒則亂斫之。須臾天曉。狐乃去。樹無鋸痕。旁有牛肋數枝而已。鐵李知其變幻無實。其夜復往。未二更。狐至。泣罵俱有。鐵李腰懸火罐。取卷爆潛爇之。擲樹下。藥火發。猛作大聲。羣狐亂走。爲網所罨。瞑目待斃。不出一語。以斧椎殺之。

天賜夫人

廣寧閭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象設孽惡。林木蔽映。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掠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擗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結夏課。談及鬼神事。歷數時人之膽勇者。梁公都不之許。因自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閭山廟。巡廊廡一周。諸生從臾之曰。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當就周行處。以物畫之用。是爲驗。明日晚約偕往。諸生待於廟門外。奮袖徑去。畫至廟東之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爲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世俗不同。欲問詰之。則氣息奄奄。狀若昏醉。諸生真謂鬼物。環立守之。良久開目。見人環繞。驚怖不自禁。問此爲何地。諸生爲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爲人爲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壻家。在輿中忽爲大風所飄。神識散亂。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至。誠有冥數存乎其間。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攜婦歸。尋擢第。不十數年。致身通顯。婦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相下蒼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尙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劉致君見異人

龍山劉仲君致君。年二十。不貴異物。民乃足勝擢第。釋褐贊皇尉。一日巡捕。早至山寺中。見壁上有詩云。長捎疊葉正颼颼。枕底寒聲爲客留。野鶴不來山月墮。獨眠滋味五更秋。問僧誰所題。言一客年可六十許。衣著丰神奇異。昨夜寄宿。今旦題詩而去。墨尙未乾。去未遠也。致君分遣弓兵蹤跡之。少焉兵來報。客

在山中大樹下待君。致君載酒往。見客前揖。客亦與之抗禮。問姓名不答。指酒索飲。致君見其談吐灑落。知其異人。以平生經傳疑事質之。酬對詳盡。得所未聞。客亦謂致君爲可與語。舉杯引滿。引及從者。日將夕。致君與吏卒皆大醉。及醒。失客所在。致君此後詩學大進。其外孫李內翰欽叔爲予言。

李茂相法

完州守楊秀實。正大中權刑部主事。供輸關陝。相者李茂。自南中來。相人言休咎殊驗。官府以其惑衆羈管之。楊與之熟狎。私自言此人言休咎。或壽永。末路榮顯。差以自慰。如言前途不遠。或日久有他難。祇增憂撓耳。因與茂食次。問曰。休咎不願知。但某離老母十月。見面當在何時。茂且食且笑曰。君三日當拜太夫人矣。楊竊謂關陝去京千里餘。三日何緣得到。食未竟。平章芮公急召楊。驛奏邊事。三日未日中至家。楊至今以爲奇。茂後入京。寓惠安寺。朝士爭往叩之。近侍焦春和甫入門。茂卽言五品五品。恨來處不高耳。焦本世宗家童。聞茂言深恥之。茂未幾被戮。年三十三。

王生冤報

定襄邱村王胡。以陶瓦爲業。明昌辛亥歲。歉與其子王生者。就食山東。一日有強寇九人。爲尉司根捕急。避死無所就。此家藏匿。以情告云。我輩金貝不貲。但此身得免。願與君父子平分之。王因匿盜窰中。滿室坏瓦。尉司兵隨過。無所見而去。胡父子心不自安。且利其財。乘夜發火。不移時。燻九人死。卽攜金貝還鄉。數年殖產甚豐。出鄉豪之上。泰和中。王生禮五臺。將及興善鎮。恍惚中有所見。驚怖墮馬。遂爲物所憑。扶昇至其家。生口作鬼語。瞋目怒罵云。尉司追我輩已得脫。中分貨財。足以致富。便發惡心。都將我燒死。尋

之數年。乃今見汝。償命卽休。時或持刃逢人亂斫。其家無奈。召道士何吉卿驅逐之。何至作法。鬼復憑語。辨訴何知冤對。非法錄可制。教以作黃籙超度。或可解脫。胡陳狀齋壇吐露情實。人始知其致富之由。大建一祠。日夕祈禱。生未幾竟死。

老學叢談

盛如梓

謝壘山母

天兵南下時。壘山謝先生。率衆勤王。潰散而逃。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略無愁歎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

夏左丞

夏左丞。涇祐辛亥。知壽州。日北關外築圃。掘濠。得廢寺基。石碣存焉。知爲徐君墓。季札掛劍處。遂於州城創寺。名崇陽。立其古碣。爲兩淮諮議。一日出至市橋。有老嫗攔馬。陳詞視之大駭。嫗有夫。與公同姓名。爲金山水軍統制。下海不歸。人言公是也。俾之隨馬至家。公令子孫眷屬咸出。引此嫗認之。卽拜謝曰。老婦誤聽。早間衝馬。已知不是。欲收狀不能。甘伏罪。公憐其情而厚贈之。秋壑聞之。笑請公曰。此嫗幸遇諮議。而得錢物。此厚德也。公爲小校時。部役必使軍士歸飯。左右告例是送飯。公曰。送則各務夸美。必置魚肉。皆出強爲。歸則老小團聚。隨其有無。亦仁人之心也。

留中齋

衢學者宿言留中齋所生。竈獲也。其父暮坐其庭。其獲過於前。兩目燦然如金光。采射人問爲誰。左右以獲對。後生中齋狀元及第。官至宰相。歸埒後爲尙書。豈偶然哉。或者謂乃蠅螟精。身頗充肥。中齋如之。其子叔子亦如之。放翁所記楊戩乃蝦蟆章亦非常人。

趙清獻

趙清獻公未第時。鄉之戶家陳氏。延之教子。其母歲與新履。公鄉薦。陳厚贖其行。隨以家貧。用而告乏。復贖之。亦然。陳乃遣人齎行囊送入京。一舉及第。仕寔顯。陳之子後因人命事繫獄。或曰爾家昔作館趙秀才。今顯宦於朝。可以爲援。陳乃謀諸婦。婦曰翁當親行。我仍製履送之。翁至汴。閩人不爲通。翁俟朝回。揖於馬前。公命之入。卽送其履。公持而入。良久。乃濯足穿以出。叩其來意。翁言其故。公曰且留書院。經旬餘。不答所言。乃申之。唯唯而已。月餘告歸。公曰且寬心。兩閱月。公以翁家問示之。其子已貸命矣。公但使親僕至衢。日送飯獄中。主者聞之。得從末減。衢士至今言之。

喬孔山

喬孔山平章。東陽人。未第時。每夜提瓶沾油四五文。藏於青布褶袖中。歸燃燈讀書。本縣周押司。日見而擲揄之。故觸瓶污衣。孔山及第。不十年。爲浙東帥。本縣夏綱。絲棉至。判云排軍押出。本縣押司周某。限幾日。一邑驚駭。何謂其人。自分必死。輕則黥籍。及至呈到狀。公不判。亦無語。旬日再呈。亦然。月餘。又呈。公令押出。公曰周押司無恙否。周再拜告乞免性命。公但指其座云。此座是秀才。都有分來坐得。今後休欺凌窮秀才。送一千貫壓驚放之。

舊小說

戊集二 金元明

山房隨筆

蔣子正

元好問妹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慙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陳野水

陳野水言。昔紹興學正任滿後。入城給取解由。道經婺境。至山中村舍。時暑。行倦。饑渴。入一野室。見數人擣桐油。一老下碓。詢所以來。野水言。自紹興。又問往紹興何爲。野水言。學正任滿往倒解由。老笑曰。汝自倒解由。我自擣桐油。上碓不顧。野水怪之。出問其鄰曰。此何人也。鄰人云。此我郡傅省元。兵革以來。隱處山中。父子碓油種藝。以自給。野水取紙書一絕云。忽遇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不滿先生一笑中。傅觀詩訖。召坐曰。子真悟者邪。卽命置飲食。勞之。要之山澤之臞。長往不返者。巔崖果何限也。役役蝸蠅。苟竊升斗。彼視之一噓耳。

趙靜齋

趙靜齋准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府辭家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猶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卽登權去。至瓜州被刑。無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啓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夫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騭。焦許焉。乃作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散之於水。亦許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下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擊死在瓜州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潛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從不返。死葬海傍山上。

陳誥

湘人陳誥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墻與妓江柳狎。頗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誥二字。仍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誥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攔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霑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卽取空名制幹劄。填陳姓名。檄入制幙。旣而並迎。陸入卽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卽呼至。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尙不能容一陳教。豈能與我。孟因敍誥之過。陸歎慨。旣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誥送別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誦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誥入幙。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誥同宴。明日列薦誥。且

除柳名。陸遂將誅如江陵。見之。闔公秋壑。俾充幕僚。誅不獨洗一時之辱。且有倖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爲佳話矣。

賈秋壑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因此每朝士鄭姓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竄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爲押送官。虎臣遂請爲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往。爲虎臣一路陵辱。求死不能。至漳州木綿菴。病篤泄瀉。踞虎子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祇恁地死。遂鎚數下而殞。先是履齋吳相循州安置。以秋壑賈相私憾之故。未幾除承節。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遊士。專以口舌哄逼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飽彌縫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廟堂意責之以黃祖之事。宗申至郡。所以摺撫履齋者無不至。其隨行吏僕。以次病死。人謂寔毒循州貢院井中。故飲此水者。皆患足軟而卒。履齋終不免。秋壑後亦遭鄭虎臣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於公舍。秋壑亦與焉。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稱天使惟謹。虎臣不答。似道側坐於下。介如察虎臣有殺賈意。命館人訪鄭。且以辭挑之。於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爲鄭減抑。介如作綿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得命放回。日就取之去。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使至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隕。無許多苦惱。鄭卽云。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欲其死而不死。未幾告殂。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無如之何。趙經紀棺殮。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嗚呼。祇此四句。然哀激之惻。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

遂昌雜錄

廉希貢

鄭元祐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父。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面白皙如滿月。冠巾團領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稽經紬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旣罷。某等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彼何罪而羈囚之。况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

張太尉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爲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其一也。其人長身廣額。宋爲入內都知太尉。國家以其內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旣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畏。愿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後。固已優裕。無他望。一日仁廟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拜答曰。母已亡。獨父在。爲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父旣寄迹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召中書省臣。以爲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卽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頓痛重。若爲物所壓。日重一日。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燕犒於其家。比使臣至。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卽臥內宣恩命。

懵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耳。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爲戒也。

尤宜撫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僧台人也。時已年七十餘。爲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雨雪。老僧者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行童震慄。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尙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卻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漫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宜撫也。今日尙何言。卽命大鍋煮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諜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皇帝云。尤公久於江南探諜。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淮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慶觀。卽今玄妙觀。杭高士褚雪巘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尙不知爲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宰相何取而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爲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爲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啟戶。觀主言平章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都貴人。而平章願已拜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卽鎮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仰敬之愈甚。至雲堂前。

語平章曰。三年前月闐州王高士嘗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嗟咨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士女出遊。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尙懵懵睡耶。今日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尙慮不能供繇役。而猶若是惰遊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予之。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賈相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鎗劍護轎。里許卽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爲具賞犒募勇士。樹卓纛。列劊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卽止。登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之。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傅景文云。

林景曦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當楊總統發諸陵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杖夾。遇物卽以夾投籬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僧云。自餘不敢望。收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抔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葬後。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

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鄭所南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寺爲祠。其祖禰遇諱。必大慟祠下。而先生併館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爲異。其上世本業儒。而先生於佛老教則喜之。平日喜畫蘭。疎花簡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以據其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爲板刊其所謂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爲頑民。在殷爲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鄧中齋

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辭。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特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贊文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馬絆

今嘉議大夫吏部尙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啓。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繼辟掾湖廣省。士啓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勿行。士啓

漫不省。卽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刺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啓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遠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如小屋。大竟滾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烏刺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爲其所啗。齊諧志怪而略之。於是乎書。

趙天錫

今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邱趙公。名期。頤。字子期。其先府君宛邱公諱祐。字天錫。爲江浙行省照磨。時余客於其家。宛邱公嘗言其家在陳州有瓦屋一橫。人稱爲趙總把家。國家每歲秋。統兵官將兵哨江南北。初至極嚴毅。再歲三四歲。情契如故。一日哨馬一南歸。賭壘囚兩足凍垂墮。呻吟饑凍。馬足間。宛邱之父問囚爲誰。囚囁聲曰。我南宋官人。廬州通判胡某。城破爲所虜。公父復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囚復曰。我春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則能教學。囚曰。豈有秀才而不能教學者乎。公父請於統兵官。用兩馬易得之。澆濯以湯液。包裹以氈毳。溫糜以酒漿。幾絕而復蘇。蘇則兩足墮矣。因問其姓字貫籍。遂延致於家。以教諸子。是時淮以北。舉不知有全書。胡通判以其所記憶授諸生。更六年而後殂。因葬之屋後。臨歿。謝宛邱公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重爲汝家所延。汝之家。後必有斯文顯者。逮子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府。而其二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報可徵云。

廬山蜂室

廬山之陽。巔崖千尺。下臨大江。崖之半。懸絡古木藤蔓。有蜂室其上。如五石蠡者。四過而利之者。下睨無策。俄有二樵。謀取之。得其利。可以共濟。於是一人。縋巨木而下。約二三十丈。達得蜜。無算。人於其巔。引繩上下之。蜜且盡。則上之人。欲專其利。絕繩而去。不顧。一人在下。叫號久之。知不免。采餘蜜。併其滓食之。因不飢。蹠跚石罅。得一穴。頗深暗。顧見一物。如蛟蟻。蟄其中。腥穢不可近。又久之。忽開兩目。如鉦光。燄燄然。然亦不動。其人怖甚。而無地可遁避。且其中氣燠可禦寒。因出沒焉。待盡而已。忽一日。雷聲作。其物蜿蜒而起。雷再作。則挺身由穴而出。其人自念等死耳。不若附之而去。萬一獲免。遂攀鱗而躍。約一二里頃。竟爲此物所掉著地。得不死。後訴於官。捕專利者杖殺之。廣信朱復之說。

葉水心

韓侂胄爲相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手卷。令跋。其後索筆。卽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淩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天下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胄然之。爲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謙。建寧人。後舉進士。

山居新話

楊瑀

聶以道

聶以道。江西人。爲□□縣尹。有一賣菜人。早往市中買菜。半途忽拾鈔一束。時天尙未明。遂藏身僻處。待曙檢視之。計一十五定。內有五貫者。乃取一張買肉。二貫米。三貫寘之擔中。不復買菜而歸。其母見無菜。乃叩之。對曰。早於半途拾得此物。遂買米肉而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縱有遺失者。不過一二張而已。豈有遺一束之理。得非盜乎。爾果拾得。可送還之。訓誨再三。其子不從。母曰。若不然。我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爾於何處拾得。當原處候之。伺有失主來尋。還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嘗有錢。買許多米肉。一時驟獲。必有禍事。其子遂攜往其處。果有尋物者至。其賣菜者本村夫。竟不詰其鈔數。止云失錢在此。付還與之。傍觀者皆令分賞。失主靳之。乃曰。我失去三十定。今尙欠其半。如何可賞。旣稱鈔數相懸。爭鬧不已。遂聞之官。聶尹覆問拾得者。其詞頗實。因暗喚其母。復審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結罪文狀。失者實去三十定。賣菜者實拾得十五定。聶尹乃曰。如此則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鈔。此十五定。乃天賜賢母養老。給付母子令去。諭失者曰。爾所失三十定。當在別處。可自尋之。因叱出。聞者莫不稱善。

答刺罕

至順間。余與友人送殯。見其銘旌云。答刺罕夫人某氏。遂叩其家人云。所書答刺罕。是所封耶。是小名耶。答曰。夫人之祖。世祖皇帝。收附江南時。引大軍至黃河。無舟可渡。遂駐軍。夜夢一老曰。汝要過河。無船。當隨我來。引之過去。隨至岸邊。指視曰。此處可往。遂以物記其岸。及明日至其處。躊躇間。有一人曰。此處可

往。想其夢遂疑其說。上曰：你可先往。我當隨之。其人乃先行。大軍自後從之。果然此一路水特淺。可渡。既平定。上欲賞其功。其人曰：我富貴皆不願。但得自在足矣。遂書之爲答刺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養之。今其子孫尙存。余每以此事叩人。皆未有知者。

應中甫

應中甫。錢唐人。壯年篤志學道。得請仙降筆法。甚驗。每在杭州萬松嶺上。同志家爲之。過數日。欲設祭。將之供。適無錢。降仙告歸。不許。漫以借錢叩之。乃允。降筆云：適有壑翁平章（卽賈似道）在此。可立約借汝。遂寫契。以金紙甲馬化焚爐中。復書曰：汝二人可往葛嶺相府故居。大銀杏樹下。稍西。有草一莖。長而秀者。就此處掘之。可得二人。遂買舟過湖。至其所。不見是草。因以瓦半片祝之曰：大仙果有此錢。則當引而去之。祝畢。其瓦卽有動意。中甫乃以手扶瓦。隨其所往。行至樹西。靜視之。果有長草在焉。遂掘深二尺許。唯見甌石屑數塊。餘無他物。因再祝曰：恐此卽是瓦。卓地應之。遂持以回。復叩仙曰：此石當何如之。仙書曰：當用爐作汁。二人因借爐投石鍊之。少頃。聞爐中如淬水聲。視之。則溜汁下。燼取出。皆白銀也。往三橋銀鋪。貨得鈔三十兩。以爲祭物。用數月。後因別事。忽仙書云：應生所借之錢。免汝還。有元約。可向爐中取之。如言而往。爐中撥其灰。則元約止。燒去上下空紙。有字者俱在。豈謂無仙耶。中甫儒者也。外貌矍鑠。爲人敦篤。有膂力。能手搏。無與敵者。所傳乃劉千和尚之派。每欲以此事教人。非忠孝者不傳。不得其人。遂無傳焉。卒於至正己丑。時年七十有八。

張梅逸

至正七年。余至鶴砂訪舊館於草堂張梅逸之家。因動問梅逸去年得疾之由。後服何劑而愈。曰。始因氣而得之。方當危困之際。忽於清旦似夢非夢。有神語之曰。一聞異事。其病立差。次日壻偕門僧來問疾。語及場前龍降一事。極其異常。聞之矍然。疾乃如失。予因問所以異。有鄉中豪強之家。平日恃富凌貧。靡所不爲。累挾官勢。排陷平人者多矣。先一日有佃戶來訴。作商爲人所負。欲報之。其主因呼場吏。欲誣以在逃竈戶。藏於其家。而擠陷之。吏曰。若然。必破其家。非陰隲事。不允。固啗以利。吏亦不從。乃遣爪牙名某者。往迫之。吏不得已。許以來日從事。是日忽二龍降於豪強之家。凡廳堂所有床椅窗戶。皆自相奮擊。一無完者。攝一舟。決頤如口銜於爪牙者。當門之檻。牢不可脫。訟者之舟。攝覆平地。謀訟者壓折左肱。幾死。龍所過之地。作善之家。分毫無犯。凡平日之強梁者。多破產焉。豪強尋亦遭訟。今漸費蕩。嗚呼。龍之有神。古所聞也。龍能彰善瘴惡。古所未聞也。愚民自以爲天道冥冥。今觀斯事。神豈遠乎哉。聞之者足以爲戒。

顧壽五妻

松江府下砂場第四竈鹽丁顧壽五妻王氏。始笄。適顧。生子女五人。至大辛亥。復有孕。及期臨蓐。七日不娩。仍如故。腹亦不加長。每囑之家人曰。我死後。焚我勿待盡。必取腹中物視之。以明此疾何也。至正庚寅十月二十五日。因胎動腹痛而死。越二日火化。家人果取物視之。則胞帶纏束甚緊。剖之。乃一男胎。其肋骨如鐵之堅。計之懷胎四十年矣。其婦甲戌生。死年七十有七。

揭曼碩

元統間。革去羣玉內司。併入藝文監。通掌其事。監官依怯薛日數。更直於奎章閣。蓋羣玉內司所管寶玩。

貯於閣內。時揭曼碩爲藝文監丞。寓居大都雙橋北。程雪樓承旨故廡。到閣中相去十數里之遙。揭公無馬。每入直。必步行以往。比之僚吏。又且早到晚散。都城友人莫不以此爲言。一日揭公爲余言曰。我之不敢自慢入直者。亦有益也。近日在閣下。忽傳太后懿旨。問閣中有誰。復奏有揭監丞。再問莫非先帝時揭先生耶。遂賜酒焉。又一日再問是某。以古玉圖書一令辨之。詳注其文而進。亦賜酒焉。是時閣下悄然。餘者皆是應故事而已。多有累怯辭不入直者。此公晴雨必到。終日而散。後十餘年。予歸老西湖上。每遇同志之友。清談舊事。屢及此者。莫不以長厚老成稱之。余觀歸田錄。載樞密王疇之妻梅鼎臣女也。景德初。夫人入朝德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揭公之際遇。尤可尙矣。

龍廣寒

龍廣寒。江西人居錢塘。挾預知之術。遊食於諸公之門。一日居佑聖觀。陳提點房。陳叩以明日飲食之事。答曰。寫了不可看。陳俟其出。乃竊視之。書云。來日羊肉白麵。老夫亦與其列。適有人送活鯽魚者。陳囑僕明日以魚爲食。諸物不用。至五更鐘末。住持吳月泉遣人招陳來。方丈相陪。高顯卿參政。蓋高公避生日也。陳爲吳言。房中有活魚。取來下飯。高曰。我都準備了也。諸物皆不用。陳自念龍之語有驗。因及龍廣寒者。在房中住。高曰。我識之。可請同坐。是日羊肉白麵。亦與其列。皆應其說。嘗自言我已一百八歲。故貫酸齋。贊其象云。有客名廣寒。自號一百歲。更活二百年。恰好三百歲。以此戲之。卒於延祐末年。嘗聞先父樞密言。宋末有富春子。能風角鳥占之術。名聞賈秋壑。一日賈招之。叩以來日飲食之事。富寫而封之。明日

賈作宴於西河舟中。至晚。賈行立於船頭。自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座客廖瑩中。乃言此時日已暮。可以富所書觀之。折封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字。衆皆驚賞。余按蔣□□逸史載李宗回食五般餛飩。李栖筠食兩料糕糜。二十碗橘皮湯之事相同。萬事莫非前定也歟。

隱居通議

劉 壘

目擊三怪

神怪之事。吾素不信。但卽今數事。乃我目擊而身親者。殊未有以自解。南豐石仙觀之前。有巨樟一株。世傳宋咸平辛丑歲。有方士冷道者。在彼修煉。一日叱木使開。則木腹中虛。因入其中。坐化而逝。木久生合。里人相傳以爲神。後治平丙午。令公胡若者不信。斧而驗之。則見道者兀然而坐。儼然如生。欲後來取信。傳以塑繪焉。自是歷二百年。木不復合。予親見所斧木竅。長盈尺。闊數寸。中虛而枝葉茂。冷道者兀坐。猶故也。心竊怪之。越寶祐癸丑。寒食後一日。大風拔木。木雖仆。而冷道者猶兀坐木根之上。屹無所傷。屋而覆之。至今猶存。此不可解者一也。豐之軍山。險峻倚天。號江南絕頂。上有石室。祠浮丘王郭三真君。曰三仙。禱祀者歸焉。時見雲霧滃鬱。中有光如日暈。大如車輪。鄉人稱曰圓光。光中見三仙冠服。貌像隱隱可辨。其飛行翕忽。或升或沈。頃刻不見。此不可解者二也。咸淳癸酉歲。余家盱城中。聞南豐母舅家爲鬼所侮。每當昏時。有聲歛然於屋前後。或窗櫺。或庖湑。環繞而鳴。老幼皆縮頸滅燭。噤不敢聲。達旦乃已。明日復然。如是者踰半年。已而始氏病且死。予聞訃往弔。將就寢。忽聞鬼聲。去臥榻三五尺。去地僅二尺。且行且鳴。予叱之不止。已而其聲或遠或近。予亦困且睡矣。禮畢。余遣反盱城。後乃聞其聲漸息。而舅家亦遷。

別居。越三載。北兵薄盱城下。予奉親還南豐。無所於居。因假舅氏舊館寓焉。則昔之鬼聲無聞矣。每獨坐至夜分。亦汔寂然。未幾。此屋遭兵燬蕩盡。然當時何其怪也。此不可解者三也。神鬼有無。當必有知者。今紀目擊身親者如此。

醮筵神語

神怪窈冥之事。知道者不言。且不信。謂其害道也。然亦有不可以理曉者。如洪都之鐵柱。上清之仙巖。軍峯之圓光。西湖之飛來峯。與夫廬阜天池。則見普賢天燈。西蜀峨眉。則見文殊天燈。皆彰彰在人目。烏得以爲誣耶。豈古亦有之。特智者不言歟。怪力亂神。夫子不語耳。而不曰無也。然佛法自漢方入中國。則廬山峨眉之天燈。其亦古有之歟。抑山嶽鍾靈。光景異常。而後之佞佛者。遷就以神其教歟。予又聞長老言。州西門石背。有王姓家。建大醮。醮之夜。有神空中語云。醮事甚虔。但作羊屎臭爾。或以告之王。王甚不滿。窮詰其故。乃是日炊齋而薪不足。急毀羊圈木足之。王由是震懼。欲重建醮。累歲齋潔。疲精竭誠。雖麩麥亦別畦以種。不加糞穢。復建醮事。至中夜。忽見馬靈官。自虛空降入醮筵。巡行一徧。謂王曰。上帝念汝至誠。遣吾一視。俄去不見。又聞鄉里前街汪姓者。因田地事。建大醮。其館客撰青詞。有曰。芒芒九土。盡入吾疆。醮之夜。館客坐於門。彷彿見大街一將吏。乘馬自東來。至前曰。芒芒九土。是何等語。手攔其面。俄不見。客自是頭不正。由是觀之。則此事真不無邪。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以鬼神對禮樂而言。其真有邪。要之識者不必詰。有無唯當修身謹行。孝弟忠信。以無媿對越而已。象山先生。陸文安公。守荆門日。罷設上元醮。有榜文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嗚呼。盡之矣。

天師退潮

宋理宗時。浙江潮溢。犯杭都。久不退。朝野危之。有旨召天師。卻潮時三十五代天師。則觀妙真人可大也。既至而潮退。理宗大喜。加封賜賚甚侈。聞之。是年實以四月十三日策功。今大德二年戊戌歲。春潮犯鹽官州。漫溢百餘里。所損不可勝計。漸逼城市。久之不退。父老援宋事。請於江浙行省。宜迎天師退潮。今三十八代天師。則凝神廣教真人與材也。省命父老來迎。且奏聞於朝。使者至。真人以其禮聘不莊。汔不爲動。卒辭行。而遣宮中道士持鐵符往治之。既至鹽官州。行李叢雜。姑以鐵符插水濱。忽波濤洶湧。若有神護之者。道士喜。乃易法服。持符登舟。衆人羣擁聚觀。簇立堤岸。遙見彷彿有金甲神者。立於空中。道士行法。搥鐵符。符躍波面者數回。而後沈沒。頃之天色晦冥。霹靂一聲。越數日。乃見於別處。擁起沙堆十數里。於其上得一物。似鼈。大如車輪。介而三足。蓋所謂能也。取而剖其半入朝。以其半入上清宮。表顯其事。方道士行後。朝命奉御偕某官來。真人以君命乃行。亦四月十三日。人皆異之。真人至行省。而妖已除。乃作醮事。又築堤。建祖師正一真君殿以鎮之。

真臘風土記

產婦

周達觀

番婦產後。卽作熱飯。抹之以鹽。納於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如室女。余初聞而詫之。深疑其不然。既而所泊之家。有女育子。備知其事。且次日卽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尤所怪見。又每見人言。番婦多淫。產後一兩日。卽與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欲。卽有買臣見棄之事。若丈夫適有遠役。只可數

夜過十數夜。其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蕩之心尤切。然亦聞有守志者。婦女最易老。蓋其婚嫁產育既早。二三十歲人已如中國四五十歲人矣。

室女

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箇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至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蓋官司每歲於中國四月內。擇一日。頒行本國。應有養女當陣毯之家。先行申報官司。官司先給巨燭一條。燭間刻畫一處。約是夜遇昏點燭。至刻畫處。則爲陣毯時候矣。先期一月或半月或十日。父母必擇一僧。或一道。隨其何處寺觀。往往亦自有主顧。向上好僧。皆爲官戶富室所先。貧者亦不暇擇也。官富之家。饋以酒米布帛檳榔銀器之類。至有一百擔者。直中國白金二三百兩之物。少者或三四十擔。或一二十擔。隨家豐儉。所以貧人家。至於十一歲而始行事者。爲難辦此物耳。亦有捨錢與貧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蓋一歲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既允受。更不他許。是夜大設飲食鼓樂。會親鄰。門外縛一高棚。裝塑泥人泥獸之屬於其上。或十餘。或止三四枚。貧家則無之。各按故事。凡七日而始撤。既昏。以轎傘鼓樂迎此僧而歸。以綵帛結二亭子。一則坐女於其中。一則僧坐其中。不曉其口說何語。鼓樂之聲喧闐。是夜不禁犯夜。聞至期。與女俱入房。親以手去其童。納之酒中。或謂父母親鄰各點於額上。或謂俱嘗以口。或謂僧與女交媾之事。或謂無此。但不容唐人見之。所以莫知。其的。至天將明時。則又以轎傘鼓樂送僧去。後當以布帛之類。與僧贖身。否則此女終爲此僧所有。不可得而他適也。余所見者。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夜也。前此父母必與女同寢。此後則斥於房外。任其所之。無復拘

束隄防之矣。至若嫁娶。則雖有納幣之禮。不過苟簡從事。多有先姦而後娶者。其風俗既不以為恥。亦不以爲怪也。陣毯之夜。一巷中或至十餘家。城中迎僧道者。交錯於途路間。鼓樂之聲。無處無之。

奴婢

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餘。少者亦有一二十枚。除至貧之家。則無之。蓋野人者。山野中之人也。自有種類。俗呼爲撞賊。到城中。亦不敢出入人家。城間人相罵者。一呼之爲撞。則恨入骨髓。其見輕於人如此。少壯者一枚。可直百布。老弱者止三四十布可得。祇許於樓下坐臥。若執役。方許登樓。亦必跪膝合掌頂禮。而後敢進。呼主人爲己駝。主母爲米巴。駝者父也。米者母也。若有過撻之。則俯首受杖。略不敢動。其牝牡者。自相配偶。主人終無與之交接之理。或唐人到彼久曠者。不擇一與之接。主人聞之。次日不肯與同坐。以其曾與野人接故也。或與外人交。至於有姪養子。主人亦不詰問其所從來。蓋以其所不齒。且利其得子。仍可爲異日奴婢也。或有逃者。擒而復得。必於面刺以青。或於項上帶鐵以錮之。亦有帶於臂腿間者。

爭訟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必上聞國主。初無笞杖之責。但聞罰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無絞斬之事。止於城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之夫或知之。則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資而與之。方可獲免。然裝局欺騙者。亦有之。或有死於門首者。則自用繩拖置城外野地。初無所謂體究檢驗之事。人家獲盜。亦可施監禁拷掠之刑。却有一

項可取。且如人家失物。疑此人爲盜。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極熱。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云番人有法如此。又兩家爭訟。莫辨曲直。國宮之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塔中。其外兩家。自以親屬互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其無理者。必獲證候而出。或身上生瘡癩。或咳嗽熱證之類。有理者。略無纖事。以此剖判曲直。謂之天獄。蓋其土地之靈。有如此也。

澡浴

地苦炎熱。每日非數次澡洗。則不可過。入夜亦不免一二次。初無浴室。孟桶之類。但每家須有一池。否則兩三家合一池。不分男女。皆裸形入池。惟父母尊年在池。則子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在池。則尊長亦迴避之。如行輩則無拘也。但以左手遮其牝門。入水而已。或三四日。或五六日。城中婦女。三三五五。咸至城外河中。漾洗。至河邊。脫去所纏之布。而入水。會聚於河者。動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略不以爲恥。自踵至頂。皆得而見之。城外大河。無日無之。唐人暇日。頗以此爲遊觀之樂。聞亦有就水中偷期者。水常溫如湯。惟五更則微涼。至日出則復溫矣。

青樓集

黃 某名闕

張怡雲

張怡雲。能詩詞。善談笑。藝絕流輩。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爲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菴閣靜軒。每於其家小酌。一日過鐘樓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馬。史於是屏驕從。速其歸。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與閣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

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輩當爲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錠。酌歌席終。左右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有如此者。又嘗佐貴人樽俎。姚閻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

曹娥秀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出自內。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爲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順時秀

順時秀。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卽殺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矚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長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

樊事真

樊事真。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於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貽他人之

誚。樊以酒酌地而誓曰。妾若負君。當劓一目以謝君子。亡何有權豪子來。其母既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則始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相語曰。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爲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篋。刺左目。血流遍地。周爲之駭然。因歡好如初。好事者編爲雜劇。曰樊事真金篋刺目行於世。

王巧兒

王巧兒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與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喻曰。陳公之妻。乃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雖死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某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半。商欲就寢。王搯其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既五鼓。陳宿構。忽刺罕赤鬪縛商。欲赴刑部處置。商大懼。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願獻錢二百緡。以助財禮之費。陳笑曰。不須也。遂厚遺其母。攜王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人多所稱述云。

張玉蓮

張玉蓮人多呼爲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詞唱之。絲竹咸精。蒲博盡解。笑談塵壘。文雅彬彬。南北今詞。卽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款士。夫復揮金如土。無少暫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淚點成班。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花。尤爲膾炙人口。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絕。後以從良散去。余近年見之。崑山年餘六十矣。兩鬢如鰲。容色尙潤。

風流談諠。不減少年時也。

汪憐憐

汪憐憐。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湟古伯經歷甚屬意焉。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湟遂備禮納之。克盡婦道。人無間言。數年湟沒。汪髣髴爲尼。公卿士大夫多訪之。汪汨其形。以絕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李真童

李真童。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卽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閣風致。達天山檢校浙省。一見遂屬意焉。周旋三載。達秩滿赴部。且約以明年相會。李遂爲女道士。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爲事。至期。達授諸暨州同知而來。備禮取之。後達沒。復爲道士。節行愈勵云。

般般醜

般般醜。姓馬。字素卿。善詞翰。達音律。馳名江湖間。時有劉廷信者。南臺御史。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談。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談。變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遇於道。偕行者曰。二人請相見。曰。此劉五舍也。此卽馬般般醜也。見畢。劉熟視之曰。名不虛得。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來甚密。所賦樂章極多。至今爲人傳誦。

劉婆惜

劉婆惜。樂人李四之妻也。江右與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普。

菴撥里字子仁。由禮部尚書。值天下多故。選用除贛州監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敷歷臺省。但未免耽於花酒。每日公餘。卽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闈者曰。妾欲之。廣海誓不復還。久聞尚書清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斂衽進前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爲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吳中舊事

陸友仁

潘兌

潘兌字說之。吳人。事徽宗爲侍從。宣和初。奉祠居里中。時郡民朱勔以倖進。寵眷無比。父冲殂。勔護喪歸葬。鄉閭傾城出迓。而潘獨不往。潘之先塋。適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勔欲得之。乃修敬於潘。潘杜門不納。勔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席以薰天之勞。潘一切拒之。勔歸京師。果愬於上。御筆奪之。已而又誅御史。誣之以罪。而褫潘之職。雖抑之於一時。而吳人至今稱之。

姑蘇李璋

姑蘇李璋。敏於戲調。偶赴鄰人小集。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適李坐其傍。旣進食。璋視主人之前。煎鮭魚。特大於衆客。璋卽請主人曰。璋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右邊。是合在左。

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璋卽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曰。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權移過右邊如何。一坐輟飯而笑。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題游處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游。璋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畢良史

畢良史。字少董。一字伯瑞。東平人。丞相文簡公五世孫。風度凝遠。少遊京師。四舉禮部不中。出入貴人之間。遭亂南渡。僑寓興國軍江西漕蔣際。喜其鑒辨博洽。資給令赴行在。遂以博古說動諸內侍。內侍皆喜之。上方搜古器書畫之屬。恨未有能辨其真僞者。得良史甚悅。月給餐錢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爲門客。又得束修百餘千。而食客滿門。隨有輒盡。用族人恩澤。補上州文學。紹興中。爲東京留守屬官。推知東明縣。東京再陷。卽罷從事。留北境三年。著春秋正辭。論語探古。有宋城哲夫。李師微。願良。執經師之。宋執一卷書。背立且讀且止。李執一卷書。向其師若有問者。而良史坐一榻上。後有二女奴。各有所執。而阿冬者坐其間。良史之季子也。女奴之髻者曰孫壽。冠者曰馬惠真。好事者。寫爲繙經圖。陷北境時。嘗褐衣走間道。卽以蠟書上之。泗上繼好。勅隨蕭誼以歸。歸日進所著書。改秩陞朝。後以直敷文閣。知盱眙軍。以卒子希文希旦。至今子孫多居吳中云。

拊掌錄

自號驪然子 闕 名

王祚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

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戲言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畱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敏，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

李泰伯

李觀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嶽翁方且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

聞者大笑。

張文潛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倍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體貌大臣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哄堂大笑。

許義方妻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闕。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大小鬚孫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鬚而莫能分也。劉曰。旣是皆鬚。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鬚。孫學士巨源爲小鬚。學士。

士人

趙閱道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學。何不勉以卒業。卻與閒退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闈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尙。闈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襪。直是不直錢財。闈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而人傳以爲笑。

西字臉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裹上幘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沒字碑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如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

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張文潛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燻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卻來此間廝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滿座大駭。

安鴻漸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孺人性素嚴。呼入繡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石曼卿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游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相術

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卽據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媼戚。屈來司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遙見卽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卽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卽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遄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爲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相。

賢妻致貴

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爲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旣婚之三日。卽竊謂其夫曰。視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己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鬻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蔭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鞵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成布疋。償元鬻蠶物。乞身爲尼。吾妻施資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卽往尋見。以曝衣爲由。故遺鞵履在地。尼見之。詢其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履示之。合亟拜曰。

主母也。尼曰：輟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爲具禮，委幕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焉。

奇遇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斂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明日舟阻風，上岸估酒問其地。卽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牆垣皆黃土。中庭紫荊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近色不亂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旣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爲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蟲蚋，可畏。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附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托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

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於懷。至曉不爲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明不二志。故千古以爲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也。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厚德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宦。

勘釘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慙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顛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於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開其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爲宋包孝肅公拯云。

清風堂屍迹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臥屍迹。天陰雨時。迹尤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今閭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爲官勢豪奪。子孫不絕如線。因記宋臨川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勅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橫屍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尸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卽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卽復見。覆以他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略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劍浦縣治二十里。以漫錄言之。則二人之死。足以驚動萬世。宜其英烈之氣。不泯如此。

若清風堂者。不過冤抑之志不得伸。以決絕於一時耳。亦何爲而然哉。豈幽憤所積結致是耶。此理殆不可曉。

鬼賊

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爲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爲汝除之。卽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聞他所有震霆聲。曰。妖已誅殛。纔遁。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授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嘗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嫗平日數爲他人借觀。因造一僞物。而以真者懸腰間。不置也。遂用僞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便欲爲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說。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竈火內。旣而電掣雷轟。烟火滿室。須臾平息。擊死獼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卽向之逃者。所齋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泰不華元帥爲西臺御史。日閱其案。朱語曰。鬼賊云。余親聞泰公說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卽記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委羽山

吾鄉台之黃巖諸山脈絡相連。屬大江越州治北。自州出南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落舞鳳。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爲勝山。旁廣而中深。青樹翠蔓。蔭翳鬱鬱。幽泉琮琤。若鳴珮環於修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略。中藏洞穴。仙家所謂空明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嘗持炬入行。兩日不可窮。聞櫓聲乃出。洞之側。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磨。殆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

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見長老言嘗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松杉竹柏之下。或時變服。叩里人門求水火。里人所居去洞所不能百步。異其狀。密覘之。迺邏從洞中去。里人以爲恠。糞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勢張甚。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遂流離他處。識者以爲厭穢仙境。故致此奇禍。自是仙女不復出矣。余幼時尙及見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裹糧撮許。往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中。不爾絕無有也。

奚奴温酒

宋季參政相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能温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温。公方飲。旣而每日并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攜入京。公死。囊橐皆爲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爲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五馬入門

吾鄉陳剛中先生孚。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爲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牆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鬢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鬢鬆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

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隱逸

吾鄉呂徽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攜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遊子弟輩。聞得遺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衆以藤滕二字。請先生足之。卽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嚼枯藤。鶩鵝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曇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合。渾如天地尙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氏。亦不答。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爲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爲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

特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於行，暫憩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尙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葛大哥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捫其棺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損證，蓋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卻請法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日詣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驚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徧地翻掘，內得一根甚巨，斫之，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即除。

飛雲渡

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子，放縱不羈，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富貴壽夭，有告曰：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徧叩他日者，言亦多同。於是意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產作業，每以輕財仗義爲志，嘗俟船渡傍，見一丫鬢女子，徘徊悲戚，若將赴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爲輕生如此？

答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有烟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一雙。直鈔三十餘定。今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耳。焉敢歸。少年曰。我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方再三磨問。顆數裝束。實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贈以禮。辭不受。既而主人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所居去渡所。只尺間。期歲。少年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乃失環女也。因告其故於夫。屈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風濤大作。皆葬魚腹。蓋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答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溫之瑞安。

越民考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性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諧謔。名人士多與之遊。至正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天下雲擾。所在悉痼瘵。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乙未秋。杭破。邁卽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本部苗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衆。意實覘視虛實。又將流毒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故劫府架閣。照磨陳修家。妻妾幾被污。君激怒填膺。指揮吏兵收之。郡民謹呼從事。苗遂盡死。從完者聞。越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行臺官流避抵慶元。奉旨置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統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字爲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所往來者。擊鮮飫醲。酣詠叫嘯。以爲娛樂。雖戶外上官至。不少延納。永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卽自署。諸參謀爲幕官。曰。經歷曰。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愼邪吏爲爪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害。有訴於

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齪惟以鉤距致財爲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他拜頗聞銜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占永安張某萬戶閻塔思不花王哈刺帖木兒等謀殺之未得聞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鬪旣不利駐軍東關單騎馳歸拜意決矣廿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鐵搗殺之初甚祕守關軍自相謂無己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參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臥病方飲藥得少汗尙昏潰困頓左右扶翼擐甲上馬遇臺軍於江橋鬪十數合破陣陷堅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曰殺我總督官我尙何生爲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地屠其二營入拜家姬侍女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爲隊官陳某所掠舉君屍無元大索三日得於溺池中拜與二子匿梵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唾其面且罵曰瞎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中冀中殺之中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膽照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儉邪使國家之柱石隕於無辜我之復讎明大義也殺我主將者旣已斬之公幸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尙何言尙何言繼而軍民爲君持服爲位以祭私諡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劾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失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椀椀紅光燭天墜鎮粵門化爲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女奴義烈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朶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

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母柱下。拔刃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主母。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吾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吾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母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吾誓不奴他姓主。况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鬼室

溫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象。歲序張設。哭奠。常時則皮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以懸於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敝殷勤。遂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齋佳果。啖我。若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既而女不得辭。爲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眞爲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窗雜記云。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爲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卽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遣

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今疑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視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畫焉。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金鏹刺肉

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鏹刺醬肉將入口，門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無覓金鏹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隕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掃瓦甌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鏹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貓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書焉以爲後人鑒也。

貞烈墓

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於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有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葉其性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

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吾與爲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尙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尙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吾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吾又能二適以求生乎。旣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饑寒。吾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毋仍以是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爲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旣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就葬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子女。終身誓不再娶。

陰德延壽

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卽戒程。時八月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

妾然後持羸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爲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篋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敍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拔。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幽園

太師丞相脫脫之死。蓋副樞哈馬與其弟雪雪。并詹事額哥失里等。所以擠陷之也。哈兄弟得侍上帷幄。而額在東宮爲近侍。故哈黨額而私相誓曰。若太師去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必詹事矣。旣而入中書。又虞額來。其權不顯。奏除宣政使。而以弟雪雪爲御史大夫。額殊失所望。未幾。哈得罪杖死。雪亦仰藥死。初。額有侍從人。亦曰桑哥失里。止桑額一字之異耳。服勞執事。得額意。額舉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長逝。經日乃醒。云方坐臥室榻上。見二卒自外躍入。導之往都城隍廟。轉發嶽祠。祠吏曰。來矣。可亟解去。旋又行入祠西北隅大林內。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下。已仰視之。則太師也。太師曰。我所攝者院使也。於汝無預。因俾左右引之觀幽園。見哈兄弟括髮關械。顧桑泣下。及出。太師謂曰。汝可卽歸。此非人間世也。退而覺恍若一夢然。明日。同寅有來約往院使家。桑辭疾。且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久生矣。衆問其故。告以詳。皆相顧驚愕曰。昨日院使將上馬。以體少不安而入。豈遽至此乎。語未終。有報院使已暴卒。近見浙西憲

司經歷何伯大所說甚悉。此特其略耳。

高麗氏守節

中書平章闕闕歹之側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誓弗貳適。正室子拜馬朶兒赤說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納環子。獻於太師伯顏。此物蓋伯顏所屬意者。伯顏喜。問所欲。遂白前事。伯顏特爲奏聞。奉旨命拜馬朶兒赤收繼。小母高麗氏。高麗氏夜與親母踰垣而出。削髮爲尼。伯顏怒。以爲故違聖旨。拜奏命省臺泊侍正府官鞠問。諸官奉命惟謹。鍛鍊備極慘酷。時國公闕里吉思於鞠問官中。獨秉權力。侍正府都事帖木兒不花。數致語曰。誰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此守節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國公悟。爲言於伯顏之前。宛曲解釋。其事遂已。帖木兒不花。漢名劉正卿。後至監察御史而卒。

碧珠示讖

文宗潛邸金陵日。歲當戊辰。適太平興國寺鑄大鐘。爲金數萬斤。方在冶上。至其所。取相嵌碧珠指環。默祝曰。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卽投液中。鐘成。其款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堅固完好。光采明發。不以灼毀。萬目驚觀。歡嘆如一。及登大寶。方與近侍言。向時祝天之讖。

禽戲

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

烏龜壘塔。又見蓄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至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菴。一日取二鰕魚。一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衛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壘塔說法。固教習之功。但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續。死而復生。藥歟。法歟。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果亦罕見哉。

算命得子

攜李郭宗夏。嘗見建德路總管趙良臣。言都下有李總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聞樞密院東有術者。設肆算命。談人休咎多奇中。試往叩焉。且語之曰。吾之祿壽。已不必言。但推有子與否。術者笑曰。君有子矣。何爲給我。李曰。吾實無子。豈給汝耶。術者怒曰。君年四十。當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給我而何。同坐者皆軍官。見二人爭執甚訝之。李沉吟良久曰。吾年四十時。一婢有娠。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妻鬻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終當還君。相別而出。時坐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因到都置一婢。則已有孕。到家時。適吾妻亦有孕。前後一二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婦人之容貌歲齒相同。李歸語於妻。妻往日誠悍妬。至是見夫無嗣。心頗慚而憐之。翼日邀千戶至家。享以盛饌。與之刻期而別。千戶先歸南陽府。李以實告於所管近侍大官。乞假前往。大官曰。此美事也。我當與汝奏聞。既而有旨。得給驛以行。凡筵席之費。皆從官辦。李至衆

官郊迎往千戶宅。設大宴。李所以餽獻千戶。并其妻子僕妾之物甚侈。千戶命二子出拜。風度不殊。衣冠如一。莫知何者爲己子。致請於千戶。千戶曰。君自認之。李諦視良久。天性感通。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戶曰。然。於是父子相持而哭。坐中皆爲墮淚。舉盃交賀。大醉而罷。明日。千戶答禮會客如昨。謂李曰。吾已與君子矣。豈可使母子分離。今并其母以奉。李喜出望外。回都攜見大官。大官曰。佳兒也。引之入覲。通籍宿衛。後亦官至三品。大抵人之有子無子。數使之然。非人力所能也。而術士之業亦精矣。

猴盜

夏雪蓑云。嘗見優人杜生彥明。說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繡衣服。琢玉帽頂。而僅皮履。生惑。具酒肴延款。問以姓名履歷。客具答甚悉。初不知其爲盜也。次日。客酬讌。邀至其室。見柱上鎖一小猴。形神精狡。旣而縱使周旋席間。忽番語遣之。俄捧一牒至。復番語詈之。卽易一碗至。生驚異。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彌月而亡。時此猴生旬有五日。其母斃於獵犬。終日叫號可憐。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長成。遂能隨人指使。兼解番語耳。生別後至清州。留吳同知處。忽報客有攜一猴入城者。吳語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至人家。窺見房室路徑。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內偷竊。彼則在外應接。吾必奪此猴爲人除害也。明日。客謁吳。吳款以飯。需其猴。初甚拒。吳曰。否則就此斷其首。客不得已。允許。吳酬白金十兩。臨去。番語屬猴。適譯史聞得來告。吳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飲不食。彼必解爾縛。可亟逃來。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吳未之信。至晚。試與之果核水食之類。皆不食。急使人覘之。此客果未行。歸報引猴搥殺之。

田夫人

劉公復新爲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爲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卽令人呼亢至。請公爲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杯與汝壓驚。此一盃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無子。止一女。適田直長。直長適卒。女病雙瞽。後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母子歸。沒齒敬養不息。公乃廉訪使劉廷幹之從祖父也。

盜有道

後至元間。盜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於紗帷中窺見之。美髯髻。身長七尺餘。時一侍姬亦見之。大呼有賊。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賊敢來。蓋虞其有所傷犯故也。縱其自取七寶繫腰。金玉器皿席捲而去。翼旦。責令有司官兵肖形掩捕。刻期獲解。沿門搜索。終不可得。越明年。纔於紹興諸暨州敗露。掠問其情。乃云。初至杭。寓相府之東。相去三十餘家。是夜自外大醉歸。倒於門外。主人扶掖登樓而臥。須臾嘔吐。狼藉滿地。至二更。開樓窗。緣房簷進府內。脚履尺餘木紱。而帶優人假髯。既得物。直攜至江頭。置於白塔上。復回寓所。侵晨邏者至。察其人酒尙未醒。酣睡正熟。且身材侏儒。略無髯髻。竟不之疑。數日後。方攜所盜物抵浙東。因此被擒。盜亦有道。其斯之謂歟。

鬼爺爺

元統間。杭州鹽倉宋監納者。嘗客大都。求功名不遂。甚至窮窘。然頗慎行止。不敢非爲。遂出齊化門。求一

死所望見水潭。將欲投入。虛空中有鬼作人聲云。宋某陽壽未終。不可死也。四顧一無所有。於是默默而回。中途拾得一紙帖云。宋某可於吏部某令史下某典吏處習學書寫。翼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獲進步。再得一帖云。汝可求託某人謀請俸祿。因依所言。一舉而成。凡歷俸數拾月。至於受勅命。獲財寶。取妻買妾。生子育女。爲富家翁。一皆陰冥所佑。平昔却未嘗視其形狀。祇見一矮小影子而已。但有所見。即使祭獻。稱名爺爺。忽一日有一帖云。我要葉子金一百八十兩。索之甚急。未免數數祭獻求免。因問云。爺爺要此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揚州天寧寺裝佛也。又一夕。其妻臂上失去金釧金鐲。急告之一帖云。在汝第幾隻箱內。權且付還。又一日。失去熟羊背皮。一帖云。我借用了。明日當還。次日一大綿羊自外走入。如此等類甚多。不可枚舉。及宋受前職。鬼亦隨到。恐被竊其所有。乃令人詣龍虎山求天師符命。懸於所寓室內。晨興。但見一樣四十道。皆倒懸之。莫可辨其真僞。及禮請功行法師驅治。而壇內牌位。顛倒錯亂。弗能措手而止。又一日。鹽倉印信。不知所在。告之哀切。一帖云。在汝第四十幾隻箱內。第幾箇段子。下開尋果有時。與張大使同寅。將印寄於伊家。一帖飛告云。印信當長官收掌。若不送還。一棒打碎汝頭也。大使驚恐。急送還之。後有一過路道人詣門。偶以始末訴之。道人曰。我當爲汝遣之。乃以桃樹上砍取朝向東南大枝。作一槌一椹。便以椹釘東南隅地上。囑云。每月逢五。則擊五下。當自絕也。後果寂無影響。竟不知何等鬼也。江陰陳範季模。與宋交代。所以極知其詳。季模蓋余友也。

祖孝子

祖孝子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世儒家。至元中。盜黃華起政和。朝廷命將帥師往討。未至。盜已就縛。回

軍經浦城。焚其廬舍。孝子母全氏。遭掠而北。是時孝子年六歲。母子相失。獨與父居。不聞問者二十又八年。至大三年。福建閩府檄爲三山書院山長。將之任。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孝子欣然棄職辭父。爲河南行。旣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途。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庶幾有所遇也。當時從軍之人。猶有存者。或曰。此有趙副使。故爲軍校。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非而母也。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蒙古氏。挈之而南。常在汝鄧間耳。孝子知母定在。驚喜。遂回汝州。抵鷓路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牛蹄白石。不遇。又行七百餘里。至棗陽崔橋。又不遇。然自離汝州。行路旣遠。知母所鄉。停車道傍。投宿旅舍。舉其狀以問人。頗有相酬答。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曰。彼有別蓋山。可尋討也。孝子夢神人顧而言。有月圓再圓之語。旣寤。言猶在耳。益喜。忭自崔橋三百餘里。至別蓋。訪其母在焉。旣見。相與抱持涕泣。七月之望也。神人之言。於是。是有徵矣。留別蓋半月。具舟奉母南歸。當時聞其事者。自朝廷達官。以至湖海名勝。莫不歌傳以美之。多至數十百篇。往往舉朱壽昌事以爲比。會稽韓莊節先生性作孝子傳行於世。

在田錄

張定

高皇

高皇。鳳陽泗州人。居鍾離鄉。上皇以賣腐爲生。皇覺寺一寺僧衆。爭來買之。遂爲主顧。生太祖之夕。鄰里中。只聞上皇屋上。霹靂一聲。啟戶視之。但見紅光屯聚。一鄉之人。無不驚駭。又寺僧高彬。於是夜夢。上皇屋上火發。煙焰冲天空。中見一人。擎金椎而下。彬遂覺。至晨。候上皇來。欲語之。上皇不來。歇月餘。挑腐而至。彬疑其有病。一見。卽問何故。一月不來。莫非有恙。上皇曰。非病。某於某夜。得一小男。恐不淨。故弗敢來。

彬遂言其夢。因稱此兒後必大貴。上皇言草野之人。何敢望此。但得長成。送爲長老弟子。我之願也。

壘起雜事

楊儀

芝蔴李

芝蔴李之遁也。髡髮爲頭陀僧。及天下既定。遊徐之永固河。河上有留連亭。李徘徊久之。乃題一筆云。憶昔曾爲海上豪。臙脂馬上赤連刀。此地暫分陳總管。彼盱斫斷莫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當年漫自勞。英雄每每無常在。戰袍著盡又方袍。三歎投筆而出。乃有一翁。方且以舟躡岸。見李發歎。問其故。李泣下。請曰。我卽蕭縣李二也。起兵時。自謂天下可得。今乃匿蹤緇流。暫免鋒鏑。而功名不就。鄉舊何存。是以不能不悲耳。此翁亦淚流不止。自陳其由。所謂湘鄉賊鄧文元也。避難詭姓名。作渡於此。二人沽村酒酌之。話昔日之強梁。傷今日之狼狽。聞者爲之感歎。

方谷珍

方谷珍起兵時。嘗造天台山隱士周必達。問計。必達曰。當今四方雖亂。君舉義爲天子除道。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耳。餘非我所知也。谷珍不別而去。必達意珍復來。乃題句扉上云。海角愚夫不自斟。妄起關中逐鹿心。命運由來非力致。項羽英雄亦就擒。遂攜妻子入山谷中。明日珍果來。恨不先殺之。焚其廬而去。後谷珍事不成。爲兵所困。方悔曰。不意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嗚呼晚矣。乃投水死。

龍興慈記

王文祿

聖祖兒戲

聖祖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幅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犢煮食之犢尾插入地誑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中真以爲陷也埽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埽卽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去三十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曰當世主遣發三十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聖祖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江淮訛言接新天子聖祖立於仆碑跣石龜背上望之石龜行十數步系曰聖天子出百靈受命非異也常也有開必先矣

擊門錐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錐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聖上奕碁耳命碁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聖祖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脈也不可救曰請先遣一內使充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曰何人爲謀曰明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牙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卽取袖中懸哨鴿放起鴿已死袖中蓋以鴿爲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畫中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卽上賜也系曰篤生聖君允降賢輔湯武伊呂合轍也皇矣上天惠民哉或疑誠意伯祿米不及忠勤伯多殆功少云曰否辭減祿米以減括蒼耗稅也聖祖神武惟誠意伯能盡言每稱先生不名後生烏可輕議哉

常開平

聖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矣至回內出一紅盒啟之乃斷宮女手也開平驚憂後入朝儀度錯愕聖祖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昔豈謀

朕耶。開平懼。盡吐其實。且叩頭曰。聖上憐臣。賜二宮女。恩莫大也。今若此。有孤聖恩。萬死莫贖。故連日驚憂。聖祖大笑曰。再賜何妨。且入宮飲酒解憂。外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功臣。上寫曰。悍婦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癩癩。又有無嗣功臣。若指揮千百戶妻。面奏聖祖求養。聖祖曰。你們平日妬悍。絕我功臣後嗣。可著禮部各給木碗一隻。柱杖一條。沿功臣門求討作樣。系曰。雲行雨施。每快人意。當元末大亂後。用重典。允哉奉天也。觀此細事。垂戒無窮。

東明記

建文

建文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既入。從中道行至堂下。坐於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事。不對。命與紙筆。即書云。告狀人姓某。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僞不可知。即真也。爾老如此。復出欲何爲。曰。吾老無能爲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耳。幸爲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上令送京師。至。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和尚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爲問吳誠在否。衆以白上。上命誠往。誠見和尚亦遲疑。和尚曰。不相見者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臠肉。賜汝。汝兩手皆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嚙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上命迎入大內某佛堂中。養之。久而殂云。

王泌

遜國記

闕名

河西傭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成祖入金陵。卽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傭亦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益破。縷縷。竟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卽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故葛衣不肯棄。直悶悶不答。傭錢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言。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無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卽去。去或復來夔慶。有欲學補者。卽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卽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卽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嘗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蛾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郊外農談

闕名

陳澹然

澹然陳公以南京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欲收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詣公達其意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乃遣人致彩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爲走筆書之而遣還其禮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士大夫蓋高其風節云

魏國公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遇春欲邀其歸路殺之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遇春先歸見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太祖由是疑魏國魏國寬仁長者素得左右心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往迎於江上魏國堅臥舟不起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自明太祖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

沂陽日記

闕名

喬白巖

武皇南征駐蹕留都。大將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彬恃恩跋扈。權侔至尊。下視公卿。懷不軌心。喬公白巖時爲大司馬。獨任留守之重。持正鎮靜。每事裁抑。彬亦敬憚。不敢肆隱。然虎豹在山之勢。一日晚。彬遣官兵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於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道。公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公又虞有他變。乃選精通武藝者數十人。充隸卒隨護。一日會公於演武場。彬欲逞部下之勇。以懾人。問曰。南京亦有能武藝者。可與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固有。猝難至。吾從者亦略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輿卒小而黑人。呼爲鬼李。有神力。善跌打。公呼出。叩頭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藝。傷死勿論。彬部下四人。大而長。視彼小。甚易之。與李較。隨仆。彬失色。又命勇者對連勝七八人。後有劉鑑。廖清沙者。有重手法。來敵。皆負。彬由是奪氣。又武皇在牛首山經宿。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不寐。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彬傳旨開門迎駕。公閉門不納。是夜武皇宿於報恩寺。公鎮安都城。保護大駕。其以死衛社稷者矣。

西墅雜記

楊穆

王謝相較

江西南昌府王謝二氏。相傳故族。謝氏雖富。而王氏則族衆。嘗相較無已。一日。王俟謝族聚飲。泊家衆數百人。積薪環謝居而焚之。悉攘其屋。謝一孽子。方數歲。焰隙間潛草莽。又爲王所獲。子給爲買奴。乞憐。王乃收爲掌門。及長。頗解書算。善料理。王悅之。而配以己女。產均析之。其子後生兒孫。甚衍。有名得仁者。仕

嘉興推府有仁政。民皆仰之。得仁生一夔。狀元及第。始復前姓。謝氏多顯。而王氏無聞焉。

胡希顏打鬼

希顏城西人家。於鄉厲壇後。其人耽酒無醒日。成化秋。夜被醉自外歸。見偉丈夫三四人。皆長踰屋簷。齊力來扑胡。胡但望其家急趨。握門關而出。大悲誓曰。何鬼物敢來扑我。我何畏耶。視至壇側。見如前長者益多。將十七八輩。羣立其地。胡怒兼連亂石擊之。鬼悉奔竄。或入河。或穿巷者。竟無一鬼能抗久之。寂然。胡乃返舍。

梓人斲鎮

梓人斲鎮。蓋同出於巫蠱咒詛。其甚者。遂至亂人家室。賊人天恩。如漢園事多矣。今述所知。余同里莫氏。故家也。其家每夜分聞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爲怪。屢禳之弗驗。他日轉售於人。而毀拆之。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披髮。相角力也。又臯橋韓氏。從事營造。喪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以風雨。敗其垣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爲磚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最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如之。一日脊敝而緝之。於椽間得一木人。爲一女子。有三四男子勾引淫褻。急去之。帷箔方始清白。如此類者。不可殫言。聞凡梓人家。傳未有不造斲鎮者。苟不施於人。必至自孽。稍失其意。則忍心爲之。此則營造所當知也。

代醉編

前身

張鼎思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鎖封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

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豈吾之前身乎。旣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先生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去。

奇節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旣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歿。君能終始之乎。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番婦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乃於毫來追捕。崔曰。倘窀穸不爲盜發。珠必無他。遂開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艾子後語

陸灼

凍兒譎諫

艾子有孫。年十許。傭劣不學。每加榎楚而不悛。其子僅有是兒。恆恐兒之不勝杖而死也。責必涕泣以請。艾子怒曰。吾爲若教子。不善邪。杖之愈峻。其子無如之何。一旦雪作。孫搏雪而嬉。艾子見之。褫其衣。使跪雪中。寒戰之色可掬。其子不復敢言。亦脫其衣。跪其旁。艾子驚問曰。汝兒有罪。應受此罰。汝何與焉。其子泣曰。汝凍吾兒。吾亦凍汝兒。艾子笑而釋之。

大言

趙有方士好大言。艾子戲問之曰：先生壽幾何？方士啞然曰：余亦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羣兒往看宓義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癩。賴宓義以草頭藥治余。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時居中。央平穩之處。兩不能害。神農播厥穀。余已辟穀久矣。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教。爲其愚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虐。號泣於昊天。余手爲拭淚。教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力辭不飲而去。孔甲贈予龍醢一爵。余誤食之。於今口尙腥臭。成湯開一面之網。以羅禽獸。嘗面笑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履癸強余牛飲。不從。寘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言笑自若。乃得釋去。姜家小兒釣得鮮魚。時時相餉。余以飼山中黃鶴。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席。徐偃稱兵。天子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爲飲桑落之酒。過多。醉倒不起。幸有董雙成。萼綠華兩個丫頭。相扶歸舍。一回沉醉。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艾子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墮馬傷脇。醫云須千年血竭。傅之。乃差。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於王曰：此有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其效當愈速矣。王大喜。密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皆年五十。東鄰老姥。攜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詞過度。實不會活千歲。艾先生最善說謊。王其勿聽。趙王乃叱而赦之。

米言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鄰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一旦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奈何？少年顧問有牖乎？妻曰：此無牖。有竇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曰：壁間布囊。曰：是足矣。

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問及則給以米也。啟門納季，季遍室中求之不得。徐至牀側，其囊累然而見，舉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言於晉，今米言於燕乎？

病忘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盲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焉。矢植於土，馬繫於樹，便訖，左顧而視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視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卻犬糞，污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娘子素非相識，何故出語傷人？

雪濤小說

江盈科

妄心

見卯求夜莊周以爲早計，及觀恆人之情，更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卯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卯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鄰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雞生，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特，特復生特，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特所生者又復生特，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

我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怫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曰。毋留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許大家。當壞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之。妻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蚤耳。官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爲妄。泊然無嗜。頽然無起。卽見在者。且屬諸幻。况未來乎。嘻。世之妄意早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

戒性急

凡人性急最害事。非獨害事。先足自害。故性急人不能憂。憂必損性。不能怒。怒必損肝。皆有死道。其不然者。幸也。余觀古今性急人。有一二小事可發笑。令其人自覺。亦必自笑。當知所以懲其性矣。晉王述性急。一日。下筯夾雞子。雞子不受筯。乃投之地。見其旋轉不定。用木屐蹂之。雞子偶匿屐齒空處。不受蹂。述乃就地手取。置口中嚙之。盡碎。方吐棄。我朝天順時。都憲陳智亦性急。嘗取鑿剔指。鑿墜地。就地取之。持觸磚數迴。盡滅其鋒。乃已。暑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卽叱左右捕之。左右故東西馳。驚作拿狀。伺其怒定。乃罷。或告之改。智乃書戒性急三字於木尺。置案頭。然僮僕有小過。輒又持木尺自拊之。噫。此兩公事。言之皆可笑。其實雞子也。鑿也。蠅也。皆無知之物。卽我怒彼。彼何損焉。徒自苦耳。是故西門豹佩章以自緩。庶幾能克己者哉。

知足

富貴壽考。其途無窮。而天所斟酌於人。其分有限。第人情豔於其所未至。則有愈得而愈無厭心者。嘗聞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公百齡。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會要君家養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夢。率皆喜。及轉禮侍。予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愴然有憂色矣。夫百歲上壽也。侍郎尊秩也。而已至其地者。遂謂止於此爲不足。蓋聞里閭惡少。有評風月之趣者。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着不如偷不着。夫偷不着。亦有何趣。彼希冀者。意其中有無限之妙。而遂以爲不如。乃知人情薄已然。豔未然大率類此。故知止知足之言。真是定心丸子。不可一日不服。

心高

余郡迤西三十里。有河湫山。山隈有王婆廟。不知何代人。父老相傳。此婆釀酒爲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每索酒。輒予。飲累數百壺。不酬值。婆不與較。一日。道士謂婆曰。予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爲若掘井。井成。泉湧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償耳。遂去。婆不復釀酒。但持井所出泉。應酌者。比夙釀更佳。酌者踵至。踰三年。得錢凡數萬。家遂富。前道士忽又至。婆深謝之。道士問曰。酒好否。答曰。好到好。只豬無糟耳。道士笑題其壁曰。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賣。還道豬無糟。題訖去。自是井不復出酒矣。國初。蜀中一耆儒。題張果老倒跨蹇驢圖云。世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語雖淺。然其喻世切矣。噫。人心羶慕。非名卽利。名利之途。愈趨愈永。趨而不已。害及厥躬。然後悔之。其不爲貪得之王婆。能爲回頭之果老者。幾人哉。

雪濤談叢

江盈科

冤獄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遂執之官司。備加考掠。不勝痛楚。輒誣服。及與索瓶。無以應。迫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繫於市。有疑之者。質於官。竟得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乎。亦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比庖人所指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竊瓶者不繫金繩於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矣。嗚呼仁哉。

談言

江盈科

武恭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乃遺箱挈一故皂襖子與寰。曰。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尙書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恭生日。挈一破膩脂幘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幘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寮無不大笑。又記有嘲好古者。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與武恭事正相類。

應諧錄

劉元卿

萬字

汝有田舍翁。家貲殷盛。而累世不識之乎。一歲聘楚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搦管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擲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穀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具幣謝遣。楚士踰時。其父擬徵召。媼友萬氏。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字夥矣。奈何姓萬。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畫也。初機士偶一解。而卽訑訑自矜。有得殆類是已。

貓說

齊奄家畜一貓。自奇之。號於人曰。虎貓。客說之曰。虎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貓。又客說之曰。龍固神於虎也。龍升天浮雲。雲其尙於龍乎。不如名曰雲。又客說之曰。雲靄蔽天。風條散之。雲故不敵風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曰。大風颺起。維屏以牆。斯足蔽矣。風其如牆何。名之曰牆貓。可。又客說之曰。維牆雖固。維鼠穴之。牆斯圯矣。牆又如鼠何。卽名曰鼠貓。可也。東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貓也。貓卽貓耳。胡爲自失本真哉。

性急

于暉子與友連牀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於火。甚熾。于暉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慨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若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暉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遂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暉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多憂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踊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相羊垆外以紓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衢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輪迴爲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病轉劇媼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抵家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自苦者類此也夫

權子

耿定向

志學

昔文恭羅先生遊楚楚士有就而受學者先生曰譾蔽也久矣世不省學爲何事曾有人士歆道學之聲而慕學之者日行道上賓賓張拱跬步不踰繩矩久之覺憊呼從者顧後有行人否後者曰無乃弛恭率意以趨其一人足恭緩步如之偶驟雨至疾趨里許忽自悔曰吾失足容矣過不憚改可也乃冒雨還始趨處紆徐更步過焉夫由前言之作輟以人僞也由後言之則迂甚矣志學者須祛此二障而後可

測字

宋季有謝石者善測字高宗微行遇之書一問字令測石思曰左看似君右看亦似君殆非凡人耶疑信間請再書一字高宗以杖卽地畫一字石曰土上加一王也是吾君王乎遂拜伏高宗旣歸招而官之後

秦檜當國時。高宗書一春字命測之。其上半體墨重。石奏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檜聞而銜之。中以危法編管遠州。道遇一老人於山下。亦善測字。石就之書一謝字求測。老人曰。子於寸言中立身術士也。舉掌令更書以下所終。石書一石字。老人曰。凶哉。石遇皮必破。遇卒必碎矣。時押石之卒在傍。而書字在掌中。故云。石大欽服。請老人作字。測爲何如。人老人曰。卽以我爲字可也。石曰。夫人而立山傍。子殆仙哉。乃下拜。願執弟子禮。請益曰。吾術似無減先生。殆先生裊然仙矣。而吾茲不免塵網。何也。老人曰。子以字爲字。吾以身爲字也。

家語

吳中有一老故微而窳。初弄蛇爲生。其長子行乞。次子釣蛙。季子謳采蓮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老聚族謀曰。吾起家側微。今幸饒於貲。須更業習文學。方可振家聲也。於是延塾師館。督令三子受業。踰年。塾師時時譽諸子業日益。其老乃具燕集賓。延名儒試之。名儒至。則試以耦語。初試季子云。紛紛柳絮飛。季子對曰。哩哩蓮華落。繼試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蝶。仲子對曰。綠楊樹下釣青蛙。卒試長子云。九重殿下排兩班文武官員。長子對曰。十字街頭叫幾聲衣食父母。其老竊聆之。咤曰。阿曹云云。猶舊時所弄蛇家語也。

三駭

中和里僻陬也。居民多老死不見官府。相傳里中有三駭云。其一赴縣應里役。晨起。族長趣偵令出視事。未時令方釋圓領袍服。搭襪。據案而坐。駭子從門屏遙覩一過。忙忙歸報族長曰。官人未出。惟夫人坐堂。

上耳。族長譙曰：豈有是哉？駮子曰：吾覲坐堂上者，上服綠披袂，而下紅裙，非夫人誰耶？蓋遙瞻案帷爲女裙，而因以褙襖爲披袂也。其一爲郡吏，長吏令入署承篆，駮吏直入守臥內，守夫人方在沐，駮吏啓戶搖手屬夫人授篆，夫人大驚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扑之。駮吏起，拊其髀，恚曰：是何人家，卽犬無一吠者耶？其一直郡筭庫，郡守設食，駮子從旁睨之，出大詫，語其兄曰：原來官人喫飯，亦與凡人同也。兄呵之曰：咄，官人非人耶？

先進遺風

耿定向

楊文懿公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夫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踉而起居，丞乃睨御史不見，蒲伏塔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時陸司寇卒，有御史過而不弔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閤人辭曰：適聞弔陸尙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迓。御史旋復詣陸，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公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爲雄長，而介潔自持，未嘗干求恩澤，爲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語所知曰：吾猶嫠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散秩，竟以三品終。

王莊毅公

王莊毅公（竑）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清河。揮使祇候於江。辭具餼致懇。公嘉其誠款。擇受數缶。以爲醢醬也。旣發用之。則皆糞穢。單蓋藉以紓夙恨云。乃公舟抵徐。復有言者。表公生平忠節。旨下。命公還官。指揮乃逃遁。遐方詐爲死。家人故爲發喪。治殯。以愚里人人有仇指揮者。踪跡其所在。執而訟之於公。公竟不較前侮。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今評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舊惡云。愚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於殿陛間。蓋矯矯剛方之人也。乃容忍又若此。

枝山前聞

祝允明

沈孝子

吾邑之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篋中。隱君初不爲意。久而問焉。則曰。將以遺老娘耳。隱君始異之。潛令人偵其所爲。丐至一岸旁。坐地出篋中飲食。整理之。擎至船邊。船雖陋而甚潔。老媪坐其中。丐登舟。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母接杯。乃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殊意安之也。必母食盡。乃更他求。若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食之也。日日如之。凡數年。母死。丐始不見。隱君嘆詫。亦時少周之。此非有爲而爲。可謂真孝矣。

片言折獄

聞之前輩。說國初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旣裝載。民在舟待一僕。久不至。舟人忽念商輜貨如此。而子然一身。僕又不至。地又僻寂。圖之易耳。遂急擠之水中。攜其貲歸。乃更詣商家擊門。問官人何以不下。

船。商妻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適至船。則主人不見。不知所之也。乃姑以報地里。地里聞之。逮舟人及鄰比。訊之。反覆卒無狀。凡歷幾政。莫決。至此令。遂屏人獨問商妻。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語言何如也。商妻曰。夫去良久。船家來扣門。門未開。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下船來。言止此耳。令屏婦復召舟人問之。舟人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不須他證矣。舟人譁曰。何服耶。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卽知其不在。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政也。

猥談

祝允明

智者

弘治中。吾郡一豪子。以事官捕之急。竄匿不出。官百計索之。不能得。或言鄉耆某多智數。官延訪之。耆乞屏左右。乃曰。欲得之。須用老子。官曰。老子已在此矣。耆意蓋用欲取先予之術。官所云謂已執其父也。耆曰。不是者箇老子。官曰。正是者箇老子。耆又白如前。官終不悟。卽叱之退。曰。者蠢物。尙謂一人有兩老子。何智術之有。

無故之死

人死有輕於鴻毛。又有大無端不若鴻毛者。大抵官府最多。漫記二事。京師人產兒。一頭兩身。棄諸野。一丐取示人以乞錢。俄頃觀者牆立。闕傳於邏廠中人。白於內。未報。而街坊火甲不知。更恐其擾攘也。遂之。丐持孩去。明日內旨取看。火甲覓丐與兒。皆亡矣。懼卽自經。家獨一妻。懼追捕。亦縊。一戶遂絕。又二人遇。

於途。甲沈醉。乙半酣。甲毆乙仆。視之死矣。逕去。總甲見之。亟白於官。時已暮。姑以葦蓆四懸障屍。衆寢衛於外。夜半乙稍寤。已迷前事。思安得處此。必犯夜禁。故潛起而逸。歸家已大醒。謂其妻甲毆我。明當訟之。及明。守者失屍。驚懼。須臾官來。謂受賕棄屍。筮楚之。守者誣服。請取屍來。乃共往伺於郊。一人醉而來。衆前撲殺之。昇入葦室。乙詣甲。喧將訟之。甲與飲。納之賄。乃釋。甲復思昔者所由。固知爲我殺人。今若此。曷不白之官。因邀乙往首實。官訊守者屍所來。不能諱。棄市。若漕卒牽夫公役輩。無故之死。又尋常事耳。

語怪

祝允明

重書走無常

酆都走無常事。二編已書之。後以問邑博熊君。君卽酆都人也。言之甚悉。蓋彼中以此爲常。或人行道路間。或負擔任物。忽擲跳數四。便仆於地。冥然如死。途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扣之。則多以勾攝。蓋冥府追逮繁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承牒行事。事訖卽還。或有搬運負戴之役。亦然。皆名走無常。無時無之。宣德永樂間。有江西尤和。以進士來爲酆都令。下車。左史請謁酆都觀。觀在酆都山。居邑外。且山勢穹巍。岑遠。草木蔚密。觀奠其陽。殊極雄偉。觀之後山陰。復有山殿之。其境益幽詭。叢灌蔽翳。人迹罕到。中亦有宮宇。則所謂北陰也。其下卽大獄。凡鄉之禱祀者。必之前觀。香火極盛。而凡仕於彼者。初蒞政。亦必虔謁。與社稷城隍等耳。尤和初至。聞衆請。岸然曰。烏有是哉。吾久聞此語。今來當官政。欲除之以息從前愚惑。尙有於謁禱邪。然固當一往視之。然後毀除。卽命駕以往。初見山門崇煥。已怒。比入危級甚遙。入中門。廣庭脩廡。堂殿宏麗。尤略無瞻揖之

儀傲睨四顧。及後室從宇。皆視之遍。返駕言伺當命工悉去之。及至縣。亦無他。明晨方治事。忽身畔一門子跌仆於公座下。倚其鞵而僵。尤蹴開顧左右。應是卒死。昇之去。左右告非卒死。此走無常也。尤大怒。何復爲此誑語邪。吾固曰當隨此風。妄云云者。應加以重罰。而復敢爾邪。左右言明公姑從衆任之。當自起問之。可驗苟爲不然。一移動則卽死矣。奈何。尤令喚其父母來。語之故。父母皆懇曰。望公姑任之。伺渠必自歸。倘移之必死矣。尤因任之。越二日夜。尤方坐。童忽欠伸長吁。如夢覺者。徐徐而起。神觀爽然。尤問之。童言向從公歸。方執事。忽走無常。始回耳。尤曰。其詳奈何。曰。初爲冥官召去。言爾可往江西某邑。里攝尤睦。文牒已具。卽持之行。至彼覓尤家。得之。守門外。二日始得入。尤聞之大驚。蓋睦卽其弟也。因扣其里門。何似。童述之。卽其家也。尤曰。何以二日方入邪。曰。其家有犬。瘦惡不能前。屢入屢爲犬噬。輒退。後乘間得入耳。尤思之。果有瘦犬。曰。所攝者何如人。曰。卽尤睦秀才也。其貌爾爾。語至是。尤不覺慘沮。知爲其弟審矣。因曰。今則何如。曰。隨已攝逮同趨。徑歸於鄴都矣。曰。然則奈何。曰。旣至後。不與我事。卽俾我返。然頗聞睦當得重辟。不可生矣。尤聞之大慟。急命人訊於家。得報。睦果以是日暴亡。尤乃入觀醮謝。且欲加整飾宮觀。以致皈依之誠。視其居事事完備。已窮壯麗。特其外無坊表之建。綽楔表於門外大道。而稍飾諸暗弊處。復自製文紀其事。鑲之石。立觀中。以示未信。今猶存焉。

神譴淫男女

往年兗州有人家贅婿。與其妻妹私通。事頗露。二人屢自分疏。旣而語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當共詣岱頂。質諸天齊帝。遂與俱去。告於神。吾二人果有私。乞神明加誅。祝訖下山。各以爲謾衆而已。神固何知行。

至山半趨林薄僻處行淫焉久而不歸家人登山覓之始得於林則皆死矣而其二陰根交接粘著不解方知神譴之以示衆也

前世娘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可喚吾家人來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事妾者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身事胡即抱女於懷女附耳切切密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鼓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間事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爲一犬過踏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了了既長胡將以嫁女女不肯言當從佛法終身不嫁胡不能強既至十六七胡以事死既而子死家人皆死惟一二婦女在不能活乃強嫁之今安然纔二十餘歲耳

常熟女遇鬼

常熟一中之女已有家適歸寧父母步行衢中既而復歸夫家道遇一綠衣少年尾之行甚久稍漸近闕其女因肆目挑女微睨之亦動心目應之既而轉比密遂呼女相期爲私女諾之少年言汝入門勿見舅姑與夫可託暴疾遽入房我當隨以入女又諾之既入門聲疾痛逕趨內寢少年已躡踵而入矣隨閉戶裸衣而交交既少年即去不見女亦不省何從而出也乃起粧束出房猶誑瞞之而外已窺其所爲矣

扣之。始諱。旣而少年屢至。女不能拒。亦不能復諱。家人審之。知爲妖。亦無以卻之。試令需索貨物。無不應手而得。如是還往數歲。蹤迹漸稀。女竟無他。今猶安好。年四十五矣。不知後終何如。時弘治末所聞也。

桃園女鬼

嚴州東門外有桃園。叢葬處也。園中種桃。四繚周墉。弘治中有一少年。元夕觀燈而歸。行經園傍。偶舉首見一少女。倚牆頭。露半體。容色絕美。俯視少年。略不隱避。少年略一顧。亦不爲意。舍之行前。遇一人偕行。少年乃衛兵餘丁。其人亦同輩也。且行且縱話。其人問少年婚乎。曰未。曰今幾歲。曰十九矣。又告以時日八字。久之至歧路。同輩別而他之。少年獨行。夜漸深。行人亦稀。稍聞後有步履聲。回視卽牆頭女也。正相逐而來。少年驚問之。女言我平日政自識爾。爾自忘之。今日見爾獨歸。故特相從。且將同歸爾家。謀一宵之歡。爾何以驚爲。少年曰。汝何自知音。女因道其小名。生誕家事之詳。皆不謬。蓋適尾其同輩行。得之於其口出也。少年聞之。信便已迷惑。偕行至家。其家有翁嫗。居一室。子獨寢一房。始出時。自鑰其戶。逮歸不喚翁嫗。自啓其寢。則女已在室中坐矣。亦不寤其何以先在也。燈下諦翫之。殊倍媚嫵。新粧濃豔。衣飾亦極鮮華。皆綺羅盛服也。翁嫗已寢。子將往鑿室取飲食。女言無須往。我已挈之來矣。卽從案上取一盒。子啓之。中有熟雞魚肉之類。及溫酒。取而共飲食之。其醖馥猶熱也。啖已就寢。女解衣。內外皆蘄然新製。乃與之合。猶處子爾。將黎明。自去。少年固不知其何人也。迨夜復至。與之飲食寢合如昨。旣而無夕不至。稍久之。密鄰聞其語笑聲。潛窺見之。語翁嫗云。而子必誘致良家子與居。後竟當露禍及二老。奈何。翁嫗因候夜同往而覘之。果見女在。翁嫗愛子甚。不驚之。明日呼子語之。故戒諭之曰。吾不忍聞於官。令汝獲罪。

汝宜速拒絕之。不然。與其惜汝而累吾二老人。常忍情執以聞矣。子不敢諱。備述前因。然雖心欲絕之。而牽戀不忍。且彼亦徑自至。無由可斷。女知之。殊不畏避。翁嫗無如之何。復謀諸鄰。鄰勸翁首諸官。翁從之。展轉達於郡守李君。守召子來。不俟訊鞠。卽自承伏云云。然不知其姓屬居址也。守思之。殆是妖祟。非人也。不下刑箠。教其子。令以長線綴其衣。明日驗之。子受教歸。比夜入室。女已先在。迎謂曰。汝何忍欲綴吾衣邪。袖中鍼線。速與我。子不能奪。卽付之。翌日復於守。守曰。今夕當以剪刀斷其裾。子之剪歸。女復迎接。怒曰。奈何又欲剪吾衣裾。速付剪來。吾姑貸汝。子亟予之。又復於守。守怒。立命民兵數人往擒之。兵將近其家。女已在室。知之。時方晴皎。忽大雨作。衆不可前。乃返命於守。守益怒。命一健邑丞帥兵數十往以取之。女亦在室。丞兵將至。忽大雷電。雨飈盆而下。雷火轟掣。殊不能進。亦回返以告守。曰。然則任之。呼子問曰。女之姿貌果何似。衣裳何綵色。子具言如是如是。其外內裳袂。一一皆是紵絲。悉新裁製也。每寢解衣。堆積甚多。而前後只此。終未嘗更易一件。其間一青比甲。密著其體。不甚解脫。卽脫之。與一柳黃袴同置衾畔。不暫舍也。守曰。爾去。此後第接之。如常時。吾自有所處。子去。時通判某在座。守顧判曰。吾有一語欲語公。恐公怒耳。判曰。何如。守沉吟久之曰。此人所遇之女。殆或是公愛息小姐者乎。判大怒。言公何見侮之甚。吾縱不肖。公同寅也。吾家有此等事。邪。公亦何乖繆如是。守但笑謂言公試歸。問諸夫人。判愈怒。幾欲罵之。遽起入內。急呼妻罵守。言吾爲老畜所辱。乃敢道此語云云。妻扣其詳。判言老畜先問後生。聞其言。女容貌衣飾如此。乃顧謂我云爾。妻驚曰。君姑勿怒。或者果是吾家大姐乎。蓋判有長女。未笄而殞。攢諸桃園中。其容色衣飾良是也。判意少解。出語守。吾妻云云。其當是吾女耶。守曰。固有之。且幽明異途。公

何以怒爲。第願公勿恤之。任吾裁治可耳。判亦姑應之。旣而無所施設。女來如故。又久之。有巡鹽御史按部事竣而去。郡集弓兵三百輩護行。守與羣僚皆送之野。御史去。守返。兵當散去。守命勿散。從吾行。且迂道從東門以歸。至桃園。守駐車。廳兵悉入園。卽命發判女冢。視之。女棺之前。有一窻。如指大。四圍瑩滑。若有物久出入者。卽斲棺視女貌如生。因舉而焚之。蓋守知女鬼已能神。故寢其事。乘其不知而忽舉。鬼果不能禦也。守恐鬼氣侵子深。或復來纏殢。召入郡中。令守郡帑。與同役者直宿。三月無恙。乃釋之。其怪遂絕。後子亦竟無他事。在弘治中也。

濟瀆貸銀

濟瀆祠。相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其概一二。祠有大池。凡欲假金者。禱於神。以琰決之。神許。則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券浮。其券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舍其兒以盒。子盛之。投入。俄頃盒浮。起視之。兒活於中。無恙。蓋神鑒其誠。因而貸其債也。盒外溼而內中故乾。其他類此故多。

異林

九仙神

閩中仙遊縣。有九仙山。其神靈異。能知人間未然之事。人或禱請。輒於夢中開示形兆。始雖莫測。事往而推。無不徵驗。神道顯祕。莫可殫詰。予所最徵實者。吾鄉衡山文太守。吳邑都庫部。太倉州周二牧。皆親詳

其事故疏之云。

文太守宗儒分符温州。末期遣人祈問壽算。夢者見一人謂之曰。往山下當有優人作戲。汝可觀之。夢者曰。太守令我祈問禱算耳。其人答云。有孔老人還自問之。言訖而去。尋至山下。遇有丹旌引喪而來。果有羣優裝著綵衣。蹁躑躅前後。鼓樂導從。賓客無不鮮盛。夢者前致問云。今日送葬。當是何人。有何官職。而若是乎。答者曰。吾鄉王太守死。今當臨穴。是以相送耳。夢者驚寤。自謂不祥。乃隱此事。不敢陳說。徑白太守云。蒙遣祈問。一無答。但令問孔老人。當自知之。太守即便搜訪。果有此人。昨被差遣。將一大木付匠裁鋸。卽召而問之。曰。汝計此合鋸幾何。對曰。已就鋸矣。曰。卽計木板。當得幾何。對曰。合得五十有六。中腐其一。數不得全耳。太守怒曰。木材如此。何止此數。便可經營。復令益之。對曰。數已定矣。復何及乎。太守時年五十有五。聞老人言。不覺驚汗。果及數。乃疽發而卒。都庫部玄敬。少貧病。不得志。賞識一黃生。閩中人也。曾遊吳門。一日告歸。因相語曰。九仙山在吾境上。其神靈驗。子今坎珂。吾當代卜。卽見復也。玄敬喜諾。卽具手疏陳述其意。贈以裹糧。生遂辭去。至祠所。焚香祈禱。具白緣由。夢入一室中。見兩壁上倒懸二軸。各書三大字。曰。在何處。嵯峨高生。未省諭。沉吟再三。忽有一人曰。子何必疑。彼將自知。後來吳中。具以事白。玄敬不悟。遍訪識者。並不詳曉。弘治甲寅年。何中丞鑑來巡撫江南。偶見都文深。蒙獎嘆。往往薦揚。自是知名。郡縣大夫爭相引拔。次年大比。林御史塘卽錄送試院。有高士達者。山西人也。爲山東武定州學官。來校文事。閱玄敬文。甚加稱賞。遂獲中選。其夢始著。然嵯峨字義猶未解。或曰。二字上并有山文。高本貫山西。又仕山東。兩山字義亦甚明白。何云不解。其徵或然。今何公爲南大司馬。玄敬爲庫部。其言益驗矣。

周某。閩人也。爲常山縣學官。仕旣不達。又復無子。以是怏怏。求禱於神。卽夢一大舟。舟尾上有二人坐。舟中載一棺。以繩纏縛甚堅。旣得此夢。未審云何。或曰。舟中著棺。當是州官。船尾二人。卽是舟子。始大暢悅。後果爲太倉州二牧。生二子。果如其占矣。

飲客

曾公。傑偉儀雄。幹善飲。喜啖。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欲試之。密使人圍其腹。作紙桶置廳事後。命蒼頭視公飲。飲幾許。如器注桶中。乃邀公飲。竟日。桶已溢。別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半。英國具輿從送歸第。屬使者善侍之意。公必醉。坐伺使者返命。公歸。亟呼家人設酒。勞饗隸。公取觴復大酌。隸皆醉。公方就寢。英國聞之大驚。史百戶者。性嗜飲。晝夜沉醉不少醒。嘗旦謁上官。上官與之語。懵然無所答。上官怒。叱之曰。汝醉邪。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病且作。吳中名醫莫療。有張致和者。善深於脈理。診之曰。夜半當絕。勿復紛紛。及期果欲絕。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今死矣。然久不得飲。聊薦一杯。與爾永訣。死當無恨。遂啓其齒。以溫酒灌之。須臾鼻竅綿綿。微有息焉。又灌之。而唇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致和。致和曰。彼以酒爲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醇酒耳。如其言。果愈。又飲數年。乃終。

翦勝野聞

徐禎卿

徐太傅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頒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帝曰。違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杖劍入謁。帝時方盛怒。宿

戒關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關吏。奪關而出。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願弗爲爾。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之知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

國子監生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過國子監。監生某者。入酒坊。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聊寄食爾。帝因與之入。時坐客滿案。惟供土神几尙餘空。帝攜之在地曰。神姑讓我坐。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府人也。帝因屬詞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又舉髮兒小木。命生賦詩。因喻己意。其詩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私喜。因探錢償酒家。相別而去。生不知其爲帝也。明日。忽移名召生入謁。生茫然自失。既至。帝笑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生惶恐謝罪。又曰。汝欲登臺端乎。遂命除爲按察使。秣陵民家。至今供司土神於地。本此。

乾鰲

僞周主張士誠。據有江東時。姑蘇市井中童謠曰。張王做事業。只憑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鰲後國事。既去。太祖取其臣黃蔡葉三人者。刳其腸而懸之。至成枯腊。蓋三人皆元戚機臣。其殘膏積侈。敗國喪家。帝特惡焉。故極於此典。

唐之淳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在軍中。曾爲草露布。帝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爲誰。韓公以之淳對。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諭旨。械繫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京師。過其姑之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爲我斂屍。姑乃大慟之。行次東華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纍纍傳易。數遞始至便殿。膏燈煌燿。帝座閱書之。淳俯首庭下。帝問曰。是汝草露布耶。之淳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帝令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爲弘潤之。之淳叩首曰。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卽不敢。姑旁注之。之淳如命。帝令中侍續報。定畢。乃上之。遙望燭影下。帝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每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帝令明朝謁。復如故。出至姑家。姑尙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庭謁。帝問曰。汝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唐肅。卽日命嗣父官。

陶學士安妻

陶學士安。旣歿。其子尋以事見。家人四十餘人。悉坐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無餘丁。安妻莫可控訴。乃裹素裳。赴京師。擊鼓求見。帝異其容儀。問曰。今媪爲誰。安妻頓首曰。妾陶安之妻也。帝泫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慙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督妾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惟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妾得保首領入溝壑。帝允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後。蒙涉諸難。功在鼎彝。形神入土。子姓殘落。深可憫念。今卽赦四十餘軍。還養老嫂。汝其毋緩。於是安妻辭謝而出。

幽怪錄

田汝成

五通神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聖。姓氏源委俱無可考。但傳其神好矮屋。高廣不踰三四尺。而五神共處之。或配以五婦。凡委巷若空園及大樹下。多建祀之。而西泠橋尤盛。或云其神能姦淫婦女。輸運財帛。力能禍福。見形人間。爭相崇奉。至不敢啓齒談及神號。凜凜乎有搖手觸禁之憂。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武林聞見錄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時。有叩門者。出視之。卽向所決囚也。驚問曰。爾爲何得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浼。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笏。曰。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爲書牒一道。及製靴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有騶從若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日。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臯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於內。是日卽安妥如初。觀此則杭人之信吾通。自宋已然矣。夫瞰其亡而奪之位。歸又力爭。真小人之雄者。而竟不能禍僞牒之吏。則其靈亦不足畏矣。予平生不信邪神。而御五通尤媿虐。見其廟輒毀之。凡數十所。斧其像而火之。溺之。或投之廁中。蓋將以此破鄉人之被惑者。而聞者皆掩耳而走。愚民之不可曉如此。

泥孩兒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鬻歌花湖船。回家分送鄰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一壓被孩兒。歸至屏橋之上。玩弄不厭。一日午睡。忽聞有歌詩者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偃隨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置箱篋。明日啓篋視環。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失去金環。遂碎之。其怪乃絕。

趙源再世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卽賈似道舊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環。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咲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鄰。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子欣然而應。遂留宿焉。明日辭去。夜則復來。如此月餘。問其居止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慚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但冥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弈。備見寵愛。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爲贈。彼此雖各有意。內外嚴密。莫得其便。後爲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

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審如此，則君與我，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因曰：汝之精氣，能久存于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臥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矣。面壁而化。源大慟，舉衣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爲僧。

委巷叢談

田汝成

南渡諸將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也，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着此富家也？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咲，俊最多貲，故譏之。

見聞紀訓

陳良謨

因愚脫禍

遂昌士人劉合峯，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泅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至滅頂，僅而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剛欲撐開，愚者忽肚疼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撐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之于危，以自利，卽此一念，不仁甚矣。其覆

溺也宜哉。

楊老

朱筆峯崑山人。與余同官閩臬。嘗言其家塾師之父楊姓者。一日坐於門。見一婦人過。墜一銀簪于街石上。鏗然一聲。伺其去遠。就其所視之。不見。止見一蚯蚓在石罅間。踟躕良久。俄一男子過其所。徑俯拾之。楊老乃高聲曰。此吾所墜簪也。其人知其僞。徑去。楊老隨而牽其衣不釋。其人乃取銀二分。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之曰。老者休纏。將此銀沽酒煮魚。作一夜消可也。楊老乃歸。置魚釜上。買酒一壺。令其媳煮魚。煖酒間。忽鄰貓突跳釜上。媳以杖撲貓。貓竟銜魚去。因覆其酒。而併盛魚器碎焉。人皆憐而笑之。夫楊老。簪化爲蚓。似可怪矣。而猶強索之。其能食乎。吁嗟乎貪夫哉。吁嗟乎薄命之人哉。

金臺紀聞

陸深

金華戴元禮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酬應不閒。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扣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錫字耳。元禮急爲正之。嗚呼。不辨錫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袁海叟

袁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于世。國初詩人之冠冕。吾鄉人。仕爲御史。太祖高皇帝嘗欲戮一人。

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東宮欲釋之，孰是？凱對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宮釋之者，心之慈。太祖怒，以爲凱持兩端，下之獄。凱下獄三日不食。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宥之。每臨朝，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太祖曰：風疾當不仁，命以木鑽鑽之。凱忍死不爲動，以爲蹋茸不才，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太祖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鱷，何處尋得。遣使卽其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爲大賓，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爲凱誠風矣。遂置之。聞之都主事玄敬穆，余少聞故老談，景文旣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類猪犬下潛布於籬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太祖使人覘知，以爲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禍者耶。

震紀澤聞

王 鏊

鐵布政女詩

鐵鉉，色日人也。建文時爲山東布政使。文皇師至城下，攻之百方，鉉隨機設變，終不能克。以礮石擊其城，將破。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久之不下。姚廣孝獻計曰：師老矣，不如舍之而去。文皇從之。旣卽位，以計擒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坊爲娼。鉉有二女，皆誓不受辱。仁宗卽位，赦出之，皆嫁朝士。二女爲詩自述。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鬢半縮臨粧鏡，雨淚空流溼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陶郎勝阮郎。

莘野纂聞

伍餘福

終南勇士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令人驚怪。二賈自意其必死也。望煙炊而進焉。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而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爲通其姓氏。具告以失路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以爲餉。了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

駒陰冗記

闌莊

鄭唐恢謔

三山士人鄭唐。有逸才。好譏謔。有老人寫真乞題。唐索飲。題之曰。精神炯炯。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鶴呈祥。數年有讀之者。曰。此四語橫讀。則精老烏龜也。老人毀之。有隸卒乞門聯。唐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其人大喜。具饌飲。乞足成之。唐書之曰。英雄手執苗竹片。豪傑頭簪野雉毛。其人悔恨。後以談謔黜儒爲吏。口占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繡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翅。聞者絕倒。嘗爲州長書門聯云。架有春風筆。門無暮夜金。州長喜。大加禮敬。

土地夫人

中丞東橋顧公璘。正德間知台州府。有土地祠。設夫人像。公曰。土地豈有夫人。命徹去之。郡人告曰。府前

廟神缺夫人請移土地夫人配之。公令卜於神。神許。遂移夫人像入廟。時爲語曰。土地夫人嫁廟神。廟神
歡喜土地噴。旣暮年。郡人曰。夫人入配一年。當有子。復卜於神。神許。遂設太子像。

識盜免禍

蘭陽處士邱琥。山西布政陵之子。商遊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琥識其狀。盜也。伴
落簪舟底。盡出其衣篋。鋪設而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家僮與之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
其人去。未幾其人殺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邱公也。人服邱之智。

南翁夢錄

黎澄

勇力神異

安南李氏時。清化人。黎奉曉。生而魁偉異常。飲食視人十倍。年十二三。身長七尺。適有外寇侵境。虜掠甚
衆。鄰里倉皇。罔措。奉曉語其父母。不可隨人奔忙。但多作飯。與兒子飽吃一頓。今日殺賊救民。易如反掌。
飯畢。持一短刀。俗呼爲斫刀者。伐木爲兵。互衝賊陣。縱擊潰走。盡獲鄰邑被虜者千餘人而還。李氏賞賜
除授。固辭不受。乞賜田地。以自耕食耳。有司議定頃畝。奉曉曰。臣以斫刀破賊。願擲斫刀所至爲界。許之。
擲至十餘里。悉以與之。後人因此凡賞功田。名之曰斫刀田。使領軍。辭以不能。願居田里。待用兵時。請爲
先鋒。破陣報國而已。後十餘年。召爲先鋒。以十餘人擊數萬餘賊衆。封威遠將軍。仍在田里。壽終於家。

中洲野錄

程文憲

梅谷化妻

鄱陽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隨夜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卽我怒。觀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

蘇談

楊循吉

顧阿瑛豪侈

顧阿瑛。在元末爲崑山大家。其亭館蓋有三十六處。每處皆有春帖一對。阿瑛手題也。記必名公。詩必才士。雖篆隸二三字。亦必選當代之筆。當時如楊廉夫。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往還客也。尤密者爲秦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在焉。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雖不逮諸客。而辭語流麗。亦時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者。則亦非獨以財故也。後阿瑛遭亂。財盡散去。遂削髮爲在家僧。

五經文累

陳五經。嗣初家居後。王淮學士展墓還台州。過蘇。相與登城而游焉。王公引起二子。拜五經於城上。乞文。遂爲命筆。時五經老矣。冥搜耗精。至成疾。乃戒弗復親篇翰。後一客頗無狀。必欲五經爲之。辭而不獲。因怒曰。若強吾作。須死耳。客責曰。王學士固有勢人。文宜與之。吾故人輩。何足勞公耶。五經不得已。勉領之。操觚而疾重。遂以不起。大抵作文出於思索。其傷心役氣特甚。又况執筆對題。爲世俗酬應之文。亦何意味。苟非沛然有餘之才。鮮有不爲所困者也。

吳中故語

太傅收城

楊循吉

勝國之末。太尉張士誠。據有吳浙。僭王自立。頗以仁厚有稱於其下。開賓賢館。以禮羈寓。一時士人被難。擇地視東南。若歸自是。稍能羅致名客。如張思廉。陳惟允。周伯琦。輩皆在焉。及大朝行弔伐之誅。羣雄稽顙。而士誠獨後至。勤王師。鐘鼓聲伐。螳臂自衛。天下笑之。當是時。太傅中山武寧王。實爲元帥。以長圍圍城。城中被困者九月。資糧盡罄。一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於時城中士卒。登垣以守。多至亡沒。士誠聚尸焚於城內。煙焰不絕。哀號動地。武寧圍久不克。或有獻計者曰。蘇城蓋龜形也。六處同攻。則愈堅耳。不若擇其一處而急攻之。乃可破也。會士誠之親信李司徒者。亦密遣人至軍前納款。武寧王乃引兵從閫門入。士誠募勇士十人。號曰十條龍者。皆執大杖出戰。死焉。武寧乃入。不戮一人。時信國公以城久不破。怒若城下之後。三歲小兒亦當斫爲三段。時信國引兵從葑門入。遇城中士女。必處以軍法。武寧聞之。急使人捧令牌。迎信國軍。曰。殺降者斬。信國軍乃止。士誠聞城破。其母作淮音語。士誠曰。我兒敗矣。我往日道如何。士誠乃悉驅其骨肉。登齊雲樓。縱火焚之。而已獨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乃就縛。俘至都下。李司徒者。得以鼓樂迎導。遊城三日。意謂必得重賞。乃竟正丁公之戮焉。李司徒故宅。今吳縣學宮是也。其墓在九龍塢。亦被發掘久矣。初葑門以信國之入。至今百載。人猶蕭然。武寧入閫門。故今民物繁庶。餘門皆不及也。迹士誠之所以起。蓋亦乘時喪亂。保結義社。泛海得杭。遂止於蘇。觀其在故元時。貢運不絕。亦固知有大義者。獨恨不能如吳越錢俶王之獻土。以取覆滅。哀哉。然蘇人至今猶呼爲張王。

云。

魏守改郡治

蘇州郡衙。自來本在城之中心。僭周稱國。遂以爲宮。頗爲壯麗。元有都水行司。在胥門內。乃遷衙居焉。及士誠被俘。悉縱煨燬。爲瓦礫荒墟。方版圖始收茲地。高皇擇一守未愜。蒲圻魏公觀。方以國子祭酒致仕。將歸。上親宴餞於便殿。得平蘇之報。因酌酒留之。曰。蘇州新定。煩卿往治。蒲圻遂領蘇州。時高太史季迪。方以侍郎引歸。夜宿龍灣。夢其父來書其掌。作一魏字。云此人慎勿與相見。太史由是避匿田里。絕不入城。然蒲圻愛彼殷勤。竟遂棄寐告。爲忘形之交。然未有驗。蒲圻碩學夙充。性尤仁厚。賁臨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舊地而徙之。正當僞宮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錦帆涇。云闔閭所鑿。以游賞者。久已堙塞。蒲圻亦通之。時石列方張。乃爲飛言上聞。云蒲圻復宮開涇。心有異圖也。時四海初定。不能不關聖慮。乃使一御史張度覘焉。御史至郡。則僞爲役人。執搬運之勞。雜事其中。斧斤工畢。擇吉構架。蒲圻以酒親勞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獨謝不飲。是日高太史爲上梁文。御史還奏。蒲圻與太史並死都市。前工遂輟。至今郡治。猶仍都水之舊。僻在西隅。堂宇偪側。不稱前代。儀門下一碑。猶是都水司記。可徵也。而僞吳故基。獨爲耕牧之場。雖小民之家。無敢築室其上者。惟宮門巍然尙存。蒿艾滿目。一望平原而已。然數年之前。猶有拾得箭鏃與金物者。近亦無矣。

嚴都堂剛鯁

嚴德明。在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

歸吳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于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會在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底。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卽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前輩朴雅安分如此。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多有仕者。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焉。今其子孫不聞如何也。然當公在時。已埋沒不爲人所知。况其後乎。

錢擘陷楊貢

錢擘。常熟之富人。也。入貲得授浙江都司都事。豪壓一邑。知府楊貢。訪朱漢房御史。擘在焉。衣服鮮美。而語言容止。並復都雅。貢敬之。旣去。問得是貲官。貢始悔恨曰。此吾部小民。何敢與吾坐乎。惡之。擘之寓舍。在泰伯橋下。先是指揮何某。呼角妓數人。供宴舟。載經擘寓過。擘亦方筵客。截而有之。何由是銜擘。至是每短擘於貢。貢旣深惡擘。得何言益怒。於是。以事收之下府獄。吳人大喜。貢具本馳奏。擘之輩。如劉以則等數人。皆大家也。平日相結爲友。見擘敗。有齒寒之懼。各助擘銀五百兩。必欲勝貢。擘家僮奴數百人。多有有智能者。貢之本旣發上道。擘家人隨焉。詐爲附舟者。與齋本吏一路游處。卒賂之。發封竊視。盡得其所奏情罪。辭吏先往。預以本進焉。一一皆破貢所論者也。後三日。貢本始入。同下巡撫都御史鄒來鶴推

勸鄒特欲扶擘。故遲之。以貢難抑。不敢決。初擘之在獄。獄囚夜反。知縣聞人恭白貢請乘勢棒殺擘。貢不肯曰。是何得好死獄中。貢意蓋欲顯戮擘。并沒其產也。及鄒既爲擘獄。久未成。擘遂使人以貨謀於權貴。乞同提至京理對。於是貢與擘皆就逮北行。初將朝審時。方嚴寒。擘賂校尉。五更已縛貢。縛繩至骨。又不與飲。裸凍欲僵。莫能發一語。擘則飲酒披裘。至臨入始一縛焉。於是貢辭不勝。貢至刑部。尙書某曰。楊知府汝作街頭榜。用牌兒名綴語。此時已天奪汝魄矣。尙何言。初擘進本。自署浙江都司都事。至是刑部覆不言貢。以知府按擘事。但言以都事與知府詰奏事。勢相等。又擘與貢亦交有所論。於是論貢與擘皆爲民。吳人冤之。貢誠清苦。無所私。其收擘。亦深欲抑強而自立也。公不勝貨。事遂以壞。惜哉。然於貢亦何損焉。當時僉事湯琛。賦一詩紀之。蓋幾千言。語雖鄙俚。皆述實也。詞多不載。貢既去郡。貧甚。還家布衣破帽。教授以自養。近始卽世。擘無子。亦老死家中。將死前月餘。所乘馬尾。一旦盡落。人謂絕後之兆。方擘盛時。其享用等封侯。園池之勝。蓋爲江南甲冠。嘗於池中築一亭。夏月宴客。則登焉。客既集。則去橋。不得輒去。亭皆四空。嫌日色蒸照。則取大方舟。實以土。上種名花。作高屏。視日所至。牽而障焉。

王文捕許妖

許道師。尹山之小民也。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欲鈎致婦人爲亂。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爲神佛。遂鼓動一境。皆往從焉。其人居一室。中人不得妄見。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種毒物。聚置一甕中。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婦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其目。云不爾。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眩然。妄見諸鬼神相。愚無知者。於是深信之。以爲誠佛。

也。道師坐一大竹籃中，令婦人脫衣抱持傳道。婦人不肯者，則請令小兒摸其勢。果若天閹者，於是競不疑之。及親體，則迫而淫焉。婦人或聽或不聽，無不被污而出，不敢語人。故其後至者不絕。有沈三娘者，與之淫尤密。每招村之婦女來傳法，則並污之。惑者既衆，恆所聚人，亦幾百數。時都指揮翁某新至，欲以此立功求陞。百戶李慶贊之，遂白都御史王文、張皇其事。文時以賑濟在蘇，亦有喜功心。三人議遂合，乃發衛兵五百人往收之。知府汪澂指揮使謝某坐中軍，李慶爲前哨，妖黨初但以淫人故爲左道，實未敢爲叛也。至是懼死，乃相率遁去。居田野中，其類惑之者，執竹鎗田犁之器衛之。許道師坐一石上，衛兵列陣而對之。其黨曰：汝軍家勿動，吾師少誦一咒，則汝等來者皆死。衛兵惑之，果欲反走。中一卒曰：賊首坐在石上，何難擒也。馳突前，至道師所，執其衣領擒之。餘皆盡縛無脫者。蓋將三百人焉，皆以檻車載送。捷上，尚書于謙在兵部，深知其飾功，止特奏陞翁一級，餘並不遷。賊首置極典，連誅者三四十人。沈三娘者亦在焉。後李慶進本自陳其功，乞遷官。于尚書立案不行，慶爭曰：若如此，則使他日有警，人不肯用心也。于曰：吾杭州人，豈不知此事僞耶？今一士執一人，遂謂之討叛乎？遂罷。許妖之罪，自是滔天，不容誅矣。然其間田野愚夫，有一時無知相從者，因三人有遷官之心，遂使三百人皆以大辟死。誠何心耶？後文被誅，翁亦縊死。李慶之二子皆爲盜，死獄中，亦報施之不爽也已。

三學罵王敬

成化癸卯之歲，太監王敬以采辦藥材書籍至江南，所至官司無不望風迎合，任其意剝取財貨，無敢沮者。於是民間凡有衣食之家，悉不自保，惴惴朝夕。又有一種無賴小人，投附其中，悉取富人呈報，或以償

其私怨。敬既恃其權奸。於是大肆厥惡。至於士類。先在杭州時。使士子錄書。或不如意。則出梵經使鈔之。得賂而止。至蘇。復以子平遺集。要三學筆錄。其多至千餘卷。初每生給錄一帖。凡錄數百帖與之矣。時方近秋試。復以紙牌呼集諸生。諸生知其意。復欲抄書。不往。敬怒。使人督促三學學官。學官不得已。率諸生往。見於姑蘇驛。敬時坐堂上。其副曰王臣者。立其旁。王臣本杭之無賴。嘗得罪當死。有邪術。能爲木人沐浴。跳踉於几上。夤緣進上。遂得寵用。是行實其計。敬之爲惡。大抵皆斯人爲之。敬特爲之尸而已。時敬見諸生至。責曰。何不肯寫書。衆合辭對。向來已寫訖。敬曰。昨日飯。今尙飽耶。遂欲笞學官。諸生乃大譟。呼其在門下者皆入。指敬面而罵之。敬起而復坐。不能爲進退。荒忙失措。仰面偃肩於座上。聽其罵。其部下軍校。執杖擊諸生。走出驛門。遇市薪二束。各執之。反擊軍校。皆散走。王臣知不敵。遁入舟中。衆又從而逐之。有卻五者。都下惡少。亦王臣黨也。被執至城門下。闔門而毆之。幾死。時三學生徒及其家僮僕幾百人。旣散去。明日。敬召知府劉公瑀。泣而怨之。以爲計使諸生罵之。劉公跪拜乞罪。出而訪求罵者。自三學乃一時恃其衆多。以所訪十七人。及諸生。皆引見敬。王臣時在側。乃極口詆訶諸生。不知何人。悉以諸生陰短報王臣。臣悉發之。衆大慚而出。劉乃引罵者笞於皇華亭下。各二十。具數而已。劉次日召諸生責之曰。王敬冢有三條玉帶。汝輩小兒。何能與之抗。且說永樂間。秀才罵內使。皆發充軍。汝謂無紅船載汝輩耶。恐械至臨清。則俱死爾。長洲學生戴冠。獨抗對曰。死生有命。如何怕得。遂罷。然諸生又有自書其輩名字。詣敬首告者。益爲敬所窺薄焉。方罵時。巡撫都御史王公恕適至。公嚴峻剛方。特爲天下具瞻。平生恆不喜闊貴。至此諸生懼罪。且訴焉。公曰。旣已罵訖。今無如之何。且俟其歸。必作奏。亦不過行巡撫巡按處耳。

今且勿譁。諸生大失望。然不知王公密奏已達矣。後敬至闕下。果以諸生事上。至動震怒。果下巡按推治。時敬勢方張。未敗也。諸生又往告王公。王公曰。此人耳目至多。蘇州南北交往之地。兼有二豎在此。一謂織染局有太監二人。一既曰推治。安得不答。扑松江僻靜。吾已與御史言。送彼中獄矣。巡按時爲張公淮。亦號有風勢。不肯承旨。重繩諸生。以是得無苦。然張公亦且未敢決其事。持兩可之說。以待會王敬等事。敗下獄。張公力上其事。得皆未減焉。初敬出時。氣焰薰天。諸生以士子罵之。與古人烈烈者何異。惜其後更無挺然自當。敢出數語。與此輩辨曲直者。俯首帖耳。反敗儕輩之事。抑何前後之不類乎。惜哉。聞諸四方。可笑也。古之忠義。志定於平日。而氣發於一時。彼無根之怒。豈可一旦而施之。遂以徼取忠義之名乎。若然。則陳東輩。遍天下皆是也。當時好事者。遂傳以爲吳中諸子美談。不知乃一時之氣耳。豈不過哉。

蓬軒別記

楊循吉

桑狎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履襪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重之。庠生某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給爲妹。賂鄰嫗。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啟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於官。訊鞫之。姓桑名狎。年纔二十四。自幼卽縛足小。而爲是圖富貴家女。與之私者如干人。法司上其獄。憲廟以爲人妖。寘諸極典云。

貧家女

燕有貧家女。性頗慧。數歲時。聆其伯母誦佛書。輒記不忘。里有慕之者。以禮聘爲婦。後伯母死。女繼之誦。日久不輟。文義通曉。專心事佛。不復有嫁意。母恚曰。欲辭婚。聘禮奚償。女曰。必有施之者。母許。女退。未幾。一翁以白金來施。視聘禮倍焉。里人與其家。咸詫女能。前知母以所施半償聘禮。女曰。全畀之。恐亦不得用也。乃作偈曰。業緣休認是姻緣。一念真空已了然。迷時與你爲媳婦。今日身居天外天。母攜金與偈往。遂得辭。不數日。聘家金爲盜持去。由是人信女神靈。呼爲活佛。遠近齋香幣來拜。謀事者坐以妖人惑衆。收下錦衣獄。雜治之。無驗。移繫秋臺。莫能行。以筐舁至。予適試政。秋曹嘗一見之。鞠亦無驗。勅之嫁。則請死。繼諭之曰。君命也。孰敢辭。遂令邑庠生某娶焉。未幾卒。

庚己編

太學

相傳高皇帝時。初起太學。上臨視之。顧學制宏麗。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云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耶。顧呵之出。語訖而蛛遯。從茲遂絕。

元壇黑虎

吳俗喜鬪蟋蟀。多以決賭財物。予里人張廷芳者。好此戲。爲之輒敗。至鬻家具以償焉。歲歲復然。遂蕩其產。素敬事玄壇神。乃以誠禱。訴其困苦。夜夢神曰。爾勿憂。吾遣黑虎助爾。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汝往取之。張往掘土。獲一蟋蟀。深黑色而甚大。用以鬪。無弗勝者。旬日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至冬促織。

陸燦

死張慟哭以銀作棺葬之。

芭蕉女子

馮漢字天章爲吳學士居閩門石牌巷口一小齋庭前雜植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覩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窗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斂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相狎之女忙迫截衣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臥蓆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隣僧庵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爲怪惑死數僧矣

續已編

郎瑛

貓王

福建布政使朱彰交趾人而寓於蘇景泰初謫爲陝西莊浪驛丞有西蕃使臣入貢一貓道經於驛彰館之使譯問貓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貓盛罩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著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貓之王也

黑廝

黑廝者陝西按察司隸也洪武中有按察使當朝覲詣京籍其從者名黑廝預焉俄一夕病死使將擇代者更造其籍是夕恍見黑廝跪白曰籍無庸改也小人雖死尙能事公所患潼關難過公但於關外大呼吾名卽出矣許之比行所經驛傳百需皆備詰之則曰適有隸報公將至令治具爾問其狀曰肥短而黑

使心知其黑厮也。出關呼其名訖。便聞鬼語云。某已出關矣。自陝至淮安。謝不肯行。曰。都城隍嚴。某不敢入京師。當止此。以候公使入朝。以事狀下吏。久之。黑厮遂降於居民。言吾黑厮大王也。當血食此土鄉民。翕然信之。爲立廟。憑巫言禍福甚驗。禱謝無虛日。巫積所施予。至數百金。歲餘。使事完復官。將渡江。黑厮下教於巫曰。某日某官將至。具宴犒。而所有金悉歸之。不者。吾且罪汝。巫不得已往迎焉。以金獻前一日。使已見黑厮來。白己曰。公謹無泄吾名。懼不爲福。巫至。使受其獻。巫不解神意。數問焉。不答。巫隨行數百里。固請之。乃以實告。巫慍歸。以語鄉人。相率投詞。都城隍訴之。毀其廟。靈響遂絕。

蝎魔

西安有蝎魔寺。塑大蝎於楣。相傳國初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適喪。僮客以女爲言。遂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閹人入私解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蝎大如車輪。臥於榻。闌驗而出。以白焉。不信。此爲妖妄。閹請曰。他日相公望願無聲。款密掩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蝎伏榻上。輾轉間。又成好女子矣。雖抵諱。而詞意頗羞澁。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蝎魔。所以蚤緣見公者。非敢爲幻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終拒。乃敢輸情。許之。乃曰。昔爲魔。得罪冥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假女屍爲人。幸獲侍左右。覬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頷之。女子遂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至今存焉。

上梁日時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撞木聲。以問左右。曰。某人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者數楹。屋

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慶。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裕。不數歲藏鏹百萬。果撤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劉氏雜志

劉定之

徐敬業

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爲僧。往來杭州靈隱寺。宋之間至寺夜吟。鷺嶺鬱岵。龍宮鎖寂。寥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以終篇。之間大駭。質明求見。則遁矣。敬業亦脫去。爲僧於衡山。黃巢旣敗。依張全義。爲僧於洛陽。嘗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人見像識其爲巢。蓋古今若此。脫身者多矣。史豈盡得其實哉。

碧里雜存

董穀

千里草

高皇帝初作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旣置矣。尙虛典守之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屋下憩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聖意遂註曰。千里草馬所宜也。卽拜其人爲千戶。以典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墻門每壞。官府輒爲之修云。

西樵野記

侯甸

海島人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而歸爲大風飄至一島山麓曠異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獐醜不可喻見數人悉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衆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偕數輩狀貌無異蹲立水滸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獲捨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獻嘉定令貯藏中

甲乙剩言

胡應麟

方子振

人多言方子振小時嗜奕嘗於月下見一老人謂方曰孺子喜奕乎誠喜明當蒞我唐昌觀中明日方往則老人已在老人怒曰曾謂與長者期而遲遲若此乎當於詰朝更期於此方念之曰圯上老人意也方明日五鼓而往觀門未啟斜月猶在老人俄翩然曳杖而來曰孺子可與言奕矣因布局於地與對四十八變每變不過十餘着耳由是海內遂無敵者余過清源因覓方問此方曰此好事者之言也余年八齡便喜對奕時已從塾師受書每於常課必先了竟且語其師曰今皆弟子餘力請以事奕塾師初亦懲撻禁之後不復能禁日於書案下置局布算年至十三天下遂無敵手此蓋專藝入神管夷吾所謂鬼神通之而不必鬼神者也

酒肆主人

余過淮陰市中憩一酒肆主人約五十許人與余談酒事各極其意主人忽瞪目視余曰觀君似解操觚

者。余謝曰：非曰能之。嘗窺一斑矣。主人遂與余論詩。上自三百漢魏。下及六代三唐。以及我皇明。無不畢當。竅絜。因命對坐劇飲。復論天下事。事至於千古興衰。每太息流涕。忽向余曰：吾閱海內人多矣。少得似君。君得無金華胡元瑞乎。余曰：是也。余因詢其姓名。主人曰：肆門所書張叔度是也。余復問其鄉縣。主人曰：吾無何有鄉之人也。余笑曰：地且不得。曾謂張叔度是丈人姓字乎。主人起。顧余笑。躍身入內。曰：毋多談。君且休矣。明日。索與相見。衆傭保曰：主人仗一劍。躍馬去矣。余遂窮問其人。則曰：主人有錢數百千。令我輩張肆於此。其出處從不能悉也。余意必江淮大俠。託於市隱者耳。

天上主司

乙未春。試前一夕。余忽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余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呼之曰：易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竟爲彼先得。余怒。力往鬪擊。而覺爲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詛言。無破意耳。可謂大巧。第易水生不解所謂。及揭榜。則湯賓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然夢亦憤憤。書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

沈惟敬

沈惟敬。以落魄僑寓燕中。寓傍有閒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常吉家蒼頭。幼爲倭奴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賣水以自給。惟敬暇則時時從嘉旺。

談論彼中情俗。雖器什鄉語。無不了悉。會石大司馬。經略東事。而石寵姬之父袁某。恆從惟敬游。惟敬日與袁言東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奏受游擊將軍。奉使日本。而有封貢之說矣。惟敬妻姓陳。名澹如。本故倡也。惟敬既遠使。石每到門。慰藉。至以沈夫人呼之。真可謂能下賤矣。第下非其所當下。爲可惜耳。

黃白仲

黃白仲。寓居西林。余往訪之。適有友人攜一名姬。邀余兩人赴飲。黃便入內。少時。其容有蹙。復以他事談說許時。邀者益急。言主人候湖上久矣。余欲捉之偕行。黃復身入內。余聽之。聞刺刺詈聲。余知其以妓故。不敢往也。故促之。黃不得已。與余相赴。日未哺。黃便謝歸。主人留之不得。遂去。明日。余往。伴問於黃曰。年餘四十。遂乏血胤。雖一似人女婢。亦不能居。命也。奈何。更問昨者。遲回之狀。曰。凡赴妓席。必涕泣。至歸方已。又問如遠出。何以制君。曰。出必歃血。蒞盟。余因大嗟曰。余方愧王茂弘九錫。不意足下。更是馮敬通也。

前定錄補

王處厚

釋僧緘。俗姓王。居淨衆寺。有華陽王處厚者。僞蜀落第。入寺寫憂。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邪。緘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咨曰。和尚某身跡。奚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稿。曰。考乎真僞。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袖賦稿示之。此豈非程試之真本乎。處厚驚悚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

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攜處厚入寺謁太尉。函公杜琮祠，坐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龐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至春試罷，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惟狎同年，置酒高會，是夜暴亡。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

楊汝南

清漳楊汝南，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悟。榜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榜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呼如甕。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鑊自樓而登，執主人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甕。汝南聞之大慟，曰：今復已矣。同邸嘆咤爲之罷博。榜出，報捷焉。視榜黯若油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蒞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怨吏不敢以告也。

病逸漫記

陸 鈇

覃吉

東宮官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余初在內書館。教小內官。使吉提督。因識其人。亦一溫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皇經。而吉適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卽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吾才讀孝經爾。其見畏特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東宮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頗不爲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姑記此三事。以傳後人。

高坡異纂

楊儀

劉偉

劉知府偉。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以厚德稱。父喪。廬墓三年。人稱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卽死。毋埋葬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今都御史韓公邦奇。劉氏甥也。獨不信。屢促其子襄大事。子亦未忍違父命。久之。韓公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連問之。韓公備言舅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卽其人也。憲使問狀。聞人言此人戴古毡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之。遽起迎候。於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

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旁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韓留疑不可，即起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矣。出門，復攜童子步行去。僚友相視駭愕，令人蹤隨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去矣。求之竟不見。邦靖不久養病歸卒。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李茂元

李茂元，字惟大，洛陽人。初名源。其師曰：昔省元有同姓名者，其父曰：然則名茂元何如？其師復曰：此亦近歲本省發解第二人名也。父曰：豈以二人故，至廢名耶？遂以茂元名。後果亦鄉試名第二。正德辛巳登進士。拜行人，嘗使陝。浴於故華清宮溫泉，其池中石座上有紅斑文，俗訛傳爲楊妃入月痕也。茂元見之心動，浴罷登輿，幃帷外有一婦人手熟視之，忽不見。夜宿公館，有婦人至，容貌絕世，而肌肉頗豐，自稱太真。言君一念所及，幽明相感，不能忘情，遂惑之。自是轍迹所歷，每夜必至，百方遣之不能去。心志喪亂，以疾告歸。久之方絕。歷南京戶部郎，終陝西僉事。

己瘡編

冷謙

冷謙，字啟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琴，工繪圖。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頂上。國初，召爲太常協律。嘗遇異人傳仙術，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不覺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

劉玉

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逮謙將至。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濟吾渴。逮者以瓶汲水與飲。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移檄物色之。竟不能得。

狎娼少年

有少年郎。狎一娼。以其美且富也。利之。百端趨奉。惟恐失意。郎惑甚。留其家經歲。雖他娼才貌勝者。弗能移也。一日。晝臥樓窗下。命市魚爲午飧。俄而見娼自攜魚入。私念彼胡不使婢輩。而必自持。注意察之。而娼不知也。提魚竟入廁中。郎益疑怪。俯窗諦窺之。見娼置魚於空淨器中而去。頃之。又將一器物。注淨器中。若水而色異。亟下視之。乃月水也。便大恨。召與言別。不行焉。按博物志有云。月布在戶。婦人留連。注謂月布埋戶限下。婦女入戶。則自淹留不肯去。斯言可信矣。

于梓人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名之。及長。有俊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笞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彌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尋爲部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有詔逮治。數月。瘐死獄中。棄其尸。家人發喪成服。忽一夜聞叩門聲。問爲誰。答是

梓人也。人驚爲鬼。曰：吾實逃去。云死者詐也。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官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矣。梓人自號七十一峯道人。詞翰逾逸。可觀。吳用藏言。自制遊大山歌一紙。余嘗見之。

二酉委談

王世懋

怪事

邇來怪事不可勝書。獨二事最真而最奇。其一沙頭鎮一童子。年未十歲。其陰忽長如巨人而毛。似能行人道者。已漸頷下生鬚。遍體俱毛。時時覆體爲交媾狀。遺精地下。未幾而殞。其一吳江婦人。病狂走入郡城。遍覓死尸食之。掙取腸胃。臭味不可近。渠自云絕美。好看饌不逮也。日食尸不可計數。兒童羣逐之。官爲錄繫。久之釋遣。不知所終。二事皆載記所未有。沙頭童子似爲妖孽所憑。若吳江婦人頗似有占五行志中皆一段新聞也。

徐爵

大璫馮保之腹心。曰徐爵。爵雖起罪戾。握士大夫進退權。得罪於宗社爲大。然年老多智而好施。頗不爲小民所怨。爵未敗半歲前。予聞之客云。爵一夕臥夢一神人長三四寸。呼爵謂曰。爾祿盡矣。爵懼而拜。問是何神。答曰。吾卽君身中神耳。爵因哀祈免死。神因教之持齋。可延也。爵自是斷酒與肉。日奉佛施棺。予頗異之。復以質姻家史金吾爲信。然已而難作。愈信愈疑。爲神旣許之延矣。奈何竟不免焉。金吾爲余言。

君不知耶。爵肉食三月矣。蓋朝貴奉之者。延爵致酒。謂公何自苦。信妖夢也。強之食。爵不得已始嘗一爵。因遂不守。吁。何其神也。茲事余不先聞。必謂好奇者。傳會其事。今歷歷若符契然。烏可不紀。或曰。爵得罪。大卽持齋。可遂免乎。曰。爵能致神感。好善一念爲之。其走權貴而終死於權貴。天實使之不終也。於道何疑。

寓圃雜記

王 錡

吳中繁華

吳中素號繁華。自張氏之據。天兵所臨。雖不被屠戮。人民遷徙。實三都成遠方者相繼。至營籍亦隸教坊。邑里蕭然。生計鮮薄。過者增感。正統天順間。余嘗入城。咸謂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迨成化間。余凡三四年一入。則見其迴若異境。以至於今。觀美日增。閭閻輻輳。綽楔林叢。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從蓋。壺觴櫛盒。交馳於通衢。永巷中。光彩耀日。游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綠波。朱閣之間。絲竹謳歌。與市聲相雜。凡上供錦衣文具。花果珍羞奇異之物。歲有所益。若刻絲累漆之屬。自浙宋以來。其藝久廢。今皆精妙。人性愈巧。而物產愈多。至於人材輩出。尤爲冠絕。作者專尙古文。書必篆隸。駸駸兩漢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氣運使然。實由朝廷休養生息之恩也。人生見此。亦何幸哉。

遼邸紀聞

錢希言

江陵

里中王老人嘗爲余談遼邸事。津津不休。故江陵相未第時。極爲遼王所眷。甫釋褐。還鄉謁王。王置酒款

浴遇之甚優。嘗從酒次更衣。訝江陵綈色稍敵。默然久之。私戒尙衣宮監陳曉。與工程其短長。出繒錦製袍二襲。紗縠稱是。篝燈夜成。旦走騎奴遺之。江陵不知也。酒醒衣至。試之不失尺寸。驚喜過望。趣赴邸頓首謝。王曰。瑣瑣何煩主臣。未幾而江陵入掌國史。權炙手矣。日夜思齟齬王。而未有間。嘗以書抵所知者。云。荆國主終不可留。尋禍作。嗟乎。解衣衣我。我悖之不祥。且丞相寧能爲石人耶。十年間。小山蘭坂。鞠爲草萊。東閣平津。亦廢爲車廐。斯非天道好還歟。不然。何報施之疾也。

閒中古今錄

黃溥言

五更頭

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於宮中。然後鳴鐘。殊不省庚更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末。宋亡。而希夷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廷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趙顯子。詳見稷錄。大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觀劉尙賓集庚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號順帝。云。由此觀之。與宋祖命轉六更之言。益信數之不爽。

奉化應方伯

奉化應方伯履平。登洪武庚辰進士。除授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粗得硬綳綳。末不書姓名。闈者以此呈冢宰。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高。次日奏陞考功司郎中。越三年出

爲常德知府。又三年。陞貴州按察使。仕終雲南左布政使。然一詩之感動於人。而冢宰亦知過能改。皆可以示後。故錄之。

綵雪亭雜言

鄭子元

敖英

同寮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矣。不得賜環。嘗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譫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成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讎。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必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使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著。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子在汴臺。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

焉可也。

蒹葭堂雜鈔

陸楫

蘧菴楊公

嘉靖己丑蘧菴楊公爲首相。上倚注甚切。時議禮諸公受知於上。相繼登樞要。尙書霍文敏公輅。時爲詹事。忌公尤切。特疏劾公。上大怒。削秩賜罷。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盡。有太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最久。百凡家蠱。公保護如子弟。公在相位。援育人文華殿供事。以書寫資勞。例得受京職。時亦以公黨與。恐遭斥逐。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呈於文敏。以求自解。不意數月後。以暴疾卒於京。其子奉柩還。公猶易服弔其喪。其子跪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悖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願公無弔。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陷。波及汝父輩。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不能諒之。是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太保費文憲公

太保費文憲公。年十六。領癸卯鄉薦。赴試禮部。道經呂梁。洪時公從父某爲主事。有事於此。一見公。卽曰。吾姪此行不第。當卒業北雍。公愕然問故。答曰。近得一夢。吾見姪在北監。領籤出館。籤上寫彭時一字。彭公狀元宰相也。吾姪勉之。已而公是年果不第。卽入北監讀書。專事博洽。以資策學。至丁未。果狀元及第。官至少師大學士。計得夢時。彭公尙在。及後彭公卒於官。諡文憲。公以嘉靖乙未。再召入閣。亦卒於官。諡亦如之。二公不但科第祿位偶同。雖考終賜諡。如出一轍。亦異矣。

霏雪錄

鑄積

虞文靖公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於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爲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王召議事。二使以上廐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上晏駕上都。某欲竊神器。僞使者齋詔且至。卿等在廷。曷以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爲中令監國。宜卽大位。於是定計。諭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蠟爲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使者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蔣氏

蔣氏。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爲求師。慕鄭明德先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亦跌宕者。遂厚延鐵崖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攜賓客妓女。以文酒爲樂。謂蔣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別墅。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留三年。後其子亦有名於時。

來遠榜樓

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蒞浙江。日改拱北樓爲來遠榜樓。槎往視之。張乘槎善拆字者。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劉公以歷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之二點相續者。淚點也。公命槎易之。乃名爲鎮海云。

皮匠

元薛公世南爲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愆雖死必復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入乃王紇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爲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羸然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果放還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予聞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黃鼠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窠若牀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窠別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卽竄入穴韓孟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銜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恆爲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

鷄林子

趙鉞

回龍院

吉安永豐山中有地名回龍院極爲崇峻文山先生一日奉皇后避亂過此爲元兵所迫走入院中兵益

近。自度不免。乃禱於山曰。若趙室尙可延長。此峯當傾。橫絕山口。以遏來兵。山峯遂崩。兵至路迷。遂不能度。山中有毛姓者。族甚衆。因留其家。凡二日始去。村中蛙聲甚鬧。后問曰。亂鳴者誰。曰。蛙也。曰。何用苦鬧。蛙聲遂絕。至今此村蛙不鳴。先時毛姓造一牀。甚華。但寢其上。則搖動不寧。遂不敢用。適后至。則以奉后。牀不復動。亦異事也。毛姓到今猶繁。毛與郭給舍有親。給舍與余言如此。郭永豐人名汝霖。

善忘

儀同三司左僕射劉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尙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太無意。吾欲造劉訥耳。嘗聞莆學士陳公音。終日誦讀。脫略世故。一日往謁故人。不告從者所之。竟策騎而去。從者素知其性。乃周迴街衢。復引入故舍。下馬升座。曰。此安得似我居。其子因久候不入。出見之。曰。渠亦請汝來耶。乃告以故舍。曰。我誤耳。與此大相類。乃知天下事未嘗無對。可資一噓。陳公嘗考滿。當造吏部。乃造戶部。見徵收錢糧。曰。貨賂公行。仕途安得清。司官見而揖之曰。先生來此何爲。曰。考滿來耳。曰。此戶部。非吏部也。乃復出其可笑者多類此。

腹中語

梅宛谿爲余言。山東有人能腹中語。聞於有司。有司鞫之。腹中人能自言其冤。曰。吾山西布客。一日出遊。

偶醉臥道旁。道人李美者，與張成兄厚，能采生，折割人，見吾醉臥，夜私殺之，取其心肺，并七竅，烹熟與張成食之。吾遂入於腹中，而不能去。問張成，成輸服曰：「初食時昏醉二日，始省人事。後覺腹中有物相礙，唧唧如人語，呼之輒應。每飯，吾不能多食，食多，內輒誼呼擊之。」又曰：「夜臥則從口出，出時如蚯蚓然，長可五六寸。天將明，則從鼻中入，入則復言。」問曰：「李美既殺汝，汝能知李美處？」吾揜治之，以報汝讎。曰：「李美者，淮安人也，可無揜治。吾當死，曰：『何也？』曰：『成化時，吾爲賊，夜遇李美途中，因殺之，奪其資。張成兄弟與吾有隙，爲吾所殺。吾今當以死酬之。』李美昔爲誰，張成昔爲誰，皆能言其名字里地。曰：『汝能出，何不他去？』曰：『既受約，不能背。』十年後，當自去也。」曰：「汝夜出爲何？」曰：「出則入寺廟，竊聽其言，卽日所語於人者也。」曰：「寺廟有神乎？」曰：「有大都與人間事。」曰：「日中有神否？」曰：「有，與人出入道中，或乘馬，或徒行，遇貴人則避，餘則行走無妨也。」張成兄弟遂坐法。此皆二司并爾院所親問，得其言如此。因知殺人者人必殺之，縱能逃於有司而不能逃於鬼神。故曰：「明則有刑罰，幽則有鬼神，可畏也已。」後與毛雙渠語，雙渠曰：「吾巡歷山東時，親聞其言如是，書此爲報應之一端云。」

山東耕者

山東有一耕者，侵及鄰人之壟，鄰人與之鬩，擊殺之，已抵其罪。後一年，近鄰有生子者，能言前世事。曰：「吾前爲某人所擊殺者，吾妻子尙在，欲往觀之。父母怪而問故，曰：『吾死後見陰司，陰司憫其誤斃，因命復生。』曰：『當爲某人子，以二鬼押送。』時日尙蚤，引避溷中，頃有登溷者，鬼曰：『此卽汝父也。』曰：『我與之友久矣，年且長，寧爲若子，卽欲去，鬼強持之。』將暮，挾至房櫳外，見婦人將產，曰：『此卽汝母也。』吾復乞脫，二鬼持之益力。」

須臾子誕。二鬼將吾從。顙門送入。其子卽哭。二鬼行。吾力出脫。其子不能哭。二鬼復入視曰。果逃矣。時吾隱衣架脚下。鬼尋獲。復送入顙門。忽按之。吾遂昏頓。其子復哭。良久始放。吾附形矣。後雖欲避去。不能。今吾家門戶事。吾盡知之。可負吾往。至其家。歷歷述說生平事。其曖昧人所不及知者。與妻言之。不妄。又指示前所耕地。疆界具悉。前抵罪者。猶未決。因訴於官曰。吾殺人罪當死。今所殺者復生。吾可無死。不然則死者生矣。而生者復死。吾以死酬誰乎。有司召而問之。果如其言。罪雖不釋。良可笑也。因知吾人果四大強合。形有時而盡。而神則無所不之也。故得道者。逸形以育神。乃能久視。是日曹憲副復言此事。曹名金河南人。與宛谿同入竟者。宛谿名守德。寧國人。先爲山東提學。故所聞同。

焦氏筆乘

焦 竑

史癡翁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爲新聲樂府。性豪俠。不羈。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或徑以言折之。不顧。遇所善。則留連忘懷。無貴賤。皆與款洽。家有樓。近治城。匾曰臥癡。中列圖史。敦彝。位置雅潔。有酒。餽引客。笑談呼盧。其中不醉不已。然翁飲輒醉。醉則按拍歌新詞。音吐清亮。旁若無人。有姬。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樂。甚適也。有時出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笄當嫁。塔貧不能具禮。翁詭攜觀燈。同妻送至塔家。取笑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其達生玩世如此。善作畫。不拘家數。縱意作山水樹石。清潤紛錯。天機渾成。大率以韻勝。得其片紙者。皆藏去。以爲寶。余友盛仲交。嘗輯翁遺詩。同金元玉詩。爲一帙。題曰江南二隱。惜未能板行耳。

劉文介公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爲其子稱屈於上。欲罪儼等。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死於戍。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爲禮科。劾曰。卽令才而屈。猶不可。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爲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翟鑾二子登第。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肅皇內批曰。鑾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軾轍。亦不當並。中鑾并二子俱削籍。去。近張居正弄權。小人羽翼諸子。連中鼎甲。官翰林。其黨王篆朱槌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應試京省。尙書巡撫以下。日夕候門。其入棘院監試御史。爲之傳遞文字。被褥几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嘻。其甚矣。世間公道多壞。唯此一事。稍存蘆羊。乃爲無恥小人。廢壞殆盡。其及於禍宜也。昔宋人以貴胄不可先寒峻。退沈文通。進馮京爲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噫。此事難望於今之人矣。居正之覆轍。不可鑒乎。

穆應之

穆應之。後唐內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師。時趙鳳知舉。甚嚴峻。應之乃就宋巡官卜卦。卦成。宋曰。先輩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不以爲然。請穆於寺塔前共語。曰。宋巡官術不工。貧道見秀才面上。官氣已動。卽三五日成就。驟承帝王非次之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豈自由。此宿生之分耳。穆殊不信。後一日。應之因省延輝。與內園吏微服入園中潛遊。會帝乘小駟。與五七宦者出長春殿。倉卒避竹林邊。帝召見。應之稱臣。延輝之姪。應舉已試。闌入內苑。願歸首領。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之姪邪。對曰。是。帝忻然曰。

卿乃有骨肉赴舉。大是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與中書與一美官。授河中府永樂主簿。翼日詣寺求前僧。皆曰無之。乃於東室見古畫。卓衣梵僧。其面貌昨所見也。授官去。卜時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豈不信哉。

馮瀛王

五代史補言馮瀛王在中書日。有舉子李導。投所業爲贊。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爲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了。無怒色。向南都一學使新至。集諸生唱名。有與同姓名者。占二語令其屬對。曰。藺相如。司馬相如。旣相如。又何相如。生應聲曰。魏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亦無忌。學使笑而釋之。

術士王生

術士王生。金陵人。瞽而善聽聲。時丁謂先罷。參知政事。知金陵。一日車從出南門。王於稠人中。潛聽其馬蹄聲。大言於衆曰。參政月中必召。月餘果急召歸覲。再入中書。踰歲。真宗晏駕。丁充山陵使。時王生至京。師丁聞其來。甚喜。厚待之。留宿書院。俟曉入朝。俾聽馬蹄聲。退語諸子曰。蹄響有西行之兆。諸子責之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乃有是說耶。王不對。後一朝士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丁果罷相。分西京。繼有崖州之命。

赤雅

鄭露

印孃

邕宜以西有埜女焉。處於石洞。含靈抱一。白皙嫩好。百歲後。容髮差黃。乃下山采藥補益之。椎結裸跣。皮若犢鼻。垂腰蓋膝。羣雌無雄。遇男子輒負去。傾洞求合。驚死者掩之。生者復還。故處泄其真氣。壽至百歲。若盜小兒。必至其家。矚之。羣罵咒詛。則夾而還之。緣崖走屋。其行如風。誤墮網罟。以手護膝而死。腹有玉印。文類符璽。唐蒙博物志。日南有埜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

木客

木客形如小兒。予在恭城見之。行坐衣服。不異於人。出市作器。工過於人。好爲近體詩。無烟火塵俗氣。自云。秦時造阿房宮。采木流寓於此。予嘗見其賦。細雨云。劍閣鈴逾動。長門鏡更深。又云。何處殘春夜。落花落古宮。按唐詩。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遠山弄明月。木客所作也。蘇長公云。山中木客解吟詩。然則詩學淵源。其來遠矣。予家羅浮。有鳥各爲一色。五色畢集。必兆嘉客。鳥名木客。與此不同。

趙臣廟

歸順有趙臣廟。今不省何神。問其父老曰。趙臣者。粵西人。少倜儻。好奇計。數不得志於有司。徧歷諸司。猺獠皆優禮之。昔岑猛以田州叛。岑猛奔歸順。岑璋誅之。田州平。趙臣第一功也。督府棄而勿錄。鄉人憐之。爲之立廟。初岑猛反。岑猛於岑璋。丈人行也。督府姚公征之。患璋以姻故。召沈希儀計事。希儀雅知趙臣。任俠好奇。深明軍政。詣之。如夷門故事。臣曰。鎮安世與歸順爲讎。公假臣節鉞。徵兵鎮安。岑猛之首在麾下。希儀許之。臣星夜間道詣璋。璋喜。迎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遠辱耶。臣不言。佯爲不懌。璋叩之。但

太息。璋疑之。明日置酒款臣。臣愈不懌。璋愈疑。臣愈太息。璋曰。軍門有意督過我耶。鄰境有訴。待勸我耶。臣皆不應。因挽臣入臥內。跪叩之。臣號泣。璋亦號泣。臣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不言。一言之。君生而臣死矣。督府討田州。知君必黨。塔命臣檄鎮安襲君。殺故人以立功。不如死矣。言畢。取佩刀自殺。璋亟救之曰。君勿憂。君能生我。我亦能生君。且令君有功。猛奴視吾女如犬彘。欲圖之久矣。臣泣曰。君誠然。蓋自陳於督府。璋留臣。遣人詣希儀。願擒猛自效。希儀佯追臣。陰白督府。兵不徵。命璋專逼猛。猛之子邦彥守上堯隘。璋佯遣精兵千人助之。密報希儀。旗幟服色。勿使有傷。及戰。歸順兵先呼敗。田兵驚潰。遂斬邦彥。猛欲走交趾。璋使人邀之曰。事急矣。先走歸順。始達安南。再圖興復。猛然之。聲涕泣迎猛。館別墅。辟田州人無得近者。屢報兵退。以寬猛。一日拉趙臣謂猛曰。天兵難退。非陳奏不自。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何如。猛大喜。臣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知印在。乃持鴆酒一卮獻猛。天兵急君。老夫不能相庇也。猛大怒曰。墮老奴豎子之計。遂飲鴆死。璋斬其首。併印遣臣馳詣督府。內臣鄭潤。總兵朱麟。以猛中毒矢死。斬其首印。摻獲聞。趙臣岑璋之功。俱不錄。璋恚恨。遜職於獄。璋入崇山。臣入古望。辟穀茹芝。不知所終。噫。中國舉動如此。難爲要服矣。

學圃餘力

姜南

蘇師旦賊賄

蘇師旦。本平江書史。韓氏侂胄爲副戎。籍之於廳。韓用事。師旦實爲心腹。韓爲知閣門事。猶在韓側立侍。迨冒節鉞。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與之均席。由是海內趨朝之士。欲造晏門。而不得見。蘇林者。子由之孫。

也。師旦以微賤附之爲族。林遂以兄事之。師旦嘗以窘乏求金於韓。韓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賄。動以億萬。每輟俸金與之。謂其出於真誠。及江上諸將致敗。而邱公密爲督視。廉知敗將之賂。師旦尺牘往來俱存。因作書以遺韓。韓大怒。遂竄師旦於海上。嘉定初。下所編郡取師旦。師旦以韓念己必復召用。已而赴市。則曰。太師亦如是忍耶。蓋不知韓之誅己也。遂籍其家。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辦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百四十三斤。束帶十二條。他物稱是。出四朝聞見錄。吁。元載之黷貨。烏足擬哉。

累畜錢簿

姜南

吳侍郎墓地

宋吳侍郎待問。建之浦城人。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鄰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母卹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鄰人云。初以下地。無何至此。樞繩自斷。遂藁葬。待問引術者求佳處。數日無易路隅之吉。遂爲兆域。諸子相繼登第。而正肅公育。仁宗朝入參大政。夫吳母之葬地。非求而得之也。陰隲於冥冥之中。適然耳。世之暴富貴者。不思修德。俾世守之。乃信陰陽巫師之說。尋龍究脈。以爲風水之勝。可以長守富貴。旣而天厭其貪。富者貧之。貴者賤之。然則風水果可恃乎。

愛讀阿房宮賦

宋元豐三年。蘇長公謫黃州監稅。寓居臨臯亭後。改築雪堂。而徙居焉。以大雪中築此堂落成。繪雪於四

壁故名。因自號東坡居士。一日在雪堂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有兩句好。其一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長公。大笑曰。這漢子也有識鑒。觀此則孟子所謂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於此驗矣。

寇祖仁殺元徽

魏城陽王徽。與敬帝謀誅爾朱榮。及爾朱兆舉兵犯闕。帝步出雲龍門。遇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帝被執。徽走至南山。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四。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爲實。卽掩捕祖仁。徵其馬金。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四。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四。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夫元徽之不忠。祖仁之背德。皆無足論者。其鬼之黠。又何靈哉。

洗硯新錄

石監生

姜南

正統甲子夏。國子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權奸。困首木於大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公耄弱不能勝。瀕死須臾。監生石大用者。豐潤人。自邑庠入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植志務學。不少自銜。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知其爲人。乃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弟子豈忍坐視。衆無有應者。大用退而閉戶草疏。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有沮之者。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鵲鴿。況師乎。亦弗聽。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以聞於上。上並釋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信夫。

快雪堂漫錄

馮夢楨

書王文旦事

王文旦者。長興人家。富而趨勢。劉南坦尙書。流寓長興。欲與土人結姻。遂以其孫女婚文旦之長子可賢。尙書在日。所以奉劉婦。無所不至。至沒後。恩禮頓衰。婦不能堪。文旦每督責其子讀書。至加笞辱。因詈數婦。婦性故悍。怨忿日積。一日。文旦方笞子罵婦。婦從室中突出。翁後。奪杖反笞翁背。遂截一指歸外氏。親戚共議。謂形迹太甚。宜絕於王。而外氏貧無以養。王宜給田六十畝。令食其租。如之。後文旦竟奪之田。劉氏訟之。謂文旦以翁奸婦不從而文旦報以通奸家人。王劉交惡。文旦謀之。訟師謂長興令寬。不如歸安。令李松有風力。能竟其事。遂歸心焉。廉得李令所嘗寄耳目者八人。使其腹心深結之。因盛譽文旦於八人。八人心歸之。一日酒間。文旦忽從外闌入。與八人班坐。八人相顧驚喜。謂王公冠蓋。交傾一時。奈何肯齒錄吾等。折節如是。無不爭願爲王公死。以故李令直文旦。文旦又令人誘劉婦云。若見李令無毀裝。若

尙書孫盛裝入李令且加禮。顧視此老囚。蒲伏泥土中。不足快與。劉婦信之。於是李令大怒。驟折辱劉婦。坐之重辟。劉婦大忿。激挾刃控守道前。不得直。遂呼天自刎死。時范屏麓狀元奉使歸里。遍謁諸當事者。光寵眩耀。而文旦故與范往來。競疑其居間。謗書流傳。不能自白。南省臺疏入。范與守道郡守俱坐謫官。李令文旦遣戍。而海內咸稱長興劉氏真烈婦矣。後文旦卒得赦歸。年八十餘。見其次子可教。登鄉科而死。今年庚子。一孫某又登科。趨勢故通情。文旦特甚。然非大惡。卒破家蒙惡名以終。俗呼聚塵爲扒灰。長興人呼扒灰王。嫁女者爭避其家。然得禍太過。乃爲上天所憐。反亨其子孫。亦理也。李令後亦得釋。薦起官。至中丞。巡撫。初爲令時。有威斷。雖不無所寄耳目。然莫敢欺。八人者蓋入文旦之術中。亦非有意爲欺也。偏信不察。遂與禍偕。可不戒哉。獨范公之冤。終不能明。後爲奸民所持。逼迫自經死。人莫不以爲劉婦冤報。卽其子孫亦不知也。豈其謫後不能以潔清自奮。而然耶。抑多生業累所致。不可逃與。初王劉之獄。今南掌院趙公去亭。爲烏程令。受牒與李令共聽之。李令盛怒。趙色自若。因目授烏程諸隸。令不預行杖。遂不及禍。見幾知穴體。有足多者。庚子末秋。過苕溪。朱君采御史。見招於蓮花莊新宅。酒中因悉其顛末。

趙鼻涕

臨安令有趙鼻涕者。以其罷軟。故得此名。民有錢德明者。持狀赴告。狀稱錢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笞。民不服。曰。汝欺我不稱今年若干歲。而稱明年何也。趙蓋以德爲民名。而明字屬下文。聞之不覺捧腹。高心田說。今追記之。

把把賽

把把賽。回國人以貢玉至京。自言從彼國經兩夏至此。私賣玉若干。賣銀三百餘兩。館鄰某心動。與通事謀以聲妓賺之。遂留連不欲去。其同使已受宴賞。卽日就道。而把把賽自匿囊金亦盡。竟流落賴善騎射。遂投邊將馬坊兒作家丁。後大同府同知巡邊。索保結衆。以把把賽夷人難之。乃自索紙作回文。橫書從左至右。復從右至左。人不識。通事曰。此渠本國鄉貫。及所習武藝耳。陳季象在邊親見之。哀訴流落之故。且曰。我在中國。惟添得三弦子一藝。蓋在伎家所學也。

筆塵

莫是龍

海中銀山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壯盛。日昃衰老。日沒死。日出復然。莊生所謂冥靈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皆旦暮也。淵明詩云。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又云中觴縱遙情。忘彼千年憂。且極今日樂。明日非所求。使九原而可作。則願爲陶公執鞭矣。

雲間雜志

李紹聞

丐者張二郎

丐者張二郎。莫知其所自始。善泗水。伏水中。能月餘不食。又躡捷不懼死。嘉靖甲寅倭亂。張應募。方太守雙江公。令爲哨探。數泗水入賊巢。得真耗。且時斬倭首以獻。有銀牌犒金之賜。俱不受。請歸府庫。犒以酒肉。則受。賊平論功。應世襲百戶。郡縣加以章服。妻以妓女。却之。惟願乞食。夜則臥嶽廟中。嬉嬉無憂色。後方開府江南。訪張得之。金剛足下。召令領犒金。仍笑不受。與酒肉。則忻然謝而去。

陸花冠家女

上海庠友顧某嘉靖壬午赴試泊舟唐家墳霏雨中見有女子極娉婷掠其舟而西顧凝眸久女亦回顧扣其何往曰將訪外大母少選當至晚果來顧留宿衣盡解獨留左襦未明去曰幸相訪於陸花冠家後訪陸見一畫像則其女也因病左足癱瘍夫家悔姻憤死唐家墳側則其外大母塋顧聞之大駭

沈學士度

沈學士度從戍滇南滇有日者談命奇中沈以己造試之日者驚曰是當顯貴歷官清要沈笑謝之所書命館字不佳乃作二大字易之都督瞿能鎮滇偶見之詢爲沈筆因延爲弟子師未幾入朝命沈偕行館於南楊學士家時上博求善書者南楊以沈薦召見試書稱旨授翰林典籍寵眷日隆令凡誥勅俱效沈體累官翰林學士沈云臣有弟粲其書勝臣遂亦被徵粲官至大理少卿世稱二沈學士孫藻玄孫世隆俱以能書授秩古來以書際遇無如沈氏

相子先

相子先華亭人善奕太祖召至京師與鄞人婁德達偕入見上命二人較藝子先自謂天下無敵手視德達蔑如也上顧中官取一紙置局下子先不測上意竟不經心德達聯勝啓視乃給冠帶告身也子先竟不得快快歸劉誠意作文送之他日榜於門曰天下棋師有野僧來較僧實高而佯北以誘之明旦大集友人子先連敗遂輟其榜

靈哥

靈哥者。山東濟寧州猴也。自言汴宋時。純陽先生賜丹一粒吞之。得飛行變幻之術。金元時。往來兗濟間。談禍福甚驗。至明朝。尤神。正統間。吾郡張公璞爲濟寧學正。相與交密。時時留學舍酣飲。或人形琴奕。深目多髯。着幘頭襪。曰。此宋士人服也。數攜珍果相餉。一日懷中出柑橘。曰。吾從洞庭山得之。他日張之。幼子請見。不許。曰。是兒無良心。張懇之。乃夜召其子。出一見。遽舒手。紿其臂。怒而去。曰。吾謂其設心不良。果然。其子蓋摩得其猴毛也。由是交絕。

洙涇鎮趙穀

洙涇鎮趙穀。捕盜之魁也。嘉靖壬戌。南都刼盜公行。捕之不得。乃檄穀往。至留都十日。都無影響。偶於通濟門見一瞽目推命者。曰。是可疑也。卽令人肩一木向瞽者撞之。回面而避。穀曰。是矣。卽尾其後。出通濟門七八里。至一小房。入門。穀撫其背曰。特來尋汝。瞽者曰。吾知之矣。得非松江趙君耶。兩目忽開。出酒脯相款。曰。君宜速還。至來月晦。日到宅奉候。并有小贖。穀見其言辭慷慨。侍者三四俱精悍。遂許之。尋歸。至晦日。掃戶以待。竟不至。又旬日。穀復抵白下。詰其負約之故。瞽者笑曰。前月晦日。君何睡之熟也。薄儀已留君牀頭矣。穀亟歸視之。見大銀二錠。匕首一把。在枕下。不覺流汗浹背。從此不敢至南都。

宋徽宗玉杯

宋徽宗內庫所藏玉杯三。其一名教子昇天。內外光潤。絕無纖埃。杯口三面聳出。螭頭如生。真神物也。二名八面威風。三則單螭作把。外多花紋。甚細。瑩白甚於教子。而神稍遜。其一其三。向在朱尙書旋溪家。孫少愚文巖分得之。文巖不能守。以教子杯典吳門三百金。已而從兄司成文石公。以原銀贖歸。而單螭杯

在少愚處者。後亦歸司成矣。司成捐館。無子。立弟太學文泉子爲嗣。而諸寶玉器。則司成夫人平湖陸氏謹司之。萬曆壬午秋。陸氏卒。陸宗族無不垂涎其業。乃訟太學於浙。平湖劉令。逮置園扉。瓜分其有。時陸有顯者曰。兩玉杯至。太學生還矣。於是亟取獻之。杯到之夕。太學之室胡氏。忿然曰。太學之禍。此爲祟耳。睨杯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如太學何。胡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二十五文。沽平湖薄酒一尊。斟玉杯中。遍賜廝養。臧獲。明日上獻。下午出太學於獄。又明日。張筵款太學。歡飲而歸。後詠白公成進士具疏辨冤。取原杯以還。立碎之。

杜韋

杜韋者。名娼也。與范孝廉允謙。一見語合。情如膠漆。孝廉故瘠弱。病且淹淹矣。伯中方公患之。訟於官。冀得杜絕。孝廉因服公庭。言詞酸楚。度不能久留。乃偕之燕中。未幾卒。杜扶柩歸。且且渡江。是夕沐浴。衣孝廉所製衣。凡孝廉所悅詞曲數闋。一一向柩前歌之。又將孝廉所作詩。朗吟數首。天將曙矣。命酒至奠。哀不自勝。乃啓篷牕。躍入江中而死。

某姓妬婦

南門外某姓一妬婦。知婢懷妊。日夜痛毆。既娩身。逼令棄兒於水。婢不得已。將兒繫之木板。以釵一股。置兒衣間。冀得收養。適一婦持木槌浣衣溪上。見而收之。方用手援兒。椎忽墮水。流至妬婦門。爲其婢所得。懸之壁間。不兩月。盜入其家。即將木椎椎殺妬婦。其夫方知兒之溺死也。後六年。拾兒之父。偶至婢所。見木椎認爲己物。婢問失椎之由。云爲撈兒滾入波心。復問兒衣間有何物。曰有一釵。今尙在。婢卽日索釵。

視之。果前物也。重酬其乳食之費。攜其子歸。張友蓮作木樵記。

錢鶴灘

錢鶴灘家居。有客言江都某妓動人。公卽整裝而行。適巡鹺使者。公門人也。珍重邀公。辭。隨訪妓。知已嫁鹽商矣。乃往謁商。商亦答拜邀酌。公具道遠來之意。祈一見妓耳。商許之。出妓把酒。酒酣。妓出白綾幌。請留新句。公遂書一絕。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仰天大笑而出。旦日竟歸。鹺使蹤跡之。已去遠矣。

楊玉山

楊玉山者。松之富商也。成化間。以稅事至南都。遇妓張小三者。稚齒雅容。不肯就門戶。楊一見語合。遂捐數千金。成婚踰月。楊欲歸。張願隨之。楊以婦妒堅辭。然歲必三四至京。留連旬月。所贈遺已千萬計。二十餘年。楊田產一空。婚嫁無策。怏怏失明。張聞之。直造楊氏之廬。拜主母。捧楊首大慟。乃悉出向所贈金珠。具粧嫁其二女。并爲二子納室。留侍湯藥。一年。楊死。復脫簪珥殯之。守其柩不去。旣免喪。其父母強之。不歸。訟禮曹。移牒逮之急。不得已。泣別其靈而去。至家不面一男子。考終於舊院。

阿紅

阿紅者。姓王。京師人。父故遭水災。其母偕其子王應龍及紅。就食長女之嫁於徽者。附漕艘而下。時紅年十三。研麗無比。中途有嘉湖樂戶徐姓。一見紅。慕其色。欲以重價居之。母兄不應也。乃謀之土人。土人曰。誠捐五十金。保爲君致之。徐應曰諾。第須送過大江耳。土人亦應曰諾。乃覓輕舸。艤漕艘旁。夜鑿漕艘水。

大入王媪睡夢間。令應龍收拾行囊。身以被裹。紅置舷上。時滿船驚擾。土人遂攜紅入輕舸。挂帆而南。果至京口。付徐酬。亦如約。徐攜歸嘉禾。教以清歌。歲餘載至蘇常二郡。所入千金矣。最後至吾松。朱家角大爲角中諸院所珍重。而紅母兄之在長女家者。念紅不置。遂於吳下徧訪不得。乃以萬曆辛亥六月過松。至莊家行。遇紅。時紅已年十七。且悲且喜。徐無可爲計。詭曰。當合作一家耳。未幾。計令應龍市肉。屠者毆之。令人報其母。母急赴子難。而徐放舟如脫兔矣。紅號泣。三日夜不休。徐惡之。乃以木錐錐其兩脛。遂不能行寸步。仍泊舟朱家角僻處。後應龍母子緝知。奔告青浦捕衙。俱逮至邑。中有陸老虎者。爲徐畫策。擁應龍至一蕭寺中。逼寫鬻妹身契。僧頗憫之。決北牖。令應龍疾走。途遇蕪湖染工數輩。備述其故。中一人曰。邑中無正官。錢神爲政。子冤何從白耶。何不走郡中訴之。應龍曰。善如赤手何。此人乃倒囊典衣。得一金畀之。間道同至郡。具訴二守。陽華朱公訪實。斷紅還其兄。斃徐於獄。而陸老虎諸人俱置之。法醫者姜姓受賄。妄言紅係流火并撻之。闔郡無不頌朱公神明也。

陶菴夢憶

二十四橋風月

廣陵二十四橋風月。邗溝尙存其意。渡鈔關。橫亘半里許。爲巷者九條。巷故九。凡周旋折旋於巷之左右。前後者什百之。巷口狹而腸曲。寸寸節節。有精房密戶。名妓歪妓雜處之。名妓匿不見人。非嚮道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燒。出巷口。倚徙盤礴於茶館酒肆之前。謂之站關。茶館酒肆岸上。紗燈百盞。諸妓揜映閃滅於其間。爬齧者。簾雄趾者。闕燈前月下。人無正色。所謂一白能遮百醜者。粉之

力也。游子過客。往來如梭。摩睛相覷。有當意。逼前牽之去。而是妓忽出身。肅客先行。自緩步尾之。至巷口。有偵伺者。向巷門呼曰。某姐有客了。內應聲如雷。火燎卽出。一一俱去。剩者不過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燈燭將燼。茶館黑黓無人聲。茶博士不好請出。惟作呵欠。而諸妓醞錢向茶博士買燭寸許。以待遲客。或發嬌聲唱。劈破玉等小詞。或自相謔浪嘻笑。故作熱鬧。以亂時候。然言笑啞啞聲中。漸帶淒楚。夜分不得去。悄然暗摸如鬼。見老鴛受餓受笞。俱不可知矣。余族弟卓如。美鬚髯。有情癡。善笑。到鈔關必狎妓。向余噓曰。弟今日之樂。不減王公。余曰。何謂也。曰。王公大人。侍妾數百。到晚眈眈望幸。當御者亦不過一人。弟過鈔關。美人數百人。目挑心招。視我如潘安。弟頤指氣使。任意揀擇。亦必得一當意者。呼而侍我。王公大人。豈遂過我哉。復大噓。余亦大噓。

揚州清明

揚州清明。城中男女畢出。家家展墓。雖家有數墓。日必展之。故輕車駿馬。簫鼓畫船。轉摺再三。不辭往復。監門小戶。亦攜殺核紙錢。走至墓所。祭畢。席地飲酢。自鈔關南門古渡橋。天寧寺。平山堂。一帶。靚粧藻野。荜服縲川。隨有貨郎。路傍擺設骨董古玩。并小兒器具。博徒持小杌坐空地。左右鋪衫半臂。紗裙汗幌。銅爐錫注。瓷甌漆奩。及肩碗鮮魚。秋梨福橘之屬。呼朋引類。以錢擲地。謂之跌成。或六或八或十。謂之六成。八成十成焉。百十其處。人環觀之。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賈。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無不咸集。長塘豐草。走馬放鷹。高阜平岡。鬪雞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彈箏。浪子相撲。童稚紙鳶。老僧因果。瞽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蟄蟄。日暮霞生。車馬紛沓。官門淑秀。車幕盡開。婢媵倦歸。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奪門而入。余

所見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足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雁比。舒長且三十里焉。則畫家之手卷矣。南宋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盱。能無夢想。

揚州瘦馬

揚州人日飲食於瘦馬之身者。數十百人。娶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駟僧咸集其門。如蠅附羶。撩撲不去。黎明卽促之出門。媒人先到者。先挾之去。其餘尾其後。接踵伺之。至瘦馬家坐定。進茶。牙婆扶瘦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轉身。轉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悄悄盡褫其袂。手出。臂出。膚亦出。曰。姑娘悄悄相公。轉眼偷覷。眼出。曰。姑娘幾歲了。曰。幾歲。聲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門裙幅先響者。必大。高繫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請回。一人進。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看中者。用金簪或釵一股插其鬢。曰。插帶。看不中。出錢數百文賞牙婆。或賞其家侍婢。又去看牙婆倦。又有數牙婆踵伺之一日。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盡。然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紅衫。千篇一律。如學字者一字寫。至百至千。連此字亦不認得矣。心與目謀。毫無把柄。不得不聊且遷就。定其一人插帶。後本家出一紅單。上寫綵緞若干。金花若干。財禮若干。布疋若干。用筆蘸墨。送客點閱。客批財禮及緞匹如其意。則肅客歸。歸未抵寓。而鼓樂盤擔紅綠羊酒在其門久矣。不一刻而禮幣餼果俱齊。鼓樂導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轎花燈擎燎火把。樂人儺相紙燭供果牲醴之屬。門前環侍。廚子挑一擔至。則蔬果餠饌湯點花棚糖餅棹圍坐。樽酒壺盃箸。龍虎壽星撒帳牽紅小唱絃索之類。又畢備矣。

不待覆命。亦不待主人命。而花轎及親送小轎一齊往迎。鼓樂燈燎。新人轎與親送轎一時俱到矣。新人拜堂。親送上席。小唱鼓吹。喧填熱鬧。日未午而討賞遽去。急往他家。又復如是。

宦游紀聞

張誼

試師得姪

江右安福人李旦春。自幼失亡。寡母求之弗得。年十六。流於荆之江陵。久之歸安福。寓於山寺。寺館有李舉人者。藏修待價。旦春謁見之。求童師館以度日焉。舉人遂試之。將驗深淺。以爲薦得卷細閱。訝其非凡。時寡母幼子未歸。覩旦春狀貌。酷肖其姪。且年庚正與之齊。驗知其爲姪矣。乃謂其嫂曰。吾姪既歸。又幸其學之有成。吾嫂有託矣。嫂亟爲召見。識認之。母子相持大慟。既而中丁酉省魁。此吾聞之李同寅同寅聞其先翁者。

伶人眩騙

嘉靖乙丑。有遊食樂工乘騎者七人。至綿州。未詳何省人。其所持舞欄衫服。整潔鮮明。拋戈擲壘。歌喉宛轉。腔調琅然。咸稱有過雲之態。適余憲副至。舉城士夫商賈。無不忻悅。以爲奇遇。搬作雜劇。連宵達旦者數日夕。而情洽。一日。澆衆曰。今夕改作雜劇手服。一新視聽。遍索士夫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著織金彩服。乃令綿城樂工。代司鼓樂。至夜闌。俟人酣倦矣。忽隱几者大半。乘機催迫。鼓樂喧震。作雞鳴渡關。七人以次入甕。久之寂然。破甕索之。了無所得。所騙銀不止數百兩。惟司鼓樂者。枉受刑罰而已。嗚呼。此卽遁身掩形之法。苟非識者。堅弗之信。難免墮其術中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007B

